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

赵秉璇 竺家宁 编

H35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责任编辑：董树人
封面设计：于懋宏

ISBN 7-5619-0281-6
9 787561 902813 >

ISBN7-5619-0281-6/H.204
定价：21.00元

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

赵秉璇 竺家宁 编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赵秉璇，竺家宁编．-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ISBN 7-5619-0281-6

Ⅰ．古…

Ⅱ．①赵…　②竺…

Ⅲ．汉语-上古音-声母-研究-文集

Ⅳ．H111-53

责任印制：乔学军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　　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75

字　　数：340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　　价：21.00 元

出版说明

这是一部关于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研究的论文选集，收入了本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资料和方法，构拟各种复声母模式的论文22篇。大体上可以从中鸟瞰本世纪中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研究的基本情况，藉以了解世界上12亿人使用的语言——汉语上古状况的一个历史侧面。

目前语言学界对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问题的看法还不一致，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推动这方面的争鸣，促进我国语言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本文集按论文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

编辑者，1992年2月

目　录

序 …………………………………………………………… 严学宭(3)
古有复辅音说 ………………………………………………… 林语堂(1 4)
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 …………………………………… 陈独秀(2 5)
上古音的声母 ………………………………………………… 周法高(3 9)
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 S-声字 …… 梅祖麟、罗杰瑞(5 9)
论上古音中带 1 的复声母 …………………………………… 丁邦新(7 0)
释名复声母研究 ……………………………………………… 包拟古(9 0)
几个上古声母问题 …………………………………………… 李方桂(115)
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 ………………………………… 严学宭(124)
东汉音注的声母系统 ………………………………………… 柯蔚南(167)
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 ………………………… 邢公畹(193)
从瑶语论证上古汉语复辅音问题 ……… 邓方贵、盘承乾(206)
释"芀""蕀" ………………………………………………… 李格非(221)
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声母说 ………………………………… 张永言(225)
汉语*S-鼻音声母 ……………………… 张琨、张谢蓓蒂(234)
说"有""无" …………………………… 严学宭、尉迟治平(256)
论上古带 r 复辅音声母 ………………… 张世禄、杨剑桥(286)
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 ……………………………… 雅洪托夫(298)
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 ……………… 潘悟云(307)
上古汉语的 S-头 …………………………………… 郑张尚芳(335)
汉语、瑶语复辅音同源例证 ………………………… 赵秉璇(352)
上古汉语带舌尖流音的复声母 ……………………… 竺家宁(368)
关于复辅音问题 ……………………………………… 何九盈(395)

附录一：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综述 …………………………（409）
附录二：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文献索引 ………………………（426）
后记 ……………………………………………………………（434）

Contents

Preface

Lin Yutang: On the Viewpoint of Consonant Cluster

Chen Duxiu: The Advocation of Consonant Cluster in Old Chinese

Chou Fagao: The Initials in Archaic Chinese

Mei, Tsu-lin and J. Norman: A Stuty on the S-Initial in Northern-Min Dialect

Ding Pang-hsin: On the I Clusters in Archaic Chinese

N. C. Bodman: The Consonant Clusters in SHI-MING

Li Fang-kuei: Several Problems of Initials in Old Chinese

Yan Xuequn: The Trace of Types of Consonant Clusters in Proto-Chiese

W. S. Coblin: The Initial System in Notes of East-Han Classics

Xing Gongwan: The Evolution of Consonant Cluster in Proto Tai-Chinese

Deng Fanggui, Pan Chengqian: A Study of Consonant Clusters in Chinese from the Evidence of Yiau Language

Li Gefei: Explaining the Character "苏", "棘"

Zhang Yongyan: Concerning the Aspirated Liquid Initials in Old Chinese

Chang, K. and Betty Shefts Chang: Chinese *s-Nasal Initials

Yan Xuequn, Yuchi Zhiping: Explaining "有", "无"

Zhang Shilu, Yang Jianqiao: On the r Clusters in Old Chinese

S. E. Yakhontov: Consonant Clusters in Archaic Chinese

Pan Wuyun: Some Problems in the Comparison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Zheng-Zhang Shangfang: The Prefix s- in Old Chinese
Zhao Bingxuan: The Cognate Examples in Consonant Clusters between Yiau and Chinese
Chu Chia-ning: The Dental Liquid Clusters in Old Chinese
He Jiuying: Problems of the Consonant Cluster
Appendixes
Synthetical Comment of Consonant Cluster in Old Chinese
Index of Papers on the Consonant Clusters in Archaic Chinese
Postscript

序

严学宭

科学研究贵在求真和创新。出新见，一要有新的观点，二要有新的方法，三要有新的材料。新的材料，不少是源自例外。规律常有例外，不忽视这些异常现象，重视例外，分析例外，解释例外，往往就是科学研究的开端。有正确的理论、观点作指导，运用科学的方法作工作，例外现象的研究，就会开辟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总结出例外蕴蓄的规律，就求得了新的真理。

在汉语上古声母系统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先拟定几条谐声原则，凡符合原则的，就是正常的谐声，不合原则的，则是例外谐声。其实，除谐声行为外，声母的其他各种语音行为，诸如通假、异文、重文、音注、又读、声训、联绵词、方音、译音、同族词、同源词等等，无不可以运用这些原则来进行鉴定，区别正常和异常、规律和例外。清代学者虽然没有说出或写下什么“谐声原则”，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应该都悬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虽然或宽或严，有的较为明确，有的不免模糊，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判断音韵现象的正变，即语言现象的规律和例外的。

上古单辅音声母，互相之间常有接触，有一些关系，用谐声原则是不好解释的。例如来组跟其他所有的声母几乎都可以发生关系，鼻音跟同部位的塞音常发生关系，擦音跟塞音或塞擦音常发生关系，甚至唇音、舌齿音和喉牙音之间也可以发生关系。这些声母，彼此之间发音部位或者发音方法迥异，互相接触，用语音学原理难以说明。这就是例外。对于这些异常谐声现象，音韵学家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古代方音不同，或者是

古代读音有异。按这种观点，古代一字本有异读，甲跟乙发生关系，甲就有乙音，甲再跟丙发生关系，甲又有丙音，实际上否认它们之间有音韵关系，没有对这种例外现象作出任何语言学的解释。第二种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上古不同的声母可以互相“通转”。持通转说的学者，多订有一些古声纽通转条例，通转条例严格的，忽视例外，闭口不谈异常谐声现象，条例宽泛的，则不同声纽之间几近于无所不通，无所不转。陈独秀先生指出，按通转说，“唇喉可通转，唇舌又可通转，一若殷周造字之时，中国人之语音唇舌犹不分明，但嗡嗡汪汪之如蚊蝇犬豕之发音然”①，可谓一语中的。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些发生异常关系的声母，上古另有来源，其声母由几个辅音构成，经过历史音变，演化为中古不同的声纽。拘守中古的单辅音声母系统来观察，自然认为这是一种不好解释的例外现象，而从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的观点来看，这些倒是正常的语音现象。这就是复声母学说。异读说否认不同声母接触的异常现象的存在，通转说否认不同声母接触是异常现象，各执一端，但是都没能对这种例外现象作出语言学的科学的解释。复声母说认为中古不同声母接触的异常现象，实际上是上古复声母的正常结构的折射，异常反映了正常，例外蕴涵着规律，这就是辩证法。正因为复声母说对例外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是一种真知，也是一种新见，所以它提出最晚，生命力却最活泼，一个多世纪来日益发展壮大。

复声母学说的提出，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下半叶。早在1874年，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提交给第二届远东会议的论文中，即已提出，根据谐声字来看，中国古代应该有复声母②。但当时适值同治末年，神州风雨如磐，清室衰微，以段王为代表的中国小学已近终结，而中国的现代语言学，还仅能见到一抹熹

---

① 《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东方杂志》34卷20、21号，1937年。
② 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the Time of Invention of Writing, Transac 2d Congr. Gr., London, 1874, 98—119.

微的曙光，所以，艾约瑟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到了本世纪初，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利用汉字的谐声偏旁，构拟了一套上古复声母，国内著名学者林语堂也在1924年发表了《古有复辅音说》，力加倡导。高林二位，互不相谋，同时发难，石破天惊，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或阐扬其是，或指斥其非，凡讨论汉语上古声母问题的，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从那时至今，复声母的研究，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掀起了三个高潮。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复声母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从事复声母研究的，除了高本汉外，主要是中国学者。著名语言学家林语堂、吴其昌、闻宥、陈独秀等人，纷纷撰文论述复声母的存在与类型；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组，1935年）、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史语所单刊甲种21，1944年）、陆志韦《古音说略》（燕京学报专号之20，1947年）等音韵学经典著作，更进一步对复声母说进行了阐述。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搜寻复声母存遗的各种证据，并初步探讨了复声母的一些结构类型，主要是嵌1复声母。

六十年代，复声母研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到七十年代，更形成了新的高潮。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复声母的结构类型，特别是来母和其他声母接触的Cl/r型，擦音和其他声母接触的SC型，鼻音和同部位塞音接触的NC型等，都有深入的讨论。许多学者还利用汉藏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以前缀形式存在的复辅音声母。这一阶段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研究的重心明显移向了海外，发表重要研究成果的，如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新9卷1、2合期语言学专号，1971年）、张琨、梅祖麟、杨福绵、蒲立本（E. G. Pulleyblank：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Asia Major 9，1961-1962）、白葆罗（Paul K. Benedict：Sino-Tibetan：A Conspect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马提索夫（James A. Matisoff）、包拟古（N. C. Bodman）、薛斯

勒（Axel Schuessler）、白一平（W.、H. Baxter Ⅲ）、柯蔚南（W. South Coblin）、雅洪托夫（C. E. Яхонтов），无一不是华裔美籍学者或外国学者。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则较为冷清。台湾学者的重要论著，有周法高的《论上古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卷1期，1969年）和《论上古音和切韵音》（同上3卷2期，1970年），丁邦新的《论上古音中带l的复声母》（《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1978年）。在大陆方面，我在1962年发表了《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江汉学报》6期），为上古汉语构拟了六种结构类型的复辅音声母。

八十年代，复声母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仅就大陆说，1977年后，汉语音韵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复声母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据本书编者赵秉璇先生统计，1924年至1949年25年间发表的有关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研究的论文共17篇，1950年至1976年26年间是7篇，而1977年至1991年14年间，竟达100余篇。研究者从各种角度，挖掘各种新的材料，运用各种新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复声母的各种类型及其演变规律。研究的重心复归中华本土，令人欣慰，参加研究的学者多，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多，更让人感到高兴。这说明复声母学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迅速的发展，复声母研究的第三个高潮已经到来。自五十年代以来，我在大陆研究鼓吹复声母学说，应和者寡，反对者亦寡，常有寂寞的感觉，想不到在有生之余年，能欣逢复声母研究的又一高潮，看到学术的进步，兴奋感慨之情，是笔端难以表述的。

在八十年代，复声母研究的重要发展，是出现了系统研究复辅音声母的论著。我在1978年将自己多年研究复声母的心得，写成了《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一文，1981年提交给第十四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后来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文的提要。在文章中，我根据异常谐声现象，为上古汉语构拟了八组二合复声母、六组三合复声母，并指出上古汉语中还可能存在四合复声母的证据，讨论了各种类型复声母的结构方

式，以及它们消失、简化或凑合产生新的音素的途径和迹象。同时，台湾学者竺家宁先生在1981年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为上古汉语构拟了五类十七组60个复声母，并讨论了它们的结构规律和演化条件。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将复辅音声母列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在全面整理异常谐声现象的基础上，系统地构拟上古汉语的各种复声母结构类型。以往学者只是在研究上古声母系统时，附带讨论复声母问题，仅涉及一些特殊类型的复声母。相比之下，八十年代复声母的研究显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跟竺先生素未谋面，不通音讯，研究的兴趣却是相投的，研究的结论，也有许多地方是相通的。例如关于二合复声母的构拟：

严：	一类BC	二类DC	三类GC	四类NC	五类XC	六类ʔC	七类SC	八类Cl
竺：		四类DC				三类ʔC	二类SC	一类Cl

竺先生的构拟，建立有严格的构拟原则，对发展到后世声母的演化条件，也有很好的解释。我的论文发表后，自己觉得构拟常由中古声母拼合而成，有任意性和简单化的倾向，早想制定一个比较严格的条例，重新进行全盘系统的整理，使复声母简单而系统化，并便于解释复声母发展为单声母的演化条件和途径。这一愿望，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都曾经表达过，但由于年事已高，近年又缠绵病榻，一直没能实现。后来我看到竺先生的大作，认为他之所长，正可纠我之失，心里很是高兴，同时，又私以为拙文所发掘的复声母痕迹，也许也可供竺先生研究的参考。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研究者互补互长，科学才能不断进步。以前，我们对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不多，海峡两岸的音韵学工作者，也缺乏切磋交流的机会。现在由山西的赵秉璇先生和台湾的竺家宁先生合作，编选这本《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精选1919年至1990年七十年间国内外发表的研究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二十余篇，并附录1924年至1991年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研究论文篇目索引，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的回

瞻和总结，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国内外和海峡两岸的研究精品，为复声母研究的继续前进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是一件大好事。

回顾是为了前瞻，总结是为了奋进，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从此开拓复声母研究的新局面，引发复声母研究的又一个高潮。我以为，我们今后的任务，可以归纳为“总结、提高、深入、开拓”八个字。

总结，是要将过去研究的成果进行全盘的整理，将各家研究中的合理部分加以综合、融汇。过去的研究，重点是特殊类型的复声母，从语音系统的角度看，不免零碎，而系统化、网络化，正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我和竺家宁先生做过一些系统的研究，其他一些先生在研究上古声母系统中，也讨论过复声母系统，但看来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汲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要研究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到底有多少结构类型，每种类型各包含多少复辅音声母。要将每个复辅音声母落实到词头，每个复声母下辖哪些字，应该是复声母的字归入哪个复声母，都要有一个明确的交待。要像董同和先生当年编制《上古音韵表稿》那样，制定出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字表，使字有定音，纽有定类，勾画出明晰的而不是模糊的、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上古复声母面貌。

提高，是要提高复声母研究的质量。早期有关复声母的研究，大多是搜寻复声母存在的证据。当一个新的学说刚产生时，为它的生存而辩护、而呐喊，显然是必要的。而当它扎下根之后，我们工作的重点，应该转向复辅音声母的本体研究，从可能性的罗列适时地过渡到科学性的论证。也只有当复声母学说的科学性得到充分的论证后，它的存在才会获得学术界，包括它的怀疑者和反对者的承认。我们应该大力研究复声母的结构类型，特别是上古复辅音声母演变为中古单辅音声母的发展途径和演化条件。检验语音构拟是否正确的标准，一方面是解释性，即要能对有关词语的所有语音行为，包括谐声、通假、异文、重文、音注、又读、声训、联绵词、方音、译音、同族词、同源词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另

一方面是合理性，即要能对构拟形式如何发展到后代的语音形式，订立符合普通语音学原理的合理的途径和条件。一般说来，国内学者比较注意演化的途径，而不太重视演化条件的研究。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失落、分裂和增音。失落，即甲字脱落复声母的A辅音，保留单辅音B，而乙字却脱落复声母的B辅音，保留单辅音A，从而形成甲乙二字的异常接触。分裂，即一字既保留复声母的A辅音，又保留复声母的B辅音，从而形成了一字又读。分裂实际是失落的特殊形态。增音，即在复声母的AB二辅音间增加一个元音，从而形成联绵词。在《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一文中，我从藏文二合复声母的约缩这种演变途径得到启示，提出古汉语复声母演化为单辅音声母的另一途径，即复声母AB两个辅音互相同化，汲取二者发音部位和方法的一部分特点凑合而成新的音素，变成单辅音声母C，从而形成ABC三者的异常接触。这些看法多是来源于客观的归纳，有文献材料的支持，但由于没有绘出演变的语音条件，就很难解释同一个复声母，为什么会产生几种不同的后代形式。海外学者比较重视复声母演化条件的说明，近年台湾学者也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本书中有不少反映，值得国内学者借鉴，但也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即如高本汉提出的带l复声母构拟的著名的A、B、C三式：

A　各kl->k-；洛l->l-

B　各k->k-；洛kl（gl）->l-

C　各kl->k-；洛gl->l-

至今仍是言人人殊，有的赞成C式，有的采用A式，有的则认为可以不拘一格。这些，都是今后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只有将复声母的结构类型和演化途径、条件阐述清楚，我们才能说找到了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从而提高了复声母研究的质量。

深入，是要及时回答复声母研究中提出的新问题。汉语音韵学所说的声母，是不包括介音的，所谓复声母，顾名思义，应该是

指韵母前面的辅音丛，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复声母的内涵已经逐渐扩大。一方面，二等韵里的-r-介音，现在一般和前头的辅音合称复声母。既然-r-介音属于声母，而三等韵的-j-介音和合口韵的-w-介音又排斥在复声母之外，不免自乱其例。如果按民族语言学那样，将-j-、-w-也算作复声母的组成部分，在解释汉语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变时，又会遇到不少麻烦。另一方面，对于前置S的复声母，不少学者都指出，s-有构形或构词的功能，应该是前缀。马伯乐在1930年首先提出上古汉语有前缀，李方桂、包拟古、白葆罗、杨福绵都讨论过上古汉语的s-前缀。白葆罗进一步指出，必须将前缀s-(C)和复声母sC区别开来，他还为上古汉语构拟了一些其他前缀。有的学者还提出，上古汉语还存在有中缀的可能。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r(l)-和s-有两种，一种是词缀，有构词构形的功能，一种是复声母的构成成分，属于词根，二者在语音演变上性质不同，不能同等看待。有的学者则认为复声母有两种，一种彼此联系紧，一种联系松。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得不到科学的解决，复声母的研究就无法深入下去。我认为，一个值得考虑的可行办法，是全盘整理谐声材料，凡参加谐声的，应该是复声母，而在谐声行为中不起作用的，则应该属于介音或词缀，凡有证据说明有构词或构形作用的，应该是词缀。这个问题的圆满解决，有待于汉藏比较语言学的开展。

开拓，是说要进一步挖掘复辅音声母研究的材料。复声母研究的基础，是谐声原则，我们利用谐声原则，来鉴别语音行为的规律和例外、正常和异常，利用例外的、异常的语音材料，来构拟复辅音声母。谐声原则，经历了一个由宽松到严格的过程。高本汉于1923年首次提出十项谐声原则①，大致得之于对谐声材料的粗略观察，筚路蓝缕，难免粗疏，主要是为端、知、章和精、庄五

①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1923。叙论赵元任译作《高本汉的谐声说》，北平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1卷2号，页23—65，1927年。

组之间的语音关系制定条例。陆志韦1947年（《古音说略》）又根据自己对《说文》、《广韵》中间声母转变的大势做了数理统计，指出各声母间的通转或不通、大路或例外，对高本汉的条例作了修订。李方桂1971年（《上古音研究》）又将谐声原则简化为两条：（一）上古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谐。（二）上古的舌尖擦音或塞擦音互谐，不跟舌尖塞音相谐。将牙音、喉音也包括在内，谐声条例涵盖了所有声纽。谐声条例在发音部位上越来越严格，却忽视发音方法对谐声行为的限制，认为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或塞擦音，无论清浊或者送气不送气，都可以自由通转，只是对经常接触的语音行为的认定。所谓正常和异常、经常和偶然，只有经验上的感觉或者数量统计上的差异，并没有一道绝对的界限。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汉字的历史是从象形字经由假借字向形声字发展的。在假借字阶段，人们主要将汉字作为记音符号使用，大量使用假借字来记录同音字，一个汉字可以记录几个不同的词，一个词可以用几个不同的汉字来记录，汉字的字义跟它记录的词的词义没有关系，人们是通过假借字的读音，即通过被记录的语词的物质外壳——语音，来了解词义的。后来，为了从字面上区别词义，人们以假借字作声符，加上表示义类的义符，从而产生了形声字。因此，谐声和通假应该是等价的，谐声声母和声子应该是同音的。不能想像一个假借字可以记录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不同的词而能通过它的读音表义，这种文字是根本无法负担它的交际功能的，除非上古汉语里声母的清浊或者送气不送气没有区别音位的功能。因此，所谓谐声原则，应该继续严格化，只有发音部位发音方法都相同即完全同音的声母，才能互相通转。发音方法不同的声母互相接触，如同发音部位不同的声母的接触一样，都是异常现象，应该另有来源。从现在的一些证据看，它们在中古发音方法上的差别，应该是复声母消亡，更准确地讲，是上古各种词缀作用的结果。例如 s-前缀可以使浊音清化、使不送气音送气，ʔ-前缀可以使浊音清化、使送气音不送气，前置鼻音可以使清音浊化等等。

复声母消亡后，不同的前缀使同一词根声母出现了清浊或送气不送气的变化，从中古单辅音声母系统观察，就是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不同的各个声母的接触。对谐声现象重新认识，用最严格的谐声原则来鉴别各种语音行为，复声母的研究将会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天地。

除了以上所说的四个问题外，复声母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对于用于复声母研究的各种材料，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需要对它们的性质、特点和价值重新进行分析、估价；复声母的存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即从可目验的殷墟甲骨文字算起到许慎编著《说文》止，即有一千八百年，其间复声母应该有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划分它的历史层次，清理它的发展脉络；到了《切韵》音系，汉语已经是单辅音声母系统了，这需要我们确定复声母消亡的时代，从语言年代学的角度寻找复声母消亡的坐标和参量，还需要分析复声母在古代汉语各方言中不同的消亡途径和不同的发展方向；存在过的，多半会留下痕迹，发现了痕迹，存在就更加真实，要说服以为汉语方言里没有复声母，古代汉语就没有复声母的学者，需要搜寻复声母在现代汉语方言里的痕迹，这不仅指复声母现代形式的直接证据，还包括同族词在各方言里的反映形式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复声母的构拟是否主观臆测，决不能离开汉语发展客观实际本身的鉴定，以语音为枢纽，贯通形音义、贯通语音语义语法，其解释性越强，其科学性越高，这需要将复声母研究的成果，运用于解释汉语训诂学、古文字学、语源学、语法学和汉藏比较语言学的疑难问题；复声母研究的许多困难问题，依靠汉语文献或语言的内部证据，是难以解决的，需要将汉语同亲属语言进行历史比较，外部证据同内部证据互相印证。凡此等等，都是复声母研究今后的重要课题。

本书的两位编者，赵秉璇是我们音韵学会的老会员，数十年来辛勤耕耘在山西教育战线，矻矻不休地从事上古汉语复声母的研究，尤致力于从山西方言中挖掘复声母的遗迹，近年来，更注

意将现代汉语方言中复辅音声母的残留形式，跟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的复辅音声母进行比较，研究其同源对应关系，为复辅音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竺家宁先生在中正大学任教授，是台湾声韵学会的中青年骨干。据台湾学者统计，在台湾十位近年著述最丰的音韵学家中，竺家宁先生名列榜首，其研究领域涉及汉语的上古音、中古音和近代音，并十分注意汉语音韵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尤以《古今韵会举要》和上古汉语复声母的研究成绩最为令人瞩目。他在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的博士论文《古汉语复声母研究》，是在著名音韵学家林尹和陈新雄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写成的，堪称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复声母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本书由赵秉璇和竺家宁两位先生合作编选，是对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海峡两岸音韵学工作者友好合作的结晶。

本书所选的二十多篇精品，足可反映复声母研究进程各个阶段的特点和成果。能够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应该具有相当的汉语音韵学的基础，明于鉴察，善于识断，其中的得失，自会见仁见智，无庸在此赘述。因念及此，我只将自己经历复声母研究主要过程的一些感受，拉拉杂杂写了下来，聊以报答赵秉璇先生和出版社约我写序的好意。我已届耄耋之年，近年又病痾缠绵，精力不济，笔头疏涩，写的这些东西，很希望不会使他们和读者失望。

【附记】 余病卧医院时，适赵君及出版社索序，乃与尉迟治平同志商榷，表达我见，甚为感荷，盛情难忘！

古有复辅音说

林语堂

中国今日的语言，普通没有复辅音（“复辅音”如西洋语言中 plan，plow，cloud 的 pl，cl），所以素来的古音家未尝有古有复辅音的假定。所以他们虽遇有极明显复辅音的证据，往往当他们为叠韵字之变相，或只是反切之一例，无论如何总是对他们无正当的了解。故如“螳曰突郎，”洪迈（《容斋三笔》）只以为本于反切；“《诗》以不来为貍……《尔雅》云不律为之笔”，刘玉麐（《甓斋遗稿》）说“皆反音也”；宋景文《笔记》反说一句很有意思的奇话：“孙炎本俚俗作反切，谓团曰突栾。林逋诗：‘团栾空绕千百回’，是不晓俚人反切而变突为团，亦其谬也”。我们不但不相信孙炎作反切系本俚俗，并且绝对不能承认变“突栾”为“团栾”有什么谬与不谬之可言。以今日我们知道外国文的眼光看他，“突郎”“突栾”“不来”当是含着复辅音无疑，应拼做 tlang，tluan，blai (bli)。在中国古语之真相未明时，我们很不应该断定其必与今日中国语之面目相同（如章氏说）。这有两层缘故。第一，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时代与今日相去甚远，在二三千年前难说这语言没有经过一番大变化。第二，因为中国文字素来非用字母拼音，所以就使古时果有复辅音，也必不易直接由字形上看出来（譬如用罗马字母拼音便可一目了然，无待详辨）。我们切不可因为“看它不着”便以为“没有这回事”，因为“不见”便以为“无有”，字体构造上少了这种明白的表示，当然是研究中国古音人的不幸，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去考证研究它。

研究古有无复辅音的途径，大略可分四条：第一，寻求今日俗语中所保存复辅音的遗迹，或寻求书中所载古时俗语之遗迹。第

二，由字之读音或借用上推测。第三，由字之谐声现象研究，如p，t，k母与l母的字互相得声（如“路”以“各”得声而读如“路”）。第四，由印度支那系中的语言做比较的工夫，求能证实中原音声也有复辅音的材料。最可惜的就是，除去一条暹罗语中klong（意为一卷，一圆筒）能证明中国语“孔——窟窿——孔宠”的关系以外，未能多引例证；此外如汉朝经音家直接的证据也是一条无有，但是汉朝实已太迟了，要听我们老祖宗说南蛮鴃舌的话，非远超周秦而上不可。我们能有几条长言，短言，急言，缓言，语声在前，语声在后，实是偶然的幸事，非可勉强求之。

按古有复辅音说，英国支那学家Edkins已经说过，但是他所靠的只是谐声上p，t，k母与l母互相关联的一事，虽然据理类推似为切当，而孤这一条，我们总觉得不足以充分明证此新奇的假说。我研究此问题的发端，实与Edkins相同；于未知氏学说时已由谐声现象引起我的注意。后来由各书中找得各种证据，材料渐多，而此新说似渐觉可以成立。但是所缺憾的，就是书中所找出来关于方言的记载，未能全数由今日之方言得其实证（所能证实如今日上海北京“孔”俱作“窟窿”的极少）。这方言上的实证有极大的用处：一，因为发音状态非耳闻不可，书中汉字所表，于音声上未免有点模糊（例如“滴㶏”之发音）。二，若果书上所说的不误，当然有于今日方言证实之可能，殊不应因循抄袭，而无独立的客观的观察。且方言中亦应有同样之例，为未经文人所记述保存的。所以这篇文的一方面目的，也是希望能得海内同志，赐以证实此说的方言材料。

在未把证据列明以前，我们有一样须明白或是须研究的，就是几个叠韵语的历史。“孔”一语之外既有“窟笼”，又有“孔宠”，“孔笼”就是叠韵语。至于此叠韵语何自而来，逆测当是出于“窟笼”：由单音字“岐分”为双音字klung>k'ulung>k'unglung (durch spaltung)。中国语好用叠韵语，非叠韵语可以变成叠韵，而已成叠韵的似乎不容易把此重叠之韵失去，所以说“窟笼”变入

"孔窕"比"孔窕"变入"窟笼"较合理之自然。叠韵（就是所谓vokalharmonie 并不限于中国语）本是由非叠韵变来的，如"孪生"之读为"孪宣"，（方言卷三，陈楚之间凡人兽乳而双产谓之釐孳……赵魏之间谓之孪生，郭音"苏官反"）"堀坎"之变为"坽坎"（《仪礼既夕记》，堀坎注"今文堀为坽"）厦门话"龙眼"（即桂园）之读为 geng-geng<leng-geng<leng-gan<liong-gan。此种"孔——窟笼——孔窕"的变化也不过是"韵变"（ablaut＝vowel gradation）的现象，与西洋语言的"韵变"无甚相差，"孔窕"就是"圆满级"（vollstufe），"窟笼"就是"缩减级"（reduktion-sstufe）。我们还有几条同样的例，如下：

孔——窟笼——孔窕

团——突栾——团栾

顶——滴颟——顶颟

螳——突郎——螳螂

○——突礧子——魁礧子（傀儡）

但是叠韵字的发生历史，不必尽与复辅音字有关系。倘是没有明白复辅音的证据，我们不能单靠叠韵，证明该语之原有复辅音。我们今日知道有一个"目"字是名词，又有"目略"（"看"）一语是动词（《方言》卷六，视吴扬曰略，郭注，今中国亦云目略也），我们切不可据"目略"的叠韵，而构定"目"字的复辅音。

还有一样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螳螂"是最古就有的字，是比"突郎"近古。"螳螂"古时确有这种音，但是从古人造字方面推究，我们是找不出来"螳螂"比"突郎"近古的凭据。（按同一"韵变"的"转语"可以同时并在，如西洋的ablautreihen，同时同一方言中可有"窟笼"而又有"孔窕"，既有"缩减级"而又有"圆满级"，这是很应该的。）从造字一方面考究，我们很难看出来古人是读"螳螂"或是读"突郎"。因为古人并不造"螳螂"两字，只造一个"蜋"字，而写"堂蜋"时借用"堂"字，犹如古人单造一个"瀑"字而借用一个"布"字以表白

"瀑布"。我们固然可以据章太炎一字重音的例，读"蜋"为"堂郎"，然而也未尝不可读它为"突郎"（一音）。我们须知道

"孔窿"的"窿"字是后人加造的

"团圞"的"圞"字是后人加造的（又作"䜌"）

"螳蜋"的"螳"字是后人加造的（又作"螗"）

"顶颟"的"颟"字是后人加造的（又作"顠页"）

"穹窿"的"窿"字是后人加造的

古人只有"堂蜋""穹窿""团栾""顶""孔"的字样而已。

（一）古今俗语中之凭据我现在先把各书中所找出来有关于这问题的俗语，依声母次序叙述于下，然后再说读音，假借，及偏旁谐声的证据。

（A）关于 kl-（gl-）音的：

（1）"孔曰窟笼。"宋景文《笔记》。又《江南志书·太仓州》"𪗬语为字者"条"孔为屈笼"。《嘉定县志》也有。今日北京上海话都有 k'ulung（"指孔"）这个话。《广韵》董部有"窿"字，注"孔窿，穴也"，这便就是"窟笼"的转语。按"孔""窟笼""孔窿"俱有"洞"的意思，而转入"长曲"意义的还有"穹""穹隆""弓""䈥笼"（车篷）等字，"穹窒"尚有"鼠穴"的意义。在暹罗语这个字已经明明白白含着复辅音，非如今日京语之"窟隆"而已。klong 圆筒也，kluang 空也，有洞也，kuang 宽敞也，皆华文"孔"之转语。

（2）"角为矻落。"《古今图书集成·方言什汞》之三（未考实）。

（3）"圈为窟挛"。同上，又《江南志书》"圈为屈栾"。堂按，俗语中应并有"圈栾"一语，厦门方言中的"圈栾"不过是"圈"字动词的一"状"（modus），指轻快随便的动作，不在此例。

（4）"云曰屈林。"孙穆《鸡林类事》（《图书集成·方言汇考引》）。按"鸡林"《辞源》以为即新罗，未知确否，而依孙穆所志鸡林的话都的确与中国话有相关联，如"佛曰孛而"，而"笔曰皮

卢”，明明是与《尔雅》的“不律谓之笔”相符。

（5）“锢为锢镕。”《说文》“锢”字解为铸塞，《注》“铸铜铁以塞隙也”。今日北京话补铜铁锅，叫做“锢路锅”。

（6）“窟礧子亦名魁礧子。”《鸡肋篇》。按“窟礧”即今日叠韵的“傀儡”。这或者只是叠韵字，与本题无干。

（B）关于 pl-（bl-）音的。

（7）“不律谓之笔”《尔雅·释器》。郭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语之变转”。《说文》三“聿”字下说“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笔”字下说“秦谓之笔”。此与郭璞所说地方不同。孙穆《鸡林类事》说：“笔曰皮卢”。可见得中国以北也有这个话。

（8）“貍之言不来也。”《仪礼大射仪》“奏貍首”郑注。《方言》“貔，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豾”。郭注“今江南呼豾貍，音丕”。《聚珍版方言》戴东原按“豾狸转语为不来。”堂按：郑说貍之言不来最能使我们明白古时貍字的呼音。谐声上最奇怪的现象就是“貍”字由“里”得声而兼有“薶”“霾”二音，“薶”（古“埋”字）“霾”也同是“埋”音，“悡”字也有“薶”“埋”二音，此 li，bai（埋厦音 bai）二音互相孳乳的关系应当如何解释？有人以为“貍”的“埋”音非得声于“里”，但是既然如此，第一，何以同一字而有两音？第二，何以古时“里”字也有借做“埋”字用？（《庄子》《则阳》“灵公夺而里之”。释文“里本作埋”。）第三，更奇怪的，何以无论“貍”字读为“薶”音，或是读为“埋”音，俱有“埋伏”“埋藏”的意义，可见得 li、bai 二音的关系，并不是全出偶然的。（“貍”字读为“薶”音，依《说文》解为“伏兽似貙”，今日的狐狸也是伏兽的一种，读为埋音如《周礼·族师》“相与葬貍”，又《周礼》用东西沉在水里祭川泽叫做“沉”，用东西埋在土里祭山林叫做“貍”，“霾”字解为“风而雨土”，“雨土”也不出于埋伏昏晦的意义，所以说无论读 li 读 bai，皆有埋伏之义）。若是我们假设“貍”有“不来”的古音，由“不来”而转入

"埋"音，也不过如郭璞所谓"江南呼貊貍音丕"，及"窟笼"之转入"孔"同类的例而已。

(9)"风曰孛缆。"《鸡林类事》。《说文》风从虫凡声，凡声本是收m音凡韵。(这地方《说文》固然不定可靠，然而也不能说是出于情理之外)。刘熙《释名·释天》"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氾也，……""氾"字也是收音m陷韵，刘熙举他以与"踧口开唇"的"放"字相对，可见"含唇"二字所指乃指收m音。又"风"字在《诗经》用韵上共见六次，而惟有与"林""心""南""钦"收m字为韵。又"芃""岚"二字风声而在覃韵，读如"南"，此正与以上"孛缆"的"缆"音相符，按章太炎《文钞》(卷四页四十八)说："江宁言风音犹作方林切"。所以风字古有芃、南lam音，事实上似甚明了。既是如此，又不能不相信"风曰孛缆"blam的一句话了。据我的意思，这个不但帮助我们明白"芃""岚"何以有"南"音，并且使我们较易懂历来最难解的"风马牛"三个字，"风马牛"或者就是"婪马牛"(服注"牝牡相诱谓之风")"婪马牛"当然是"不相及"的了。

(10)"蒲为勃卢"。《方言杂录》。按《越绝书》"拔勃卢之矛"，勃卢矛名。至于《礼记·中庸》"蒲卢也"的"蒲卢"，及《后汉书·班固传》"于是发鲸鱼铿华钟"的注说有兽叫"蒲牢"，这都是叠韵字，但或者与矛名"勃卢"不无转注的关系，因为野人矛上常有野兽的雕像，带有迷信的作用(如以上所引《后汉》注的例便是)，因其有"蒲卢"的像或图画而名它为"勃卢"。《方言杂录》所谓"蒲为勃卢"未知是否指方言中蒲苇有此称呼。

(11)"蓬为勃笼"。同上。(未考实)

(12)"桀为勃阑"。同上。(未考实)

按此外《方言杂录》尚有"旁为步郎"一条，此语未知出自何处。倘是所指的是"走廊"的"步郎"，当然不能牵强附会做"旁"字解，不知道今日方音是否果有"步郎"的话。今日北京土话"旁边"叫做"旁毕喇(喇上声)儿"(p‘ang²-pi-la³-er)很有可

参考的价值。又《史记·周本纪》“惠王阆”,《索隐》说,本作“毋凉”,这虽与以上的例有点儿类似,而“毋”字虞韵与以上“勃”“不”“屈”等字截然不同,又“阆”之为“毋凉”,或者就是与“越”为“于越”,“吴”为“句吴”,“丛”为“訾娄”,“邾”为“邾娄”同例。又今日广东话中有 hamblang 一成语(意思为“全”“都”)似含有复辅音的痕迹,但是其原因何自而来,未曾加以详考。

(c)关于 tl-(dl-)音的。

(13)“团为突栾。”《江南志书》。宋景文《笔记》论林逋诗变“突栾”为“团栾”的话,我以上在这篇的开头已经提到了。“团栾”的话在今日话中当然是有;我想若详细考查“突栾”的话也应该有,因为《江南志书》有记它。

(14)“螳曰突郎。”《容斋三笔》。可见得宋时尚有此语。“突郎”就是“螳螂”的转注语。古只有“螂”字或者就是要代 tlang 一音字。

(15)“顶为滴颡。”《方言杂录》。按“滴颡”字样他处未见。但是《广韵》“顶”字下说“顶预头上”。《玉篇》“颡”字说“顶颡也”。“顶颡”应为“滴颡”的转语。

(16)“铎为突落。”同上。(未考实)

(17)“秃说秃驴。”厦门方音。发音为 tut-lu 或为 tlu。

(二)读音及异文的凭据　此外从读音及文字借用上,我们也有些古复辅音的指明,第一,就是“斄”字依《说文》从犛省来声,一音来而又一音邰。我们很应该问:此字既读“来”,何以又读“台”?《经籍纂诂》“邰”字下引《晋书音义》下说“斄音邰,在始平,一音来 ”。又《史记·周本纪》:“其母有邰氏女”,正义“邰一作斄”。此等“斄读曰哈”,“斄读与哈同”,“斄”字或作“哈”,“哈即斄,古今异字耳”,地方甚多,俱见《经籍纂诂》邰字下。我很要知道今陕西的武功县故斄城在本地方音如何读法。

《春秋》庄公三年《左氏》作“公次于滑”,《公羊》《谷梁》并作“公次于郎”(桓十七年),《左氏》《公羊》“及齐师战于奚”,《谷梁》作“及齐师战于郎”。我们固然不敢很大胆的据以上“勃笼”“突栾”“突郎”

的例说古音应为“滑郎”(以解明“滑”“郎”异名同指一地),然而我们要记得此种的解释不是完全无理的,因为《春秋》诸传屡有以一字代表双音地名的,如“郲娄”作“郲”之类,所以“滑郎”作“滑”作“郎”并不为奇。并且我们要记得如赵坦(《春秋异文笺》作者)依据《韵补》以“滑”为皆部入声,而以支、脂、之……古音皆为一部,可与阳唐通转的话来解明“奚之转郎”与“滑之转郎”,是绝对不通的。两个不通假定之中,还得以“滑郎”的假定为较近情理。

(三)文字谐声的证据 我们从以上既得了多少明显古有复辅音的证据,现在来论偏旁谐声一类的证据,可以说较有可靠的立场了。偏旁谐声屡以 p、t、k 母与 l 母的字连带起来,我在这篇首已经说到,我现在可以举几个最平常的例:

以“果”声(k 母)谐“裸”(l 母),参考“棐”。

以“各”声(k 母)谐“路”“洛”“略”“赂”……(l 母),参考“客”“格”。

以“柬”声(k 母)谐“蘭”“瀾”,参考“谏”。

以“佥”声(k 母)谐“殓”“敛”“脸”,参考“检”“俭”。

以“兼”声(k 母)谐“廉”字。

以“监”声(k 母)谐“篮”“滥”(l 母),参考“鉴”(鉴同)“览”。

以“降”声(k 母)谐“隆”(l 母)。

以“京”声(k 母)谐“凉”“谅”(“亮”同)(l 母),参考“景”。

以“鬲”声(l 母)谐“隔”“膈”。

以“娄”声(l 母)谐“窭”“屦”(k 母),参考“屡”。

以“禀”声(p 母)谐“懔”“廪”(l 母)。

以“睦”字(b 母)与“陸”字(l 母)为同谐声字。

以“缪”字(b 母)与“戳”“廖”“寥”(l 母)为同谐声字。

以“童”声(t 母)谐“龙”字(l 母),参考“宠”字。

这种的谐声法子,我们不得不算为奇特了。有人以为古人造字谐声,本只取其韵脚,并不涉及声母——以古人造字乱杂无章解它,这当然是很省事的解法。但是此种解法,总不是我们所当赞成

的。表面上的乱杂无章，若加以详细考查，都常能呈出有条理的现象。即以本条而论，如果古人造字尽是杂乱无章（只谐韵母，不谐声母），何以 p、t、k 不可互通，（“百”不能谐“克”音）而独各与 l 互通呢？我们在还没详细考查一切现象之先，很不愿意承认这句话：表面上愈杂乱，愈不规则，愈是我们寻找古音的好机会。谐声每谐声母，这是通常的例（如“俞”“愈”、“列”“例”），即有今日声母不同的也都发音上容易解明，如 s 与 t 互换（“是”谐“提”“题”；“尚”谐“党”“棠”“倘”）。又如 k 与 h 互换（如“皆”“谐”、“可”“何”、“曷”“葛”），独此 p、t、k 与 l 互换不能以平常发音学理解明它。平常既每谐声母，在此地就不能随便假设它是例外，是无条理的不谐声母了。若承认其谐声母，就我们除去假设古有 pl、tl、kl（tl 音特少）音以外，差不多没有别法可以解明它。

西洋语言史中由 p、t、k 变入 l 音的例，据我所知道的，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见过，而 pr>p，fl>f，kl>h1>l，倒是有几个例。

（1）（spr>sp）英文 speak，spake，speech 原出于古英文 sprecan，sprǣc，spreech。古英文并用 sprecan，specan，后来到中古英文时代才单用没有 r 的字。今日德文“sprechen”“sprache”尚保存那个 r。

（2）（spr>sp）莎士比亚尚有“spark”一字，意思为“活泼的少年”，其字原为 sprag。中古英文有 sparklich，同时又拼作 spraklich-e。据此种乃是 r“倒置”（metatese）的现象，略与上例不同。

（3）（br<b）英文 bird 出于古英文 brid。与上同例。

（4）（fl>f）英文 feeble 出于中古的 feble，feble 就是与腊丁 flebilis 同语。古法文 foible，方音作 floible。意大利文 fievole（同意义）由腊丁的 l 变为 i（fl>fi）是照例的。

（5）（kl>hl>l）英文 loud，腊丁 in-clutus（著名），希腊klūtos（著名），古英文 hlūd。凡印欧的 k 变成英文的 h，所以 kl 变成古英文的 hl，今英文的 l。这种 kl>hl>l 的例很多，我以下再举几个。

（6）（kl>hl>l）英文 laugh，古英文 hlehhan，希腊 klagge（唱、

嚷)。

(7)(kl>hl>1)英文 lean,古英文 hlænan,拉丁 clinare,in-clino。

(8)(wr>w,或 r,或 fr)德文 rasen(草地)出自中古德文 rase,在北方德文为 frasen,中古时北方德文为 wrase。此外又有南方俗语之 wasen,依 kluge 当出于最古德文之 wrasa,wrasa 之变 wasen,就差不多与 klung(窟隆)之变 kung(孔)同一道理。

结论　据以上所述事实,我们可以说"古有复辅音说"有两种证据,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的如暹罗语之 klong,kluang,kuang 可谓保存中国古语复辅音最明白无疑的凭据。又如古今俗语中"突郎""突栾""屈挛""勃蘭""矻落"(代"螳"、"团"、"圈"、"槃""角")也可以说是直接的凭据。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宋景文所记等成语之第一字皆入声字,且发音极速,与 tl、kl、pl 之 p、t、k 发音最近,此等"窟隆""突栾"之字或为"孔宠""团栾"之所自出,或与"孔宠""团栾"为同系异级之转语(参观篇首所谓"圆满级""缩减级")。"孔""团"等字在古俗语中确有 klung、tluan 之读法,春秋地名"公次于滑",或者也只是"滑郎"之省文,与古以"瀑"代"瀑布","棣"代"唐棣"同。klung变为"孔"与并"不可"为"叵",并"蒺藜"为"茨"之原理略同。"貍"当有 bli(>blai)读法(据郑康成说),"风"当有 blam 读法(为"岚岚"等字之原音,或相近之音)。此居中之 l 音为本字韵母所吸收则为 bam,后由"合唇"而变"开唇"(由"汎"变"放",据刘熙说)则为 ban(bang?)。(此系由于合唇不两立之原理,故 b-m 变 b-n(ng),所谓 dissimilntion"忌同"原理),由 ban,bang 变入今日之轻唇音 feng,也不过如"佛陀"之"佛"Bud-变入今日之 fo 而已。间接之凭据就是"各"谐"路","兼"谐"廉","果"谐"裸","柬"谐"蘭"等谐声字。倘是"各"古读为 kok,不应会谐出一个 lok(路)音;倘是以 kok 谐 klok,或以 klok 谐 lok,皆比较说得过去。或两字俱读 klok,谐声上当无问题,然而今日读音不应不同,"各"ko"路"lu。若"格""恪"等字古读音必近"各";"赂"读者必近"路"。此不同所在,一时

不易证明，复辅音或在“各”“格”，由 kl>k，或在“路”由 kl>l。两种音变皆西洋语史中所有的事。但是 k>l 可谓亘古所未闻，所以非古有复辅音说，“各——路”“果——裸”之谐声可以说无法解明，因此之故，我们可以假定，此“各——路”两字中必有一个含着复辅音。

以上是我研究此问题的结果。我很希望本篇读者能赐给我许多许多证实此说的材料。此材料中当然以今日方言中之成语为一主要部分。（记得从前看 Elkins 的书说，四川方言尚多此种音，恐怕不确）。

（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1924年）

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

陈独秀

高本汉、林语堂均谓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 gl、dl、bl，其说可信，惜语焉不详，言古音者未以为定论，今为之疏通证明，且广其义，以质诸同好。

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感叹多演为韵及影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

拟物之音，即模拟自然界之音也，如模拟石转果落之骨录骨录声则为 gl，模拟水族掉尾林木相搏兽蹄铃铎之剔里塌拉剔里突噜丁令当郎声则为 dl，模拟风吹水沸竹木破裂之铺噜铺噜披里拍拉声则为 bl，盖自单音象形字固定以后，无法以一字表现复声母，而在实际语言中，复声母则仍然存在，于是乃以联绵字济其穷，张有《复古编》所举联绵字如劈历、玓珠、昆仑等，皆合二字为一名，二声共一韵，其为复声母所演化无疑也。东汉末应劭以来之反切（反切之名虽始于应劭，而考工记终葵首注：齐人谓椎为终葵；僖二十五年左传寺人勃鞮注云：即寺人披；此皆还在应劭以前之反切法也。）虽上下二字，不尽共韵，其法则必脱胎于联绵字，否则其时梵书字母犹未入中国，势难绝无所承而自生，《容斋三笔》所谓切脚语，如以蓬为勃笼，槃为勃阑，铎为突落，团为突栾，角为矻落，蒲为勃卢，螳为突郎，茨为蒺藜，实皆二声共一韵之联绵字，世或不信古有复声母之说，并联绵字而亦谓为切语，实为颠倒见。且复声母之说，除联绵字外，复有字之得声及一字二音可证也。例如：

洛、落、路、略、赂、珞、络、酪、零、硌、骆均从各得声，裸从果得声，砢从可得声，绺从咎得声，膠、樛、璆从翏得声，闌、欄、蘭、瀾、讕

从柬得声，隆从降得声，滥、篮、藍、覽从監得声，殮、臉、斂从僉得声，，凉、谅、椋、醇、㨓从京得声，窭、屦从娄得声，莒从吕得声，廉从兼得声，逵从坴得声，腊或从葛作臈（见晏子春秋），隔从鬲得声，《广韵》鬲有郎击各核二切，《说文》云：汉令，鬲从瓦，厤声，作瓹。纶，《广韵》有力屯古顽二切，音伦又音鳏，从仑得声之睔，《广韵》音古困切，《史记·郑世家隐索》云：睔音公逊反，山名昆仑（或作崑崘），音即由此，崑崘奴产出地之崑崘，中国史传《旧唐书》作崑崘，《新唐书》作崑崘或作古龙，义净《南海寄归传》作堀伦或作骨崘，《宋史》作故伦，《通考》作歌伦，皆即暹罗语之 Krun，古占婆语之 Klun，今占婆语之 Klaun，柬埔寨语之 khlon 也。谷又音鹿（史记·匈奴传：左右谷蠡王，集解引服虔曰：谷音鹿。），羹有郎音，（昭十一年左传：楚子城陈蔡不羹，释文云：羹旧音郎；汉书地理志颖川定本下云：有柬不羹，师古曰：羹音郎。）考老通用，甪角一字，（广韵甪音同禄，注云：甪里先生，汉时四皓名，又音觉。后伪作角。）角或作觻，（魏书江式传：宫商觻征羽。）或作绿，（礼记丧大记：鬊爪实于绿中，郑注云，绿当为角，角中谓棺内四隅也。）或作栾作乐，（考工记：两栾谓之铣，郑注云：故书栾作乐，杜子春云当为栾，钟口两角。）今语空穴曰窟窿，室隅曰角落，古语竹篱曰虎落，（见汉书晁错传。）欜曰欜落，（见尔雅及诗郑笺。）椋曰即来，（见尔雅及说文，尔雅释文云：埤仓字林并作梾，云椋也。）欇曰虎櫐，（见尔雅，诗曰葛藟，即今紫藤。）蛲蛝（尔雅）亦作螂螂，（御览九百四十六引说文。）虫蚤曰国貉，（见尔雅，广雅云：土蛹，蚤虫。）桑虫曰果蠃，（见尔雅，说文作蠣蠃，或蜾蠃。）蜾曰蜾蠃，（易说卦：离为蠃为蚌；玉篇云：蜾蠃，蚌属；广韵：蜾，蚌属，蠃同；尔雅释鱼：蠃小者蜬，郭注云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涨海中，可以为酒杯。按蠃即蜾，今小者为螺蛳，大者曰海螺，蚌属而非蚌奉也，今动物学，蚌属软体动物中之两贝类，螺属软体动物中之卷目类，中国古时统属介类，故螺蚌混同。）蚌曰蛤蜊，（玉篇南史王融传，均作蛤蜊，类篇亦云：蛤蜊，海蚌也。王充论衡作合蛰，蜀志郤正传注引淮南子作合黎，淮南子："古者剡耜而耕，摩蜃

而耨。”按蜃耕恐犹在前，继用木为耒为𠂤(耜)，后乃用金为犂，耒(luöi)，𠂤(löi)，犂(lai)，形制各别，而语音则相承，故说文耜或作梩，矣从𠂤得声，广韵音于纪切，于母出于g，古矣里通用，尔雅：不俟，(说文作騃)不来也，皆复声母gl所演化，初音当为glöi，在咍韵，𠂤、耜、里、梩、矣、俟、騃、来，皆在之咍韵(öi)也，来在灰韵(uoi)，之咍之合口也，转齐韵(oi)，则为合黎、合蠡，转脂韵(i)则为蛤蜊。)悝读魁李二音，李悝或李克，车枸篓或谓之䈪笼，(见方言，郭注云：即车弓也。)车纣或谓之曲绺，(见方言)箭小而长中穿二孔者谓之钾铲，(见方言，郭注云：今箭铍凿空两边者也，嚧哻两音。)天高曰穹隆，(见尔雅释天郭注。)曲背曰痀偻，(见庄子列御寇篇。)苽曰菰芦，(见史记司马相如传。)《汉书》作觚卢，张晏注云：觚卢，扈鲁也，瓠曰壶卢，今作葫芦。奎星曰奎娄曰降娄，(见尔雅释天。)果蓏之实曰栝楼，(见尔雅，说文云：菩蒌，果蓏。)今语叽哩咕噜嘎拉嘎拉卡里卡拉，亦皆复声母gl之例也。

獭从赖得声，流㐬从云得声，體从豊得声，郴𦁈均从林得声，(汉书高祖纪师古注云：郴𦁈均读丑林反。)林读多蓝反，(见史记匈奴传索隐引韦昭说。)《尚书》：血流漂杵，《过秦论》作漂卤，陈琳檄人作漂樐，(黄承吉谓杵与卤樐同声通用，按若非复声母dl，杵与卤樐无同声之理。)宠从龙得声，古宠龙通用，聋从龙得声，《广韵》之涉切，《集韵》《类篇》达合切，袭从龙得声与沓通用，(汉书蒯通传：鱼鳞杂袭，师古曰：杂袭犹杂沓，言相杂而累积。)龙有沓音，(说文云：龖，飞龙也。从二龙，音读若沓；玉篇音达合切；广韵音徒合切；日本语龙曰“タツ”(tat)，正由中国古语沓(d'ap)之转变。西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说文云：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吕氏春秋作逴龙；天问作烛龙；广雅云：无角曰䗖龙，王念孙谓䗖即螭；汉书司马相如传注，文颖谓螭为龙子，张揖谓为雌龙；按古无舌上音，土蝼、地蝼、大蝼、逴龙、烛龙、䗖龙、螭龙，皆一物一名，皆复声母d'l所演化之联绵字。希腊语龙曰drakon，拉丁语曰dracho，今英、法语皆曰dragon，德国语曰drache，中国古无r，

〔古译外国语 r，或省略，或译以来母字，赵宋初法贤译佛书，尚用加口于罗之罗以译 ra 音，今语北方语尾之儿，杭州语读为 l，犹存中原古音也。〕遂以 d'l 为 dr。周礼说文月令郑注，均言：马八尺以上为龙，西域善马亦率称龙，汉书冯奉世传师古注所谓"马形似龙者"是也，汉书礼乐志：舜时景星出，房地出乘黄之马，又云：訾黄其向不来。应劭曰：訾黄一名乘黄，古音无舌上，故乘黄或作腾黄，黄在舌根，此与希腊语 drakon 之音正合，是龙之传说与字音，其流源至为广远矣。）从龙得声之泷，《广韵》东韵音同龙，江韵同双，（舌尖变舌上，东韵变江韵。）从累得声之漯，《广韵》音他合切，《说文》之祝榴即《素向》之祝由，斿游即流旒，（说文游训旌旗之流；考工记作斿，释文云：斿音留；按由游均读喻母，喻母古音在定母。）鼓声作鼛亦作鼜，鼜读徒冬（唐韵、集韵）力中（广韵）二切，（英语，鼓、鼓声、击鼓，皆为 drum；德语鼓 trommel，击鼓为 trommeln，鼓声为 trommeloi；中国鼜字若槊音力中切，不肖鼓声，古音当为复声母读 dluam，后变为 dlun，再变为 dun 或 luŋ，此皆模拟鼓声，故彼我不谋而合也。），蛩曰大蝼，（见尔雅，方言云：南楚谓之杜狗，郝懿行谓今俗呼土狗。）螳曰螳螂，（见庄子人间世，尔雅作蚂螂，说文作堂螂，郝懿行曰：螳螂今呼刀螂。）稂曰童粱（见尔雅，郭注云：稂，莠类也。说文作董蓈。）蜻蛉即蜻蜓，蝉曰蜩螃或蚼螃（均见方言。）或作蛁蟟，（见说文。）或作蜓蚞，（见夏小正。）或作蛴蟟，（见广雅。）或作貂蟟（见淮南子道应篇高注，郝懿行曰：今东齐人谓之德劳，或谓之都卢，扬州人谓之都蟟。）明珠光曰玓瓅，（见司马相如传及说文。）西夷乐名《周礼》曰韎韎，郑注曰：侏离，蔡邕《独断》曰株离，班固《两都赋》曰兜离，今语曰陀螺、得乐，北方谓花果一大球曰一大都噜，极状圆形曰滴溜圆，谓物下垂曰搭（读平声）拉着，亦皆复声母 dl 之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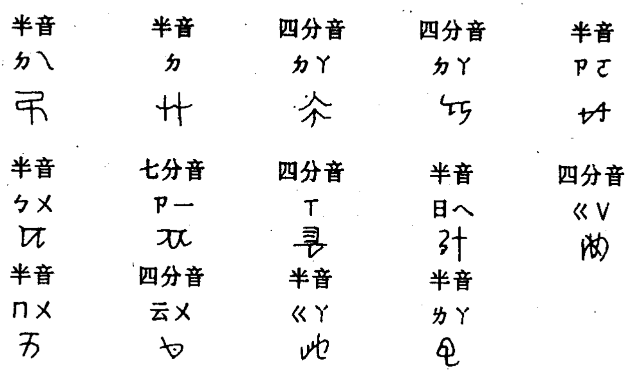
剥从录得声，或从卜作卜丨，廪、懔从禀得声，娈从䜌得声，庞从龙得声，读鹿同、扶公二切，（见诗小雅车攻四牡庞庞释文。）岚、葻从风得声，风曰孛缆，笔曰不律，貍曰不来，（见大射仪郑注，方言作

貍貍，或貔狸，尔雅方言郭注作豾貍，广雅作貔貍。）鵙曰伯劳，（见尔雅说文，夏小正作百鹩，月令郑注，孟子赵注，均作博劳。）蝚曰蛖蝼，（见尔雅。）虰蛵曰负劳，（见尔雅，郭注：或曰即蜻蛉也。）桑虫亦曰蒲卢，（见说文尔雅，郭注云：即细腰蜂也。）陆佃《埤雅》谓蒲卢为瓠之细腰者，（按陆说是也，蒲卢即今语之亚亚葫芦，瓢即蒲卢之声转，今语曰葫芦瓢，蜂曰蒲卢，谓其细腰如亚亚葫芦也。）树木叶缺落曰毗刘，曰暴乐，（尔雅及诗均作暴乐，大雅桑柔传笺均作爆烁。）离弃曰仳离，（见诗王风。）破裂曰辟历，（见释名。）雷震曰劈历，（见说文，尔雅郭注作霹雳，苍颉篇作噼呖。）肤胪同字，（说文云：肤，籀文胪）。笋侯殷及簹太师中鼎之笋簹，盖即牧誓左传之卢，史记本纪之纑。）菿曰勃菿，（见尔雅，郭注云：一名石芸，本草云。）吕侯《吕刑》一作甫侯《甫刑》，（今古文尚书作吕，今文作甫。）古曰泼刺，曰撇烈，（均见杜诗。）今曰泼辣，今北方语以手掘物曰巴拉，以手拨物曰布（读平声）拉，亦皆复声母 bl 之例也。

余且疑古音不独有复声母 gl、dl、bl，似复有 mbl，其显例有二：读明母(m)之埋从来母(l)之里得声，读明母之霾、薶、䝁从来母之貍得声，貍从里得声，在来母，而古语貍曰不来，其例一；卯在明母(m)，而从卯得声之茆，《广韵》乃有卯柳二音，从卯得声之聊、柳、留、劉均在来母(l)，从卯得声之奅、窌，《广韵》均音匹貌切，古音则在並母(b)，其例二；倘古无复声母 mbl，此二例之音读，遂无从索解矣。且並明二母互用之例，如邊从臱得声，宓、密、蜜从必得声，貊、陌从百得声，衇、脈、从𠂢得声，牧从攴得声，从㒼得声之蹣，《广韵》音同般，从必得声之秘，有闭密二音，駜亦有必密二读，姥变读为婆，巴变读为蟒，如此之类，不可胜举；父母二字同一语源，即同一 mb'a 所分化，盖以初民如婴儿，其始皆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婴儿最初且只知有乳，并不知有母，诚如俗语所云有奶便是娘也，婴儿“妈妈”索乳之声，后遂并以称母，故欧洲小儿语，英、德人呼母及母乳均为 mamma，法国人母曰 maman，母乳曰 manelle，中国南北多处俗语，母及母乳均曰 mama，安徽淮河南北，乳头多曰妈头，日

本人呼父曰“チチ”，即 titi，人畜之母乳亦曰“チチ”，呼母曰“ハハ”，即 haha，读彼所谓浊音则为 bá bá，其读爸字，汉音为“ハ”，即 ha，吴音为“バ”即 b'a，此皆古语父母不分，同读 mb'a 之痕迹。中国苏州上海呼母曰 mma，亦古语 mb'a 之微变也，日本读中国 m 母之字，如梅、买、卖、马、帽、媒、霉、茅、亡、芒、望、忘、妄、母、贸、谋、牡、茂、木、墨、慕、蛮、莽等，均为 b 母；厦门语亦读马为 be，读帽为 bo；此亦古有 mb 之证。明母之姥从来母之老得声，明母之谬、缪从来母之翏得声，命令同字，麦曰来麰，犛有釐茅二音，（见广韵七文。）氂斄同字，（周礼春官氂牛释文云：氂，旧音毛；刘音来，沈音狸，或音茅，或作犛，或作斄，皆同。）此乃古有 ml 之证。螟蛉、朦胧、迷离、孟浪、莽浪或茫浪，皆复声母 ml 所演化之联绵字也。

更征之中国邻族语音，西藏语有复声母 gl、dl、bl、mg、md，此世人之所知也。居云南路南州之猓猡族 Ni 人，亦有 dl，如橙曰 chedla，Posi 之猓猡，橙曰 chelo，此失去 d，a 变为 o 也；居云南 Posi 之猓猡，则有复声母 ml、nd、ŋm 等，如牛曰 ŋmō，牛皮曰 mlé，椅曰 ndō，（见 Shirokogoroff 记猓猡音。）《爨文丛刊》载有贵州大定白猓猡老人罗文笔之言曰：有猓猡十四字，国音不能拼，以半音或七分音之字代之，如下表：



此十四音中，g、d、b、l、m、n 居其十一，当即《记猓猡音》所谓云南猓猡 dl、ml、nd、ŋm 之音，半音等云者，正言国音只当猓猡音复声母

之半也。王静如氏《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西夏字[illegible]，汉译音为那为难，日本读汉音那为 da，难为 dan，今山西忻县读那为 nda，难为 nd $\tilde{\alpha}$，文水同，西夏文[illegible]，(心字。)汉译音为你为宁，日本读汉音尔为 di，(原文缺)宁为 dei，今山西忻县读你为 ɲdi，宁为 ɲdi $\tilde{o}$，文水同；西夏文[illegible]字，汉译音亦为宁，日本读汉音及忻县文水音同上；西夏文[illegible](字。)字，汉译音为泥，藏译音为 dhi，日本读汉音泥为 dei，忻县读泥为 ndi，文水为 pdi；西夏文[illegible](列、析。)字，汉译音为藐，藏译音为 dbuh，日本读汉音藐为 bio，忻县读藐为 mbiu，文水读为 mbiau；西夏文[illegible](下。)字，汉译音为迷，日本读汉音迷为 bei，忻县文水均读为 mbi；西夏文[illegible](上、于。)字，汉译音为鹅，藏译音为 hgo，日本读汉音鹅为 ga，忻县太谷读为 ŋgə，文水为 ŋgw；西夏文[illegible](实、现。)字，汉译音为莽，日本读汉音莽为 bo，忻县读为 mbe，文水为 mbu；据此西夏语音中，似有 ŋg、nd、mb 也。贵州安顺花苗，青岩花苗，青岩附近白苗，四读为 plu，贵州定番打铁苗四读为 plo，贵州中部诸苗，四读为 plu，法属东京之苗四读为 plao，贵州定番附近苗族之狆家语，亦读四为 plo，青岩花苗眉曰 plo，安顺花苗发曰 plu，面曰 aplu，定番打铁苗发曰 plo，舌曰 bla，青岩白苗眼曰 pla，贵州毛公驿狆家语舌曰 chlan，大人曰 plo，云南弥勒狆家语耳曰 plu，此皆苗语之有复声母 pl、bl、chl 也。(上据鸟居龙藏氏苗族调查报告，又据李方桂氏论广西凌云瑶语亦谓苗语四字为 plâu，与鸟居龙藏书中所录苗语符合，其为复声母无可疑，苗防备览谓苗民呼四为补，安顺志谓苗语四曰褒，其为略去 l 可知。)苗语四曰 plou；缅甸语六曰 krok；属于喜马拉雅语系，有称一曰 gri，四曰 bli、blö、pli，六曰 a-kr、trui，八曰 b'le、plin、grün 者；属于西藏语系，有称四曰 pli，六曰 krō、truk，八曰 brga 者；属于纳加(Naga)语系，有称四曰 phli 者；属于库克琴(kuki-chin)语系，有称四曰 hmli，六曰 kruk 者；古安南语天曰 blöi，椒曰 blau，孩曰 blai，月曰 blᾶng；西夏[illegible]字，藏译音为 gli，[illegible]字藏译音为 glih，汉译音娄。(见王静如氏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名词语源试探。)汉、藏、苗、缅、猓猡、安南、库克

琴、喜马拉雅、纳加、西夏诸族语，皆属欧洲语言学者所谓藏汉语系(Tibeto-chinese language)，诸族皆有复声母，难云汉语独无；西藏语有 mg、md，猓猡语有 ml、nd，库克琴语亦有 ml，汉语今音亦犹有 ŋg、nd、ŋd、mb 等复声母，未必古音无 mb'l 也。

复声母 nd，显然犹保存于山西忻县、文水县土语中；日本读中国那字，汉音吴音皆 na、da 二读，难字皆 nan、dan 二读，尔字汉音读 di，吴音读 ni，宁字汉音读 dei，吴音读 nei，泥字汉音吴音皆读 dei，当亦由中国古音复声母 nd 之演化；態从能得声，慝从匿得声，難嘆均从堇得声，儺、灘、攤均从難得声，从難得声之灘攤，《广韵》均音奴案他丹二切，抩音那含他含二切，聑音陟叶女陟二切，嗫音之涉而涉二切，帑音乃都他朗二切，日本读中国字奴及从奴得声之努，汉音吴音均为 do，《礼言集》译梵语 vaidurya 为吠努离耶，从占得声之沾音他兼切，(汉志上党之沾，师古亦云：它兼反。)痁又音店，帖、怗、贴均音他协切，而黏、粘、鲇则音女廉切；此皆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 nd 之证也。

不但有 nd，或且有 md，从米得声之鬻，《唐韵》音武悲之六二切，隶省作粥，《檀公》食粥音糜，《尔雅释言》：鬻，糜也，《诗豳风鸱鸮》：鬻子之闵斯，《释文》云：鬻，由六反，昭七年《左传》饘于是，鬻于是，《释文》云：鬻，之六切，由在喻母，之读舌上，古音皆在定(d)母；酩酊或作茗艼，(世说、晋书及韩诗。)眠娗(见列子，张湛注云：眠娗，不开通貌。)，或作懵懂，(广韵：懵懂，心乱。)炱煤(说文：灰，炱煤也；通俗文：积烟曰炱煤；玉篇：炱煤，烟尘也；广韵：炱煤，灰入屋也。)等联绵字，当亦复声母 md 之所演化。

群(gh)定(dh)並(bh)三系送气音，其收声微带声门吹气音 h，受前母 g、d、b 浊音重读之影响，声门吹气音 h 略向前变而为舌根摩擦音则为 y，(匣母。)x，(晓母，匣之清。)不啻一母含有二声，其演化亦拟于复声母也，例如：匣、狎、呷均从甲得声，谐偕均从皆得声，贺从加得声，何、河、呵、诃均从可得声，恒从亘得声，猾滑从骨得声，皓浩从告得声，槐从鬼得声，嗥从皋得声，侩、桧、脍、刽从会

得声，吼从孔得声，（壁孔曰好。）谒葛从曷得声，盔从灰得声，蓋从盇得声，恍晃从光得声，憨从敢得声，憾从感得声，阔从活得声，榷、傕、確从隺得声，挥、翚、辉、晖、荤从军得声，國从或得声，红、讧、项、玒、鸿从工得声，从工得声之虹，音户公古巷二切，洪、哄、烘、閧从共得声，害、憲从丰得声，蒿从高得声，颃、杭从亢得声，胡祜从古得声，兮、粤、号从丂得声，反丂为ㄛ，读若呵，酣从甘得声，罕、旱、扞从干得声，《汉书地理志》豫章之余汗，应劭曰：汗，音干，今地正名余干，刻、垓从亥得声，垢、姤从后得声，痕、根、狠、很、限从艮得声，馄、混从昆得声，弧、孤从瓜得声，瓠从夸得声，雚从雈得声，歡、驩、讙从雚得声，廣从黄得声，黄从光得声，炗（光。）从火得声，侠从夹得声，夹或作侠，（公羊注：滕薛侠毂。）《广韵》合字音侯閤切，又音閤，鸽、蛤、閤从合得声，均音古沓切，今语苏州上海读“不合算”之合及土字獮，亦均为古沓切，巂音户圭切，《说文》及《尔雅》郭注之子巂，《广韵》之子鸛，他书作子规，或姊归，又或作子嶲，子鷤，《曲礼》：主视五巂，郑注曰：巂犹规也，谓轮转之度，此可由字之偏旁得声及一字二读而知群母(gh)含有二声也。空侯或作箜篌，即声母 gh 所演化之联绵字，又如：bokhara 旧译蒲花罗，近译布哈拉；tukhara 译作吐火罗；kharassan 译作呼罗珊；khara（契丹蒙古语，义为黑。）元史作合剌，《辍耕录》作哈剌，《元秘史》作合喇；khamil《辍耕录》作甘木鲁，《亲征录》及《元史》作哈密力或甘木里，或合迷里，或合木里，或罕勉力，或渴密里；kharluk《辍耕录》作哈剌鲁，《亲征录》及《元史》作匣剌鲁，或柯耳鲁，或哈儿鲁；gurkhan《辽史国语解》作葛儿罕；《元史太祖本纪》作菊儿汗，《亲征录》作菊儿可汗；kharazm《唐书》作过利，《元史》作花剌子模；karakhitai《元秘史》作合喇乞答惕，《亲征录》作呷辣吸绐，《黑鞑事略》作黑契丹；此皆 kh 母译为二声也。khan 之为可汗，kh 含二声，尤为明显，故可汗或单称汗，其语源当为中国皇字之译音；皇字之古音声母当为 gh，日本读汉音皇字为“クワウ”即 kwaŋ，（彼中无舌根声附韵，凡 aŋ 读为“ウ”即 u。）契丹文“主”字读 kha，即汉语皇帝之皇，亦即可

汗之可;"主殷"字读 khadun,即皇后,亦即可敦;(见王静如氏契丹国字再释。)皆可证也。皇字后世读 huaŋ,在匣母,匣母字古音为 gh,皇字古音当为 ghuaŋ,北族译音如 khan,后中国又转译为可汗,非彼族固有之名号。

《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所载匈奴大长,均称单于,妻号阏氏,刘石之兴,已悉用汉制,而刘渊未称汉王以前,在左国城犹称大单于,石勒未为赵王时,群臣上疏劝进,亦云:以大单于镇抚百蛮,慕容廆于晋怀帝永嘉初犹称鲜卑大单于,符健于东晋称帝,永和七年,称天王大单于,姚苌以孝武帝太元九年,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秃发乌姑(与元魏同出于河西鲜卑。),于安帝隆安三年,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刘渊族裔赫连勃勃亦于东晋末义熙二年,称天王大单于,是鲜卑、氐、羌等,皆袭用匈奴单于旧称,初无可汗名号。可汗之称,始见于《晋书》,乞伏部(陇西鲜卑。)乞伏国仁之祖,号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此事乃在晋武帝泰始以前,盖以东汉末年,北方诸族,日渐南侵,亦日渐汉化,于旧有名号单于之外,译用汉名皇为可汗,事属可能;其后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皆改称可汗不称单于矣。据《周书突厥传》,突厥主讷都六初号即为突厥,后奉讷都六幼子阿史那为主,号阿贤设,其后土门部落稍盛,始通中国,西魏大统十一年(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周太祖遣使至其国,十二年土门遣使献方物,十七年,魏以长乐公主妻之,废帝元年,土门击破茹茹,遂自号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阏氏也。(新唐书云突厥传亦云:至土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或谓可汗乃借自回鹘语,非也,突厥之兴,远在回鹘以前,土门之称可汗,(即近世发见阙特勤突厥文碑文之 bouminkagan。)在与魏互市通婚以后,或自译汉名,或取之乞伏,均有可能,故非借自回鹘,亦非其国语,其国语初号"设",后别部领兵者犹沿用此称,犹之契丹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而其国语则为忒里蹇也,契丹文皇帝为"主圭"读 khaxan,即可汗,皇后为"主殷"读 khadun,即可敦,或为"𤆭丙",读 thθrigan,即忒里蹇,(见王静

如氏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依此,以可汗及可贺皆为汉语皇字之译音,较他说为妥当也。

《说文》云:天,颠也;盖天本象人之颠顶,后用为天地字,初读如颠(d'in),为浊母送气音,后变清母仍为送气音,读t'in,刘熙《释名》云: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按显读呼典切,晓母,今琼州语犹读此音。隓、墮(说文谓墒为隓之篆文,徐铉云:今俗作隳。)陊、乃一字之异形,初读dha,(支歌皆有a韵。)《广韵》哿韵之陊音徒可切,果韵之墮音徒果切,皆在定母;支韵之隓、墮、隳则音许规切,乃在晓母。从台得声之咍,音呼来切,在晓母;嘆、歎从𦰩得声,𦰩在晓母;祝、柷从兄得声,兄在晓母;妒从户得声,户在匣母;鍼、箴、瑊、葴均从咸得声,咸在匣母;咸从丁(口即丁。)得声,丁在定母;从号得声之饕,读土刀切,字或从刀作叨;今湖南华容县语音,读谈如闲,闲在匣母;徒濫切之啗,从呼猎切之臽得声,《说文》云:啗读与含同,按含在匣母,徒濫切则在定母;此皆定母(dh)演为二声之证。敦厚、笃厚诸联绵字,当亦复声母dh之所演化,《说文》云:𦎧,孰也;亯,(隶变作享或亨,篆文作𩫏。)献也;(音许两许庚二切。)反𩫏为𣆪,(古正反一字,训厚之㥫、䈞均从亯,义同反亯。)厚也(胡口切。)䈞,厚也,读若笃;覃,(篆文作𠷎,从𣆪得声。)长味也;𢿭,(隶变作敦或敦。)怒也,诋也。按亯𦎧一字,亯字古本象宗庙形,进羊于庙则为𦎧·𦎧音常伦切,舌上音古在舌尖,乃读同敦,《诗邶风》:王事敦我,毛传云:敦,厚也;《说文》:㥫,厚也,从心亯声,按许自云从亯声,亦当以亯𦎧为一字矣,故隶变作㥫或惇;据此,亯本字有定、匣(或晓)二母读音,其声母自当为dh,亯、享、亨、𣆪、厚与䈞、覃、𢿭、敦、𦎧、㥫、惇二系音读,乃复声母dl之演化也。突厥称皇后曰可贺敦,契丹称皇后曰可敦,(辽史后妃列传云: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脦俚蹇,尊称曰耨斡麽,按脦俚蹇国语解作忒里蹇。)突厥为匈奴之苗裔,不称单于阏氏,而称可汗可贺敦者,似非其国语,而用汉语译音,译皇为可汗或可贺,可或汗译后为敦;后译为敦,犹之䈞从亯得声,敦从享得声,侯韵字古多在虞

韵，(蔡邕胡黄二公颂，尚后武为韵，顾炎武诗本音及唐韵正，均谓后字不当入厚韵，其实古无尤侯幽韵，非独后字非厚韵也。)后读为dhu，阴阳互用则为dhun(敦)矣。

《说文》：鄦，(隶变作鄦)甫侯所封，从邑，無声，读若许；《史记郑世家》：鄦公恶郑于楚，《集解》引徐广曰：鄦音许；按無为舞蹈字之初文，古音与甫同读並母(bh)，(日本读舞字尚如此。)许在晓母，汉时以许为鄦甫，声母bh演化之故也。日本语音，"ハ"(h)"バ"(b)清浊同行，宝、保、榜、版、庖、报、褒、苞、砲、绷、抱、破、八、派、拜、配、半、判、斑、瘢、颁、般、败、俳、本、布、补、朋、蓬、白、伯、柏、北等字均hb二母并读；中国福建语音，凡轻唇字如肥、飞、饭、父、福、腹、覆、乏、法等，口语犹读重唇，文言则均读h母；盖皆为初音声母bh所演化，匕为女阴，牝牡、祖妣(祖妣字说文籀文作𡚱。)字均从之，贵州青岩花苗女阴曰hi，匕(bhi)之变也，(日本语音以"ヒ""ビ"即hi bi为清浊。)hi变为hai(由脂韵变佳皆韵，即英语i韵所谓长短音。)则为广东语女阴之读者。《檀弓》太宰嚭，《汉书·古今人表》作太宰喜；《史记》伯嚭，《论衡》作帛喜，否並母，喜晓母，嚭则並晓二母具备，否喜或帛喜之为bhöi，犹可汗之为khan也，裵回或俳佪，虙羲或包犧，贔屓或奰屓(俗作赑屃)，皆声母bh所演化之联绵字。

守温字母取法于梵文，西藏字母则全袭梵文，其于浊母送气音，如守温字母之群定並，均以ཧ(h)与ག(g)བ(b)ད(d)结合为之，一如英译梵文字母之用gh、dh、bh；《清朝通志》所载《天竺字母谱》，亦以"噶哈""达哈""拔哈"为梵文字母घ(gh)ध(dh)भ(bh)之对音；皆明明合二声为一母也。观中国群定並母之字多演化为二声，则高本汉群、定、並为送气音浊母之说为有据。自来言守温字母者，均以为清母有送气音，浊母无送气音，群、定、並皆不送气音之浊母，今则知其未必然矣。守温字母之群、定、並既为送气音，则群、定、並之相当于梵文字母घधभ，而非ग(g)、द(d)、ब(b)，亦从可知也。

不独群定並之为送气音，余且疑明(m)泥(n)二母字中亦或有送气音者。例如：从毛得声之秏、耗有好、帽二音；海、晦、悔、痗诲从每得声。《周礼·天官》玉府凡亵器，郑注云：亵器，清器虎子之属，按今语亵器曰马子；今语马虎，模糊，亦似声母 mh 所演化之联绵字。云南阿卡人无文字，《车里》著者李拂一氏以罗马字母写其语数十，如口曰 harmhi，鼻曰 naamhi，面曰 mhibyθ，是此族语音之亦有 mh 母也。古语奈何，今吴语曰那哈或那亨，(江苏海门语为 nha)安徽合肥，江苏海门均读那为哈；柰为木名，何为负何字，柰何均为借音。(广韵：柰，果木名；奈，那也，本亦作柰；按柰何字尚书左传庄子均作柰，奈为柰之讹形，唐宋诗词及元曲，均柰那通用，其作奈者，亦即柰也。)古语宁馨，今语那样，宁馨古或作尔馨。(王导与何充语曰：正有尔馨。)或单云馨，(世说新语：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洪迈《容斋随笔》云：至今吴中人语言，尚多用宁馨字为问，犹言若何也；是宁馨用为问词，南宋已然，今语那字读上声，亦为问词，吴语那哈或那亨，合肥海门之哈个，徐州之 heko，绍兴之 haŋko，亦均为问词。奈何或单作奈，或单作何；那哈或单作那，或单作哈，宁馨或单作馨，奈何、那哈、宁馨非皆复声母 nh 所演化之联绵字而何耶？

欧洲语有复声母 mn，例如 mnemosyne，(希腊神话中之记忆女神，后用为“记忆术”之义，法文曰 mnemotechnio，英文为 mnemonics，德文为 mnemonik。)中国古代语音或亦有之。弥从尔得声，弭从耳得声，字或从兒作猊，祢音奴礼切，而祢姓则读如迷，饵读仍吏切，音二，今音则读如米；《方言》：帑亦谓之幏；《说文》：休，没也，应为同音之异文；母乳之妈，变而为乳(而主切)，为嬭，(广韵：嬭，乳也，奴蟹切；博雅云：楚人呼母曰嬭。)今字作奶；(读如嬭，惟吴音读 na。)；合肥、定远读泥如迷，吴音读尾如你，今语读蚁如你，吴语读如米；甲文金文母女二字多同形，其音读不同者，或亦复声母 mn 之所演化者欤！

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古韵读音本不同今韵，无所谓叶

韵矣，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虽知有所分而未能择精语详也；知古声之无舌上、轻唇、娘、日、喻诸母矣，然仍为守温字母所拘，复为等韵所惑，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具有数声者不得其解，乃造为通转之说，唇喉（旧说以舌根声声门声属于牙喉，最为荒谬，牙非发音之节制机关，一切声韵皆出自喉，喉亦非节制机关也。）可通转，唇舌又可通转，一若殷周造字之时，中国人之语音唇舌犹不分明，但嗡嗡汪汪之如蚊蝇犬豕之发音然，否则无解于字之得声，每多唇、舌、舌根声互用也。正确之解释，惟依古音有复声母之说，一字之音本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笃守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此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夷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

（《东方杂志》第34卷，第20、21号，1937年）

上古音的声母

周法高

一、舌上音和正齿音的拟音（略）

二、复辅音声母

关于复辅音声母，问题相当复杂，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如下：

（a）来纽和其他声母结合的复辅音；

（b）心纽、审山纽和其他声母结合的复辅音；

（c）喻以纽和邪纽的上古音；

（d）喉牙音和舌齿音及唇音谐声上的关系；

（e）鼻音和非鼻音谐声上的关系。

a：晓纽和明纽谐声上的关系；

b：泥娘日纽和舌上、正齿三等的关系；

c：舌根鼻音和其他舌根音谐声上的关系。

研究上古音声母的资料，有谐声、又读、假借、异文、声训、连绵字、借贷字、同源语的比较等项；可是以谐声字为最重要。首先利用谐声字作上古声母有系统的研究的便是高本汉。他在《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on-Japanese, 1923）的导论中曾经根据6000个谐声字归纳出若干原则。陆志韦在《说文广韵中间声类转变的大势》（《燕京学报》第28期，1940）一文中，根据《说文》的谐声字来说明《切韵》音的51声母在谐声系统里的相互关系，收集了1021“声”，在《古音说略》（1947）中，又加以修订，收集得声的字9791次，列成一个“《广韵》51声母在《说文》谐声通转的次数”表（pp. 254—256），现在放在附录二，

列为表三。因为陆志韦并没有把不规则的谐声字一一列举出来，只列出其总次数，查对起来很不方便。我又叫研究生林洁明根据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Grammata Scrica Rccensa) 中重新统计一次，收集得声的字7095次，列成附录二的表一和表二，又把例外谐声字一一列举出来，以供研究复声母之用。

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有12068字（一字有二音或三音者，以二字或三字计算），他在表中注明谐声字不规则的现象，例如见纽字和来纽字发生关系就在该见纽字后面注一个1，在该来纽字后面注一个k。他用p表示唇音，t表示舌音，s表示齿音，k表示喉牙音。例如来纽和溪纽发生关系，在来纽下注k而不注k'。此外又有注m，n等字的。有时几个同声符的同音字在一起，只在最后一字后面注明其关系，例如p. 136见纽k行"嘐、膠、漻、摎、〔1-〕"，都从"翏"得声，现在都列入下表中。此外还有晓纽字和明纽字发生关系，董氏拟为*m̥（m的清音）；正齿三等和舌根音发生关系，他拟为舌面后音*k̑等。现在也把它们当作不规则的谐声计算，列入下表，共647字（又舌根音和正齿三等发生关系的，表中没有注明，现在也根据叙论p. 16补录39字）。至于喻以纽有一部分和舌根音声母谐声，董氏拟为*g，计128字，今未列入（如合并计算，则为814字）。百分率为$\frac{814}{12068}$=6.74%（附录二所收高本汉《修订汉文典》中不规则的谐声字670字，百分率$\frac{670}{7095}$=9.44%）。无论如何，不规则的谐声字不会超过10%。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谐声字和声符在声母和韵母方面的关系大体上是有规律的。

〔附表〕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中不规则谐声关系表

（1）来纽1和其他声母的关系

*K（1）咎嘐膠$_1$漻膠$_3$樛闟$_2$卉$_1$屦谷$_2$龚弇筥各京鬲果柬孿$_2$睔$_3$纶$_3$监$_2$监$_3$兼蒹鰜缣禁；*k'（1）膠$_2$京觳泣；

*g（l）咎$_2$璆蟉鹨$_2$蟉$_3$娈龄$_2$；*ng（l）乐歺蔮粀；*x（1）樛$_1$咏呼$_1$評謼$_1$虖嘑㱿虍戲虩；*ɣ'（1）樛$_2$争乎位睔$_1$滥；*（1）弯；

*g ‘(1) 卉₂茱栎绑谷₃；*l(k) 绺翏₁翏₂坴隆乐₂娄娄₂谷₁龙桴痛虏路 僆虑辂略₁雒鸽₁筈駱輅洛罶鉻硌略蝲掠椋椋椋₁凉₁飒₁辌醇椋谅琼凉飒₂璬鬲₂砢羸(裸)䜌阑楝爑鍊湅綀䜌卵啇敿亂䜌₂䜌₃鶑仑履荔珕蓝篮㦨艦䉾擥滥嬚醂慊嫌廉磏羉蝀镰簾慊溓₁穮嫌嫌溓穮溓₃立林。

*p (1) 剥变禀风；*p (1) 龢䜌品；*b ‘(1) 庞；*m (1) 夘鹨缪₁鹨谬缪₃睦尨㧬哤庬駹浝迈讶劢₂蛮瞀万文；*m讶₂讶₁ *l(p)坴乐₂录墬蛎粝厉犽肵粝蛎劢疠蛩粝₃。犖𨚔䜌₂岚林临亩临₂。

*t‘(1)唠撩₂；*t‘(1)莹妯搯(抽)瘳龙离₁，虿獭鳙体咻；*d‘(1)栊隶₁门；*t(1)驂₂；*d(1)聿鄱。

l (t) 里留留₂翏₁翏₂寮乐₂龙离₂赖厉犽贎粝蛎劢厉蛩律丰沴₁駗₂蔺。

*ts(1)子进；*ts‘(t)鼋刃₁刃₂佥；*s(1)使₁使₂数₁数₂数₃麗醴躧灑纚曬屣彉帅₁飒罧罧₂；*l(s)李史坴娄娄₂粱粱麗₁丽麗₂䜌䜌₂䜌₃𣍃猃莶敛检敛₂摺₂

(2) 喉牙音和舌齿音及唇音的关系

(a) 正齿音三等和喉牙音的关系

*k̂ = *t̂(k) 茝胥烝蒸拯钊₁穛₂缴₂舡₂伀支雄枝跂₁汥₁卮只朋(肢)疻氏₁只₂枳₁積咫抧轵祇抵纸坻伎₃伎餈鹍₁脂旨偕指鞊鹃₂稽瞄甄₂邸₂挋葴箴鍼蠘；*k (t) 皴蘪枳稽薹黐臤九羔穛₂感。

*k̂ ‘= *t̂‘(k) 愭(䁔)臭殠₂枢杵处₁处车₂赤郝瘛₁瘽；*k‘(t) 樢技迟 艏区邦敫殸

*ĝ‘=d‘(k)檠俟涘埃竢騃₂示嚅瑠潏₁蟜₂；*g‘(t)祁耆莜瘽祇

*gn= *ń(k)胂厷肉荛饶₁桡蛲娆₁绕₁饶₂绕₂儿；*ng(t)敲螁瓨诣嚚午

x′= *s′(k)收守首狩兽烧₁烧₂赿₁铄鼠瘨黍赦郝₃螫旻₂尚₁珦₁饷声鲞₂蓍尸屍水颐歙湿湿溼

*x (t) 齅殠趫郝捇喜翕向 *j= *ź (k) 丞承巹眂柢氏₂眡菝豉帑视

嗜视$_2$臣茝邸$_1$贤；*γ（t̂）咸

（b）晓纽和明纽的关系

*m̥＝*xm 悔$_1$诲䀲晦悔$_2$黑薨儚瞢$_1$耗朊$_1$怃邩 访$_2$访$_1$威怺微徽焜曶忽曶飔$_1$榴嫪溜匫飔$_2$昏惛$_1$阍婚殙儇惛$_2$惛$_3$

（c）喉牙音和唇音的关系

*p（k）冰驳；*p'（k）䍧；*b'（k）夔$_1$夔$_2$峧犯汜；*m（k）薹盟$_1$袂；

*k（p）棘更更$_2$；*g'（p）髢；*k（m）罔

（d）喉牙音和舌音的关系

*t(k)竹；*t'(k)痴畜$_1$畜$_2$饕貙炭睎欷絺债㴶谄謷贪；*d'(k)唐隤啗蔺罶堀；*n(k)敜念；*k(t)鞫庚巠胗$_2$；*k'(t)堪；*x'(t)畜$_2$娎婎$_1$睢$_1$睢$_2$婎$_2$咦；*γ(t)寏淮帷(匡)。

（e）喉牙音和齿头音的关系

*ts（k）嫛$_1$脥；*ts'（k）造$_1$缫$_1$缫$_2$ *dz'（k）造$_2$自黔龄；*s（k）獄秀稣所卸朔葳薛楔$_2$偰愃损邮恤跛鞁驳铍棽，*z（k）洰$_2$俗松讼邪$_2$衺祥详翔痒庠彗禮镨圆槶睘還繯穗旬洵恂徇焗隰；*k（s）告$_1$告$_2$公擐$_1$洎$_1$剑检；*k'（s）庢$_1$庢$_2$；*g（s）臣羑（诱）莠容邪$_2$洋羊详養痒蛘；*g'（s）垍；*ng（s）牙颣頟嬐验；*x（s）眉绚；*γ（s）矣镮$_1$環還圜擐鐶镮$_2$圜$_2$郎惠姰；*（s）揖。

（3）其他

（a）唇音和舌齿音的关系

*p（t）勹豹䵞杓箹；*b'(t)毫；*m(t)觑；*t'(p)骋；*d'(p)罔龄；*n(p)尼；*k(p)旨

(b)心纽 s 和喉牙音以外声母的关系

*p(s)瞟；*p'(s)篏，*s(p)瑟；*s(m)丧犀；*s(n)镶$_2$

（c）透纽徹纽和泥娘纽的关系

*t'（n）熊丑蠚滩；*n（t）淖

（d）帮滂並纽和明纽的关系

*p‘ (m)；窌奙；*m (p) 貊

现在把有关复声母的问题逐一讨论如下：

(a) 来纽和其他声母结合的复辅音关于其他声母和来纽（*1）的结合。高本汉提出三种可能的拟音：

a. 柬 klan： 阑 glân

b. 柬 kan： 阑 klâm

c. 柬 klan： 阑 lân

他认为“上述的数个可能，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只循一个”(compendium，p. 280，张译本 pp. 182. 183)。接着他又举例说明以上三式之一在哪些例子中较占优势。董同和则认为高氏在拟音中过于信任第一式，董氏认为单就谐声字看，觉得第三式是无往而不利的（《上古音韵表稿》p. 40，在《表稿》中，a 和 c 恰巧掉了一个转儿)。不过董氏为慎重起见，在《上古音韵表稿》里，“凡是到中古读1-的字是寄在1-的地位，到中古读 p-，t-，k-诸音的也分别寄在 p-，t-，k-诸母的位置里，每个字的后面再分注 p-，t-，k-等或1-以资鉴别”（《表稿》p. 41)。

高本汉把来纽和舌根音发生关系的字通常拟作 *gl-，舌根音和来纽发生关系的字分别拟作 *k1-(见)，*k‘1(溪)，*g‘l-(群匣)，*x1-(晓)，* ng1-(疑)等，另一方面，他把喻云纽拟作 *g-，喻以纽和舌根音发生关系的字也拟作 *g-，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p. 32已指出其不妥。如果以上二者又和来纽发生关系，就可能和来纽的 *gl-发生冲突。高本汉遇到这种情形，就故意把喻云纽或喻以纽的一部分拟作 *g-，而不拟作 *gl-，例如：

539a 位 *gi̯wed/jwi-/wei；694ā-d 立 *gli̯əp/i̯əp//li；h 泣 *k‘l i̯əp/k‘i̯əp/k‘i

1125p 药 *gi̯ok/i̯ɑk/yüe；ɑ-c 乐 *nglŏk/ngɑ̊k/yüe，*gl ɑ̊k/lâk/lo

按殷周金文中用“即立”表示“即位”，可见“位”和“立”有语

言上的关系，《上古音韵表稿》p. 242 "位" * *ɣ i̯wəb，p. 212"位" *ɣ(1)i̯wəd，属喻云纽，可以看出在较早的时候(周初或更早)，"位"收 b 尾和"立"音近；到了《诗经》时代，改收 d 或 r 尾了，可是一直都和来纽发生关系。还有"藥"从"樂"声属喻以纽，也和来纽发生关系。高氏却把这两纽的字的l复辅音给取消了，因为他知道如果拟作 *gl-，就会和来纽的"立"和"樂"同为 *gl-了。这和高氏把喻云纽喻以纽相混，可算高氏学说的两个致命伤。所以我在《论上古音》一文中，已决定采取第三式，把来纽拟作 *1-。

雅洪托夫①曾指出二等韵缺少来纽字(在《上古音韵表稿》中，只出现了三个字，即"冷"，"犖""醶")，并且指出二等韵中有一些字和来纽发生关系，因此他假定上古音中二等韵字的介音为 *-1-。至于一等韵中和来纽发生关系的字，他认为本来应该读入二等，例如：一等韵的"各"字，在周代金文中用来代替二等韵的"格"字的。不过他的说法也有毛病，其他的一等字和来纽发生关系的，例如"果" *klwa(谐声字有"裸" *lwa)，是不是本来也是二等字和"咼"同音呢?李方桂师假定二等韵上古具有 *r 介音，我在《论上古音》一文中曾遵用，因为 r 都 l 都是流音(liquids)，可以相通；另一方面，也可以和一等韵的 l 复辅音表示区别，例如："各" *kl ā k，"格" *kr-āk，"洛" *lak。

来纽字和舌音正齿三等相通，特别和送气的清音 t'(透纽和彻纽)相通。在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中，来纽字和透纽相通的有3个，和彻纽字相通的有8个，而和端知、定澄诸纽组通的一个也没有(见附录二附表二)。陆志韦统计《说文》谐声的结果，来纽字和透纽相通的有3个，和彻纽字相通的有17个，知纽2，澄纽7，定纽2，照章纽 2，穿昌纽1，禅纽1，喻以纽11(附录二附表三)。《上古音韵表稿》中，*t(1)-2，*t'(1)-11，*d'(1)-3，*d(1)-(喻以纽)2。我们可以

---

① Yakhontov, "Consonant Combination in Archaic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5th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1960.

看出：*t'-和来纽发生关系的特别多，高本汉拟作 *t'1-，李方桂师拟作 *hl-（l的清音）。我觉得李先生的意见很有启发性，不过我们可以仍然写作 *t'1-。审书纽和来纽相通的，高书有3字：1125"趣""烁""铄"，拟作 *ś1-；如果根据我的拟音，则为 *st'1-。

来纽字和正齿二等及齿头音相通，特别和审山纽相通。附录二附表二（高表）：清纽6，心纽2；审山纽14；附表三（陆表）：精纽3，清纽7，心纽3，邪纽1，照庄纽1，穿初纽1，床崇纽1，审山纽15；董表：*ts'(1)-2，*ts'(1)-4，*s(1)-17。可以看出审山纽和来纽相通的最多 *sl(i)，清纽次之 *ts'1-。

来纽字和唇音相通的，高本汉拟作 *pl-，*p'1-，*b'1，*ml-。我的拟音大致相同，只不过把 *b'1-写作 *b1-而已。

(b)心纽、审山纽和其他声母结合的复辅音

根据附录二附表二高表，和心纽相通的：见纽1，溪纽1，晓纽15，喻云纽2，影纽2，疑纽7，照章纽4，穿昌纽2，禅纽1，审书纽16，床船纽1，喻以纽16，知纽1，彻纽2，澄纽11，透纽2，定纽11，日纽23，泥纽6；附表三陆表，和心纽相通的：见纽3，溪纽2，匣纽9，晓纽17，影纽6，群纽4，喻云纽5，疑纽9，照章纽8，穿昌纽2，禅纽1，审书纽14，床船纽3，喻以纽26，知纽1，彻纽2，澄纽9，透纽3，定纽11，日纽28，娘纽3，泥纽8，帮纽1，明纽3；董表（s 包括心纽和审山纽）：*s(k)-19，*s(m)-2，*s(n)-1。（高陆二表中审山纽除了和来纽相通而外，和他纽相通的比较少，所以没有加以计算；此外，正规的谐声字在附表二的三角形中的恕不列入。）

从上面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上古音除了 *sl-而外，有 *sk'-，*sng-，*sn-等复声母。心纽和审书纽相通的很多，那可能是由于审书纽的上古音是 *st'-的缘故。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为林洁明所发现的，那就是心纽和澄纽（高表11），定纽（11），喻以纽（16）相通的次数很多。如果假定为 *sd-，那么由于同化的关系可能变

成 *zd-，而我在《论上古音》一文中已经把床$_{船}$纽拟作 zd 了。所以我提议拟作 *sr-。①有一点可以支持此说的就是：心纽和喻$_{以}$纽相通的次数很多，我在《论上古音》一文中已经把喻$_{以}$纽拟作 *r-，那么 *sr-和 *r-互谐，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吗？我在《论上古音》一文中，曾经从李方桂师的说法，把照$_{庄}$系拟作 *tsr-，*ts'r-，*dzr-，*sr-（审$_{山}$纽），我在本文上一节已经把这个 r 取消了，所以在这里便不会和心纽一部分字的 *sr-冲突了。同时也不会和二等的 *s(r)冲突，因为这个 *sr 多出现三等韵介音 ji 前。

还有一点，心纽和邪纽相通的，在高表有14次，在陆表也有14次。我在《论上古音》一文中曾经把邪纽拟作 *z-。现在我觉得应该拟为 *rj-或 *rji-（说见下文），那么心邪的相通，不就是 *sr-和 *rj 的相通吗？此外，用 *sr-而不用 *sd-还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可以节省一个音位。由于 *z 只出现于 *d 之前（*zd-）或后（*dz-），所以 *z 实际上是/s/的同位音。如果另外有一个 *sd-存在，那么 *s 和 *z 就构成对比了。

此外还有两个用音位/s/构成的复辅音，可是每一个都相当于《切韵》的一个声类，算是有规则的演变，那就是 *st'-（审$_{书}$纽）和 *zd-（床$_{船}$纽）。周祖谟《审母古音考》（《问学集》pp. 120—138）说：审母……三等字之古音，钱大昕《养新录》以为古与心无别，黄季刚《音略》则以为古与透相合。此从经籍异文及书传音训可证上述之字古代均曾与舌音塞音一类相通。其音值虽不易确定，但若从高氏之拟音，古读为ś，则与以上诸母之音相去过远矣。然而今之审母三等字尚有一类不可详考者，其古音盖读与心母相近。……故今定审母三等之古音为两类：说世为一类，手束为一类。唯音随时变，语有

① 李方桂《上古音讲义》p. 54："这种心母字跟端透定谐声的，虽然数目不多，但也还是有的，这些字如果采用一个方法去解决，也许方便一点儿。不过这方面非常困难，我只能提出一点儿意见。如果想更进一步知道详细的情形，我们还要花些工夫来研究这个问题。"

递转，说世一类字秦汉以前必已有由舌部塞音转为ś者，故施可以读如斜，舒可以读为徐。又伸古当读为舌音，而屈伸字经籍中每每作信。如《周礼·考工记·鲍人》云："引而信之。"《礼记·儒行》云："竟信其志"。信皆读如伸。信古为心母字，信 s 伸 ś 音近，自得通假。同例商之后代名曰宋，司徒或作申徒，皆其类也。复次，审母字尚有少数字由牙喉音及泥娘日诸母转来者，如饷之从向，檟之从贾，烧之从尧，谂之从念，摄之从聂，鼋之从尔，恕之从如，或为音变，或为古人谐声之变例，今不能竟其详矣。(pp. 128、129)

我在《论上古音》一文中，从李方桂师之说，拟为 *st'-，对于周祖谟所举出来的两种现象，都可以解释了。周氏把审母三等字分为两类，又说有例外(如"伸"和"信"相通)，也是不必要的。至于周氏所谓少数字和牙喉音相通，当与其他声母合并解决(见下文)；所谓和泥娘日诸母相通，实际上可以拟作 *st'n-，[①]和 *t'n-合并处理。

至于床船组，我在《论上古音》一文中从陆志韦的说法把他的中古音拟作ʑ-，和禅组掉了一个转儿；他的上古音拟作 *zd-，和审书组的 *st'-相配，实际上这个 z 和 s 是一个音位，假使我把邪组改拟作 *rj-的话。

(c)喻以组和邪组的上古音

我在《论上古音》一文中，从李方桂师的说法把喻以组拟作 *r-和 *gr-。不过李先生是主张邪组拟作 *rj-的，他主张喻以组出现在没有介音 *-j-的音节中，例如：喻以组的"羊" *rang，邪组的"祥" *rjang (《上古音讲义》pp. 41-42)。我在《论上古音》一文中把邪组和《切韵》音一样仍然拟作 *z-。

邪组和喻以组的确很相近，根据董同和的《上古音韵表稿》，邪

① 李方桂《上古音讲义》p. 54："我们相信在古代的时候，可能有 *sn-这类的复声母。这类复声母后来变成审母(ṣ-)，也有变成心母(s-)的。比方说"曩"n-："襄"s-。为甚么一部分变成审母，一部分变成心母？我现在还不敢说。"

纽字130个，其中和舌根音发生关系的有26字，约占邪纽总数五分之一。喻$_{以}$纽519字，和舌根音发生关系的有128字，占总数五分之一强。邪纽和喻$_{以}$纽中和舌根音发生关系的字，二者的比数也差不多。不过邪纽和心纽（*s）字发生关系的，如：邪纽"祠"、"词"、"嗣"，并从心纽"司"得声；心纽"珣"、"郇"、"帱""恂""洵"、"筍""咢"，并从邪纽"旬"得声。刘赜《"喻""邪"两纽古读试探》(《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谓"《说文》所载喻纽字384，邪纽字108"，并下结论说：

一、"喻""邪"两纽互相通转者至多，关系至为密切。

二、与其他各纽相通转者，除极少例外，有"喻"，必有"邪"，有"邪"亦必有"喻"。

三、两纽与他纽相通转最多者为舌头透、定与舌上彻、澄、照、穿、神、审、禅；其次为喉音晓、匣、见及齿音从、心诸母。而通齿音者，"邪"又多于"喻"。

四、两纽以中古音言之，凡与以上各纽通转者多，得音理之正，其他通转少者，则其变例也。

五、"喻""邪"两纽，盖同源而异派。其初并隶舌头送气或不送气，后则舌音失落，"喻"转入喉，"邪"变为齿。其始同源，故互相通转，后虽异派，仍互相掺染。(p. 135)

根据附录二附表二高表，喻$_{以}$纽出现649次，通谐心纽16次，邪纽24次；邪纽出现142次，通谐心纽14次。附表三陆表，喻$_{以}$纽出现1010次，通谐心纽26次，邪纽37次；邪纽出现199次，通谐心纽14次。可以看出邪纽和心纽，关系密切，所以我在《论上古音》一文中把邪纽拟为 *z-。我在本文前面 b 节已经说明心纽有一部分字拟作 *sr-，现在如果把邪纽和舌齿音相通的那一部分拟为 *rj-，邪纽和喉牙音相通的那一部分拟作 *ɣrj-，这便不觉得奇怪了。至于喻$_{以}$纽和舌齿音相通的那一部分，不妨拟作 * ri-；喻$_{以}$纽和喉牙音相通的那一部分，不妨拟作 *ɣri。

(d)喉牙音和舌齿音及唇音谐声上的关系。

董同和在《上古音韵表稿》(pp. 15—17)中提出了舌根音和正齿三等谐声上的关系，他结果假定出了一套音：*k̂-(照$_{章}$纽)*k̂‘-(穿$_{昌}$纽)、*ĝ‘-(床$_{船}$纽)、*x́-(审$_{书}$纽)、*j-(禅纽)。他的理论根据是：

第一，有这么许多tŝ-系字是专门跟k-系谐声而又与t-、t̂-两系绝缘，就很难说是例外了。其次，转换互谐的例像

旨tś-：耆g‘-：嗜ź-　臣ź-：臤k-：肾ź-之类的又足以表示这种接合不能视作偶然。末了，说上古三等韵的k-系声母也颚化已经是够冒险的，而况事实上更有好些一、二、四等的k-系字同在跟tś-系相谐呢？(如上面的“郝”xâk“羔”kâu为一等音；“咸”ɣăm“臤”kăn为二等音；“敫”k‘iek“稽”kiei为四等音。)所以这些字中间的关系更不是颚化的舌根音跟舌面音的关系。

董氏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漏洞，除了他为了几十个字而增加了五个音位这个缺点而外。第一，《表稿》p. 212微部阴声合口脂韵：“*t̂-佳萑雏锥，*t‘-推$_2$蓷$_2$，*ź-谁脽”，他在“佳”字后面还加注了〔k-〕。他所以不把这些字归入*k̂-、*k̂‘-*x́-之下的缘故，就是因为从“佳”得声的字有不少归入舌头舌上音的。可是另一方面，晓纽*x-的睢$_2$婎$_1$睢$_3$婎$_2$，喻$_{云}$纽*ɣ-下的“帷”，他都在后面加注〔t-〕。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第二，舌根音除了和正齿三等相通外，也和舌头舌上音相通。根据附录二附表二高表，正齿三等(1198次)和舌根音相通的有51次(约占1/20)，舌头舌上音(1786次)和舌根音相通的有30次(约占1/60)；附表三陆表正齿三等(1637次)和舌根音相通的有136次(约占1/12)，舌头舌上音(2231次)和舌根音相通的有84次(约占1/26)。照比例看后者是比较少，可也不是太少到不值得计较，特别是喻$_{云}$纽和定纽在高表有9次，在陆表有7次；董表*t‘(k)-有14字，*d‘(k)-有6字，*x(t)-有7字，*ɣ(t)-有3字(定纽从喻$_{云}$纽“炎”得声的16字并未计入，因为“《广韵》炎字仅平声于母一

音，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又去声喻母”)。这也不能完全不管。李方桂师认为董氏这个假定是站不住的，他认为这类舌根音和正齿三等的字大多数是从 *stk-演变出来的(《上古音讲义》p. 34)。究竟上古音有没有 *tk-，*t‘k-，*dg-，*st‘k-等复辅音，这倒是一个问题。假如有的话，倒可以连舌根音和舌头舌上音的谐声关系都可以解决了，不像董说只能解决一部分。我另外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和舌根音发生关系的舌音和正齿三等前面有一个喉塞音：*・*t-、*t‘-、*d-、*st‘-?起码我们可以这么写。

(e)鼻音和非鼻音谐声上的关系

a. 晓纽和明纽谐声上的关系

有一部分晓纽字(大部分是合口字)用明纽字作声符，附录二表二高表有40次，表三陆表有37次，董表有37字。高本汉拟作 *x m̥-，董同和拟作 *m̥-(m 的清声)，李方桂师拟作 *h m̥-，认为读作 *m-。我现在拟作 xm-，读作 *m̥-。

b. 泥娘日纽和舌上正齿三等的关系

和泥娘日纽发生关系的，附录二表二高表照$_{章}$纽7次，禅纽1次，审$_{书}$纽4次，知纽4次，彻纽14次，透纽12次；表三陆表照$_{章}$纽10次，穿$_{昌}$纽3次，禅纽1次，审$_{书}$纽10次，知纽6次，彻纽17次，澄纽1次，端纽1次，定纽1次。高本汉有 * t̂ n-(467)准和 *t‘n-，李方桂师把 *t‘n-写作 *hn-，认为是 n 的清声。我现在拟作 *tn-(照$_{章}$纽，知纽)，*t‘n-(透纽、彻纽)，*st‘n-(审$_{书}$纽)。

c. 舌根鼻音和其他舌根音的谐声关系

翻开附录二的附表，就可以发现舌根鼻音和其他舌根音的关系，远比其他鼻音不同。表二高表疑纽和其他舌根音(包括影纽)发生关系有83次，表三陆表147次。同时在一、二、四等韵中，舌根音缺少一个浊音声母，高本汉把匣纽(出现于一、二、四等韵)和群纽(出现于三等韵)合并为 *g‘-，喻$_{云}$纽和一部分喻$_{以}$纽(二者皆出现于三等韵)拟为 *g-；董同和把匣纽和喻$_{云}$纽合并为 *g‘-，群纽为 *g‘-，

喻$_{以}$组的一部分为 *g-。我把匣组和群组合并为 *g-①喻$_{云}$组为 ɣ-。

高本汉提出一个假定，他说：

Arch. g-只出现于 i 之前，且大多数和 w 在一起：如“馌” *gi̯ap，“王” *gi̯wang 等。而不出现于其他元音之前，我们不能拟一些 *gân，*gung，*gən 等。看来，这现象似乎有点不正常，显然本来应该有这类字的存在，但在中古韵以前已经转入他组了。我极怀疑这一类字实在已隐入中古声母颇大的 ng-组之中。“干” Anc. kân是“岸”Anc. ngân 的声符，那么很可能“岸”的上古音便是 Arch. *gân。后来变为 ngân，但因为我们没有充分严密的证据，我们只得视为悬案。(compendium，p. 275，张洪年译本 pp. 169、170)②陆志韦主张上古的鼻音读作鼻音加塞音，如 *mp-，*mb-，*nt-，*nd-，*ŋk-，*ŋg-等，他认为“据反切，*mp，*mb 的证据最为薄弱，而 *ŋk，*ŋg 的例子最多”，(《古音说略》p. 282)不过陆氏 *nt-，*nd-，*mp-，*mb-的假定似乎弁无需要，只需要个 ŋg 就可解释了。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鼻音可以和跟它相当的非鼻音谐声。现在我们很难加以判断，只好存疑而已。

---

① 根据附录二表二高表，匣组共出现696次，和匣组发生关系的，见组276次，溪组49次，影组16次，晓组25次，群组14次，喻$_{云}$组19次。根据表三陆表，匣组共出现1032次，和匣组发生关系的，见组289次，溪组64次，晓组46次，影组46次，群组22次，喻$_{云}$组27次。从统计数字上看，匣组和喻$_{云}$组的谐声关系比和群组要密一些；可是另一方面，匣组和见组的关系如此之多，远比晓组和见组(高表51次，陆表82次)或喻$_{云}$组和见组(高表14次，陆表19次)要多上好几倍，还不足够使我们假定匣组的上古音为 g 吗？

② 关于喻$_{云}$组在一、二、四等韵中的来源问题，有种种不同的推测。罗莘田师曾经引用李方桂师一个非正式的说法，以为“匣类字有两个上古的来源：(a)和 k- kʻ-谐声或互读的是 *gʻ-；(b)和 x-谐声是 *ɣ-”(罗常培《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史语所集刊》八本一分，1939)。陆志韦也认为“有些匣母字一定是从破裂音变出来的”。(《古音说略》p. 278，又参 p. 259)。不过董同和认为不容易把两种来源分出来(《上古音韵表稿》p. 38)。认为匣组和喻$_{云}$组相配，群组另有来源。李荣在《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中国语文》1965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我们根据现代方言的对应关系，可以假定《切韵》时代有的方言群母出现的范围较广，一、二、四等也有群母”(p. 337)。不过他所指出的例字只有13个字，不足据为典要。高本汉的解释也不容易得到证明。我把喻$_{以}$纽、邪纽和舌根音相通的一部分拟作 *ɣ(r)-，倒可以弥补一部分缺陷。

三、上古声母总结

根据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把上古到《切韵》声母的演变列成一表如下：

*p〔*pl，*p(r)〕，*p‘〔*p‘l，*p‘(r)〕，*b〔*bl，*b‘(r)〕，*m〔*ml，*m(r)〕，→ p(帮)，p‘(滂)，b(並)，m(明)；

*t〔*tl，*t(r)，*t〕，*t‘〔tl，*t‘(r)，*t‘n，*·t‘〕，*d〔*dl，*d‘(r)，*·d〕，n〔*n(r)〕 →
- t(端)，t‘(透)，d(定)，n(泥)〔一等韵(无介音)四等韵(*e 介音)前〕；
- ṭ(知)，ṭ‘(彻)，ḍ(澄)，ṇ(娘)〔二等韵(*r，*ri 介音)，三等韵(*i 介音)前〕；
- tś(照章)，tś‘(穿昌)，dź(禅)，ń(禅)，(日)三等韵 *ji 介音，*j 介音前〕；

*st‘〔*st‘l，*st‘n，*·st‘〕，*zdś
- (审书)，ź(床船)〔只出现于三等韵(*ji，*j 介音)前〕；

*ts〔*ts(r)〕，*ts‘〔ts‘(r)〕，*dz〔*dz(r)〕，*s〔*sl，*sr，*sn，*sk‘*sng〕
- *11(来)；
- ts(精)，ts‘(清)，dz(从)，s(心)〔一等韵(无介音)，四等韵(*e 介音)前〕；
- tṣ(照庄)，tṣ‘(穿初)，dẓ(床崇)，ṣ(审生)〔二等韵 *r，*ri 介音，三等韵 *i 介音前〕；

*k〔*kl, *k(r)〕,

*k‘〔*k‘l, *k‘(r)〕, ⎧k(见), k‘(溪), ng(疑), x(晓),

*ng〔*ngl, *ng(r)〕, ⎨j(喻云)〔喻云纽只出现于三

*x〔*xl, *x(r)〕*r, ⎩等韵 *i, *j 介音前〕, (影);

·〔·l, *·(γ)〕

⎧ɣ(匣)〔一等韵(无介音), 二等
韵(*r, *ri 介音), 四等韵

*g〔*gl, *g(r)〕⎨(*e 介音)前〕;

*g(群)〔三等韵 *ji 介音,
⎩*i 介音, *j 介音前〕;

*r, *ɣr→o(喻以)〔出现于三等韵 *i 介音前〕。

r, ɣr→z(邪)〔出现于三等韵 *ji 介音, *j 介音前〕。

表中需要说明的如下:

①一套声母在上古和《切韵》间只是个别发生关系,例如 *p〔*pl-, *p(r)-〕→p(帮)等等,表示上古的 *p, *pl, *p(r),在中古都变成 p。

(2)复声母 r 有好些处是在括弧中的,表示这个 r 是二等韵的介音。

(3)z 只是音位/s/的一个同位音(allophone),出现在 d 的前面或后面;在其他的地方都是 s。

我们又可以从复辅音的第二个成份加以分析:

(1)用l作复辅音的第二个成份的,有: *pl, *p‘l, *bl, *ml; *tl, *t‘l, *dl, *st‘l, *sl, *kl, *k‘l, *gl, *ngl, *xl, *ɣl, *·l 等:当来纽和其他声纽发生谐声关系的时侯,如果其他声纽已有 r 音,就不必再加l。

(2)用 r 作复辅音的第二个成份的，有二种情形：一种是二等韵字，有：*pr，*p‘r，*br，*mr；*tr，*t‘r，*dr，*nr；*tsr，*ts‘r，*dzr，*sr；*kr，*k‘r，*gr，*ngr，*xr，*ɣr，*·r 等。另一种是二等韵以外的，有：*sr，*ɣr 和 *r(可以出现在三等韵)。

(3)s 作复辅音的第一成份，除了 *sl(多出现于三等韵 i 介音前，这个 s 变成《切韵》审以纽ṣ的一部分)，*sr 而外，还有 *st‘(即审书纽)，*sd(写作 *zd，即床船纽)，*sn，*sk‘(多和晓纽字通谐)，至于 *ts，*ts‘，*dz 等塞擦音，通常不认为是复辅音。

在演变方面，也可以归纳出下面几个原则：

(1)复辅音的第二(或第三)个成份 *l，*r，*n，*ng，*k，*t，*t‘，*d 等，在汉以后大都失落了，而保留第一个成份；只有在 r 前面的浊舌根擦音 ɣ 却失落了，后来连 r 也不见了。

(2)在上古音 a 类元音中，介音 *r 可以促成元音移前，而变成《切韵》的 a，和一等韵《切韵》的后元音 ɑ 来区别；二等韵的介音 *ri 更进一步可促成元音的偏低，而变成《切韵》的 æ。在上古音 ə 类元音中，介音 r 可以促成元音移前，而变成《切韵》的 æ(在 i 韵尾前，变成 ɛ)。在上古音 e 类元音中，介音 r 可以促成元音偏低，而变成《切韵》的 æ。

(3)审书纽的 *st‘在介音 j 或 ji 之前使 s 颚化而变成ś。同样的，床船纽 *zd 变成ź。

(4)喻以纽 *ɣr→r→i，第一步是和喉牙音发生关系的喻以纽字失去了 ɣ，就和另一大部分喻以纽字合并为 r，第二步 r 颚化逐渐变成擦音。Nagel 在《根据陈澧切韵考对于切韵拟音的贡献》①一文中假定喻在三等＝j，在四等＝ζ，他说：

① Paul Nagel，“Beiträge zur Rekonstruktion der《切韵》Ts‘ieh-yün-Sprache auf Grund von”陈澧 Chén Li’s《切韵考》“Ts‘ieh-yün-k‘au”*T‘oung pao*，Vol. XXXVI. 1941，pp. 95—158. 周法高《古音中的三等韵兼论古音的写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 p. 219，又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p. 141。

应该引用一个希腊字母ζ(zeta)当做这个不明了的声音记号，第一、因为这个符号和ts'，dz'，s，z的行列在一起，并且第二、因为ζ在语音学上还没有用做固定的语音符号，如φ，普通用作浊摩擦齿间音，它临时放在这儿，不管这个ζ是一个齿间音φ或是一个弱的z或dz。在较晚的中古音，ζ必定失去了或是变成j，所以人能够把ji-和ζi-一齐放在喻jü(ζ i̯ u)纽。

在现代方言里只有安南译音在j-和ζ-之间有区别。mc. ζ-在开口合口无例外地变做安南音d-(读作z-)；mc. j变作安南音v-，并且在合口也是无例外的，此外在开口(mc. j-仅很少地出现)也变做安南音h-。(p. 109)

安南音把喻以纽写成d，Nagel把它拟成ζ，我想可能是由r变成的齿擦音。

(5)邪纽由于出现在三等韵j介音之前，第一步把和舌根音舌音发生关系的邪纽字*ɣr(j)-的ɣ失去，而变成*r(j)-，和另外的邪纽字一样。第二步*r(j)-变成擦音z。下面举几个例字，可以说明喻以纽、邪纽和舌根音的关系：

见纽："姜"*kjang 喻以纽："羊"*ɣriang，邪纽："祥"ɣrjang(汉人说"大吉羊"，就是"大吉祥")；

见纽："谷"*klewk 喻以纽："欲"*ɣriewk，邪纽："俗"*ɣrjewk(毛公鼎说"俗我弗作先王忧"，假"俗"为"欲")；

疑纽："牙"*ngraɣ 喻以纽："余"*riaɣ，"邪$_1$"，*ɣriaɣ，邪纽："邪$_2$""斜"*ɣrjaɣ。

透纽："通"*t'ewng 喻以纽："甬"*riewng，邪纽："诵"*rjewng.

(6)匣纽*g-在较后时变成擦音ɣ-，而和喻云纽合并成一个音位。喻云纽在更后时再由于介音i的影响颚化成《切韵》的j，在唐代中叶以后，喻云纽和喻以纽再合并，而使j的有无变成无关紧要，以至于现代中国人分不清英文year和ear的区别。

(7)舌头、舌上、正齿三等的三个声母加上日纽在上古合并成为 *t-，*t‘-，*d-，*n-，这样一方面证明了钱大昕“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的学说，另一方面证明了章炳麟的《娘日归泥说》。*t-等在 e 介音之前仍然保留，便是《切韵》的端纽等；在 *r 或 *ri 介音或 *i 介音前硬化成为齿上音ṭ等，便是《切韵》的知纽等；在介音 j 或 ji 之前颚化成为 t̂等，再变为塞擦音 tś，便是《切韵》的照章纽等。

(8)在一些方言中，从纽 dz 和邪纽 z 不分，禅纽 dź和床船纽ź不分（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谓“南人”的音，梁顾野王《玉篇》的反切都是如此；晚唐守温的《韵学残卷》床船纽和禅纽不分），不过在《切韵》和初唐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中保留很明显的分别，二者绝非因袭，也非偶合，而是根据实际语音的。

(9)关于 t 组和 k 组通谐的现象，我因为不敢拟成 *tk-等相当怪的组合，所以暂时在 t 组声母前加上一个点表示喉塞音，这个喉塞音在稍后的时候都失落了。

(10)李荣《切韵音系》添出一个俟纽，作为正齿二等审山纽的浊音；董同和也有同样的意见。按俟纽只有“漦”“俟”“涘”几个字，在上古都和舌根音发生谐声上的关系，董同和《表稿》归入 *ĝ‘，和床船纽一部分字相同。拟作 *·r(i)→r(i)→ź。

以下为了明了起见，再将前面的“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中不规则谐声关系表”中的复声母拟音，换成我的拟音，并且略举一些例字如下（等号前面的是董音，等号后面的是我的拟音）：

(1) *k(l) = *kl(各)，*k(r)(胶₁)；*k‘(l) = *k‘l(泣)，k‘(r)(胶₂)；*g‘(l)=gl(璆)；

*ng(l) = *ngl(萂)，*ng(r)(乐)；*x(l) = *xl(虍)，*x(r)(哷)；

*ɣ(l) = *ɣl(位)，*ɣ(r)(夅)；*g(l) = *ɣ(r)(荣)；*l(k) = *l(路)。*p(l) = *pl(变)，*p(r)(剥)；*p‘(l)

= *pl'(鲽); *b(l) = *b(r)(庞); *m(l) = *ml(睦), *m(r)(卯); *l(p) = *l(厉)。*t(l) = *tl(嘮); *t'(l) = *t'l(宠) *t'(r)(獭); * t̂(l) = *tl(j)(驂₂), *d(l) = *ɣ(r)(聿), *l(t) = *l(龙)。*ts(l) = *tsl(子)?; *ts'l(佥)?, *s(l) = *sl(使); *l(s) = *l(吏)。

(2) *k̂ = *·t(j)(支), *k(t̂) = *k(枳); *k̂' = *·t'(j)(杵), *k'(t̂) = *k'(迟); *ĝ' = ·zd(示), *ɣr(i)(俟), *g'(t̂) = *g(祁); *gn = *·n(j)(荛), *ng(t̂) = *ng(诣); *x́ = *·st'(赦), *x́(t̂) = *x(郝), *j = *·d(j)(视)。*m̥ = *xm(晦)。*p(k) = *·p(驳); *p'(k) = *·p'(萹); *b'(k) = *·b(爽), *m(k) = *·m(袂); *k(p) = *k(棘), *g'(p) = *g(髮)。*t(k) = *·t(竹), *t'(k) = *·t'(贪), *d'k = *·d(唐), *n(k) = *·n(念), *k(t) = *k(庚), *k'(t) = *k'(堪), *x(t) = *x(睢₁), *ɣ(t) = *g(淮), *ɣ(惟)。*ts(k) = *·ts(睐), *ts'(k) = *·ts'(造), *dz'(k) = *·dz(黔), *s(k) = *sk(所), *z(k) = *ɣr(j)(松); *k(s) = *k(告); *k'(s) = *k'(厂金), *g(s) = *ɣ(r)(容), *g'(s) = *g'(坩) *ng(s) = *ng(牙), *x(s) = *x(绚), *ɣ(s) = *ɣ(矣), *·(s) = *·(揖)。

(3) *p(t) = *p(r)(豹)。*p(s) = sp(䁖)?, *p'(s) = *sp'(簸); *s(p) = *sp(瑟), *s(m) = *sm(丧), *s(n) = *sn(镶)。*t'(n) = *t'n(态)。

以上有好些复辅音不见于我前面的表中,那是因为我还未敢自信。又有少数见于上表的字,而我没有拟音,我想可能有一些是极不规则的谐声,不能因为有一两个字就另拟一个音,这实在是很

危险的事。古人说："例不十，法不立。"我在前面声母表中所列的音，如 *sr 等，都是有好些个例子才订的，不是随便标新立异的。

（节选自《论上古音和切韵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3卷第2期，1970年）

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s-声字

梅祖麟　罗杰瑞(Jerry Norman)

闽北建阳、建瓯、邵武、永安这几个方言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若干中古的来母字，此地白读是清擦音s-①。我们认为这个s-的来源是上古Cl-型的复辅音。理由是(1)其它可能想到的假设都不足以解释此现象，(2)这些字大多数可以找到明确的古有复辅音的证据，(3)越语台语藏语中也有类似的变化。

目前只找到十七个这样的字。

	建阳	建瓯	邵武	永安
(1)芦	꜁so	꜁su	—	—
(2)露	so꜅	su꜅	—	sau꜄
(3)篮	꜁saŋ	꜁saŋ	san꜆	꜁sõ
(4)六	so꜇	—	su꜆	—
(5)雷	꜁sui	꜁so	—	—
(6)螺	꜁sui	꜁so	soi꜆	꜁sue
(7)老	seu꜄	se꜅	—	—
(8)卵	suŋ꜄	soŋ꜅	꜂son	—
(9)貍	—	꜁sɛ	—	—
(10)留	꜁seu	—	—	—

① 潘茂鼎等"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中国语文》1963年6月(总127号)页479，黄典诚"建瓯方言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57,Ⅰ)页255，都提到这个现象。本文作者之一罗杰瑞1966—1968在台湾调查过建阳、建瓯、邵武资料，见伯克莱加州大学1969年的博士论文。

(11)刘	꜁seu	—	—	—
(12)笠	—	sɛ꜄	—	—
(13)郎(女婿)	꜁sɔŋ	꜁soŋ	—	—
(14)聋	꜁soŋ	꜁soŋ	suŋ꜄	—
(15)李(李子)	—	sɛ꜄	꜂se	꜁šia
(16)两	sɔŋ꜄	—	—	—
(17)鳞	꜁saiŋ	꜁saiŋ	—	꜁šĭ

这个清擦音的来源,可能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我们曾从中古音着想,发现几个最容易想到的假设都不能成立。

声母既一致是来母而来母字大多数在闽北方言中读l-,可见中古声母决非演变条件。再看韵母:

	转	摄	开合	等	四声	韵
芦	内	遇	合	一	平	模
篮	外	咸	开	一	平	谈
露	内	遇	合	一	去	暮
六	外	通	合	三	入	屋
雷	外	蟹	合	一	平	灰
螺	外	果	合	一	平	戈
老	外	效	开	一	平	晧
卵	外	山	合	三	上	缓

貍	内	止	开	一	平	之
留	内	流	开	三	平	尤
刘	内	流	开	三	平	尤
笠	外	深	开	三	入	质
郎	外	宕	开	一	平	唐
聋	外	通	合	一	平	东
李	内	止	开	三	上	止
两	外	宕	开	三	平	阳
鳞	内	臻	开	三	平	真

由上表可见开合等第内外四声都不足以解释此现象。

另外一个假设是方言混杂,例如甲方言来母一律读s-,乙方言一律读l-,然后混杂成这种现象。这个假设成立的可能性不大。闽北,这几个方言有许多读l-的常用俗字,例如"来"建瓯꜁le,建阳꜁le,邵武꜁li。这类字的因袭性很强,所以早期闽北来母就有 *l-, *s-两

声，换言之，闽北以及其他地域都不见得会有来母全读 s-的方言。

由前列字表可见 s-声在上述方言中个别的由于方言间的假借而被 l-所替代。例如建瓯‘六’꜁ly 是前高元音，显然是借自非闽语；比较福州 lɸiʔ꜇，厦门 lak꜇，潮州 lak꜇。我们也可以想像早期闽北还有很多由 Cl-变来的 s-声字，后来不断地为 l-所替代，结果只剩下少数。再作实地调查，大概还可以找出一些例字来。

邵武的来母 s-声字一律读阴调。上声在邵武口语中无阴阳之别，值得注意是平入两声的阴调。阴调一般来自清声母，因此我们猜想邵武来母 s-声的前身是个清的 l-，写作 *lh-。

这个假设有若干旁证①。福州、隆都、邵武这几个方言以 m- n-为声母的去声字，一部分属阴去，一部分属阳去，而邵武平入两声亦有分属阴阳两调的现象。

	福州	隆都	邵武
面	miŋ꜄	min꜄	min꜄
梦	mɸiŋ꜄	muŋ꜄	muŋ꜄
妹	mui꜄	muai꜄	mei꜄
口(叶子)	nioʔ꜇	nuaʔ	nio꜆
年	꜁nieŋ	꜁nian	nin꜆
肉	nyʔ꜇	nuk꜇	ny꜆
目	mɸiʔ꜇	muk꜇	mu꜆

由此可以推测早期闽语有两套鼻声母，一清一浊：*mh-，*m-，*nh-，*n-，l-与 m-，n-同属次浊，也应该有清浊两种。然而邵武以 l 为声母的字却没有分属阴阳两调的现象，而邵武的来母 s-声字反而属阴调，正好和 l-声的阳调字配合，由此可见这种 s-的前身是 *lh-。“露”字建瓯、建阳读 s-，而福州读阴调，正是 *lh-的力证。

① 详见 Jerry Norman，“Tonal development in Min”(未发表)

	建瓯	建阳	福州
露	su꜄	so꜄	lu꜄

建瓯、建阳、永安 *lh-变成阳调 s-声。

综合以上几点，来母 s-的来源是：

$$*\mathrm{cl}\begin{cases} *\mathrm{lh}\begin{cases}\mathrm{s}(\text{建瓯、建阳、邵武、永安})\\ \mathrm{l}(\text{其他闽语})\end{cases} \\ \mathrm{l}(\text{其他方言})\end{cases}$$

现在就要提出这些字古有复辅音的证据。我们所用的材料，大部分是前人引用过的①，现在汇集在一起，有些非汉语的材料却是比较新的。

(1)蘆 Bl-

"盧""膚"并谐"虍"字，《说文》"膚，籀文臚"金文"臚"作"膚"，"鑪"作"铺"②，盧国的"盧"作"膚"又作"鄘"③，《婴次盧》"膚"作④，从膚从皿，可知"盧"古读 Bl。

"蘆"的意思是蒲苇，又称蒲蘆。"蘆"见《淮南子·修务训》"衔蘆而翔"注"未秀曰蘆，已秀为苇"。"蒲蘆"见《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盧也。"旧注根据《尔雅》释为"蜾蠃"是一种虫，沈括以为是蒲苇，朱熹从之，上文既说"地道敏树"当以沈义为胜。如此"蒲蘆"就是"蘆"的慢声。"櫨"又称"欂櫨"，《说文》"欂，欂櫨，柱上枅也"，又"櫨，欂櫨也"，"櫨"字单用见《鲁灵光殿赋》，《景福殿赋》，"欂櫨"见《淮南子》。(见王广庆前引书)

(2)露 Gl-

汉语本身，只有"路""各"谐声，证据稍为薄弱。汉越语"露"

---

① 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语言学论丛》；吴其昌"来纽明纽复辅音通转考"《清华学报》，7卷1期(1932)，页47-110；王广庆，《复音互用发征》(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台北，1963)

② 容庚，金文编，页272，221，711

③ 《闻一多全集》，1，页359

④ 《闻一多全集》，I，页359

（“显示”义）读 lô，是唐代的借字，但 Rhodes 神父1649年所著的《安南拉丁字典》载有 blô，tlô 两音，马伯乐认为来自古汉越语①。

“路”高本汉上古音 glâg 倒有不少复辅音痕迹。广西全州瑶语“路”kla³②；原始缅语“路”的量词 *khya③可能来自 khla；“路”越南 sâ，和越语关系极密切的 Muong 语读 khá④，马伯乐早就指出越南 s>Cr，“路”在越语的古读该是 *kr-⑤

（3）篮 Gl-

“篮”字“监”声，谐“监”的“篮”字 * glâm 与原始台语的 *ɣraam音义都合。越语“蓝”chàm，“腊”chạp（腊月）都是低调，复辅音中第一个辅音是浊音。

（4）六 dl-⑥

“六”藏文 drug，缅文 khrok，原始台语 *xrɔk，都有复辅音。

“六”字大写作“坴”，后来作“陸”。“坴”见汉建武所铸的《汉卫鼎》文“卫鼎容一斗二升，重七斤 坴两”，孙贻让考订为“坴”⑦，《说文》“坴”，……从土圥声，读若逐（ *di̯ôk）”。汉建武距《说文》著作年代至近，读若“逐”的“坴”可用作“六”，正显示汉代某些方言中“六”还保存 d-声。

说文认为“六”字的谐声系列包括

六→圥→坴←𡸁（古文睦）→賣→牘，讀，犢

“賣”形讹而变成“賣”。《说文通训定声》及《广韵声系》从此说，段玉裁，高本汉不从。这个谐声系列在文字学上是说不通的。“圥”

---

① H. Maspéro，“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les initiales，”*Bulletin de L'Ecoles Francaise d'Extrême Orient*，”12（1916），p. 78

② 毛宗武“瑶族语言概况”，《中国语文》1962年3月，页141

③ R. Burling，*Proto Lolo-Burmese* （Bloomington，1967）p. 91

④ M. Barker，“Vietnamese-Muong Tone Correspondences，”in Zidé ed.，*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 （Hague，1966），p. 15

⑤ 马伯乐前引文

⑥ 我们曾写过一篇“The numeral ‘six’ in old Chinese，”将发表于《服部回郎还历庆祝纪念论文集》。

⑦ 孙贻让“汉卫鼎考”《籀膏述林》卷7，页32—33；周法高“古代的称数”《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辑（1954）页133行

字甲文金文俱无，唯一形近的甲文是“𡕥”，唐兰认为是蜥蜴的象形字①，与《说文》不合（“尖，菌尖地蕈丛生田中），“賣”“儥”“遺”见金文，作“𧶠”形，上“省”下“貝”与说文“𧶠”形不合。但是此谐声系列未尝不可代表许慎对秦汉篆文的见解，尤其《说文》“坴”读若“逐”，“𧶠”读若“育”(diôk)，释名以“睦”训“牘”，以“録”训“讀”，前三项显示“六”系有 *d-，*d'-音，最后一项更是以 *l-训 *d'-。我们的结论是此谐声系列反映东汉的文字和音韵，而“牘”“讀”“犢”等定母字亦可视为“六”古读 dl-的证据。

此外据郭鼎堂、杨宽、闻一多诸氏的考证②，“陆终”“祝融”“烛龙”“倏蝻”，都是一个神名的不同写法，尤其是“陆终”即“祝融”之说，已成定论，《邾公鈓钟》“陆终之孙”之语，而李学勤氏指出楚《缯书》有炎帝乃命祝融之语𩰫字和邾公鈓钟“陆𩰫”一名第二字相同，为祝融、陆终本为一神分化之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③。“陆”“祝”古同幽部，“融”“终”古同冬部，论证上只缺“陆”“祝”声母音近的一环，“祝”“烛”章母，“倏”定母，上古都是舌塞音，假定“六”“陆”dl-，正可以解释何以同词有“祝”“陆”两种写法。

(5)雷 Gl-

《说文》“靁……𩂣籀文靁，间有回，回靁声也”，这个“回”可能是声符。此外“回”“雷”通假的例子颇多④，吴雷(《楚公镈》)一作吴回(《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楚世家，《大荒西经》)，方雷(《晋语》四)一作方回(《淮南子》俶真篇，《后汉书》周磐传注引《列仙传》)，雷水(《穆天子传》，《水经河水注》)一作回水(《天问》，《汉书》武帝纪瓠子歌)。诗经“虺虺”(*xiwən)其雷”，可与说文“回靁声也”相印证，而《书经》“仲虺”《史记》作“中雷”。河南、山西、河北有些方言

---

①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台北，1965)页0195以下引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

② 郭鼎堂“金文所无考”《金文丛考》；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I，页40；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7，页314－318

③ 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文物》1960年第7期，页68

④ 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I，页49，又见《说文段注》

称“雷”为“呼雷”、“回雷”、“捣忽雷”，是古复辅变成的双音节的词①。“回”匣母，上古是 g-。

(6)螺 Gl-

“螺”字晚出，只可从声符探索。“累”“雷”并谐“畾”“雷祖”(《海内经》)一作“絫祖”(《古今人名表》)，又作“螺祖”(《史记》五帝纪)；《史记》老庄申韩传“蓬累而行”假“累”为“雷”，由上例可见“雷”字保存 gl-颇久，“雷”、“累”、“螺”同音，大概都是 gl-。

(7)老 Gl-

《说文》“老，考也”，“考，老也”，虽然以往以为是转注，高本汉已疑“老”“考”谐声，《释名》“老，朽也”。Bodman 认为“旧”也属这个词族②，这是对的。“老”与见系关涉颇繁，古音 Gl-。

(8)卵 Gl-

《礼记》内则“濡鱼卵酱”，郑注“卵读为鲲，鲲鱼子也”；《说文》“绾，恶绛也，一曰绢内，读若鸡卵”，段注改“绢”为“䍜”又说“卵古读如关”；《说文》“𠁨，古文卵也”，段注说“五经文字曰，𠁨古患反，见《诗风》，《字林》不见，又古猛反，见《周礼》，《说文》以为古卵字，九经字样曰《说文》作𠁨，隶变作卵，是唐本《说文》有此无疑”。

(9)貍 Bl-

薶(古埋字)，“霾”貍声，明母；《仪礼》大射仪郑注“貍之言不来也”，方言“《貔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貅，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豾(郭璞注，今江南呼为豾貍，音丕)，关西谓之狸”。

貍是一种野猫(广韵)，现代口语还有“貍猫”一词，古音是 *Bi-liəg/lai，貅 *Bi-ləg/lâi。四川珙县白苗呼猫为 pli③，藏语“猫”byi-la，bi-la，bi-li。

① 杨福绵 Paul Fu-mien Yang，“Modern Dialec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rchaic Chinese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mimeographed) April，1969，Georgetown University，Washington，D. C. 王广庆前引书页52

② N. Bodman，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Shih Ming (1954)，P. 51

③ 闻宥 Wen Yu，“The influence of liquids upon the dissolution of initial consonant groups in the Indo-Sinic family，”*JRAS*，North China Branch 69(1938)，p. 87

印度东北部的 Munda 语“猫”音酷似 kharia，blileg[①]；Ho，bila：j；Asur，bilej；Korwa，bilua，Nahali，berko[②]。此外 Nepali（尼泊尔）billi；Dravidian，veruku，ve：rig，pilli，biley 都可供参考[③]，这个词的分布地区包括印度东部及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南北两麓，西藏高原以及中国全部，可能是极早来自 Munda 的借词。

（10）留 ml-

说文分丣（“留”“柳”等的声符）及丣（卯），可是金文“柳”作 [illegible]，“留”作 [illegible]，声符与“卯”之丣，丣诸形无别。《诗召南》小星“维参与昴”，《毛传》“昴，留也，”又《正义》引《春秋无命苞》“昂之为言留”，《史记》律书“北至于留”，小司马“留即昴也”。《尔雅》释训“凡曲者为罶。”《释文》“罶本作罼”。又《释器》“嫠妇之笱，谓之罶”。《释文》“罶，字书作罼”。

（11）劉 ml-

劉，卯声；《尔雅·释诂》“劉，杀也”，方言“劉杀也，”而甲文常见“卯×牛”，王国维释“卯”为“劉”，杀义。（戬义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页5）

（12）笠 Gl-

“立”“泣”“位”“笠”谐声；“泣”溪母；“位”喻$_{三}$，切韵时期匣母，上古音据李方桂先生的说法是 *Gw-。假如台语 *klɔp ‘wicker hat’是“笠”的借词，（见下）这个字的 gl-就完全证实。

（13）郎（女婿）ml-？

郎，良声，《说文》“良，从畐省亡声”，此说虽无金文确证，但或可代表汉代读音。此外还有一些不太可靠的证据：朗，良声；古籍中常以“明”释“朗”，《说文》“朖，明也”，《诗·大雅》皇矣“昭明有融，高朗令终”《传》“朗，明也”，《尔雅·释言》“茅，明也，明，朗也”《方言》

---

① Jaeschke，*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② S. Bhattacharya，“Some Munda etymologies，”in Zide ed.，*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p. 33.
③ 吴其昌前引文

“兲，朖，明也”。但这些注释不一定是声训。

这个字早期闽北读音是 *song，阳平调。“甥”因为姑表结亲先秦也有“女婿”义，我们曾一度怀疑这个字是“甥”，但是“甥”审母，应该读阴平，与此声调不合。

(14)两 ml-

《说文》认为“𦿆”“满”“䗂”等字以“两”为声符，《荀子》解蔽篇“心未尝不满也”。杨倞注“满当为两”。

(15)聋 Cl-

“龙”的谐声字复辅音种类特别多，“庞”並母，“龚”见母，“宠”彻母。我们竟无法推测“聋”字复辅音的类别。

《方言》“生而聋，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耸。荆阳之间及山之东西双聋者谓之耸”，“耸”肿韵上声，目前所谈的字在闽北一律平声，所以我们认为是“聋”不是“耸”。

(16)李 tsl-

《说文》“李，从木子声”，但旁证缺乏。

(17)鳞 ml-?

《周礼》地官司徒“二曰川泽，其动宜鳞物”。《释文》“鳞，刘昌宋本作麪”，“麪”“麦”古读 *mrək，可能“麪”“鳞”是方言间的阴阳对转。《说文》“獜，健也”并引《诗·齐风》“卢獜獜”，今《诗》作“卢令令”，金文“命”“令”不分，“令”ml-，也许异文时期“令”还是 ml-。

以上所举的复辅音的证据，“郎”“李”“两”“鳞”比较勉强。第一个辅音用大写，是因为只能推测这个音的类别。第二个辅音我们写作-l-，其实写作-r-亦无不可，从藏文看-r-的可能性大一些①，但目前既无法知道上古有无 *Cl-，*Cr-之别，这些细节只好留到以后解决了。

现在要举例说明越语，台语，藏语也有类似 Cl->s 的现象。

---

① Yakhontov, “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 XX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Papers presented by the USSR delegation (Moscow, 1960)里面所举的例藏文-r-与二等字相当。

(1)越南语

马伯乐早就指出越语的 s-往往和蒙吉蔑(Mon-Khmer)语的 Cr-相当。这个 s-在不同的越语方言中或作[s]或作[ʂ]①。

	Viet-Nam	Muong[1] (khen)	Muong[2] (uy-lo)	Bahnar	Chrau	Mon	Old Mon
江	sông	không	kron[5]	kroṅ	—	krɛṅ	kruṅ
六	sáu	khau	prau	d-rou	prau	kərao	tarau
以后	sau	khau	krau[5]	—	—	krao	krau̥, trau
松鼠	sóc	—	—	prok	prog	ʔprɛp	prip
深	sâu	khu	kru[5]	jo-ru	jru	sòh	jroh

马伯乐又指出这些字在有些 Muong 方言中是清辅音后面跟着一个清的或者"送气"的 l-。

(2)台语

原始台语 *Cl, *Cr-, 武鸣变成 š-, 剥隘田州变成 š-, č-。以下的材料取自李方桂先生"Consonant Clusters in Tai", *Language* 30 (1954)

	暹罗	佬	Ahom	武鸣	龙州	剥隘	田州	原始台语
鱼	plaa	paa	plā	pla	pjaa	pjaa	čaa	pl-
蔬菜	phak	phak	phāk	plāk	phjak	pjak	căk	phl-
剑	phraa	phaa	pha (shan)	ša	pjaaʔ	šaa	šaa	vr-
耒	thai	thai	thāi	šai	thai	šai	šai	thl-
笠	klop	kup	kup	klop	kipʔ	čop	čop	kl-

(3)藏语

藏文凡由塞音字母加下置字母ར(ra)所构成的复合字母,在拉萨、日喀则、昌都三处话里变成舌尖后塞擦音了。材料取自金鹏

① 下面的例子 Muong[1]; Barker, "Vietnamese-Muong Tone correspondences," in Zide e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1966), 9-26; Muong₂: H. Maspero, *op. cit*; Bahnar; Maspero, *op. cit.*; Chrau: David Thomas, *Chrau Vocabulary* (Saigon, 1966); Mon and Old Mon; H. L. Shorto, *A Dictionary of Modern Spoken Mon*, (London, 1962)

"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科学出版社),67—68。

意义	鹞鹰	刀	马熊	六	崖石	写
藏文	khra	gri	dred-mo	drug	brag	bris
拉萨	tʂha^{1}	tʂi^{3}	tʂe^{3}mo^{2}	tʂu^{3}	tʂaʔ^{3}	tʂi^{3}
日喀则	tʂha^{1}	tʂhi^{3}	tʂhe^{3}mo^{3}	tshuk^{3}	tʂhaʔ^{3}	tʂhi^{3}
昌都	tʂha^{2}	dʑə^{3}	t$_{c}$ʂe^{3}mo^{2}	dʑu^{3}	tʂa^{ʔ3}	dʐə^{3}

最后我们还有一些臆测,想提出来,请方家指教。

自高本汉以来,重建上古音有个不成文的通则,就是由上古到中古辅音声类相承,但是李方桂先生曾指出地支的"丑"(彻纽,高本汉上古 t'n-)在台语竟是 pl-①,结论是上古音系,一定比目前的想法复杂的多。我们大胆地把 Cl->s 这个陌生的音变介绍到闽语史里来,也是基于这个前提。而上古有若干看来像是同源的词,至今没有圆满的解释,例如"寿、老、考""手、有、又、右","首、髑、髅","串、贯、穿"等。Cl>tʂ>ʂ是个值得探寻的途径。

复辅音的简化,东汉已大致完成,显示多量复辅音的文献以《释名》(公元2世纪)最晚。散见各方言的几个例子,如"角落"、"旮旯"galal 之类,零星不足为数。如果我们的假设能成立,早期闽语该有相当多的复辅音,由此更可见闽语与其他汉语方言分支之早。

(《清华学报》新9卷1、2期,1971年)

① F. K. Li,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1945), 333-42

论上古音中带 l 的复声母[①]

丁邦新

一、旧说概述

中国的形声字里有下列这种现象：

果（k-）：裸（l-）

各（k-）：路、洛、略、赂（l-）

翏（l-）：谬（m-）、瘳（ṭh-）、膠（k-）

鬲（l-）：隔（k-）

禀（p-）：廪（l-）

表示读 l-的来母字跟其他声母的字有谐声关系。大约一百年前 Joseph Edkins（1876：190）就发现这个现象，提出几种可能的解释，其中的一种就是复辅音，并举德文的 gleich 跟英文的 like 为例。虽然他最后没有采取这一个解释，但是这个说法可说是讨论上古音中复声母的第一次。

其后林语堂（1933）提出《古有复辅音说》[②]，认为研究古代有无复辅音的途径有四条：第一、寻求古今俗语中复辅音的遗迹；第二、由字的读音或借用上推测；第三、由文字谐声现象来研究；第四、由同族系的语言作比较。这几条途径之中最可靠的自然是谐声字，正如林氏所说（1933：12）："如果古人造字尽是杂乱无章，何以 p、t、k 不可互通（"百"不能谐"克"音），而独各与

① 本文初稿曾在史语所讲论会中提出报告，承龙宇纯、龚煌城两先生指正数处，在此志谢。

② 林氏此文见所著语言学论丛，原发表于北平晨报 6 周年纪念增刊，年月不详，推测当在民国十二三年之间。

互通呢?”因此古音学家大部分都从谐声字立说，如高本汉、先师董同和、陆志韦等人，详见下一节的讨论。

最不可靠的是从现代俗语来推测，我们知道汉语各方言没有保存复辅音的，所有的音节都是单声母①，要想从方言中找寻复辅音的痕迹只有从俗语入手。例如：旯旮儿〔kalar〕、轱轳〔kulu〕、窟窿〔k'uluŋ〕之类。但是，语言中语法的变动最小，所以我们现代仍然可以看懂司马迁的史记。语音的变动较大，但也以百年计，如果没有外来语或其他方言的影响，保守性更大。变动得最快的就是词汇，尤其跟外来语接触得多的，几十年就可以有相当不小的变化。例如，新的语词不断加入语言之中，“嬉皮、泄洪、迷你”等词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自然不可能上推到古汉语；旧的语词又消失得很快，我们现在看红楼梦已经有些俗语看不懂；好些诗词曲语已经必须经过注解才能明了，“乜斜、剗地、葫芦提”都不是现代人的词汇。换句话说，旧的词语消失得快，新的词语增加得快，我们有什么把握从现代的俗语推测两千年前的古音?同时，语音的拟测有系统条理可言，又有谐声字，切韵等作为辅助，俗语只是孤零的现象。像官话这种变动得最快的语言，我们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成分来自其他方言，词语的部分实在难以为凭。

至于古书中的一些叠韵俗语（或称叠韵连绵词），如“团栾、果赢、螟蛉、圹埌、仳离”之类，较现代的俗语自为可信，可惜材料比较零碎，无法作成系统的综合研究，只能用为辅佐材料，本身不容易有决定性的判断。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林语堂（1924）、藤堂明保（1957）、杜其容（1970）。

第二条途径由字的读音或借用来推测，林语堂（1924：10）提到“ 斄”字说文说从𠩺省来声，而后来既读“来”，又读“台”；也提到庄公三年左传“公次于滑”，而公羊谷梁并作“公次于郎”的异文。杜其容（1970：103—4）举出若干广韵中一字两音的情形，

① 我们把 ts'、t' 都看成单声母；像山西文水、兴县的 ŋd'、ŋg 在鼻音之后产生同部位的塞音，或闽南语的 bm 等也看作单声母。

如：泷，所江切，又读吕江切；鹨，力救切，又读武彪、莫浮二切；鬲，古核切，又读郎击切。认为："这些字……两读一义者，……既有别的谐声可以证明其声母上原有的密切关系，自然只有说他们原是个复声母。两读二义者，语义上如果有密切关系……表示两者仍然同出一源，应视其原为复声母；……语义上毫无关系，……从语义而言，自非同源，但从语音而言，亦非不可视为复声母趋简的结果。"这些又读、异文的材料也是零碎的现象，无法作为系统的证据。

第四条途径由同族系的语言作比较，自然是可行的办法，但是因为各语言之间语音对当的关系还没有清楚的条例，目前只能是一些个别的征引，作为参证之用，不敢作"无"中生"有"的推论。

除去林氏所说的这些途径之外，Pulleyblank（1962）用域外译音证明上古音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但是译音本身的问题很难说定，一方面对于其他语言语音演变的历史不清楚；另一方面对于译音的时代和对译的严格性不能肯定。例如，汉代西域的"楼兰"，指 krorāimna（即 krorayina），这个名称究竟原来是什么语言？是 Tokharian 还是 Iranian？原来怎么念法？Pulleyblank 认为字首辅音是是 *q（1962：123），只是一种推测，根本无法说定。张骞通西域时提到"楼兰"，是当时的音译还是早已有之的旧名？译音之时是严格的对译还是彷佛相似？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我国历史上只有唐代翻译佛经是规模宏大而译音精确的，如果没有周密的方法，即使现代的译名里，Johnson 可以是"詹森"、也可以是"约翰孙"，Monroe 可以是"孟禄"、"门罗"，也可以是"梦露"，从对音上实在只能得到间接的旁证，不能用为直接的主证。

另外，从汉语的构词法上推断古复辅音的存在是一条可行的新路，例如龚煌城（1976）就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

吏 *ljəg：使 *s-ljəg　　屡 *ljug：数 *s-ljug

履 *ljig（> *ljid）：屣 *s-ljig　淋 *ljəm：渗 *s-ljəm
这个方向是超乎文字资料以上，纯粹从语音再向上推测的。难处在于挑选出来的字如何使人信服，谨慎的研究可以有很好的成绩，例如汉语词头的问题可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不过拟音的原则跟研究谐声字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二、从谐声看拟测带 l 复声母的原则

上文提到林语堂所说的第三条途径，由文字谐声现象来研究复声母是最可靠的。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也最多，跟林氏同时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 1923 所出版的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一书里就提到拟测的办法（31 页），其后，他（1933，1940，1954，1957）屡次谈到复声母的问题。在《汉语词类》（Word Family in Chinese）里，高氏第一次举出三种可能的拟测方法之后，虽然争论未已，但是并没有人提出新的方法，现在还是要回到他原来的提议。他认为要解释“各”跟“洛”的谐声关系，只有承认在上古音中有复声母的存在。对于这些复声母可以有三种方式来拟测（1933：57—58）：

A. 各 klâk：洛 lâk

B. 各 kâk：洛 klâk（glâk）

C. 各 klâk：洛 glâk

A 式认为“各”字有复声母；B 式认为“洛”字有复声母；而 C 式则认为两字都有复声母。高氏用暹罗话的“蓝”k'ram<gram 以及“楼兰”对译 kroraimna 为理由，证明来母字有复声母，取消 A 式的可能；然后又用马伯乐（Maspero）所举的暹罗话的“变”读 plien①，证明跟来母字谐声的“变”字有复声母，再取消 B 式的可能。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 C 式了。虽然他说我们不能肯定谐声

① 见 Maspero. Henri：Le dialecte de Tch'ang-ng an sous les T'ang，BEFEO 20，1920。

总是用C式，创造形声字的人很可能用A式或B式，但是在他的汉文典（Grammata Serica，1940）及修订汉文典（1957）里主要都是用C式的。

先师董同和先生（1944，1948）批评高氏的办法，指出高氏认为最合适的C式有许多行不通的地方（1948：38—41）：第一、有一部分来母字是同时并谐两个或两个以上声母系统的，例如：䜌（l-）：變（p-），蠻（m-）：孿（ṣ-）：彎（ṣ-）翏（l-）：謬（m-）：瘳（ṭh-）：膠（k-）；龙（l-）：庞（b-）：宠（ṭh'）：龚（k-）。那么“䜌、翏、龙”这些字的声母究竟是bl-、dl-还是gl-呢？第二、如果碰到来母字跟喻母字谐声的例，C式也是不能用的。例如：樂（l-）：-藥（j-）；立（l-）：翊（j-）。因为在高氏的系统里“藥”跟“翊”都是跟来母字有关系的喻母字，应该是gl-，如果来母字也是gl-，就彼此冲突了。还举出其他的理由说明C式并不是无往不利，A、B、C三式各有利弊，结论是未能采取其中的任何一式来标音。

周法高先生（1969，1970）也批评高氏的办法，认为像“立、泣、位”这样的例子，把“立”拟为gl-，“泣”为khl-，照高氏的系统无法再把“位”拟为gl-，只能仍旧拟为g-；同时，像“樂”跟“藥”，由“樂”有两读，拟为gl-和ngl-，“藥”字也无法拟为gl-，只能也拟为g-。因此周先生决定采取A式，把所有的来母字都拟作l-。（1969：139—140；1970：354—355）

高氏把喻三的字拟为g-，同时又把一部分喻四的字也拟为g-，因此发生“遗、位”同音（*gi̯wed）的问题，在董师的拟音里已经跟他不同，近来李方桂先生（1971）的拟音有不同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高氏拟音的困难在新系统里已可解决，应该不能成为把来母字拟为l-的理由。同时，照周先生的办法，所有的来母字都是l-，对高本汉提出来的“楼兰”的“楼”，以及暹罗话的“蓝”有复声母的现象就无法兼顾了。

李方桂先生对于A、B、C三式的取舍，是照高氏的拟音暂时存疑，只把二等的-l-改为-r-，因为二等韵的字在上古音中李先生认为都有-r-介音。因此："各"是klak、"格"是krak、"客"是khrak，而"洛"是glak。另外对于审母二等字跟来母谐声的，如数：娄；灑：麗等仍旧是拟为sl-，"数"是*sluk，"灑"是*sligh。

现在我们从谐声字本身找出一个原则来决定对于高氏A、B、C三式的取舍。首先要指出跟来母谐声的字有两类：一类是以其他声母的字作为来母字的声符[①]。如：

各（k-）：洛、落（l-）

柬（k-）：阑、蘭（l-）

监（k-）：蓝、篮（l-）

聿（ji-）：律（l-）

子（ts-）：李（l-）

另一类是以来母字作为其他声母字的声符：

吕（l-）：莒（k-）

立（l-）：泣（kh-）、位（jw-）

娄（l-）：屦（k-）、数（ʂ-）

䜌（l-）變（p-）、孿（k-）

龙（l-）：庞（b-）、宠（ʈh-）、龚（k-）

这两类字的谐声行为并不一致，前一类通常来母字只跟某一个部位的声母有关联，只有极少数的例子牵涉一个以上的部位；而后一类中来母字通常都跟一个以上的部位的字有谐声关系。因此，从声符的类别跟谐声行为两个条件来看，这两类是大致可以分开的。那么这两类的字在拟音上有何不同呢？就要看拟音的原则了。

我相信，如果汉语上古音中有复辅音存在，原来造形声字的人用哪一种方式来表现复声母自然没有成规。现在我们用形声字来逆测语言中的情形，自然也不能用某一种方式来束缚。同时，在

---

① 参见陆志韦1947：305—307。

上述高氏的 A、B、C 三式之中，全用 A 式不能解释暹罗话的“蓝” k‘ram<gram，因为 A 式里的来母字都是单纯的 l-；全用 B 式又不能解释暹罗话的“變” plien，因为 B 式里的非来母字都拟为跟中古声母相同的音，“變”就一定是 p-；全用 C 式，如董师所指出来的有许多缺点，尤其无法解释来母字同时跟唇音、舌尖音、舌根音谐声的例，我们无法决定来母字是 bl-、dl-或 gl-。这是不能用任何一式来限制我们拟音的积极理由。

根据这个看法，我们认为可以同时应用一个以上的方式来拟音。正如高本汉自己的看法一样，后来在 Compendium（1954：280）里，他也说明在三种方式里不能老是遵用一种方式来拟音。现在的问题是：A、B、C 三种方式能够同时并存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彼此之间有的有排斥性，不可能同时并存在上古音中。首先，我们来看 A、B 两式是冲突的：

A、各 klâk：洛 lâk

B、各 kâk： 洛 klâk（glâk）

我们不能说 kl-既可以变 k-，又可以变 l-。一定要用括弧中的拟音才能使两者免去矛盾，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可以说 kl-变 k-，而 gl-才变 l-。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 B 式分解为：

B_1、各 kâk：洛 klâk

B_2、各 kâk：洛 glâk

只有 A 跟 B_2 可以并存。

其次，B、C 两式又是冲突的：

B、各 kâk：洛 klâk：（glâk）

C、各 klâk：洛 glâk

因为我们也不能说 kl-既变 k-，又变 l-，那么也只有 B_2 跟 C 可以并存。k-保持不变，kl-变成 k-，而 gl-变成 l-。但是 B_2 本身却是有问题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跟见母 k-谐声的来母字该是 gl-而不是 kl-。这可能就是高本汉后来（1954：280）重述他的定论时，把 B 式括弧里的字去掉的原因。他换用其他例字，各式的次序也改变

了一下，我们现在为上下文贯串方便，重新安排如下：

A、柬 klan：阑 lân

B、柬 kan：阑 klân

C、柬 klan：柬 glân

值得注意的是B式 klân 的后面没有再附加（glân）

既然 B_2 本身有问题，这就等于说AB，BC两种配合都是自相矛盾。如果形声字用一种以上的办法表现复声母，绝不是AB，也不是BC，剩下来就只有惟一的可能AC了：

A、各 klâk：洛 lâk

C、各 klâk：洛 glâk

把这两式跟上文谐声字的两类合起来看，很自然地得到下列的原则：

“凡是来母字作为其他声母字的声符时，两者基本的关系是A式，来母字只是l，其他声母的字是pl，kl等。如果只牵涉一个发音部位，就是C式；凡是其他声母的字作为来母字的声符时，两者基本的关系是C式，例如其他声母的字是kl，khl等，来母字就是gl。如果这种来母字又转谐其他发音部位的字，就又是A式。”现在根据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统分别说明如下，其中中古音的拟测，也用李氏更正的系统，为排印方便，把拟音之前应有的*号省略了。(李方桂1971，5—7页)。

1. **来母字为其他声母字的声符：**

龙 ljung>l-：庞 brung>b-，宠 hljungx>ţh-，龚 kljung>k-。

䜌 luan>l-：蠻 mran>m-，孿 sruanh>ș-，變 pljianh>p-，

䜌，kljuanh>k-。

声符（主谐字）与被谐字的基本关系是A式，作声符的来母字是l-，被谐字是br-，mr-，sr-，pl-，hl-，kl-等。我们接受李先生的方法，认为一般声母加上带介音的二等韵可以跟来母字自由谐声。另一种情形是只牵涉一个发音部位：

吕 gljagx>l-：莒筥 kljagx>k-

㐭 bljəmx>l-：禀 pljiəmx>p-：廪 bljəmx>l-
声符与被谐字的关系是 C 式，来母字拟成 l 加上相关部位的浊塞音成为复辅音。

2. **其他声母字为来母字的声符**：

品 phljiəmx>ph-：臨 bljəm>l-。

蠆 thradh> ṭh：厲 dljadh>l。

各 klak>k-：路 glagh>l-，格 krak>k-，客 khrak>kh-，洛 glak>l-。

基本关系是 C 式，作声符的主谐字是 phl-，thr-，kl-，来母字就是 bl-，dl-，gl。如果这种来母字再转谐其他发音部位的字，就又是 A 式：

虍 xlag>x-：𠟉、盧 lag>l-：膚 pljag>p-。

这种情形的谐声字非常少见。

用简单的话来说，以上拟音的原则是先以声符（主谐字）来分类，再以谐声的行为加以限制，配合 A、C 两式的可能，完全以谐声字为依据。

三、与拟音原则相关的问题

就这个拟音原则而言，有四个相关的问题必须要加以讨论：

1. 以上讨论的谐声字中，无论是哪一类，只要只牵涉一个发音部位，就用 C 式的办法来拟音，来母字就拟成 bl-，dl-，gl-等。如果在同一谐声系列之中又出现並母、定母、群母字时，拟音就发生困难，因为我们把帮母拟成 pl-，见母拟成 kl-，如果有並母字只好拟成 bl-，有群母字只好拟成 gl-，自然就跟来母字的拟音发生冲突了。根据《上古音韵表稿》与《广韵声系》，遍检跟来母相关的谐声字，在 54 组 400 左右的谐声字中，只有 12 个有问题的字，而且都可以找到解释，现在分别说明如下：

(1) 京 kljiang>k：凉 gljang>l，黥、勍、鲸 gljiang>g

翏 liəg^w>l：璆 gljiag^w>g

凡 bljiəm① ＞b：風 pljəm＞p，嵐、嵐 bləm＞l

林 ljəm＞l：禁 kljəm＞k，噤 gljiəmx，h＞g

这一类谐声字中，gl 有的变 g-，有的变 l-；bl 也是有的变 b，有的变 l-，似乎有矛盾之处，但是仔细观察后，才发现根据李方桂先生的系统拟音，变浊塞音的复辅音之后都有一个带 i 的复元音，可能就是这个 i 使得前面复辅音声母中的浊塞音保持不变。

（2）𠩺 xljəg＞x：犛、斄 gljəg＞l：漦 dzljəg 或 grjəg＞ẓ

把漦字拟成 dzl-＞ẓ，虽然没有冲突的字，但是在语音演变上，跟其他浊塞音加 l 的复声母方向不同。“漦”字本身是一个有问题的字，照董同和先师的办法，在中古拟成禅母二等字，只跟“俟”字两两互用为反切上字，其实整个禅母二等字（俟母）的拟测可能不需要②，如果认为是床母三等的字，也许就可以拟成 grj-了。（参李方桂 1976，1145 页）

（3）子 tsljəg＞ts-：李 dzljəgx＞l- 字 dzljəgxh（?）或 dzjəgh＞dz-

“李、字”两字从拟音上看只有声调不同，却分属中古不同的声母，似乎有冲突。其实说文说：“字，从子在宀下，子亦声。”基本上是一个会意字，“亦声”的意义也许只代表某种程度的接近，如果拟成 dzjəgh，就没有困难了。

（4）咎古劳切 kləgʷ＞k-，其久切 gljəgʷx（?）或 gjəgʷx＞g-：绺力久切 gljəgʷx＞l-

“咎”字有两读，一读“臯”，就是舜的臣子“咎繇”，也就是“臯陶”，这一读没有问题，由于跟“绺”字的关系可以拟为 *kləgʷ。而另一读是群母的上声字，读“舅”。如果认为这一读也跟“绺”有关系，自然就跟“绺”字的拟音发生冲突。我现在认为“咎”字

① 广韵凡韵字的归属有不同的意见，周祖谟诗经韵字表（问学集，218—269 页）全归入侵部。两汉“凡”字与侵部字押韵，似以归入侵部为宜。但是“凡”字的拟音有例外的演变 bljiəm 应该变 b，读重唇，事实上后来读轻唇，从凡得声的“芃”字就有“薄红切”一读，音“蓬”。

② 关于禅母二等字的问题将另文讨论。

读“舅”，跟来母的“绺”无关，只是读 klǝg^{w} 的“咎”字的又读而已。有一个旁证，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字子犯，荀子臣道篇：“晋之咎犯”，杨注：“咎与舅同”。韩非子外储说：“咎犯闻之而夜哭。”亦作咎犯。可见在先秦“咎”与“舅”完全同音，而“舅”giǝg^{w}x 是没有复声母的。可见“咎”字也只是 *gjǝg^{w}x 而已，跟“绺”字并无谐声的关系。而从“皋”得声的有“顙”（误作颢）字，全王，广韵反切作“卢皓”，皋字很可能是 klǝg^{w}，可惜不能论定。

（5）隶 rǝd>ji-：隷 dljǝdh>l-，逮 dlǝdh（?）或 dǝdh>d-喻母四等字跟舌尖音谐声是常见的现象，在这一组里加上来母可能并不表示任何特别的意义。“逮”字只是以“隶”为声符，跟来母的“隷”字并无关系，可以直接拟成普通的 dǝdh，无须拟成 dl-，增加不必要的困扰。

（6）参 tljinx>tj-：駗 dljinx>l：殄 dliǝn>d-“殄”字的情形跟上文第（1）类的例字类似，dl-之后如果接带 i 的复元音，也阻也 dl-变成 l-，而使 l-失落成为 d-。

（7）娄 lug，ljug>l-：数 srjugx>ṣ-，屦 kljug>k-，寠（窭）gljugx（?）>g- 说文只有“寠”，没有“窭”，而广韵正相反，因此字形跟字音配合不起来。但以寠字读“其矩切”而言，这个字的读音有例外的演变。

综合以上这些现象，我们把一部分的来母字拟成浊塞音加 l-，并不跟浊塞音的並、定、群母字发生矛盾。同时有一个旁证很值得注意，就是在所有跟来母字有关联的谐声字中，竟然没有一个浊塞音字用来作来母字的声符。可见把来母拟成 bl、dl、gl 等有充分的道理。

2. Maspero（1930）讨论上古音词头的问题，对于复辅音的拟测有整套的看法，大致说来，等于用高本汉的 A 式，所有来母字仍然拟为 l-，而跟来母谐声的字一律在中古声母之后加上 l-，例如（1930：320）：

林 * löm：禁 * k-löm　　　　各 * k-lák：落 * lák

立 * löp：泣 *k'-löp　　兼 *k-liàm：廉 *liàm

吏 *li：使 * á-li　　果 *k-luá：裸 *luá

这种处理法把谐声行为并不一致的两类字作同样的看待，实际上忽略了客观的事实。上文已经提过，跟来母字谐声的字有时只牵涉一个部位，有时又牵涉两三个部位。我们不能不注意这种现象，并给予不同的拟音法。同时，上古的造字者为了配合语言只用一种方法造复声母字，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3. Yakhontov(1960)提出上古二等韵有-l-介音的说法，Pulleyblank（1962）也得到相同的结论。主要的论证有二：一是中古的二等韵在上古音中只有三个例外字有l-声母，换句话说，这一类的韵母不接来母，显示有共同的特征。另一个论证是跟l-声母有谐声关系的字都是二等字，这些字很可能都有带l-的复声母，可见-l-是二等韵字的一个通性。尤其 Yakhontov（1960：5-6）认为没有一等字跟来母字有谐声关系，他说“各”本来是“格”的本字，表示“来”的意思，“裸”跟“谷”（读luk）都是后起字。这几个字的解释虽然言之成理，但是我们还有以下这些无法解释掉的一等字：

咎 kləg^w>k：绺 gljəg^{w}x>l

乎 γlag>γ：将 glag>l

虍 xlag>x：虏 lag>l

趩 γləg>γ：里 ljəgx>l

悝 kh^{w}ləg>kh

泺、皪 plak^w>p：乐 lak^w>l 咔 xlak^w>x

薮 slugx>s 娄 lug>l，ljug>l

可 khlarx>kh：阿 glarx>l

睔 kl^{w}ən>k：仑 gljən>l

飒 sləp>s：立 ljəp>l

左边的一行字都是一等字，都跟来母的字有谐声关系，非要拟成

带-l-的复声母不可，由此可见 Yakhontov 跟 Pulleyblank 的论证是有问题的。再进一步，如果这些一等字拟成带 l-的复声母的话，-l-就不可能是二等字的介音了。那么二等字的介音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李方桂先生的拟测是可信的，他认为是-r-。一方面使前面的舌尖声母卷舌化，一方面使元音发生央化的作用。同时也能解释何以上古不接 l-声母，因为 l-跟-r-相连在发音上是很不自然的。

就复声母来说，一等字拟为 Cl-，二等字就是 Cr-。因为前面有辅音，使 l，r 的音值变得接近，所以可以谐声。例如：

各 klak：格 krak：客 khrak：洛 glak。

4. 李方桂先生（1971）的系统里，有一类跟来母字谐声的字，拟音上要有一点修改。就是跟来母谐声的审母二等字，李先生拟为 sl-，如“数”是 sluk，“曬”是 slig，为求得二等韵的一致性，同时为跟来母谐声的心母一等字预留地位，暂且改为 sruk，srig。心母一等字跟来母字谐声的情形并不多，但是也要有一个办法来处理：

娄 lug＞l，ljug＞l：数 srjugx，h＞ṣ，sruk＞ṣ，薮籔 slugx＞s
立 ljəp＞：飒 sləp＞s

四、拟测上古各韵部带 l-复声母的字

以下分成两部分，并将各字附加广韵反切作为参考，按上古韵部的次序试拟音值，韵母后的 x 代表上声，h 代表去声。

1. 来母字为其他声母字的声符

里良士切ljəgx：趩户来切rləg，悝苦回切，kh^{w}ləg（?），埋、薶、霾莫皆切mrəg，堇丑六切hljək^w 许竹切xljək^w，貍里之切ljəg，理、俚、裹、鲤、悝良士切ljəgx。

夌力膺切gljəng：陵倰力膺切gljəng，棱纪力切kljək。

翏落萧切liəg^w：膠、嘐古肴切krəg^w，樛居纠切kljiəg^w，獿（说文音火包切）xrəg^w，
缪武彪切 mljəg^w 瘳丑鸠切 hljəg^w，璆渠幽切 gljiəg^w（?），戮、蓼力竹切 ljək^w。

六力竹切bljək^w：坴、陸力竹切bljek^w、睦莫六切mljək^w。

劳鲁刀切dlag^{w}：唠敕交切thrag^{w}。

尞力照切dljag^{w}：撩、獠、潦卢皓切dlag^{w}x，遼落萧切dliag^{w}，缭力小切dliag^{w}x，
璙、镣力弔切dliag^{w}h，獠张绞切trag^{w}x。

樂卢各切lak^{w}五角切ngrak^{w}，：濼匹各切phlak^{w}，嚛火酷切xlak^{w}，藥以灼切grjak^{w}。

娄力朱切lug落侯切ljug：数所矩切，色句切srjugx，h，数所角切sruk，屦九遇切kljugh，
楼、篓落侯切lug，薮、籔苏后切slugx，寠（窭）其矩切gljugx(?)。

彔卢谷切bluk：剥北角切pruk。

龙力钟切ljung：庞薄江切brung，宠丑陇切hljungx，龚九容切kljung。

吕力举切gljagx：莒、筥居许切kljagx。

麗郎计切dzljigh：簁山佳切srig，灑所蟹切srigx，曬所卖切srigh，(彲丑知切hljar?)。

剌卢达切lat：赖落盖切ladh，嬾落旱切lanx，獭他达切hlat。

䜌落官切luan：蠻莫还切mran，孿生患切sruanh，變彼眷切pljianh，[illegible]居愿切
kljuanh，彎乌关切wran。

亂郎段切gluanh：薍五患切ngruanh。

仑力迍切gljən：睔古困切k^{w}lənh，纶古顽切k^{w}rən。

豊卢启动lidx：體他礼切hlidx。

立力入切ljəp：笠力入切ljəp，泣去急切khljəp，飒苏合切sləp，翊与职切grjək。

林力寻切ljəm：禁居吟切kljəm，淋、郴丑林切hljəm，罧所禁切srjəmh，斯甚切
sljəmx，噤渠饮、巨禁二切gljiəmx，h。

㐭力稔切bljəmx：禀笔锦切pljiəmx，廪、𣝗力稔切bljəmx，[illegible]餘针切brjəm。

鬲郎击切glik：隔古核切krik。

2. 其他声母字为来母字的声符

𠩺许其切xljəg：犛洛哀切gləg，犛、氂、嫠、𢡺、釐、剺里之切gljəg，𢡺力置切
gljəgh，𧰓俟留切grjəg(?)。

子即里切tsləgx：李良士切dzljəgx，字疾置切dzjəgh(?)。

史踈士切srəgx：吏力置切dzljəgh，使踈士切srjəgx，使踈吏切srjəgh。

卯莫饱切mrag^{w}x：贸莫候切mləg^{w}h，聊落萧切bliəg^{w}，[illegible](饱)博巧切prəg^{w}x，窌、
奅匹皃切phrəg^{w}h。

酉、丣与久切rəgz^{w}x：酒子酉切tsljəg^{w}x，醜昌九切thrjəg^{w}x，留、瘤力求切ljəg^{w}，

柳力久切ljəg^{w}x，搊(抽)丑鸠切hljəg^{w}，簉直祐切drjəg^{w}h。

咎古劳切kləg^{w}其久切gjəg^{w}x，绺力久切gljəg^{w}x，倃其久切gjəg^{w}x。

夅下江切ɣrəng^{w}：隆、癃力中切gljəng^{w}、降、洚古巷切krəng^{w}h。

尨、浝莫江切mrung：埲力踵切bljungx，厖、牻、哤、駹莫江切mrung。

乎户吴切rlag：枰为胡切glag，呼、虖荒乌切xlag。

虍荒乌切xlag：膚、盧、蘆、顱、壚落胡切lag，虜、艣、鑪郎古切lagx，膚甫無切pljag，臚力居切ljag，慮良倨切ljagh，虚朽居切xljag，去鱼切khljag。

各古落切klak：路、赂、辂、鹭、露落故切glagh，格、骼古伯切krak，客苦格切khrak，洛、雒、络卢各切glak，略离灼切gljak，额（額）五陌切ngrak。

刅初良切tshrjang初亮切tshrjangh：梁吕张切dzljang。

京举卿切kljiang：椋、凉吕张切gljang，谅力让切gljangh，景居影切kljiangx，掠离灼切gljah。黥、勍、鲸渠京切gljiang

毄苦击切khlik：瀊郎击切glik，擊古歷切klik，䶑古核切krik。

可枯我切khlarx：砢来可切glarx，柯古俄切klar，诃虎何切xlar，何、河胡歌切ɣlar，阿乌河切lar。

离丑知切hljar：離吕支切ljiar。

果古火切klwarx：裸郎果切gluarx，祼古玩切gluanh，夥胡果切ɣlarx。

虿丑犗切thradh：厉力制切dljadh，疠、疬落盖切dladh，迈莫话切mradh。

万无贩切mljanh：粝落盖切bladh，蛎力制切bljad，劢、沥莫话切mrad，讱许介切mriad。

歺五割切nglat：列、烈、裂、冽良薛切gljat，例力制切gljadh。

柬古限切krianh：阑、蘭、澜、谰落干切glan，爤（爛）郎旰切glanh，鍊、煉、練郎甸切glianh。

隶羊至切rəd(?)：隷力至切dljədh，逮徒耐切dədh，隸许介切xrədh。

帅所类切srjədh所律切srjət：膂力遂切dzljədh。

聿餘律切brjət：筆鄙密切pljiət，律吕邮切bljət。

文無分切mljən：吝良刃切bljənh⑦，麐力珍切bljən。

猌鱼觐切ngljiənh：[illegible]力珍切gljən⑦，憖鱼觐切ngljiənh。

门直刃切drjnh：[illegible]、蔺、閵良刃切dljinh。

㐱章刃切tljinx：駗力珍切dljin，诊直刃切drjinx，殄律典切dliənx。

監古銜切kram：藍、籃、艦鲁甘切glam，覽、擥卢敢切glamx，濫卢瞰切glamh，
　　檻、濫胡黤切ɣramx，鹽余廉切grjam。

僉七廉切tshljiam，[illegible]子廉切tsljiam 蘞力盐切sgljam；歛良冉切sgljamx，歛力验切
　　sgljamh，劍居欠切skljamh，檢居奄切skljiamx，驗鱼窆切sngljiamh。

兼古甜切kliam：廉、簾、鎌力盐切gljam，慊、溓良冉切gljamx，燫、鬑、溓勒兼切
　　gliam，稴力忝切gliamx，[illegible]五咸切ngriam。

风方戎切pljəm：芃岚卢含切bləm。

品丕饮切phljiəmh：臨力寻切bljəm，臨良鸩切bljəmh。

五、结　语

以上的拟音完全是根据古汉语内部谐声的证据而订的，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解决来母字例外谐声的问题。因为谐声字只能代表语言现象的一部分，语言中一定还有不少复辅音的字，只是在谐声字中看不出来。例如上文提到的古书中的叠韵俗语“团栾，果羸”之类，不是每一个字都能从谐声字上看出痕迹来。同时，谐声字本身也有一个缺点，就是用 A 式拟测的字，未必完全能把握语言的现象，例如：

娄lug，ljug：数 srjugx，h，数 sruk，屦 kljugx，薮 slugx，
　　楼 lug。

其中“楼”从“娄”得声，因为“楼”字不再用为其他声母字的声符，只能也拟为 lug，或许“楼”字在语言中竟读为“glug”，就无法从谐声字看出来了。

⑦　对于上古文部三等字的拟音，李方桂先生认为-jən-变中古欣韵、文韵，前接舌尖音声母时就变中古谆韵。-jiən 则变中古真韵、谆韵。这里吝、[illegible]两字的韵母有例外演变。

根据我们的原则拟订的字音还可以有几种旁证证明其大致的可靠性：

1.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读若”的办法标注当时的字音，至少可以代表许氏自己的读音，其中有两条很有启发性：

“瓛，从玉𣪠声，读若鬲”。

“虩，从虎𣪠声，读若隔”

瓛、虩二字从“𣪠”得声，我们用C式拟音，瓛是glik>l，虩是krik>k；而来母的“鬲”字是“隔”的声符，我们也用C式拟音，鬲正是grik，隔正是krik，这一种现象也许不能算是巧合。不过说文读若所反映的语音究竟如何，还牵涉别的问题，这里不再讨论，请参看Coblin(1978)详细的研究。

2. 闽北方言中，梅祖麟和罗杰瑞（1971）指出有17个来母字，在建阳、建瓯、邵武、永安方言中读s-，其他一般的来母字仍读l-，而这些读s-的来母字在上古都有带l-复辅音的痕迹。我们从谐声字的证据来看，其中有9个字都跟复辅音有关，只是本文的拟音跟梅、罗两氏有不同的地方。

3. 古傣语的“蓝”*gram>khraam，Maspero所举的“变”plien等字在我们的系统中都正好符合，蓝是glam，变是pljian。

反对复声母最力的是唐兰（1937、1949），但是他的理由在今天看来，大致都可以解释，这里不再说明。如上文所说，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解决来母字例外谐声的问题，语言中还有别的复辅音的痕迹要从别的角度来观察，现在列出本文中所拟的复声母到中古音的演变作为结束：

$\mathrm{pl} > \mathrm{p} \quad \mathrm{phl} > \mathrm{ph} \quad \mathrm{ml} > \mathrm{m} \quad \mathrm{bl} > \begin{cases} \mathrm{b}/\text{-jiv} \\ \mathrm{l}/\text{-其他} \end{cases}$

$\mathrm{tsl} > \mathrm{ts} \quad \mathrm{tshl} > \mathrm{tsh} \quad \mathrm{sl} > \mathrm{s} \quad \mathrm{dl} > \begin{cases} \mathrm{d}/\text{-jiv} \\ \mathrm{l}/\text{-其他} \end{cases} \quad \mathrm{dzl} > \begin{cases} \mathrm{dz}/\text{-jiv} \\ \mathrm{l}/\text{-其他} \end{cases}$

$\mathrm{tlj} > \text{tś} \quad \mathrm{thlj} > \text{tśh}$

$\mathrm{kl} > \mathrm{k} \quad \mathrm{khl} > \mathrm{kh} \quad \mathrm{ngl} > \mathrm{ng} \quad \mathrm{xl} > \mathrm{x} \quad \gamma\mathrm{l} > \gamma \quad \mathrm{gl} > \begin{cases} \text{ǵ}/\text{-jiv} \\ \mathrm{l}/\text{-其他} \end{cases}$

$$\cdot l > \cdot \qquad\qquad hl > \begin{cases} th \\ ṭh/\text{-}j \end{cases}$$

$$skl > k \quad skhl > kh \qquad\qquad sgl > \begin{cases} g/\text{-jiv} \\ l/\text{其他} \end{cases}$$

参考文献

方师铎　1962　中国上古音里的复声母问题，东海学报第4卷第1期，35—46页。

杜其容　1970　部分叠韵连绵词的形成与带l-复声母之关系，联合书院学报第7期，103-112页。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新9卷第1、2期合刊，1—61页。

1976　几个上古声母问题，总统蒋公逝世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央研究院，1143—1150页。

沈兼士　1944　广韵声系，中华书局，1969台一版。

林语堂　1933　语言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店。1967台北文星书店影印。

周法高　1969　论上古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卷第1期，109—178页。

1970　论上古音和切韵音，同上学报第3卷第2期，321—457页。

唐　兰　1937　论古无复辅音凡来母字古读如泥母，清华学报第12卷第2期，297—307页。

1949　中国文字学，上海开明书店。

高畑彦次郎　1933　古纽研究，东方学报（京都）3，33—149页。

梅祖麟、罗杰瑞　1971　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S-声字，清华学报新9卷第1、2期合刊，96—105页。

陆志韦　1947　古音说略，燕京学报专号之20。

陈独秀　1937　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东方杂志第34卷第20、21号，61—68页。

董同和　1944　上古音韵表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21，四川。

1948　前书重印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1—249页。

1954　中国语音史，台北。

1968　汉语音韵学（前书之增订本），台北。

藤堂明保　1957　中国语音韵论，日本。

Bodman，Nicholas

1954　A Linguistic Study of Shih Ming，Boston. Massachusetts.

Coblin, W. South

1978 The Initials of Xu Shen's Language as Reflected in the Shuowen Duruo Glosses, JCL vol, 6, pp. 27—75

Edkins, Joseph

1876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London.

Forrest, R. A. D.

1948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1964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itials of Karlgren's Archaic Chinese, *T'oung Pao* 51, pp. 229-246.

1967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itials of Karlgren's Archaic Chinese, *T'oung Pao* 53, pp. 243—252.

Hwang-cherng Gong (龚煌城)

1976 Die Rekonstrukion des Altchineschen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Wortverwandtschaften 同源词的研究与上古汉语的拟测, München

Karlgren, Bernhard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1933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MFEA*), No. 5, pp. 9—120. 张世禄译作[汉语词类], 1937,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0 Gra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BMFEA* No. 12, pp. 1—471.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MFEA* no. 22, pp.211—367. 张洪年译作《中国声韵学大纲》, 1972, 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MFEA* 29, PP1—332. Reprinted in offset, 1964.

Li, Fang kuei (李方桂)

1945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 *HJAS* 8, pp. 333—342.

1976 Sino-Tai,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3, pp. 39—48.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 No. 15, The U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Maspero, Henri

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20, pp. 1—122.

1930 Prefixes et derivation en chinois archaique. Memoires de la Societede Linguis-

tigue de Paris 23, pp. 313—327.

Pulleyblank, Edward.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pp. 58—144, 206—265.

Schuessler, Axel

1974 R and I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2. pp. 186—199.

Yakhontov, S. E.

1960 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Yang Paul Fu-mien

1975 Prefix *s-in Proto-Chinese, Paper Prestend to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f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联经出版社,1978年)

释名复声母研究

包拟古

译者案：原书为 N. C. Bodman 发表于 1954 年之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原书名“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Shih Ming”，本为作者 1950 年 6 月毕业于耶鲁大学之博士论文。全书共 146 页，正文分为三章：首章引论、次章讨论《释名》之单声母系统、末章针对复声母研讨。另有附录，把《释名》所有音训的字列出，各注明其音值，以便于查考。其编列方式以本字在前，音训字在后，构成“字组”word pairs，分别加上编号，并以韵部先后为序，始歌部，终侵部，共 1274 对字组。

本文所译，仅限于原书之第三章，专讨论复声母在《释名》中存在之形式，是全书是最精要的部分。原书虽作于二十多年前，作者又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研究中国古籍，疏失隔阂之处势所难免，但是，他所启示我们的研究方向，却是乾嘉以来的音韵学家未曾尝试过的。一门古人认为“皓首不能穷其理”的学科，在现代语言学的辅翼下，变得更简单、明朗而有条理。这些新方法、新观念的运用，使古汉语的研究在清儒的基础上，又更迈进了一步。因此，这部书颇有值得参考的地方。

本文分三部分叙述：一、舌根音跟 l 构成的复声母。二、l 与非舌根声母的接触。三、含有 ŋ n m 的复声母。所引《释名》的音训，都在每个字之下注明了高本汉所拟订的音值（以“上古音/中古音”的形式），译者已把音标改为国际音标。

一、舌根音跟 l 构成的复声母

在谐声群（Phonetic Series）中，舌尖边音与塞音接触的例子很多，尤其是与舌根塞音的接触更为常见。此现象往往影响了字音的拟订。汉藏的其他系语言中，也有保留这类复声母的，除了

"塞音+l"的形式，还有"塞音+r"的形式，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古音的拟订没有r或带有r的复声母，只表示尚未更深一层的做比较研究，并非意味古汉语没有r声母。据高本汉的观察，古汉语带l的复声母往往跟暹罗语的r一致，这种情况绝非偶然的。

高本汉在《汉语字族》(Word Family in Chinese)一书中，对拟订声母与复声母的原则，曾有详尽的说明。他说："许多声系(consonant groups)当中，我们能确认的恐怕只有单声母"。至于塞音跟l同时出现在一个声系里，我们该如何解释呢？他说："以下三种情形都有可能"：

A 各　klak　洛lak

B　　kak　　klak（glak）

C　　klak　　glak

高氏的态度较谨慎，他认为我们无法确指是哪一类状况，不过，C式看来要合理些（他后来的论文都采此式)。他又参考了跟汉语有同源或借用关系的暹罗语、汉代中叶的域外译音，结果废弃了A式。他早期的著作《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强调一个原则："形声字与其声符音必相似"，这也是他不考虑A式的原因。

高氏为支持其论点，举了个假借的例：公元前二世纪的毛亨，他注《诗经》以"歷歷"训"阁阁"，它们中古音的关系是：kak-kak：liek-liek，高氏认为它们既是音训，在上古时代就必须是读作klak-klak：liek-liek，这样才合理。

在谐声中k：l发生接触时，高氏多半拟订为复声母，因此在《汉文典》(Grammata Serica)第766号例中，凡以"各"为声符的，都具有复声母。"各"声系是中古音惟一的kak型声系，高氏如此拟订，造成上古音只有klak，而无kak，又不免失于偏颇。不过，与其忽略这类复声母存在的证据，还不如遵循高氏的做法。我认为k跟l的接触，以下的状况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各kak（klak)：洛glak

现在留下的工作是进一步运用比较、假借、音训，以决定哪些是 k，哪些是 kl。

马伯乐在他的重要著作《上古汉语的词头及语源》中，提出了一项迥然不同的理论。本来马氏的着眼点是构词方面，但语音问题仍是首先需要面对的。马氏反对高氏所主张的“同声系各字的声母必相似”。高氏则反驳马氏所引证的 9 个谐声字音读差异过大。这 9 个字属于“翏”的声系（见马氏书 319 页）：

翏 l—廖 l　　嘐 p‘　　膠 k　　廖 t‘

　　　嘐 l　　謬 m　　嘐 k

　　　　　　　嘐 m　　嘐 x

高氏的资料主要在配合古籍的实际状况，所以没有列举得如此繁复，马氏的目标在作全盘的叙述，因此把不常见的音读也收了进去，造成“嘐”字分出 5 个不同的音读，而高氏只举了其中一个 x-。

马氏的理论以为 l 是声系中的“连缀成分”(link)，声母的近似在形声字的构成上，并非惟一条件。他把这个观点加以扩充，以说明所有 l 与塞音接触的情况。这种看法对高氏的 A 式复声母 klak：lak 很有利。我认为马氏书 316 页所列的 9 个谐声例字仍有其价值，但我不同意把他的理论运用到所有形声字上头。

马氏的主要观点在说明 l 之前的声母实际是个词头（prefix），这个词头曾经具有辨义功能（morphological function）。至于带鼻音的复声母，他也用同样的方式解决，把它看成另一个不同的连缀成分（见马氏书 321 页）。

马氏举了许多例说明词头变衍的过程，并引证暹罗语作比较，有些例证确实令人深信。我敢说他这篇论文对字族的研究，以及古汉语演化过程的叙述，都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与贡献。马氏强调唯有遵循这个途径，才能使上古音的研究立下坚实的基础。不过，他也承认词头的意义在很多地方都难以决定。

然而，仍有待解决的问题存在，如果依照马氏的理论，只有

在字根（root）以 l 或鼻音开头时，才能找出词头演化的过程。面对这种情况，也许马氏会解释说，词头早在其他字根前面失落了。但仍旧难以服人，因为带 l 的复声母太多了，若依马氏的办法，字根中的 l 声母要比别的声母数量超出很多。这是我不采马氏理论的主因。在某些情况下言，l 前面的辅音认作词头，这个看法或许是对的，特别是他用作主要论证的那 9 个谐声字。不过，我们还得承认一个极大的可能性，那就是像 klak 这样的形式，即使不视之为词头，也有成立的可能。复声母 kl 可视为词位（morpheme）中的两个连续音位（phonemes）。从比较研究法与字族（word family）的归纳，总有一天可以使我们知道，像 klak 类型的字，哪些带词头，哪些则否。

另外一个值得参考的理论，是 K·Wulff 在其论文《汉语与台语》中提出。在这篇论著中，他首先分析了马氏的观点，并提出了否定的看法。他另外采取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途径。Wulff 曾经观察过某些台语（Taî language），他发现对研究古汉语很有帮助。他在书中引证了许多汉、台语间有同源可能的词汇。虽然，汉、台语的关系是"同源"（cognates）还是"借用"（borrowings）尚无定论，由同一母语分化形成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可惜马氏与 Wulff 都不能订出任何具普遍性的语音律，以表明这两个语言的关联。

Wulff 在他的论著中同意高本汉所拟定之大部分上古复声母，同时讨论了台语字族的语音替换现象（alternations），例如"鲜红"音 kam，而"淡红"音 klam，像这种对比的情形很多。于是他归结说：台语中，凡具有塞音或 s-声母的字，l 或 r 就是个"词嵌"（infixes）。我对台语不熟悉，无法评论他的看法，但这套理论似乎还相当有启发性。正如马伯乐的"词头"理论，Wulff 所提出的"词嵌"也很难说明其辨义的功能，换句话说，他也无法使"词嵌"成为具有确定含义的词位（morpheme）。

Wulff 在书中举了很多例来说明台语带 l 与 r 词嵌的字族。这些例中，有不少是拟声词（onomatopes）。他从 211 页到书末（259

页）拿汉语来作比较、探讨，特别是针对汉语词嵌的形式，他认为汉语的 l 与塞音相接触，正跟台语 l 与 r 词嵌是同一类型。

高本汉指出，半元音（yod）在汉语字族里是个构词要素（formative element），他虽未明言这就是所谓的“词嵌”，实际上二者并无不同。如果汉语、台语都曾有过词嵌的结构，这便是两种语言同源的证据。更进一层看，此半元音是否即 l 或 r 失落后下留的痕迹？可惜 l 复声母演化的规律尚未完全明了，也许 l 在某些韵母前没有留下遗迹，在某些韵母前则变成了半元音。

马伯乐看过 Wulff 的论文后，指出他的很多例证都是由高棉语转来的借字，如果把这种例子以及大批拟声字都剔除，他的例证只有一半可用。马氏同时怀疑“词嵌”存在于台语中，马氏认为这些“词嵌”只是远古时代的词头，已不再成为构词上的活成分（living item），但他也承认 wulff 的假定在推论上也并非全无道理。

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纯粹语音的问题，看看马氏有关复声母性质的假定，因为这项假定正是其词头理论的基础。纯粹语音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这些复声母是否来自词头、词嵌、或某些语根。不过，上述的研究方向也有其价值，因为语言学与构词学常是相辅相成的。

董同和对复声母的看法，认为高氏对 C 式 klak：glak 的运用过于广泛。董氏跟马伯乐一样，从“翏”的声系中拟出许多声母。他不曾见过马氏的论文却以同样的观点，做出相同的结论。他还指出，“各”字做“路”（高氏拟为 glag-→glo→luo）字的声符，而“路”本身又作像“露”一类字的声符，董氏认为这样一系列字的拟音十分棘手，“路”、“露”的关系是否可以视为 glag，glo：lag，lo 呢？如依高氏的原则，必认为其间语音差异太大。不过，若能证明 gl-在汉代中叶仍存在，正如高氏所主张的，那么我相信高氏把“露”拟为 glag 是可以接受的。董氏确认，就形声字与声符必音近的原则看来，复声母 A 式应予排除，同时，B 式 kak：klak 也不适

合像"翏"一类的声符。董氏也承认复声母的形式很难确定，而且单靠形声字做证据，必无法获得确实的拟音。

陆志韦也讨论过带l的复声母的问题，但跟董氏一样，无法确定其拟音。由于复声母在不同方言中，或方言的借用下，会产生不同的发展，因此，他另外建立了一套理论。他把声系中不同声母的接触，归因于方言的借用。但在其理论中，仍不能指出方言的分布位置，以及方言借用的实例。

高本汉的理论仍是各家中惟一能作合理解释的，他的解释既切合事实也能兼顾各种状况。我们虽不一定要毫无保留、毫无异议的接受他的系统，但我认为其理论具有相当可信性，这是可以用比较法和其他材料加以证明的。

在检视释名的复声母以前，某些可能性还须加以注意。如果刘熙（公元200年代）的语言仍存着复声母的话，必然不如上古音那样种类繁多，因为上古音的时空范围要广大得多。

如果有一组音训，上古有相同的复声母，到了后汉变成什么状况，仍是颇费斟酌的，譬如有这样一组音训：

上古 klak/中古 kak：上古 klak/中古 kak

这组音训在后汉的关系是 klak：klak，或是 kak：kak 呢？又譬如另一种情况：

上古 klak/中古 kak：上古 kak/中古 kak

我们也很难判断到了后汉这组音训的关系是 klak：kak，还是 kak：kak。高氏研究复声母所建立的形声字与声符必音近的原则，在此是一点也用不上。刘熙对早期的语音可能并不很熟悉，他选音训字时，只把音同的字配在一起。同时，当时若还有复声母的话，他也可能以复声母注单声母，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假定，像 klak：lak 这样的字组关系，在音韵上是有可能用来互相训释的。

由《释名》存在着 kak：lak 类型的音训看来，我们可以确信后汉时代带l复声母的存在。但另一个问题是，到底是字组中的哪一字属复声母？高本汉的形声原则在此用不上，因为刘熙未必遵

循着那个原则制定音训。像 kak：lak 类型的音训，刘熙或许读作 kak：glak、klak：glak 或 klak：lak，难以断言其形式，除非找到其他客观的证据。

还有一点可注意的：高氏只在声系中塞音与 l 接触者拟订了复声母，至于声系中都是 lak 时，并不一定表示其早期就没有读 gl-的可能。只不过表面没有带复声母的特征而已。

前面已经讨论过，音训中，塞音、塞擦音的字，总是以同声母之字来训释，这样自然无法帮助我们辨出复声母，因为假定字组的关系是 kl-：kl-，我们看起来跟 k-：k-又有什么区别？从《释名》的音训分析起来，g'l-：kl-的例子最多，其普遍的程度仅次于同声母相训释。g'l：k'l-与 kl-：k'l 的数量又其次。因此可知，带 l 的复声母多半见于舌根声系中。

首先，我们来观察这组字：

11195 滥 glam/lam：衔 g'am/ɣam

中古音 lam：ɣam 的接触，常表示其中有上古的复声母存在。高氏于"衔"字的拟音未加说明，但"衔"从"金"得声，"金"的声系从不跟 l 接触，所以"衔"字的后汉音读当作 ɣam，我们可以拿下例做比较：

1254 胎 k'æm/k'am：衔 g'am/ɣam

"胎"字的声系一样不含 l 成分，由此观之，在后汉应该是"滥"字具有复声母 glam，正与高氏所拟的一致（高氏的 g-与 gl-跟其它声母的关系，下文还要讨论，高氏常因 l 与舌根音接触而拟订为 gl-）。由前一例的声母关系 gl：ɣ，在刘熙看来，语音相近的程度，足可构成音训。

1265 裘溲 g'jog ʂjog：娄数 glju slju

此例与 1195 例相同，证明"娄数"有 gl（也可能有 sl）复声母存在。同时证实了高氏对"娄数"二字所作的拟音。至于"裘溲"是否也存在复声母，还缺乏可靠的证据（除非照 Benedict 的说法，认为〔ʂ〕是由〔* *ɕr〕演变来的）。这里最好还是不把

“裘溲”拟订为复声母。因此“裘、娄”的音训关系是 g'j：glj

37 瓦 ŋwa/ŋwa 裸 glwàr/lua

这里没有理由把“瓦”字拟为复声母，而 l 声母的“裸”用来注 ŋ 声母的“瓦”，显然“裸”字后汉是 gl-。高氏“裸”亦拟为复声母，可以互相印证。不过，下面一例情况就不同了：

36 瓦 ŋwa/ŋwa：踝 g'lwar/ɣwa

因为 ŋwa 与 ɣwa 在语音上的近似，可以构成音训，所以后汉时代的“踝”未必是 g'l-。

202 额 ŋlɐk/ŋɐk：鄂 ŋak/ŋak

在“鄂”的声系里，没有复声母的痕迹，而“额”则有“各”作声符（高氏音 klak）。正如前面所强调的，把这个声系的字都视为带 l 的复声母，恐怕很有问题。“额”拟为 ŋak 要比 ŋlak 为妥。202例是个方言现象，刘熙认为豫州读“额”为 ŋak。因为方言的不同多半在韵母方面（-ak 与-ɑk），所以这里并无拟作 ŋl 的必然性。事实上，高氏所拟的 ŋl 仅见于“各”声系，ŋli̭am（613h 验）、ŋliek（855h 鹛）以及“乐”字。汉文典“乐”字拟作两读：

289乐 glɔk/lak：乐 ŋlok/ŋɔk

头一个“乐”作“喜悦”解（译者按：见《广韵》铎韵卢各切），后一个“乐”作“音乐”解（译者按：见觉韵五角切）。另一个义为“好也”的“乐”字则读作 ŋlog/ŋau（译者按：见效韵五教切），可能与“喜悦”的“乐”字属同一语源。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词头的影响 g-lɔk，ŋ-log。由此看来，无论是上古音或《释名》音训中，复声母存在的可能性甚微。

从另一方面看，后汉的 gl-存在却十分显然：

47寡 kwɔ/kwa：倮 glwar/lua

“倮”字是前述“裸”的异体，后汉既读为 gl，而“寡”字又不跟 l 发生关系，所以这组音训是 k：gl。但 kl：gl 的可能性也未尝没有。这组音训再度证明了“裸”字古代确实有舌根成分。

第880例（踝：踝）二者皆为 g'l，因而没能提供复声的线索。

第1198例（艦：檻）则情况稍有不同，留待后面详细讨论。剩下的例子还有：1260窭数 g'lji slju：局缩 g'jukşjok

这条例子在释名中属于“a 犹 b 也”的音训类型。第120页（译者按：原书页次）索引中所列之例子，皆属此类“双声音训词”(alliterative binoms)，因为音训字与本字间具有双声的关系。其中有许多同时具有叠韵关系。“窭数”的声母 g'l 与“局缩”的 g'j 十分接近。

1209剑kljam/kjɐm：检 kljam/kjɛm

1210剑kljam/kjɐm：敛 gljam/ljɛm

从1210例可以确定“敛”(译者按：原书误作“剑”)字音 gljam，至于1209的两个字在后汉可能都是 k，也可能都是 kl。像这种一个字有两个音训，这个字又具有复声母，原始的反切很可能就是如此形成的。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20个例子，但只有一个跟“剑”字完全一致（即“耒”字，既用“来”做音训，又用“推”做音训）。我们可以推论“剑”字的两个音训字，在后汉一个是 k，一个是 gl，那么“剑”字应当是 kl 无疑。

685领 ljeŋ/ljɛŋ：颈 kjeŋ/kjɛŋ

“领”字也用来训“缨”字，某些证据可说明喉塞音声母往往由一个较复杂的声母简化而成（理由见后）。“领：颈”的关系与其拟为 gl：kl，不如拟作 l：kl，因为“令”声系的字似乎与“命”字一类带 m-的字接触，而很少跟喉音声母的字接触。在马伯乐看来这个 m-是个词头，因此，“令”的声系中也可能兼有 g-ljeŋ 与 m-ljeŋ 两类字。“颈”字属复声母的进一步证据，是“颈”、“领”可能根本是同源词（cognate），所以这组字后汉的音读分别拟作“领”ljeŋ、“颈”kljeŋ。

另有四个例，其本字与音训字都拟订成 kl，即225的“膈：隔”、1200的“缣：兼”、1205的“检：禁”、1236的“襟：禁”，但此时我们仍无法断言这些字是否的确都具有 kl，或者只是一部分有 kl，甚且没有一个是带 kl 的。其他的例子：“鞬：检”、“屦：

拘”、“景：境”、“约：禁”、“金：禁”各组字都是一个 kl、另一个 k（至于“剑：检”前面已讨论过）。同样，这些仅止于假定而已，还不能确认。

另外还有 l 跟 k' 接触的音训：

244勒 lək：刻 k'ək

245勒 lək：络 glak

这里有三个可能性：

	勒	刻	络
A	lək	k'lək	lak
B	glək	k'ək	glak
C	glək	k'ək	glak

这三种情况中，A 组的假定在语音上而言，很不理想，因 gl 是个不可缺的成分。C 组合乎高本汉拟定复声母时，为形声字所定的原则，所以是语音上最合适的一组。别的例子，像243的“肋：lək：勒 lək”，在此没有多大的帮助。与“刻”字接触的例还有240的“克”与376的“欬”。但并无明显的证据可以确认“克、欬”具有复声母。所以，前面 B 组的假定还是最谨慎的。但是，如果我们依照 Wulff 的办法（见其书212页），把“勒、克”认为是同源字(cognate)的话，C 组也有采用的价值。理论上，A 组的可能性并不一定需要完全否定，只是在三种假设中，或然率最小。

459尻 k'og/k'au：髎 gliog/lieu

这里的“髎”字当具有 gl。如果我们接受马伯乐的词头理论，“髎”的声系是最容易了解的。不过，在此就语言而论，就没有实质意义了。“尻”的声系没有复声母的痕迹，所以这组音训可拟订为 k'：gl。

1218坎 k'əm/k'am：险 kljam/xjɛm

“险”字无法确定是否具有复声母，在后汉可能是 xj，在更早的时代，甚至也有可能是 xlj-。

472老 log/lau：朽 xjog/xjəu

从这个音训，证明“老”应当是glog，“老”字最常见的音训是“考”，而“考”字的意义正是“老者”、“亡父”，是log（←glog）字族里的一员。很可能“旧”也属于这个字族。《说文解字》以“老，考也”log＝k'og，“考，老也”k'og＝log，这样的训释，传统上称之为转注，为六书之一。依高本汉的看法，“老”字的意义很不固定，但“老、考”的声符是相同的，如果这点不误，这也是上古音“老”读glog的又一项证据。事实上，这里音训中的“朽”字也属于同一声系（以丂为声符），因此，“朽”的上古音订为复声母是很合理的。

1198舰 g'lam/ɣam：槛 g'lam/ɣam

高本汉的拟音是考虑了国语的音读，而广州话两字都是lām，厦门话两字都是lam。由此而指出了上古音读当是glam（我拟为ɣlam），可见不论上古音是哪一个，二者都一样具有l成分。我们可以进一步参考高氏“汉语字族”57页，其中有不少例证说明这个声系早期的复声母。

前面既已证实gl仍存在于后汉，因此很可能其他的复声母也还保留着。然而，高氏拟订gl总是取决于声系中有l与舌根音的接触，那么，后汉g'l、kl、k'l、xl的存在就不能十分确定了。

有九组音训，本字及音训字都是gl，这样的声母很可能保存到刘熙时代。

93梠 gljo/ljwo：旅 gljo/ljwo

149楼 glu/ləu：娄 glu/ləu

332路 glag/luo：露 glag/luo

1003練 glian/lien：煉 glan/lan

1179立 gljəp/ljəp：林 gljəm/ljəm

1194揽 glam/lam：歛 gljam/ljɛm

1202廉 gljam/ljɛm：歛 gljam/ljɛm

1203慊 gljam/ljɛm：廉 gljam/ljɛm

1204镰 gljam/ljɛm：廉 gljam/ljɛm

下列各例仅其中一字带有 gl：

292砾 gliok/liek：料 liog/lieu

231露 glag/luo：虑 ljo/liwo

601掠 gljaŋ/ljaŋ：狼 laŋ/laŋ

969澜 glan/laŋ：连 ljan/ljɛh

78橹 lo/luo：露 glag/lu

79橹 lo/luo：旅 gljo/ljwo

108虑 ljo/ljwo：旅 gljo/ljwo

499柳 ljog/ljəu：偻 glju/lju

711陵 ljəŋ/ljəu：隆 gljoŋ/ljuŋ

由以上观察，是否中古音属 l 声母时，就可以把这些音训拟作 gl 呢？如果谨慎点，答案应是否定的，除非更进一步的查证。其中"橹"字以两个不同而都具有 gl 的字来训释，所以有读为 gl 的可能。如果 k：gl 之间可以算是近似的话，我们也当承认 l:gl 亦十分近似。"露：虑"、"虑:旅"两组音训正是这种情况。从107"庐:虑"的音训看来，"虑"字在后汉没有理由是 gl。

这里需强调，以上所做的拟订不完全是高本汉的复声母，高氏拟音是依据文字结构而来，我的结论则不直接系于文字的结构上，而是依据音训所呈现的"字组"(the pairing)，二者途径迥异，因此，当高氏的拟音跟我的结论相符时，我认为更证实了复声母的存在。

笔者大致依高氏的音值标注复声母，不过，他的系统仍有待修正。比如说，在本文中常采用的 gl 音，高氏之所以取 g 成份，是因为复声母的这个成份必须是舌根音，又必须与中古的 g'、k'、k、x、ŋ 有区别，惟一剩下的只有 g、ɣ 了。他不考虑 ɣ，因为在他的拟音中 ɣ 是由 g 变来的，他认为中古的 g'j、ɣ 无论颚化(yodized)或未颚化(non-yodized)，在上古时代是个 g'j、g'(见高氏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第21、22

页），高氏同时也说明了 gj 与 gl 声母的关系。下面是高氏舌根声母系统的简表：

	单声母	带 j 者	带 l 者	带 lj 者
g	—	✓	✓	✓
g'	✓	✓	✓	✓
k	✓	✓	✓	✓
k'	✓	✓	✓	✓
x	✓	✓	✓	✓
ŋ	✓	✓	✓	✓

显然 g 应当是其他舌根音的同位音，但与这些音并不完全构成对补分配（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用高氏的声母系统，根本无法处理这些问题，而近年的某些证据提供了新线索，证明高氏所拟的 gl，实际上就是 ɣj，至少在中古时代是如此。但 ɣj 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李方桂认为中古 ɣ（非颚化音）有两个不同的上古来源：g' 与 ɣ，因而获得以下之结论：

上古		中古
g(')	→	ɣ
ɣ	→	ɣ
g(')l	→	ɣ
ɣl	→	l
g(')j	→	g(')j
ɣj	→	ɣj

$$g^{(')}lj \quad \rightarrow \quad g^{(')}j$$

$$ɣlj \quad \rightarrow \quad lj$$

我认为g'的送气与否，在汉代复声母结构上言，并不重要，就音位观点，是可以省略的。上面所列的系统，把高氏上古的g'分两个音位，即/g/与/ɣ/，而高氏的gj→j变成/ɣj/→/ɣj/，高氏的复声母gl与glj变为/ɣl/与/ɣlj/。这样的系统有个好处，使我们比较容易说明带l的复声母中，舌根成分的失落。如果复声母有些在中古保留了舌根塞音成分，而有些却失去了舌根的成分，只留下个l，这种情况，这个失落的成分一定不是塞音，而是擦音，而且是个浊舌根擦音。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出其对称性：

	单声母	带j者	带l者	带lj者
塞音/g/	√	√	√	√
/k/	√	√	√	√
/k'/	√	√	√	√
擦音/ɣ/	√	√	√	√
/x/	√	√	√	√
鼻音/ŋ/	√	√	√	√

目前福建的某些方言还保留着上古音/g/与/ɣ/的分别。李方桂认为中古/ɣ/与/k/在形声中接触(interchange)者，表示其上古具有/g/；/ɣ/与/x/接触者，表示其上古具有/ɣ/。

其他类似的线索，也可由探索形声字/ɣj/、/ɣl/、/ɣlj/的接触找出来，这种例子一定很多，我们一定还能发现中古ɣ（←上古ɣ）与/ɣj/、/ɣl/、/ɣlj/的接触，以及中古ɣ（←上古g）与/k/的接触。

复声母之间的接触，也跟单声母一样，应该遵循音近的原则，因此，理论上在释名最常接触的应该是/kl/：/kl/，其次是/gl/：/kl/，再其次是/gl/：/k'/或/kl/：/k'l/。只可惜能用的例证不够充分，使得这个假设无法证实。

舌根音的音位形式，是否跟其他上古声母相平行，这个问题颇值得研究，不过，证据恐怕很缺乏。其中只有一项，那就是舌根浊声母的缺乏送气音，使高氏不得不重新考虑 dj、ḍj、dzj、bj 的上古音读，这一点很富启发性。正如高氏上古 gj 与 gl 的情况一样，他拟订的 dj、zj 以及较不常见的 bj 也面临许多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有人怀疑 dj 与 zj 在上古是同一个声母，跟汉末的情况相同，还有人甚而推想 dj 或 zj，跟带 l、r 的舌尖复声母（dl 或 dlj）有密切的关联，就像高氏的 gj 与 gl 一样。

此外，还有一批数量较少，却很有意义的例子，即喉塞音与舌根音的接触。为求一致，并避免混淆，此处仍采用高氏所拟订的舌根声母做说明。

1172痷 ʔjap/ʔjɐp	：	斂 gljam/ljɛm
1阿 ʔa/ʔa：	：	荷 g'a/ɣa
14倚 ʔia/ʔie	：	伎 g'jeg/g'jie
913旂 gjər/g'jej	：	倚 ʔia/ʔie
676缨 ʔjeŋ/ʔjɛŋ	：	颈 kjeŋ/kjɛŋ
226槅 klek/kɛk	：	扼 ʔek/ʔɛk
646羹 kaŋ/kɐŋ	：	汪 ʔwaŋ/ʔwaŋ
802谒 ʔjat/ʔjɐt	：	诣 ŋiər/ŋiei

前面已将“颈”字拟订为 kl、“槅”字为 kl、“歛”字为 gl（/ɣl/），而“阿、汪、谒”等字皆属喉音的声系。这些喉塞音的字是否由某种喉音复声母变来？或者由 ʔk、kʔ（称为 preglottalized or glottalized velars）变来？如果确有这样的复声母，那么下例之出现 l 成分，或许表示“哀”字也曾带有复声母：

382来 ləg/lai：哀 ʔər/ʔai

下面还有一批喉塞音与舌音接触的例子：

50呜 ʔo/ʔuo	：舒 ɕjo/ɕjwo
485幼 ʔiog/ʔieu	：少 ɕjog/ɕjɛu
1077印 ʔjen/ʔjen	：信 sjen/sjen
1178邑 ʔjəp/ʔjəp	：俋 d'jəp/d'jəp
1185湿 ɕjəp/ɕjəp	：浥 ʔjəp/ʔjəp
870殪 djəd/i	：翳 ʔiər/ʔiei

这些音训乍看下，很容易使人觉得它们只是些叠韵字。但这里也显出了相当的平行性（parallelism），让人怀疑刘熙不仅是由于叠韵而把它们配成一对。第1178的声系中有一个带 k'l 的字，表示这个声系仍有某些类型的复声母存在。至于485、1178、1185诸例，可能两字间有同源的关系，因此可用词头来说明。

第50、485例喉塞音与 j 相配为一组，可能与齐地方言有关，有下例为证：

681轻 k'jeŋ/k'jɛŋ　：胜 ɕjəŋ/ɕjəŋ

我们已见过“颈”字有 kl 声母，而“轻”字亦属同一声系，因此也可能是 kl。

682楹 dieŋ/jɛŋ　：亭 d'leŋ/d'ieŋ

我认为这是个普通情况的音训，不带方言的成分。《释名》本条云：“齐、鲁谓楹曰轻”，这是王先谦引用韦昭校订的本子（译者按：指《释名疏证补》）。毕沅的注本（译者按：指《释名疏证》与其他各本则作“齐、鲁人读曰轻”，如果毕沅本没错的话，所有的假定都要推翻了。然而，王先谦指明他所校订的，跟书中其他提到方言的习惯用语相符合。我也认为“轻”只是另外一个词，在此表明齐鲁方言以之作“柱子”解，而不是“楹”的音训，也不是“楹”字的方言读法，因为“楹”已有“亭”字作其音训”。

至于681的例，表示“轻、胜”二字在齐鲁方言中音读方面有

相似的成分。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

61库 k'o/k'uo　　　　：舍 ɕja/ja

刘熙云："库，舍也；物所在之舍也，故齐鲁谓库曰舍。"这段话使我们想到："车，古者曰车声如居，今曰车声近舍。"（参考第48、99例，车：舍与车：居），"车"字的国语音读从 ȶ'ja 变来，正与刘熙的读音相同。值得玩味的是第61例的"库"从"车"声，我们可以想见古代"车"kjo 的音读在某些方言里头颚化成为 ȶ'ia，但是"库"k'o 字何以没有介音，却无法解释。目前的例证显示了齐鲁方言中，某些读 ɕj 的字本来具有舌根复声母。当喉塞音跟 ɕj 相训释时，我们未尝不可假定，ɕj 在齐鲁方言中具有某种型式的复声母。这个看法比较缺少强有力的证据，不过，我还是尽量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有很多看起来十分特殊的音训，在释名中经常显得平行而一致，这现象正是复声母存在的证明。

二、l 与非舌根声母的接触

高本汉的拟音很少有 l 与舌尖音构成的复声母，少数是由 t' 构成的。例如《汉文典》第 23组 a、b、c 三例的 t'lia/ȶ'ie，以及第597组的 t'liər/t'iei。

《释名》里也有以下几个值得探讨的音训：

183酪 glak/lak：泽 d'ăk/ḍ'ɐk

217石 d̂jak/ʑiɛk：格 g'lăk/ɣɐk

这里的"酪"字必定是个复声母，而"格"很可能是 g'ăk。因此，217例实为舌面音与舌根音的替换现象(alternation)。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拟为 gl 与 d'l，声母虽异，却有相同的 l 成分，使得语音相近的程度，可以构成音训。

以下还有 l 与 t' 的接触：

903禮 liər/liei：體 t'liər/t'iei

792埒 ljwat/ljwɛt：脱 t'wat/t'uat

我认为汉代的"體、脱"拟作 t'l，不如把"禮、埒"拟成dl→l

更合理。因为l与舌尖音的接触，不能跟其他带l的复声母相提并论，l本身也是个舌尖音啊！

950锥 tiwər/tɕwi：利 ljəd/lji

（韵尾-r 与-d 的关系在释名中极为密切）

“锥”字的声系中，有读为 ljwər 的字（见《汉文典》575例2），但还不足作为此声系中其它字也具有l-的证据。不过，“利”字却可能读为 dl。

948耒 ljwər/ljwi：推 ȶ'jwər/tɕ'wi

947耒 ljwər/ljwi：来 ləg/lai

“推”字在《释名》中还用以训释下列各字：

829出 ȶ'jwət

949谁 ȡjwər

945椎 ȶ'iwər

33吹 ȶ'wia

从这样的接触情形看来，可以假定“推”字的音读 ȶ'jwər 是刘熙所采用的（“推”字另外又读 t'wər/t'uai）。而国语的读法则是由 t'wər 演变来的。

“出”字的声系具有舌根与舌面两类声母，另有“祟” sjwəd、“朏” p'jwəd 二字也可能是以“出”为声符。马伯乐认为“出”具有l成分，因此“推”也可能是复声母（参考第950例）。接着我们也可把“耒”拟为 dl，其同义字“犁”（《汉文典》519g 拟作 liər/liei 与 ljər/lji）以“利”为声符，而“利”950在例中用来注“锥” ȶ'jwər 字，在这种情况下，“利”也可能是复声母 dl，因为“耒、犁”衍自相同的语源。

947例以“来”训“耒”，表示“耒”另有一个跟948例不同的读法。而“来”字在382例以“哀”字训释，因此，汉代的“来、耒”应该都有-əi 韵母的读法。

这里可以用台语（Tai Language）作个比较，李方桂把古台语作“耕种”解的字拟为 * t'lai，声调相当于汉语的平声，因此跟它

相当的汉字应该是“犁”，而不是“耒”。这个古台语的字在韵母方面又跟“耒”的后汉音读 iəi-或-jəi 较一致。由高本汉的 gl 与 bl 类推，我把这两个有关的字都拟为 dl。它们应该不会是 t'l，因为依照高氏的音变原则，这样的音到中古应变成为 t'。

《释名》中的“柳”字，用了两个字来训释：

498柳 ljog/ljəu：聚 dz'ju/dz'ju

499柳 ljog/liəu：偻 glju/lju

从这里很难决定它们的关系是 l：dz'l 或 zl：dz'，还是 zl：dz'l。其中应当具有 l 成分，在语音上才有足够的相似性。但是这项假设又由于“聚”字也用以训“丘”与“洲”而动摇了：

449丘 k'jug/k'jəu

502洲 ȶjog/tɕjəu

除非“聚”与“丘、洲”只是叠韵而已。不过，我们也未尝不可假定“丘、洲”亦含有 l。

具有 sl 的复声母比较少见。

128疏 ʂjo/ʂjwo：寥 gliog/lieu

高本汉上古的 slj-一音，到中古变成 ʂj，因而这里的两个字可拟为 sl：gl（照马伯乐的看法，也可能是 sl：l）。不过，二字的韵母不同，不是个很标准的音训，“疏”字刘熙也许是受形近的“流”字影响，“流”字音 ljog/ljəu。

前面第1260例以“局缩”训“窭数”、1265例以“娄数”训“裘溲”，都曾讨论过带舌根音的复声母。其中稍为显露了 sl 复声母的痕迹，因为“娄”既是 glju，构成连绵字的另一个成分“数”就应当是 slju。

上古音里的 sl 声母（例如367缅 sjeg/ʂie：簁 ʂjeg/ʂie、798椒 ʂjwat/ʂjwɛt：帅 sljwət/ʂjuet）在音训中倒不一定需要。下面是唇音复声母：

1112奔 pwən/puən：变 pljan/pjan

143肤 pljuo/pju：布 pwo/puo

988栾 blwan/luan：挛 bljwan/ljwɛn

这些字的上古音都具有相同的唇音成分，在后汉的音训中反而无法确定是否仍为复声母。下面一些音训，虽然声母的差异很大，却由于他们有个共同的 l，也可以相配合。

827笔 pljət/pjet	：述 ȡ'jwət/dʑ'juet
830律 bljwət/ljuet	：累 ljwar/ljwie
1230林 gljəm/ljəm	：森 ʂjəm/ʂjəm
1231痳 gljəm/ljəm	：懔 bljəm/ljəm
306读 d'uk/d'uk	：录 ljuk/ljwok
307渎 d'uk/d'uk	：睦 mljok/mjuk
989乱 blwan/luan	：运 g'wən/ɣuən
196幕 mak/mak	：络 glak/lak

因为有联绵字"运乱"、"幕络"的存在，我怀疑989、196例只是义训，而非音训。

《释名》的资料无法肯定或否定 ml 声母的存在，第484例"卯"mlog（译者按："卯：冒"为一组）字在汉代可能不是复声母。第441、442例（译者按："黴：晦"一组、"埋：痗"一组）中的"黴"、"埋"是带 ml 声母的字，跟 xm、m 声母的字相配。

三、含有 ŋ、n、m 的复声母

在形声字的声系中，有许多字是由鼻音构成复声母的第二成分。高本汉在这方面没有正式讨论过，但他提出了这样的拟构：(N 代表鼻音)

sN→s

t'N→t'

但高氏没曾拟订 zN 或 dN 的形式。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存在于台语的借字"午"zŋo→ŋo。譬如属台语的 Ahom 语读为 shi-ŋa，Lu 语读为 sa-ŋa，Dĭoi 语读为 sa。李方桂在"台语中的古汉

语借字”一文中云：“shi-ŋa、sa-ŋa、sa 各音读的来源决不是一个单纯的舌根鼻音，而是个有如 zŋ（不是 sŋ）的复声母。这样的声母，在台语的声调规律下，会演变出一套特殊的声调。”

就汉语而言，拟作 zŋ 或 ŋ 都无法解释。与 dz、s 相配的字，其范围不外：

zŋ：dz　　　　ŋ：dzŋ　　　　zŋ：dzŋ

zŋ：s　　　　ŋ：sŋ　　　　zŋ：sŋ

由于我们不能从上古的 ŋ 分出个 sŋ 来，也就无法在这些情况中选出一个适当的形式。且再比较下面的例子：

101语ŋjo/ŋjwo：叙dzjo/zjwo

<zŋ?　　　　<dzŋ?

1050言ŋjan/ŋjɐn：宣sjwan/sjwɛn

<zŋ?　　　　<sŋ

我想 ŋio 与 ŋjan 可能根本是同源字，但这两字都未收入高本汉的字族系统里。因此，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中之一为复声母，另一个也应该相同。至于“宣”字作“宣称”（proclaim）解，是由“散布”（to spread）一义扩大而来，并非“语、言”二字的同源字。对于“亘”的声系，含有复声母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其中包含了 g'、x、gj（高氏拟订）各种声母的字，而“宣” sjwan 又经常做 xj 声母字的声符。

1174业 ŋjap /ŋjɐp：捷 dz'jap /dz'jɛp

<zŋ?　　　　<dz'ŋ?

这两个字常出现在 dz'jap-ŋjap 这样的联绵字中，但由此尚不足证明它们是复声母，只可看出韵母有密切的关系。dz'：ŋ 的接触，在联绵字中最常见。

下面的例子是带 n 的复声母：

1070年 nien/nien　　：进tsjen/tsjen

562烧 ɕɲjog/ɕjɛ　　：燋 tsjog/tɕjɛu

952水 ɕjwər/ɕwi　　：准 ȶnjwən/tɕjuen

122絮 snjo/sjwo ：胥 sjo/sjwo（声符“疋”音 ŋa）

797雪 sjwat/sjwɛt ：绥 snjwər/swi

885玺 snjar/sie ：徙 sjeg/sie

1224糁 səm/sam ：黏 njam/ɲjɛm

953绥 snjwər/swi ：衰 ʂjwər/ʂwi

第953例的“衰”字与951的“惢”与“蘂”ɲjwər/nʑwi 音很相近，这两字做“绥”ɲjwər/nʑwi 的音训。“惢、蘂”二字除声调外，语音完全一样，无疑是同源字，953的“绥”也当与之有关。

下面几个例，带有复声母的迹象：

1115昏 xmwən/xuən ：损 swən/suən

572眇 mjog/mjɛu ：小 sjog/sjɛn

“眇”字在结构上属于会意，由“目”、“少”之义并合而成。以“少”ɕjog 做声符的字，也有拟作 mjog 的，所以高氏认为“眇”字应该是个省声字（abbreviated phonetic），我以为其说未必可信。这里的“小”字，很可能是复声母 sm。

下面还有两个例：

884玼 ts'jar/ts'ie ：弭 mjar/mjie

864细 sied/siei ：弭 mjar/mjie

由此可以证明“弭”在后汉是复声母 zm。884例“玼”字的声系中，像 ts'm-这样的复声母较缺乏成立的证据。我们还可以证明 sm 声母存在于干支字“戌”中。李方桂拟订古台语中 Ahom 语“戌”的借字音 mit，他说：

“中古汉语 s-在 Ahom 语中用 m-代替，在 Lu Dioi 语中，则用 s-表示，很明显，中古汉语的 s-并非原始的形式，因为 Ahom 语中留下了令人费解的 m-一音。汉代学者用‘滅”mjɛt 字注这个干支字，而“戌”又构成形声字“烕”jxwɛt“灭”mjɛt（一般并不认为“戌”是声符，说文“烕”从火戌，会意），由这些情况看来，确有复声母的迹象，或许就是 sm-后来在 Ahom 语中变成 m-，而 Lu-Dioi 语中变成 s-”

《释名》中有两个音训含有“戌”字：

821戌 sjwet/sjuet ：恤 sjwet/sjuet

822戌 sjwet/sjuet ：脱 t'wad/t'uai

他用了“脱”字实在令人费解，我真不知如何跟“戌”扯上关系。用“恤”做音训也不能证明复声母尚存于后汉，除非能找出“恤”字也带 sm 的其他证据。

《史记》五帝本纪戴《尚书》以“谧” mjet 为“恤”之异文(variant)（译者按：见《尚书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今云“惟刑之谧哉”），高本汉在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第二十卷90页1271例，对此有详尽的说明，并确认“恤” sjwet 才是原本《尚书》的写法。高氏云：

“司马贞相信伏生口传经文时，由于音近之故，乃以‘谧’ mjet 代替了‘恤’ sjwet. 这个观点是绝难成立的。”（译者按：司马贞《索隐》云“案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诵，卹、谧音近，遂作谧也。”）

司马贞是七世纪的人，自然对汉代语音没有多少了解。但这样的异文的确掺入了尚书，又被司马迁收入了《史记》。因此，汉初“恤”就应该跟“谧”在语音上有相当的相似，“恤”就有可能是 sm-。虽然这个 sm-的“恤”到了刘熙的时代未必仍存在，这项资料却可以给我们拟订 sm 复声母的参考。

以下几个音训的差异较大：

975难 nan/nan：惮 d'an/d'an

“难”的声符，高本汉拟为 t'nan，是否“难”字本身也可以拟为 dnan 呢？

495丑 t'njog/ȶ'jəu：纽 njog/ȵjəu

“丑”字是个问题，因为李方桂指出（“Loan Words from Chinese”），Ahom 语读“丑”字为 plau，由古台语 pl-变来。

242慝 t'nək/t'ək：態 tnəg/t'ai

这组字是刘熙时代有 t'n-的最好说明。两字的声系都很明显的具有复声母，如今两字又构成一组音训，如果后汉不是复声母，反而说不通了。更进一层看，还有这样的例证：

381能 nəg/nai：该 kəg/kai

两字不仅叠韵，更可能有复声母的存在，前述的“態”字既属复声母，其声符又正是“能”字，这不是说明“能”字由 gnəg 变来，或“该”字由 knəg 变来的吗？

1262脈 mwek/mwæk：譎 kiwət/kiwet

“脈”字的-k 韵尾，可能在联绵字中，被舌尖声母所同化：mwek-tek（脈摘）→mwet-tek，所以这里当为 mwet。“譎”字应有 km 声母。《汉文典》312 d 的“袂”字有两个音读：kiwat 和 mjad，高本汉认为这是一个字形代表两个意义相同的字（synonymous words），这种说法，仍难以令人置信。这组音训应当是 km：gm。

这几个零碎的例证，总是不容易提出一个坚实的解释，因为缺乏与之相平行的例证。它们最多只能为复声母产生一些暗示而已，有些甚至只有叠韵的关系。不过，从全盘的观察，也可以看出其中所拟订的复声母有不少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很难说在《释名》中哪些音训字跟本字的读音是一致的，哪些则否，除非作全盘的讨论。

如果把主要类别以外的声母，个别发生接触的例证统计一下，其数量约为全部音训的百分之九。由这个数字看来，我们不能否定一个事实，《释名》的音训充分表明了二字间音位结构的相似性，包含声母、元音、韵尾辅音、声调各方面。

刘熙的音训使我们对于由别的证据推求的拟音，更具有信心。其中最有意义的，该是上古的 l-复声母竟然保存到距600年代之中古音不远的时代。《释名》的资料还暗示了许多新的拟音，同时，也使其他汉代的音训得以有效的利用，对拟音的一般法则，更获得了印证与扩充。

汉语史的研究虽然充满趣味，但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从《释名》中，透露如许丰富的语音实况，已够让人惊喜了。不过，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仍有待跨越的鸿沟，许多矛盾的假定，仍旧摆在那里，同样的资料也往往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如今最需要的，还是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的运用，借以查证现有的一切假定，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

至今运用的相当有效的拟音方法，也有其限制，其价值仍待我们去作科学的探讨。然而，“在虚空中摸索”（operating in a vacuum）的危险性也一直存在，除非将来能用比较的证据来改订或印证现有的各项假定。

（竺家宁译，载《中国学术年刊》第3期，1979年）

几个上古声母问题

李方桂

在《上古音研究》里，我认为上古声母尤其是复声母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许多谐声字还没有解释的办法。对于上古声母所拟的音也许有修正的必要。因此我想从另外的一个观点去看我们所拟测的几个上古声母。

大凡我们拟定一个或一套音，总希望他不仅出现在一种特殊情形之下。比方说高本汉所拟定的上古舌面前音，*t̂-，*t̂h-，*d̂h-等，只出现在三等韵介音 j 的前面，后来演变成舌面的塞擦音tś，-tśh-，dźh-，即《切韵》的照三，穿三，床三等母。因为一个或一套音只出现在某种特殊情形之下，往往是受那种特殊情形的影响变来的，所以我们认为高氏所拟的那一套舌面前音原是舌尖前音的 *t-，*th-，*d-等受介音 j 的颚化作用变来的，这在语音演变的理论上也是合乎音理的。这不过是《切韵》时代的照三、穿三、床三等的来源的一部分。另外有来源的就是董同和所指出的照三、穿三、床三等跟舌根音谐声的字（上古音韵表稿1944，第5—7页）。我们现在就利用董氏所搜集的材料，重新作一次检讨。

如果我们看看我们所拟定的上古声母中有没有类似很孤立的声母，就可以发现有 *grj-（*gwrj-）是专为《切韵》时代的喻四等跟舌根音谐声的字而设的。这类的字虽然不太多，但是我们不得不重新把这类的声母从整个儿的系统上考察一下。从下列的表可以看出我们的缺点来：

舌尖音： a. t- th- d- n-

	b.	tr-	thr-	dr-	nr-	
	c.	trj-	thrj-	drj-	nrj-	
齿　音：	a.	ts-	tsh-	dz-		s-
	b.	tsr-	tshr-	dzr-		sr-
	c.	tsrj-	tshrj-	dzrj-		srj-
舌跟音：	a.	k-	kh-	g-	ng-	h-
	b.	kr-	khr-	gr-	ngr-	hr-
	c.	—	—	grj-	—	—
圆唇舌根音：	a.	kw-	khw-	gw-	ngw-	hw-
	b.	kwr-	khwr-	gwr-	ngwr-	hwr-
	c.	—	—	gwrj-	—	—
唇　音：	a.	p-	ph-	b-	m-	
	b.	pr-	phr-	br-	mr-	
	c.	—	—	brj-（?）	—	

我们暂时先把圆唇舌根音跟唇音两项除外，我们就可以看出舌尖音，齿音两项各有 a，b，c 三类，而舌根音除去 * grj-外只有 a，b 两类。如果上古音中有 *grj-，那么似乎也应当有 *krj-，*khrj-等音。

《广韵·術韵》有一些喻四等的字是跟舌根音谐声的，例如鷸（鸟名），驈（黑马白髀），蟠（蟠蟥也），噊（鸟鸣），潏（水流貌），鱊（小鱼名）皆读 jiuět，但是它们又都读床三等 dźjuět。它们的注释除去潏（《尔雅》曰小沚曰坻，人所为为潏），噊（《尔雅》曰危）之外都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认为这种两读的字，应当代表方言的现象。换言之，如果我们保持所拟的 *gwrj-（这些字都是从上古圆唇舌根音变来的，参看橘，*kwjit＞kjuět），我们可以说上古

的 *gwrjit 在方言上有两种变化，一种变为 jiuĕt，一种变为 dź-juĕt。

细察这类喻四等与床三等及禅母字，很少有冲突的地方（除去前面所提到的又读字）。换言之，一韵中有喻四等的很少有禅床$_{三}$母的字。不过这只是指跟舌根音谐声的喻四等字而言，跟舌尖音谐声的喻四等字不在内。如果我们认为上古的 *grj-（*gwrj-），不论是方音上或者别的原故，一方面变成喻四 ji-，一方面变成禅 ź-或床$_{三}$ dź-，似乎无大妨碍。上古之、幽、宵、侯、东、鱼、阳、耕、元、微、谈等韵部里的字，似乎都变成喻四，而蒸、佳（仅开口字、合口字仍是喻四）、脂、真（仅开口字，合口字仍是喻四）这四韵部变成禅，少数变床$_{三}$。在音理上为什么这四部里的字如此演变，我们还不能十分圆满的解释。依我们的拟测其中佳、脂、真三个字是有上古 *i 元音的，也许元音的性质可能有影响，但是蒸部是有 *ə 元音的。

至于《切韵》的床$_{三}$与禅母的关系，我们也曾经认为是方音的现象。一韵中往往有禅母字而无床母字，或有床母字而无禅母字。很少数的韵两类声母都有。总计《切韵》、《广韵》所收的字禅母字要比床母字多的多。这也表示《切韵》主要代表一个有禅母的方言，少数的床$_{三}$母字大约是从别的方言渗入的。这也许可以解释原来守温字母为什么没有床$_{三}$，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唐代已经有人说《切韵》是吴音，因为吴音是禅床不分的。

如果认为跟舌根音谐声的喻四、禅以及床$_{三}$都是从 *grj-变来的，我们就得重新考虑跟舌根音谐声的照$_{三}$、穿$_{三}$及审$_{三}$等母的字。我曾经认为这些字是从有s词头的舌根音变来的，例如 *skj->tśj-，*skhj->tśhj-或ś-等。现在我想不如把他们认为是 *krj-，*khrj-，*hrj-等母变来的。这在演变的规律上也似乎合理，例如：

*krj->tś-。

*khrj>tśh-。

*grj->dź-，ź-，或 ji-。

*hrj->ś-。

总起来说有三个理由使我改变我以前的拟音。

第一：就一般语音的分配情形看起来，不应当只有浊音的*grj-而没有清音的*krj-，*khrj-等。汉语更是往往清浊音相配的。我们如果只有*grj-而没有*krj-，*khrj-等似乎是一个不可解释的现象。

第二：在语言演变的原理上也比较容易解释。我们认为r介音有央化作用（centralization），可以把舌面后音（即舌根音）向前移动，更受j介音的影响，就变舌面前音tś-，tśh-，dź-等音了。这是央化作用的一个例子，跟把舌尖前音t-，th-，d-等向后移动成为舌尖后音ṭ-，ṭh-，ḍ-一样。

第三：我们曾经拟了一个s词头来解释《切韵》的心母字跟各种声母谐声的字。同时也把些照三、穿三、床三、审三等的字牵连在内。现在我觉得实在这些字跟s词头无关。从s词头来的字只有《切韵》的齿音字，s-，tsh-（少数），dz-（少数），z-等母的字。现在我们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有s词头的字。

*st->s-

扫 *stəgwx>sâu

犀 *stid>siei

屟 *stiap>siep

筱 *stiəgwx>sieu

赐 *stjigh>sjě

虒 *stjig>sjě

修 *stjəgw>sjǝ̌u

緰 *stjug>sju

髓 *stjuarx>sjwě

邃 *stjədh>sjwi

泄 *stjat>sjät

绥 *stjəd>sjwi

虽 *stjəd>sjwi

*sth->tsh-

催 *sthəd>tshuâi

邨 *sthən>tshuən

戚 *sthiəkw>tshiek

帨 *sthjuadh>tshjwäi

揣 *sthrjuar> *tshrjuar>tṣhjwě

*sd->dz-

寂 *sdiəkw>dziek

潨 *sdəngw>dzuong

摧 *sdəd>dzuâi

sdj->zj-

词 *sdjəg>zjï

袖 *sdjəguh>zjěu

续 *sdjuk>zjwok

诵 *sdjungh>zjwong

随 *sdjuar>zjwě

徐 *sdjog>zjwo

遂 *sdjədh>zjwi

循 *sdjən>zjuěn

*sk->s-，*skw->sw- (su-)

钑 *skəp>sâp

楔 *skiat>siet

獄 *skjəg>sị

秀 *skjəgwh>sjə̣u

蜙 *skjung>sjwong

所 *skrjagx> *srjagx>ṣjwo

损 *skwənx>suən

岁 *skwjadh>sjwäi

宣 *skwjan>sjwän

恤 *skwjit>sjuět

恂 *skwjin>sjuěn

*skh->tsh-(?)

造 *skhəgwh>tshâu

*sg->dz，*sgj->zj-

造 *sgəgwh>dzâu

鲊 *sgəm>dzạm

邪 *sgjiag>zja(?)

俗 *sgjuk>zjwok

松 *sgjung>zjwong

sgwj->zjw-

彗 *sgwjadh>zjwäi

穗 *sgwjidh>zjwi

旬 *sgwjin>zjuěn

至于 s 词头在鼻音声母前的那类字也都变成《切韵》时代的 s-，已见《上古音研究》，不必再举例了。s 词头跟唇音声母相配的例子很少，瑟ṣjět 是否从上古 *sprjit 来的，不能肯定，也许 *sprjit 先变成 *srjit，再成《切韵》的ṣjět。“鼻”字原与“自”字通，是否“自”字是 *sbjidh>dzji?“皋”字是否是 *sbədx>dzuâi?这都是很有趣味的问题，一时不易解决。

总之，s 词头对于各类声母的影响大多数都是变成《切韵》时代的齿音 s-，z-，少数 tsh-，dz-。可以说与《切韵》时代的照$_{三}$、穿$_{三}$、床$_{三}$、审$_{三}$、禅母等无涉。因此我们不应当认为照$_{三}$等母是有 s 词头的。

有了上面的三种理由，我们暂把跟舌根音谐声的照$_{三}$、穿$_{三}$、

床$_{\text{三}}$、审$_{\text{三}}$、禅、日等母的字认为是从上古的 *krj-，*khrj-，*grj-，*hrj-，*ngrj-来的。下面再举些例子来说明它。

*krj->-tśj-

枝 *krjig>tśjě

只 *krjig，-x>tśjě

蒸 *krjəng>tśjəng

箴 *krjəm>tśjəm

抵 *krjigx>tśjě

旨 *krjidx>tśji

*khrj- >tśhj-

饎 *khrjəgh>tśhjï

枢 *khrjug>tśhju

杵 *khrjag>tśhjwo

处 *khrjagh>tśhjwo

赤 *khrjak>tśhjäk

车 *khrjiag>tśhja

臭 *khrjəgwh>tśhjə̆u

*grj>ź-，dź（少），ji-

丞 *grjəng>źjəng

豉 *grjigh>źjě

氏 *grjigx>źjě

视 *grjidx，-h>źji

示 *grjidh>dźji

肾 *grjinx>źjěn

颐 *grjəg>jï

诱 *grjəgwx>jiə̆u

摇 *grjagw>jiäu

药 *grjakw>jiak

裕 *grjugh>jiu

欲 *grjuk>jiwok

邪 *grjiag>jia

盐 *grjam>jiäm

*ngrj->ńźj-

饶 *ngrjagw>ńźjäu

肉 *ngrjəkw>ńźjuk

儿 *ngrjig>ńźjě

*hrj->śj-

收 * hrjəgw>śjǝ̌u

守 *hrjəgwx>śjǝ̌u

烧 *hrjagw（<* hngrjagw?）>śjäu

赦 *hrjigh>śja

声 *hrjing>śjäng

蓍 *hrjid>śji

歙 *hrjiep>śjäp

湿 *hrjəp>śjəp

如果这样办，我们可以有一整套的 *krj-，*khrj-，*grj-，*ngrj-，*hrj-来跟 *trj-，*thrj-，*drj-，*nrj-，*tsrj-，*tshrj-，*dzrj-，*srj-等相当。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上古圆唇舌根音及唇音声母的字是否也可以有完整的一套。

我们先看圆唇舌根音那一套，我们只发现有 *gwrj-一类，举例如下：

昱 *gwrjək>jiuk

役 *gwrjik>jiwäk

营 *gwrjing>jiwäng

捐 *gwrjan>jiwän

匀 *gwrjən>jiuěn

除去这类字以外，别无 *kwrj-，*khwrj-等的痕迹可寻。再看唇音声母的字除去“聿”*brjət>jiuět 这类字外，也没有 *prj-，*phrj-等的痕迹。显然圆唇成分在很早期就把-rj-的-r-成分排斥掉而变 *kwj-，*pj-等。我们知道-r-介音在汉语里是个很不稳定的语音，除去对声母或元音偶有影响，仍有痕迹可寻，到了《切韵》时代都已消失了。

以上的假设与推论，似乎可以解释更多的谐声现象，可以使上古音有个更完整的系统。在语言演变的理论也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因此我愿意提出这个修正的意见来向读者请教。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

严学窘

原始汉语中的复声母由两个、三个或四个单辅音组合而成，故又称复辅音声母。对它的发现和论证，关系到古代汉语面貌和语音系统体制的重要的语言理论问题。近三四十年来，瑞典汉语学者高本汉（B·karlgren）提出古汉语语音中有复声母pl-、tl-、kl-说，我国学者仅很少几人始稍为之疏通证明，而传统音韵学家尤持原见，视为未定论。笔者于1962年在湖北省《江汉学报》发表《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一文，依据谐声系统和古联绵词，借助汉藏语系诸亲属语言存在复声母共有现象的类型规律，企图全面系统地构拟古汉语复声母体系。这虽然是尊重客观事实，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但由于掌握谐声原则不严，解释方法不密，不免有任意性，失之过宽。近读李方桂先生1968年的《上古音研究》，深受启发。文中所提出的上古音的复声母未达其全，但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很可借鉴。当然，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决不是靠某个权威科学家的论断，也不能简单地用自己已知的理论作标准来判定，只能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来检验。科学真理的发展永无止境，因此笔者有必要对原始汉语中的复声母进行再认识。可是由于对汉藏语系比较研究不深，又没有完整成熟的上古语音系统和构拟的汉藏语系的原始语音系统，当前还作不到十分合理而满意的解释，仍然不可避免要出差错，本文凡有主观臆断和技术处理欠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众所周知，研究古汉语中复声母的资料不外是谐声、读若、声训、异文、又音、古音通假和联绵词等。兹篇所论，仍以《说文》谐声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其他材料，特别是比较了汉藏语系亲属

语言声母体系中复声母的类型和结构规律，抓住其通则、特点，对所构拟的复声母，多已进行核察。现代汉藏语系各语言都不同程度地保存古复声母的遗迹。在藏缅语族羌语里，有以 x 为前置辅音和塞音、塞擦音结合而成的复辅音声母18个（在北部方言麻窝话中以此类前置辅音构成的复辅音声母63个）和以塞音和 z ʑ 等后置辅音结合而成的复辅音声母6个。普米语有以前置辅音 s 和塞音、塞擦音结合成的复辅音声母15个，以塞音和 z ʑ 等后置辅音结合而成的复辅音声母7个。嘉戎语的复辅音声母和羌语北部方言麻窝话相似，比较复杂，以塞音、擦音、颤音、边音、鼻音、半元音为前置辅音构成的复辅音声母有140多个，以 r、l、w、j 等为后置辅音构成的复辅音声母27个，此外还有前置、后置辅音同时出现的三合复辅音声母20多个。景颇语中只有 pɹ、phɹ、kɹ、khɹ 等4个复辅音声母。彝语中有 mb、nd、ŋg、ndz、ndʑ、ɳdʐ 等鼻冠浊音。藏语安多方言保留以 ɣ 为前置辅音构成的复辅音声母22个，康方言只有鼻冠音，但在藏文中，其前加字、上加字大体相当于羌、嘉戎等语言的前置辅音，下加字相当于羌、嘉戎的后置辅音，两者合起来，可构成二合、三合等复辅音声母140多个。从此可知藏缅语族各语言的声母都经历了一个由复辅音向单辅音简化的进程，而现代羌、普米、嘉戎和藏语安多话所保存的复辅音声母，倒反映了藏缅语族较古的声母面貌。壮侗语族像泰语、壮语、黎语等不同程度地保存着 pl、ml、kl、pr、kr 等复辅音声母，就是水语、毛难语带 ʔ 的全浊声母 b、d 也可视为复辅音声母。在苗瑶语族的苗语里，有二合的塞音和后置辅音 l、r、ʑ 配成的复辅音和带鼻冠音的三合复辅音声母。瑶语则仅存少许二合复辅音。在现代汉语方言，山西的晋中、上党、雁北等地的所谓汉语骈词，实际上是 pl、tl、kl 二合复辅音声母的痕迹。但在古代汉语文献中复声母却屡见不鲜，如《说文》谐声系统中不仅有大量的二合复声母，还有少数三合及个别四合的。不过从可目验的殷墟甲骨文字算起到许慎编著《说文》止，这约有1800年的长时间内，谐声系统声母互谐

的情况必然错综复杂，加上汉语与汉字纷乱纠扰，所谓变易、孳乳以及方言、转语也必然渗透在谐声字中。这样，取材和构拟难免有不纯不全之弊。现在仅就超出谐声原则的异常谐声现象，以作构拟复声母的依据，整理如次：

（一）二合复声母

第一组

*pt-毫：乇，肑（筋）扚豹：勺，匕：旨。

*pth-缶：罄，否：杏（音），甹：聘。

*pd-必：弋，橐：匋（省声），包（省声）：匋，綮：折。

*pdh-甹：拷粤。

*pts-乀：乄。

*ptsh-市（朩为原形）：迊。

*bth-弻：西，乏：貶。

*bd-乏：Ｐ乏。

*bts-彭：彡。

*pk-萋：艹，麥：棘，驳：交，啙：己，丙：叜（更）。

*pkh-妃，己，丯：鼖（兢）。

*bk-駁：交，圮：己，采：豨。

*bkh-毅：㱿。

*pgh-由：皃。

上列第一组中前辅音类似藏文的前置字母 b，如藏语的 bdun（七）、btab（撒）、btsum（合目）、bkres（饿）、bgres（老）等。特别是 bgres（老）和汉语的耆（* gjid>gji）、壮语的 ke[5]、布依语的 tɕe[5]、台语（西双版纳）的 kɛ[5]、毛难语的 cɛ[5]、布努瑶语的 ci[5]，不仅词义相同，音变的对应关系也比较清楚。本组复声母是根据发音部位不同的塞音不常互谐的现象构拟的，基本类型可类合为 *bd-、* bts-、* bk-等。古联绵词中的：

朴斫尚书梓材　　嗙喻说文口部　　滂沱诗经泽陂　　忸愉方言十二

冯翼楚辞天问　　肥腯左传桓六年　　迫喑周礼轮人注　　褊浅楚辞九辩
哺咀说文口部　　鹎鹍尔雅释鸟　　滂浩楚辞大招　　勃溪庄子外物
倍谲庄子天下
等类此。

今山西忻县读“你”为 pdi，宁为 pdi，文水同；忻县读“泥”为 ndi，文水为 pdi，这都可说是古复声母的遗迹。

第二组

*tts-珍彡：多，镇稹蹎槙滇颠：真，氏：纸。

*ttsh-帝：束，屯：邨，耑：揣，瑱：真，稹：参，聻：聑，婳：
　　　　亜，屮：妻。

*tdz-戴：戋，智：觀。

*tdzh-屮：辵。

*dts-西：酒，薦：鑣，亦：迹，殄：参，嗔寘阗填：真。

*dtsh-允：夋，懿：愍（省声）。

*ddz-蜓：辵，熠：習，截：戋，楢猶輶：酋，覃：蕈，薦：瀳，
　　　　允：吮，酉：逎。

本组是根据舌尖塞音一般不跟舌尖的塞擦音互谐而构拟的。藏文虽有前置字母 d，但跟这关系如何，尚待继续探察。藏语的“九”读 dgu，“辛若”读 dkah，尚可与汉语对应，反映 d 具有词头的性质。古联绵词中的

颠跻尚书微子　　啁噍礼记三年问　　涿聚韩非子十过　　遼巢淮南子俶真训
等类此。

第三组

*kt-籀（㕣）：竹，歸：自，各：驄，赣：戆，䑜：枝，覘：占，
　　　　羔：照（省声），稽鹰眉：旨，公：伀，羔：糕，甄：蘏，
　　　　鞫：籀，咸：葴箴鍼，箴：蠘。

*kth-至：壬，皋：本，君：涒，今：贪棽，见：靦，屈：出，
　　　　契：瘈，扨：幫，轸：多，侃：鬻，企：止，迟：只，鮨：
　　　　旨，伎頍敀：支，糗：臭，区枢貙。

*kd-衮：㕣，冀：異，姜：羊，均钧：匀，筥姬：匠，繇：系，雞：奚，季：稈（省声），璬皦噭謷缴憿激：敫，噊譎遹窬繘蟜谲潏劀橘醻：矞，：劵，干：丆，久：羑，羔：窯，鞠：簕（省声），柬：鶇，貴：穨隤遺，彑：彝，庚：唐，谷：鸽欲狢浴铭裕。

*kdh-羌：羊，穓：異，愆：衍，谿：奚，竅擎墩：敫，監：鹽，顷：颖颍。

*kts-耕：井，夹：脥。

*ktsh-剑检：佥，镇：真，告：造。

*kdz-今：鈐岑。

*gd-眴：匀，芋柔抒：予。

*gtsh-及：扱。

*gdz-臮：濛，臮洎垍：自，豦：覷。

藏文前置字母有g，如gtug（接触）、gtsang（干净）、gdang（睁开）、gnod（损害）、gsang（保密）、gcod（砍柴）、gsod（息灭、杀）等，可资参证。本组是根据舌根塞音不常与舌尖塞音和塞擦音互谐而构拟的。古联绵词中的

魁堆楚辞天问	揭橥周礼职金注	觊觎左传桓二年	噭咷方言一
激燿说文雨部	憍泄荀子荣辱	鸡鹊尔雅释鸟	权舆诗经权舆
茕独尚书洪范	籧篨方言五	觥断庄子天下	

等类此。

第四组

*mp-否：否（省声），毖宓覕：必，貘（貌皃）：豹（省声），鼻：鼻邊，丏：賓。

*mph-無：撫，丣：帘锑，眽脈覛：辰。

*mb-帶：辟，每：緐。

*mt-廟：朝，覛：氏，亾：長。

*mth-牡：土。

*md-圝：冂，鬻又读余六切（《广韵》）武悲、之六二切），
犀从尾声：墀。

*mn-𪓶：爾，弭：耳，糸：縈，矛：柔。

*mts-𦓤：葬。

*mk-貉：各，袂：夬，网：岡。

*mkh-𡸁：㝊（省声），微（省声）：豈。

*mg-囧（明）：又俱永切，文：虔。

*ngp-尼：匕，冰（凝）：仌。

*ngph-喦：品，屰：㲎。

*ngm-闇：门，尼：巻。

*ngt-㐲（㝵）：多（省声），埶：摰，䛊：只，敲：支，火：㲼。

*ngth-雀：屮，岸（省声）：炭，㬎：顯濕墕，咄：出，屰：㾗，
午：杵。

*ngd-厄：厂，騃：矣，㹞：示，牙：邪犽，屰：㡿，樂：藥
轢。

*ngn-尧：谗铙挠娆蛲，埶：熱，尧：荛饶绕。

*ngtsh-原：縓，醶验：佥。

*ngdz-歺：㱦，臬：自。

*ngk-价：介，䊐：君，詻额：各，岸豻：干，㽤：敢，䛟：㓞，
吟：今，唫鈐，钡崟：金，歉嗛隒：兼，䎣：阕，儥䝤：
贵，珢銀垠狠眼：艮，娙：坙，砚：见，嵬隗：鬼，鶂：
鶂，皎：交，翱：皋，帠：䎺，䑛：舌，崖厓：圭，㡾
𡼭侔军，趼豣羿䕲研妍：幵，听断旂䜣沂：斤，元：冠，
尧：峣骁浇，危：𧙊诡觤桅洈姽蛫垝铊。

*ngkh-言：产，雉：犬，踦锜：奇，訖讫𪆷圪刉：乞，皚敳螘
剴暟鎧顗蟣：豈，玉：曲，兀：髡，危：跪，獄（省
声）：哭，尧：饶敖硗。

*ngg-虚：虔（省声），鄞：堇，尧：翘。

*np-任：凭。

*nt-嘐：耴，内：笍，耴：耴（省声），麣：炏，黏：占，琟：佳，钻鲇拈：占，卒：執，聂：诬槷慑。

*nd-能：㠯，乃：孕，向：裔，柰：示，贰：搣，肉：夤畓育。

*nd-能：態，難（省声）：歡，狃：莥，衄钮粈狃钮秵朋那沮：丑，柮黜：出，聂：慑，月：玥抈，苦：婼，耳：耻。

*ntsh-茸：聪（省声），人：千，二：次。

*nk-厶：九，念：今。

*ng-鹲（難）：堇。

本组起首辅音包括m、n、ng三个鼻音，是根据鼻音不跟同部位或不同部位的塞音和塞擦音互谐而构拟的。这三种类型为了讨论方便暂时摆在一起，并非表示m、n、ng之间彼此有什么联系。在现代苗语川滇方言（以贵州毕节先进话为代表）中还保留一套这类复声母，如mpɐ^{5}（猪）、mphɐ（杉沦树）、mple^{2}（稻子）、mplhai^{1}（戒指）、ntso^{3}（早）、ntshai^{7}（女儿）、ntou^{7}（打）、nthaŋ^{1}（楼）、tloaŋ^{3}（鹰）、tla^{5}（跳）、nto^{6}（跟）、nthoŋ^{7}（绑腿）、ntʂu^{6}（鼻子）、ntʂhaŋ^{3}（血）、ntɕie^{1}（菌子）、ntɕhiaŋ^{5}（震动）、ŋkaŋ^{2}（蓝靛）、ŋkhou^{7}（弯曲）、ɴqai^{2}（肉）、ɴqhe^{7}（渴）。瑶语的布努话（以广西都安为代表）也有mp-、mph-、nt-、nth-、nts-、ntsh-、ntʂ-、ntʂh-、ntl-、ntlh-、ɲc-、ɲch-、ŋk-、ŋkh-、ŋkw-、ŋkhw-，还有毛难语有一套mb-、nd-、^{ŋ}g-、^{m}bj-、^{n}dj-、gw-，水语也mb-、nd-、mbj-、ndj-、ndw-等，就是纯浊的b-、d-都带有轻微的同部的鼻冠音，应标作mb-……。在汉语中也会有这种情况。藏文有前置字母m-，如：mkhrispa（胆）、mthoŋ（看、睹）、mgo（头）、mtho-po（高）、mda（箭）、mdaŋs（脸）、mnah-ma（儿媳）等。古联 绵词如：

弥缝左传 僖二十六年　　惏兜说文心部　　慢惂楚辞离骚　　眠娗方言十

曼衍庄子齐物论　　莽㝩说文亢部　　蒙戎诗经旄丘　　沙扰说文言部

勔兹方言一　　莽苍庄子逍遥游　　翱游楚辞云中君　　危独楚辞惜诵

齧缺庄子齐物论　　巖唫谷梁传 僖三十三年　　寤寐诗经关雎　　敖慢礼记哀公问

娆诶说文言部　　鹫鸶说文鸟部

等可证其结构类型。

今山西忻县、文水读“迷”为mbi；忻县读“貌”为mbiu，文水读为mbau；忻县读“莽”为mbe，文水为mbu；忻县、太谷读“鹅”为ŋgə，文水为ŋgu；忻县、文水读“那”为nda，“难”为nd ã。这都可证古有复声母的实况。再从中古的又音来看：从米得声之“鬻”，《广韵》有武悲、之六二切，隶省作粥，《檀弓》食粥音糜，《尔雅·释言》“鬻，糜也。”《诗·鸱鸮》：“鬻子之闽斯”，《释文》：“鬻，由六反。”《左传·昭公七年》：“饘于是，鬻于是”，《释文》：“鬻，之六切。”这可证古有 * md 的复声母，又如態从能得声，慝从匿得声，難歎均从莫得声，傩滩摊均从难得声，而从难得声之滩摊，《广韵》均音奴案、他丹二切；“抩”音那含、他含二切，“耴”音陟葉、女涉二切，“嗫”音之涉，而涉二切，“帑”音乃都、他朗二切，这都表明有复声母 * nd-的迹象。

第五组

*xp-卉：贲，辇：馩；皀：鴘，盡：皕，馩：贲，兮：八，氛：分。

*xph-甹：甹。

*xm-鄦膴嘸：無，摩：靡，勖：冒，徽黴：微（省声），秏：毛，娓：尾，肳忽：勿，訇盁舋觃：亾，惃：民，诲鍸晦悔海：每，沬䬴：未，薨：薨，蒿（省声）：蕫，威滅搣，黑：默纆墨，昏：曶，觃：觡，䬴：犛，婚：韊，昏：鴖棔缗锫颐。

*xt-吅：單，皀：焜，睎稀脪俙豨：希，睢催婎：隹，欪：出。

*xth-喙：彖，慉：畜，训：川，郝赫：赤，齅殠：臭，喜：憘。

*xd-隸：隶，陸：嚭，墉（省声）：髾，隓（省声）：隋，䬴：漦，䇿：折，飈：求。

*xn-蚉：若，漢（省声）：熯。

*xts-隓（墉）：左，荆邢，井，凶：叜。

*xtsh-𢘑：此，獫險：僉。

*xdz-詯眉：自。

*xk-忿：介，故䛽：吉，讙䳺歡貛䪤：雚，罕轩：干，眗欨姁

酌：句，獭：敢，敫：瓛，䝉：矍，谒：咼，朽（朽）：丂，

蒿鄗歊熇：高，妗：今，歛：钦，婡鋏：夹，䛪：宫，晄：

光，䜣昕欣忻：斤，荤翚挥辉：军，虓旭：九，呷：甲，

复：䪦䵷，吅：驩。

*xkh-氣忔汽钇：气，问诃柯：可，𧊒：去，馨：殸，虩：㒸，

殻：殻（省声），㪔殻：㞷，乙：可，𠩺：虚，皀：卿，

㿗：虧，灰：恢。

*xg-烘：共，狾：乔，瘃：及，暵：堇，翾儇嬛蠉：睘，复：

瓊𥢶。

*xng-顼：玉，謔：虐，羲：義，㾬：乐，𩨦：兀，獻：虜，忟：

艾，许：午，哓膮哓皢：尧，化：吪囮讹，献：𢽴巘，厂：雁

應彦屵。

*ɣp-爻：驳，穴：八，𩔈：翩（省声）。

*ɣb-㚑：𡬯（省声），爲（省声）：皮。

*ɣm-夏：𡚁，薨：瞢（省声），户：㕊。

*ɣt-疛：肘（省声），䨮：籗，合：答，荧：荧犖，户：妒，

䋓：周，淮帷：隹，芍：勺。

*ɣth-袁：㞢（省声），像：象，乎：枰，虖：槔，號：饕，臽：

欿，阎：谄，剡：剡㶩𥮖，炎：绥。

*ɣd-鹹：覃，合：䜤，臽：啗窞，炎：谈郯倓惔锬啖淡，莧：

苜，褱：眔，兮：谥。

*ɣh-𦒱肉，漢：難（省声），䕼：難（𪆰），𡖇：日。

*ɣk-妎齘忦闭，介，頡黠：吉，豢：关，垎：各，晧浩鹄：告，

䮗邗汗闬扞钎：干，鬍胡岵居怙：古，谳：敢，婟：固，

械：戒，斆（學）：臼，弘：厶，（厷），瑕睱瘕騢鰕蝦鍜

暇：叚，玃：矍，𧮫：𣪊，瑎鍇谐骺：皆，禍㳡撾：咼，

螖滑搰揩：骨，夆害：丰，斛：角，懈蠏嶰：解，麲：契，芶：均，红缸项：工，邯酣：甘，含龄砼：今，翯滈镐鎬翯：高，猓踝稞鲧：果，谠殨愦缋：贵，黄：光，狐弧：瓜，榦乾翰斡韓韐：倝，嗛慊嫌搛：兼，贾：西，很恨報痕诅限：艮，蛏崆鋞陘莖脛惺：坙，哯睍蚬苋覎：见，槐褢瘣魄：鬼，横：廣，逭：官，侠挟绬陜陜：夹，效筊姣洨佼：交，觟奊畦绀：圭，沆抗：亢，嗥皞：皋，界：介，瞷鷳痫驧憪嫻僩：閒，话秳頢：舌，戉：ㄥ，贺：加，汧刑邢：开，钘：幵，狎匣：甲，揮渾鼋鼲輝運韗餫恽：軍，旱：稈，咸：觱槭鍼感減，为：贿郷妫，爻：较季，害：割，盍：蓋，合：欱鸽佮阁龛袷詥，夅：筝绛降，侯：缑，隺：榷淮，会：桧骼脍刽桧郐侩桧痉狯浍娢，孤：菰，肙：稍涓酮埍绢，寒：㩮，后：垢，寒（省声）：蹇謇，雇：顧，或：國聝，黄：鑛廣礦，刑：荆，恒：椬緪揯縆，亥：荄该骇郊垓陔痎。

*ɣkh-麧齕纥：气，逍：延，賢：臤，苛河何：可，瓠：夸，槛：监，咸：瞰，鱶：後，嚳：學（省声），鞃：弘，宽：苋，牵：玄，喟：胃，豬：害，亏（于）：夸；荂：跨，盍：磕，会：哙穭，隺：淮，王：匡，臽：峆惂，黄：彉，荧（省声）：檾：寒（省声）：褰騫，曷：渴揭愒，禹：齲踽，亥：痎侅刻欬。

*ɣg-洪：閧，圜缳擐镮：睘，营（省声）：茕，肙：翶，袁：罿，曷：揭碣竭。

*ɣng-完：元，𪍿：原，为：讹，曷：堨，隺：犨，云：会，亥：阂。

本组起首辅音从演化情况看，分为 * x-、* ɣ-两套，但从清浊互谐，按照音位归纳法，又可合并成为 * h 的一套，类似藏文前置字母的 h，如：ɦdzugs（栽）、ɦphur（飞）、hthuŋ（喝）、ɦkhjags（寒冷）等。甚至缅文也有 h 所构成的复声母，如：hmra（箭）、hnaŋ

(绘) 等。特别是现代藏语安多方言有一整套前置辅音 h、ɦ 构成的复声母，如：hd-、hɡ-、hdz-、hdʐ-、ht-、hk-、hts-、htʂ-、htɕ-、hm-、hn-、hɳ-、hŋ-、hl-、hw-、hj-，其中凡与浊辅音结合的，实际发音为 ɦ，与清辅音结合的发 h，因无对立现象，故可一律标 h。此外如羌语的 xməɫ (毛)、xpeɫ (补)、xtəɫ (直)、xdeɫ (云)、xqa-l (煮) 等，这都对我们构拟本组复声母很有启示作用。本组中舌根音和同部位的 x、ɣ 互谐，频率大，数量多，这特殊现象仍可视为复声母的遗迹。同时从又音和异文也证明这点，如从工得声的“虹”，《广韵》音户公、古巷二切；“合”字《广韵》音侯阁切，又音阁：“汗”从干得声，《汉书·地理志》豫章的馀汗，应劭以汗音干，今地正名馀干；“巂”音户圭切，《说文》及《尔雅》郭注的子巂，他书作“子规”或“姊规”。古联绵词中的

荒腆尚书酒诰　虺隤诗经卷耳　诶譆庄子达生　轩翥楚辞远游　㶑沐方言十
歇骄诗经驷铁　骇遽楚辞惜诵　荒亡孟子梁惠王下　汉漫方言七
獾虞孟子尽心上　险阻左传僖二十八年　孛孛说文米部　浑敦左传文十八年
菡萏诗经泽陂　浑沌庄子应帝王天地　携持尚书召诰　皓胶楚辞大招
谖诟说文言部　恒慨方言二　鸿濛淮南子俶真训　威仪诗经柏舟

等类此。

第六组

*ʔm-颙：旻，瘳：萝，尻：尻。

*ʔt-黟：多，约：勺。

*ʔth-㫃：於。

*ʔd-益：谥。

*ʔn-瘻：女，委：捼馁诿錗，搦：弱 (省声)。

*ʔts-乙：扎。

*ʔs-亜：西，䓪锡哕，岁₁恴：百 (首)，纱：少，乙：失。

*ʔk-瓮：公，頵：君，黬：敢，奥：釆，壹：吉，抉蚗钬：夬，妜：决 (省声)，㲄：殳，𨨏：今，𡒄：品，䧓：冎，歆：骨，窫：契，窊：瓜，斡：倝，㥞 (忢)：无，瘗：夹，

哇娃窐窪洼盫鼃：圭，筊：交，要：交（省声），藹：葛，

袈：加，恽：军，窜：甲，棺绾婠：官，益：豳，㫃，䏻。

*ʔkh-藹：渴，沤躯讴瓯袚欧殴伛醧：区，洿：夸，疴婀阿：可，

椅旖猗倚犄：奇，音：湆。

*ʔg-歆：咎。

*ʔng-雅：牙，畲：嬒。

本组的构拟是来自喉塞音（giottal stop）演化成为中古的影母，它可跟塞音、塞擦音、鼻音相配构成复声母。在壮侗语族中有好些语言都有 ʔb-、ʔd-、ʔm-、ʔn-、ʔŋ、ʔj-、ʔw-等。壮语常见的有带喉塞音的 ʔbau¹（轻）、ʔdam¹（种植），布依语有四个带喉塞音声母，如 ʔban¹（天）、ʔdai¹（㪅）、ʔwa⁴（傻）、ʔja¹（睁眼），水语有 ʔma¹（菜）、ʔna³（别）、ʔɲam¹（困难）、ʔŋu⁷（俯伏）、ʔnja¹（河）、ʔŋwat⁷（"点"头）、ʔja¹（布）、ʔɣa⁵（田）、ʔwa⁵（斋戒）等。ʔ 在这儿也有点像添前字 a，藏语常用到亲属的称呼上，如 ama（阿妈）、aku（阿叔），现代汉语粤、闽、吴三种方言也有这种习惯，而吴语用得最广，因而有"阿猫"、"阿狗"之称。看起来，这个前加成分的来源，内在意义和加在亲属称谓、专有名称、代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前面的用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多少可以反映汉藏语系各语言语音和形态的亲属关系。在古汉语联绵词中也透露这种迹象：

忧怛大戴礼主言　抠揄方言六　於菟左传宣四年　蝘蜓尔雅释鱼　暧䁌楚辞远游　於𪓰方言八　窈窕诗经关雎　鹌鹑尔雅释鸟　鞅掌诗经北山　㫃蹇说文㫃部　冤曲说文它部　殷勤诗经卷耳笺　鹦鹉说文鸟部　晼晚楚辞九辨　猗那诗经那　阿难诗经隰桑　鹧鸸庄子山木　嫛婗说文女部　𩜾饱方言一　崦嵫楚辞离骚　委积周礼宰夫　依庡说文广部　盆䓤方言十三　蕴崇左传隐六年

等类此。

第七组

*sp-桑：曻，奭：皕。

*sb-少：丿。

*sm-丧：亾，犀：屖（尾），昔（省声）：皰，燹：阌，宦：宀。

*st-巽：弜（卍），迸：併（省声），帥：自，羶：亶，滕勝：朕，適：啻，適（省声）：鷸。

*sth-羞：丑，彡：彤，脩：瞞，寻：棏，虒：鯱鯱，聖：呈，覘：它，世：跇，束：敕，春：蠢，宷：探琛，手：抒，式：侙，失：眣魅抶。

*sd-隸：隶，屭：巽，屟渫媟：枼，肖：趙，筱脩修：攸，蓶雟雖：唯，徐悇：余，睮：俞，惕緆锡鬄：易，獄：臣，虒：厂，枲：台，脩：篠，秀：莠诱，寻：荨，犀：谇稺，枲：隸，虒：嗁蹏鯱遞褫鯱褫颱爀，譚：覃，说税梲涚：兑，揲：葉，鞗倐：攸，蠷：翟，舒紓：予，賒：余，沈：冘，锡：易，输郐隃：俞，释梓：睪，梴挺：延，式：必，敂施弛：也，瞚：寅，始：台，贳：勩，世：呭诎泄抴枼，舍（省声）：余，矢：雉彘，適：擿，俶：蔋，贳：勩，庶（省声）：度，豕：碋隊，施：暆，伸：魦，电：雷，失：苵迭跌诛軼胅齜跌眣驶秩帙紩佚泆铁。

*sn-襄：壤囊孃醸蘘鄹穰攘纕蠰镶儴臁饟，桵：绥（省声），豨（省声）：豼，恕：如，鼋：尔，谂：念，摄：聂，叔：怒，尸：屎（屎），玺：尔，桑：叒，需：而，挐：如，娀：戎。

*stsh-西：罨（遷鄄僊）。

*sk-楔偰：契，斯：其，啬：棘（省声），翜：夹，岁：劌，矢：癸，收：丩

*skh-罄：殸。

*sg-趿靸钑吸：及，收：莜，水：穧。

*sng-辪：眚，產：彦（省声），朔：屰，亵：执，稣：鱼，謷：吾，薛：辥蠥孽辥，烧：尧，㬥：㬥（省声），铄：乐，矢：疑，彖：颣。

*sx-屑：㕕，䧫隆：陸，恤：血，燹：豩，髟：鬓，亘：䱴，宣：

愃，宣（省声）：咺，四：呬，岁：薉諺翙濊，餉：向。

*sɣ-韡韢，繐：惠，賱損：員，燮：炎，所：户，亘：桓貆狟

查絙貆洹垣，黍：雨（省声），睒覢：炎。

*zb-兀：凳。

*zt-盾：楯，奄纯：屯，禅鱓蝉：单，卲袑绍韶佋邵劭：召，尌：

壴，成：丁，澶擅蟺嬗：亶，遄篅歂瑞：耑，是：堤醍鞮

媞隄，甚：覙媅，敦谆惇弴：享，垂：捶腄娷，唾：過，當

黨鄁黨：尚，石：磔，蜀：噣斀，寿：祷涛，单：觶戰撣。

*zth-盾：腯，社：土，石：橐，甚：黮，享：啍焞，是：睼緹。

*zd-镡：潭，诵：甬，祥详翔洋痒庠：羊，樣：羕，序：予，

䜭璿：睿，叙：余，岫：由，袀：匀，鏶：隊，锡：易，

羠：夷，袭：龖（省声），洍：臣，灺：也，賣續：賣，相

佀：目，辞（辤）：台，随（省声）：隋，遁：盾，泗

（汓）：游，寺：特诗峙持痔庤，象：像潒勨，醰：覃，鏞：

庸，侸梪：豆，訦忱：冘瞳：童，辰：厂，唌鋋延，氏：

乀，詜：㲋，瀆：賣，是：踶提题題騠提，殳：投，甚：

醌，尌：廚，享：錞，豕：蕃（番），垂：锤，尚：棠堂，

氏：泜，蜀：髑獨躅濁鐲斣，詜：騣，寿：焘筹俦，瓙壽

霰醻：冒。

*zn-溽：辱，享：犉。

*zk-悤：钧：公：颂讼，谷：俗，旬：姰，已：改，是：翟，

殳：羖股，蒸（省声）：萶。

*zkh-槑（次）：侃，已：郶，臤：臤，臣：臥，甚：堪戡歁。

*zg-欉：瞏，氏：緹軝。

*zng-厂：衮，隰：㬎，臣：嚚。

*zx-尚：向，慧：嚖，旬：绚。

*zɣ-彗：慧蔧鏏，羡：遂，櫶：還，随：堶，圓：员，燄：炎，

拾：合。

本组起首辅音有 s 和 z。这 z 是从上古 d+j 演化而来。在上古

实际只有 s，故 s 和 z 可合并为一个 s。在藏文，s 属上加字的前置辅音，常用来构成动词的使动式，如：

藏语		景颇语	
riŋ		ren	长
sriŋ		ʃă—ren	延长
ɦphro		brə	散
spro		ʃă—brə	使散开
ɦbjoŋ	泻	ă—wan	干净
sbjoŋ	使泻	ʃă—wan	使干净

还可以表示动词形态的现在时，如 sgrud（完成）、sdom（束缚、捆）、spong（抛弃）、smra（说）、slu（诱骗）等。此外，又可以标志形容词或名词，如：stwg（密）、skjid（幸福）、sŋiŋ（旧）、smin（熟）、skjur（酸）、sdug（坏）、skam（"干"湿）、sna（鼻）、skaŋ（脚一胫）、stag（虎）、sbraŋ（苍蝇）、sman（药）等。本组也反映 s 这个词缀（prgfix）曾被广泛地使用，在古汉语构词学里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区别词义，表明同源，如刘熙《释名》的

黨，所也；時，期也；西，秀也；髓，遺也；肾，引也；汁，涕也；躡，攝也；言，宣也；語，叙也；善，演也；俗，欲也；翔，佯也；細，弭也；糝，黏也；谷，粟也；庫，舍也；書，亦言著也；署，予也；譜，亦曰緒也；钺，殺也；羊，祥也；吐，瀉也；消，弱也；燒，燋也；錫，易也；等。

"说文"中有所谓"转注"字，也有此迹象，如：

蘇，桂荏也；从艸穌聲；荏，桂荏蘇，从艸任聲；薪，蕘也；从艸新声；蕘，薪也，从艸堯声：呻，吟也，从口申声；吟，呻也，从口今声；𢻫，敷也，从攴也声；敷，𢻫也，从支尃声；顙，頟也，從頁桑聲；頟，顙也，從頁各聲；鬄，髮也，从髟易声；髮，鬄也，从髟发声；洒，滌也，从水西声；滌，洒也，从水條声；拾，掇也，从手合声；掇，拾也；从手叕声等。

古聯綿詞如：舒勃方言六　洗腆尚书酒诰　芟夷左传隐六年　相年楚辞离骚　須臾庄子山木　蕭條淮南子俶真训　深固楚辞橘颂　恂懼庄子齐物论　索求楚辞天问　纖微淮南子原道训　縮朒说文月部　狻麑尔雅释兽　笑傲诗经终风　嘯呼楚辞招魂　燮和尚书顾命　散越国语周语下　邃远楚辞离骚　儳互说文人部

等类此。

第八组

*pl-筆：聿（读律），丙：匬，變：䜌，剝：彔。

*phl-品：臨

*bl-炔：輦

*ml-邁：蠆（省声）萬：糲蠣，䜌蠻：䜌，謬繆：翏，米：粸，宷：寢，文：吝，命：令，尨：㙚，亾：良，睦：坴，卯：聊，蘿䍜：貍。

*tl-柃：仑，謱：娄，朕：賸，者：炭，勺：尥。

*thl-摛螭：离，瘳：翏，體：豊，獭：赖，郴綝：林，搯：留，彖：蠡，离：屮。

*dl-逮：隶，朧：龍：昱：立，坴：六，賣（賣）：睦（睦），童（省声）：龍，瓞：菰，丙：關閉，丣：珋雷茆柳。

*nl-尼：秜，耎：甍。

*tsl-進：閵（省声），参：诊，子：李。

*tshl-鼀：六，僉：㾗，乃：粱，蠢（省声）：鲁。

*sl-䜌：䜌，史：吏，使：吏，䆳：林，颯：立，數：婁，屣：縰，帅：膂，尸：履。

*kl-虢：孚，各：輅詻雒簬駱洛詻絡路賂輅略，睔綸：侖，䜌：䜌，瓃：畾，嘐膠樛摎：翏，鏐：漻，弇：龙，京：椋涼輬谅猄醇，降：墾：禁：林，莒筥：吕，兼：鐮嫌䭠磏熑濂蠊鐮穛廉，槅隔䮮：鬲，：膠：廫。

*khl-泣：立，可：砢，亰：蜋，悝：里，监：蓝篮㜮檻鑑覽擥濫尴醢。

*gl-龔：龍，咎：綹。

*ngl-岸：（省声）：峴，樂：觻濼鱳瓅礫櫟礫轢瘵，粆：来憗鳌。

*xl-猡：翏，孝：老，囆：蠇（省声），虍：虜慮膚。

*ɣl-𡉙：里，劦：荔珕。

*ʔl-乎：一，弯：䜌。

本组特点是后置辅音的l的能量大，它可以跟唇、舌、齿、牙、喉的辅音广泛配合构成复声母。在藏文的上加、下加字中都出现r和l，两者是有区别的，其l多出现在牙音之后，如klan（寻隙）、klad－pa（脑）、glu（山歌）、glog（电）、glu（虬－龙）、rluŋ（风）、glod－pa（松，放松）等，而r则应用的范围更广，如drug（六）、sraŋ（两，量，称）、gro（小麦）、srid（政治）、grub（成就）、grol－ba（散开）、drad－ba（拖倒）等。藏语方言间-l、-r有互变现象。在对古汉语复声母的构拟中，李方桂先生把中古的二等字出现pl-、ml-、kl-，gl-的改写为r，如“剝”*pruk、“麦”*mrak、“各”krak、“洛”grak，这就很难了解两者的本质差别。在现在壮语北部方言如武鸣的pl-、ml-、kl-，来宾的pɣ-、mɣ-、kɣ-，贵县的pr-、mr-、kr-，南部方言中如隆安的pl-、phl-、kl-、khl-，它们之间有对应关系，能否说明它们是来自pl-、ml-、kl-呢！?在汉语中这套复声母保存较多，无论谐声、联绵词、读若、音训、异文、又音、古今俗语，都可得到充分证明，所以较易为人接受。

古汉语二合复声母的构拟大体如上所述，下面就要着重地谈谈它们的结构方式和演化问题。

古汉语二合复声母就其不同的结构方式，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包括第一组到第七组，它们是塞音、擦音、鼻音和塞音、塞擦音、鼻音结合而成。其起首辅音读得轻而短，带有附属性质，且有一定限制，后面的辅音是主体，读得较长而重，也比较自由。

第二类包括第八组，它们是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和边音结合而成的。其前后两个辅音发音的强度和长短相仿，没有显明差别，但前面辅音是基本辅音，数量多，几乎几种性质的辅音都

具备，后面辅音带有附属性质，颇似介音。

古汉语复声母的演化可以从藏文得到启示，藏文二合复声母的变化有类合、约缩和脱落三种情况。类合就是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合并，如上加字 r、l、s 合并读 r，前加字 g 读 ɣ，上加字 r、l、s 和前加字 b、d、g 合并读 ɣ 或 ɦ，前加字 m、ɦ 合并读 n 等。约缩是由两个音变为一个音，汲取原来两个音的发言部位和方法的一部分特点凑合而成新的音素，如“六”，藏文读 drug，现代藏语方言拉卜楞读 tʂək，拉萨读 tʂ‘uʔ，德格读 tʂuʔ 等。脱落是前置辅音或后置辅音消失，也就是前加字或上加字的脱落，有时主体或基本辅音也会消失，而前置辅音或后置辅音也就成为主体或基本辅音。从现代藏语方言一些语词声母与藏文的比较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复辅音的简化途径，特别是复辅音几个成份之间互相影响所引起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的某些变化，如：

藏文	拉萨	德格	拉卜楞
sb-	p-	b-	b-，w-
spr-	tʂ-	tʂ-	ntʂ-，xw-
sm-	m-	m̥-	hm-
sbr-	tʂ-	r-	dʐ-，r-
sk-	k-	k-	hk-
sgr-	tʂ-	dʐ-	dʑ-
sd-	t-	d-	d-
sts-	s-	ts-	hts-
sl-	l-	-ɬ，ts-	hts-

古汉语二合复声母的演化从已发现的资料看，不外消失、简化和凑合而产生新的因素两途。从消失、简化方面来说，陆志韦先生在他的《说文解字读若音订》(燕京学报第三十期)一文中指出：“古复辅音 pl-、thl-、sl-、kl-、ŋl-、mb-、nd-、ŋg-，至东汉已消失无遗。kl—与 k 为读若，与 l 亦为读若，一无差别，余推，nd->n-或>d-或>nʑ-。ŋg>ŋ 或>g。凡谐声喉牙音与唇音通转之例，喉牙音与舌

音或齿音通转之例，或舌音与齿音通转之例，许君已概从今音(即合乎反切而不合乎谐声也)。”这充分地说明古汉语二合复声母消失简化的途径和时代，精当之至。我们就是从消失简化的大量资料构拟出二合复声母，例证俯拾即是，此可从略。至两者凑合产生新的音素也不乏其例，如：

黑 * xmwək>xuək
歎 * xt ‘an>tan
数 * slŭk>so:k
宠 * xljung>tʂ ‘jung
识 * st ‘jək
摧 * st ‘wəd>ts ‘oi

畜 * sk ‘jok>tʂ ‘juk
枢 * sk ‘jug>tɕ ‘ju
烧 * sk ‘jug>ɕjɛu
造 * sgog>dzau
肾 * sgjin>ʑjen
旬 * sgwjin>ʑjuen

(二)　三合复声母

第一组

*pkt-匕卑履切：旨職雉切：稽古兮切 讋居履切 尼诘利切。

*pkth-匕卑履切：旨職雉切：䭫康礼切

*pgt-匕卑履切：旨職雉切：耆渠脂切，匕卑履切：耆渠移切：榰章移切。

*pŋt-匕卑履切：旨職雉切：詣五计切。

第二组

*mpt-勺之若切：豹北教切：貇（貌兒）莫教切。

*mpd-弋與職切：必卑居切：監彌畢切 宓美畢切：覕莫结切。

*mpn-匕卑履切：尼女夷切：䓆式夷切。

*mngkh-散无非切：豈（微省声）墟里切：皚五來切 鎧五困切 顗魚豈切 螘鱼绮切。

*mngg-文無分切 虔渠焉切：虤牛建切。

*nkt-今居音切：念奴店切：唸都见切。

*nkd-矞女滑切：矞余律切：噊繘遹蟊繘譎憰潏古穴切：劀古鎋切 橘居律切。

*ngt-李尼輒切：執之内切 蟄渠容切。

*ngkth-干古寒切：岸五岸切：炭（岸省声）他案切，本土刀切 皋古牢切：

翱五牢切。

第三组

*xdts-ナ臧可切：陸许规切：陸徒果切：簪直追切。

*xmk-高古牢切：蒿呼毛切：蓳莫報切。

*xmng-文無分切：虐牛建切獻許建切：獣五鎋槸鱼列切。

*xnk-堇巨斤切：鷬那干切：鷬呼旰切。

*xkd-躳（躬）居戎切：赹火官切又徒冬切。

*xngk-干古寒切：厈（厂之籀文从干声）呼旱切：雁五晏切：彦鱼变切屵五葛切。

*xngkh-ㄛ虎何切：可肯我切：崎锜鱼绮切。

*ɣzkh-侃空旱切：욹（次）叙连切：遠于線切。

*ɣkth-本土刀切：皋古牢切：嗥乎刀切：皞胡老切。

*ɣkd-匀羊倫切：均居匀切：茍于敏切，广余制切：鯀古本切：鯀胡本切。

*ɣkdh-首徒结切：莧胡官切：寬苦官切臣植鄰切：臤苦閑切：腎候簡切：賢胡田切。

*ɣngk-兀五忽切：完胡官切：脘古卵切筦古滿切。

第四组

*ʔxkh-ㄛ虎何切：可肯我切：疴妸阿乌何切，ㄛ虎何切：可肯我切：椅旖猗陭於离切倚輢於綺切。

*ʔɣk-匃古代切：曷胡葛切：藹於害切，㫃於巾晚切倝於巾晚切，倝古案切：斡胡玩切。

*ʔɣkh-亏（于）羽俱切：夸苦瓜切：洿哀都切。

*ʔngk-今居音切：酓咽嗛切：媕五感切。

*ʔsk-西先稽切：垔於真切：鄄吉椽切甄居延切。

第五组

*spd-弋與職切：必卑吉切：瑟所櫛切。

*smd-犀（尾）無尾切：犀先稽切：徲杜兮切墀直尼切遲直尼切。

*sttsh-朿七賜切適施只切鷓都歷切。

*sdtsh-朿七賜切：適施只切：擿直支切。

*snk-今居音切：念奴店切：谂式荏切。

*skt-西先稽切：甄居延切：甄章鄰切。

*sgp-匕卑履切：耆渠脂切：蓍式脂切。

*sngth-矢式視切，疑語其切：癡丑之切，屮丑列切：旹魚列切：辥薛劈私利切。

*sngk-矢式視切：癸居诔切：聊五滑切，干古寒切：彦魚變切：（彦省声）産犍滻鏟所簡切。

*sxm-豩呼關切：豯穌典切：闅無文切

*sxts-ナ臧可切：隓許規切：髓息委切：隓山無切。

*sɣn-向女滑切：雟戶圭切：鞲山垂切。

*zkd-匀羊倫切：旬（旬）詳遵切姁居匀切。

*zgp-匕卑履切：耆渠脂切：嗜常利切。

*zxts-ナ臧可切：墮許規切：隨旬爲切。

*zxd-匀羊倫切：旬詳遵切：绚許椽切。

第六组

*btl-東得紅切：龍（童省声）力鍾切：龐薄紅切。

*mbl-埋从里声，霾薶貍从貍声，貍从里声，古语貍又叫“不来”；又卯茆《广韵》有卯柳二音，聊柳留劉的声母为l，奅窌《广韵》匹貌切。

*mdl-六力竹切：睦莫卜切：賣余六切遺讀牘犢讟嬻黷瀆匵隫徒谷切。

*npl-匕卑履切：尼女夷切：秜里之切。

*ndl-示神至切：柰泥帶切：隸郎計切。

*ktl-東得紅切：龍（童省声）力鍾切：龏紀容切。

*gtl-東得紅切：龍（童省声）力鍾切：龔紀容切。

*ngkl-干古寒切：岸五旰切：（岸省声）覎力監切。

*xbl-皀皮支切又读若香許良切：鄉許良切：量（曻省声，曻从鄉声）呂张切。

*xml-未無沸切：斄許其切：斄斄犛里之切。

*xkhl-乙虎何切：可肯我切：砢來可切。

*ɣkhl-夅下江切：降古巷切：隆力中切，臽户猪切：监苦紺切：藍籃艦檻礛魯甘切覽擥卢敢切，濫爁醂卢瞰切。

*ʔpl-一於悉切：聿呂戌切：筆鄙密切。

*ʔkl-一於悉切：孒吕戍切：虢古伯切。

*stl-自都回切：帥所律切：膟吕戍切。

*sdl-厂余制切：虒息移切：褫郎兮切。

*sml-六力竹切：睦莫卜切：藚續似足切。

*zml-六力竹切：睦莫卜切：贖殊六切。

笔者在《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江汉学报》1962年第六期)一文中曾谈到共同汉藏语声母结构体系中还存在三合、四合复辅音的问题。在四个辅音组成的复辅音中能够出现在第三个位置上的辅音是多数，可称为基本辅音；能出现在第四个位置上的，只有y、r、l，可称为后置辅音；能出现在第二个位置上的，只有r、l、s，可称为前置辅音；能出现在第一位置上的，只有b，可称为再前置辅音。这个b在三个辅音组成的复辅音中，它也可出现在基本辅音前，它又是一个构形成分，因而可称为前缀b。能出现在基本辅音前的还有ɡ、d、v、m，也是前置辅音。不过，四合复辅音在现代汉藏语中已难看见，三合的例还存在一些，在古汉语中也要注意这种迹象。这次果然在谐声系统中挖掘了上例六组三合复声母和个别四合复声母。

在古藏文中如“百”brɡja（>字多ɣdʑa、日喀则ȶa^{3}、拉萨ȶɛ^{3}），“蝇”sbraŋ（>拉萨tʂaŋ），“蛇”sbrul（>卓尼rul、拉萨tʂy、昌都dʑy），“去”ɦgro（>昌都ndʒo、拉萨tʂo），“解开”bkrol（>昌都tʂɸ），“坐、住”bsdad（>道孚dal），“云”sprin（>安多ʂan、昌都tʂiŋ），“排列”bsɡriɡ（>拉卜楞ɣdʒək、拉萨tʂiʔ、德格dʑiʔ），“八”brɡjad（>拉萨cɛʔ），“完成”bsɡrubs（>拉萨tʂup）等的三合或四合复声母到现代藏语各方言中均已简化成为二合复声母或单个辅音或产生新的音素。

在现代汉藏各语言中三合复辅音保存的像藏语支嘉戎语就有：p—kr、p—sr、p—sk、p—sŋ，s—pr、s—kr、s—pj，z—br、z—ɡr、z—bj，ʃ—pr、ʃ—kr、ʃ—kl、ʐ—ɡr，m—pʻr、m—br、m—kr、m—pʻj、m—bj、n—dzr、ŋ—kʻr、ŋ—ɡr、m—ɡl，w—zd。藏语

安多方言四川甘孜自治州道孚县土语也有 mbr、mbj、spj、spr、zbj、zbr、zgr、fkr、ʂptʂ、ŋgr 等十个，苗语川黔滇方言尚存在 mpl、mpl‘、ntl、ntl‘、ndl、ndl‘等，瑶语布努话还有 ȵȶʑ、ȵȶl‘等。这都足以启发我们相信在原始汉语多少可找到一点类似的残迹。

从谐声系统的连锁互谐中探索出古汉语三合复声母是严格掌握谐声原则而构拟的，这方面还可从中古又音得到一些旁证。《类篇》于《说文》声符字列举又音较《广韵》、《集韵》为多，其声符多音字有显露三合复音母的迹象者摘录如下：

*pkts-畕	侧立切	讫立切	北及切
*nttsh-毳	充芮切	儒税切	租说切
*ngdts-晉	昵立切	弋八切	即刃切
*xmtsh-旻	莫结切	翾劣切	七役切
*xpdz-[illegible]	必幽切	香幽切	仕耽切
*xkts-毇	虎委切	丘媿切	租毒切
*-xsd 帥	所類切	欲雪切	输芮切
*γkl-睔	户衮切	古本切	鲁本切
*snd-说	输爇切	欲雪切	儒税切
*spth-戔	相干切	旨善切	匹見切
*sttsh-崔	息罪切	倉回切	朱惟切
*sgb-[illegible]	步木切	所六切	衢六切
*ʔnk-弇	姑南切	那含切	衣廉切
*ʔxth-喜	许已切	隐已切	昌志切
*ʔγd-荧	胡登切	縈定切	维颈切
*γph-[illegible]	铺枚切	於开切	何开切
*mpth-頫	匪父切	武远切	他弔切

*ngtts-孨　子浅切　之转切　昵立切

*xpth-土　统五切　许下切　片贾切

*xtts-帑　脂利切　输芮切　即协切

*xkp-皀　笔力切　讫立切　虚良切

*xngth-厂　虚旰切　鱼桵切　耻格切

*ɣngk-干　侯旰切　鱼旰切　居案切

*ktl-来　同都切　六直切　讫力切

*sthl-象　赏氏切　敞尒切　犨尒切

*sktsh-衰　丘熙切　仓回切　苏禾切

*skth-丨　古本切　息利切　吐外切

*zkd-改　象齿切　養里切　已亥切

*ʔɣk-蒦　乙却切　胡麦切　厥缚切

*ʔɣph-畾　乌鸟切　户茗切　匹陌切

*ɣk-穵　呼决切　古定切　一穵切

至三合复声母的结构方式，从第一组到第五组的基本辅音是属末一个，第六组则以第二个为基本辅音，它们的演化也会和二合复声母相似，那是必然的趋势。

这次在从谐声系统探索三合复声母中还发现一个四合复声母：

*ɣkdl-夅下江切：降古巷切：隆力中切：㝅徒冬切。

在中古一字多音中还发现：

*xknd-矞　休必切　允律切　女律切　古穴切

*xsnth-綏　呼悉切　思累切　儒佳切　土火切

*xsdl-羡　虚延切　似面切　延知切　龙眷切

可见四合复声母的谐声互谐和一字多音皆有所本，绝非偶合或古

人妄作，现从复声母角度明其条理，知其源流，岂非快事！传统汉语音韵学者必视为荒诞不经，但这客观事实又如何解释呢?！四合复声母的结构方式，可视第三个为基本辅音。

在技术处理上，无论二合、三合或四合，其中如有送气辅音，其送气号h置后，如两个都是送气，则并合为一殿后。这仅为书写便利，不是音变。但在发音上复声母的送气，一般较弱，故暂如此处理。

从谐声系统异常现象揭露如上的古汉语大量的复声母，人们不难看出它是具有规律性的结构体系。现在提出原始汉语中的复声母，是否主观臆测，决不能离开汉语发展的客观实际本身的鉴定和它的直接变化发展所及的各种迹象来考察证实。古汉语复声母的提出，可以看出有如下功效：

第一，能推动汉语音韵学的进展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沿革各个阶段音位结构体系及其特征与演变规律的。当人们觉察到上古声母那么少，中古那样复杂，现代却简化得很时，总感到有些不尽合理。因为上古汉语单音节词占优势，声母少则所配合的音节必少，不足以适应社会实际的需要。上古单辅音声母唇音、舌尖塞音、舌尖塞擦音、舌根音的两清一浊，加上鼻音和擦音，算来算去，不过二十个左右的格局。这怎么能解释中古声母复杂多种和又音分歧的现象?如果我们承认上古汉语复声母的存在，不仅可以多出音位，增加音节，符合汉藏语系各亲属语言类型比较的共同特征，还比较便利解释中古声母演化的由来。如：

上古		中古	例字
sk+j—	>	tɕ—	鍼旨茝支
skh+j—	>	tɕ‘—	樞杵車赤
sg+j—	>	dʑ—	示神食乘
ṡng+j—	>	ȵʑ—	蕘饒兒耳
sd—	>	ɕ—	罙庶诗世

zd－ ＞ ji－（喻四） 余羊甬夷

zd＋j－ ＞ zj－（邪） 徐祥誦寺

这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中古章、昌、神、书、日、喻四、邪等声母是怎样产生的。此外，中古韵书和字书的又音繁多，一字声母的又音除送气变易、清浊对偶、塞擦音变为擦音等现象外，还有许多发音部位不同、鼻音和通音不同、距离很远的读法，前人常用同位、位同的变转方式来强为之说，不易使人信服，因在音理上难以讲通，如：

龐	扶公切	又	鹿同切	＜*bl-
果	古火切	又	鲁火切	＜*kl-
游	以周切	又	良周切	＜*dl-
泄	以世切	又	息列切	＜*sd-
綆	古杏切	又	必郢切	＜*kp-
限	户简切	又	鱼懇切	＜*ɣng-
貍	里之切	又	音埋	＜*ml-
樂	五角切	又	卢各切	＜*ŋl-
隋	他果切	又	旬为切	＜*sth-
聶	尼輒切	又	之涉切	＜*nt-
膴	火吾切	又	亡古切	＜*xm-
鐔	徒合切	又	徐林切	＜*zd-

上面所举一字二音的现象，反映古复声母分化为各地单辅音读法，而失去其两者之一。如“膴”字，《广韵》“武夫切”又“荒乌切”，《经典释文·毛诗·小旻》：“膴，王（肃）火吴反；沈（重）音無。”按王肃是东海郡人，沈重是吴兴武康人，这表明东海方言读为晓纽，吴兴方言读为明纽，而实由古复声母＊xm－分化而来的。又如“鐔”字，《广韵》“徒含切”、“徐林切”、又“餘针切”，《经典释文·周礼·冶氏》：“戚（衮）音淫，徐（邈）、刘（昌宗）音尋。”按戚衮是吴郡盐官人，徐、刘是北方人。这表明南音读为喻

纽，北音读为邪纽，实由古复声母*zd—分化而来的。据此，既易理解一字又音声母读音距离甚远的缘故。又可证实它们是古复声母分化的遗迹。

第二、能探索汉语语源学的研究途径。

汉语语源学是研究汉语语词的来源及其发展过程的学科。它要求按历史主义原则，探讨各个词声义相应的历史演变，揭示词与词的渊源关系，进而追溯其语根。世界上著名的大型或中型词典没有不涉及到词的来源，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这只有把每个字的历史来源和它的音义从古到今的变化弄清楚，才能做到。

一般地说，同一声符孳生的谐声字，以音同、音近、音转为条件，可以考察其同源关系。但这还不够，尚须用古复声母来分析，则多一探索途径。如"而"为须的象形，乍一看声义不相适应，因"而"为日母，须为心母字，但从"而"的"需"读相俞切，是心母。如果把两声一连，正反映古复声母 * sn—的分化。再循声以求，知语源来自"彡"，《说文》，"彡，毛饰画文也。"段注"彡所饰画之文成彡，须鬓，皆毛属也。""彡"大徐本《说文》音"所衔切"，正合。又如"聘"字，由任马的气力引伸为任使义，丑郢切，而所从得声的"甹"，训侠，亦有任使义，但读普丁切，声义莫应。如以出自复声母 * bth 的分化，则便理解。金文甹从二由作[illegible]，或加口作[illegible]，其见于《番生敦》及《班敦》者文曰"甹王位"，《毛公鼎》说："甹朕位"。孙诒让、郭沫若所释皆声义脱节，现知甹有任用、保有之义，则语源明显了。又如"䍇"字训下平缶，土盍切，《集韵》训器下平，铺彳切。其所从得声之乏，篆作[illegible]，是[illegible]形近之误，房法切。[illegible]则读他达切，谐声读若𦐇，凡𦐇声及从𦐇声之字皆有下平之义，如蹋，践也，践即地平，从声义相应看，是复声母 * bth—的分化，原本下平义。段玉裁不解音理，改下平为不平，说甚迂曲。又如"木"字有唇音，又有齿音（小徐本《说文》宋从木声，《山海经·东次三经》东望博木，注扶桑二音，是其证）。从其唇音则变为"柏"，从其齿音则变为"松"。松柏古本一

语，适为复声母 * sb—的分化。又如叒有齿、舌二音（小徐木桑从若声），叒读桑则语由緣来，读若则语由女来。《诗经》"猗彼女叒"，女有柔弱之意。这又是复声母 *sn的分化。此外如《说文》有一字多形多用例，如"丨"，引而上行读若囟（息进切），引而下行读若退（他内切），它本身则读古本切。实际上前者是复声母 *sk—的分化，后者是 *kth—的分化。又如"疋"，古文以为诗大疋（五下切），亦以为足字（即玉切）或曰胥（相居切），它本身则读所菹切。实际上这是复声母 *sŋ—的分化。又如"丂"，古文以为亏（羽俱切）字，又以为巧（苦绞切）字，它本身则读苦浩切。这又是复声母 *ɣkh—的分化。我们从上所述看来，如果复声母分化之理不明，则必疑其奇侅不经，而后世韵书或字书声音纷纭，亦难得讨其源流了。

第三，能解释汉语训诂学的疑难问题

汉语训诂学就是解释词义的学科，古汉语词义有了变化，需要进行解释，才能使人明了。因此解释词义叫训诂，解释词义的方法叫训诂方法，解释词义的原则叫训诂原则。而训诂原则则有"音近义通"一条，要运用这条原则，首先要明确声音和意义的关系；其次要有古音和古义相结合的条件，即所谓由古音通古义。训诂学上疑难问题的解释，从分析古复声母的分化着手，是有效方法之一。兹举例如下：

"立、位"　"立"、"位"古同字。金文"位"字均作"立"；"立"字经传又通"莅"、"涖"。《诗经·板》："无自立辟"，汉石经"立"作"位"。《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春秋经》的"公即位"即"公即立"。这反映原本有"立"无"位"，"位"乃后起字，实际上是复声母 * ɣl-的分化，才写成"立"、"位"二字。如此则《诗·大明》："天位殷適（敵），使不挟四方"，"位"作"立"解，便知其究竟了。

"士、事、吏、使"　四字古通。《管子·大匡》："诸侯之臣乃

国事（吏）。”《墨子·公输》：“臣以三事（吏）之攻宋也。”《管子·小匡》“使使（吏）民恭敬以劝。”《墨子·号令》：“大将使使（吏）人行守。”金文“使”、“吏”同字，“卿士”均作“卿事”。这四字实际上是复声母*s/dzl—分化而成，明乎此则易解了。

“监、滥、鉴” “滥”即“鉴”，金文作“监”，又作“鑑”。“鑑”，《说文》：“大盆也”，古人用以盛水，亦用以浴。《周礼·凌人》：“春始治鑑”《释文》：“鑑本或作监”。疏：“鑑是盛冰之器。”《墨子·节葬下》：“鼎毁几梃壶滥”。是“滥”乃“监”之借字，亦即“鑑”字。《庄子·则阳》：“同滥而浴。”这“监、滥、鑑”三字相通，实即复声母*kl—的分化而致。

“乘、陵” 《管子·四称》：“入则乘等”。《国语·周语》：“乘人不义”，注：“乘，陵也。”《广雅·释诂》：“陵，乘也。”《礼记·檀弓》：“故丧事虽遽不陵节”，注：“陵，躐也。”是“陵”有逾越义。而“乘”何以与“陵”通？却为复声母*dzl—的分化。

“豐、豊” 甲骨文、金文“豐”、“豊”同字。《大豐毁》：“王有大豐。”“大豐”即“大豊”。《師遽尊》“醴”字作“豑”。“豊”“禮”古今字。《晏子春秋·向上》：“积豐义之养而声矜卹之义。”这“豐义”释作：“禮儀”，亦即复声母*pl—的分化。

“落、洛” 《诗·访落》：“访予落止。”按“访”本应作“方”。《汉书·高五王传》：“访以吕氏”，如淳曰：“访犹方也。”“落”应读“各”，即“格”字。《春秋·左闵元年经》：“公及齐侯盟于落姑”，《公羊》、《谷梁》“落”作“洛”。《大师虘豆》：“用邵洛联文祖考”，假“洛”为“格”。这“落”、“格”两字相通之故，即由复声母*kl—的分化。

“散、祟、殺、蔡” 《方言三》：“散，殺也，东齐曰散。”《礼记·乡饮酒》：“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注：“察或为殺。”《说文》古文“殺”作“布”。《孟子·万章》：“殺三苗于三危”，《说文》，作“𢻹三苗。”“𢻹”从“祟”得声。《左·昭元年传》：“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释文》引《说文》“蔡”作“㝮”。这也由复声

母 * stsh－分化所致。

“尸、夷、弟、人、仁” 古“尸”、“夷”、“弟”“人”、“仁”五字并通。金文夷狄之“夷”通[illegible]，即“尸”字。《[illegible]卣》的“[illegible]方”即“人方”，亦即“夷方”。《易豐九四》：“遇其夷主”，即“遇其尸主”。《淮南子·俗训》：“上与神明为人，下与造物为人”。“人”应读作“夷”。《易·系辞传》：“何以守位曰仁”，《释文》“人，王肃作仁。”汉《韩勑碑》：“于是四方士仁”，此“仁”通“人”。《易·涣》：“匪夷所思”，《释文》：“夷简作弟。”这“尸”、“夷”、“弟”“人”、“仁”五字为什么并通？实为三合复声母 * snd－的分化。

“音、言” “音”、“言”古本同字，后世用各有当，因而歧化。《说文》以“音”为“从言含一”，其实金文“言”字下部所从之口，口中有点与无点，往往无别，并非“含一”。《楚王领钟》：“其聿其言”即“其聿其音”。《墨子·非乐上》：“黄言孔章”，即“簧音孔章”。《列子·说符》：“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吕氏春秋·顺说》：“而言之与响”，此“言”即“音”字。“音”、“言”字通互用，实即复声母 ʔng－的分化。

“妥、绥、嘉” 金文“绥”多作“妥”。《蔡姞毁》：“用妥多福”。《或者鼎》：“用妥眉录”。“绥”、“嘉”又古通。《书·盘庚》：“嘉绩于朕邦”，汉石经“嘉”作“绥”。《诗·韩弈》：“淑旂绥章”“绥”应读为“嘉”。这“妥”、“绥”、“嘉”三字相通是由古三合复声母 * skd－的演化。

“似、以” “似”、“以”古字通用。《易·明夷象传》：“文王以之”，《释文》“以，郑、荀、向作似”。《诗·旄丘》：“必有以也”，《仪礼·特牲馈食礼注》引作“必有似也”。“似”、“以”相通是复声母 * zd－的分化。

“叚、遐、瑕、假、暇” 古“叚”、“遐”字通。《诗·南山有台》：“遐不黄耇”，《曾伯霥簠》作“叚不黄耇”。“假”古作“叚”，与“遐”、“瑕”字通。《曾伯陭壶》：“为德无叚”，“叚”即“瑕”字。《庄子·天道》：“审乎无假”，《淮南子·精神训》作“审

乎无暇”。这“叚”、“遐”、“瑕”、“假”、“暇”五字相通是复声母 * ɣk－的分化。

“每、诲、谋” “每”、“诲”、“谋”三字相通。《吕氏春秋·贵直论》：“每斮者以吾参乎二子者乎”，“每”应读作“诲”，“诲”古“谋”字。《王孙钟》：“诲猷不饫”，“诲猷”即“谋猷”。《不䫫𣪕》：“女肇诲于戎工”，“诲”古“谋”字。这即复声母 * xm-的分化所致。

从上述字例可知以古音通古义的原则运用，必须首先掌握有精确的古音系统，熟习古书文义，再进而求文字的转注假借，细为推断而后可。特别是古书异文，当为声变，不应据以为古同音之证。而前人不明此理，妄加是非，或统称一音之转，莫知究竟。上述字例，现以复声母歧化视之，则涣然冰释，而训诂可通。

第四、能充实汉语古文字学的内容

一般所谓古文字，是包括殷墟文字、商周彝器文字和战国文这，以别于小篆而言的。所谓古文字学在探文字之源，穷文字之流。合之可征社会的演变，析之可考一字的历史。古文字形体的构成，即以一定的物质特点为基础集结成为一个可定的客观事象和社会意识。古文字形体结构本身所显示的意义，就是它的本义，这给语源学造成一个有利的条件。但必须形音义互证，才不会望形生义。特别要以声音为枢纽，来求形音义的相互贯通。

在古文字中有义近形符互相通用现象。如心符和言符互为通用。心符金文作、，言符金文作。从形体结构看，两者毫不相干。但从声音看，它们是复声母 * sŋ-的分化，原本同源。因古人误以心是思维器官，与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后才分别为二。又如衣与巾都是遮蔽人体用的服饰，充任衣物的衣符和巾符可以互用。从语音看，原由复声母 * ʔb-所分化。又如肉、骨二符各代表动物躯体的不同组织，义近，音由复声母 * nk-的分化，故可通用。又如瓦符和皿符、缶符通用。《说文》：“瓦，土器已烧之总名。”因瓦是烧制的土器总名，反映在文字上可与皿、缶器名相互代用。在声音上是复声母 * ŋmp-的歧化。又如米符同禾符、食符互用。米符在金

文中作米，禾符写作，代表谷物及其产品，经煮熟后又可做食品。因此三者关系很密，在声音上也有关联，是复声母 * ɣmd-的歧化，故可通用。

以音理贯穿形义，力求清除“望形曲解”的流弊，这是近三百年来语言文字学者给我们开辟的有效途径，在考订古训的遗漏和错误上作出了示范。现在，我们由于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声母体系，对这方面应有所发展。如“闻、聒、惛”三字通用。金文“闻”作䎽，《盂鼎》：“我䎽殷述命。”《郐王子斋钟》：“聒于四方”。《说文》古文“闻”作“聒”，《玉篇·耳部》：“聒、聋并古文闻”。“䎽”与“惛”音近相假。《晏子春秋·问上》：“荆楚忧惛”，“惛”应读作“䎽”。“闻”，大徐音无分切，“聒”，呼昆切，是为复声母 *xm-的分化。又如古文字子丑之“子”与辰巳之“巳”两者有别。子丑之“子”，甲骨文作，金文作，《说文》古文作，籀文作，皆象囟上有发及胫足之形。辰巳之“巳”，甲骨文作或，金文作或，小篆作，为之小变，隶作“巳”或“已”，《说文》“子”之篆文作，皆象无发的胎儿形。但“巳”、“吕”、“胎”则属同源分化字。“巳”字之本义是谓儿已成胎。《说文》“包”字作，象人怀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此正反映“巳”字本义。现以末笔无钩挑之“巳”为辰巳字，以有钩挑者为已然字，古无此别。“已”亦来源于“巳”，谓胎儿已成形将临盆。“吕”《说文》作，训“用也，从反巳”。甲骨文作或，金文作，乃倒“巳”，非反“巳”，因胎儿常倒出。隶变为厶、吕形，“厶”用古文，“吕”用篆文。“台”、“允”、“夋”、“公”、“私”、皆从“厶”，“耜”则从吕。“巳”、“吕”正倒诎曲，原本同字，孳乳为“胎”，“胎”从“台”出，得源于吕，《说文》谓“妇孕三月”。“台”谓胎儿初坠地开口出声，故始初、胞胎、胚胎都从台，冶金冶器亦称胚胎，故“冶”、“治”又从之。“吕”又孳乳佀为“佀”(似)。《诗·斯干》：“似续妣祖”，传：“似，嗣也。”《广雅·释诂》：“似，续也。”金文“似”字作㠯。《伯晨鼎》：“㠯乃祖考侯于鞄。”

“㠯”与“嗣”音近字通，毛传训“似”为“嗣”，“嗣”亦续义。金文“嗣”、“𤔲”通用，“𤔲”、“治”古今字。金文“治”字通作“𤔲”，“嗣”、“𤔲”并谐司声。又金文“辭”与“𤔲”通，《说文》“辭”，籀文作“𤔲”。“𤔲”又与“司”同用。经传司徒、司马、司工，金文作𤔲土、𤔲马、𤔲工。“司”之通诂为主，主管其事之谓。经传“治”字，金文作“𤔲”，亦作“辭”。金文“治”字与“司”同用。“始”、“治”并从“台”来，故通用。《书·盘庚序》：“将治亳殷”，正义引束皙云：“孔子壁中尚书将始宅殷”。金文“治”作“𤔲”作“𤕎”，“亂”乃“𤕎”之讹。凡经传“亂”训“治”的，都是“𤕎”字之讹。这里，所举“巳”、“㠯”、“台”、“胎”、“似”、“嗣”、“𤔲”、“司”、“辭”、“始”、“治”诸字，源流显然，从音看，都来自复声母 * sd-，如此形音义都能贯通而吻合了。

还有本字湮，本音失，藉复声母证之，才知其然者，如“裘”，甲骨文作𧘝，象形。金文《𫊣伯𣪕》作𧘝，《叉卣》作𧘝，则为形声字。《说文》以为“裘”从衣求声，一曰象形，古文省衣。按裘本作𧘝，从衣又声，后人读为求声，孔广森谓“裘”、“求”不同音，一不知“𧘝”原属之部，故《诗·七月》“裘”韵“貍”，《大东》“裘”韵“来”、“服”、“试”，《礼记·学记》“裘”韵“箕”，《左氏四年传》“裘”韵“衣”。二不知“又”、“求”、“裘”、“𧘝”原本同声，即由复声母 * kd-分化而成。又如“且”、“俎”、“宜”古字通。《说文》古文“宜”作𡧪，即甲骨文、金文𡨦的衍变。金文“俎”字作𡨦，𡨦即“宜”之初文，亦通“且”。故甲骨文𠝣亦作𠛬。《诗·假乐》：“宜君宜王”，汉石经及《释文》并作“且尹且王”。“俎”当读为葅醢之“葅”，亦作“菹”，为菜肉义。《诗·女曰鸡鸣》：“与子宜之”的“宜”则易解了。它们原是复声母 * ŋts-分化所致，又“舍”、“予”、“余”三字相通。《管子·四称》：“谗贼是舍”，孙诒让说“舍”当为“予”之借字。《隶续》载魏三体石经《大诰》：“予惟小子”，“予”字古文作“舍”。《说文》：“余，语之舒也。从入舍省声。”按“舍”从“予”声，非“余”从“舍”省

声。金文“余”字初作令，后作余。凡经传“予”字，金文通作“余”。“舍”、“予”、“余”三字所以通，亦由复声母 * sd-分化而来。又如“之”、“兹”二字相通。《诗·公刘》：“止基乃理”，这“止”即“之”，“之”犹“兹”义。金文“之”字作㞢，后写作“止”；足趾之“趾”作止，后写作止，两者易混，后世不分。《诗·桃夭》：“之子于归”，犹言兹子于归。《诗·车舝》：“高山仰止”，《释文》：“仰止本或作仰之”。“之”、“兹”相通是由复声母 * tts-所分化。又如“遗”、“坠”、“隧”三字音近义通。《诗·既醉》：“孝子不匮”，这是说孝子奋勉不废坠意。“匮”本作“遗”。《礼记·祭义》：“而老穷不遗”，《释文》：“遗一本作匮”。《仪礼·士丧礼》注：“襚之言遗也”。《诗·角弓》篇：“莫肯下遗”，《荀子·非相》作“莫肯下隧”，即“坠”字。金文作㒸。《毛公鼎》：“女毋敢㒸”，《克钟》：“克不敢㒸”，《师寰𣪘》：“师寰虔不㒸”，是“不㒸”乃周人习用语例。“述”、“坠”亦音近字通。《书·酒诰》：“今维坠厥命”，《盂鼎》作“我闻殷述命。”“述”是假字。这“遗”、“坠”、“襚”三字所谓音近古通，即由复声母 * zd-分化之故。

第五、能填补汉语构词法的空白

词是声音和意义的统一体，就在于通过字的声音形式和人们意识中概括、反映客观事物的特征所汲取的意义内涵相结合而构成的。汉语构词法研究的对象是词的形式、构词类型及其历史发展面貌。一般认为汉语是单音节制，缺乏外部形态词头、词尾和内部屈折的变化。可是我们认为古汉语有丰富的复声母，其前缀辅音往往是构词构形的重要手段，它就是构词构形的语音形式，可以说它是词头（prefix）。如：

*襄 snjang>sjang：攘、禳 * njang>ȵjang

“襄”，《说文》：“汉令解衣而耕谓之襄”。引申为除去义。“攘”《说文》：“推也。”推义近却，《曲礼》：“左右攘辟”，注云：“攘，却也。”“禳”，《说文》：“祀除厉殃也”。《广雅》：“禳，除也。”《风俗通义》：“禳，却也。”却有谢义，王逸《离骚章句》：“禳，谢

也。”

丧 * smang>sang：亡 * mjang>mjuang

“丧”，《说文》：“亡也。从哭亡，亡亦声。”本为弃亡义，后则指死丧。“亡”字《说文》训逃，《广雅》训避，《楚语》注训奔，《中山策》训走，《礼》注训去，都是往义，引伸为死亡义。

喿 * sngɔg>sau：噩 * ngɔk>ngak

“喿”，《说文》：“鸟群鸣也”。意谓群鸟栖于木上，众口争鸣之形，肖其聒噪之声。《说文》无“噩”而有“咢”，注：“哗讼也”。但“噩”字见于《周官》，与甲骨文形（戬一〇、六）似，“喿”与“噩”实同字。

玺 * snjeg>sjle：　迩 * njegx>ȵje

“玺”，《释名·释书契》：“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迩”，《说文》：“近也”。两字都有止义。其语根为“尒”，《说文》：“词之必然也”，《玉篇》：“词之毕也”。“爾”从“尒”声。“尒”也通于“尼”。“尼”，《说文》：“从后近之”。《尔雅释诂》：“止也”，又“定也”。故“尒”、“爾”、“迩”都有止义，可以了然。

修 * stjog>sjəu：　條 * dog>deu

“修（脩）”，《诗·小雅》：“四牡脩广”，毛传：“脩，长也。”《离骚》：“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注：“长也”。《周礼·冬官·考工记·冬人》：“斫目不荼则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注：“脩犹久也。”“條”，长义。《书·禹贡》：“厥不惟條”。金文“攸”字作攸，“修”、“攸”古同字。张徽所录《会稽南山秦始皇碑》文，“修”作“攸”，《汉娄寿碑》：“曾祖父攸春秋”，假录为“修”。“攸攸”亦即“悠悠”，久远之意。

辛 * skhjin>sjen：辛 * khjan>khjɛn

“辛”、“辛”同字，从甲骨文、金文形体视之，本象平首干，《说文》分为二字，辛训辠，读若愆，辛亦训辠，“辠”“辜”均从辛。后“辛”引申有过失义，“辛”引申为艰苦义。

舍 * sdjag>ɕja：　余 * djag>jo

“舍”，《说文》：“市居曰舍”。“余”，《说文》：“语之舒也。从八，舍省声”。按金文“舍”字作[illegible]，甲骨文“余”字作[illegible]。“余”即省口之“舍”。古无旅舍，旅人惟止宿于路旁居人舍中，即《周礼》所谓路室。舍之主人以舍给人住宿，故自称曰余，即今语所谓舍下。因之“舍”亦训施，“捨”字从舍，“舒”字从予舍，“餘”字从余食，其义皆源于以餘舍捨予他人住宿。后来施身自谓之“余”，有读为“沙”、“洒”或“咱”的，可能为其遗迹。

锡 * stek>sek：易 * djek>jɛk

“易”，《说文》训为蜥蜴，后用为变易、赐予字。金文“锡”作“易”，“赐”字作“賜”。《虢季盘》：“王賜乘马。”金文亦假“賜”为“易”。《毛公鼎》：“夙夜敬念王威不賜”。《诗·韩奕》：“朕命不易”，“不易”即“不賜”。《庄子·则阳》：“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赐”又用为变易义。

聖 * sthjeng>ɕjɛng：聽 * theng>theng

“聖”，《风俗通义》：“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故曰聖”。《广韵》：“生也，通也”。按“聖”、“聽”古通。《礼记·乐记》：“小人以聽过”，《释文》：“以聽本或作以聖”。《无逸》：“此厥不聽”，汉石经“聽”作“聖”，魏石经古文作“耶”，“耶”即“聖”之省文。《周语》：“民是以聽。”注：“聽，从也。”《诗·凯风》：“母氏聖善”，此“聖”为从义。

ɣ一：

學 * ɣgŏk>ɣo:k：斅 * gjŏg>gɑ:u

“學”的初文甲骨文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象两手结网以缀于纲之形。结网为生产技能，需要学习，读胡觉切。“斅”，《说文》：“觉悟也。从教冂，冂，尚矇也。臼声，篆文斅省”，此从臼声，训为教训，放效。《礼记·檀弓》：“叔仲皮学子柳”，郑注：“学，教也。”又《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岂斅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这是效义。结网

需教学并举，本为一词，后始分化，从增攴（即《尚书·尧典》所谓“扑作教训”意），从臼声，知其区别。

回 * ɣlwəd>ɣoi：雷 * l^{w}ed>loi

“回”，《说文》：“转也。”“雷”，《说文》：“阴阳薄动雷雨生物者也。从雨，⊕象回转形。”按“回”象旋转之水，⊕象旋转之物，二字音义相关，实肖旋转之声。《尚书·金縢》：“天大雷电以风”，《汉书·梅福传》作“雷风著灾”，又西周末叶《楚公逆镈》铭之吴雷，《史记·楚世家》作吴回。从此可知⊕、回相通。

m一：

命 * mljeng>mjɛng：令 * ljeng>ljɛng

“命”，《说文》从口从令，象以口发号令义。“令”甲骨文、金文皆作令，A是倒口，象发令者，卩象跽而受命意。金文“命”、“令”同用，《毛公鼎》：“铃”字从命作鈴。但彝器铭文和古籍文献往往以“令”作动词用，“命”作名词用。如《孟子》：“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用法有异，加 m-以别之。

卯 * ml ǒg>mau：　劉 * ljog>ljəu

“卯”甲骨文作卯，金文作卯，象双斧，后加金刀作“劉”。《尚书·顾命》：“一人冕执劉，一人冕执鉞”，《正义》引郑注：“劉，盖今镵斧。鉞，大斧。”“劉”即“卯”，为宰杀之器，引申之杀亦称“卯”或“劉”，甲骨文多言卯几牛，即杀几牛。《尚书·君奭》：“咸劉厥敌”，即“咸杀厥敌”。《书》孔传、《左》杜注、《尔雅·释诂》、《扬子方言》，“劉”都训杀。后避免以训杀之“劉”加于国姓，便以田易刀，妄造“镏”字。这是以 m-表明兵器和杀义。

ʔ-：

阿 * ʔkha>ʔa：可 * kha>kha

“阿”，《说文》：“一曰阿曲阜也。”引申有曲从、迎合意。“可”，《说文》为“肯也”，“肯”训“俯首认可也”。可知“阿”、“可”同源。后才分化，加 ʔ-以别之。

㫃 *ʔkjan>ʔjɛn，　倝 *kan>kan

"㫃"，《说文》："旌旗之游，㫃蹇之貌。""倝"，《说文》，"日始出，光倝倝也"，实指旌旗飘扬于日光中。

k-：

荆 *ktshjeng>kjɛŋ：　楚 *tshăgx>tshjo

"荆"、"楚"为丛生灌木，音义相关，一木二名，故"荆"训"楚"，秦庄王讳"楚"，避之曰"荆"。秦以前称楚为荆、为荆楚或为楚荆。《诗·閟宫》："荆舒是惩。"《殷武》："奋伐荆楚"。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但楚人自称楚而不称荆。

鰕 *kdăŋ>ka：　鰕 *duan>duan

"卵"，《说文》："凡物无乳者卵生"。卵部有"毈"、"䙶"二篆。"毈"训"卵不孚也"。"䙶"训"卵也"。按两字音义相关，"毈"读徒玩切，即今之蛋字。"䙶"读古瓦切，即今之湘赣方言称ka。扬雄《法言·先知篇》："雎之不才，其卵䙶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䙶"与"野"协韵，韵则可同，但声母不同，在别卵能否成禽。

我们比较上面所举有无词头s-、ɣ-、m-、ʔ-、k-的词，显示出它们有着标志语法意义或词汇意义的作用。如s-词头的襄：攘，ɣ-词头的學：斆等有意动、使动之别，m-词头的命：令，ʔ-词头的㫃：倝有名词，动词之别，k-词头的毈：、䙶、荆：楚等具有不同的词汇意义。这些前缀的词头，只有通过谐声系统或异文所反映的复声母主谐和被谐字以及异文的音义进行比较，才能发觉。它们原来可能是成音节的词头，后才缩简成为前缀，由表达语法意义的外部形态转化成为带有词汇性质兼具语法作用的附加成分。由于受单音节汉字体制的局限，不易被人识破，但在古代文献中仍保留粘合性强，几乎不能独立使用虚词性质的附加音节的动词或形容词词头。如动词词头有：

"不"（*pjət）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

《诗·长发》："不震不动，不戁不竦。"

"無"（*mjag）

《诗·文王》："無念尔祖"。

《诗·抑》："無就维人"。

"笃"（*tuk）

《尚书·洛诰》："笃叙乃正父"。

《诗·大明》："笃生武王"。

"攸"（*djog）

《尚书·盘庚》："女不忧朕心攸困。"

《诗·文王》："四方攸同。"

"惟"（*dwjəd）

《尚书·召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诗·板》："价人惟藩。"

"以"（*dəg）

《尚书·大禹谟》："监下以简"，"御众以宽"。

"與"（*dag）

《礼记·檀弓》："谁与哭者"，"吾谁与归"。

"思"（*sjəg）

《诗·关雎》："寤寐思服"。《诗·桑扈》"旨酒思柔"。

《诗·思齐》："思齐太任"，"思媚周姜"。

"言"（*ŋjan）

《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

《诗·泉水》："还车言迈"，"驾言出游。"

在古籍中还有称名别物，区分大小，往往不称大小，而冠以不同称谓的情况，也可视为词头性质。如：

大的叫：m—（马）：马蕲、马蓝、马�等；

n—（戎）：戎菽、戎葵等；

x— （虎）：虎枝、虎葛等；

ɣ— （王）：王蛇、王蚁等；

小的叫：k— （荆）：荆葵、荆桃等；

d— （童）：童梁、童牛等；

th— （菟）：菟荄、菟瓜等；

s— （鼠）：鼠莞、鼠梓等。

从上述情况来看，在上古汉语中存在着形态学构词法。比较汉藏语系各语言构词类型发展的主流来看，我们认为汉语构词法从原始到现代经历了四次更迭，出现过四种结构类型：

（1）原始汉语构词法为附加法，所形成的结构类型特征为多音节附加词缀类型——附音节词。

（2）上古汉语构词法为内部屈折法，所形成的结构类型特征为音变造词类型——单音节词。

（3）中古汉语构词法为造句法，所形成的结构类型特征为句式构词类型——复音节词。

（4）现代汉语构词法为词性化的多音节词。

上面所谈的只是发展过程的主流和倾向，不能包括每一时期的一切语词，因为每个时期都有新旧交替并存的现象。从而可知构词法和构词类型的发展变化和语音的发展变化是交织在一起的。

最后笔者认为原始汉语复声母的构拟对进行汉藏语系各语言的比较研究，建立共同汉藏语的体制，提供了有利因素。

从古老的拼音藏文到现代汉藏语系各民族语言都普遍不同程度地存在复声母，从它们各种方言之间，都可以探索其面貌以及产生、发展、消失的过程。古汉语是从共同汉藏语分裂出来的，其声母结构体系的质态应该是相同、相近的，不能视为例外。

汉藏语系各语言复声母发展总的趋势是逐步分化成为单辅音声母或者演变成为新的单辅音声母。由于汉语发展较快，复声母消失必早，加上局限于单音节体制的方块汉字形式，吞没了一词多声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复声母几如凤毛麟角。这怎能和各民族语

言挂钩，而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呢！汉藏语系诸语言的亲属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怎样沟通这种关系？势必首先抓住各语言语音结构体系中的共同的本质、普遍的属性的具体语音现象，那末对古汉语中复声母的挖掘、清理和构拟，就是一项必要的研究。有了它，不仅能够说明过去所不能说明的喉、牙、舌、齿、唇互用的现象，且可着手从事汉藏语系同源词的探求。

进行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其关键问题就在综合运用语音相似、词义相通和形态相符三结合的原则，发掘充足的同源词，构拟其原始型，以重建汉藏共同基础语。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符合严整语音对应规律的词汇和语法的共同成分，并鉴别任何可能的偶合、借贷、平行发展或互相影响结果。可是关于汉藏语系同源词的研究，至今还没正式开端，理论指导和技术经验都感到不足，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现状是：一般地说，同语支语言相互间的同源词较多，语音对应规律也比较明显、整齐；同语族语言相互间同源词较少，语音对应规律也比较参差、隐晦。至同语系各语言之间的同源词，特别是现代汉语和它们之间的同源词，就很不容易看出了。当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追溯历史渊源，从词根对比入手。现状是语词音变义衍，既难有历史语言文献，证实其发展时期，以明其过程；又缺乏对应转换规律，推求其同出一源，以知其流变。如果仅从现代语音和词义进行对比，那就会常常碰到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无法进行。

第二、同源词不是俯拾即是，而又不能守株待兔。由于汉藏语系各语言发展变化速度极不平衡，它们的音韵结构、构词特点和形态范畴繁简不一，很难对上口径。同时，汉语和藏语还保留比较丰富的历史语言文献资料，同义词也多。然而其他兄弟语言则缺乏这项资料，同义词也少见。在这种语言结构繁简和同义词数量极不相称的情况下，要想找一批同源词是困难的，可又不能守株待兔，等到一切有关的亲属语言及其所属方言全部音变弄清楚后才动手，而应该从无到有、由小而大地逐步展开。

第三、要有准则地划清本民族语词和借词的界限。由于汉藏语系各民族同出一源，比邻而居，其各语言之间必多互为影响，互为借用。特别是借入的词，又多服从本民族语的语音结构规律，掩盖了原有的特点，宛如家人一样，很难辨明谁是客人，谁是主人。这就要联系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考虑把可能有关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社会制度的借词删汰，同时排斥雷同、偶似和并存的语词。

我想，在各民族语言、语与语、支与支、族与族之间的古代面貌未明确以前，在汉语古音构拟比较可用的基础上，可以考虑使用“平面比较还原法”，就是根据各语言发展不平衡、体形多样的现象，依靠语词结构特征和共同音变轨迹，由近而远，由今而古的推拓寻求同源词。

譬方说带有词头性质的复辅音声母结构特征在各民族语言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它们的简化消失或产生新音素的共同轨迹也稍有端倪。在元音要求相同的原则下，同时精心考察元音受到声母、介音和韵尾辅音的影响而有不同演变的特征，以及为构词构形而产生的元音形态变换现象。在声调方面要充分运用各民族语言完整的调类体系，特别是壮侗语族诸语言和汉语共具的声母清浊和声调阴阳在演变过程中相互依赖和制约的对应关系。这样，结构各异、音素不同的同一语词，便可纳入同源。

我们进行汉藏语系各语言的比较研究，各民族语言的研究，都应提供条件。从汉语来说，首先要提供比较可靠的上古音的构拟体系，才能和各民族语言较古的语音现象挂上钩。古汉语复声母的提出，仅为条件之一。这里所摆出的古复声母体系只是基本间架，有许多设想还要更多的资料去证实，个别拟测也可能是主观唯心的，这一切我只是作为问题提出，视为结论还有待汉藏语系比较研究的成果。所用各民族语言资料一般来自民族研究所，由于辗转传抄，难免有失真之处，这由我负责。

参考文献

姚文田　《说文声系》

王国维　《联绵词谱》稿

沈兼士　《广韵声系》(1944)

罗常培　《唐五代西北方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甲种第十二种)

金　鹏　《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

孙宏开　《羌语概说》《中国语文》1962年12月号

陈士林　《彝语概说》《中国语文》1963年4月号

瞿霭堂　《藏语的复辅音》《中国语文》1965年6月号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

严学宭　《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江汉学报》1962年6号

赵秉璇　《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80年山西语言学会年会论文

第14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1981，佛罗里达）论文

东汉音注的声母系统

柯蔚南

I 导 言

1.1 东汉时期(公元 25－220)的注释家们常用“直音”“读若”“假借”等注音方法。我们可假定这些音注所依据的是东汉的语言而非更早的假设音系。东汉音注材料大部分由清代学者洪亮吉(1746－1809)收集并刊印于他的著作《汉魏音》里,本文主要取材此书。目的是弄清东汉音注的声母系统。

1.2 本文所依据的材料出于下列注释家的著述:郑玄、郑兴、郑众、服虔、何休、高诱、杜子春、应劭。在时间上这八个人分属两期:东汉前期(约公元前 20－公元 80,由杜子春、郑兴、郑众代表,有音注 209 条)和东汉后期(约公元 130－220,由服虔、郑玄、何休、应劭、高诱代表,有音注 690 条)。据 Serruys(1959. 85－100)提出的汉代方言系统,这些材料代表四个方言群(见表 I)。

表 I

<table>
<tr><th></th><th>出生地</th><th>次方言群→</th><th>方言群</th><th>音注数</th></tr>
<tr><td>郑 玄</td><td>高 密</td><td>东齐→</td><td rowspan="2">东部方言</td><td rowspan="2">277</td></tr>
<tr><td>何 休</td><td>樊</td><td>齐→齐卫→</td></tr>
<tr><td>高 诱</td><td>涿 郡</td><td>燕→燕代→</td><td>北部方言</td><td>233</td></tr>
<tr><td>杜子春</td><td>缑 氏</td><td rowspan="4">周洛韩郑→</td><td rowspan="4">中部方言</td><td rowspan="4">306</td></tr>
<tr><td>郑 兴</td><td rowspan="2">开 封</td></tr>
<tr><td>郑 众</td></tr>
<tr><td>服 虔</td><td>荥 阳</td></tr>
<tr><td>应 劭</td><td>南 顿</td><td>汝颖→楚→</td><td>南部方言</td><td>83</td></tr>
</table>

Ⅱ　东汉声母

2.1　唇音　表Ⅱ表示我们的材料里上古 *p-，*ph-，*b-和 *m-之间在东汉的接触：

表Ⅱ

B / A	*p>p	*ph>ph	*b>b	*m>m
*p>p	20	4	3	1
*ph>ph	2	3	4	
*b>b	9	1	32	2
*m>m	3			37

我们横着看，第一栏第一格表示有 20 个其声母发展为 *p->p-(有 *号的代表上古拟音，如无，则为中古拟音，下同）的词由其声母有同样发展的词注音，第二格表示有 4 个其声母发展为 *p->p 的词由其声母发展为 *ph->ph-的词注音，其余依此类推。竖着看，第一栏第二格表示有 2 个其声母发展为 *ph->ph-的词由其声母发展为 *p->p-的词注音，其余也依此类推。这样，*p->p-和 * ph->ph-两个声母之间共有 6 个接触。

东汉一些唇音声母由上古唇化软颚音发展而来：① 郑众：窆(*pjiamh>pjäm)读如庆封氾祭之氾(*khwjamh>phjwɐm)〈1〉② 应：氾(*gwjamh>bjwɐm)音凡(*bjam>bjwɐm)〈10:94〉。

我们据此猜想上古唇化软颚音在东汉变为唇音的条件是：在

---

① 本文所用的上古音构拟依李方桂(1971)，上古韵部字的分配依董同和(1949)，魏晋音构拟依 Coblin(1974—5)，中古音构拟除李方桂修订过的地方外(1971.4—7)依高本汉(1964)，但李方桂提出中古分 dź,ź，本文不从，并为 dź-。

② 译文用〈1〉、〈2〉…〈3〉代表原文音注出处：

〈1〉《周礼》注疏；〈2〉《诗经》注疏；〈3〉《古文尚书》注疏；
〈4〉《仪礼》注疏；〈5〉《易经》注疏；〈6〉《礼记》注疏；
〈7〉《吕氏春秋》注疏；〈8〉《史记》注疏；〈9〉《淮南子》注疏；
〈10〉《汉书》注疏；〈11〉《文选》注疏；〈12〉《水经注》；
〈13〉《乾坤凿度》注疏。

上古葉（*ap）和谈（*am）两韵部的韵母之前（参考李1971.42：法 *pjap（<*kwjap（?）>pjwap）。

上古 *hm-在东汉跟 m-接触：

高：谎（*hmang，-x > xwâng）读诬妄之妄（** mjangh > mjwang）〈7:16〉

　　湣（*hmən>xuən）读汶水之汶（*mjənh. mjiən>mjuən，mjěn）〈9:10〉

　　惛（*hmən>xuən）读忧闷之闷（*mənh>muən）〈7:1〉

这似乎说明高诱的语言里 *hm-在东汉是个唇鼻音。但这一声母又跟舌尖擦音、塞擦音接触：

高：徽（*hmjəd>xjwěi）读纷麻缞车之缞（*tshəd>tshuậi）〈9:9〉

　　徽（*hmjəd>xjwěi）读绁车之绁（*stədh>东汉 s->suậi）〈9:19〉

这就难以确定高诱方言里 *hm-在东汉的音值。

*hm-在东汉也跟舌根音、喉音接触：

郑众：蔽（*hagwh>东汉 h->xâu）当作耗（*hmagwh>xâu）〈1:39〉

郑玄：荒（*hmang>xwâng）读为康（*khang>东汉 kh->khâng）〈5〉释文

　　膴（*hmjagx>xju）读如殷冔之冔（*hwjagx>东汉 h->xju）〈4〉少牢

　　烜（*hwjarx>东汉 h->xjwě）读如卫侯燬之燬（*hmjərx>xjwě）〈1〉司寇

这可能说明东汉许多方言 *hm-变为喉擦音 h-，但也可能在另一些方言为唇鼻音（如《古文尚书》注疏有"秏（*hmagwh>xâu）音毫（*magwh>mâu）秏"，故其音值无法断定。

唇音还跟其它声母接触，我们无法解释：

郑玄：幎（*mik>miek）读若诗曰葛藟萦之萦（*·wjing>·jwäng）〈4〉士丧礼

服：鄳（*phəng，bəg>phəng，buại）音菅蒯之蒯（*khwrədh（?）>khwăi）〈10：41〉

高：薶（*mrəg>măi）读倭语之倭（*·wjər>·jwě）〈9：2〉

抱（*bəgwx>bâu）读克岐克嶷之嶷（*ngjəg，ngjək>ngji，ngjək）〈9：1〉

抱（*bəgwx>bâu）读岐嶷之嶷（*ngjəg，ngjək>ngji，ngjək）〈9：8〉

锻（*tuanh>tuâṇ）读炳烛之炳（*pjangx>pjwɐng）〈9：1〉

罿（*djuar>dźjwě）音保（*pəgwx>pâu）〈8：91〉

最后，我们构拟下列东汉唇音：p-，ph-，b-，m-。

2.2 舌尖擦音、塞擦音

表Ⅱ

A \ B	*ts>ts	*tsh>tsh	*dz>dz	*s>s	*tsr>tṣ	*tshr>tṣh	*dzr>dẓ	*sr>ṣ
*ts>ts	21		7		3			
*tsh>tsh		9	1	2				
*dz>dz	5		10				2	
*s>s	1	3		15				5
*tsr>tṣ	3		2		6	1		
*tshr>tṣh	1	3				1		
*dzr>dẓ			4	1	1		1	
*sr>ṣ	1			2				7

在表Ⅱ显示出上古单辅音声母*ts-，*tsh-，*dz-，*s-和复辅音声母*tsr-，*tshr-，*dzr-，*sr-在东汉互相接触，如：

郑玄：载（*tsəgh>tsậi）读为菑栗之菑（*tsrjəgh>tṣĭ）〈2：212〉

趋（*tshrjug>tṣhju）数读为促（*tshjuk>tshjwok）速〈6〉（乐记）

辑（*tshiənh>tshien）取名于棣（*tshrjnh>tṣhjĕn）与蒨（*tshiənh>tshien）读如蒨旆之蒨〈6〉（杂记）

柞（*dzak>dzâk）读为咋咋然之咋（dzragh>dẓa）〈1：40〉

从（*dzjung>dzjwong）音崇（*dzrjəngw>dẓjung）〈6〉

愁（*dzrjəgw>dẓjǒu）读为揫（*dzjəgw>dzjǒu）〈6〉

缘（*srəm>ṣam）读如绡（*sjagw，siagw>sjäu，sieu）〈6〉（梡弓）

札（*tsriat>tṣǎt）读为截（*dziat>dziet）〈1〉（大宗伯）

古缁（*tsrjəg>tṣī）字以才（*dzəg>dzậi）为声〈1〉（媒氏）

撰（*dzrjuanx>dẓjwǎn）读曰算（*suanx，-h>suân）〈1：29〉

郑众：柞（*tsrak>tṣak）读为音声唶唶之唶（*tsjiagh>tsja），屋笮之笮（*tsrak>tṣɐk）〈1〉（柞氏）

柞（*tsrak>tṣɐk）读如迫唶之唶（*tsjiagh>tsja）〈1：39〉

眦（*dzrigh>dẓai）读为渍（*dzjigh>dzjě）〈1〉（羊人）

捎（*siagw>ṣieu）读为桑螵蛸之蛸（*sragw>sau）〈1：39〉（轮人）

接（*tsjap>tsjäp）读为翣（*srjəp>ṣjəp）〈1〉（缝人）

郑兴：耡（*dzrjagh>dẓjwo）读为藉（*dzjiagh>dzja）〈1〉（遂人）

高：箦（*tsrik>tṣɛk）读功绩之绩（*tsik>tsiek）〈9：16〉

摋（*sat>sât）读楚人言杀（sriat>ṣǎt）〈9：2〉

沙（*tshragw>tṣhau）读燕人言趮（*tsagwh>tsâu）〈9：19〉

杜：耝（*tsjag>tsjwo）读为菹（*tsrjag>tṣjwo）〈1〉（乡师）

生（*sring>ṣɐng）读为性（*sjingh>sjäng）〈1〉（大司徒）

揟（*sjag>sjwo）读为沙（*srar>ṣɑ）〈1〉（巾车）

莤（*srjəkw>ṣjuk）读为萧（siəgw>sieu）〈1〉（甸师）

应：鄼（*tsuanx，tsanh>tsuân，tsân）音嵯（*tsrjiar>tṣhjě）〈10：28〉

𪇇（*tshruk>tṣhåk）音若促（*tshjuk>tshjwok）〈8：97〉

孱（*dzrjan>dẓjän）音践（*dzjanx>dzjän）〈10：28〉

选（*suanx，sjuanx>suân，sjwän）音刷（*sruat，srjuat>ṣwăt，ṣjwät）〈10：76〉

两组之间的接触清楚地表明它们还没有分化为齿音和卷舌音。故我们可以把它们在东汉的形式构拟为舌尖擦音、塞擦音：ts-，tsh-，dz-，s-。它们不仅源于上古擦音、塞擦音，也源于上古几个复辅音：

*skh->东汉 tsh->tsh-

杜：鍫（*tshiəkw>tshiek）读为造次之造（*skhəgwh>tshâu）〈1〉（掌固）

竈（*tsəgwh>tsâu）读造次之造（*skhəgwh>tsâu）〈1〉（大祝）

*skh(r)->东汉 tsh(r)->tṣh-［例外：扱（*skhriap>tṣhăp）读曰吸（*hjəp>xjəp）〈6〉（曲礼）］

郑玄：接（*tsjap>tsjäp）读为一扱再祭之扱（*skhriap>tshăp）〈1〉（廪人）

*st->东汉 s->s-

服：虒（*stjig>sjě）音斯（*sjig>sjě）〈10：10〉

高：濉（*sjəd>swi）读维绳之维（*stədh>suậi）〈9：1〉

*sn->东汉 s->s-

郑玄：省（*sjingx，srjingx>sjäng，ṣjäng）读为狝（*snjanx>sjän）〈6〉（明堂位）

需（*sniug>sju）读为秀（*stjəgwx>东汉 s->sjə̆u）〈5〉（释文）

[例外]郑众：帑（*nrjag>东汉 n->ṇjwo）读为襦有絮之絮（*snjagh>sjwo）〈1〉（考工记）

*skw->东汉 s->s-

郑玄：恂（*skwjinh>sjuĕn）字或作峻，读如严峻之峻（*sjənh>sjuĕn）〈6〉（大学）

何：筍（*skwjinx>sjuĕn）音峻（*sjənh>sjuĕn）〈8∶82〉

杜：筍（*skwjinx>sjuĕn）读为博选之选（*sjuanx>sjwän）〈1〉（典庸器）

中古ṣ-不仅源于上古 *sr-，也源于 *sl-，有证据说明东汉还未发生 *sl->ṣ-音变：

郑玄：趋数（*sluk，sljugh>ṣåk，ṣju）读为促速（*suk>suk）〈6〉（乐记）

下两例说明 *sl-可能在东汉前就发展为 sr-了：

服：数（*sluk>ṣåk）音朔（*srak（?）>ṣåk〈8∶109〉

罧（*sljəmh>ṣjəm）读沙椮（*srjəm>ṣjəm）〈9∶17〉

2.3 齿音和东部方言的舌面中音

表Ⅳ指出了上古齿音 *t-，*th-，*d-，*n-和复辅音 *tr-，*thr-，*dr-，*nr-及 *tj-，*thj-，*dj-，*nj-的接触：

表 IV

A \ B	*t>t	*th>th	*d>d	*n>n	*tr>ṭ	*thr>ṭh	*dr>ḍ	*nr>ṇ	*tj>tś	*thj>tśh	*dj>dʑ	*nj>nʑ
*t>t	7		8		2				1			
*th>th		6	1									
*d>d	3	2	28				3				1	
*n>n				6								1
*tr>ṭ					5	2	1					
*thr>ṭh						2	2					
*dr>ḍ		1	1		2		5				1	
*nr>ṇ					2			2				1
*tj>t ś				2	1				18		3	
*thj>t śh										2		
*dj>dʑ							1		6		8	
*nj>nʑ				1								6

表中可见 *t-和 *tr-之间的接触：

郑玄：裯（*təgwx>tâu）读如伏诛之诛（*trjug>ṭju）〈1〉（甸祝）

古者声窴（*dinh>dien）填（*din，drjin>dien，ḍjĕn）

塵（*drjin>ḍjĕn）同也〈2：156〉

甸（*dinh>dien）读与维禹敶之敶（*drjinh>ḍjĕn）同〈1〉（梢人）

郑众：濯（*drakw，dragwh>ḍåk，ḍau）读为祧（*thiagw>thieu）〈1〉（质人）

壇（*dan>dân）读为廛（*drjan>ḍjän）〈1〉（载师）（杜子春有同样解释）

服：崒（*tət>tuət）音窋（*rtjət>ṭjuĕt）〈10：87〉

这说明 *t-组和 *tr-组东汉还未分为齿音和卷舌音系列。这样，我们可把它们拟作 t-，th-和 d-。

上古 *tj-，*thj-和 *dj-跟这些齿音在东汉有接触：

郑玄：邸（*tidx>tiei）读为抵欺之抵（*tjidx>tśjĕ）〈1〉（典瑞）

稹（*tjin，-x>tśjĕn）读为奠祭之奠（*dinh>dien）〈1：39〉

服：郅（*tjit>tśjĕt）音窒（*trjit，tit>ṭjĕt，tiet）〈8：111〉

高：詹（*tjam>tśjäm）读如澹然无为之澹（*dam，-x，-h>dâm）〈7：5〉

属（*djuk，tjuk>dźjwok，tśjwok）读犁擉之擉（*druk>ḍåk）〈9：13〉

蛰（drjəp>ḍjəp）读什伍之什（*djəp>dźjəp）〈9：1〉

这些接触说明在郑众（中部）、服虔（中部）和高诱（北部）的方言里 *tj-系列还没有从东汉的齿音分化出来。而郑玄的音注则体

现出某些合并现象。下列例子说明郑玄认为他的语言里 *tj-组跟东汉齿音组很相似(但不是相同)。

(1)载柩车周礼谓之蜃(*djiənh>dzjěn)车,杂记谓之团(*duan>duân),或作辁(*djuən>dźjwän),或作抟(*duan>duân),声读皆相附耳,未闻孰正。〈6〉(既夕)

郑玄:(2)啸(*sjəgwh>sieu)读为叱(*thjit>tśhjět)〈6〉(内则)

(3)践(*dzjanx>djän)读曰善(*djanx>dźjän)声之误也〈6〉(曲礼)

(4)资(*tsjid>tsi)当为至(*tjidh>tśi),齐鲁之语,声之误也〈6〉(缁衣)

(2)—(4)例说明郑玄方言里上古 *tj-组到东汉跟齿音有异,为塞擦音。因 *tj-系列魏晋前已变舌面中塞擦音,则这一变化早该出现于东部的齐鲁方言,其音值是舌面中塞擦音:tś-,tśh-,dź-。

上古 *n-,*nj-和 *nr-在东汉已并为 n-,为:

郑玄:而(*njəg>ńźi)读曰能(*nəng,nəg>nəng,nậi)〈5〉

郑众:乃(*nəgx>nâi)读为仍(*njəng>ńźjəng)〈1〉(司几筵)

高 :挐(*nrag,nrjag>ṇa,ṇjwo)读上谷茹县之茹(*njag,-x,-h>ńźjwo)〈9:7〉

下列接触说明上古 *skhr-在东汉变为 thr-:

郑玄:絺(*skhrjiəd>ṭhi)读作黹(*trjid>ṭi)〈3〉(正义)

絺(*skhrjiəd>ṭhi)读为紩(*drjit>ḍjět)〈3〉(三礼图)

中部和北部方言 *s+舌根或唇化舌根型复辅音(有介音-j-)跟齿音接触:

服 :準(*tjuat>东汉 t->tśjwät)音拙(*skwjiat>tś-jwät)〈10:1〉

高 :饎(*skhjəgh>tśhī)读炽火之炽(*thjəgh>东汉 th->tśhī)〈7:11〉

郑玄方言里这些复辅音似乎并于舌面中塞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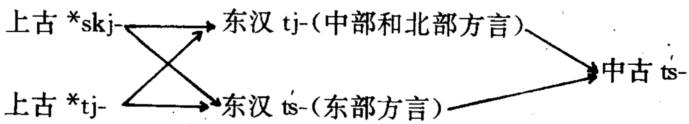
示(*sgjidh>dźhi)读如寘诸河干之寘(*tjigh>东部方言

ts′->ts′jě)〈6〉(中庸)

承(*sgjəng>dźjəng)读为赠(*dzəngh>dzəg)〈6〉(文王世子)

应：承(*sgjəng>dźjəng)音證(*tjəngh>tsjəng)〈10:28〉

这说明东汉前上古 *skj-/skwj-系列已和 *tj-系列合并①：



*hn-和 g-接触说明东汉还有 hn-：

郑玄：攘(*njang,-x>ńźjang)读当为饟(*hnjang,-x,-h>ś jang)〈2:211〉

高：螚(*nəgh>nại)人读能而心之恶(洪亮吉认为恶应为慝 *hnək>thək)〈9:17〉

下例说明郑玄方言除有介音-j-时外，*hn-东汉与 th-合并：

式(高本汉认为应为忒 *thək>thək)读曰慝(*hnək>thək)〈2:221〉

下例说明东汉前 *sthj-和 *skhj-(>ś-)已合并：

高：螫(*skhjiak>śjäk)读解释之释(*sthjiak>śjäk)〈9:2〉

东汉时 *sthj-已和舌尖音及东部方言的舌面中音合并，如：

郑玄：从(*dzjung,tshjung>dzjwong,tshjwong)读如富父春戈之舂(*sthjung>śjwong)〈6〉(学记)

信(*sjinh>sjěn)读如屈伸之伸(*sthjin>śjěn)〈6〉(儒行)

庶(*sthjagh>śjwo)读如药煮之煮(*tjagx>t śjwo)〈1〉(庶氏)

看来郑玄时上古 *sthj-就变为舌面中擦音ś-了。

---

① Bodman(1954.27—8)曾从《释名》举出例子说明上古 *skj-等在东汉与舌根音接触，而魏朝注释家也有不用 *skj-等跟 *tj-等注音的，闽南话里不少上古为 *skj-类型的词今读舌根音：枝(*skjig>tśjě)闽南话读ᶜki，指(*skjidx>tśi)读ᶜki。这说明东汉一些方言 *skj-和 *tj-未并。

我们共构拟下列东汉齿音：t-，-th-，d-，hn-，n-。

还为东部方言构拟了舌面中音：tś，tśh-，dź-，ś-。

2.4　舌根音和喉音　表V代表上古舌根音、喉音跟唇化舌根音、唇化喉音的接触：

我们看到唇化和非唇化舌根音、喉音两系列音有11例接触，占接触总数的4.3%。这个现象说明东汉时期两者已并为一体，请看例子(韵母据丁1975.238—247)，

郑玄：(1)羽(*gwjagx>东汉-jag>ju)读为扈(*gagx>东汉-ag>ɣuo)〈1〉(弓人)

(2)仇(*gjəgw>东汉-jogw>gjǝ̆u)读为若鼽(*kwjag>东汉-jag>kju)〈2:220〉

郑众：(3)幾(*kjəd,-x>东汉-jəi>kjǝ̌i)读为techn 庪(*kwjigx>东汉-jiei>kjwiĕ)〈1〉(犬人)

(4)穹(*khwjəng>东汉-jong>khjung)读为志无空邪之空(*khung>东汉-ung>khung)〈1〉(韗人)

服　：(5)犷(*kwjangx>东汉-jang>kjwang)音巩(*kjungx>东汉-jung>kjwong)〈10:28〉

(6)脆(*kwjarx>东汉-jei>kjwĕ)音羲(*hngjar>东汉-jei>xjĕ)〈10:60〉

高　：(7)嚾(*wianh>东汉-ian>*ˀiwen)读如馤厌之馤(*ˀjiadh>东汉-jiad>ˀjāi)〈7:26〉

(8)呴(*hjug,-h>东汉-juag>xju)读以口相吁之吁(*hwjag>东汉-jag>xju)〈9:3〉

(9)朊(*khəgw>东汉-ogw>khâu)读如穷穹之穹(*khwjəng>东汉-jong>khjung)〈7:20〉

(10)攫(*kwjak>东汉-jak>kjwɑk)读屈直未令句欲句此木之句(*kjugh>东汉-juag>kju)〈9:2〉

应　：(11)拘(kjug>东汉-juag>kju)音矩(*kwjagx>东汉-jag>kju)〈10:28〉

表 V

B / A	*k >k	*kh> kh	*g >ɣ	*gj >g	*ng >ng	*hng >x	*h >x	*· >·	*kw >k	*khw >kh	*gw >ɣ	*gwj >j	*gwji >g	*ngw >ng	*hngw >x	*hw >x	*·w >·
*k>k	40	4	4	6	1		1		2	1							
*kh>kh	2	13															
*g>ɣ	7		17	1					1								
*gj>g	3			8													
*ng>ng			3		18		1										
*hng>x					1	1											
*h>x			1				10									1	
*·>·							1	27									
*kw>k	2					1			18	2	1		1	1			1
*khw>kh		1								4			2				
*gw>ɣ									3	1	12	2				1	1
*gwj>j			1						2			6				2	
*gwji>g													4				
*ngw>ng																	
*hngw>x												1					
*hw>x									2							4	1
*w>·								1									3

如果我们假设东汉时期仍有唇化舌根音、喉音跟舌根音、喉音两类的话，那么这11例接触就是不规则的。过半数的接触在声、韵两方面都是不规则的[例(2)(4)(5)(8)(10)(11)]。如果我们假设两者已并，则大多数是规则的，而且当它们的声母同属一发音类型时则全部是规则的。另外，在所谓的不规则接触的每对词的韵母中，有四例的元音对应惊人地相似(为说明韵母的唇化，我们把一个加括号的介音-w-插入中古为合口的东汉韵母里)：

(8)东汉-juag：东汉-j(w)ag　　(9)东汉-ogw：东汉-jong

(10)东汉-j(w)ak：东汉-juag　　(11)东汉-juag：东汉-j(w)ag

在大家都认为这些材料里上古唇化舌根音、喉音在东汉的发展难以解释的时候，我们对上述的这些材料有这样的看法：如果构拟一个舌根音、喉音系列并把合口唇化看作为东汉韵母的功能，我们就可以减少音注中所谓的不规则。因此我们暂时认为东汉语言无唇化舌根、喉音系列，但是有韵母合口唇化，我们把它构拟为唇介音-w-。

东汉介音-w-从不出现于舌根音、喉音之后。它存在于其声母源于上古舌化舌根音、喉音复辅音的非舌根、喉音声母音节里：例如：

郑玄：恂(*skwjinh>东汉 sjw>sjuĕn)字或作峻(*sjənh>sjuĕn)，读如严峻之峻〈6〉(大学)

服：準(*tjuat>tśjwät)音拙(*skwjiat>东汉 tjw->tśjwät)〈10:1〉

杜：筍(*skwjinx>东汉 sjw->sjuĕn)读为博选之选(*sjuanx>sjwän)〈1〉(典庸器)

另外，上古齿音间有元音 *-ə-的音节，这个音节在中古前发展为合口，(见李1971)，它常常与源于上古复韵母 *-ua-的音节互注，如：

郑玄：巡(*rjən>zjuĕn)读如沿汉之沿(*ruan>jiwän)〈6〉(祭义)

说(*sthjuadh>śjwäi)当作禭礼春之禭(*rjədh>zwi)，

读皆宜同〈2:57〉

郑众：辍（*trjədh>ṭwi）读如系缀之缀（*trjuadh>ṭjwäi）〈1:39〉

应 ：允（*rənx>jiuĕn）吾音铅（*ruan>jiwän）牙〈10:28〉

这暗示着上古 *-ə-在东汉前分裂为-wə-。这样我们可以推论介音-w-的分布在东汉是相当广的，不限于一定的声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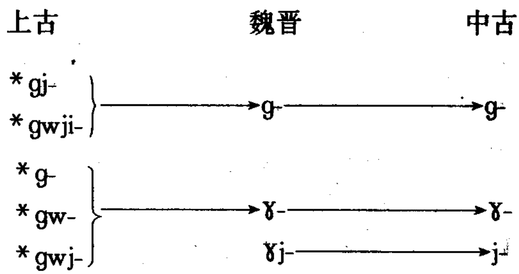
从表Ⅵ中我们还可看到上古 *k/kw-，*kh/khw-，*ng-/(ngw-)，*h-/hw-，*ʔ-/ʔw-在东汉组成了独立的音注体，它们很少跟别的音注组接触。我们据此把它们构拟为东汉的 k-，kh-，ng-，h-，ʔ-，它们在中古发展为 k-，kh-，ng-，h-，ʔ-。

李(1971，14)把上古 *g-和 *gw-的发展描述如下：

*g+j->g+j-　　　*g>ɣ-　　　*gw+j->j+w-

*gw+j+i>g+j+w-　　　*gw>ɣ+w-

魏晋时，上古 *gj-，*gwji-并为 g-，而 *g-，*gw-和 *gwj-合为浊喉擦音 ɣ-(Coblin，1974-5.303)：



上古 *g-、*gw-在东汉主要与 *gj-、*gwji-及 k-，kh-接触，由于这些上古声母魏晋时并为 g-，故我们可认为它们在东汉已具有这个音值。

下列接触可能说明上古 *g-，*gw-，*gwj-在东汉已合流：

郑玄：皇（*gwang>ɣwāng）读归往之往（*gwjangx，-h>jwang）〈6〉(大传)

羽（ *gwjagx>ju）读为扈（ *gagx>yuo）〈1〉（弓人）

或（ *gwək>ɣwək）之言有（ *gwjəgx>jěu）也〈2:166〉

它跟舌根音、喉音也有不少接触：

郑玄：华（ *gwrag>ɣwa）读为侉哨之侉（ *khwrag>khwa）〈1〉（形方氏）

皋（ *kəgw>kâu）读为卒嗥呼之嗥（ *gəgw>ɣau）〈1〉（大祝）

阖（ *gap>ɣâp）音阁（ *kəp>kạp）〈13:1〉

降（ *krəngwh>kȧng）读如郿降于齐师之降（ *grənow>ɣȧng）音转为共（ *gjungh>gjwong）〈3〉/〈12:10〉

郑众：简（ *krianx>kăn）读为挧然登陴之挧（ *granx>ɣan）〈1〉（弓人）

捖（ *gwan>ɣuân）读为刮（ *kwrat>kwat）〈1〉（考工记）

蝈（ *kwrək>kwɛk）读为蜮（ *gwək>ɣwək）〈1〉（蝈氏）

恒（ *gəng>ɣəng）读为裻絙之絙（ *kəng>kəng）〈1〉（弓人）

禹（ *gwjagx>ju）读为萬（ *kwjagx>kju）〈1〉（考工记）

服：告（ *kəgwh>kâu）音如嗥呼之嗥（ *gəgw>ɣâu）〈10:1〉

高：晕（ *gwjənh>juən）读为君（ *kwjən>kjuən）〈7:6〉

傒（ *gig>ɣiei）读若鸡（ *kig>kiei）〈9:8〉

浑（ *gwən>ɣuən）读如衮冕之衮（ *kwənx>kuen）〈7:5〉

扫（gwət>ɣuət）读曰骨（ *kwət>kuət）〈7:1〉

搉（ *krakw>kȧk）读镐京之镐（ *gagwx>ɣâu）〈9:2〉

杜：梐枑（ *kjagx>kjwo）读为梐桓（ *gagh>ɣuo）〈1〉（大宗伯）

弧（ *gwag>ɣuo）读为净而不汙之汙（ *ʔwag>ʔuo）〈1:40〉

应：夏（ *gragx,-h>ɣɑ）音贾（ *kragx,-h>ka）〈10:28〉

洨（ *gragw>ɣɑu）音绞经之绞（ *kragwx>kau）〈12〉

汗（ *ganh>ɣân）音干（ *kan>kân）〈10:28〉

仅有三例接触（跟 h-）是有疑问的：

服：炜（ *gwjədx>jwěi）音晖（ *hwjəd>xjwěi）〈10:99〉

高:歙(*hjəp>xjəp)读协(*gjɑp>ɣiep)〈9:9〉

浑(*gwən>ɣuən)读大珠挥之挥(*hwjəd>xjwěi)〈7:7〉

看来有问题的声母是塞音而非擦音,这个塞音应为 g-。这样,上古 *g-,*gj-,*gw-,*gwjï-东汉并为 g-。当后面有介音-j-时:东汉非唇化音节及含有元音-i-的唇化音节里的 g-魏晋仍为 g-,东汉别的 g-魏晋变 ɣ-:

上古汉语	东汉	魏晋	中古汉语
g-, gw-	→ g		
	g- +w-	→ ɣ-	→ ɣ-
	g- +jw-	ɣj-	→ j-
	g- +j-, g- +jwi	→ g-	→ g-

上古复辅音 *sgwj(>魏晋和中古 z-)没有跟东汉舌尖擦音、塞擦音发生接触。却有下列跟舌根音喉音的接触:

郑玄:旬(*sgwjin>zjuěn)当为均(*kwjin>kjuěn),声之误也〈6〉(内则)

郑众:训(*hwjənh>xjuən)读为驯(*sgwjiən>zjuěn)〈1〉(土训)

这说明东汉这一声母仍保持一个舌根音或喉音成分,因此我们把它构拟为 sgj-。

下列接触说明 *hng-在东汉早期仍是个鼻音:

郑众:献(*hngjanh>xjɐn)读为仪(*ngjar>ngjě)〈1〉(司尊彝)

故东汉早期应为 hng-,那么上古 *hngw-和 *hng 则于东汉早期并为 hng-。但郑玄的方言说明 *hng-和 *hngw-应有不同的发展,因为郑玄的音注里它们跟东汉的 s-发生接触:

郑玄:献(*hngjanh>xjɐn)读为莎(*suar>suâ),齐语声之误也〈6〉(郊特牲)

献(*hngjanh>xjɐn) 读为摩莎之莎(*suar>suâ)

〈1〉(司尊彝)

献(*hngjanh>xjɐn)读为莎(*srar>ṣa)〈4〉(大射仪)

㧑(*hngwjar>xjwĕ)读为宣(*skwjan>东汉 s->sjwän)〈5〉(释文)

鲜(*sjan>sjän)当为献(*hngjanh>xjɐn)声之误也〈6〉(月令)

牺(*hngiar>xjĕ)尊,以沙(*srar>ṣɑ)羽为画饰〈6〉(明堂位)(高本汉1963—7认为牺是沙的借用,很正确)

这些例子说明郑玄的方言上古 *hng、*hngw-跟东汉 s-合流。

下列接触说明东汉早期 sngr-仍存:

郑众:饶(*sngragw>ṇau)读如谨晓之晓(*hngiagw>xieu)〈1〉(大司马)

东汉后期以前至少在某些方言 *sngr-应变为 nr-,因跟 n-交替:

应:挠(*sngragwx>ṇau)音柔(*njəgw>ńźjə̆u)〈11:3〉

例外的是东汉齿音、舌面中音跟舌根音、喉音接触:

郑玄:羶(*sthjan>东部方言ś->śjän)当为馨(*hing>xieng),声之误也〈6〉(郊特牲)

缮(*djanh>dźjän)读曰劲(*kjingh>kjäng)〈6〉(曲礼)

郑众:纯(*djən,tjənx,-h>东汉 d-,t->dźjuĕn,tśjĕn)读为均服之均(*kwjin>kjuĕn)〈1〉(司几筵)

服:逗(*dugh>də̆u)音企(*khjigx,-h>khjĕ)〈10:52〉

总起来,我们为东汉构拟下列声母:

舌根音:	k-	kh-	g-	hng-	ng-	
喉　音:	·-〔ʔ-〕					h-

另外还为东汉构拟复辅音 sgj-,为东汉前期构拟 sngr-。

2.5　流音

2.5.1　东汉的 l-。上古的 *l-(>中古 l-)在东汉主要跟自己接触,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把它拟为旁流音 l-。①

上古的复辅音 *gl-和 *gwl-在东汉常互相接触或跟舌根音,喉音接触:②

郑玄:慊(*khliamx>khiem)读如群公溓之溓(*gliam>liem)〈5〉/〈2〉正义

　　卵(*gwlanx>luân)读为鲲(*kwən>kuən)〈6〉(内则)

董(1949.203)认为上古卵字声母有个舌根成份。据 Mei 和 Norman(1971.96和100)卵在几个闽北方言里声母为 s-。他们令人信服地提出:这个 s-从 Cl-类型复辅音发展而来,清的 lh-为中间阶段。由于说文(见《说文解字诂林》:5842绾…读若卵)用卵为绾 *ʷwranx,-h>ʷwan 的音注,故我们猜想上古卵的声母是个唇化舌根复辅音 *gwl-。

服:沦(*gwljən>ljuĕn)音鳏(*kwrən>kwăn)〈10:20〉

高:菌(*gwjiənx>gjwĕn)读似纶(*gwljən>ljuĕn)〈9:6〉

　　敛(*gljamx,-h>ljäm)读曰胁(*hjap>xjɐp)〈7:18〉

　　陷(*khriam,khljam>khăm,khjɐm)读一曰廉氏之廉(*gljam>liäm)〈9:17〉

杜:果(*kwlarx>kuâ)读为羸(*gwlarx>luâ)〈1〉(每人)

很可能东汉以前上古的 *gl-、*gwl-还未变为单辅音 l-,我们可推断它们在东汉已并为 gl-。

2.5.2　上古的 *r-在东汉的情况。当后面跟着介音-j-时,上古齿闪音 *r-变为魏晋和中古的 z-(见 Coblin 1974—5.297)。在别的地方它变为魏晋的ź,后来变为中古的 ji-(同上,310页)。郑玄的音注里,上古的 *rj-东汉时跟好几种声母接触:

---

① 例外　郑众:肆(stjiədh>东汉 s->si)读为隶(*liədh>liei)〈1〉。

② 例外　郑玄:牢(*ləgw>lâu)读为楼(*glug>lə̆u)〈4〉。

　　高:连(*ljam>ljän)读腐烂之烂(*glanh>lân)〈9〉。

东部方言舌面中音：

(1)说(*sthjuadh>śjwäi)当作繸(*rjədh>zwi)〈2:57〉

(2)術(*djət>dźjuět)当为遂(*rjədh>zwi)，声之误也〈6〉(学记)

(3)续(*rjuk>zjwok)犹属(*djuk>dźjwok)也〈6〉(深衣)

咝音：(4)隧(*rjədh>zwi)读如邃宇之邃(*stjədh>swi)〈1:41〉

齿音：(5)隧(*rjədh>zwi)夺(*duat,duadh>duât,dwâi)声相近〈6〉(榜弓)

(1)—(4)例跟东汉 s-和舌面中音的接触说明郑玄的方言里 *rj-已变为擦音或塞擦音，现试拟为 z-，魏晋时也如此。但例(5)跟 d-接触则与这一构拟相抵触。尽管如此还可以考虑：首先，例(2)里所谓有问题的声母语音上与 dź-相混，这支持了我们所构拟的 z-。其次，虽然例(5)说隧与东汉 d-"声相近"，但例(4)隧仍由有 s-的词注音。最后，我们可以忆起2.3节里郑玄曾说他的舌面中塞擦音 dź-跟东汉 d-"声…相附"，这说明他可能是相当不严格地使用"声相近"、"声相附"这些词语来描写发音类型不同的声母之间的语音相似的。故我们推断在郑玄的方言里 *rj-确实已变为 z-。这个构拟也可说明下列音注：

杜：子(*tsjəgx>tsī)读为祀(*rjəgx>zī)〈1〉(阍隶)。有个例外：

高：浔(*rjəm>zjəm)读葛覃之覃(*dəm>dậm)〈9:1〉

很可能一些东汉方言里 *rj-仍未变 z-。要解释这一点目前还不行。在任何例子里，我们可以简括出东汉舌尖擦音、塞擦音系列：

ts-　　tsh-　　dz-　　s-　　z-

下列例子说明东汉前上古 *grj-，*gwrj-和 *r-(都变为中古 ji-)已合而为一：

服：丽食(*rəgh>jiī)其音历异(*grjəgh>jiī)基〈10:1〉

圯(*rəg>jiī)音颐(*grjəg>jiī)〈10:40〉

高：狖(*grjəgwh>jiǒu)读中山人相遗物之遗(*gwrjiədh>jiwi)〈9:6〉

应：阎（*grjam>jiäm）音檐（*ram>jiäm）〈10：13〉

在服虔的音注里，这个声母常与东汉齿音接触：

雉（*drjidx>ḍi）夷（*rid>ji）声相近〈11：7〉

怵（*thrjət>ṭhjuet 洪谓怢之误）音裔（*radh>jiäi）〈10：6〉

阽（*ram>jiäm）音反坫之坫（*tiamh>tiem）〈10：4〉

这样，我们可以有把握说上古 *r-到东汉未变。而在郑玄的音注里，这一声母有一批表面上是不相容的接触：

齿音：（1）桶（*thungx，dungx>thung，dung）音勇（*rungx>jiwong）〈8：66〉

（2）愉（*rug>jiu）读为偷（*thug>thə̆u）〈2：115〉

（3）田（*din，-h>dien）当作敶（*rinh>jiĕn）〈2：280〉

东部方言舌面中音：

（4）慎（*djinh>东汉 dź->dźjén）当为引（*rinx>jiĕn），礼家读然〈6〉（栝弓）

咝音：（5）肆（*stjiədh>东汉 s->si）读为肄（*riədh>ji）〈6〉（玉藻）

（6）斯（*sjigh>sjĕ）音曳（*radh>jiäi）〈11〉

（7）脩（*sjəgw>sjəu）读曰卣（*rəgw，-x>jiə̆u）〈1〉（鬯人）

（8）巡（*rjən>zjuĕn）读如沿汉之沿（*ruan>jiwän）〈6〉（祭义）

（9）遗（*gwrjəd>jiwi）读曰随（*rjuar>zjwĕ）〈2：223〉（注意，洪亮吉在这错把“随”写作“隧”）

（10）豫（*ragh>jiwo）读如成周宣榭灾之榭（*rjiagh>zja）〈6〉（乡射礼）

东汉 l-：（11）里（*liəgx>ljï）读为已（*rəgx>jiï）声之误也〈1〉（匠人）

例（1）—（3）跟服虔的音注相似并说明在郑玄的方言里，上古 *r-，*grj-，*gwrj-在东汉有齿闭塞音特征。例（11）的接触说明这个声母在某些方面很像东汉 l-。这样，我们可以推想它是一种颤动流音，简单构拟为闪音 r-，服虔方言的这个声母也具有同样的音值。但这一构拟未能说明例（4）—（10），它们跟舌面中音及齿擦音接触。这种不相容的接触也出现在高诱的音注里：

齿音：楯（*djənx>东汉 d->dźjuěn）读允恭之允（*rənx>jiuěn）〈9:2〉

啮音：就（*dzjəgwh>dzjǒu）读如由与之由（*rəgw>jiǒu）〈7:15〉

衰（*srjəd>ṣwi）读绳维之维（*rəd>jiwi）〈9:13〉

对这一古怪现象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在某些方言上古 *r-得以保存的同时，其它方言已变为ź-，魏晋还保存这一音值。我们可猜想，汉代不同的学派或传统的音读也许反映了方言的不同，这些音读保存在汉代注释家的音注里。另一种可能是：某些方言里上古 *r-在东汉正处于闪音 r-和魏晋的擦音ź-间的过渡时期。这样，它可能是一种边音或滚音，如国际音标的ɮ或r，于是它们就有我们上边所看到的偶然的形形色色的接触。不过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材料不允许我们精确地决定在郑玄及高诱那样的方言里有疑问的声母的音值。因而现在我们暂用符号 r-代表我们的材料里各种方言的这一声母。

在其声母 r-源于上古 *grj-，*gwrj-的东汉的一些词里，我们可假设它跟着介音-j-。当这些词跟有其它声母的词互注时，后一类音节有77.3%的例子含有介音-j-。因此我们可假设介音-j-在东汉前形成于 r-(< *r-)之后。

东汉 r-跟东汉舌根音、喉音有三个费解的接触：

郑玄：均（*kwjin>kjuěn）读曰沿（*ruan>jiwän）〈3〉/〈8:2〉

郑众：淫（*rəm>jiəm）读为廞（*hjəm>xjəm）〈1〉司服

蜼（*rədh>jiwi）读为蛇虺之虺（*hwjədx>xjwěi）〈1〉(司尊彝)

对这些例子的可能解释是：上古汉语的词“沿、淫、蜼”有舌根复辅音 *grj-或 *gwrj-类型而不是 *r-，这些舌根复辅音保存在某些东汉方言里。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Ⅲ 概　　要

3.1 本文为东汉构拟出下列单辅音和复辅音声母系统：

A. 单辅音声母

唇音	p	ph	b		m		
咝音(舌尖擦、塞擦)	ts	tsh	dz			s	z
齿音	t	th	d	hn	n		l,r
舌面中音	tś	tśh	dź			ś(仅见东部方言)	
舌根音	k	kh	g	hng	ng		
喉音:	·					h	

B. 复辅音声母(不包括 Cr 和 Cj-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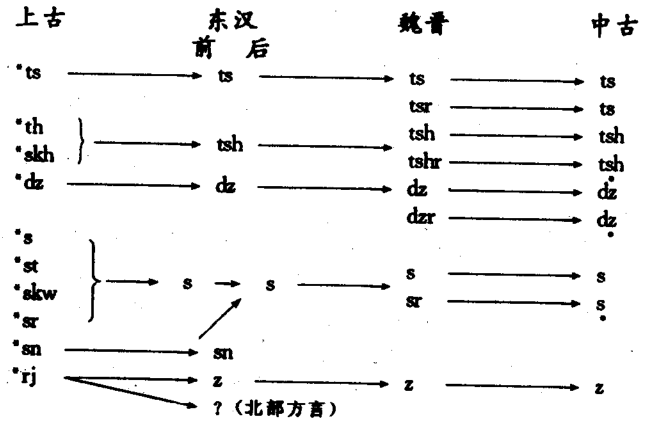
sn-(东汉前期仅有)sgj-　　　sngr-(东汉前期仅有)gl-

3.2　下表概括了上述源于上古的东汉单辅音,复辅音声母经过魏晋到中古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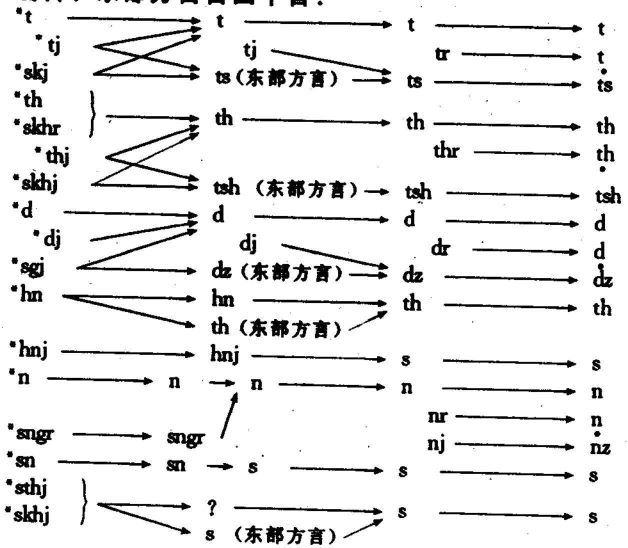
I　**唇音:**

上古		东汉		魏晋		中古
*p	→	p	前　后 →	p	→	p
*ph *khw	→	ph	→	ph	→	ph
*b *gw	→	b	→	b	→	b
*m	→	m	→	m	→	m
*hm	→	h	→	h	→	x

I 舌尖擦音、塞擦音：



II 齿音和东部方言舌面中音：



Ⅳ　流音：

上古	东汉前后	魏晋	中古
*l	l	l	l
*gl *gwl	gl	（→ l）	
*r *grj *gwrj	r	z	ji

Ⅴ　舌根音和喉音：

上古	东汉前后	魏晋	中古
*k *kw	k	k	k
*kh *khw	kh	kh	kh
*g *gw	g g+w g+jw	ɣ ɣi	ɣ j
	g+j g+jwi	g	g
*sgwj	sgi	z	z
*hng *hngw	hng → ?	h	x
	→ s（东部方言）		
*ng *ngw	ng	ng	ng
*sngr	sngr	nr	ṇ

3.3 结束语。在东汉声母系统的构拟里，我们遇到了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疑点。我们不完整的材料也有碍于彻底搞清不少上古声母结构如 *hl-，*brj-和 *sngj-的发展。希望对时期明确的文献如《白虎通义》和《风俗通义》的名义训释里有关语音材料及《说文解字》"读若"音注进行深入研究，将进一步促进我们对汉代语音的了解。

参考文献

[1]Bodman, Nicholas C. 1954. 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shih-ming. Cambridge, Mass.

[2]Cobin, W. South. 1974－5"The Initials of the Wei-Chin Period as Revealed in the Phonological Glosses of Kuo P'u and Others"MS 31, 288-318

[3]Haudricourt. A. G. 1954"Comment reconstruire le Chinois archaïque"Word 10, 68－82.

[4]洪亮吉，1889.《汉魏音》《洪北江先生遗集》，卷38，湖北。

[5]Karlgren, Bernhand.

1940. Grommata Serica. BMFEA 12. 1－471.

1963-7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 BMFEA 35－39.

1964a, Grammata Scrica Recensd. Stockholm.

1964b, 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Stockholm.

[6]Li Fang-kuei 李方桂，1949"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ges"HJAS 8, 333－342

1971.《上古音研究》CHHP 9, 1－60。

[7]罗常培、周祖谟，1958《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北京。

[8]陆志韦，1946，《说文解字读若音订》，《燕京学报》30, 135－378。

[9]梅祖麟、罗杰瑞，1971，《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 s-声字》，CHHP 9. 96－105。

[10]Serruys, Paul L-M. 1959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Han Time According to Fang Yen. Berkeley。

[11]丁福保，1920《说文解字诂林》，上海。

[12]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 No. 65. Taibei.

[13]董同和，1949，《上古音韵表稿》，BIHP 18, 1--249

1960，《四个闽南方言》，BIHP 30, 729－1042。

[14]王力，1948，《汉越语研究》，《岭南学报》，9, 1－96。

（李玉译，《音韵学研究通讯》第4期，1983年。
原文刊《华裔学志》33, 1977－1978年）

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

邢公畹

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始列“小学”为专家。后世科分条目，别为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音韵一科，又区分为今韵、古韵、等韵。清朝末年，又从先秦离经绝句之学，汉唐语助、虚实字之论，发展为“文法”之学。

19世纪，西洋语言学者为研究语言演变获得一套科学方法，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印欧语系的建立就是西洋语言学科学化的标志。

过去半个多世纪，西洋语言科学的成就给予中国语言学以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是中国语言学发展上的强烈外因。中国语言学的科学化在走着自己的道路。中国各族人民从远古以来创造了自己的辉煌文化——古老的与崭新的，所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工具，因此对这一工具的结构和性能体会得也最深。

世界各民族的语言研究的逐步深入，将有助于对语言共性的认识，有助于语言科学的更好的建立。

“五四”运动以后，不少学者推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化，成为第一代的中国语言科学家，了一先生便是其中之一。而今先生已80高龄，犹以龙马精神，孜孜不倦，因写此篇，为先生寿。

昔阳李方桂先生近作《汉台语考》①，在可信的调查材料的基

① Fang-Kuei Li, Sino-Tai, Papers for tht lst Japan-US Joind Seminar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PP. 230—239, The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Tokyo, 1976。

础上，参考藏语，分析了原始台语和上古汉语里的一些“关系字”，这些“字”显示出它们有同源关系的极大可能性。

李先生在文中指出，原始汉台语里可能有一些复辅音声母的“字”，后来以双叠[①] 形式(reduplication)演替为后起词。

这个观察还可以扩而充之。

设侗台语为一群，汉语为一群，带复辅音声母的同源词在两群语言中，其演替系列表现为下列两种型式(我们以 F 表声母辅音，以 Y 表韵母)：

Ⅰ. 古同源词在侗台语和汉语里平行发生下列演替型式：

i $*F_1F_2Y > F_1Y + F_2Y$

ii $*F_1F_2Y > F_1Y$(或 F_2Y)

Ⅱ. 古同源词，侗台语和汉语各取一声母的演替型式：

$*F_1F_2Y$ >侗台 F_1Y(或 F_1Y)

>汉 F_2Y(或 F_1Y)

Ⅰ

Ⅰ.1. 现代泰语꜀ma-lɛ:ŋ[②]是“昆虫”的共名(大名)，这个字的声母在原始台语里可能是 *ml-或 *mr-。现代泰语在原始台语 *ml/r-的第一个辅音后增加-a 元音而分解为音节。现代泰语还有一个꜀mɛ:ŋ“昆虫”，也应当是从原始语 *꜀mlɛ:ŋ(或꜀mrɛ:ŋ)变来的。(傣语为꜀mia:ŋ，罗平侬语和布依语为꜀nje:ŋ，傣仂和德宏为꜀mɛŋ，南侗为꜀mjuŋ，北侗为꜂ɳuŋ 可以参考)。那么：

*꜀mlɛ:ŋ — 1)꜀ma-lɛ:ŋ(声母第一辅音后增 a 音，保留第二辅音)
2)꜀mɛ:ŋ(声母失落第二辅音)

---

① 梁·刘勰《文心雕龙》：“声有飞沉，响有双叠”。

② 我们用传统的圈角方法表示调类，如 c 阴平，ᶜ 阴上，ᵓ 阴去，ɔ 阴入，圈下加短横表阳调，如c̱阳平等。不加短横的也用来表阴阳调不分，如加在中古、上古汉语和古侗台语的。

1)和 2)在现代泰语里可以有互换形式。如:“蝼蛄”[①] 现代泰语说作꜀ma-lɛːŋ ꜀ka-tɕ ʻɔn,也可以说作꜀mɛːŋ ꜀kra-tɕ ʻɔn。台语词法是中心成分在前,规定成分在后;表现在某些名词的构成上是共名(大名)在前,别名(小名)在后[②]。

*꜀mlɛːŋ 无论是对꜀ma-lɛːŋ 还是对꜀mɛːŋ 都有双叠关系。

原始台语的 *꜀mlɛːŋ 可以和古汉语的下列各词比较:

螟蛉 **꜀mliŋ> *꜀miŋ-liŋ>꜀mieŋ-lieŋ

蝱 *꜀mraŋ>꜀mɐŋ

蝇 *꜀rəŋ>꜀jiəŋ

台语 *꜀mlɛːŋ 和汉语 **꜀mliŋ 等又可以跟藏语 sbraŋ“蝇,昆虫”相比较。

李先生指出,汉语“螟蛉”一词是由 *꜀mliŋ 叠韵派生的。

《诗经·小宛》: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毛《传》:“螟蛉,桑虫也”。从诗句节奏看,“螟蛉”在《诗经》时代,显然已经成为两个音节;但从词的结构法看,跟它相排比的“中原”也凑巧跟台语相合。毛《传》:“中原,原中也”,方位词在名词前。这一结构式样,在《诗经》里很常见[③]。

“蝱”,《广韵》:“虫也”,庚韵二等字,上古当有-r-介音[④]。证之以谐声系列,“蝱”꜀mɐŋ 从“亡”꜀mjwaŋ 声,从“亡”得声的还有“良”꜀ljaŋ,“狼”꜀laŋ,那么 -r- 这个介音是可能有的。

---

① 傣雅语为 miaːŋ꜀aʔˈahau。汉·杨雄《方言》:“蛄𧏡谓之蝼蛄,或谓之蟓蛉,南楚谓之杜狗,或谓之蛞蝼。”按今湘方言,江淮方言称“土狗子”,北方方言称“蝲蝲蛄”。

② 参看《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

③ 参看《诗经“中”字倒置问题》。

④ 参看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新 9 卷 1,2 期合刊第 17 页,1971,台北。

"蝇",《广韵》:"虫也",喻母四等字,上古当有一个 r-声母①。"蝇",《说文》从"黽""虫"会意,谓"腹大如黽之虫"。泰语"蝇"说作 ꜀ma-lɛ:ŋ ꜀wan(昆虫+白天)。《孟子·滕文公》:"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蚋"一作"蜹",或云"蜹蛄"即"蝼蛄"。可见古人把"蝇"和"蝼蛄"归为一类,与台语相同。

Ⅰ.2. 一个带复辅音声母的原始语词派生到不同的方言里,有的以第一辅音为声母,有的以第二辅音为声母。例如:现代泰语(kra-)du:k"骨头"可能从原始语 *ʔdl/ruok 演替而来②。试看

*ʔdluok꜀ >傣仂 du:k꜀(骨头)

>傣雅 lo:k꜀(骨头)

>剥隘布依 no:k꜀(骨头)

《说文》:"髑髅,顶也"。"髑",古侯部入声字 *duk꜀>duk꜀;"髅",古侯部字 *꜀lug>꜀ləu。现代汉语说作꜀k'u ꜀lou"骷髅",指死人头骨或全副骨骼。古代只指死人头骨,《晋书·愍怀太子传》:"千岁髑髅生齿牙"。

李先生认为 *duk꜀-꜀lug 由 **꜀dlug 叠韵演替而来。台语 *ʔdluok꜀,汉语 **꜀dlug 可以与藏语 rus"骨头,家庭"比较。

Ⅰ.3. 泰语 malet꜀꜀k'a:u,义为"米粒儿",malet꜀ 义为"种子,粒实"。又有 met꜀"粒,核儿",let꜀"种子,粒实"。"粒实"这个词,傣雅语③ 为 mit꜀,布依语④ 绝大多数方言为 nat꜀(l-鼻音化而成 n-),李先生把这个字的原始声母构拟为 *ml-。石家话(Saek,在泰国

---

① 同上文第 10 页。

② 参看 Fang. Kuei Li,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7. P. 129 和 P. 267。

③ 傣雅语是云南新平县磨沙坝(꜀mɯaŋ ja꜄)所流行的一种傣语。材料是作者调查的。

④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布依语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

Nakhon Phanom 城)正作 mlɛt˳ 或 mlɛk˳ ①。但莫话②为 ŋuiˀ，龙州壮语③为 mu:iˀ，榕江侗语④为꜀mui，李先生乃以汉语"米"跟 malet˳ 相比较。

"米"，《说文》："米，粟实也，象禾实之形"。这个字甲骨文写作"米"。金文没有"米"字，但从"米"的字写法跟甲骨文相同，象细碎粒实之形。"米"是王力先生所立脂部字 *꜂mid>꜂miei。但以"米"为最初声符的字有"敹"*꜀liag>꜂lieu，《说文》："择也，从攴寮声(段氏以为"寮"非声)"。《广韵》："敹，落萧切，拣择"。这个字可以跟泰语 lɯak˳（德宏 lɤk˳）"拣择"相比较。那么"米"字可能有 ** mlid 形式。

李先生说，这个字可以和藏语 'bras"米"(又 'bru"种子")相比较。

Ⅰ.4. 泰语和龙州壮语꜀ha:m"抬"、剥隘为꜀lɛ:m，莫话为꜀tom，阿含、武鸣为꜀ram⑤，所以李先生拟这个字的原始台语声母为 *t'r-，并指出这个字可以和汉语"擔"字比较。"擔"，《说文》作"儋"，解云："何也(畹按，俗作"荷")，从人詹声"。韦昭《齐语注》："背曰负，肩曰儋"。《广韵》："擔，擔负，都甘切"，꜀tɑm<*꜀tam。而"詹"字则是盐韵开口三等照母字，꜀tɕjæm<*꜀tjam。

但水语"抬"说作꜀tjuŋ，侗语 ɬaŋˀ，则当与汉语"扛"字有关。《说文》："扛，横关对举也，从手工声。"段氏注："……即无横木而两手举之亦曰扛；即两人以横木对举一物亦曰扛"。《后汉书·费长房传注》："两人对举为扛"。《广韵》："古双切"江韵开口二等字，古音属

---

① 李方桂《石家话的声调》，旧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8页，1979，6，台北。

② 李方桂《莫话记略》，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1943，四川南溪李庄石印本。

③ 李方桂《龙州土语》，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六，商务，1940。

④ 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合编《侗汉简明词典》，1959，贵阳。

⑤ Fang. Kuei Li, Consonant Clusters in Tai, Language, vol. 30, No. 3, 1954, pp. 368—399。

东部 *kruŋ>꜀kɔŋ。

泰 *꜀t'ram>꜀ham"抬" 汉 *꜀tam>꜀tam(*꜀tjam<tɕjæm)"担"

水 ꜀tjuŋ"抬" 汉 *꜀kruŋ>꜀kɔŋ"扛"

Ⅱ

Ⅰ.1. 李先生据武鸣壮语 klo:p꜀"笠"构拟这个字的原始声母为 *gr-,但是这个字在傣雅为 kop꜀,傣仂及德宏为 kup꜀,惠水布依为 tɕwap꜀,龙州壮语为 kip꜀,莫家话为 ȶup꜀,水利、水岩为꜀tjum①,榕江侗语为꜀təm,锦屏侗语为꜀tɤm,俱为阴调,无一例外。那么这个字的原始声母似当拟为 *kl/r-。李先生在 1954 年文中和 1977 年书中拟作 *kl-是对的。

《说文》:"笠,簦无柄也(晼按:"簦"字当与侗水语的"笠"字有关),从竹立声。""簦"即今之伞。从"立"得声的字的谐声系列:

立 ljəp,拉 lǎp,泣 k'jəp,翋 gjəp,笠 ljəp.

"笠"字的上古音,李先生拟为 *gljəp>ljəp。

原始汉台语中这个字的复辅音声母 k/g-+l-两个成分,侗台系语言多用 k-,ȶ-,tɕ-为声母,汉语则用 l-为声母。

Ⅰ.2."来"字,傣雅、傣仂、德宏、龙州壮语都说作꜁ma,是阳平调,原始台语可拟为 *꜀ma。泰语一部分阳平字北支是阴调,"来"属此类。这个字在布依语、罗平侬语、水语、侗语、莫话里都是阴平调,并且水语多说作꜀hm̥a,那么原始侗水语可拟为 *꜀hm̥a①。

汉语古代字书对"来"字的解释,唐宋和汉代有很大的不同:

《广韵》:"来,至也,及也,还也。落哀切"(꜀lǎi)

《说文》:"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也。二麦一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贻我来麰'。"(*꜀ləg)。

---

① 李方桂《水话研究》,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三,1978,台北。

可见“麦”和“来”的音，远古必相同或相近。“麦”是二等字，所以李先生拟为 *mrək>mɛk。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麦”字下注云：“此字本训当为往来之来，至也，从夂来声。”又在“来”字下注云：“按往来之来，正字是麦；菽麦之麦，正字是来。三代以还，承用互易”。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来”字下注云：“下文云：‘来麰，麦也’，此云，‘瑞麦，来麰’，然则‘来麰’者以二字为名。《毛诗・传》曰：‘牟，麦也’，当是本作‘来牟，麦也’，为许‘麰’下所本，后来删‘来’字耳”。不过，《说文》《广韵》里，从“来”得声的字没有带 m- 音的；另一方面，也没有从“麦”得声的字，但李先生拟“麦”字上古音为 *mrək，rək 可以作为 *ləg 的变体，故下列音变程式是可能存在的：

$$**mləg - \begin{cases} *ləg > lǎi \text{“来”} \\ *mrək > mək \text{“麦”} \end{cases}$$

“来”字远古声母第一辅音 m-因分解入“麦”义而消失；元音 -ə-到中古变短-ǎ-，浊尾-g>-i。“麦”字远古 m-保持，-g 尾清化，仅剩阻塞作用，l>介音 r，rə>ɛ。

侗台语“来”字，远古声母第一辅音 m-保持，但在侗水语及部分台语中清化而成 h m̥。第二辅音 l-消失，原因不清楚。-əg 变长元音 a。

Ⅰ. 3. “犁”字，泰、傣雅、傣仂、德宏、龙州壮语都说作 ꜀t‘ai，云南和贵州一部分的布依语都说作꜀tai，这是第一类，都以舌尖前塞音为声母；水语说作꜀ʈoi，剥隘、田州说作꜀ɕai，莫家说作꜀twai，锦屏侗语说作꜀ʈɤi，榕江侗语说作꜀k‘əi，这是第二类，以舌面前塞擦音、擦音、塞音和舌面后塞音为声母。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派生在侗台语各方言里的原始语的一个词项，以舌面前塞擦音或擦音做声母的为一方，以各种塞音做声母的为另一方的

不同演替形式 。看下表①：

	泰	阿含	武鸣	剥隘	田州
"鱼"	꜀pla	꜀plā	꜀plă	pja	꜀tɕa> *pl-(阴平)
"菜"	p'ak꜀	p'ā k꜀	plăk꜀	pjak꜀	tɕak꜀< *p'l/r-(阴入)
"滑落"	p'la:t꜁	(掸 pat꜁)	—	pja:t꜁	tɕa:t꜁< *bl-(阳入)
"刀"	꜂p'ra	(掸꜂ p'a)	꜂ɕa	꜂ɕa	꜂ɕa< *br-(阳上)
"紫红"	klam꜄	—	klăm꜄	tɕam꜄	—< *kl-(阴去)
"蛋"	k'ai꜄	k'āi꜄ (k'rāi꜄)	răi꜄	tɕai꜄	tɕai꜄< *k'r-(阴去)

可以看出，第二类的 tɕ-，ɕ-常常跟第一类的 pl-，p'r-，kl-，k'r-对应，因此我们可以把原始侗台语"犁"这个字构拟为 *t'ləi。

汉语"犁"，《广韵》脂韵开口三等来母字（又齐开四）。上古音当入王力先生所立脂部 *꜀ljid>꜀li（*꜀lid>꜀liei），可以跟侗台语的 *꜀t'ləi 相比较。

Ⅰ. 4. "紫红"，泰语说作 klam꜄，又说作꜀dam。根据Ⅰ. 3. 节表中"紫红"一词原始声母的构拟，这个字可以构拟为 *kləm꜄。莫家话演替为 kam꜄，又作꜀nam；侗语演替为 nɤm꜄，符合于演替型式Ⅰ. ii。水语为 *qəm꜄ 也是Ⅰ. ii 型，不过声母后移。

《说文》："绀，帛深青而扬赤色，从系甘声。（段注："扬当作阳，犹言表也"。）"《论语》："君子不以绀緅饰"。《广韵》："绀，青赤色也，古暗切。" k ǎ m꜄< *kam꜄，很像原始侗台语Ⅰ. ii 的演替型式。"绀"又音꜀k ǎ m< *꜀kam，与泰语꜀dam，莫话꜀nam 叠的。

Ⅲ

Ⅱ. 1. 有一些非复辅音声母的字，侗台系各语分用不同形式

① Fang-Kuei Li, The Tai and the Kam-Sui Language，见 Lingua 14 (1965). pp. 148—179，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Amsterdam.

的两个字的，汉语也有相对应的两个字。例如“饱”，台语 *ʔim꜄ >ʔim꜄，但莫话说作 taŋ꜄，水与佯黄说作 tjaŋ꜄，侗语为 ȶaŋ꜄，都属另一种形式。

《说文》：“猒，饱也。”这个字也写作“餍”。《孟子·离娄》：“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广韵》：“猒，饱也，於艳切。”上古音为谈部影母字 *ʔjiam꜄>ʔjiæm꜄，可以跟台语 *ʔim꜄ 比较。

《左传》成公十年：“将食，张，如厕。”杜注：“张，腹满也。”《释文》：“张，中亮反。”后来写作“胀”。《广韵》：“胀，满，知亮切。”ȶjaŋ꜄< *trjaŋ꜄。这可以跟侗水语的 taŋ꜄，tjaŋ꜄，ȶaŋ꜄ 相比较。

Ⅲ. 2. “饿”，李先生为台语所拟原始形式为 *ʔjɯ̆ak①，这个假定形式也可以用来解释水语（ʔjak꜆，ʔjiək꜆）、莫话（ʔiːk꜆）、佯黄（jaːk꜆）、侗语（jaːk꜆）等演替形式（不过锦屏侗语是 tjet꜆）。惠水远羊寨布依语和罗平依语为 ɗɯ꜄，罗平布依语为 ʔjɯ꜄，这可以解释为-k 尾消失；ʔj->ɗ-的形式。惠水羊场布依语的中间形式 ʔɯːʔ，可以为证。

《说文》：“餩，饥也，从食戹声。”《广韵》：“餩，饥，乌格切。”陌韵开口二等字，李先生拟作 ʔɐk꜆< *ʔrik꜆，可以跟侗台语 *ʔɯ̆ak꜆ 相比较。

Ⅳ

Ⅳ. 1. “風”字是一个谜。

《说文》：“風（꜀pjuŋ>꜀fəŋ），八風也。……从虫凡声（*꜀bjam >꜀bjwɐm），風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匕（按即“化”字）。”

从中古音看“風”字的谐声系列：

凡（꜀bjwɐm）：1）帆 bjwɐm，　䫀 bjwɐm，　汎 pjwɐm꜄，

---

① 参看 Fang-Kuei Li，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pp. 181，276。

芃 pjwɐm°；

2）风 ꜀pjuŋ，　汎₂꜀bjuŋ，　芃₂꜀bjuŋ，　諷 pjuŋ°，
楓 pjuŋ；

3）嵐 ꜀lǎm，　葻꜀lǎm。

值得注意的是第3例 l-声母的字从“風”得声，不从“凡”得声。从中古音看“風”字在先秦文献里的押韵系列：

《诗经·绿衣》：风 ꜀pjuŋ，　心 ꜀sjəm。

《诗经·晨風》：風 ꜀pjuŋ，　林 ꜀ljəm，　钦 ꜀k‘jəm。

《管子·版法》：心 ꜀sjəm，　風 ꜀pjuŋ，　任 ꜀nʑjəm。

《韩非子·杨权》：风 ꜀pjuŋ，　心 ꜀sjəm，　吟 ꜀ŋjəm。

“風”与-j/em 韵的字相押；“汎”、“芃”分属于-j/wɐm，-j/uŋ两韵；“嵐”，“葻”从“風”声而读为꜀lǎm，“風”字本身就从“凡”字得声，这些已足够证明“風”字在先秦时期仍然说作 *꜀pləm（*꜀blam）。“風”、汎、“芃”等字的-m 尾异化而为-ŋ 尾约在汉朝①。汉·刘熙《释名·释天》：“風，兖、豫、司（畹按：即司隶校尉部，今渭水流域和河南北部）、冀，横口合唇言之，風，氾（*bjam°>bjwam°）也，其气博氾而动物也；青、徐言風，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風，放（*pjaŋ°>pjwaŋ°）也，气放散也。”刘熙是汉末北海（在山东）人，只能就淮水以北的河北大平原的方言现象来说。大抵当时的河南、山东、山西、河北一带仍然保持浊声母 b-，-m 尾，而滨海的青、徐，则 b-声母清化，-m 尾异化而为-ŋ。“風”字声母的第二辅音 l-看来在汉代已经消失。刘熙利用去声调可以使名词变为动词的古老的 morphophonology 方法构成声训，而“氾”、“放”两个字是看不出有复辅音痕迹的。总起来看，汉语“風”字的演替系列是：

꜀pləm（꜀blam）>*꜀pjəm>꜀pjuŋ>꜀fəŋ

侗台语“風”，龙州、剥隘是꜀lum，是阳调；莫家、水语②是꜀lum，是阴调；泰语꜀lom 少数方言为阴调。这里不但显示了韵母跟汉语

---

① 参看邢公畹《论调类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上的重要性》（《语言论集》页142）。
② 看李方桂《水语研究》。

相同，也显示了某一原始声母的清浊交替情况。这个字的元音，绝大部分的侗台语都是-u-，如傣雅、傣仂都是꜀lum。元音为-ə-的也不少，如罗平侬语和布依语都是꜁zəm，侗语为꜁ləm。这个字的声母，绝大部分方言都是l-，也有一部分方言是z-的。贵州布依语大部分是z-，也有说成r-的，跟一部分广西壮语相同。r-和z-可以看成l-的方言变体。

这样看来，李先生为台语"風"所构拟的原始形式*꜀dl u̯om似乎也可以适合全部侗台语。不过李先生拟的*dl-，是比照着*tl-（如"满"，泰꜀tem，龙州꜀tim，剥隘꜀lim）类推出来的。也就是说，把台语"風"字的原始声母拟作*dl-，其第二辅音l-有方言根据，而第一辅音d-，除符合阳调外，是没有方言根据的。所以李先生把原始声母拟作*dl-的这一组字，其第一辅音究竟是什么还是个谜，因为侗台语"風"这个字的声母，比照着汉语，似乎应该是*pl-（*bl-），可是我们遍找侗台系语言，这个字没有双唇塞音痕迹。

但是隔着一重重汉台语语词交替系列的轻纱帘幕，我们可以朦胧地看到一些引人深思的现象：泰语的l-往往跟汉语双唇音声母对应。如：

泰 ꜁lɯː m 忘（龙，剥꜀lum） 汉꜀mjwaŋ"忘"

我们既已证明"䖟"（从亡声）*꜀mraŋ>与泰语*꜀mlɛːŋ"昆虫"有同源关系（看 I. 1），那么"忘"*꜀mjaŋ>꜀mjwaŋ跟泰语*꜀lɯum>꜁lɯːm"忘"也可能有同源关系。又如：

泰 lap꜆ "꜁磨"（泰雅、泰仂 lap꜆） 汉꜀mua<*꜀mar"꜁磨"
侗、龙州、侬꜁pan，莫꜁pjan
（moˀ"磨石"） （ljæi'<*ljadˀ"砺"）
泰꜂li"避"（又 pʻiːk꜆） 汉 bjiĕˀ<*bjigˀ"避"
泰 luːt꜆"腐"（又 pʻuʔˀ） 汉 bju<*꜂bjag"腐"
泰 luːp꜆"抚" 汉 pʻju<*꜂pjaʻg"抚"

泰语"中風"一词也说做꜀lom，跟汉语相同，而"瘋"字泰、龙州

却说成^{c}ba(< *ʔba),傣雅^{c}va,布依^{c}vaŋ,莫家 ba:k$_{ɔ}$,都是唇音。"羊痫風"泰语说作^{c}ba $_{c}$mu($_{c}$mu 义为"猪")。

汉语"風"、"帆"都从"凡"得声,泰语"帆"称$_{c}$bai,平声,唇音。

泰语 p'ɯŋ^{ɔ}"風干",也说作 p'ɯŋ^{ɔ} $_{c}$lom。p'ɯŋ^{ɔ} 是去声,跟^{c}p'ɯŋ"蜂"同音节不同调。汉语"風"说成去声 pjuŋ^{ɔ}(《广韵》"方风切")也转为动词,但义为"讽刺"。

Ⅳ.2."蜂蜜"的"蜜"也是一个谜。

"蜜蜂"泰语说成$_{c}$ma-lɛ:ŋ^{c}p'ɯŋ,傣仂和德宏都说成 mɛ^{ʔ} ^{c}p'ɯŋ,可证台语这个词的构成都是"虫+蜂"(有的方言是"虫+糖")。

台语^{c}p'ɯŋ 与汉语"蜂"(*$_{c}$p'juŋ>$_{c}$p'jwoŋ>$_{c}$fəŋ)同源。问题在这个"蜜"字。侗台语"蜜"字无专词;汉语"蜜" *mjit>mjiĕt,有人认为是外来词。

美国 Benedict 说①:汉语"蜜"字"是从印欧语借来的古代借词(梵文 madhu,古斯拉夫语 medŭ,吐火罗语 mit,由 mit 经过复元音化成为汉语 *miĕt)。"

《说文》:"蠠,蠭(即"蜂"字)甘饴也,一曰螟子,从虫鼏声"。或从"宓",写作"蜜"。《说文》"蜜"字的解释语很怪,按照对"丝"的解释句式——"丝,蚕所吐也",那就该说:"蜜,蜂所酿也"。段玉裁说:蜜字"其音平则在十一部(按即耕部),如'冥'(*$_{c}$miŋ>$_{c}$mieŋ);入则在十二部(按当为脂部入声),如'密'(*mjit>mjĕt)。"令人怀疑"蜜"字不指 honey,而是一类飞虫的大名,犹泰语的$_{c}$ma-lɛ:ŋ。汉·王充《论衡》②:"食甘旨之食,无伤于人;食蜜少多,则令人毒。蜜为蜂液,蜂则阳物也"。"蜂液"就是泰语^{c}nam^{c}p'ɯŋ 的说法。

---

① Paul K. Benedict,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America Asia, America Anthropologist, NO. 5. 44, 1942. PP576—601. "风"字迷已于《汉语和侗台语里的-m-ŋ 交替现象》(《民族语文》1986. 4)文中揭开。

② 《论衡》二十三《言毒篇》,四部丛刊本第七册(卷二十三,第2页)。第4页又说:"美酒为毒,酒难多饮;蜂液为蜜,蜜难益食。"

《山海经》一书，司马迁已称之，当为周秦以来古书。《山海经·中山经》[①]："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榖城之山。无草无木，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晋·郭璞注："言群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郭注"蜜"为"赤蜂"，大概词义已经缩小。但也有校"赤"为"亦"的[②]。

"蜂蜜"的构词法可能跟"蝗虫"、"鲫鱼"、"松树"、"芥菜"等一样。后来把"蜜"专指"蜂液"，才出现"蜜蜂"的说法。照这样看，"蜜"字西来说是可以怀疑的。

（一九八〇年）

（《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① 四部丛刊本第二册第十页《中次六经》。
②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1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从瑶语论证上古汉语复辅音问题

邓方贵　　盘承乾

一、导　言

上古汉语复辅音问题，最早是一位名叫艾约瑟(Edkins)的英国人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提出以后，曾引起国内外不少学者的重视和研究。特别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他利用汉字的谐声偏旁进行推测，为上古汉语声母系统构拟了一套复辅音声母，对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研究有很大影响。现在认为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的人越来越多了。但由于汉字是方块字，它很难反映出上古汉语复辅音的面貌。加之现代汉语各方言中又都已不存在复辅音了。这就给研究上古汉语复辅音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同时过去对这个问题一般只局限于从汉语本身去研究，很少有人把它与汉藏语系其他民族语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所以对上古汉语究竟有无复辅音问题，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如果我们承认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那么首先必须以充分的材料来论证它，迈开扎扎实实的第一步，从而使人心悦诚服，消除疑虑。至于上古汉语到底有哪些复辅音，它们又是怎样演变成今天这个状态的？那是第二步，甚至是第三步的问题了。为此我们认为除从汉语本身去研究之外，还必须从多方面去开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途径。其中也必须开展汉语与有关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借助民族语言中与汉语有关的复辅音材料来进行论证。

我们非常同意李方桂教授所说的："汉语与别的藏汉语系的语言的比较研究，这是将来发展汉语上古音系的一条大路"(《上古音研究》第5页)。我们也很赞成严学宭教授所说的："为把汉语研究提

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需要来说，必须同汉藏语系各语言进行比较，才能生气勃勃地形成自己的优势；走向语言学研究的最前沿”（《语言研究》1981年创刊号发刊词——我们的信心）。这方面的比较研究进行得越广泛越深入，对上古汉语复辅音的存在问题，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复辅音声母，在现代汉藏语系语言里，不仅苗瑶语族有，在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用这些民族语言中的大量复辅音材料来跟汉语进行比较，将是探讨上古汉语复辅音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主要从瑶语的角度，来对上古汉语复辅音进行一些初步论证。同时就此机会为热心研究上古汉语复辅音的专家们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现代瑶语尚保存复辅音的有标敏方言和金门方言，勉方言和藻敏方言中的复辅音已经消失了。所以现在我们主要以标敏方言的标敏土语（广西全州县）、交公勉土语（广西恭城县）和金门方言云南屏边县的金门话的材料为主，为了说明问题，有时也引用一些勉方言和其他民族语言的材料。现代瑶语保存的复辅音有〔pl-〕、〔phl-〕、〔bl-〕和〔kl-〕、〔khl-〕、〔gl-〕两套。很多瑶语复辅音声母字都跟汉语有对应关系，明显地反映了上古汉语复辅音的存在。

二、瑶语复辅音与汉语有关声母的对应关系：

（一）瑶语的 pl、phl、bl 与汉语的帮、滂、並

上古汉语的 pl、phl、bl，在汉字谐声系统中能提供的线索极少，一般认为以下一些谐声现象在上古时代可能属于这类复辅音，这就是一些帮母字的声符是来母。例如：

剥〔p-〕的声符是“录”〔l-〕

彬〔p-〕的声符是“林”〔l-〕

禀〔p-〕的声符是“亩”〔l-〕

變〔p-〕的声符是“䜌”〔l-〕

另外，从凡得声的“風”是非母（古帮母），而同样从凡得声的“嵐”却是来母，这也是双唇闭塞复辅音的反映。

从汉语谐声字寻找这类复辅音例字的确非常有限，但从汉语与瑶语的对应关系上来寻找例字是不少的。例如：

	汉语	标敏	汉语	标敏
帮母：	花斑	plən[1]	掰	plɛŋ[1]
	奔跑	plau[5]	迸裂	blɛ[3]
	扒拉	pla[2]	拌合	plin[4]
滂母：	喷水	plu[2]	抚摸	phlən[1]
並母：	布稀薄	blən[3]	薄	blɔ[3]
	苍蝇爬	plan[2]	排列	plɛ[2]
	爆裂	blɛ[3]	暴芽	blai[3]
	鼻	bli[4]	刺蓬	plən[4]
来母：	陷落	phlɔ[4]	太早露出	plai[4]
	辣	blan[4]	拉	phlɛ[4]

这些例字在标敏话里都是属于 pl、phl、bl 复辅音声母，汉语分别为帮、滂、並和来母。可见汉语复辅音在中古时代以前就消失了。pl、phl 和 bl 消失以后合并到帮、滂、並，这一点瑶语和汉语是一样的，只是汉语消失得比瑶语早罢了。以下一些瑶语例字反映了这类复辅音声母演变消失的全过程。

例字	标敏	龙胜勉	金秀勉
毛	pli[1]	pjei[1]	pei[1]
房	pla[3]	pjau[3]	pau[3]
四	pləi[1]	pjei[1]	pei[1]
抚摸	phlən[1]	phjun[1]	phun[1]
辣	blan[4]	bja:t[8]	bat[8]

演变的第一步是由 pl、phl、bl→pj、phj、bj→p、ph、b。这一演变过程在金秀勉话里已经完成了，龙胜勉话正处在演变消失 的过度

阶段，标敏话则处在复辅音的历史阶段。所以汉语凡能与标敏话pl、phl、bl声母相对应的字，在上古时代属于复辅音恐怕是没有问题的。

pl、phl、bl复辅音声母，在瑶语里还没有发现演变成l的。但是"陷落"、"露"、"辣"、"拉"这几个字汉语读来母，它们的对应关系尚未弄清，待考。

(二)瑶语的kl、khl、gl与汉语的见、溪、(群)

1. 瑶语的kl、khl与汉语的狗、角、啃

"狗"、"角"、"啃"这几个字中古汉语属于见母和溪母字。在现代瑶语一些方言里声母仍读作kl和khl复辅音。如标敏话"狗"读作klu³；"角"读作klɔ¹；"啃"读作khlən³。很明显这几个字的声母读音与汉语是相互对应的。

类似例字绝不止上述几个。下面我们先看一看这类复辅音声母在瑶语里的演变情况，然后再用更多的例字来进行比较。

瑶语kl、khl、gl的演变消失过程是：

kl, khl, gl→kj, khj, gj < tɕ, tɕh, dʑ / k, kh, g

例字	标敏	屏边金门	龙胜勉	金秀勉
角	klɔ¹	kjɔːŋ¹	tɕɔːŋ¹	kɔŋ¹
路	kla³	kjau³	tɕau³	kau³
热水	klan¹(炎热)	kjɔm¹	tɕɔːm¹	kɔm¹
门	klɛ²	kjɛŋ²	tɕɛŋ²	keŋ²
虫	klɛ¹	kjɛŋ¹	tɕɛŋ¹	keŋ¹
蛋	klau⁵	kjau⁵	tɕau⁵	kau⁵
六	klɔ⁷	kjɔ⁷	tɕu⁷	ku⁷

瑶语内部各方言间的对应情况表明，瑶语kl、khl、gl原来不止一套，而可能是两套。因为还有一部分kl、khl、gl复辅音声母字在屏边金门里没有演变成kj、khj、gj，而仍然读作kl、khl、gl。例如：

例字	标敏	屏边金门	龙胜勉	金秀勉
腰	kla^{3}	klai^{3}	tɕa:i^{3}	kai^{3}
老鹰	klaŋ^{3}（乌鸦）	klaŋ^{3}	tɕa:ŋ^{3}	kaŋ^{3}
狗	klu^{3}	klo^{3}	tɕu^{3}	ku^{3}
还债	klau^{3}	klau^{3}	tɕa:u^{3}	kau^{3}
圆	klin^{2}	klun^{2}	tɕun^{2}	kun^{2}

在屏边金门里演变成了 kj 的那部分复辅音声母，有一部分在藻敏方言里演变成了 ts，屏边金门读 kl 的那部分复辅音声母，藻敏方言读作 kj 和 k。这也是古瑶语有两套这类复辅音的反映。古瑶语的这两套复辅音声母，在现代瑶语多数方言里都合并成了一类。而且都同样沿着 kl→kj<$\begin{matrix}\text{tɕ}\\ \text{k}\end{matrix}$的简化道路演变。许多与瑶语kl、khl复辅音相对应的汉字也分别演变成为 tɕ、tɕh（dʑ）和 k、kh、（g）。例如：

例字	标敏	交公勉	现代汉语
角	klɔ^{1}	klɔ^{1}	tɕiau^{3}
颈	klaŋ^{1}	——	tɕiŋ^{3}
紧	——	kluŋ^{3}	tɕin^{3}
讲	——	kloŋ^{3}	tɕiaŋ^{3}
剪	klan^{7}	——	tɕiɛn^{3}
肠	klaŋ^{2}	kliaŋ^{2}	tʂhaŋ^{3}
	*	*	*
狗	klu^{3}	——	kəu^{3}
跟	——	klaŋ^{1}	kən^{1}
滚	klin^{5}	kliŋ^{5}	kun^{3}
啃	khlən^{3}	——	khən^{3}
刮	klən^{7}	——	kua^{1}
空心	khlɔŋ^{1}	——	khuŋ^{1}

这样整齐的对应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明显地反映出现代汉语 tɕ、tɕh、（dʑ）和 k、kh、（g）声母当中有不少是来源于上古汉语 kl、khl、gl 复辅音声母的。

瑶语 kl、gl 复辅音与汉语群母相对应的字没有发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古汉语浊复辅音的演变形式与清复音不同？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有一些 kl、gl 瑶语复辅音声母字与汉语的来母对应，这与汉语群母是否有关系倒是值得考虑的。例如：

汉语	标敏	汉语	标敏
牢	glu^{2}	高粱	-kla^{2}
牛栏	glan^{2}	田螺	kli^{1}
铜铃	klɔ^{5}	龙（虹）	klə^{1}
园篱	glɔŋ^{4}	浪碗	klaŋ^{4}

这些例字汉语都是一些阳平调字，古属浊声母。前面提到的那些舌根复辅音例字则都是一些古清声母字。所以与瑶语 kl、gl 相对应的来母字来自古浊舌根复辅音 gl 是可能的。这就是说上古汉语舌根复辅音声母的演变是：

$$*kl \rightarrow kj < \begin{matrix} tɕ \\ k \end{matrix}, \quad *khl \rightarrow khj < \begin{matrix} tɕh \\ kh \end{matrix}, \quad *gl \rightarrow l$$

2. 瑶语的 kl、gl 与汉语的路、欄、藍

汉语谐声字是研究上古汉语复辅音的重要材料之一，有很多谐声现象能反映出上古汉语复辅音的一些线索。我们在这里以瑶语的 kl、gl 复辅音与汉语路、欄、藍的对应关系对汉语谐声字中的复辅音问题作一论证。

路、欄、藍都是来母字，但是它们的声符“各”、“柬”、“監”却都是见母。从各、柬、監得声的字各自都有一部分字属来母，一部分字属见母。如从“各”得声的路、络、烙等是来母〔l-〕，格、搁、阁等是见母〔k-〕；从“柬”得声的欄、蘭、練等是来母〔l-〕，揀、諫等是见母〔k-〕；从“監”得声的蓝、篮、襤等是来母〔l-〕，鑑、檻、艦等是见母〔k-〕。这就是说“各”、“柬”、“監”既可以和来母字谐声又可以和见母字谐声。对这样一些谐声现象有人认为是 kl、khl、gl 复辅声的反映。但是对各、柬、監与路、欄、藍它们原来究竟都属复辅音，还是一部分属复辅音一部分属单辅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圆满的解答。

高本汉曾以“路”为例设想说:“倘若‘各’古读为 kok,不会谐出个 lok(路)音。倘若以 kok 谐 klok,或以 klok 谐 lok,皆比较说得过去,或两字都读 klok,谐声上当无问题,然今日读音不应不同……此不同所在,一时不易证明。”(《高本汉的谐声说》赵元任译,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第二期)。

从路、欄、藍在瑶语里的读音(标敏读“路”为 kla^3,读“欄”为 $glan^2$;交公勉读“藍”为 $klan^2$)来看,从“各”、“柬”、“監”得声的来母字“路”、“欄”、“藍”在上古时代属于〔gl〕复辅音当无问题。如果我们前面对上古汉语舌根复辅音的演变是由 *kl、*khl→kj、khj→$<\begin{matrix} tɕ,tɕh \\ k,kh \end{matrix}$,*gl→l这一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各”、“柬”、“監”以及它们的见母被谐字在谐声时代也属于复辅音 kl、khl 是可能的。后来到反切时代之前它们分化为〔k〕和〔l〕。反切是按照他们分化以后的实际读音来进行归类的。但是它们的谐声偏旁并没有随复辅音的分化而改变。这就是“各”、“柬”、“監”等既可以和来母字谐声又可以和见母字谐声的原因。

如此说来,路、络、烙与格、搁、阁等在谐声时代声母都是复辅音,那岂不都成了同音词吗?是的,从读音上看,它们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是从文字上看,它们的形旁并不相同,所以词义是不会相混的。

另外,有些谐声字的构造本身可能就是复辅音的反映。比如“觻”字,《广韵》为卢谷切,角也。这个字是由“角”和“乐”组成的。“角”表示意义,“乐”表示读音。看来最早“角”也表示读音。“角”是见母〔k〕居前,“乐”是来母〔l〕居后,两部分合起来就是〔kl〕,加上屋韵〔uk〕就是 kluk。瑶语标敏话读“角”为 $klɔ^1$,正是“觻”的读音。据考证“角”在隋唐以前读来母,只是到了隋唐以后才逐渐被见母(觉韵)所代替了。这说明 kluk 已经演变成了 kjuk(或 kju),于是文字也用“角”代替了“觻”。这正符合舌根复辅音的演变规律。所以“觻”本属复辅音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再如“䜌”这个字和“觻”一样也是代表复辅音的,因为在《广

韵》里注明它又音"牢"。"牢"字瑶语标敏话正好读作 glu²。可见"嘐"的原始声母应是〔gl-〕。

类似"觫"、"嘐"的谐声字是不少的，只是在现代语言里找不到更多能证明它们的原始读音的例字罢了。但仅从"觫"、"嘐"这两个例字也足以说明上古汉语复辅音在造字上是有所反映的。

（三）瑶语的 kl、(khl)、gl 与汉语的澄母

一般认为中古汉语的知彻澄三母，在上古时代与端透定接近。古代音韵学家钱大昕则认为上古没有知彻澄三母。这就是所谓"古无舌上音"说。后人都认为中古汉语的知彻澄三母是从上古汉语端透定中分化出来的。但是我们在考察上古汉语复辅音时，还发现一些澄母和禅母字也和瑶语的 kl、khl、gl 对应。这些对应现象可能反映出澄母在上古时代与定母的区别。例如：

例字	标敏	中古	汉语
直	glaŋ²	除切力	澄母职韵开口三等
植(拄)	gla⁴	常职切	禅母职韵开口三等
雉(野鸡)	gli⁴	直几切	澄母旨韵开口三等
肠	klaŋ²	直良切	澄母阳韵开口三等
蟲	klɛ¹	直弓切	澄母东韵合口三等
爞(旱热)	klan¹	直弓切	澄母东韵合口三等

"直"在现代汉语里读 zhí〔tʂʅ²)〕，从表面上看它的读音与瑶语的 glaŋ²相差甚远，但是我们考察一下现代汉语 i（ʅ）韵母和瑶语一部分 aŋ 韵母的来历，就可以知道现代汉语 i（ʅ）韵母和瑶语的 aŋ 是有对应关系的。"直"中古时代属职韵，读作〔dʻiək〕。后来丢失辅音韵尾-k 以后就与之韵〔iə〕合流了，在现代汉语里跟之韵字一起都读成了 i〔ʅ〕。但是之韵和职韵字在瑶语里没有合并，之韵读作 aŋ，职韵一般读作 a。例如：

之韵	现代汉语	标敏	职韵	现代汉语	标敏
欺	tɕhi¹	ṭhaŋ¹	力	li⁴	khla⁷
记	tɕi⁴	ṭaŋ⁵	识	ʂi²	ṭa⁷

里	li³	liaŋ⁴	织	tʂi¹	ʈa⁷
时	ʂi²	ʈaŋ²	直	tʂi²	glaŋ²
齿	tʂhi³	ʈhaŋ³			
始籬	tɕi¹	ʈaŋ¹			

从以上例字可以看出瑶语 glaŋ²（直）显然是中古汉语职韵与之韵合流以后的读音。在瑶语里读作〔a〕的职韵字则可能是职韵与之韵合流以前的读音。所以它们在声调上还保留着入声字的痕迹。而“直”字则由职韵转到之韵以后，声调也由入声转到了阳平，正好与瑶语的第2调相对应。所以现代汉语的 zhí〔tʂʅ²〕与瑶语的 glaŋ²在声韵调上都是对应的。

中古之韵是阴声韵，它在瑶语标敏话里为什么读成了阳声韵呢?这是阴阳对转的结果。这种现象在瑶语标敏话的古汉语借词中不乏其例。比如江摄和宕摄中的阳韵以及梗摄的庚耕清青等阳声韵在瑶语标敏话里都读成了阴声韵。例如：“讲”（江韵）读作 ʈɔ³，“羊”（阳韵）读作 juə²。“平”（庚韵）读作 pɛ²，“争”（耕韵）读作 diɛ¹，“请”（清韵）读作 tɕhiɛ³，“钉”（青韵）读作 tiɛ¹。之韵字则与此相反，由阴声韵转到了阳声韵。

“植”在《广韵》里有两读。一为直吏切，是澄母志韵字，意思是“投植”；一为常职切，是禅母职韵字，意思是拄，即“拄杖曰植”。从意义和韵母的对应关系上来看，瑶语的 gla⁴（拄）当属常职切，是禅母职韵字。因为前面已经讲到志韵在瑶语标敏话里读作〔aŋ〕，职韵一般读作〔a〕。“植”在瑶语里如果属志韵字，那么它就应读作 glaŋ⁴，而不应读作 gla⁴。所以“植”的瑶语读音应属职韵字。“植”的直吏切，从韵母上来讲它是职韵〔ĭək〕丢失辅音韵尾〔-k〕以后的读音。从时间上来讲，直吏切的读音要比常职切晚。由常职切到直吏切，这是“植”字在两个不同阶段读音的记实。这就是说“植”的澄母读音是由禅母演变来的，它在瑶语里为什么属复辅音?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旨韵开口字在瑶语标敏话的唇音声母后面读作〔i〕，如“鼻”

读作 bli[4]，"寐"（睡）读作 mi[5]等；所以"雉"的瑶语读音与汉语是对应的。

"肠"字的瑶语读音在声韵调上与汉语都对应，无需分析。

情况比较复杂的是"蟲"和"爞"这两个字。"爞"在《广韵》里也有两读。一是直弓切，与"蟲"同音，是澄母东韵合口三等字，是"熏"的意思。瑶语标敏话读作 klan[2]（熏燎）；一是徒冬切，是定母冬韵合口一等字，是"旱热"的意思。瑶语标敏话读作 klan[1]。从意义上来讲爞与蟲毫不相干。"蟲"是名词，"爞"属于动词和形容词。"爞"用"蟲"作声符说明它的声母读音与"蟲"相同或相近。如果说"蟲"的原始声母是复辅音，那么"爞"的原始声母也应当是复辅音。后来发展演变成澄定两母可能与"等"有关。

瑶语 an（om）与爞字冬、东（三等）两韵的对应关系，需要追溯到上古时代才能看清楚。中古冬韵来自上古侵部合口一等韵，中古东韵三等字（一部分）来自上古侵部合口三等韵，瑶语一般读作〔ɔŋ〕。例如：

冬韵：	**标敏**	**龙胜勉**
冬	tɔŋ[1]	toŋ[1]
宗	tsɔŋ[1]	tsoŋ[1]
东韵（三等）：		
打中	ȶɔŋ[5]	——
大众	ȶɔŋ[5]	tsuaŋ[5]
大风	pɔŋ[1]	puaŋ[1]

中古侵韵来自上古侵部开口三等韵，瑶语读作 an（om）。例如：

侵韵：	**标敏**	**龙胜勉**
金	ȶan[1]	tɕom[1]
襟	ȶan[1]	——
禁	ȶan[5]	tɕom[5]
淋	lian[2]	liom[2]

可见"爞"的瑶语读音在上古时代不是属于侵部合口三等韵，而是属于侵部开口三等韵，中古时代属侵韵，而不是东韵（三

等）。这样瑶语的 klan[1]（㸌）与汉语 tʂhuŋ[2]（㸌）的关系就清楚了。

“㸌”字的瑶语读音与东韵（三等）的对应关系一时还难以弄清，待查。

通过对这几个例字的分析，可以看出前面所列举的那些瑶语复辅音字与汉语澄母是有对应关系的。这些对应现象绝非偶然。它似乎暗示我们：澄母在上古时代也属于复辅音。但是它们不是 kl、gl 等复辅音，而是 tl、thl、dl。后人发现它们的声母读音与端、透、定接近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接近不等于相同。在古代像 tl、thl、dl 和 t、th、d 这样一些读音相近而又有区别的声类，汉语方块字是根本无法把它们区别开来的。

汉语知、彻、澄三母只能与二、三等韵结合，前面举的那些例字都是一些开合口三等字。我们还发现一些端、（透）、定母字也与瑶语的 kl、khl、gl 复辅音声母相对应。但是这些字都是一些一等韵字（端透定只与一、四等韵结合）。例如：

例字	标敏	中古	汉语
塘	glaŋ[2]	徒郎切	定母唐韵开口一等
桃	-kla[2]	徒刀切	定母毫韵开口一等
驼（背）	kləi[2]	徒河切	定母歌韵开口一等
毒（鱼）	klau[4]	徒谷切	定母屋韵合口一等
蛋	klau[5]	徒案切	定母翰韵开口一等
倒（塌）	klɔ[7]	都导切	端母号韵开口一等

这似乎说明上古汉语 tl、thl、dl 复辅音的（二）、三等韵字后来演变成了知、彻、澄，一、（四）等韵字演变成了 t、th、d 与端、透、定合流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㸌”这个字，它的三等韵字属澄母，一等韵字属定母，瑶语都是属于〔kl-〕复辅音声母。“桃”字的情形与“㸌”类似。它是一等韵字，在瑶语里声母读作〔kl-〕，但是“桃”的声符“兆”却是澄母三等韵字。可见它的原始声母与“㸌”是同属一个类型的。

tl、thl、dl 复辅音在现代苗语里还保存着。它们在苗语各方言

里的演变情况相当复杂。从这些复杂的对应情况来看，它们在汉语里演变成知、彻、澄是不足为奇的。下面就是 tl、thl、dl 复辅音声母在苗语方言里的演变情况。

		石门话	高坡话	枫香话	复员话	养蒿话	宗地话
(一)	六	tḷau^{5}	ʈə^{5}	tɕou^{5}	tʂo^{c}	ȶu^{5}	ʂu^{5a}
	门	dlɦau^{2}	ʈoŋ^{2}	tɕoŋ^{2}	ʐoŋ^{A}	ȶu^{2}	ʂaŋ^{2}
	拄	ndlɯ^{6}	ntoŋ^{6}	ȵtɕoŋ^{6}	ntʂa^{c}	ȵa^{6}	ŋte^{4}（调!）
(二)	狗	tḷi^{3}	t ḷæ^{3}	tḷi^{3}	qlei^{B}	ḷa^{3}	ḷæ^{3a}
	腰	tḷa^{3}	tḷu^{3}	tḷa^{3}	qla^{B}	ḷa^{3}	ḷa^{3a}
	桃	dlɦa^{2}	tḷa^{2}	t ḷa^{2}	ʁlei^{A}	ḷen^{2}	ḷa^{2}
(三)	远	t ḷi^{1}	kæ^{1}	qwei^{1}	qwei^{A}	——	hwæ^{1a}
	宽	faɰ^{3}	koŋ^{3}	qwoŋ^{1}	——	faŋ^{3}	hwua^{3a}
	过	tḷa^{5}（例）	ku^{5}	qwa^{5}	qwa^{C}	fa^{5C}	——

例（一）张琨先生在《原始苗语声母》中构拟为舌尖后复辅音 tʅ、dʅ、ndʅ 等，例（二）构拟为 ql、Gl 等，例（三）构拟为 qlw 等。从例（一）可以看出 tl、thl、dl（tʅ、thʅ、dʅ）在苗语各方言里分别演变成了舌尖后塞音 t；舌面前塞音 ȶ，舌尖后塞擦音、擦音 tʂ、ʂ 和舌面前塞擦音 tɕ 等。有的跟知、彻、澄声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读音相同。由此看来知、彻、澄三母由 tl、thl、dl 复辅音演变而来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上述例（一）和例（二）两部分苗语例字，瑶语都读成了 kl、khl、gl。可见 tl、thl、dl 等复辅言在瑶语里与 kl、khl、gl 等复辅音合并了。这就是现代瑶语 kl、khl、gl 等复辅音能够与汉语见、溪、（群）和知、彻、澄两套声母相对应的原因。总之，知、彻、澄三母既然能跟瑶语 kl、khl、gl 复辅音相对应，那就说明它们与复辅音是有关系的。

三、结束语

以上我们用瑶语的pl、phl、bl和kl、khl、gl两套复辅音声母与汉语一部分帮、滂、並和见、溪、群以及澄母进行了比较，所用例字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也是具有说服力的。至于这些瑶语复辅音材料与汉语究竟是什么关系，恐怕有不同看法。有人可能认为是同源词，有人可能认为是借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说无论它们是同源词也罢，还是属于瑶语中的汉语借词也罢，或者说其中既有同源词也有借词也罢，都无碍于对上古汉语复辅音的论证。因为：

1. 如果是属于同源关系，那就证明上古汉语也和瑶语一样，都共同存在过复辅音的历史。

2. 如果是属于瑶语中的汉语借词，那也能作为论证上古汉语复辅音的依据。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民族语言因受外来影响而接受和借用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时，一般都是用相同或相近的读音去拼读（代替）外来词汇中的声韵母的。瑶语绝不会用pl、phl、bl和kl、khl、gl去拼读汉语借词中的p、ph、b和k、kh、g声母。如果瑶语是用复声母去拼读汉语借词中的单声母，那除非瑶语是一种只有复声母而没有单声母的语言。然而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只能是汉语和瑶语一样，古时候都存在复辅音声母。

复辅音是汉藏语系语言中一个普遍现象。至今还在不少民族语言中保存着。汉语是汉藏语系中最大的一个语族，如果说古时候唯独它一家没有复辅音，这无论从类型学或发生学上来讲都是很难释通的。我们知道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越快，其语言的

发展变化也越快，某些语音特点的消失也越早。汉语是汉藏系诸语言中发展得最快的民族语言之一，它在语音演变上走在汉藏语系其他民族语言的前列是理所当然的。现代汉语没有复辅音不等于古代汉语也不存在辅复音。“我们切不可因‘不见’便以为‘无有’”（林语堂《古有复辅音》）。比如说藏语，在古藏文里就存在着众多的复辅音声母。但是在现代藏语口语里除在安多方言里还保存着一部分、康方言里保存一小部分外，在西藏方言里几乎全部消失了。如果藏语过去也是使用类似汉语方块字的文字符号，那么古藏语中的复辅音声母，今天我们也是同样无法看到的。现代汉语各方言都不存在复辅音的事实，说明上古汉语复辅音的演变消失过程在很早以前就结束了。后人归纳出来的中古汉语三十六字母，那肯定是经过大大简化（合并）以后的声母系统。很多音韵学家通过对中古汉语声母的研究以后，得出了上古汉语声母比中古汉语声母少的结论。这恐怕是不符合上古汉语的语音实际的。因为从我们以上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复辅音声母在上古汉语里不但存在而且种类也是繁多的。除有 pl、phl、bl 和 kl、khl、gl 外，可能还有 tl、thl、dl 和带鼻冠音类型复辅音等等。因此我们认为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也和汉藏语系其他民族语言的古声母系统一样是复杂的。无论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应当比中古汉语声母要多。仅就我们以上所比较的那三个方面来看，中古汉语的帮、滂、並三母至少包括了上古汉语p、ph、b 和 pl、phl、bl 这两类声母；见、溪、群三母至少包括了上古汉语 k、kh、g 和 kl、khl、gl 这两类声母。然而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类型远不止于此。那种认为上古汉语声母比中古汉语声母少的观点，主要是以中古汉语声母系统中有几类声母被考定为是从上古汉语某些声类中分化出来的结论为依据的。但是这些声母究竟是不是从上古汉语某些声类中分化出来的，我们认为很有必要从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比较中进一步考察。

我们的音韵学知识浅薄，从民族语对上古汉语复辅音的论证，也是初次尝试，在比较过程中的某些观点和见解可能是错误的。特

别是提出知、彻、澄三母在上古时代可能属于 tl、thl、dl 复辅音的假设，这也许是冒昧的行动。我们愿虚心听取有关专家们的批评指教。

（本文例字中的拟音，均引自王力先生《汉语史稿》）

（《民族语文论丛》第1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84年）

释"芀"、"棘"

李格非

吐鲁番东，往哈密去的路上，有一古城，《北史·高昌传》作"白棘"。《魏书·唐和传》作"白力"。《北史·唐和传》又作"白力"。《梁书·高昌传》作"白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作"白力"。《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王式至交趾"树芀木为栅"句，胡注："昔尝见一书从艸从力者，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今吐鲁番出土文书，自十六国到唐代，皆书作"芀"。究竟"棘、力、芀、刀、芀"诸字的关系如何?如果命名诸字，毫无关系，可否怀疑为异城异名?如果通过研究这些不同形体的文字之间的语言内部联系，说明了命名诸字的关系密切，那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上述假设，从而论证其为一个城市命名的不同书写形式（当然还要根据史实，相互验证）。

《梁书》作"刀"，《资治通鉴》作"芀"，"刀、芀"与"力、芀、棘"等字语音相距较远，征诸历代典籍及出土文书，字作"芀、力"者居多，"芀、刀"当为"芀、力"之讹，可以排除不论。

"棘"和"力"当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棘、力"，从文字看，毫无关系，从语言看，却很接近。"棘"，《广韵》属职韵见母，构拟音值〔kĭək〕。"力"，《广韵》属职韵来母，构拟音值〔lĭək〕。上推周秦古音，"棘、力"也都同归职部，声母亦同中古。从周秦迄隋唐两个历史阶段，这两字除声母有"见"〔k〕、"来"〔l〕的区别外，韵母分类、韵母音值都是完全相同的。见、来互转，是古籍常见例（下面详述），可见"棘"与"力"，虽用字不同，但都是各自运用语言相同相近的字给这个城市命名，或是记录当时这个城名的实际语音，文字符号虽然略异，所反映的语言实际是相同的。

字作“力”者，所涉史籍凡三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又写作“艻”，这可能与“白力（艻）”得名之源有关。《资治通鉴》正文称：“树芀（为“艻”之讹）木为栅，可支数十年。”胡注谓“艻”音同“棘”，棘木可以支久。可见“力（艻）、棘”为植物。史籍作“力”，只是记“艻木”（“棘木”）之音，因增一形符“艸”，以标明其为草木之属。出土材料，类此情况极多。或减形符，只取音符，以表字义。或于音符上更加形符，以明义类。或增或减，都是一词一音（或者字音微有变化）的不同书写形式。

“力”字本以音符表字义，有些资料加上“艸”字形符，应为形声字无疑。又《广韵》德韵有“朸、扐、肋、艻”四字同属一个小韵，庐则切，完全同音，直音“肋”。前三字见于《说文》，都从力得声，是形声字，只“艻”字，未见《说文》。根据四字同切同音的实际情况，逆推其构成语音变化的内部条件，也当应是相同的，“艻”字也应是从“力”得声，为形声字。胡氏另有所据说“从艸从力”是会意字。是否胡氏狃于当时音变，以为从力声、读若“肋”，则“读与棘同”，为有扞格。按中古音“艻”入德韵，构拟音〔lək〕，“棘”属职韵，构拟音〔kĭək〕，只介音有出入，主要元音和韵尾全同，是“艻”字虽不能完全“读与棘同”，但其韵母结构有相通的地方。上推先秦音，职、德二韵皆归职部，亦自相通。至于声母“棘”属“见”〔k〕，“力、艻”属“来”〔l〕，两母虽有区别，但历来相转之例甚多，兹略举数例：

“棘”：《诗·斯干》：“如矢斯棘〔k〕”。《玉篇木部》：“棘”，引韩诗作“朸〔l〕”（朸与艻同音）。又“如鸟斯革〔k〕”，韩诗亦作“斯朸〔l〕”。（“革、棘”，先秦亦同属职部。）

《左传》襄公二年传：“是弃力与言，”，正义云：“服本作弃功”，“力与功”，一来〔l〕一见〔k〕。

《左传》昭二十八年传：“有功于王室”，唐石经作“有力”。

又《说文》谐声字例证也甚多：

“各”，见〔k〕母，从之得声之字，多有来〔l〕母字。如

"路"，洛故切。"赂"，洛故切。"洛"，卢各切。"络"，卢各切。"辂"，洛故切。

这些"见、来"互转的现象，可能是渊源于古复辅音〔kl〕。例如："螺蛄"、"鹿觡"见于《方言》，"龙古"见于《尔雅》，"蛄蝼"见于《方言》，"果蠃"见于《广雅·释鸟》，以至现代汉语说"角落"、"旮旯（gālá）"等，都可能是复辅音的研究资料。原来结合很紧密的复辅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自和一些有关联的韵母相结合，逐渐分开来使用，形成了两个音缀，上面例证，正说明这个问题。复辅音虽然分开来使用，但有时又都是用来表达一个意义相同或者相近的事物。"棘和力"、"棘和艻"，就是典型的例证。文字形式，可能相去甚远，毫不相干，就语言的声音来说，它们的韵母是相同相近的通转关系，声母是一对复辅音分化使用的关系。它们分开来都共同表示一个相同的事物。胡氏指出"棘和艻"的亲缘关系，是很有价值的。胡氏说："艻读与棘同"。《康熙字典》也说："艻音棘"。这种案断，也是有依据的。我们从上面所引古籍中的"棘、力"为代表的"见"、"来"两母字的替代关系，可以看到，如果音不相同、相近，就无法替代。进一步从汉语活的方言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典型的例证。粤语区广州、玉林方言，把"棘"这种有刺的事物，念作〔lak〕，与"肋、勒"同音，另有一个方言字"竻"，就是带刺的竹。另外把"力"念作〔lɛk〕，从力得声的字"肋"、"勒"等字都念作〔lak〕，则《广韵》中与"肋"同声符，同小韵的"艻"字，粤方言区也应念作〔lak〕。（方言音读，系由宗福邦、陈世饶同志供给）我们从上所引古籍书证，加上胡氏音注，援古以证今，证明"棘""艻"可能同音；又用方言口语资料，以今证古，也说明"棘""艻"同音，都念作〔lak〕。文献资料和活的口语，互相证明，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可以说清楚了。"见"、"来"二母，本来曾经存在于一个复辅音的整体之中。后来有了分化，分别使用以后，也都已表达一个完全相同的事物。所以"白棘"、"白力"、"白艻"，应当都是一个城市命名的读音相同相

近的不同的文字形式。根据大量出土资料，无妨统一写作“白芳城”，再附列各种史籍所记的“白棘”、“白力”等资料，互相参证，可无误解。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声母说[①]

张永言

汉字不规则谐声现象中有一种情形是某些鼻音和边音声母字跟清喉擦音声母（晓母）字 h-或 x-通谐。例如：

1. m-～h- 如：每～悔
2. n-～h- 如：難～漢[②]
3. ȵ-～h- 如：兒～鬩[③]
4. ŋ-～h- 如：虘～獻
5. l-～h- 如：乐～哵

其中最突出的 m-～h-的现象早就引起了汉语音韵学家的注意和讨论。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把一些跟明母相谐的晓母字的上古声母构拟为"擦音＋流音"式的复辅音 xm-[④]。别的欧美汉学家，如西门华德（Walter Simon）[⑤]、卜弼德（Peter Alexis Boodberg）[⑥]，也持同样的看法。

李方桂在早年的研究中就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这一组字的上古声母也不妨假定为 mx-或m̥-[⑦]。随后董同和对此进一步加

---

① 原载《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84。

② 《说文》十一上水部："漢，从水，難省声。"

③ 《说文》三下門部："鬩，从門从兒。"钮树玉云："当是'从門，儿声'，后人疑'兒'声不近，故生穿凿。"王煦说同。段玉裁、朱骏声、苗夔、孔广居、宋保、林义光以为当是"兒亦声"。详见丁福保辑：《说文解字诂林》，页1126以下。

④ B. Karlgren: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汉语词族），*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5, 1934, P. 43; Do: *'Grammata Serica'*（汉字谐声谱），Ibid., No. 12, 1940; D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汉字谐声谱新编），Ibid., No. 29, 1957.

⑤ W. Simon: *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藏汉语词的对应），1930, S. 44.

⑥ P. A. Boodberg: '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关于上古汉语演变的一些预设），*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 Nos. 3-4, 1937, p. 337, n. 11.

⑦ Li Fang-kuei: 'Archaic Chinese *-ǐwəng, *-ǐwək, and *-ǐwəg'，《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分，1935，页71，注1。

以论证，否定了高本汉的构拟，在上古汉语的声母体系中正式设定了一个 m̥-①。

高本汉的主张确乎是不妥当的，他本人也没有提出过多少理由，而董同和的拟定则有充分的根据，是比较可信的。

不过，从语音的系统性看来，董氏的整个构拟还是有缺陷的。对此林焘在评介董书时发表过中肯的见解。他说："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大致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的规律；像舌根音有清音的 k-，唇音就大半会有 p-，舌尖音也就大半会有 t-，这是分析一个语言必须有的认识。现在董先生给上古音拟出了一个清的唇鼻音 m̥-，可是并没有 n̥-l̥-ŋ̊-这一类音跟 m̥-相配，按一般语言的习惯来说，似乎过于特殊。董先生拟 m̥-的旁证是因为李方桂先生所调查的贵州苗语里有 m̥-。这些材料还没有发表，可是据我所知道，李先生所调查的苗瑶语里，只要是有 m̥-的，一定也有 l̥-跟 n̥-之类的音，这是不违背一般语言的习惯的，跟上古仅仅有一个 m̥-很不相同。这并不是承认高本汉所拟的 xm-是对的，也许到将来会发现上古确实也有 l̥-跟 n̥-一类的音，那么董先生的拟测岂不更有了先见之明②。"

的确，如果在上古汉语里浊的流音声母有 m-n-ȵ-ŋ-l-一整套，而清化的流音声母却只有孤零零的一个 m̥-，从一个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来看，是难于理解的，林焘的质疑提得很对。但是笔者认为这个疑问是可以解答的。因为，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在《说文》谐声字里跟 h-通谐的流音声母除 m-以外还有 n-ȵ-ŋ-l-；既然可以根据 m-～h-的现象构拟出 m̥-，那么原则上也就可以从 n-～h-等现象构拟出 n̥-等。这就是说，上古汉语的清化流音声母不仅有

---

① 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1948，页12-14。（《表稿》石印单行本出版于1944年。）

② 《燕京学报》第36期，1949，页314—315。

m̥-，而且有 n̥ - ȵ̊ - ŋ̊ - l̥ -跟它相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①，如同某些苗瑶语的情况一样，并不违背一般语言的习惯。以下试分别举证加以说明。

（一）关于 m-和 h-相通，我们首先可以从谐声关系上看到一系列的证据。

a）m-～h-，如：

每～悔⿰每卜晦诲海	亡～巟⿱亡皿肓
無～憮膴幠鄦	勿～忽曶
微～幑徽②	尾～⿰火尾
民～昬	毛～耗
冒～勖	瞢～薨③
靡～⿱靡手	闵～⿰火闵

b）h-～m-，如：

昏（昬）～暋⿰钅昏缗捪⿰昏页⿰昏鸟	夢～薨⿱夢土
黑～嫼纆默墨④	蒿～薧⑤
滅～㓕搣	巟⿰鱼巟⿰纟巟

其中还有同一个字而有 m-/h-两读的，如“膴”“⿰纟巟”。

其次，从古书异文和古字通假上也能找到可供印证的材料，如：

1.“昏”(h-) 声字的异文或异体有从“文”(m-) 得声的。如《书·康诰》“暋不畏死”的“暋”，《孟子·万章下》引作“闵”；《书·立政》“其在受德暋”的“暋”，《说文》十下心部引作“忞”。《说文》十三下䖵部“蟁”字或作“蚊”。

---

① 笔者在这次整理旧稿时才读到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该书《上古声母系统表》清流音项下除 hm 外，还列有 hn、hng、hngw、hl。(页21)李氏的 hm 即是他1935年论文中的 mx(=m̥)，而不同于高本汉的 xm。

② 《说文》七下巾部：“幑，从巾，微省声。”又十三上糸部：“徽，从糸，微省声。”

③ 《说文》四下死部：“薨，从死，瞢省声。”

④ 《说文》十三下土部：“墨，从土从黑，黑亦声。”

⑤ 《说文》八上老部：“薧，从老，从蒿省（段校改为“蒿省声”）。”

2.《书·盘庚上》："不昏作劳。"郑玄注："昏，读为暋。"

3.《说文》十二上耳部"门"（m-）声的"闻"古文作"昏"（h-）声的"䎽"。

4.《吕氏春秋·本生》："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高诱注："惛，读忧闷之闷。"

5.《管子·大匡》："昏生无丑也。""昏生"当读为"泯姓"①。

6.《书·微子》："天毒降灾荒殷国。"《史记·宋微子世家》作"天笃下灾亡殷国。"

7.《周礼·考工记》："设色之工，画缋钟筐幠。"郑众注："幠，读为芒芒禹迹之芒。"《说文》七下巾部作"㡛"，云："㠩声，读若荒。"

8.《诗·周南·汝坟》"王室如燬"的"燬"，《说文》十上火部引作"尾"声的"焜"②。

9.《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的"威"，《左传·昭公元年》、刘向《列女传》卷七、《吕氏春秋·疑似》高诱注并引作"滅"。

10.《说文》六下邑部："鄦，从邑，無声，读若许。"金文《许子钟》《许子簠》字作"𨛬"，《史记·郑世家》作"鄦"，而先秦古籍通作"许"。

11.《淮南子·览冥》《汉书·古今人表》的"力牧"（《论语摘辅象》作"力墨"），而《诗含神雾》作"力黑"。

此外，从上古方音通转中也可以窥见一些迹象。如《方言》卷一："娥、㜲，好也。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郭璞注："今关西人呼'好'为'媌'。"

---

① 戴望：《管子校正》卷七；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中华书局，1962，页14。

② "焜""燬""火"（三字上古音同属微部）是同根词，跟某些亲属语言如藏语的 me 和羌语、独龙语、纳西语的 mi 等应有同源关系。参看《琼州府志》卷三"风俗"："琼西乡'火'音'微'（m-），东乡音'喜'（h-）。"（页10上）见波多野太郎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第一篇，1963，页45。

（二）关于 n-ȵ-跟 h-互谐，有如下几组字可为例证：

n-～h-，如：

難鷬𩴺① ～熯漢𤄷蘺　　　　彀～㱿縠穀

铙诜～哓脘晓皢　　　　煖暖～谖暖觇楥

說～闟　　　　柮貀～欪

猛～玫

ȵ-～h-，如

梽蛲饶绕～哓脘晓皢　　　　辱蓐～薅②

狃钮纽䶋～玫　　　　𦏸～奂③

兒～闟　　　　厷～旭

其中还有同一个字而有 n-（ȵ-）/h-两读的，如“熯”“娆”“挠”“煖”“暖”等。

（三）关于 ŋ-和 h-相通，谐声字方面有较多例证。

a）ŋ-～h-，如：

牙芽讶迓雅枒～呀岈谺閜颬　　　　午～许汻

啤俾辉～挥翚梓烨晖辉荤　　　　玉～顼

沂听狺断旂～䜣昕忻欣　　　　虐～谑

仡钇讫锟～钦汽吃氣芞　　　　虘～獻

研妍趼羿䨏～讦　　　　義～羲④

岸豻靬～轩旱軒　　　　犨～臛

垚堯～嘵膮曉皢　　　　砚～覞

领睑～险崄　　　　娙～蛏

嚴巖儼～玁玁　　　　兀～虺

---

① 《说文》九上鬼部：“𩴺，从鬼，難省声。”

② 《说文》一下蓐部：“薅，从蓐，好省声。”但动词“薅（𦥔）”与名词“槈（槈鎒）”是同根词。《说文》六上木部：“槈，薅器也。”《国语·晋语五》韦昭注：“槈，𦥔也。”（参汪远孙《国语明道本参异》卷三。）“薅”字声母跟鼻音应有关涉。

③ 《说文》三下𦏸部：“𦏸，从北，从皮省，从夐省（段校改为“夐省声”），读若耎”又三上廾部：“奂，从廾，夐省（段增“声”字。）”

④ 《说文》五上兮部：“羲，从兮，義声。”

讷伪～㧑防　　　　乐～哷

𤵢聉～㰹　　　　艾～饫

b）h-～ŋ-，如：

匕化货傀～吪囮讹　　　　巚～讞巘甗

厂～屵彦雁鴈

还有同一个字而有 ŋ-/h-两读的，如“兀”“气（仡）”“嶮”“嚣”等。

此外，在古书异文和古字通假上也有可资参证的材料，如：

1.《书·大诰》“民献有十夫”，《尚书大传》“献”作“仪”；《书·皋陶谟》“万邦黎献”，汉《田君碑》《孔宙碑》《费凤碑》“献”作“仪”（大抵据今文《尚书》）；《周礼·春官·司尊彝》：“郁齐献酌。”郑众注：“献，读为仪。”

2.《诗·大雅·下武》“昭兹来许”，谢沈《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注引）引作“昭哉来御”。

（四）关于 l-和 h-相通，在谐声关系上也有明显的迹象①。

a）l-～h-，如：

荔珕～脅協　　　　翏～嘐

隸隸～隸　　　　乐～哷

歛～险

b）h-～l-，如：

虍～虜虑盧②　　　　呼评～枰

㦖～㩅㦖㩅　　　　喙～蠡

呖～厉疠㕰　　　　虩～螏

诃柯闾～砢　　　　瞉～瑴③

此外，在古书异文、古字通假和方音对应上也有可供印证的

① 高本汉在《汉字谐声谱》中把一部分这类字的上古声母构拟为复辅音 xl-，也是随意的。

② 《说文》十二下甾部：“盧，从甾，虍声，读若盧同。”

③ 《说文》一上玉部：瑴，从玉，瞉声，读若鬲。”

材料，如：

1.《诗·小雅·雨无正》“沦胥以铺”，《汉书·叙传下》：“乌呼史迁，薰胥以刑。”颜师古注：“《韩诗》‘沦’字作‘薰’。”《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载邕《释诲》：“下获熏胥之辜。”李贤注引《诗·小雅》作“勋胥以痡”，云“见《韩诗》”。

2.《诗·周颂·思 文》“贻我来牟”。《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载向上封事引《周颂》作“饴我釐辫”，而《文选》卷四十八班固《典引》李善补注引《韩诗外传》则作“贻我喜鍪”①。

3.《左传》“周僖王”“鲁僖公”的“僖”，《史记》皆作“釐”；《国语·晋语四》载黄帝之子二十五宗有僖姓，王符《潜夫论·志氏姓》“僖”作“釐”；又，“受禧”“祝禧”的“禧”，古籍也通作“釐（h-/l-）”。

4.《礼记·乐记》：“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郑玄注：“殈，裂也。今齐人语有殈者。”孔疏：“齐语称‘裂’为‘殈’。”

5.《方言》卷二：“嫽，好。青徐海岱之间或谓之嫽。”又卷二的“逞、苦、了，快也”即是卷三的“逞、晓、苦，快也。”“嫽”和“好”、“了”和“晓”可能有语音通转的关系②。

可以跟l-和h-通谐联系起来考察的是l-和s-/ʂ-通谐的现象。

a）l-～s-/ʂ-，如：

麗～灑躧纚曬釃鱺　　立～飒

娄～数薮籔　　率～膟

厱歛撿～憸譣嬐　　䜌～攣

逮隸～肆蕼　　乐～铄

b）s-/ʂ-～l-，如：

史～吏③　　虒～[illegible]　　帅～背

① “喜”字原误作“嘉”，从王念孙说校正。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七“毛诗下”“贻我喜鍪”条。

② 现代汉语方音也有l-h-通转的例子。如“舰”，潮州方言为l-，四川成都等地方言旧音为h-。

③ 《说文》一上一部：“吏，从一从史，史亦声。”

还有同一个字而有 l-和 s-/ʂ-两读的如“攦”“率”“孿”“苙”“猃”等①。

由以上列举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到上古汉语一部分 m-n-ɳ-ŋ-l-跟 h-相通的痕迹，尽管事例多寡不一，而且时有错综②。对于这一现象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假定上古汉语的声母体系曾经有过跟 m-n-ɳ-ŋ-l-相对应的m̥-n̥-ɳ̊-ŋ̊-l̥-，在语音上具有严整的系统性。

至于这一套清化流音声母的精确的语音性质，自然难以确定，但不妨试加说明。如所周知，在现代汉藏系语言里，m̥这一类声母通常是一种送气兼清化的流音，清化是较强的送气作用造成的结果，在发音上送气应是主要的因素。可以推想，上古汉语里这一类音的性质也与此相似，即是说，它们的发音应是 mh-、nh-等，因此在标写上与其写作m̥-、n̥-等，不如写作mh-、nh-（或m̥h-、n̥h-）等更能表现它们的特点。

其中 l-组的一些跟 s-/ʂ-通谐的字，情形又较为特殊③。它们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现代苗语方言中 l-跟 ɬ-/ɬh-对应的现象。也许可以假定，上古汉语里这一类字的声母是 ɬ-/ɬh-这样的边擦音，也就是取 l-的发音部位和 s-/ʂ-的发音方法的一种音，又由较强的送气作用而造成浊辅音清化的结果。高本汉在《汉字谐声谱》中把一部分这类字的上古声母构拟为复辅音 sl-，看来也未必可信。

上古汉语里 m-、n-等跟 h-通转的现象在汉语的亲属语言苗语的方音对应里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这里略举黔东苗语的几个例子④，以供参较，并即以结束这篇短文。

---

① 现代汉语方音也有 l-s-通转的例子。如“卵”等来母字，有些闽北方言为 s-。参看梅祖麟、罗杰瑞 (Jerry Norman)：“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 s-声字，《清华学报》新9卷第1—2期（合刊），1971，页96—105。

② 例如“垚”声字有 ŋ-/n-（ɳ-）～h-，“金”声字有 ŋ-/1-～h-（s-），“乐”声字有 l-/ŋ-～h-（ʂ-），等等。

③ 关于 l 和 s/ʂ 能有交替关系，参看 Edward Sapir：*Language*，1921，p. 214.

④ 据马学良、喻世长、王辅世：《苗语方言调查报告》（油印本），1955，页29—30。

	剑河	雷山	台江	黃平	凯里（炉山）
牙齿	mi^{3}	hi	m̥i①	m̥i	m̥i
晚上	maŋ^{5}	hɤ	m̥aŋ	m̥aŋ	m̥aŋ
太阳	na^{1}	ha	n̥a	n̥a	n̥ɛ
触动	na^{1}	ha	n̥ɛ	n̥a	n̥a
听见	naŋ^{3}	hɤ	n̥aŋ	n̥aŋ	n̥aŋ
汗	ȵaŋ^{7}	hɤ	ȵ̊aŋ	ȵ̊aŋ	ȵ̊aŋ
重	ȵoŋ^{3}	hou	ȵ̊oŋ	ȵ̊oŋ	ȵ̊oŋ

【附记】这篇小文写于1956年，曾于1957年2月在四川大学第二次科学讨论会的分组会上报告过，并有油印稿散发。关于本文内容要点的报道见于语言研究所编《语言研究通讯》第8期（1957年4月出版），頁34。这次提交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文中除附注提及李方桂及梅祖麟近著等处是新增的以外，其余基本仍旧。（1980年7月）

① 也可写作m̥hi，以表示带有较强送气作用，余仿此。

汉语*S-鼻音声母

张琨　张谢蓓蒂

我们对出现在同一谐声系列中的鼻音和口音声母提出六条基本的假设。头两条有关必须予汉语鼻冠塞音声母以独立声母地位的构拟，我们(1976)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后四条我们将立足于以*s-开头的鼻音和鼻冠塞音的构拟。证明这些假设，我们一方面依靠内部证据如同源词，一方面依靠同非汉语主要是藏语的比较。我们的谐声时代的构拟形式融合了董同和(1944，1948)、李方桂(1971)和张琨、张谢蓓蒂(1972)的一些设想。在这些构拟形式后面的括号里是高本汉《修订汉文典》中的构拟形式。我们的原始藏语的构拟形式根据张琨(1971)；关于藏语的小a转写为N-，参见张琨、张谢蓓蒂(1976)。

假设：

1. 一个与中古口塞音声母在同一谐声系列中交替的中古鼻音声母来源于一个鼻冠塞音声母。例如，在高本汉的构拟中，"碍、阂"(高937组t-u：*ngəg)处于一个具有*k-、*kh-、*gh-/ɣ-作为一些字的上/中古声母的系列中，我们从藏文n-khegs-pa，khegs"妨碍，阻碍"得到一条线索，推断有一个鼻冠塞音，我们假定塞音为送气清音；因此我们构拟"碍阂"在谐声时代为*N-khəg。〈高937组t-u〉

2. 一个与鼻音声母在同一谐声系列中交替的中古口塞音声母也来源于一个鼻冠塞音. 鼻冠音可能使后面的清塞音浊化，如"浣"*N-kwan或*N-gwan(高257组0：*ghwân)，藏文N-khrud-pa，bkrus"洗"。[高257组的声母：*kh-，*g-/j-，*gh/ɣ-，*ng-。]

3. 一个与中古鼻音声母在同一谐声系列中交替的中古擦音声

母来源于一个擦冠鼻音声母：*s-～鼻音← *s-＋鼻音；*x-～鼻音← *x-[← *s-]＋鼻音。

这条原则基于高本汉(1957)的上古汉语构拟，但有一条重要的例外：在鼻音是个舌根音的地方，高本汉构拟中古的擦音在上古也是擦音(表1)，虽然当中古擦音是一个齿音或舌面音时显然有些不妥；在289组和330组，他两次解释了*s-：*ng-的交替可能是“某类上古复辅音”的痕迹。

表1

中古汉语擦音在具有鼻音的系列中：

高本汉的上古音构拟

A. *s-，*ś-在具有鼻音的系列中

B. *x-在具有鼻音的系列中

	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	《修订汉文典》组别
A.			
1.	*n- *s-	*n- *sn-	94,134,354,359,730
2.	*ń- *s-	*n- *sn-	1076
3.	*ńź- *ś-	*ń- *śn-	94,330,638,670,730,1164
4.	*ńź- *s-	*ń- *sn-	467,730
5.	*n- *ś-	*n- *ś-	1031(本组包括塞擦音声母字)
6.	*ŋ- *s-	*ŋ- *s-	279,289,330
7.	*ŋ- *ś-	*ŋ- *ś-	1125
B.			
1.	*m- *x-	*m- *xm-	17, 103, 294, 457, 503, 583, 584, 742, 902,904,947,1137

2.	*ń- *x-	*n- *xn-	1164
3.	*ŋ- *x-	*ŋ- *x-	2, 19, 27, 60, 252, 517, 540, 613, 652, 681, 873, 1118, 1140, 1164, 1216

李方桂(1971)进一步假设 *x-与 *ŋ-的交替也可能来自于一个复辅音,或更准确地说,来自于一个具有前缀的鼻音,它产生出上古的清鼻音 *hŋ-;这是对董同和构拟中古与 *m-相谐的 *x-来自于上古双唇清鼻音的扩充。如此则李的上古音系包括具有独立的浊鼻音、以 *s-为前缀的浊鼻音和清鼻音。实际上表现清鼻音与 s*+浊鼻音对立地位的谐声关系有下列类型(有所省略,例如声母后面的 *-j-和 *-r-):

	中古	上古	中古	上古
(1)	*m-	*m-	*m-	*m-
	*x-	*hm-	*s-	*sm-
(2)	*n-	*n-	*n-	*n-
	*th-	*hn-	*s-	*sn-
(3)	*ŋ-	*ŋ-	*ŋ-	*ŋ-
	*x-	*hŋ-	*s-	*sŋ-

我们假设 *s-～ *N-和 *x-～ *N-的交替两方都有同一原始汉语来源,那就是以 *s-开头的鼻音,并且中古舌根擦音暗示着一种变化,或者在鼻音的发音方法上——从浊音到清音,或者在由 *s-蜕变而来的前置声母上。(注意 *s-前缀在藏缅语族中一些残留遗迹的变化,如在南部羌语中 *s-变为ṣ-、h-、ẓ-、ḥ-,在嘉戎语中 *S-变为 *š -、ṣ-、r-,在藏语中 *s-变为 r-。)

我们假设一个 *s-前缀的理由,是 *s-和 *x-的不对称、几乎是互补分布,并且至少有一些例子,藏语的 s-或者 *s-,与汉语的 *s-和 *x-两者都有联系。

*s-与 *m-谐声是罕见的,以至于在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

中完全找不到。李方桂的例子(见下文类Ⅰ,例1)我们解释为 *s-在 *m-前变为 *x-的过程完成后所留下的残余现象。*s-与 *ŋ-相谐虽然较为常见,但仍然少于 *x-与 *ŋ-相谐的数量。但是当鼻音是舌头音或舌面音时,仅仅有一例 *x-与之相谐,并且是在一个舌根音声母占优势的谐声系列中;我们提出证据表明这个鼻音也应被构拟为舌根音(见下文类Ⅲ,例5.)我们推断,*n-～ *th-的相谐跟唇、舌根鼻音与同部位的塞音相谐一致,来源于鼻冠塞音;鼻冠浊舌头塞音更容易产生中古汉语 *n-,例如"拴",汉语"纽" *s-N-djəug(高1076组g: *ni̯ōg),藏文N-dogs-pa,btags。一个清鼻音可能来自于一个较早的 *s+鼻音但然后又经过了一个[* n̥th-]阶段,如李方桂所假设?这是将来通过比较的证据可能帮助我们回答的问题。

在四川南部羌语方言中,*s-鼻音声母所反映的舌根擦音的发展有一个类似的条件。大多数通常表现为清鼻音。但有时候某种方言保留浊音(*s-+浊塞音的复辅音也是两类发展的原因:*s-或者清化了塞音,["大蒜",藏文sgog-pa,萝卜寨skə,九子营hkəhtya]或者被塞音浊化。〔"圆",藏文sgor-mo,九子营h̠gu〕)如果鼻音是唇音或者舌根音,那么 *s-在九子营方言中就可能表现为浊舌根擦音。当鼻音是舌头或舌面音时,这种表现从未发现。九子营鼻音有:

清	浊	h̠+浊
ŋh-	ŋ-	h̠ŋ-
mh-	m-	h̠m-
nh-	n-	
ňh-	ň-	

例子:

a."银子":(*s-ŋ-)热打寨 ŋhu,九子营h̠ŋu

b."名字":(*s-m-)热打寨 mhi,九子营h̠mə

c.“皇帝”:(*s-m-)萝卜寨z̥mətšji,九子营h̠mətsɯ

d.“鼻涕”:(*s-n-;比较藏文 snabs)瓦寺 nhe,九子营 nhe

e.“红”:(*s-n-;参见张琨、张谢蓓蒂 1975:430)瓦寺 nhə,九子营ňhi

4. 一个与中古擦音声母在同一谐声系列中交替的中古鼻音声母也来自于一个擦冠鼻音声母。又读字一个读为中古鼻音声母,另一个读为中古擦音声母,那么它们具有同一来源——一个擦冠鼻音声母:在发展过程中一方失去了擦音,另一方失去了鼻音。例如“𥈀”(“瞎”)(高 457 组 f:*miən/mien,*mwən/muən *xmwən/xuən)“挠”(“烦恼,阻扰”)(高1164组s:*nog/nau,*xnog/xâu)“仡”(“高大,强硬”)(高517组m:*ngi̯ət/ngi̯ət和xi̯ət/xi̯ət)。(参见下文类Ⅰ,例7关于高本汉的*ngwâ〔高27组m〕应构拟为*x-N-gwa 的论述。)

5. 一个与中古鼻音和口塞音声母都有谐声关系的中古擦音声母来自于谐声时代擦音加鼻冠塞音声母:*s-或x-~塞音~鼻音←*s-+鼻冠塞音。

6. 一个与中古擦音和口塞音声母都有谐声关系的中古鼻音声母也来自于一个擦音加鼻冠塞音声母。

下面我们为在中古汉语是擦音和鼻音而在原始汉语是*s-加单纯鼻音或*s-加鼻冠塞音的构拟提出例证。在表 2 中我们图示了这些擦-鼻音序列从原始汉语到中古汉语可能经过的假定变化过程(使用舌根鼻音和塞音以代表不同部位的鼻音和塞音是为了便于概括。实际上不同擦-鼻音序列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要看它是舌根音、唇音或者是跟在擦音后面的舌头音)。在表 3 中我们概括了所举例字的声母在不同阶段的构拟形式以及与它们相应的藏语。

我们的分类把没有证据表明它有鼻冠塞音来源的(类Ⅰ)与有如此证据的(类Ⅱ、Ⅲ)两类鼻音区别开来。这些证据可能是已构拟

的鼻冠塞音的同源形式(类Ⅱ);而且后来还发现类Ⅰ中的例证应解释为对类Ⅱ的进一步分类。至少成为这类证据一部分的那些次要的谐声字组(类Ⅲ)表现出对鼻音与塞音的合并形成较大的阻力;唇音声母字不在这一类中。这是因为在谐声字形成之前的时候,由于擦冠鼻音与唇塞音的合并比它与舌根塞音的合并更普遍,所以很少有唇塞音出现在具有鼻音和擦音的谐声系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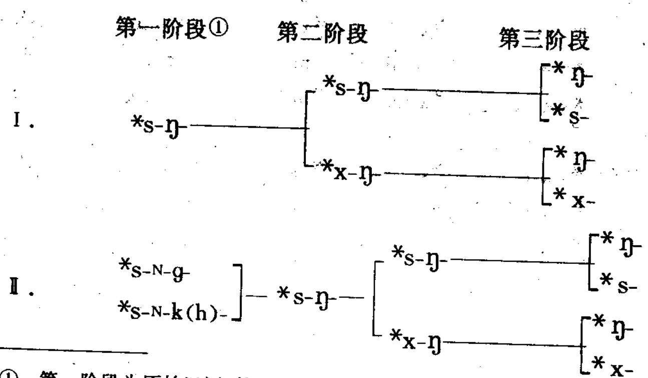
汉语与藏语在元音和韵尾上的复杂对应值得并将另文专门详细讨论。我们需强调在这里自然没有也不可能一对一地逐个讨论。语言不是如磐石般地永久不变。例如,在任何环境中藏语的 u 都能直接地转换为一个单一、合理的汉语语音吗?而且,在下文类Ⅱ第 5 例中,藏语的 u 是应该与汉语的 *au 对应,还是应该与汉语的 *au对应?我们指出有同样的例子支持两种对应,而且很明显,只要那里有同源对应词,就必定会有两种或多种元音的发展演变。

表 2 原始汉语擦-鼻系列的某些发展演变

类Ⅰ 鼻音没有鼻冠塞音来源的证据

类Ⅱ 鼻音来自于谐声字形成以前合并了的鼻音和塞音(鼻音与塞音不在一组中)

类Ⅲ 鼻音来自于谐声字形成以后合并了的鼻音和塞音(鼻音与塞音在一组中)



① 第一阶段为原始汉语,第二阶段为谐声字形成时期的汉语,第三阶段为中古汉语.

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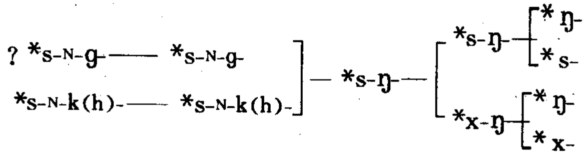


表3　例证摘要

	汉语①			藏语②	
类Ⅰ	1	2	3	1	2
1. 丧	*s-m-	*s-m-	*s-，*m-		
2. 晦	*s-m-	*x-m-	*x-，*m-	*s-m-	sm-
3. 芒慌	*s-m-	*x-m-	*x-，*m-	*s-m-	rm-
4. 昏	*s-m-	*x-m-	*x-	*m-	m-
5. 薨	*s-m-	*x-m-	*x-	*s-m-	rm-
6. 许	*s-ŋ-	*x-ŋ-	*x-	*ŋ-	ŋ-
				或 *b-ŋ-	dŋ-
7. 货	*s-ŋ-	*x-ŋ-	*x-	*b-ŋ-	dŋ-
8. 罔	*s-m-	*x-m-	*m-	*s-m-	rm-
类Ⅱ					
1. [illegible]	*s-N-b-	*x-mj-	*xj-	*s-N-b-	sb-
2. 鲜	*s-N-gj-	*s-ŋj-	*sj-	*s-N-gj-	sgy-
		*x-ŋj-	*ŋ-		
3. [illegible]	*s-N-kr-	*x-ŋ-	*x-	*N-kr-	Nkhr-
4. 微	*s-N-b-	*x-mj-	*mj-	*s-N-b-	sb-
5. 蝱	*s-N-br-	*x-mr-	*m-	*s-N-br-	sbr-
类Ⅲ					
1. 烧	*s-N-r-	*s-N-gj-	*sj-	*s-N-r-	sr- skr-
2. 摄	*s-N-kj-	*s-N-tj-	*sj-	*bs-N-kj-	brny-
3. 迄	*s-N-kj-	*s-N-kj-	*xj-	*N-kj-	Nkhy-

① 1. 原始汉语. 2. 谐声时期的汉语. 3. 中古汉语
② 1. 原始藏语. 2. 藏文

4. 吸	*s-N-kr- 或 *s-N-k-	*s-N-kj-	*xj-	*N- kr- 或 *s-N-k-	rŋ-
5. 挠	*s-N-kr-	*s-N-kr- *s-N-k-	*n- *x-	*N-kr- "被扰乱"	Nkhr-
6. 访	*s-N-k(h)- 或 *s-N-g-	*s-N-k(h)- *s-N-g-	*ŋ-	*s-N-k(h)- 或 *s-N-g-	rŋ-

例　证

类　I

1. "失去，死"。汉语"丧"*s-maŋ（高 705 组 a-d：*sâng/sâng-）。参照同声符字"亡"x-mwjaŋ（高742组a：*mi̯wang/mi̯wang）（"消失、流亡、死亡、灭亡"）[高705组的声母：*s-；742组的声母：*m-，*xm-/x。]同源词："薨"*x-muəŋ（高 902 组 g：*xmwəng/xwəng）（"皇帝、天子的死"）、"崩"*pəŋ（高 886 组 m：*pəng/pəng）（"诸侯的死"）。[高 902 组的声母：*m-，*xm-/*x-；886 组的声母：*p-，*bh-。]高本汉 886 组 m 的塞音声母暗示了"丧"、"亡"、"薨"中的鼻音声母可能来自于鼻冠塞音声母。

高本汉在他的 705 组中把"丧"当作一个与其他字无语音联系的字。可是"丧"字与高氏 742 组中的字有相同声符，这已被沈兼士（1945.529-33）所辨认；李方桂（1971）也指出，《说文》用"亡"*x-mwjaŋ（高 742 组 a）字来解释"丧"*s-maŋ（高 705 组 a-d）。

2. "黑暗，昏暗"。汉语"晦"*x-məg（高 947 组 t：*xmwəg/xuậi-）。[高 947 组的声母：*m-，*xm-/x-]。藏文 smag-"昏暗"。同源词："每"*x-məg（高 947 组 i-k：*mwəg/muậi：）（"暗，混杂"）。

在舌根韵尾前藏文 a：汉语 *ə：

a. 藏文N-khyag(s)-pa"凝结"，汉语"凝"*ŋjəŋ（高 956 组h：*ngi̯əŋ）

b. 藏文 dža g-pa"盗贼"，汉语"贼"*dzək（高 907 组 a-b：*dʐək）

c. 藏文 N-thag-pa, btags"织",汉语"织" *tjək(高 920 组 f: *t̂i̯ək)

d. 藏文 sdaŋ-ba, sdaŋs"恨",汉语"憎" *tsəŋ(高 884 组 d: *tsəng)[*sd-→ *st-→ *ts-]

3. "朦胧,混乱模糊",汉语"芒茫" *x-maŋ(高 742 组 k, dh: *xmwâng/xwâng 和 *mwâng/mwâng)和"慌" *x-maŋ(高 742 组 g': *xmwâng/xwâng). [高 742 组的声母: *m-, *xm-/x-]藏文 rmoŋ-ba, rmoŋs-pa(*s-moŋ-ba, *s-moŋs-pa"模糊,混乱"[主要指精神,心理]。

在舌根韵尾前藏文 o:汉语 *a:

a. 藏文 sgrog(s)"细绳",汉语"络" *glak(高 776 组 o: *glâk)

b. 藏文 N-thogs-pa, N-thogs"开拓",汉语"拓" *thak(高 795 组 m: *thâk)

c. 藏文 dŋo"刀刃",汉语"锷" *ŋak(高 788 组 m: *ngâk)

4. "黄昏,黑暗",汉语"昏" *x-mən(高 457 组 j-1: *xmwən/xuən)[高 457 组 j-1 的声母: *m-, *xm-/x-]。藏文 mun-pa"夜晚,黑暗"。

在舌头韵尾前藏文 u:汉语 *ə～ *wə[*ə 在唇音声母后, *wə在非唇音声母后]:

a. 藏文 N-bud-pa, N-bud"死,消亡",汉语"没殁" *mət(高 492 组 b, c: *mwət)

b. 藏文 btsun-pa"高级的,显贵的",汉语"尊" *tswən(高本汉 430 组 a-h: *tswən)

c. 藏文 N-drud-pa, drud"拖,在地上拉曳",汉语"豚" *dwən(高 428 组 a-c: *dhwən),一种爬行动物。

d. 藏文 N-dud-pa, btud"弯身",汉语"顿" *twən(高 427 组 j: *twən)

e. 藏文 N-gul-ba"摇动",汉语"杌" *ŋwət(高 481 组 b:

*ngwət)

5. “多”。汉语“蘉”*x-muəŋ(高 902 组 g：*xmwəŋ/xwəŋ)。〔高 902 组的声母：*m-，*xm-/x-〕。藏文 rmaŋ-po。关于在唇音 *m-后面 *uə 与 *a 的关系，参见上文例 1 中的同源词。

6. “河岸”。汉语“浒”*x-ŋag(高 60 组 k：*xo/xuo：)。(高 60 组的声母：*ng-，*x-。〕藏文 ŋogs，dŋo。

在舌根韵尾后面藏文 o：汉语 *a，参见类 I，例 3。

7. “商品，货物”. 汉语“货”*x-ŋwa(高 19 组 c：*xwâ/xua)。〔高 19 组的声母：*ng-. *x-〕. 藏文 dŋos-po.

藏文 o：汉语 *wa：

a. 藏文 khol-po：“冒泡，滚沸”，N-khol-ba“沸腾，激动”，汉语“涫”*kwan(高 157 组 f：*kwân(“沸腾”)

b. 藏文 go-lâ“圆球”，汉语“丸”*h̲wan(高 163 组 a：*ghwân)

c. 藏文 N-khor-ba“盘旋”，汉语“桓”h̲ wan(高 164 组 f：*ghwân)

d. 藏文 N-tshod-pa，btsos“烧饭做菜”，汉语“爨”*tshwan(高 177 组 a：*tshwân)

e. 藏文 ko-ba“皮革”，汉语“鞟”*kwak(高 774 组 h-i：*kwâk)

f. 藏文 rŋod-pa“诓骗”，汉语“讹”*s-N-k(h)wa 或者 *s-N-gwa(高 27 组 m：*ngwâ)(“欺骗，虚假的”)。[高氏 27 组的声母：*k-，*g-/j-，*ng-，*x-](这一例子也出现在下文类 Ⅲ 第 6 例。)

构拟“讹”字具有一个擦音前缀的根据是：

(1)汉语中关于“虚假”的同源词在高氏的第 27 组中竟出现了两次(m：“讹”和“伪”)，而且再一次出现在第 19 组中(e：讹)，后一组中擦音和鼻音又有谐声关系。这看起来不仅仅是巧合。

(2)藏语中鼻音之前的 r-可能源于 *s-(参看类 I 例 3 和类 Ⅲ 例 4)；例如，rŋod-pa“诓骗”可能来源于 *s-ŋod-pa← *s-N-k(h)od-

pa 或者 *s-N-god-pa。

(3)列普查语 nyó-bo“虚假”可能源于 *s-ŋok-bo;比较列普查语 nyăn(*s-ŋ-)“固定,安置”,引申为 ŋan“被固定,被安置”。*s-ŋok 可能也来源于 *s-N-khok 或者 *s-N-khot.(参看我们 1976 年论文中关于列普查语鼻音与鼻音中的塞音合并和列普查语舌根音韵尾与藏语舌头音韵尾的对应。)

8.“诓骗”。汉语“罔”*x-mwjaŋ(高742组l: *mi̯wang/mi̯wang:).〔高742组的声母: *m-, *xm-/x-〕。藏文rmoŋ-par〔*s-moŋ-par〕, byed-pa。“困惑,诓骗”(即“弄糊涂,心乱,”参见上文例 3)。

藏文 o:汉语 *wa,见类 I ,例 3.(“罔”*x-mwjaŋ 中的-j-是继发性的: *x-mwjaŋ← *x-mwaŋ)

类 II

1.“烧”。汉语“焜”*x-mjud←原始汉语 *s-N-bud(高583组e: *xmi̯wər/xi̯wei:)〔高583组的声母: *m-, *xm-/x-。〕藏文sbud-pa“发光,燃烧,点火”←原始藏语 *s-N-bud-pa,(参见张琨 1971:v II.5)。

在唇音声母和舌头韵尾中间藏文 u:汉语 *u:

a. 藏文 sprug-pa“摇,抖,震动”,汉语“拂”*phjut(500 组 h: *phi̯wət)和“奋”*pjun(高 473 组 a: *pi̯wən)

b. 藏文 spyug-pa“驱除”,汉语“祓”*phjut 和 *pjəud(高 276 组 o: *phi̯wət 和 *pi̯wăd)

注意:汉语“焜”*x-mjud 有明显的同源词:“焚”*bjun(高 474 组 a-b: *bhi̯wən)和“燔”*bjəun(高 195 组 i: *bhi̯wăn)。不管怎样,有同样的例子有力地支持我们把汉语的这些同源词与藏语的 s-bor-ba, s-bar(*s-N-bor-ba, *s-N-bar)“发光,燃烧,着火”—这些 N-bar-ba“燃烧”的使动形式联系起来。

2."统治"。汉语"辥"*s-ŋjat(高289组a-c:*si̯at/si̯ät),("纠正,控制,统治")〔高 289 组中的声母:*s-,*ng-。〕藏文 sgyur-ba"驾驶(一辆马车),统治"来自于*s-N-gyur-ba(参见张琨 1971:Ⅶ.20 论 sgyur-ba"改变,转换")。同源词:"御"*x-ŋjag← *s-ŋjag(高 60 组 1-0:*ngi̯o/ngi̯wo-)和"驭"*ŋjag(高 80 组a-b:*ngi̯o/ngi̯wo-)("驾驶马车;统治,指令"),"乂"*ŋjəud(高 347组a:*ngi̯ăd/ngi̯oi-)("控制、管理、支配")〔高氏60组中的声母有:*ng-,*x-;80 组中声母有:*ng-;347 组中声母有:*ng-。〕我们认为"辥"来源于*s-N-gjur,演变过程是:*s-N-gjur→*s-ŋjug→*s-ŋjag→*s-ŋjag→*s-ŋiag→*s-ŋjat。

(1)藏文-r:汉语*-g/*-k:

a. 藏文 tsher-ma"刺",汉语"朿"*tshjig(高 868 组 a-c:*tshi̯ĕg)

b. 藏文 N-khur-ba"攻占",汉语"克"*khək(高 903 组 a-e:*khək)

c. 藏文 N-tšhar-ba,šar"起,升",汉语"作"*tsak(高 806 组 1:*tsâk)

d. 藏文 tšha-ra(*t syar-ba?)"栎",汉语"柞"*tsak 和*dzak(高 806 组 p-q:*tsâk,*dzhâk)

e. 藏文 sbyor-ba,sbyar"准备",汉语"葡備"*bjəg(高 984 组 a-c,d-e:*bhi̯əg)

f. 藏文 phor-pa"杯子",汉语"杯桮"*pəg(高 999 组 o,p:*pwəg)

g. 藏文 dar"旗帜",汉语"纛"*dəuk,*dəug(高 1016 组 b:*dhôk,*dhôg)

(2)藏文 u:汉语*ja——在舌根音韵尾前(汉语*-u-→*-ju-→*-ja-):

a. 藏文 lugs"方法",汉语"略"*gljak(高 766 组 v:*gli̯ak)

b. 藏文 tshugs-pa“伤害”，汉语：“锡”*tshjaŋ，*sthjaŋ（高720 组 i′：*ts’ȋang，*śȋang)，“伤”*sthjaŋ（高 720j′：*sȋang)

(3)藏文-g/-ŋ：汉语 *-d/ *-n——在元音 a，e，i 后：

a. 藏文 skrag-pa“害怕”，汉语“契”*khiad（高 279 组 b：*khiad)

b. 藏文 skyag-pa，rkyag-pa“污物，粪便”，汉语“秽”*ʔwjəud（高 346 组 i：*ʔȋwăd)(“污秽，污物”)

c. 藏文 tshaŋ-ba“完全地，彻底地”，汉语“尽”*tsjin，*dzjin（高 381 组 a-b：*tsȋěn，*dźȋěn)

d. 藏文 mkhraŋ（-ba）“坚硬，结实”，汉语“臤”*khjin，*khrin（高368组a—b：*khȋěn，*khăn），“坚”*kin（高368组c：*kien）和“掔”*khin，*khrin（高368组d：*khien，*khăn)

e. 藏文 N-phreŋ-ba“绳索、线、带”，汉语“缗”*mjən（高 457 组 x：*mȋən)

f. 藏文 rtsig-，例如在 rtsig-dpon“石匠师傅”，rtsig-bzo-pa“石匠，泥瓦匠”，汉语“墍”tsjət（高 923 组 c：*tsȋət)(“涂抹；圬工”)

g. 藏文-niŋ“年”，如 kha-niŋ“去年”，汉语“年”*nin（高 364 组 a-d：*nien)

h. 藏文 šig“虱子”，汉语“虱”*srjit（高 506 组 a：*sȋɛt)

同源词：“御”*x-ŋjag(← *s-ŋjag；高 60 组 1—0)可认作为“群”的语音派生关系的证据：“群”*s-ŋjat（高 289 组 a-c)的来源经过是 *s-ŋjug→ *s-ŋjag→ *s-ŋjad 而不是 *s-ŋjug→ *s-ŋjud→ *s-ŋjad。跟汉语“乂”*ŋjəud 中的 *-jəu-与藏文 sgyur-ba“控制”中的-yu-相同的对应有：

a. 藏文 spyug-pa“驱除”，汉语“祓”*phjut 和 *pjəud（高 276

组 0：*phi̯wət 和 *pi̯wǎd

b. 藏文N-phur-ba“飞”，汉语“飞”pjud（高580组a：*pi̯wər），“翁翂”*pjun（高471组e-f：*pi̯wən）和“拚”*phjəun（高220组d：*phi̯wân）

3. “争吵”. 汉语“鬩”*x-ŋjk（高 873 组 q：*xiek/xiek）“争吵，口角”.〔高 873 组的声母：*ng-，*x-，*ń-/ńź-，*m-。〕藏文 N-khrug-pa，N-khrugs“争吵，打架，战斗”。

在舌根音韵尾前面藏文 u：汉语 *i：

a. 藏文 sgug-pa，bsgugs“期待”，汉语“徯”*gig（高 876 组 i：*ghieg）.

b. 藏文 N-bru-ba，brus“视察，检查”，汉语“覛”*N-bik 和 *N-brik（高 848 组 d：*miek 和 *mwěk）〔与高 848 组具有相同声符，但未被高氏列入的字有“派”*phrig。〕

4. “藏匿”。汉语“微”*x-mjud←原始汉语 *s-N-bjud（高 584 组 d-e：*m-，*xm-/x-。）藏文 sped-pa，sbas，sba，sbos“隐藏，隐瞒”←原始藏语 *s-N-bed-pa，*s-N-bas…（张琨 1971 Ⅱ.5）。同源词：“扉”*bjud（高 579 组 n：*bhi̯wər）、“陫”*bjud（高 579 组 s：*bhi̯wər）、“矈”*N-bjan（高 224 组 a：*mi̯an）.〔高 579 组的声母：*p-，*ph，*bh-；224 组的声母：*p-，*m-〕

在唇音声母与舌头韵尾间藏文 e：汉语 *u：

a. 藏文 spel-ba“混合，混乱”，汉语“纷”*phjun（高 471 组 h：*phi̯wən）

b. 藏文 phye-ma“粉，面粉”，汉语“粉”*pjun（高 471 组 d：*pi̯wən）

5. “飞虫”。汉语“虻蝱”*x-mraŋ←原始汉语 *s-N-braŋ（高 742 组 s-t：*mang/mɑng）〔高 742 组的声母：*m-，*xm-/x-。〕藏文 sbraŋ-bu，sbraŋ-ma“一种飞虫，与昆虫相似而没有刺”（原始藏语 *s-N-braŋ）。列普查语 sǔ -bryoŋ“苍蝇”。Jäschke 把中部藏语中

的与"蜂"有不同意义的 sbraŋ-ma 当作"蜂",但汉语"蜂蠭" *phjuŋ(高 1197 组 s-t：*phi̯ung)和 *bjəum(高 626 组 e：*bhi̯wăm)显示它们更可能与藏文的 buŋ-ba"蜂"相联系。〔高 1197 组的声母：*p-, *ph-, *bh-；高 626 组：*ph-, *bh-。〕

藏文 a:汉语 *a——在舌根音韵尾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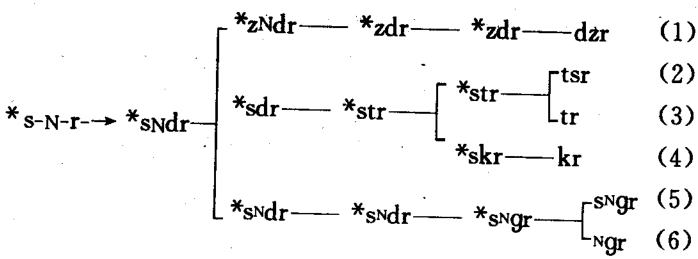
a. 藏文 N-tšhar-ba, šar"起,升",汉语"作" *tsak(高 806 组 l：*tsâk)

b. 藏文 tšha-ra(*tsyar-ba?)"栎",汉语"柞" *tsak 和 *dzak(高 806 组 p-q：*tsâk, *dźâk)

c. 藏文 gral"排,列,级",汉语"行"("行列") *graŋ, *h̠aŋ(高 748 组 a-d：*ghâng,另一"行走"意义又读为 *ghang)

类 Ⅲ

1."烧"。汉语"烧" *s-N-gjaug← *s-N-glaug← *s-N-graug← *s-N-draug← *s-N-raug←(高 1164 组 t：*śni̯og/śi̯äu).〔高 1164 组的声母：*k-, *kh-, *gh-, *ng-, *x-, *n-/ń-, ń-/ńź-, *śń/ś-〕,藏文 sreg-pa"烧,烘烤".(原始藏语 *s-N-r),藏文 skrag 在 šaskrag"烤肉"中(skr-← *str-← *sdr-← *s-N-d-r-← *s-N-r-〔张琨 1971：Ⅳ.6,10〕。我们设想汉语"烤、烧"的同源词其演变基本上类似于我们为藏语假定的过程:



(1)樵 *dzjaug(高 1148 组 i：*dźi̯og)焚烧柴火。〔高 1148 组的

声母：*ts-，*ts-/ts-，*dź-。〕

(2)焦燋 *tsjaug(高 1148 组 a,b：*tsi̯og)

(3)炙 *tjrak，*tjrag(高 791 组 a：*t̑i̯ăk，*t̑i̯ăg)〔高 791 组的声母：*t̑ -/tś-〕

(4)灼 *kjauk→ *tjauk(高 1120 组 f：*t̑i̯ok)。〔高 1120 组的声母：*ʔ，*t-，*d-/i-，*t̑ /tś-，d̑ -/ẑ -。〕

(5)烧 *s-N-gjaug(高 1164 组 t：śni̯og/śi̯äu)〔高 1164 组声母，已见上文所列〕

(6)烙 *N-glak(高 776 组 n：*glâk/lâk)。〔高 776 组的声母：*kl-/k-，*khl-/kh-，*gl-/l-，*ghl/ɣ-，*ngl-/ng-〕

藏文舌头音+r：汉语舌根音+ *-l-、-j-：

a. 藏文 N-drul-ba"腐烂"，汉语"烂" *glan(高 185 组 l-m：*glân)

b. 藏文 rtog-pa(*trog-pa)"查询"，汉语"究" *kjəug(高 992 组 o：*ki̯ôg)

舌根韵尾前藏文 e：汉语 *au：

a. 藏文 phye-ma"飞尘，粉末"，汉语"爊" *phjaug(高 1157 组 a-b：*phi̯og)("干燥，粉状"的)。

b. 藏文 dpe"范例，榜样"，汉语"表" *pjaug(高 1153 组 a：*pi̯og)("树立榜样")，"譬" *phjig(高 853 组 t：*phi̯ĕg)("榜样")。

c. 藏文 legs-pa"美丽"，汉语"僚" ljaug(高 1151 组 h：*li̯og)("美丽，漂亮，可爱")。

舌根韵尾前藏文 a：汉语 *au：

a. 藏文(m)khraŋ"坚固"，汉语"确" *khrauk(高 1117 组 d：*khŏk)

b. 藏文 N-tshar-ba，tshar"被用完，耗尽"，汉语"醮" *tsjaug(高 1148 组 f：*tsi̯og)("汲干，用完")。

c. 藏文 las-pa“劳动者”，汉语“寮”*liaug（高 1151 组 i-l：*liog）

d. 藏文 grwa“学校”，汉语“校”*graug（高 1166 组 i：*ghŏg）。

舌根韵尾前藏文 e：汉语 *a：

藏文 kheŋs-pa“高傲”，汉语“伉”*khaŋ（高 698 组 c：*khâng）

舌根韵尾前藏文 a：汉语 *a，见类Ⅱ，例 5.

2．“借货”。汉语“摄”*s-N-tjap（高638组e：śn i̯ap/śi̯äp）.〔高 638 组的声母：*n-/ń，*ń-/ńź-，*t̂（tń-?）/tś，śń-/ś-〕。藏文 brnya-ba，缅语 hŋà。

在缅语 hŋà 中舌根音后面没有接半元音，暗示我们汉、藏语中的声母在 *-j-〔-y-〕之前发音动作有过变化：

汉语：*s-N-kja-ba→谐声时代 *s-N-tja-b→ *s-nja-p→ *sńjap →中古 *śjap。..

藏语：*bs-N—kja-ba→ *bs-ŋja-ba→ *brŋja-ba→藏文 brnya。

缅语：*s-N-ka→ *s-ŋa→hŋà。

我们有内部和比较的证据说明汉语舌根塞音声母在 *j/ *i 之前它的发音部位改变，由舌根音变为舌面音或舌头音：在有 *j/ *i 的地方，汉语有舌根塞音与舌头塞音交替的又读字和同源词，并且有些例子：在汉语有舌面塞音或舌头塞音后接 *j 或 *r 的地方，藏文则为舌根塞音后接 r 或 y。不过解释这些证据是复杂的，因为汉、藏语都有舌头音在 *r 前变为舌根音和 *r 变为 y 的情况。在 *j/ *i 前具有舌头和舌根塞音的又读和同源词可能来源于 *dr（〔1〕→ *dy；〔2〕→ *gr→ *gy），来源于 *gr（〔1〕→ *gy；〔2〕→ *gy → *dy），或者来源于 *gy（〔1〕→ *gy；〔2〕→ *dy）。在 *j/ *i 前与藏语的舌根音相应的汉语舌头音可能源于同样的演变程序，在下面的例子中，把 *r 引入汉语的构拟中导致我们为汉语和藏语构拟一种舌头塞音＋ *r 的音：

a. 蓄 *hjəuk 和 *trhjəuk（高 1018 组 c：*xi̯ôk 和 *thi̯ôk）（“积

蓄"），摘 *thik 和 *trik（高 877 组 p：*thiek 和 *thêk），藏文 sgrug-pa"积聚，摘取"。

b. 友 *ẖjəug（高995组e：*gi̯ŭg）和俦 *drjəug（高1090组k：*d hi̯ôg），畴 *drjəug（高1090组1：dhi̯ôg）（"朋友"），藏文 grogs

c. 张 *trjaŋ（高 721 组 h：*ti̯ ang）"膨胀"，藏文 skraŋ-ba。

d. 赵 *drjaug（高 1149 组 u-v：*dh i̯og）"疾趋"，藏文 rgyug-pa。

我们假定汉语舌根音在 *j 前变为舌头音的例子：

a. 鹊 *tshjak（高 798 组 n：*tshi̯ak）〔*s-k(hʔ)jak→ *s-t(hʔ)jak→ *tshjak〕，藏文 skya-ka，skya-ga，楚塔嘉戎语 khartš ak（*kha-s-tšak，见张琨、张谢蓓蒂 1975. 431）

b. 将 *tsjaŋ（高 727 组 f：*tsiang）。〔*s-kjaŋ→ *s-tjaŋ→ *tsjaŋ〕"养，助"，藏文 skyoŋ-ba，bskaŋs，

c. 嘕 *dig（高 870 组 d：*dhieg）〔*grag→ *gjag→ *gjig→ *dig〕。藏文 N-grags-pa，grags。

d. 皦皦 *kiaug（高 1162 组 a，b：*kiog），的 *kiauk→ *tiauk（高 1120 组 h：*tiok）〔比较：灼 *kjauk→ *t̂jauk，高 1120 组f，在类 Ⅲ 第1例中〕和昭 *tjaug（高1131组m：*t̂i̯og）（"明亮"）。藏文 khrol-khrol。

e. 经 *kiŋ（高 831 组 c-d：*kieng）和政 *tjiŋ（高 833 组 r-s：*ti̯ĕng）（"法令，规则"）（藏文 khrims）

假设一种长期为我们所熟悉的语音——像单纯鼻音并非永远都是单纯鼻音，这可能不容易接受。无论如何在这里为藏语构拟一种鼻冠塞音可能获得支持：brnya-ba，brnyan-pa（*bs-kja-ba，*s-kja-n-pa）"借入"可能与 skyi-pa"借入"，skyin-pa"贷出"有关。

3."来，至"。汉语"迄" *s-N-kjət（高 517 组 k-l：*xi̯ət）。高 517 组的声母：*k-，*kh，*gh-/ɣ-，*ng-，*x-〕。藏文 N-khyol-ba，N-khyol。同源词："诣" *N-kid（高 552 组 k：*ngiər）、"稽" *N-kid（高

552 组 o：*kiər)、“至” *tjid(高 413 组 a-c：*t̂i̯ed)。为“稽”构拟一个单纯塞音声母不能解释它处于塞/鼻混合的系列中：高本汉 552 组的声母有 *k-，*kh-，*gh，*ng-，*t̂ -，*d̂ 和 *ś。“诣”和“稽”的不同，不在于它们原始形式或谐声时代的形式的构拟上，而在于它们的演变过程中：一方鼻音和塞音合并，另一方失去鼻音。关于“至”从 *kj-到 *tj-的变化，见类 Ⅲ，例 2。

在舌头韵尾前藏文 o：汉语 *ə：

a. 藏文 N-khon-pa“根”，汉语“根” *h̲ən(高 416 组 f：*ghən)。

b. 藏文 N-khvol-ba“回响”，汉语“硍” *kwən(高 417 组 e：*kwən)(“声音洪亮的”)。

在舌头韵尾前藏文 o：汉语 *i(*jo→ *jə→ *ji→ *iʔ)：

a. 藏文 N-džoms-pa，btšom“毁灭，征服”，汉语“殄” *diən(高 453组k：*dhiən(“毁灭”))，“填” *din，*trjin(高375组 u：*dhien，*ti̯ĕn)(“征服，开垦”)。

b. 藏文N-bol-po“文雅”，汉语“谧” *N-bjit(高405组t：*mi̯ĕt)〔高 405 组的声母：*p-，*bh-，*m-〕

4. “吸”。汉语“吸”s-N-kjəp(高 681 组 j：*xi̯əp/xi̯əp)〔高 681 组的声母：*k-，*gh-，*ng-，*x-〕。藏文 rŋub-pa“吸入(dbugs“空气”，snar“进入鼻子”)，呼吸”。同源词：“呿” *khjab(高 642 组 c：*khi̯ab)(“张嘴呼吸”)。

唇音韵尾前藏文 u：汉语 *ə：

a. 藏文(g)sum“三”，汉语“三” *səm(高 648 组 a-c：*səm)

b. 藏文 sgrub-pa“供给”，汉语“给” *kjəp(高 675 组 p：*ki̯əp)

c. 藏文 skum-pa“缩小，收缩”，汉语“歙” *hjəp(高 675 组 s：*xi̯əp)

d. 藏文 N-gum-pa，bkum“杀”，汉语“戡” *khəm(高 651 组 v：*khəm)和“戡” *khəm(高 658 组 q：*khəm)

“吸”，汉语 *s-N-kjəp 和藏文 rŋub 两种可能的来源：

(1)汉语：*s-N-krub→ *s-N-kjub→ *s-N-kjəp

藏语：*N-krub→(*N-grub? →) *ŋrub→rŋub. 参见"汗"，古缅语 khruy(原始缅语 *khr-：Okell1971、44)。汉语 *gan(高 139 组 t：*ghân)〔← *N-kh-?〕藏文 rŋul(← *ŋrul← *N-grul? *N-khrul?)

(2)汉语：*s-N-kub→ *s-N-kəp→ *s-N-kjəp。

藏语：*s-N-kub→(*s-N-gub→) *s-ŋub→rŋub。

5."使烦恼，扰乱"。汉语："挠" *s-N-kraug 和 *s-N-kraug← *s-N-kraug(高 1164 组 s：*nǒg/ńau 和 *xnog/xâu)。〔高 1164 组的声母：*k-，*kh-、*gh-、*ng-、*x-、*ń-/ńź-、*śń-/ś-，*n-/ń-，*xn-/x-〕藏文 N-khrug-pa，N-khrus← *N-krug-pa，*N-krus"困扰，妨碍"，dkrug-pa"扰乱". 同源词："搅" *krəuk(高 1038 组 i：*kộg/kau：)、"枭"kiaug(高 1070 组 m：*kiôg/kieu)、〔高 1038 组的声母：*k-、*kh-、*gh-/ɣ-，*ʔ-；1070 组的声母：*k-、*x-〕。

在谐声字和中古汉语这一中间阶段我们为"挠"假定一个 *s-ŋr-声母，从舌根音 *ŋ-变为舌头音 n-，如此则现代汉语"挠"的读音"nao"显然来自于 *s-…-r-的环境，那就是：

*s-ŋr-—┌ *sŋr→ *snr→ *nr(高的 *nǒg)→ *n-
　　　　└ *sŋ→ *sŋ→ *xŋ(高的 *xnog)→ *x-

如果构拟一个上古舌头鼻音，到中古变为舌面鼻音，现代又回到舌头鼻音，就剩下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舌头鼻音会与舌根音在同一谐声系列中？为什么一个舌头鼻音声母字有一个舌根擦音声母的又读？

在舌根韵尾前藏文 u：汉语 *au：

a. 藏文 thug-pa"到达"，汉语"到" *taug(高 1132 组 a-b：*tog)。

在舌根韵尾前藏文 u：汉语 *əu：

b. 藏文 drug"六"，汉语"六" *ljəuk(高 1032 组 a-d *ljôk)。

c. 藏文 snyug-ma，smyug-ma"灯心草，芦苇"，汉语"蒻" *njauk(高 1123 组 b：*ńjok)("制席子的芦苇")

d. 藏文 nub-pa"沉没",汉语"溺" *niauk(高 1123 组 d: *niok)

藏文 u:汉语 *əu——在舌根音韵尾前:

a. 藏文 sgrug-pa"聚集",汉语"捄"*kjəug(高 1066 组 g: *k i̯ôg)

b. 藏文 drug"六",汉语"六" *ljəuk(高 1032 组 a-d: *l i̯ôk)

c. 藏文 sbrul"蛇",汉语"蝮" *phjəuk(高 1034 组 j: *ph i̯ôk)

d. 藏文 spub-pa"颠倒"(藏文 N-bub-pa"被翻转,推翻、打倒"),汉语"覆" *phjəuk(高 1034 组 m: *ph i̯ôk)

6. "诓骗,弄错". 汉语"讹"s-N-k(h)wa或 *s-N-gwa(高27组 m: *ngwâ/nguâ)。〔高 27 组的声母: *k-, *g-/ɣ-, *ng-, *x-〕藏文 rŋod-pa(类 I,例 7 已讨论)。藏文 o:汉语 *wa,见类 I,例 3。

参考文献

Chang, Betty Shefts. *"The Tibetan Causative: Phonology"*. 台北:《史语所集刊》,42 本(1971),623—765

Chang, Betty Shefts, and Kun Chang. *"Gyarong Historical Phonology"*. 台北:《史语所集刊》,46 本(1975),391—524

Chang, Betty Shefts, and Kun Chang. *"The Prenasalized Stop Initials of Miao. Yao, Tibeto-Burman, and Chinese: A Result of Diffusion or Evidence of a Genetic Relationship?"* 台北:《史语所集刊》,47 本(1976),467—501

Chang, Betty Shefts and Kun Chang.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稠 *djəng and 浓 *nəuŋ, *njəuŋ"*. 载《华裔学志》

Chang, Ku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outhern Ch'iang 羌 Dialects"*.《李方桂纪念论文集》:《华裔学志》26 卷(1967),422—444

Chang, Kun, and Betty Shefts Chang.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yün*. 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单列》甲种第 26 号(1972)

Karlgren, Bernhard.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Reprinted from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 Bulletin 29(1957)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台北:《清华学报》新辑第 9 号(1971)

Nishida, Tatsuo.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nes in Tibetan"*. Acta Asiati-

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29(1975). 43—55

Okell, John. "*K Clusters in Proto-Burmes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Fourth Sino-Tibetan Conference. (1971)

沈兼士.《广韵声系》,北京(1945)

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石印手稿(1944),《史语所集刊》18本(1948),1—249

(刘宝俊译,《音韵学研究通讯》第7期,1985年,原题 Chinese *s-Nasal Initials,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第4分,587—609页,台北,1976)

说"有""无"

严学窘　　尉迟治平

0. 以前我们对古汉语复辅音的研究，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分析《说文》谐声异常现象，旁及通假、又音、异文和联绵词等；二是与亲属语言进行类型学的比较。二者都主要从语音形式着眼，且多粗线条地勾勒复辅音声母的类型，缺乏对具体的各别的语词 的细致研究。

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的统一体。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演化为单辅音后，在语音形式上的痕迹是异常谐声、通假、又音和联绵词等。这些相关的语音形式既然有同一来源，其语义也应当相同或相近。另一方面，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显著不同之一，就是文字形体本身即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语音和语义。汉字有着极强的稳固性，通过审辨字形，分析形声关系，也可以发现复辅音声母留下的痕迹。这些，以前我们却注意得不够。

因此，我们必须从语源学的角度，将语音、语义和文字的研究统一起来，在汉语复辅音声母的研究方面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对于古汉语"有"和"无"的关系的研究，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课题。

1. 1　古藏文的"有"，最古老的词是 mtçhis，比较古老的词之一是 btças，现代藏文是 jod①。现代藏文的 jod，和现代汉语的 jou 相近，但古藏文的"有"的语音形式，却和古汉语的"有" *ɣʷjəg 绝不相涉，反而和古汉语的"无"似乎有关系：

① 古藏文材料由中央民族学院黄布凡同志提供，谨致谢意。

毋(無无) *mag　勿 *mjət　微　*mjəd

不　　　*pjəg　弗 *pjət　非(匪) *pjəd

这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1.2　从文献资料看，古汉语"有"的本义，和"无"是有关系的：《春秋·庄公廿九年》"秋，有蜚"，《谷梁传》曰："一有一亡曰有。"而"墨守"今文之学的何休注《公羊传》亦曰："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国之所有。"又《春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昭公廿五年》"有鸜鹆来巢"，《谷梁传》俱曰："一有一亡曰有。"

《春秋·庄公十八年》"秋，有蜮"，《谷梁传》曰："一有一亡曰有。"杨士勋疏："旧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亡鲁国无是也。今以为'一有一亡曰有'者，谓或有有时，或有无时，言不常也，故书曰有。若螟螽之类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又每年常有不得言有也。"

《左传·桓公三年》"有年"，孔颖达疏："贾(逵)云'桓恶而有年丰，异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释例》曰：'刘(歆)、贾(逵)、许(慎)因有年、大有年之经，有鸜鹆来巢书所无之传，以为经诸言有皆不宜有之辞也。'"宋朱翌《湘江集》："有年、大有年，桓、宣时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不宜有，此皆贬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岂止此二三年丰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

《说文解字七上·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许慎从贾逵受古文之学，故用其说。段玉裁注："谓本是不当有而有之称，引申遂为凡有之称。凡《春秋》书'有'者，皆有字之本义也。"徐锴《说文系传》："不宜有之言出《春秋公羊传》，言日月有食之所不宜有，故言有。许慎引以为证。"按《春秋》记日食曰"日有食之"或"日有蚀之"凡三十六，始见于隐公三年。《春秋·隐公三年》"日有食之"，《公羊传》曰："何以书，记异也。"徐彦疏："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睹也，故疑言曰'有食之'。"《礼记·月令》"鞠有黄华"，《释文》："鞠，本又作菊。"《尔雅翼卷三·菊》："蔡邕《月令章句》曰：'菊，草名也。有者，非所有也。'"

则经籍之有字，除习用至今之“有”义外，经今、古文学家都有“不宜有”、“非所有”之训，当皆有师承。材料虽不多，但结合古藏文“有”的语音形式，却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这些蛛丝马迹，透露出古汉语的“有”和“无”可能同源的讯息。至汉代经师训诂音读皆由口授，谨守师说，毋得改易，不修家法之戒极严。其诵读经籍，或者仍采取某种语音屈折方式区别这两种有字。后人如果拘于字体无别，自不免滋疑①。

2.1 “有”和“无”概念抽象，意义虚灵，无形可象，其意难会，初文多假借他字为之。义寄乎声，字表其音，即“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故字无定形。

“有”义除后代习用的“有”字外，典籍里还有其他写法：

或 *ɣʷjək《广雅·释诂》：“或，有也。”《尚书·洪范》“无有作好”，《吕氏春秋·贵公》引作“无或作好”，高诱注：“或，有也。”字亦作“域”，《说文解字十二下·戈部》“域，或或从土。”；《诗·玄鸟》：“正域彼四方”，毛亨传：“域，有也。”

云 *ɣʷjən《广雅·释诂》：“云，有也。”《文选·答贾长渊诗》“公之云感”，李善注：“应劭《汉书》注曰：‘云，有也。’”《国语·晋语》“谁云不从”，韦昭注：“谁有不从”。字或作员，《广雅·释诂》：“员，有也。”《尚书·秦誓》“若弗云来”，孔颖达疏：“员即云也。”下文“虽则云来”，《汉书·韦贤传》“追思黄发，秦缪以霸”，颜师古注：“《秦誓》曰：‘虽则员来’……员与云同。”《尚书》古本“云”正作“员”。

有之部字，或职部字，云谆部字，三者仅韵尾不同。而之部和职部又是相配的阴声韵和入声韵，所以有同或的关系比同云的关系

① 如《说文系传·卷十三》：“有难者曰：‘《春秋》传言有陶唐氏、有虞氏，岂是不宜有乎？’臣答之曰：‘此自仲尼立例，取此一言为文，不通于常词也。若《春秋》例以恶入曰复入之类，至《左传》散言皆不拘之，此其证也。’或者无以对也。”至清儒或然或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发扬许说，王筠《说文释例》、俞樾《儿笘录》则力主其非。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承戴侗之说，云月同晦而生明，有自无而有，故有之义取焉，则折衷其说。

更近：

《诗·天保》"无不尔或承"，郑玄笺："或之言有也。"《国语·鲁语》"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韦昭注："有，域也。"此经师之互训。

毛诗《商颂·玄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文选·册魏公九锡文》"绥爰九域"，李善注：《韩诗》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此经籍之异文。

《诗·灵台》"王在灵囿"，毛亨传："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国语·楚语》"王在灵囿"，韦昭注："囿，域也。"而《说文解字六下·囗部》："囿，苑有垣也。从囗，有声。"《太平御览一百九十六·天中记十五》引《风俗通义》："囿者，畜鱼鳖之处也，囿犹有也。"一以域释囿，一以有释囿，而皆注疏之声训。

《说文解字七上·有部》"㦽，有文章也。从有，惑声"，《说文系传卷十三》："臣锴按《论语》'郁郁乎文哉'，本作此㦽，假借郁字。彧者，川流也，宋王彧字景文，又假借彧字。皆非本文，要须作㦽尔。"《大戴礼记·公冠》"遵并大道邠或"，则彧直作或字。故林义光《文源》曰："有彧皆声也，有与惑古同音。"此文字之或体。此皆可证入声韵之"有"，假或为之，而舌尖鼻韵尾之"有"，则假云为之。

2.2 "无"除上举毋不、勿弗、微非三对外，经籍常用的字还有亡（罔）*mjaŋ、莫 *mag、蔑 *mat 等。这些字用法或有小异，但基本意义是相同的，先秦典籍经常互相通用。

不很常见的字还有没、毛、曼等：

没 *mət《小尔雅·广诂》："没，无也。"

毛 *mɔg《水经卷十三》湿水条，郦道元注："湿水又东径无乡城北。《地理风俗记》曰：'燕语呼毛为无。'"《后汉书·冯衍传》"饥者毛食"，李贤注："按《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语犹然者，或古亦通乎？"

末 *mat《小尔雅·广诂》："末，无也。"《礼记·檀弓》"末吾禁也"，郑玄注："末，无也。言无禁我欲其言行。"又《文王世子》"末有原"，郑玄注"末犹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进。"

靡 *mag《尔雅·释言》："靡，无也。"《诗·氓》"靡室劳矣"，郑

玄笺："靡，无也。无居室之劳。"下文"靡有朝矣"，郑玄亦笺云："无有朝。"

曼 *man《广雅·释诂》："曼，无也。"《小尔雅·广诂》""曼，无也。"《扬子法言·五百》"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有曼对举，李轨注："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无道也。"又《重黎》"神怪茫茫，若有若亡，圣人曼云"，李轨注："子不语怪力乱神。"皆以无、不释曼。字或作缦。《说文解字十三上·系部》："缦，缯无文也。从系，曼声。《汉律》曰：'赐衣者缦表白里。'"《太玄经·文》"袷 襀何缦"，范望注："缯无文曰缦。"《春秋繁露·度制》："古者天子衣文，诸侯不以燕，大夫衣缘，士不以燕，庶人衣缦。"按缘者，饰边也，"大夫衣缘"疑为"大夫衣织"之讹。《礼记·玉藻》"士不衣织"，郑玄注："织，染丝织之，士衣染缯也。"孔颖达疏："织者，前染丝后织者。此服功多色重，故士贱不得衣之也。大夫以上衣织，染丝织之也。士衣染缯。"则缦同白连文，同文、织对举，正谓无文也。引申则凡无文俱曰缦。《左传·成公五年》"乘缦"，杜预注："车无文。"《汉书·食货志》"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颜师古注："缦田谓不为甽者也。"字又为漫。《汉书·西域传》"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集注"张晏曰：'钱，文面作骑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师古曰：'幕即漫耳，无劳借音。今所谓幕皮者，亦谓其平而无文也。'"此以漫释幕。

这些字，读音虽有不同，但都用来表示"无"，从假借义来说，它们标示的是一个语词，是同源的，其读音的不同是历史音变和方言差异形成的。

2.3 表示"有"和"无"的字，都是假借字。我们在分析"有"和"无"的关系时，可以借助它们的文字形体进行研究，但必须摆脱文字形体的束缚，仅把这些字看作表音符号，将其本义严格区别开来，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3.1 如果"有"和"无"同源的话，那么古汉语的"有"就应该除了舌根擦音声母(下称G系)的有、或、云的语音形式外，还有如同

古藏文的双唇塞音声母(下称B系)和双唇鼻音声母(下称M系)的两套。汉语古代文献给我们保存了这样的宝贵资料：

B系：方 *pjaŋ《广雅·释诂》："方，有也。"《诗·鹊巢》"维鸠方之"，毛亨传："方，有也。"

M系：厖 *mŭŋ《尔雅·释诂》："厖，有也。"

"有"的B系和M系，同"无"的B系和M系是互相对应的，应该认为这是"有"和"无"同源的一个证据。

3.2 古汉语的"有"分G系、B系、M系三套，而且从文字形体上看，有些字却以無、亡作声旁。

G系：荒 *x^{w}aŋ《诗·閟宫》"遂荒大东"，毛亨传："荒，有也。"孔颖达疏："遂包有极东之地。"下文"遂荒徐宅"义同，孔疑达疏："遂有是徐方之居。"

B系：撫 *phjag《广雅·释诂》："撫，有也。"《左传·成公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诸侯撫封"，杜预注："各撫有其封内之地。"字或作辶。《说文解字十二上·手部》："辶，古文(撫)。从辵、亡。"又作攺。《说文解字三下·攴部》："攺，撫也。从攴，亡声。读与撫同。"《玉篇》："攺，或作撫。"

M系：幠 *xmag《尔雅·释诂》："幠，有也"，郭璞注引《诗》"遂幠大东"，邢昺疏："或当在齐、鲁、韩诗。"今毛诗《鲁颂·閟宫》作"遂荒大东"，训已见上。按幠和荒阴阳对转，正如其声旁無和亡的关系。

荒、辶、攺从亡得声，撫、幠从無得声，虽然不能说"凡同声必同义"，但从孳生字荒、撫、幠的用法来看，初文無、亡是否和"有"义相关，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3.3 "无"除以上所举B系和M系之外，也有舌根擦音声母的G系字：

秏 *xɔg 《汉书·功臣侯表序》"靡有孑遗秏矣"，颜师古注："孟康曰：'秏音毛。'师古曰：'今俗语犹谓无为秏。'"

3.4 以上材料说明，古汉语里的"有"和"无"各有B系、M系

和G系三套，其语音形式是互相平行对应的。可以推断，至少在谐声字产生的时代，汉语里是用相近的语音形式，表达了“有”和“无”这样两个相反的概念。

4.1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一个语根在发展过程中，语义不断引申生发，文字不断孳生蕃衍，而语音又常声韵互相对应关联，这样形成的一群语词，在形音义诸方面互相牵联，组成所谓词族。我们在进行语源学的研究时，如果一群语词音读相近，义训相关，文字又形声相益，就可以认为它们可能是同一词族，从而进一步董理其形音义的纠葛，爬梳其纵横派衍的痕迹，以求上溯其语源。古汉语的“有”和“无”在形音义诸方面就存在着这样的关系。

4.2 从古籍里的用法来看，“有”的语义，同“助、友、大、覆”诸义有关。

4.2.1 有、右甲文俱同又，又对“右”来说是本字，对“有”来说则是假借字：“助”义对“右”来说是引申义，对“有”来说则是假借义。《说文解字二上·口部》：“右，助也。”又《三下·又部》：“右，手口相助也。”增加字作佑或祐。《诗·大明》“保右命尔”，毛亨传：“右，助也。”《释文》：“保右，音祐，助也。字亦作佑。”《说文解字一上·示部》：“祐，助也。”字或从有作侑。《周易·系辞上》“可与祐神”，孔疏达疏：“祐，助也。”《释文》：“与祐，音又，助也。荀（爽）作侑。”或作宥。《左传·庄公十八年》“命之宥”，杜预注：“宥，助也。”侑、宥皆从有得声，则有也当与“助”义有关。

4.2.2 “助”义引申则为“友”义。《广推·释诂》“右，比也”，盖谓亲比也。《论语·颜渊》“以友辅仁”，何晏集解：“孔（安国）曰：‘友相切磋之道所以辅成己之仁。’”《释文》：“有相切磋，本作友。”《左传·昭公六年》“人亦于女何有”，杜预注：“言人不能爱女。”《左传·昭公二十年》“是不有寡君也”，杜预注：“有，相亲有也。”相亲有之有即友。《说文解字十二下·女部》“姷，耦也。从女，有声。读若祐。侑，姷或从人。”《广雅·释

诂》："侑，偶也。"亦可为证。

云亦有"友"义。《诗·正月》"洽比其邻，昏姻孔云"，郑玄笺："云犹友也，言尹氏富与兄弟相亲友，为朋党也。"《释文》："孔云，本又作员。音同。……郑（玄）：'友也。'"

4.2.3 《周易·杂卦》"大有，众也"，有与大其意相成。《尔雅·释诂》："幠、厖，大也"，又"幠、厖，有也"，郭璞注："二者又为有也。"幠、厖既训大，又训有，故有字有"大"义。《诗·谷风》"何有何亡"，毛亨传："有谓富也。"《列子·说符》"羡施氏之有"，张湛注："有犹富也。"则"大"义为"有"义之引申。

云亦有"大"义。《广雅·释诂》："云，远也。"《说文解字十下·大部》："奃，大也。从大，云声。"则增义符"大"以显其意。《广雅·释诂》："员，众也。"《说文解字十一下·雲部》："云，古文（雲）省雨。"雲为云之增加字。《释名·释天》："雲犹云。云，众盛意也。"《尔雅·释亲》谓七世孙为仍孙，"仍孙之子为雲孙"，亦言其疏远，郭璞注："言轻远如浮雲。"其说迂曲。

或亦有"大"义。《大戴礼记·公冠》"遵并大道邠或"，卢辩注："邠或当为邠彧声，字之误也。"实或当为戫之本字。《诗·信南山》"黍稷彧彧"，毛亨传："彧彧，茂盛貌。"《说文解字七上·有部》："戫，有文章也。"言富于文采。《汉书·儒林传》"郁郁乎文哉"，颜师古注："郁郁，文章盛貌。"《广韵》"奍"字引《字林》云："大力貌。"从大之意同奃。

4.2.4 《诗·皇矣》"奄有四方"，郑笺孔疏俱释以"覆有天下"，则"覆"义又为"大"义之引申。《说文解字七下·巾部》："幠，覆也。"《尔雅·释言》："荒，奄也。"《说文解字十下·大部》："奄，覆也，大有余也。"幠、荒既训"有"，又训"覆"，亦可证有字有"覆"义。

4.3 "有"的B系、M系亦有类似的义项：

4.3.1 《楚辞·惜颂》"曰有志极而无旁"，王逸注："旁，辅也……但有劳极心志终无辅佐。"方旁古通用。《广雅·释诂》："旁，

方也。”《仪礼·士丧礼》“牢中旁寸”，郑玄注：“今文旁为方。”《尚书·尧典》“共工方鸠僝功”，《说文解字二下·辵部》“逑”字下引作“旁逑孱功”，《史记·五帝纪》引作“共工旁聚布功”，则方当为旁之本字。又《广雅·释诂》：“榜，辅也。”《说文解字六上·木部》：“榜，所以辅弓弩。从木，旁声。”则榜又为旁之增加字。

4.3.2《广雅·释诂》：“方、朋，类也。”《仪礼·乡射礼》“不方足”，郑玄注：“方犹并也。”《孟子·万章》“故君子可欺以其方”，赵岐注“方，类也。”《国语·齐语》“方舟设泭，乘桴济河”，韦昭注：“方，并也。”《说文解字八下·方部》：“方，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汸，方或从水。”《尔雅·释水》“大夫方舟”，又《释言》“舫，舟也”，郭璞注并云：“并两船。”《史记·张仪传》“舫船载卒”，司马贞索隐：“枋船，枋音方，谓并两船也。亦音舫。”《荀子·子道》“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杨倞注：“放读为方。”则字亦作汸、舫、枋、放。

4.3.3《国语·晋语》“今晋国之方”，韦昭注：“方，大也。”《广雅·释诂》：“方，大也。”又曰：“旁，大也。”“旁，广也。”《诗·清人》“驷介旁旁”，《释文》：“旁旁，补彭反。王（肃）云‘强也。’”字或作骉。《说文解字十上·马部》“骉，马盛也。从马，旁声。诗曰：‘四牡骉骉’”今毛诗《小雅·北山》、《大雅·烝民》俱作“四牡彭彭”，《广雅·释训》：“彭彭、旁旁，盛也。”《周易·大有》“匪其彭”，孔颖达疏：“彭，旁也。”《释文》：“其彭，子夏作旁。干（宝）云‘彭亨，骄满貌。’王肃云：‘壮也’……姚（信）云：‘彭、旁，俗音同。’”则彭旁音近而通。字亦作雱。《说文解字一上·丄部》：“旁，溥也。雱，籀文。”《诗·北风》“雨雪其雱”，毛亨传：“雱，盛貌。”

《说文解字九下·厂部》：“厐，石大也。”《方言》：“厐，大也。”又云：“厐，深之大也。”《左传·成公十六年》“民生敦厐”，杜预注：“厐，大也。”《尔雅·释诂》“厐，大也”，郭璞注引诗

"为下国骏厖"，为《商颂·长发》文，诗毛传："厖，厚也。"孔疏："'厖，厚。'《释诂》文。"《荀子·荣辱篇》引作"为下国骏蒙"，杨倞注："蒙读为厖，厚也。今诗作'骏厖'·"《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引作"为下国恂蒙"。《方言二》："朦、厖，丰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貌谓之朦，或谓之厖。丰，其通语也。"

4.3.4《国语·周语》"不防川"，韦昭注："防，障也。""蔽障"义又为"覆"义之引申。《老子·十五章》"故能蔽不新成"，王弼注："蔽，覆盖也。"可证。《说文解字十四下·自部》："防，隄也。从𠂤，方声。𨸝，防或从土。"俗作坊，《礼记·坊记》"辟则坊与"，孔颖达疏："但言坊字，或土旁为之，或阜旁为之，古字通用也。"则方当为防、坊之本字；《史记·孔子世家》"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汉书·古今人物表》作"宋方叔"，可证。

4.4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在语言的历史发展中，"有"获得了"助、友、大、覆"等意义。"大、覆"是"有"的语义的引申，而"助、友"则是借自"右"的，只是年代湮远，后代径用表"有"的诸字为之，而不甚觉察其是假借义了。

5. "有"兼"助、友、大、覆"诸义，而从无、毋、亡、莫、勿、蔑、微、曼、不、弗、非等"无"义诸字得声的字，也多具有"助、友、大、覆"等意义。

5.1 助义：

5.1.1 从弗声者：

弗《周易·颐》"拂经于丘"，《释文》："子夏传作弗，云辅弼也。"

拂 *pjət《广雅·释诂》："拂，辅也。"

佛 *bjət《诗·敬之》"佛时仔肩"，郑玄笺："佛，辅也。"《释文》："佛，郑(玄)音弼，辅也。"

㢸（弼）*bjət《说文解字十二下·弜部》："弼，辅也，重也。㢸，古文弼。"《荀子·臣道》"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杨倞

注："拂读为弼，弼所以辅正弓弩者也，或读为咈（*bjət）。"《大戴礼记·贾子》"拂者拂天子之过者"，《保傅》作"弼者拂天子之过者"，则茀、拂通作弼。《尔雅·释诂》："弼，俌也。"《尚书·大禹谟》"以弼五教"，伪孔传："弼，辅。"

㔗 *bjəd《广雅·释诂》"㔗，挟也"，又"挟，护也"、"挟，辅也"，则㔗谓挟辅也。

5.1.2 从非声者：

非《孔丛子·抗志》："子思曰：'希旨容媚，则君亲之；中正弼非，则君疏之。"弼非连文，与容媚之义相对。弼非者，弼辅也。

棐 *pjəd 《尔雅·释诂》："弼、棐、辅、比，俌也。"弼棐即弼非。郭璞注："《书》曰：'天威棐忱。'"今《尚书·康诰》作"天畏棐忱"，伪孔传："天德可畏，以其辅诚。"《文选·幽通赋》"实棐谌而相训"，李善注"曹大家曰：'棐，辅也。'"亦引"《尚书》曰：'天威棐忱。'"又《尚书·大诰》"天棐忱辞"，孔颖达疏："天既辅助我周家有大化诚辞。"

匪《汉书·叙传上》"实棐谌而相顺"，颜师古注："应劭曰：'棐，辅也。谌，诚也。相，助也。'师古曰：'《尚书·大诰》曰：天棐谌辞。《诗·大雅·荡》之篇曰：天生烝人，其命匪谌……赋言天道惟诚是辅，惟顺是助，故引以为辞也。棐读与匪同。'"此盖声训。《书》之棐谌即《诗》之匪谌。《韩诗外传三》："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君子。《诗》曰：'天生烝民，其命匪忱。'"

5.1.3 从不声者：

不《尚书·吕刑》"明明棐常"，伪孔传及孔颖达疏俱云："明明大道，辅行常法。"《墨子·尚贤》引作"明明不常"。

5.2"友"义：

5.2.1 从無声者：

憮 *mjag《方言一》："憮㤿怜牟，爱也，韩郑曰憮。"又曰："宋卫邠陶之间曰憮。"《说文解字十下·心部》亦曰："憮，爱也，

韩郑曰憮。”

撫《尔雅·释言》“憮敉，撫也”，郭璞注：“憮，愛撫也。”则憮通作撫。《尔雅·释训》“矜怜，撫掩之也”，郭璞注：“撫掩犹撫拍，谓慰邺也。”《后汉书·赵壹传》“撫拍豪强”，李贤注：“撫拍，相亲狎也。”按撫掩即《方言》之憮俺。《广雅·释诂》：“撫，爱也。”《礼记·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撫诸”，郑玄注：“撫犹有也。”孔颖达疏：“撫为存撫，故为有也。”则撫为相亲有之有。

嫵 *mjag 《说文解字十二下·女部》：“嫵，媚也。”又曰：“媚，说也。”《诗·思齐》“思媚周善”，毛亨传：“媚，爱也。”则嫵亦有“友爱”之意。《文选·上林赋》“嫵媚孅弱”，李善注：“《埤苍》曰：‘嫵媚，悦也。’”

憮字或作煤 *mjug，《尔雅·释诂》“煤怜，爱也”，郭璞注：“煤，韩郑语。”则韩郑语“爱”，郭璞注《方言》用憮，注《尔雅》用煤，盖记音字异而语同。《说文解字十下·心部》“煤，撫也。”则煤与撫亦通。

5.2.2 从亡声者：

近 *phjag 《说文解字十二上·手部》：“撫，安也。从手，無声。一曰循也。近，古文从辵、亡。”循谓撫慰也。

攺 *phjag 《说文解字三下·支部》：“攺，撫也。从支，亡声。读与撫同。”

5.2.3 从莫声者：

膜 *mak 《方言十三》“膜，撫也”，郭璞注：“谓撫順也。”撫顺即撫循。

摸 *mak 《广雅·释诂》：“摸，撫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大爱道比丘尼经卷上》：“摸揬，亡各反。《方言》：‘摸，撫也，谓撫循也。’”

5.2.4 从勿声者：

物 *mjət 《左传·桓公六年》"是其生也，与吾同物"，杜预注："物，类也，谓同日。"《周礼·校人》"凡军事，物马而颁之"，郑玄注："物马，齐其力。""朋类"及"友爱"之引申，而"齐等"又为"朋类"之引申。

5.2.5 从毛声者：

毛《周礼·校人》"凡大祭祀朝觐会同，毛马而颁之"，郑玄注："毛马，齐其色也。"此与下文之"物马而颁之"，一谓祭典，一谓军事，物、毛互文见义。则"友"义有及物动词和使动词两义，及物之义"友爱撫循"是也，使动之义"齐同比类"是也。

5.2.6 从曼声者：

缦 *man 《庄子·齐物论》"大恐缦缦"，《释文》："缦缦，李(颐)云：'齐死生貌。'"

5.2.7 从非声者：

辈 *pəd 《广雅·释诂》："同侪等比伦臺敌雠，辈也。"《释名·释亲属》："妃，辈也。一人独处一人往辈耦之也。"

5.3"大"义：

5.3.1 从無声者：

無《说文解字六上·林部》："無，丰也。《商书》曰：'庶艸繁無。'"此为蕪之本字。

廡 *mag 《说文》所引《商书》"庶艸繁無"，今在《尚书·周书·洪范》，作"庶草蕃廡"，伪孔传："众草蕃滋。廡，丰也。"孔颖达疏："'廡，丰也。'《释诂》文。廡，丰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释名·释宫室》："大屋日廡。"《管子·国蓄》"夫以室廡籍谓之毁成"，房玄龄注："小曰室，大曰廡。"

蕪 *mjag 《尔雅·释诂》"苞蕪茂，丰也"，即《洪范》孔疏所引文，郭璞注："苞丛繁蕪皆丰盛。"邢昺疏："蕪者繁蕪也。《洪范》云：'庶草蕃廡。'蕪廡音义同。"《释文》：蕪音無，或亡甫反，蕃滋生长也。"

幠《尔雅·释诂》："幠，大也。"又《释言》："幠，傲也。"谓

自大也，宋本作㒼，本亦作憮，郭璞注："《礼记》曰：'無憮無敖。'傲慢也"，为《投壶》文，郑玄注："憮，敖慢也。"

憮 《尔雅》"憮，大也"，郭璞注引诗"乱如此憮"，毛诗《小雅·巧言》作"乱如此憮"，毛亨传："憮，大也。"郑玄笺："憮，敖也……为乱如此，甚傲慢無法度也。"《方言一》："憮，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奈，或曰憮。"《广雅·释诂》："憮，张也。"又："张，大也。"

膴 $^*x^wag$ 《周礼·腊人》"膴胖"，郑玄注："膴与大亦一也……膴又诂曰大，二者同矣。"贾公彦疏："膴又诂曰大者，据《尔雅·释诂》文。"是憮本或作膴。《诗·节南山》"则無膴仕"，毛亨传："膴，厚也。"《礼记·少仪》"祭膴"，郑玄注："膴，大臠，谓刳鱼腹也。"又《仪礼·有司》"加膴"，郑玄注："膴……刳鱼时割其腹以为大臠也。"

5.3.2 从亡声者：

巟 $^*x^wa\eta$ 《广雅·释诂》："巟，大也。"《说文解字十一下·川部》："巟，水广也。从川，亡声。《易》曰：'包巟用冯河。'"今《周易·泰》作"包荒"。《释文》："荒本亦作巟，音同。郑注《礼》云：'秽'也，《说文》：'水广也。'又大也。"郑玄训荒为秽，与蕪同意。《广雅·释诂》："蕪，荒薉也。"

荒 《广雅·释诂》："荒，远也。"《诗·天作》"大王荒之"，毛亨传："荒，大也。"孔颖达疏："荒者，宽广之义，故为大也。"《楚辞·离骚》"将往观乎四荒"，王逸注："荒，远也。"按《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又《尚书·禹贡》曰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此皆极远之谓也。又《礼记·投壶》"毋憮毋敖"，《大戴礼记》作"無荒無傲"，则荒亦可训傲。

芒 $^*ma\eta$ 《诗·玄鸟》"宅殷土芒芒"，毛亨传："芒芒，大貌。"《文选·魏都赋》"芒芒终古"，李善注："芒芒，远貌也。"

茫 $^*ma\eta$ 《文选·阮籍咏怀诗》"旷野莽茫茫"，李善注：

“《楚辞》曰：‘莽茫茫無涯。’毛苌曰：‘茫茫，广大貌。’”《淮南子·俶真训》“茫茫沈沈”，高诱注：“茫茫沈沈，盛貌。”

统 *maŋ 《说文解字十三上·系部》：“统，丝曼延也。”

5.3.3 从非声者：

霏 *phjət 《诗·北风》“雨雪其霏”，毛亨传：“霏，甚貌。”上文“雨雪其雱”，毛传：“雱，盛貌。”盖互文见义；《广雅·释训》：“雱雱、霏霏，雪也。”从方从非同义。

裴 *bəd 《说文解字八上·衣部》：“裴，长衣貌。从衣，非声。”或作徘。《文选·子虚赋》“衯衯裶裶”，郭璞注：衯衯、裶裶，皆衣长貌也。”

靟 *pjəd 《说文解字四上·目部》：“靟，大目也。从目，非声。”

5.3.4 从莫声者：

莫《小尔雅·广诂》“莫，大也”，宋咸注：“莫府言大也。”《淮南子·脩务训》“莫嚣大心，撫其御之乎”，高诱注：“莫，大也。”

幕 *mak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上功莫府”，司马贞索隐：“案莫训大也……莫当为幕，古字少耳。”《楚辞·招魂》“离榭脩幕”，王逸注：“幕，大帐也。”

幂 *mjak 《小尔雅·广诂》：“大巾谓之幂。”

嗼 *mak 《尔雅·释诂》“大也”条郭璞注：“《尸子》曰：‘此皆大，十有余名而同一实。’”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闳博介纯夏嗼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

5.3.5 从毋声者：

侮 *mjug 《广雅·释诂》：“侮，伤也。”此谓慢易自大也。《吕氏春秋·遇合》“知而使之，是侮也”，高诱注：“侮，慢也。”按甲文金文毋皆假母为之，从母即从毋。

侮 *mjug《说文解字八上·人部》：“侮，古文（侮）从母。”《汉书·五行志》“慢侮之心生”，颜师古注：“侮，古侮字。”

娒 * mjug 《汉书·张良传》“皆以上嫚娒士”，颜师古注：“娒，古侮字。”

繁 *pjan 《尔雅·释诂》“苞蕪茂，丰也”，郭璞注：“苞丛繁蕪皆丰盛。”《礼记·乡饮酒义》“献酬辞让之节繁”，郑玄注：“繁犹盛也。”《广雅·释诂》：“繁，多也。”又曰：“繁，众也。”《诗·正月》“正月繁霜”，毛亨传：“繁，多也。”《楚辞·离骚》“佩缤纷其繁饰兮”，王逸注：“繁，众也。”

鋂 *məg 《说文解字十四上·金部》：“鋂，大瑣也。”

5.3.6 从弗声者：

奰 *pjət 《说文解字十下·大部》：“奰，大也。从大，弗声。”《广雅·释诂》：“奰，大也。”《玉篇》：“奰、㪅同上（奰）。”弗从大，盖足成其义，与奃、奯从大意同。

佛《诗·敬之》“佛时仔肩”，毛亨传：“佛，大也。”

茀 *pjət 《说文解字一下·艸部》：“茀，道多艸不可行。从艸，弗声。”《国语·周语》“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也”，韦昭注：“草秽塞路为茀。”按茀、蕪、荒同义，所从得声之字异耳。

绋 *bjət 《诗·采菽》“绋纚维之”，毛亨传：“绋，繂也。”孔颖达疏：“孙炎曰：‘䋿，大索也’……然则绋训为繂，繂是大绳。”

5.3.7 从徽声者：

鰴 *mjəd 《尔雅·释鱼》“鱼有力者鰴”，郭璞注：“强大有力。”字或作䲘，《释文》：“鰴，本作䲘。”《文选·吴都赋》“鰴鲸辈中于群犗”，刘渊林注：“鰴鲸，鱼之有力者。鱼大者莫若鲸也，故曰鰴鲸也。”

5.3.8 从不声者：

丕 *pjəg 《说文解字一上·一部》：“丕，大也。从一，不声。”《尚书·大禹谟》“嘉乃丕绩”，伪孔传：“丕，大也。”《尚书·禹贡》“三苗丕叙”，《史记·夏本纪》作“三苗大叙”。字或作平。《尔雅·释诂》“丕，大也”，《释文》：“丕，字又作平，同。”按其本字为不。《尚书·立政》“以并受此丕丕基”，伪孔传：“故君臣并受此大大之基业。”汉石经作“不不基”。

伾 *phjəg 《广雅·释训》："伾伾，众也。"

魾 *phjəg 《说文解字十一下·鱼部》："魾，大鳠也。其小者名鮡。从鱼，丕声。"《尔雅·释鱼》："魴，魾"，郭璞注："江东呼魴鱼为鳊，一名魾"；《山海经·海内北经》"大鯾居海中"，郭璞注："鯾即魴也。"按鯾即《尔雅》之鳊，《说文解字十一下·鱼部》："鳊，鯾又从扁。"则魾、魴、鳊、鯾实一物，从不从方义同。

5.3.9 从曼声者：

曼《说文解字三下·又部》："曼，引也。"《诗·閟宫》"孔曼且硕"，毛亨传："曼，长也。"郑玄笺："曼，脩也，广也。"

漫 *man 《文选·吴都赋》"廓广庭之漫漫"，刘渊林注："漫漫，长远貌。"

蔓 *man 《诗·野有蔓草》"野有蔓草"，毛亨传："蔓，延也。"

嫚 *măn 《说文解字十二下·女部》："嫚，侮易也。从女，曼声。"《淮南子·缪称》"嫚生于小人"，高诱注："嫚，倨也。"

慢 *măn 《广雅·释诂》："慢，傷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我远而慢之"，杜预注："慢，易也。"

僈 *măn 《礼记·缁衣》"可敬不可慢"，《释文》："慢，本又作僈。"

5.4"覆"义：

5.4.1 从無声者：

無《荀子·礼论篇》"無帾丝歶缕翣，其貇以象菲帷幬尉也"，杨倞注："無读为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丧礼》'幠用斂衾、夷衾'是也。"

幠 杨倞注《荀子》引《礼》，按《仪礼·士丧礼》"幠用斂衾"，郑玄注："幠，覆也。"《仪礼·既夕》"幠用夷衾"，郑玄注："幠，覆之为其形露。"《说文解字七下·巾部》："幠，覆也。从巾，無声。"

廡《释名·释宫室》："廡，幠也；幠，覆也。"

膴《仪礼·有司》"皆加膴祭于其上"，郑玄注："膴，读如殷冔之冔。"贾公彦疏："'膴读如殷冔之冔'者，读从《士冠礼》、《郊特牲》'周弁，殷冔'。冔，覆也，可以覆首。此亦取鱼腹反覆于上以拟祭。"按《仪礼·士冠礼》"周弁，殷冔，夏收"，郑玄注："冔名出于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饰也"；《礼记·郊特牲》"周弁，殷冔，夏收"，孔颖达疏则引《士冠礼》郑玄注。

5.4.2 从亡声者：

罔 *maŋ 《汉书·郊祀志》"不可罔以非类"，颜师古注："罔犹蔽。"

荒《尔雅·释言》："蒙荒，奄也。"又："奄，掩覆也。"《礼记·丧大记》"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黼荒"，郑玄注："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

幌 *maŋ 《文选·挽歌诗》"龙幌被广柳"，李善注："《礼记》曰'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黼荒'，郑玄曰：'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龙荒，画龙于荒也……幌与荒同，古字通。"幌盖荒之增加字。

5.4.3 从莫声者：

幕《方言十二》："幕，覆也。"《说文解字七下·巾部》："幕，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从巾，莫声。"《周礼·幕人》"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郑玄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按《周礼·缝人》"丧缝棺饰焉"，郑玄注"若存时居于帷幕而加文绣"下引《丧大记》"加伪荒"云云，伪即帷也。然则生居帷幕，葬后加文绣饰棺衣柳谓之伪荒，幕、荒实一物，而一从莫声，一从亡声。

5.4.4 从微声者：

徽 $^{*}x^{w}jəd$ 《尔雅·释器》"妇人之袆谓之缡"，《释文》："帏，本或作袆，又作徽，同。"《文选·思玄赋》"扬杂错之袿徽"，《琴赋》"缨徽流芳"，李善注俱引《尔雅》作"妇人之徽谓之缡。"按

《方言四》："蔽膝，江淮之间谓之祎，或谓之袯，自关东西谓之蔽膝。"《说文解字八上·衣部》："祎，蔽厀也。"皆言覆蔽也。

5.4.5 从弗声者：

茀《诗·硕人》"翟茀以朝"，毛亨传："茀，蔽也。"《诗·韩奕》"簟茀错衡"，郑玄笺："簟茀，漆簟以为车蔽，今之藩也。"孔颖达疏："茀者，车之蔽也。"

笰 *pjət 《尔雅·释器》"舆革，前谓之艱，后之谓笰"，郭璞注："以韦靶后户。"

拂 《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王逸注："或谓拂，蔽也。"

5.4.6 从不声者：

罘 *bjəg 《汉书·司马相如传》"罘罔弥山"，颜师古注："罘，覆车也，即今之幡，车罔也。"又注："罦亦罘字。"《礼记·月令》"田猎罝罘"，孔颖达疏："此罘与罦一也。"字或作雹。《说文解字七下·网部》："雹，覆车也。从网，包声。《诗》曰：'雉离于雹。'罦，雹或从孚。"今《诗·兔爰》作"雉离于罦"，毛亨传："罦，覆车也。"孔颖达疏："下传'罿，罬'，与此一也。《释器》云：'繴，谓之罿；罿，罬也。罬，谓之罦；罦，覆车也。'孙炎曰：'覆车网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异也。'郭璞曰：'今之翻车也，有两辕，中施罥以捕鸟，展转相解，广异语也。'"则罘、罦 *bjog、雹 *bjog、覆 *phjog、繴 *běk，一物异名，方言音转，俱以声为义也。

5.4.7 从蔑声者：

幭 *mek 《说文解字七下·巾部》："幭，盖幭也。从巾，蔑声。一曰禅被。"《诗·韩奕》"鞹鞃浅幭"，毛亨传："覆式也。"孔颖达疏："幭字，《礼记》作幦（*mek），《周礼》作幎（*mek）字异而义同。《玉藻》言羔幦、鹿幦，《春官·巾车》言犬幎、豻幎……此幭与《天官·幂人》之字异，其义亦同……是幂（*mjak）为覆

盖之名……此幭亦覆之古文，彼此各言其一也。”按《仪礼·公食大夫礼》“簋有盖幂”，郑玄注：“幂，巾也，今文或作幕。”此亦此声为义也。

5.4.8 从非声者：

非 *phjəd 《荀子·礼论》“其貇以象菲帷帱尉也”，杨倞注：“菲谓编草为蔽，盖古人所用障蔽门户者，今贫者犹然。”

5.5 有具“有”和“无”义。

橆、荒训“有”，但橆与荒应是無与亡的后增字。《荀子·礼论》以無为橆；《尚书·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史记·宋微子世家》作“天笃下菑亡殷国”，可证。则可推知無、亡等“无”义诸字也具“有”和“无”义。

上举从“无”义各字得声的字，其语义都与“有”的各义相关，尽管其关系或远或近。“有、助、友、大、覆”诸义，很难说是从“无”义发展而来，只有承认“无”与“有”同源，这种现象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6.1 除了古藏文外，苗瑶语也是一个有力旁证①：

	苗语			瑶语		
	湘西 湖南省 花垣县 吉伟话	黔东 贵州省 凯里县 养蒿话	州黔滇 贵州省 毕节县 先进话	勉 广西 兴安 “勉”话	布努 广西都安 “布”努话	拉珈 广西大瑶山瑶族自治县金秀 “拉珈”话
我“有”两只手	me^{2}	mɛ^{2}	mɒ^{2}	mai^{2}	moŋ^{2}	mi^{2}
他“没有”钱	tɕi^{37}me^{2}	ɑ^{2}mɛ^{2}	tʂi mɒ^{2}	m̩^{5}mai^{2}	ntu^{5}moŋ^{2}	hw ĕi^{1}mi^{2}
“不”走	tɕie^{2}	ɑ^{2}	tʂi^{5}	n̩^{5}	ma^{2};ntu^{5}	hw ẽi^{1}
“没有”走	tɕi^{37}me^{2}	ɑ^{2}pi^{4}	tʂi^{5}kɑu^{8}	m ɑ̆ i^{3}	ntu^{5}θi^{2}	wǎŋ^{2}

① 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苗瑶语族部分》，中国科学院少烽民族语言所主编，科学出版社，1959。

苗瑶语的"有"都是双唇鼻音声母字，与古汉语"无"的 M 系相当。养蒿话和先进话的"没有"中的"有"，在名词前为 M 系，在动词前则分别为 B 系 pi^{4} 和 G 系 kɑu^{8}（对比吉伟话的"没有"在名词和动词前都是 tɕi^{37}me^{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接近侗台语的拉珈话。拉珈话的"有"是 mi^{2}，"不"是 hwẽi^{1}，其语音关系与汉语的"有"和"无"的语音关系正好相反。

6.2 在台语里也有这种现象①：

	暹罗 siamese	龙州 Lung chou	剥隘 po-ai
有	mii^{33}	mii^{31}	mii^{55}
无	mi^{55} mai^{41}	mii^{55}	mii^{55}

其中暹罗语"无"的短元音形式 mi^{55}，可能是非重读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剥隘话"有"和"无"完全同形。

6.3 邢公畹先生注意到侗台语里的类似现象。古汉语的有字跟大多数侗台语的"有"字无关，只跟部分侗语的"无"字有对应关系，如高坝的 kwe^{2}（不、无）、三江的 kwai^{2}（不、无）。据此，邢先生得出前上古的"有"字本为"无"字的结论（见邢公畹，1983，p. 139）：

	侗语		水语	仫佬语	毛南语	台语		
	南部方言 贵州榕江 章鲁话	北部方言 贵州锦屏 高坝话	贵州三洞 水话	广西罗城 仫佬话	广西环江 毛南话	中部方言 龙州壮语	北部方言 剥隘壮语	西南方言 泰语
有	me^{2}	me^{2}	ʔnaŋ^{1}	mɛ^{2}	mɛ^{2}	mi^{2}	mi^{2}	mi^{2}
无	mi^{4} kwe^{2}me^{2}	me^{4}	me^{2}ʔnaŋ^{1}	ŋ^{5}mɛ^{2}	kam^{3}mɛ^{2}	mi^{5}	mi^{2}（?）	miʔ^{8}

① 见 Fang-Kuei Li：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1977，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p. 72。

其中侗语和毛难语的“有”为M系，“无”为G系，与瑶语的拉珈话可以互相比较。

6.4 综上所述，根据汉语古代文献，旁证以藏语、苗瑶语、侗台语等亲属语言，大量材料表明古汉语的“有”和“无”义诸字语音形式相近，都有M、B、G三系；意义内涵相涉，都有“有、无、助、友、大、覆”等义项；文字又互相形声相益，有力地说明了它们组成了一个词族，其语源应该相同。

7.1 像“有”和“无”义诸字这种类型的同族词，虽然由同一语根衍化发展而来，但是，它们的声母却彼此不同，而呈有系统的互相对应，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语根复辅音声母分化的结果。这样，通过整理这种类型的同族词之间形音义的纠葛关系，我们即有可能从语源学的角度，对具体的各别的语词的复辅音声母作出构拟。

7.2“无”有M、B两系，其声母可以构拟为鼻一塞复辅音mb-，我们在《汉语鼻一塞复辅音的模式及其流变》一文中已经谈过这个问题（1986，第六节“余论”)，这里不再重述，只补充一点现代汉语方言的例证①：

不，官话、吴语、湘语、赣语等方言为B系，客家、粤语、闽语等方言为M系；没、无，闽南厦门、潮州方言为B系，其他方言则为M系。

不，厦门话文读为put꜀，白读为ɱ꜄；勿，厦门话文读为but꜆，白读为꜀mĩ。

无，苏州话为“嘸不”ɱ^{24}_{22} pɤʔ^{4}；不用之不，厦门话为“〔伓〕免”〔ɱ^{33}_{11}〕bian^{51}（对比潮州话不用为“免用”)。

“有”“无”的G系，都是舌根擦音。

---

① 见《汉语方音字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汉语方言词汇》，同上，1964。

擦音跟鼻－塞复辅音声母的接触，应当来源于S加鼻－塞复辅音声母（参见Chang 1976 B）。我们将汉语“有”“无”的语源构拟为 **smbjəg。

7.3 Yang 1975、Chang 1976 B、Coblin 1986 也研究过擦音跟双唇塞音或鼻音接触的现象，其中有一些词是本文上面讨论过的“有”“无”诸字，并构拟为 s-b～m 或者 s-mb。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这些词的构拟：在 7.3.1 节里，指出 s-b～m 可以构拟为 smb；在 7.3.2 节里，为 smb 的构拟补充比较证据；在 7.3.3 节里，提供几个我们发现的词例。汉藏语言比较证据的来源，见附录，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7.3.1 Yang 1975 词号 2.2.2：

藏文 smyo-ba～myo-ba “狂乱”	憮 *mjwo，xmwo（上或平）＜ *s-mjo
smyon-pa “疯子”	泯 *mjən（平或上）＜ *s-mjən
mun-pa “黑暗；模糊”	殙 *mjən（上），*mwən（平），*xmwən（平）＜ *s-mwən
dmun-pa “变暗，使模糊”	闷 *mwən（去）
	惛 *xmwən（平）＜ *s-mwən 原始汉藏语 *mun～ *s-mun

按：憮 *mjag＜ **smb-。比较证据：M：藏文 mug-pa “绝望，无法”，基诺 a³³mɔ⁴⁴ “疯子”，傣（西双版纳）kun²（人）mǎu² “疯子”、mǎu² “（头）晕”、mo² mǎu² “模糊”〔比较傣（德宏）mau² “模糊”〕。B：藏文 bog-ba “昏迷”，布依 pu⁴（位）pa：ʔ⁸、壮（武鸣）pou⁴ 位 fa：t⁷-pa：k⁸ “疯子”。MB：藏文 N-bog-pa① “昏倒，迷失知觉”，藏（泽库）w n̥o mba、贵琼 nbɔ³⁵phu⁵³ “疯子”。S：壮（武鸣）huk⁷ “愚蠢”。SM：藏文 smyos-pa “麻醉，沉迷，神志不清”、rmugs-pa（＜ *smugs-ba）② “昏聩，神志不清”、rmya-ba（＜ *smya-ba）“昏聩，萎顿”，普米（桃巴）χã⁵⁵ma⁵⁵、史兴 χɔ̃⁵⁵

① 藏文的小 a 转写为 N-，参见 Chang 1976 A。

② 藏文鼻音前的 r-来源于 *s-，参见 Chang 1976 B。

mɑ^{55}、哈尼（哈雅）sa^{55}mu^{33}“疯子”。SB：羌（桃坪）χbə^{33}ma^{33}“疯子”。SMB：毛难 ʔai^{1} 位 sa^{5}mba：k^{7}“疯子”。参见“芒茫”。

Chang 1976 B 词号 I. 1：

丧 *s-maŋ。谐声关系：亡 *x-mwjaŋ。同源词：甍 *x-muaŋ、崩 *pəŋ，“崩”暗示鼻声母来自鼻冠塞音声母。又词号 I. 5 甍：藏文 rmaŋ-po“众”。

按：亡 *maŋ < **smb-。比较证据：B：藏文 phuŋ“衰亡，消亡”。MB：藏文 N-byaŋ-ba“除去，消亡；泻泄，外溢”、N-byoŋ-ba“泻泄；谙习，纯熟（参见“方”）”。SM：藏文 smyuŋ-ba“绝食；减少，消减”。SB：藏文 spoŋ-ba“抛弃，远离”，sbyoŋ-ba“使泻，支付，减法；学习，教诲（参见“方”）”。又藏文 N-phuŋ-ba“败亡，破灭；积聚，成群”，词义跟汉语“甍”对应，可比较：门巴（错那）mʌŋ^{13}po^{53}、哈尼（碧卡）mɔ^{31}、拉祜 mʌ^{53}、缅文 mja^{3}、载瓦 mjo^{21}、浪速 mjɔ^{35}、纳西（丽江）bɯ^{31}、怒（福贡）bɯm^{31}、独龙 bɯ̆m^{53}、贵琼 tø^{33}nbu^{53}、门巴（墨脱）ɕama、普米（桃巴）ʐi^{55}mə^{53}、僜 juŋ^{55}“众”，布依 pɔ^{2}、pɔŋ^{4}、傣（德）fuŋ^{1}、傣（西）mu^{5}、苗：养蒿 mɛ^{4}、吉伟 phɑŋ^{1}，枧槽 mpɑo^{2}、石门 mpo^{2}“群”。

Chang 1976 B 词号 I. 3：

芒茫 *x-maŋ、慌 *x-maŋ：藏文 rmoŋ-ba、rmoŋs-pa〔< *s-moŋ-ba、*s-moŋs-pa“模糊，混乱（指精神、心理）”〕。

按：芒茫 *maŋ < **smb-。比较证据：M：克钦 muŋ“阴沉，多云的”。B：阿昌 puaŋ^{31}、哈尼（哈雅）pɤŋ^{55}“愚蠢”。MB：藏文 N-byiŋ-ba“昏沉，萎靡无力”，苗：青岩 mpjen^{2}、高坡 mploŋ^{2}（接 ɛ 时为 mp）、宗地 mpjaŋ^{2}、复员 mpzoŋ^{A}（接 i 时为 mpj，接 en 时为 mp）、枫香 ntsoŋ^{2}（接 en 时为 mp）“疯”。SM：缅 hmuiŋ“阴沉，萎靡不振；黑暗（参见“莫”）”，列普查 so muŋ～so muk（参见“莫”）“阴天”。参见“憮”、“罔”。

Chang 1976 B 词号 I. 8：

罔 *x-mwjaŋ：藏文 rmoŋ-par（< *s-moŋ-par）、byed-pa“困惑、诓骗”（即“弄糊涂，心乱”）

按：罔 *maŋ< **smb-。参见“芒茫”。

Coblin 1986 词号 2.2.52：

**sbyang →+ —h→（原始汉语 *sbjangh^A>）匠 *dzjangh> dzjang（可能从匚 *pjang>pjang 得声）。参见可能同源词：方 *pjang>pjwang、放 *pjangx>pjwang

---

藏文sbyong-pa、sbyangs、sbyang、sbyongs“练习、学习，实践”，sbyang-pa-po“学习者，受训者”。

**sbyang →词根：sbyang

参见 byang-pa“熟练的”，byang-ba“经验，技能”。

按：《说文解字十二下·匚部》：“匠，木工也。从匚从斤”，苗夔《说文声订》：“当从建首字声例，‘从匚斤’下补‘匚亦声’”，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似从斤匚声”，匚为方圆本字。《小尔雅·广诂》：“匠，治也”，《楚辞·哀命》“念私门之正匠兮”，王逸注：“匠，教也”。方 *pjaŋ< **smb-。比较证据：M：藏文 myoŋ-ba“经验；经受，领纳”。B：藏文 phoŋ～phaŋs、彝（南涧）ba³³（比较喜德）、傈僳 bɯ⁴⁴、拉祜 bɔ⁵⁴、基诺 pɐ⁴²、缅文 pɑs“放射”。MB：藏文 N-byoŋ-ba“谙习，纯熟；泻泄（参见“亡”）”，N-phaŋ、N-phaŋs、彝（喜德）mbe³³“放射”。S：土家 sie³⁵“放射”。SB：藏文 sbyoŋ-ba“学习，教诲；使泻，支付，减去（参见“亡”）”，spoŋ、spaŋ、spaŋs、spoŋ-pa～spaŋ-pa“放弃”。参见“亡”。

7.3.2 Chang 1976B 词号 I.4：

微 *x-mjud←原始汉语 *s-N-bjud：藏文 sbed-pa、sbas、sba、sbos“隐藏，隐瞒”←原始藏语 *s-N-bed-pa、*s-N-bas、*s-N-ba、*s-N-bos。同源词：屝 *bjud、陫 *bjud、骿 *N-bjan。

按：微 *mjəd< **smb-。比较证据：M：独龙 mɔ⁵⁵、珞巴（义

都）mu[55]，B：贵琼 pe[53]，MB：彝（喜德）mbo[55]，S：拉祜 VA[21]、基诺 va[55]、土家 su[55]、阿昌 sau[55]、怒（碧江）sɿ[35]，SM：哈尼（碧卡）ǐ[55]ma[31]、怒（福贡）m̥ɑu[53]（< *hmɑu）"藏"。

7.3.3 莫 *mag< **smb-。同族词：晦 *xməg，《文选·七发》"烟云暗莫"，李善注："莫，暗貌也。"《左传·昭公元年》"晦淫惑疾"，杜预注："晦，夜也"；雾 *mug，《尔雅·释天》："雾谓之晦"。比较证据：M：藏文 mog-pa "衰败，暗淡无光"，列普查 muk "多雾的"、muk muk "暗淡，黑暗"（词义跟汉语"雾"对应），缅 muik "黑暗的，愚昧的"（比较同源异形词 hmuiŋ "黑暗；阴沉，萎靡不振"，参见"芒茫"），卢舍依 mu̯·k "暗"，布依 mak[7] "灰暗"，壮（武鸣）mo：k[7]、傣（西）mɔk[9] "雾"。B：藏文 phag "秘密，暗中"，水 pjek[7] "脏，不净"，临高 fok[7]、侗 phuk[9] "灰暗"，苗：青岩 pju[7]、复员 pjo[D] "暗"。MB：拉祜 mo[31] fi[54] "雾"。S：基诺 xo[42] "阴（天）"，苗：养蒿 ho[1]、吉伟 xɔ[1]、枧槽 hua[1] "雾"。SM：藏文 smag "黑暗，阴晦"、smug-ba "雾"、rmugs-pa（< *smugs-pa）"大雾"，泰文 hmɔ：k "模糊"，安加米那加 hmuu-tsa "雾"，列普查 so muŋ～so muk "阴天"（比较同源异形词 mu̯k "多雾的"，参见"芒茫"）。SB：土家 so[55]phuɯ[21] "雾"。又藏文 phag "隐藏处，埋伏处"，缅 phak～hwak "藏，埋伏"、拉祜 phá～fá< *ʔak/ʔwak "藏某些东西"，拉祜和缅语形式来自使役前缀 *spa-，比较不带前缀的拉祜 va[7]、缅语 wak "把自己藏起来"。①

没 *mət< **smb-、藏 *m̥ət< **smb-。同族词：威 xʷjat，《小尔雅·广诂》："没，灭也"，《易·剥》："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卢氏注："蔑，灭也"，《说文解字十上·火部》："威，灭也"。比较证据：M：藏文 med-pa "不是，不存在"，阿博尔—米里 mit、卢舍依 timit、米基尔 met "熄灭"，加罗 kimit "熄灭"、mat "花费"、gima-at-gimat "破坏，消耗，消

① 见 Benedict 1972，词号 46，注 79。

灭”，gima-ani “丢失，损坏”，迪马萨 gama～kama “丢失，消失，毁灭”、khama “损害、损坏，破坏”、khumu “破坏”，克钦 mat “丢失，消失”、ma “耗尽的，完结的，花费的”，穆尔米 ma “丢失”，壮（武鸣）mot⁷、傣（西）vɐt⁸、傣（德）mɐt⁹ “熄灭”。MB：藏文 N-bud-pa、N-bud “死，消亡”、N-pho-ba “离去，死亡”。S：藏文 si-ba、缅 siy “死”。SM：怒śəmit、克钦（阿萨姆）simit、唐库尔 khəsimit “熄灭”，固戎 hma、马加里 hma～hmat “丢失”。SB：藏文 sbed-pa “隐匿，暗藏，掩盖”。参见“微”。

毛 *mɔg< **smb-。谐声关系：秏 xɔg。同族词：毷毻 phɔg，《广雅·释诂》：“毛，轻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无说，按《广韵·六豪》：“毷，轻皃”，《集韵·六豪》：“毻，毛起皃，一曰轻也”，从古有复声母的角度看，“毷毻”正是“毛”的后起字。比较证据：M：普米：箐花 ma⁵⁵桃巴 mɛ⁵³、木雅 mo³⁵、尔苏 ma⁵⁵、彝：大方 m̩（u）²¹南华 mɯ³³、傈僳⁵⁵mu⁴⁴、拉祜 ɔ³¹mu³³、基诺 ɑ³³mɯ³³、白：大理 mɑ²¹碧江 mie²¹、缅文 ɑ¹mwe³、阿昌 a³¹mui³¹、僜（达让）m̩⁵⁵、珞巴（博嘎尔）amɯ “毛”。B：藏文 bal “绵羊毛”，门巴 pu、纳西（丽江）gfv³³、僜（格曼）bɯl³⁵（比较达让 m̩⁵⁵）“毛”。MB：珞巴（义都）mɑ³¹bu⁵³（比较博嘎尔 amɯ）“毛”。S：纳木义 hũ³³、史兴 sũ⁵⁵（鼻化元音来自鼻辅音声母 m）、纳西（永宁）xv³³（比较丽江 fv³³）、哈尼（哈雅）xɔ³³ “毛”。SM：羌（桃坪）xmə³³、扎巴 m̥u⁵³（< *hmu）“毛”，尔龚 ʁuə（头）ʐmi、史兴 ʁo³³m̥ɔ̃³⁵（< *hmɔ̃，比较纳木义 hũ³³ “毛”、ʁo⁵⁵hũ³³ “头发”）“头发”。SB：藏文 spu、羌（麻窝）hu pa “毛”，贵琼 ʐu³³pu⁵³ “头发”。又：傣（德）mau⁶、哈尼：碧卡 pha⁵⁵哈雅 phja⁵⁵豪白 phɔ⁵⁵、缅文 pɔ¹、壮（武鸣）bau¹、布依 bau¹、傣（西）bau¹、临高 xɔ³，仫佬 ʐa³、水 za³、苗：养蒿 fha¹ 吉伟 ɕa¹ 石门 ʂi⁵、基诺 a³³ɕɔ³³phɹɛ³³ “轻”。

非 *pjəd< **smb-。同族词：违 *ɣʷjəd，《说文解字十一下·

非部》："非，违也"；微 *mjəd，《礼祀·檀弓下》"虽微晋而已"，郑玄注："微，犹非也"；诽 *pjəd，《说文解字三上·言部》："诽，谤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放言曰谤，微言曰诽"。比较证据：M：藏文 dmod-pa "詈骂，诅咒"。B：藏文 dpya-ba "讥毁，批评，责备"、phyar-kha "责备，侮辱"，侗 phjit^{96} "骂"。MB：藏文 N-phya-ba、N-bar-ba "讥毁，批评，责备，詈骂"。S：布依 hut^{7} "骂"。SM：藏文 smod-pa "讥毁，批评，责备，詈骂，恶言"。SB：藏文 spyo-ba "批评，责备，詈骂"。

拂茀 *pjət＜ **smb-。同族词：违 *ɣ^{w}jəd，《易·颐》"颠颐拂经于丘"，王肃注："拂，违也"；溾 *mat，《说文解字十一上·水部》："溾，拭灭皃。"比较证据：M：壮（龙州）ma:t^{8}、侗 mja:t^{9}、仫佬 ma:t^{8}、毛难 ma:t^{8}、布努瑶 muat^{28} "擦拭"。B：藏文 phyi-ba、dbyis-pa、byab-pa "擦拭，刷去，扫除"，泰文 pa'd "拂拭"，壮（武鸣）pat^{7}、布依 pat^{7}、傣（西）păt^{7}、傣（德）pat^{7}、勉瑶 phuot^{7} "扫"。MB：藏文 N-phyid-pa "擦拭"、N-bjid-pa "擦去、拭净"。S：阿昌 sut^{55}、载瓦 sut^{55}、浪速 sat^{55}、壮（武鸣）ɕa:t^{7}（比较壮语龙州 ma:t^{8}）、布依 ɕa:t^{7}、临高 sat^{7}、侗 sa:t$^{9'}$（比较同源异形词mja:t^{9}）、毛难 sət^{7}、布努瑶 ɕat$^{1'}$（比较同源异形词 muat$^{2'}$）、勉瑶 sɔ:t^{7} "擦拭"，侗 sət^{7} "扫"。SM：羌：麻窝 ʂama、桃坪 sya^{33}ma^{33} "扫"，札巴 ʂa^{55}ma^{55} "扫帚"。

7. 4 "有" 和 "无" 的语音演变如下：

**smbjəg
- **mbjəg → **m/bjəg
  - **mjəg → *mag(無)
  - **bjəg → *bjəg(罘)
- **xmbjəg
  - **xm/bjəg
    - **xmjəg → *x^{w}ag(膴)
    - **xbjəg
      - *pjəg(不)
      - *phjəg(伾)
  - **ɣmbjəg → **ɣ^{w}jəg → *ɣ^{w}jəg(有)

三合复辅音声母大约很早就分解了。其后的演变，沿着三条途径。一条是脱落前缀 s-，变成二合复辅音声母 **mb-，经过 **m/b-自由变读的阶段，最后形成了 *m-（如“無”）和 *b—（如“罘”）两个声母。另两条途径，先是 **s-变为舌根擦音 **x-，然后分道扬镳。一则先经过 **xm/b-自由变读的阶段，接着 **xm-变为清鼻音，最后形成了 x^{w}-（如“膴”）声母；**xb-由于 **x-的清化作用，形成 *p-（如“不”）声母，或者同时送气化，形成 *ph-（如“伾”）声母。一则 **x-受 **-mb-的浊化作用，变成 **ɣ-，再受 **-mb-的唇化作用，形成 *ɣ^{w}-（如“有”）声母。

“有”“无”的语根的声母是 **mb-，后世的各种语音形式的来源，都跟前缀 **s-的各种作用有关。而原始汉语区别“有”或“无”的语义的手段，也可能跟前缀 **s-有关，这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7．5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古汉语“有”“无”的语音发展简化如下：

**smbj —
- **mb- → *m-(無)
- **xmb- → *p-(不)
- **ɣmb- → *ɣ^{w}-(有)

至于“有”和“无”的各种语音和语义上的差别，则是语言历史发展和方言变异造成的，有的则是构词构形形态曲折的遗留。

参考文献

Chang，Betty Shefts，and Kun Chang. 1976 A The Prenasalized Stop Initials of Miao-Yao，Tibeto-Burman，and Chinese：A Result of Diffusion or Evidence of a Genetic Relationship?.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7 本 3 分，页 467-502。

Chang，Betty Shefts，and Kun Chang 1976B Chinese *s-Nasal Initials，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7 本 4 分，页 587-609。

Coblin, W. South.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Steyler Verlag.

邢公畹 1983 汉语遇、蟹、止、效、流五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语言研究》1期，页134-168。

严学窘、尉迟治平 1986 汉语鼻一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其流变，《音韵学研究》第2辑，页1-16。

Yang, D. Fu-mien. 1975 Prefixs-* in Proto-Chinese，第8届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

附 录：民族语言材料来源

藏缅语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张怡荪 1986 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壮侗语

Fang-Kuei Li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e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王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合订本），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学院少族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 1985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苗瑶语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所 1959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苗瑶语族部分，科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 1987 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王辅世 1979 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油印本。

（《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论上古带 r 复辅音声母

张世禄　杨剑桥

一

我们认为，上古汉语具有大量的复辅音声母，证据主要是汉语的谐声系统和汉藏系语言的比较；而在所有的复辅音声母中，由流音 r 跟其他辅音结合而成的组合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同样可以从谐声系统和汉藏系语言的比较得到证明。例如谐声系统有以下表现：

果菓裹祼 k-课顆窠 kh-：裸倮 l-
各格胳阁 k-貉 x-：路洛赂略络烙 l-
柬谏揀k-：阑煉楝練 l-
监鑑 k-檻 ɣ-：蓝篮滥览襤 l-
京景 k-鲸黥 g-：凉谅掠 l-
泣 kh-位 ɣ-：立粒笠 l-
品 ph-：臨 l-

稟 p-：懔廪凛 l-
麥 m-：來萊賚 l-
睦 m-：逵 g-：坴陸稑 l-
缪 m-：膠 k-：瘳 ȶh-：戮廖寥 l-
孿s-：彎 ʔ-：蠻 m-變 p-：䜌戀孌巒欒鑾鸞
数薮s-：鞻屦 k-：娄婁屡偻蝼镂搂缕 l-

这里的注音代表各字的中古声母（下文不另注明者同此）。中古来母为 l，其上古音值为 r①。我们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来母字跟其他声母有谐声关系，它们在当初必定是带 r 的复辅音声母。这种复辅音声母在汉藏系语言中也可印证。例如：

稟，藏文 h-brim，	銮，泰语 phruan（家畜的项铃）
凉，藏文 graŋ	蓝，泰语 khraam（靛青）
笔，藏文 h-brud	笠，壮语 kloop

① 参包拟古（N. C. Bodman）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1980，蒲立本（E. G. Pulleyblank）Some new hypothesi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1973。

䘐，藏文 srad　　　　绿，苗语 mplu

逵，藏文 h-grul　　　　李，景颇语 marun。

从谐声系统（如："晒"从"麗"声）和古籍记载（如：《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来看，这里的汉字原先都具有带 r 的复辅音声母，它们在汉藏系其他语言的同源词也正好是带 r 或 l 的复辅音，因此，带 r 复辅音声母的大量存在是可以确认的。

二

在汉藏系语言中，藏缅语族的复辅音声母是比较丰富的。这个语族的复辅音声母大多由二至三个音素组成，在藏文则也有四个音素组成的。其主要类型有三种：第一，由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构成，如 sp、rb、nd、lŋ、mv、hn 等；第二，由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构成，如 pr、br、khl、pl、thr、kr、bl 等；第三，由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再加后置辅音构成，如 sql、ŋgr、sphr、mbr、nbl 等。至于由两个同类的基本辅音构成的复辅音声母，如 pk、bd、mn 等则极为少见①。因此，我们认为上古汉语带 r 复辅音声母虽然可能有各种组合类型，但是这样一种复辅音声母，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塞音或塞擦音组成的复辅音声母，则是不可能存在的。例如：

缪 m-：膠 k-：瘳 ȶh-：翏 l-

根据这种谐声关系，把它们的上古音构拟为 mktl-看来是不妥当的。又如：

庞 b-：　龚：k-　宠：ȶh　龙 l-

根据这种谐声关系，把它们的上古音构拟为 bktl-显然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样的辅音组合既难发出，又难收听，很不合乎音理；同时，这样的辅音组合在汉藏系语言中也不易见到。

那末，像上述这样两组谐声字，它们的上古声母究竟如何呢？如果仅从谐声关系考虑，这两组谐声字可以有几种构拟方式：

---

① 参孙宏开《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载《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1983。

①缪 mkr- 膠 mkr-	} 翏 mkr-	庞 mbr- 龚 mkr-	} 龙 mkr-（mbr-）
②缪 mr- 膠 kr-	} 翏 mkr-	庞 br- 龚 kr-	} 龙 mkr-（mbr-）
③缪 mr- 膠 kr-	} 翏 r-	庞 br- 龚 kr-	} 龙 r-
④缪 mkr- 膠 mkr-	} 翏 r-	庞 mbr- 龚 mkr-	} 龙 r-

这里两组谐声字各有四种构拟方式，我们实在无法就此决定取舍。即使比较简单的"各：路"谐声，也会令人不知所措。董同和先生就说过："我们觉得古代带 l 的复声母的出现，当有三种可能的型式，兹以'各'与'路'为例，表达如下：A，各 kl-：路 l-；B，各 k-：路 kl；C，各 kl-：路 gl-。至于我们古语中究竟是哪一种型式，或者是不是三种型式都有，就现有材料，则又无法决定。"①董氏当时取此态度诚然是正确的，不过，随着汉藏系语言比较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认为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参照上述谐声字在上古经典中的表现，参照它们的中古音，参照它们的同源词在其他汉藏语言中的形式。例如"缪" m-上古假借为"摎" k-、为"樛" k-、为"纠" k-，②，在中古《集韵》中又有居虬切一读，可见其上古音当为 *mkr-。"膠" k-上古假借为"谬" m-③，在中古《集韵》中也有女巧切一读，当是 *m-变来，故其上古音亦当为 *mkr-。而"翏"字中古只有来母一读，上古假借为"戮"l-④故其上古音当为 *r-。"庞"字中古有薄江切、力钟切两读，《汉书·地理志》"都庞"，读"都龙"，故该字的上古音为 *br-。"龚" k-字中古仅见母一读，"共工"，《孔子家语·五帝德》作"龚工"，故

① 见董同和《中国语音史》。

② 《汉书·外戚传》下："即自缪死"，颜注："缪，绞也，音居虬反。"《礼记·檀弓》："衣衰而缪绖"，郑注："缪读为不樛垂之樛。"《史记·贾谊传》："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 贾谊《新书·容经》："威之与德，交若缪纆。"

③ 《方言》三："膠，诈也。"《广韵·释诂》二："膠，欺也。"《文选·左太冲·魏都赋》："牵膠言而喻侈。"

④ 《尚书·汤誓》："予则孥戮汝。"

其上古音为 *kr-。"龙" l-上古假借为"尨" m-[1]，又"龙"，藏文 klu，同源异式词 hbrug，门巴语 brup，僜语 bu ɪ ua，壮语 lug，嘉戎语 rmok（< *mr-），景颇语 buren，毛难语 ca、lɔŋ 两读，故其上古音当为 *mkr-。这样，上述两组谐声字应当构拟为：

缪 *mkr-	翏 *r-	庞 *br-	龙 *mkr-
膠 *mkr-		龚 *kr-	

至于"瘳"、"宠"两字，我们认为合于 *kr->t-、*pr->t-之例，下文将论及。

显而易见，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这里的构拟可以修改，但是构拟的原则却是确定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为什么总是把流音 r 置于基本辅音之后，按照排列组合来说，构拟成 rmk-或者 mrk-也未尝不可；而在藏文中，正是有 rd-、rg-这样的形式。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认识：第一，李方桂先生曾经假设藏语有 rgy-< *gry-的移位音变，如"盐"，藏文 rgyam< *gry-[2]；第二，包拟古先生曾经指出，藏语 *r 和央后元音之间会产生一个塞音成分，如"马"，藏文 rta< *ra[2]。以上两说虽然尚需继续证明，但看来藏文 rd-、rg-的形式并非上古就有的。第三，汉语有相当一部分的联绵词来自于上古带 r 复辅音的音节，其中大多是来母置于其他辅音声母之后，例如"朦 m-胧 l-"、"傀 kh-儡 l-"；虽然也有一些是来母置于其他辅音声母之前，但它们并不是最早的形式。例如"蝼 l-蛄 k-"源于"果 k-蠃 l-"，是腰细而腹圆垂之意，《方言》十一"或谓之蛞蝼"可证；又《左昭二十五年传》宝龟名"偻 l-句 k-"，实源于背曲之"痀 k-偻 l-"；又车篷名"隆 l-屈 kh-"源于"枸 k-篓 l-"，《方言》九"车枸篓，……南楚之外谓之篷，或谓之隆屈"可证；又"萝 l-菔 b-"，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认为系"苻 b-娄 l-"、"蒲

---

① 《周礼·考工记·玉人》："公用龙"，郑注："郑司农云，龙当为尨。"
② 见李方桂 Sino-Tai，1976。

b-卢l-”之倒语。

高本汉在《汉语词类》①一书中，曾提出带l-复辅音声母的三种形式：

A. 各klak：洛lak； B. 各kak：洛klak（glak）； C. 各klak：洛glak；

并认为第三种形式是最适宜的。就此例而言，高氏的构拟看来是正确的。因为“各k-”字中古是铎韵一等字，但雅洪托夫已指出它在造字时代当是二等字“格”，并有r介音②，在先秦典籍中“格”k-又通“烙”l-③，故“各”的上古音为 *kr-无疑。“洛”上古通“雒”即“鵅”，中古有古伯切、卢谷切两读，故“洛”的上古音亦为 *kr-。但是有些来母字跟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其他声母字谐声，如“翏”、“䜌”，其上古的声母形式又如何呢?同时，跟这些来母字谐声的其他声母字，如：“缪”、“变”，它们上古的声母形式又如何呢?高本汉对此却避而不谈。董同和因此给以严厉的批评，不过，他也没有能够提出解决的办法④。现在，我们试以上文提出的构拟原则来看一下。

䜌 l-：變 p-：蠻 m-：孿 s-：彎 ʔ-

“䜌”字上古假借为“蠻”m-⑤，故其上古音为 *mr-⑥。“變”、“蠻”两字在上古典籍和汉藏语言中似乎都没有特别的启示，我们只能构拟为 *pr-和 *mr-。“孿”字《玉篇》有啬患切和力员切两读，其上古音当为 *sr-。景颇语“孿生”marun（< *mr-），其 *m

---

①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有张世禄译本。

② 雅洪托夫（Яхонтов）Сочетания согласных в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有叶蜚声、陈重业、杨剑桥译文。

③《荀子·议兵》：“纣剖比干囚箕子，为炮烙之刑”，《韩非子·喻老》：“纣为肉圃，设炮烙”，“烙”一本作“格”。

④ 参《上古音韵表稿》，史语所集刊第18本，1948。

⑤《说文》“䜌”：读“䜌若新城中”，《汉书·地理志》作“蛮中”，又甲骨文“征䜌方”即“征蛮方”。

⑥ 或谓《左昭二十五年传》宋景公名“栾”，而《史记·宋世家》作“头曼”，《汉书·古今人表》作“兜栾”，故“栾”当构拟为mtl-。但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或称栾，或称兜栾，呼之有单复耳。”看来，“头”、“兜”是名词词头，正如“吴”作“句吴”一样，“头”、“兜”不宜与“栾”合并构拟为一个音节。

与汉语的 *s 为前缀交替。“彎”为二等字，上古通“关 k-”，①中古声母 ʔ 与 k 同为喉牙塞音，故其上古音似作 *ʔr-。

跟“翏”谐声的一组字上文已经论及。这样，我们可以确定这两组字的上古音：

翏 *r-：繆 *mkr-：膠 *mkr-

䜌 *mr-：變 *pr-：蠻 *mr-：攣 sr-：彎 ʔr-

由此可见，带 r 复辅音声母的组合类型虽然多种多样，但其主要成分是 r，r 跟后面的韵母组成了各谐声字族的主要语音特征。每一谐声字族中的谐声字依据本字族的语音特征联系在一起。在 r 之前可以出现唇音、塞音或塞擦音，在它们之前还可以有鼻音或擦音前缀，这种鼻音或擦音前缀可以互相交替。跟 r 结合在一起的辅音可以是零、一个或两个，三个以上则是极少见的。这里应指出两点：第一，跟藏缅语族比较，汉语的带 r 复辅音声母中的 r 是基本辅音，而不是后置辅音；第二，如果在一个谐声字族中虽然有二等字但没有来母字，则不在此例，如“江”为二等字，它是以舌根音 k 和后面的韵母为主要语音特征而跟“工、空”等谐声，它的 r 是介音，即后置辅音。

三

上古汉语既然具有复辅音声母，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复辅音声母是如何分化或者脱落或者演变的？高本汉在构拟“各：洛”一组谐声的时候，故意把“洛”拟作 *gl-，以为到中古时 g 由于是浊音声母而失落。高氏并依此把所有跟唇音声母谐声的来母字都拟成 *bl-，跟舌根音声母谐声的来母字都拟成 *gl-，跟舌头音声母谐声的来母字都拟成 *dl-。表面上看来无往而不利，实际仍有许多困难。董同和就责问：像“龙：庞：宠：龚”一类谐声中，

① 《左传二十一年传》：“豹则关矣”，《释文》：“关，本作弯”。《孟子·告子》“越人关弓而射之”，《文选·吴都赋》注引《孟子》作“弯”。

"龙"到底是bl-还是dl-还是gl-?此外,"鬲、乐"等一字两读的又如何处理?"蒹"、"薕"上古为同物,把前者拟成kl-,后者拟作gl-,又是否妥当?"立"、"位"上古同字,把"立"拟作gl-,"位"是匣母字,上古归群母,也构拟为gl-,岂非矛盾?《汉书》地名"楼兰"依高氏当作gloglam,事实却是kroraimna。高本汉以后,其他学者续有探索,但收效甚微。陆志韦先生曾经说:"我们单知道'各'跟'路'的上古音都是喉牙音加上来母,至于'各'的中古音何以作k-?'路'何以作l-?简直没有法子查考。暂时只可把话说得含混一点,谐声字既然不是一种纯粹方言的材料,'各'跟'路'尽可以同是从kl-变出来的,只是方言假借,变成不同的音而已。"①这样的结论当然不能令人满意。19世纪西方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就在于证明了语音演变的规律性,认为语音演变必定有规律,任何例外都有原因。汉语复辅音声母当然也应该有它自己的演变规律。

那末汉语带r复辅音声母的演变又具有怎样的规律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四种:

第一,由具有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通过增加元音而成为具有单辅音声母的双音节。例如"壶"上古具有复辅音声母*gr-,增加元音后变成"葫芦"ɣ-l-;"孔"上古具有复辅音声母*khr-(泰语"孔"正作kloŋ),增加元音后变成"窟窿"kh-l-;"角"上古具有复辅音声母*kr-("宫商角徵羽"之"角"又作"龣",从"录"声,又"角里"之"角"为来母),增加元音后变成"角落"k-l-;"笔"上古具有复辅音声母*pr-("笔"初文作"聿","聿"声字有"律"),增加元音后变成"不律"p-l-;"风"上古具有复辅音声母*pr-("风"声字有"岚","风"彝语作brum,朝鲜语作palam),增加元音后变成"孛缆"(又作"飞廉"、"毗蓝"、"焚轮")p-l-;"蜾"上古具有复辅音声母*kr-("果"声字有"裸"),

① 《古音说略》。

增加元音后变成“蜾蠃”k-l-，等等。

不过，在古代文献中具有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和具有单辅音声母的双音节几乎是同时存在的，我们认为后者是由前者演变而来，这里的根据在于：一、汉字的体制是一字一音节，如果在谐声时代“风”念 pərəm，那就打破了这一体制；二、这些双音节的第一个音节大都是入声字，这表明第一音节原先的发音是极为短促的，这正符合复辅音声母的特征。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演变方式也存在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中，李方桂先生曾经指出，泰语 malɛŋ（昆虫）是由原始台语 *mrɛŋ 发展而来，其汉语同源词为“螟蛉”。

第二，上古带 r 辅音声母依照“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化，它们在二等字中总是失落 r，而在一、三、四等字中则大多失落其他辅音声母。例如：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藍籃覽濫	監鑑檻	鹽	
讕攔蘭瀾爛	柬揀諫		
绿欒鑾鸞	蠻彎	戀孌	
	摎膠	戮勠廖	蓼寥
來萊	麥		
	薶埋霾	里狸理鯉	
洛路賂駱落	格客額		

更为有趣的是，许多以一字两读的形式表示古代有 *kr-等复辅音声母的字，到中古时代总是在一、三、四等留下 r 声母，而在二等则失去 r 声母。例如：

	二等	一、三、四等
鬲	麦韵古核切 k-	锡韵郎击切 l-
乐	觉韵五角切 ŋ-	铎韵卢谷切 l-
龙	江韵莫江切 m-	钟韵力钟切 l-
率	至韵所类切 s-	术韵劣戌切 l-①

① 这里“龙”莫江切、“率”劣戌切都取自《集韵》。“率”所类切一读来自二等，参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

这里在一、三、四等中都有一些例外，如“各”是一等字，“谬、变”是三等字。虽然人们竭力证明它们本来并不是一等或三等，但我们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复辅音声母并非依照唯一的模式演变。在二等字中，例外则出乎意料地少，雅洪托夫指出，在董同和的《上古音韵表》中只有三个是二等来母字，而其中只有一个常用字：“冷”。

第三，由舌根音或唇音跟 r 组成的复辅音声母演变为舌尖塞音，即 *kr->t-、*pr->t-等。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一书中曾经替照三系声母构拟了 *krj->tɕ-、*khrj->tɕh-等形式，这种构拟是极其出色的。这种语音变化在藏语中是存在的，例如“血”khrag>tʂhaʔ，“单身”hraŋraŋ>ʂaaŋraaŋ，“野牛”hbroŋ>ntʂooŋ。不过我们认为，不但有 *krj->tɕ-这种语音变化，而且还有 *kr->t-这种形式。这样不仅在音位系统上可以补李方桂的不足，而且能够解决汉藏系语言变化中的一些疑案。例如：“笠”，原始台语为 grjəp（比较汉语“立”：“位”），龙州壮语 kip，傣语 kup，而莫家话则为 ɬup，水话为 tjum，榕江侗语 təm。“头”，原始汉藏语为 *khrug（比较汉语“骷髅”），藏文 klad，达让僜语 kɹu，仡佬语 klo，泰语 klau，傣雅 look，而傣仂则为 duuk。“皮肤”，原始汉藏语为 *prjag（比较《说文》“肤，籀文胪”），泰语 plɯak，侗语、水语、毛难语 pi，但莫家话 da。“鱼”，原始台语 *pɹag，泰语 pla，龙州壮语 pja，榕江侗语 pa，黎语 l̥a，但锦屏侗语则为 ta。

在汉语中这样演变的例子也是大量的。例如“雕”从“周”声，“周”为照三字，又“雕”藏文 khra，门巴语 khra，僜语 glaŋ，黎语 gaau，景颇语 gala，故其上古音当为 *kr-，中古演变为 t-。“点”从“占”声，“占”为照三字，同谐声的“钻”字中古有巨淹切一读，又“点”临高话 lam，拉珈语 lam，侗语 nam（< *r-），水语 ʔnam（< *ʔr-），故其上古音当为 *kr-，中古演变为 t-。“擔”从“詹”声，“詹”为照三字，又“擔”泰语 haam，武鸣壮语 raam，

剥隘话 lɛɛm，布依语 zaam(< *r-)，仫佬语 kraap(< *)，故其上古音为 *kr。“潭”从“覃”声，《说文》云“覃”为“咸”省声，又“潭”，武鸣壮语 kum，傣语 lum，仫佬语 l̥am，故其上古音当为 *kr-，中古演变为 d-。“魄”从“白”声，“白”为二等字，“魄”中古有普伯切和他各切两读，故其上古音为 *phr-，中古演变为 ph-和 t-。

我们认为 *kr->t-、*pr->t-是汉语中一条重要的演变规律，不如此设想便不能解释许多现象。首先，谐声系统中“贪”从“今”声，“答”从“合”声，“唐”从“庚”声；又“屈”、“咄”同谐，“堪”、“湛”同谐，“照、羔”同谐需要作此设想。其次，《说文》“读若”：“棽读若潭”，“坴读若逐”，“匋从缶包省声，读与缶同”，“棆读若易卦屯”等等，也需要作此解释。再次，古人注解如《周礼·司几筵》郑注：“纯读为均服之均”，《汉书·地理志》如淳注：“鄗音蹢躅之蹢”，颜注：“鄗音持益反”，《汉书·韩安国传》服虔注：“逗音企”，《汉书·成帝纪》苏林注：“劭音翘”，等等，也需要作如此设想。最后，现代方言如潮州方言中“埋”读 t-，“看”读 th-，“款”读 th-，“枝”读 k-，“痣”读 k-，“到”读 k-，“齿”读 kh-等等，也必须设想 *kr->t-，*pr->t-等，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第四，带 r 复辅音声母由于方言区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演变。复辅音声母在各方言中的演变各不相同，这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苗语：

古苗语	养蒿	吉伟	高坡	复员
毛 *pl-	l̥u	pi	plo	
白 *ql-	l̥u	qwə		qlo
扇子 *mbr-	zen	mja	mpla	
桃子 *Gl-	l̥en	qwa	tla	ʁlei
槽 *ql-	l̥on	con	tl̥aŋ	qloŋ
魂 *bl-	l̥u	pjə	pla	vlo

高坡和复员都是复辅音声母还没有分化的例，养蒿掉落其他声母留下l（z亦由l变来），吉伟则掉落l留下其他声母。我们认为上古汉语的带r复辅音声母有与此相似的演变情况。例如：

《尔雅·释草》："蒹，薕"，邢疏："蒹，一名薕。郭云似萑而细，高数尺，江东呼为薕。《诗·秦风》云蒹葭苍苍，陆机云，蒹，水草也，坚实，牛食令牛肥强，青徐人谓之蒹，兖州辽东语也。"由此看来，蒹、薕上古同为一物，其语音形式当为*kriam，以后在江东方言中掉k留r，变成"薕"liam，在青徐、兖州、辽东方言中掉r留k，变成"蒹"kiam。

又《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上古"笔"当为复辅音声母*pr-。《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由此看来，"笔"字到许慎时，吴地方言仍是复辅音声母*pr-，或者由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转变为单辅音声母的双音节，而楚地方言中则失落p而留下r，以后发展为喻四字"聿"，在燕方言则相反，失落r而留下p，以后"弗"发展为轻唇音。

又《仪礼·大射》："奏狸首间若一"，郑注："狸之言不来也"，是"狸"上古有复辅音声母*pr-。《方言》卷八："貔，陈楚江淮之间谓之猍，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狉，关西谓之狸。"由此看来，"狸"字后来在陈楚江淮一带失落p留下r，在关西方言中与此相似，读成"狸"，而在北燕朝鲜方言中则失落r留下p。

又《方言》卷三："陈楚之间凡人兽乳而双产谓之釐孳，秦晋之间谓之僆子，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孪生"。按"孪"上古当为复辅音声母*sr-，后来在陈楚和秦晋方言中失落s留下r，而成为"釐"，"僆"，而在关东和赵魏方言中则失落r留下s，而成为"孪"，郭璞注此字为苏官反。在《广韵》中"孪"仅审母s-一读，现代普通话读luan，当是来源不同。

又"吕"的上古音当为*kr（同谐声有"莒"），《说文》说它的重文是"膂"。《方言》卷六："踊膂，力也。东齐曰踊，宋鲁曰

膂。”由此看来，“膂”在扬雄时代，既有从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转变为单辅音声母的双音节，成为“蹁膂”，又有依方言区不同而分化的，在东齐方言中掉 r 留 k，在宋鲁方言中则掉 k 留 r。

又“各”字上古有复辅音声母 *kr-，“雒”同。《说文》段注：“鵅即雒字，各家音格，但今江苏此鸟尚呼钩雒鸟，雒音洛，则音格者南北语异耳。”明代冯梦龙《山歌·鱼船妇打生人相骂》记载苏州话的称呼与段氏同。我们认为江苏呼此鸟为“钩雒”，可能正是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转变为单辅音声母的双音节的表现，但段玉裁指出“南北语异”无疑是正确的，即北方方言中 *kr-掉 r 留 k，而音“格”。

又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杞，齐语读若骇”，此字重文是“梩”，《方言》卷五：“臿，……东齐谓之梩”，郭璞注“音骇”。按“里”声字有“悝”，上古当为复辅音声母 *gr-，以后在齐地方言中掉 r 留 g，而读为“骇”。

以上我们提出了汉语带 r 复辅音声母的组合类型，以及带 r 复辅音声母的四种演变规律，由于汉语历史悠久，演变剧烈，这里提出的组合类型可能不尽正确，四种演变规律之间也可能有交叉现象，我们期望今后能得到更加深入的讨论。

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

雅洪托夫

我们主要根据形声字来判断上古汉语的声母。

形声字是合体字，其声旁指出整个字的大致读音，也就是说，字的读音大致等于声旁单独成字时的读音。因此，所有声旁相同的字，在造这些字的时期读音大致相同，我们把具有相同声旁的一组字（包括这个声旁在内）叫做"字族"（Граф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①

同一字族的字的声母不一定都相同，一个字族所包括的字的声母通常是几个发音相近的辅音；而且，两个辅音之间的区别越小，这两个辅音在一个字族里越是经常互相交替。在个别场合，彼此之间毫无共同点的辅音的交替看来也是可能的，一般说，这样的交替属于例外，不形成任何系统。

但一些彼此不相似的音的某些交替出现得十分频繁，以致不能把这类交替看作是偶然现象。例如 m∶l 或者 m∶x 的交替。

为了说明这种交替，通常假设在上古汉语中，一个字里可能有两个辅音的组合（如 kl- 或 xm-）。但是这种复辅音声母的构拟并不彻底，人们只是就每一对交替的音，有时是就有交替的每一字族单个地解决复辅音声母的问题。

然而，只有依据那些不仅适用于某个具体场合，而且适用于大量类似事实的较普遍的语音规律，构拟才足以令人信服。

本报告将考察两条这样的普遍规律，它们涉及以下两组辅音声母的交替：1）任何辅音与 l 的交替；2）鼻辅音与清擦音的交替。

① 也可意译为"谐声系列"。——译者

一、任何辅音与 l 的交替

众所周知，在中古汉语中所有的字被分成四个等。三等字和四等字有介音i̯或 i；一等字和二等字的区别在于主要元音的性质：比起一等字来，二等字的元音舌位比较靠前或者开口度比较大（一等——ɐ,e,o、u；二等——a,ɛ,ɐ,å）。此外，以正齿音（tṣ，thṣ，dẓh，ṣ）①作声母的字即使含有介音i̯，也总列在二等。

二等字几乎任何时候都不以辅音 l 起首。从董同和的音韵表中可以看出②，在《说文》中只能找到三个声母为 l 起首的二等字，而其中又只有一个是常用字：冷 lɐng[2]（其余两个是：荦 låk；醶ng i̯äm[3]，lɐm[2]）③。

然而，当一些声母为 l 的字和声母为其他辅音的字处在同一字族时，声母为其他辅音的字（如果它没有介音i̯或 i）在多数场合是二等字而不是一等字。声母为 l 的字可能是声母为任何其他辅音的二等字的声旁；反之亦然，声母为任何其他辅音的二等字也可能是声母为 l 的字的声旁。最后，同一个字既能表示声母为 l 的音节，又能表示声母为其他辅音的二等字。对一等字来说，同样声母为 l- 的字就不存在这种关系。例如，虽然一等字 lɑn 在语音上比较接近一等字 kɑn，而离二等字 kan 较远，但是在中古汉语里读 kan 的字可能是读 lɑn 的字的声旁，而读 kɑn 的字则不行。请看下面的例子：

1）翏 li̯ə̯u[3]，lieu[3]：膠 kau，嘐 xau

录 luk：剥 påk

䜌 li̯ʷän，luɑn[3]：蠻 mʷan，孿 ṣʷan[3]

里 lji[2]：埋 måi

---

① 指中古庄组声母，下文齿头音指精组声母。——译者

② 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史语所集刊，第 18 本 1948。

③ 这里及下文所引汉字的中古读音根据高本汉的注音（但送气音用字母 h 表示，舌根清擦音用字母 x 表示）。上声用² 表示，去声用³ 表示。构拟的上古音用星号 * 标志。

來 lɑi：麥 mʷɛk

娄 l ə̯u，li̯u：数 ṣi̯u²，ṣi̯u³，ṣåk

鹿 liei³：曬 ṣi² e̯，ṣi̯ ʷo，灑 ṣai²，ṣi e̯²，ṣa²

2）柬 kan²：闌 lan，練 lien³

监 kam，kam³：滥 lam³

降 kång³，ɣång：隆 li̯ung

卯 mau²：柳 li̯ə̯u²，留 li̯ə̯u，聊 lieu

史 ṣi²：吏 lji³：使 ṣi²

3）鬲 liek，kɛk

栾 ngåk，lɑk

龙 li̯ʷong，mång

率 ṣi̯uĕt，ṣʷi³，li̯uĕt

可以指出几种情况：声母为l-的字在写法上直接跟一等字，而不是跟二等字相联系；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遇到的字的读音和写法都是出现比较晚的。

例如，“各 kɑk”是“洛 lɑk”的声旁，kɑk 是一等字。但是“各”最初造字时是为了表示另一个字——kɑk（“来”的意思①，是二等字），只是到后来才被借用来表示 kɑk（“每一个”的意思）。（这以后用“格”字来表示“来 kɐk”的意思，后来，表示“来”的 kɐk 这个字就完全不使用了。）因此，即使对“各”字而言，更古的读音是二等，而不是一等。

“裸 luɑ²”现在写成带声旁“果 kuɑ²”。“果 kuɑ²”是一等字，而不是二等字。但“裸”是古代的简化字；依照《说文》，最初 luɑ（“裸”的意思）写作“嬴”，带另一个声旁。

对于“谷 kuk”（一等字），各种字典都指出还有另一种读音：luk；但这种读音（匈奴王封号“谷蠡 luk li̯e”）不早于汉代。

由此可见，上述例子不能推翻我们的下述见解：声母为l-的字

①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69—70页，182页。

最初在写法上只能跟二等字有联系，而不能跟一等字发生关系。

上古汉语的二等字究竟是什么模样，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高本汉对于不同类型的音节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法。董同和认为在所有情况下二、三、四等字的元音比起相应的一等字来舌位靠前。但是上古时期不同于中古时期，一等与二等的差别跟韵部毫无关系，一个韵部中通常四个等的字都有。因此一等与二等的字未必会有不同的元音，它们更可能是依介音区分的，王力主张后说，他把二等字的介音构拟为 e（或者在合口字中用 o 代替 u）。

依我看，二等字既然像上面我所指出的那样同声母为 l 的字紧密相联，那么它们当中应该有过介音 l，即它们的声母曾是复辅音 kl、pl、ml 等等。当然，这种复辅音的字在语音上曾经跟声母为 l-的字相当接近，这样这两类字才能进入同一字族。另一方面，这样来解释二等字的起源时，为什么声母为 l-的字不可能属于二等就很清楚了：因为在声母 l-之后不可能还有介音 l。

二等字中有 l 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与其他语言的比较中得到证实①，在那些语言中同汉语的 l 相对应的有 l 或 r。

例如：

八 p^wåt（*plet）——藏语 b-r-gyad

百 pɑk（*plɑk）——藏语 b-r-gya

马 ma^2（$*mlɑ^2$）——缅甸语 $mrang^2$

江 kång（*klong）——泰语 khlong（运河、水渠）

甲 kap（*klap）——藏语 khrab

由此可见，上古汉语中一等字和二等字之间的区别在于二等字有介音 l，一等字没有任何介音，一等字和二等字的元音在相同的韵部中是相同的。

再晚一些时候，二等字的介音 l 被某个半元音或者元音（可能是 e）取代，后者又反过来引起主要元音的变化。这变化发生在纪

① 以下非汉语的词都是转写形式。

元初前后，那时某些二等字不再与相应的一等字押韵（例如鱼部二等字转入歌部）。

有介音i̭或i的字也可能有过带l的复辅音声母，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例子断定：

[illegible] 'li̭ʷän, luɑn：變 pi̭ʷän^3

林 li̭əm：禁 ki̭əm^3

兼 kiem：廉 li̭äm

京 ki̭ɑng：凉 li̭ang

品 phi̭əm^2：臨 li̭əm

文 mi̭uən：吝 li̭ĕn^3

显然，这些例字中的声音k、p、ph、m来源于复辅音声母kl、pl、phl、ml，否则无法理解它们为什么与声母l交替。不过，声母k、p、ph、m和介音i̭、i之间的l消失后没有留下痕迹，主要元音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发生变化。

以正齿音（tʂ，ʂ等）作声母的字情况特殊，带这些声母的字即使可能有i̭介音，也总是属于二等。上面说过，二等字来自上古汉语带介音l的字，因此只有在那些很久以前有过l的字中，才可能有正齿音。既然正齿音总是跟齿头音发生交替，很明显，正齿音来源于齿头音与l的组合tsl，sl等。l音在这里引起了声母的变化：齿头音变为正齿音。

由此可见，所有的中古二等字在上古都有带l的复辅音声母。此外，带l的复辅音声母还曾经存在于带有介音i̭和i的一系列三、四等字中，不过这些字中的l在大多数情况下已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根据声旁才能构拟出l。

二、清擦音和响辅音的交替

从所周知，以m-和x-作声母的字能进入同一字族。例如：

勿 mi̯uət：忽 xuət

亡 mi̯ʷang：荒 xʷɑng

麻 ma：麾 xjʷiê̯

無 mi̯u：幠 xuo，(撫 phi̯u²)

微 mjʷe̯i：徽 xjʷê̯i

每 muɑi²：晦诲 xuɑi³，海 xɑi²

毛 mɑu：耗 xɑu³

黑 xək：墨默 mək

在这些情况下，通常是假设 x 音来自上古的复辅音 xm-。

但是，当一个字族中同时有中古鼻声母和清擦音声母的字时，m-和 x-的交替就不是唯一的情况了，此外，鼻音还往往跟 th 或来由较早的 t′ h①交替。请看下面的例子：

艾 ngɑi³：饮 xɑi³

義 ngj ê̯i³：羲 xjiê̯

虐 ngi̯ak：谑 xi̯ak

严 ugiɐm：猃 xi̯äm²

午 nguo² 汻 xuo，许 xi̯ʷo²，(杵 t́shiʷo²)

玉 ngi̯ʷok：顼 x i̯ʷok

兒ńźie̯，倪輗霓 ngiei，鬩 xiek

尧 ngieu，饶荛ńźi̯äu，挠ńau²，xɑu：晓 xieu²，烧ś̯i̯äu，(浇骁 kieu，翘 ghi̯äu)

疑 ngji：痴 t′hi

𡿪 ngi̯ät：辥 si̯ät 孽辪蘖 ngi̯ät

化 xʷa³：讹吪 nguɑ

卸 si̯a³：御 ngi̯ʷo³

① th 指中古透母，t′ h 指彻母，下文 t′ s 指章母，余类推。——译者

念 niem³，稔ńźi̯əm³：谂淰śi̯əm²

女ńi̯ʷo²，如ńźi̯ʷo：恕śi̯ʷo³，絮 si̯ʷo³，t'hi̯ʷo³

尔ńźie̯²，niei²：玺 sie̯²

聂ńi̯äp(tśi̯äp)，ńźi̯äp：摄 niep，śiäp，慑槢śi̯äp(tśi̯äp)

藝 ngi̯ai³，熱ńźi̯ät：勢śi̯äi，晢褻 si̯ät

襄 si̯ang，饟śi̯ang³：攘禳穰ńźi̯ang，醸ńi̯ang³，曩 naug²

需 si̯u：儒濡ńźi̯u

能 nəng，nɑi：態 thai³

内 nuɑi̯³：衲 thuɑi³（"退"的异体，引自《说文》）

若ńźi̯ak，诺 nɑk，匿ńi̯ək：婼 t'hi̯ak：慝 thək

耳ńźi²：耻 t'hi²

難 nɑn：歎 thań³，滩 thɑn：xɑn²，汉暵 xɑn³，熯ńźi̯ǎn²，xɑn³

丑 t'hi̯e̯u²，羞 si̯e̯u：狃纽 ni̯əu²

妥 thuɑ²，绥 sʷi，sʷie̯³，xjʷie̯³，thuɑ²，馁 nuai²，桵ńźʷi

戌 si̯uět，侐 xiuět，威 xiʷät：滅 mi̯ät。

可以推测，在这些情况下，跟 m：x 的交替一样，清辅音声母来自复辅音声母，如 xng-，sn-，thn-等。

我们注意到，不是所有的辅音交替都同样常见。进入同一字族的通常是发音部位相同的鼻辅音和非鼻辅音。一般说，ng 与 x 交替，ńź 与ś 交替，而 n（和ń←n）与 th（和 t'h←th）交替。在鼻辅音中只有 m 不与发音部位相同的音交替（f 这类音在上古汉语中根本不存在），而与 x（确切地说，通常与 xu-或 xʷ-）交替。只有三处发生了 ng：t'h，n：x，ńś：x 的交替，其来源尚待探索。最后要提到 s 音，虽然它主要与ńź 有联系，但也经常与其他鼻辅音交替；不过 s 的分布在另一方面受到限制：它只出现在含有介音 i̯或主要元音 i（i 本身来自上古汉语带介音 *i̯的韵母）的字中。

这些规律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在 xm-、xng-、thn-等复辅音中，第一个音最初是处处相同的，只是到后来在后面的辅音影响下(部分也受了介音i̯的影响)，才按不同的方式发展变化。

现在要弄清楚的是，最初在这些复辅音声母中究竟有过一个什么样的音——是 x、th、s，还是其他什么音。

在很多场合，处在鼻辅音之前的音是构词前缀；即存在一对同源字，其一为鼻辅音声母，另一个则为清擦音声母，这个清擦音来自两个辅音的组合。例如：

墨 mək：黑 xək

亡 mi̯ʷang：荒 xʷɑng

讹 nguɑ：化 xʷa[3]

岸 ngɑn[3]：厂① xɑn[3]，xɑ[2]*

荛ńźi̯äu：烧śi̯äu

这个前缀我们显然也可以在中古以 s-为声母的字和跟它同源的以 l-为声母的字中找到，例如：

吏 lji[3]：使ṣi[2]

林 li̯əm：森ṣi̯əm

我们已经知道，ṣ音来自复辅音sl。就是说，“使ṣi[2]（*s-li̯ə[2]）”和“森ṣi̯əm（*s-li̯um）”有前缀s-。显然，在诸如“黑”和“烧”这样的字中，前缀最初也发 s-音。这些字的上古发音应该构拟为“黑：s-mək”（比较：藏语 s-mag “黑暗”），“烧：s-ńi̯ü” 等。因此，在能够推测上古汉语的鼻辅音声母前有某个辅音的那些词里，这第一个辅音就是 s-。

s-和响辅音的组合后来演变的情况如下：

sm——→xʷm——→x(ʷ)

sng——→xng——→x

sn——→thn——→th，t'h

---

① 《说文》：“厂，山石之崖岩，人可居，象形。”《广韵》注为呼旰切。——校者

sń ⟶ śń ⟶ ś

sl ⟶ ṣl ⟶ ṣ

此外，在有半元音i̯的许多字中，s 后面的鼻辅音声母脱落了，没有留下痕迹，就像大多数场合中i̯前的介音 l 脱落一样。

由此可见，中古以 x、th、t′、ś、s（i̯）为声母并与以鼻辅音为声母的字属于同一字族的那些字，其上古音应该构拟为 s-与鼻辅音的组合。x 音能够在一个字族的范围内与 m 或 ng 交替，则它相应地来自 sm-或 sng-；th、t′h、ś 音分别与 n、ń、ńź 交替，其中前两个来自 sn-，后一个来自 sń-。最后，s 能够与任何鼻辅音交替。

此外，好些以 x、th、t′h、ś、s 为声母的字很可能要构拟为 sm-型的复辅音声母，虽然这些字的写法同任何其他辅音为声母的字并无联系。我们只分析一个例子：

"火 xuɑ²"是象形字，而不是形声字，因此照其写法无法判断其读音。但它与藏语 me(火)同源。此外，在扬雄的《方言》中援引了齐语对火的称呼——"焜 xjʷie̯²"。这个字有声旁"尾 mjʷe̯i̯²"，所以上古汉语这个字的声母应该是 sm-。根据这两个事实，"火"字的上古音可以构拟为 s-mɑr²。

综上所述，在上古汉语中能够构拟出下面两类复辅音声母：

1）任何辅音与其后的 l 的组合；

2）s 与其后的响辅音组合。

（原题 СОЧЕТАНИЯ СОГЛАСНЫХ В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提交第25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莫斯科，1960〕的论文，单行本东方文学出版社；又载 Труды двадцать пят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论文集，M. 1963. 罗杰瑞〔Jerry Norman〕的英译稿载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1960，Moscow，vol. 5. pp. 89—95。叶蜚声、陈重业、杨剑桥译，伍铁平校）

（选自《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

潘悟云

一、

在讨论正题以前，先作如下几点说明。

（一）本文采用郑张尚芳的上古韵母构拟：

闭	i 脂	ɯ 之	u 幽
开	e 支	a 鱼	o 侯

与此诸部相对应的收唇诸部和收舌诸部表列如下（仅举阳声为例，以赅阴、入，音标后为例字。）

闭	in 真 im 添	ɯn 欣 ɯm 音	un 谆 um 针
开	en 仙 em 占	an 寒 am 谈	on 元 om 凡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包拟古（N. Bodman）和白一平（W. H. Baxter）也作了相似的构拟，不过郑张的 ɯ，他们作 ɨ。

去声字依从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 1954）和蒲立本（E. G. Pulleyblank 1962）之说作-s，上声字依从梅祖麟（1970）作-ʔ。

（二）李方桂（1971：18）、蒲立本（E. G. Pulleyblank 1973：119）、包拟古（1979：84）都认为上古的 *Kr-（*Pr-）变作中古

的二等 k-、(p-)，这有大量比较材料的证据：

上古汉语	藏　语
甲 *krap	khrab 铠甲、鳞甲
八 *pret	brgjad（< *b-rjat）八
角 *krok	gru　角、隅
胞 *pru	phru　子宫
嗝 *krek	sgreg　打嗝
觉 *kruk	dkrog　唤醒
搅 *kruʔ	dkrug　搅乱
产 *srenʔ	srel　养育
硬 *Nkraŋs	ɦkhraŋ（*Nkhraŋ）硬
	缅　文
马 *mraʔ	mraŋ　马
驳 *preuk	prok　有斑点
间 *kren	kra　中间、空间
监 *kram	krap　监督、督察
夸 *khwra	kwra　夸张、夸大
隔 *krek	khra　隔开
迓 *ŋras	ŋra　遭逢
白 *brak	pra　雪白

本文完全采用他们的这种拟法。

（三）中古汉语的来母字在藏缅语中的同源词，大都具有 Cr-的形式。由于上古汉语的 *Cr-到中古是变作二等字的，所以我们自然不能把这些来母字的上古形式再拟作 *Kr-、*Pr-等等。包拟古（1979：83—4）提出 *g-r-，*d-r-，*b-r->r-，这是一个大胆而有见地的设想，看来他的 g-r-和 gr-之间仅仅是转写符号的区别，在这两者的具体语音解释弄清楚以前，我暂时采用包拟古的写法。不过，我并不认为在上古汉语中有 *dr-和 *d-r-的存在，不论从藏

缅语音系的比较来看，或者从谐声材料来看，流音在上古汉语仅仅跟唇塞音和舌根塞音组成复辅音声母（潘悟云1984）。不过发展为中古汉语来母的是 *k-r-，*kh-r-还是 *g-r-尚难确定，本文暂且依包拟古都记作 *g-r-。包氏的构拟也有大量比较材料的证据：

上古汉语	其他亲属语
凉 *g-rǎŋ	藏语　graŋ（凉、冷）
量 *g-rǎŋs	藏语　graŋs（数目）
	缅文　khraŋ（度量）
龙 *b-rǒŋ	藏语　ɦbrug< *Nbrug（龙，N 为前缀）
	泰文　marōŋ（龙，地支名）
吕 *g-rǎʔ《说文》："脊骨也"。	藏语　gra-ma（鱼骨）
六 *g-rǔk（比较从"六"得声之"稑"通"穋"）	藏语　drug（六）
	缅文　-khrok（六）
篮 *g-ram	缅文　khraŋ（篮、篓）
蓝 *g-ram	泰文　grām（蓝、靛）
立 *g-rɯ̆p	藏语　skrab（踩，s-为前缀）
	嘉绒语　ka-rjap（站）
銮 *b-ron（>b-ruan）	泰文　phruan（家畜颈铃）

中古来母字在古汉越语中往往对译作 s-、ch-。还有许多以来母字为声符的字喃，声母为 s-。我们知道越南语的 ch-、s-来自古越南语的 *Cr-或 *Cl-，可见这些来母字在传入越南语的时代，声母还是C-r-的形式（越南语采用王力先生转写法）：

上古汉语	古汉越语
郎 *g-raŋ	chang　（少年、夫君）
罗 *g-ral	chai　（罗网）
腊 *g-rap	chap　（腊祭、腊月）
力 *g-rɯ̆k	syk　（力）

莲 *g-ren	sEn （莲）
蓝 *g-ram	cham （马蓝、蓝靛色）

字喃：

sau 六也，从六，老声。

sau 星也，从星，牢声。

sɔng 波也，从水，弄声。

（四）上古的 *Kl-、*Pl-变为中古一等、纯四等和重纽四等的 K-和 P-，郑张尚芳注意到这个音变：

上古汉语	**其他亲属语**
雇 *klas	藏语 glas（雇用）
㹀 *klaŋ 《说文》："特牛也。"	藏语 glaŋ（牛、象）
谷 *klok	缅文 khlok（谿谷）
告 *kluks	泰文 klāu（告）
狗 *kloʔ	全州瑶语 klu（狗）
鼻 *blits	全州瑶语 bli（鼻）
空 *khloŋ	全州瑶语 khlɔŋ（空）

（五）汉语有许多舌根音、唇音和端组字互谐的例子：

合：匣母	答：端母
敢：见母	㵅：定母
臽：匣母	窞：定母
庚：见母	唐：定母
豹：帮母	的：端母

包拟古（1979）认为这些端组字来自上古的 *K-l-和 *P-l-。这方面比较材料的证据也是大量的，如"塘"全州瑶语为 glaŋ。我们在下文对包拟古的拟音作进一步讨论的时候，再详细举例说明。

包拟古的拟音 *C-r-和 *C-l-，实际上提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设想：上古汉语有两种类型的复辅音 Cr-、Cl-和 C-r-、C-l-（C-为

K-、P-)。这两类声母的实际区别至今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前一类发展为中古汉语的K-、P-，后一类发展为中古的舌齿音，所以前一类一定是塞音K、P较强，后一类则是r、l较强。不妨暂时假设前一类是真正的复辅音；后一类的塞音部分很像南亚语中的前加音，是音节弱化的结果，往往导致脱落。

（六）包拟古（1979：161）根据蒲立本（1973）的假设把汉语和藏语的同源词中都存在的-j-叫作原生性j（primary yod），仅出现在汉语的-j-叫次发性j（secondary yod），其音节叫B类音节，用元音上面加钝音符ˆ标志。他们认为这种j是汉语后来产生出来的。其中的语音解释虽然还不清楚，但是他们至少已经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古汉语存在两种类型的-j-。这两种j是否跟藏语中的两种j相对应，尚有待研究。

（七）汉语上古音的构拟有三个主要根据：①谐声材料、《诗经》韵脚和汉前的注音材料，②各亲属语的比较材料和外语译音，③同源异式词（doublets）和同词族词的形式比较（由于这两者往往难以分清，下文一律统称同族词）。构拟的形式只有同时接受这三种材料的检验而不出现问题，才认为是可靠的。在这三种材料中，应以第一种材料为主，因为内部构拟是出发点，外部材料只能是旁证。此外，7世纪的藏语形式虽为构拟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由于它距上古汉语的时间还有一二千年，所以不能认为它在形式上都跟上古汉语一样古老，不能把上古汉语都构拟作跟7世纪藏语一样的形式。例如，龚煌城（1978）的例16，汉语的“睹”对应藏语的lta（看）。这个比较作得很对，但是据此把“睹”的上古音拟作*tag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个拟音跟以“者”为声符的其他字的语音材料发生冲突。“睹”的声符“者”为“煮”之初文，“煮”缅文klak。从同族词的关系看，赭—赤、诸—各、屠—辜，都反映这个声符是带有舌根音的。“诸”又为“之於”合音，“之”的上古声母带k-。所以，三方面材料一凑合，就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启发，藏语lt-在原始藏语中的词根声母可能不是t-，而是有舌根音

成份的来源。本文在构拟方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严格遵循三方面材料相结合的原则，一是在这三方面材料结合的过程中既构拟上古汉语的形式，也构拟原始藏语的形式。

（八）按照传统的看法，音近字即可互谐。但是既然认为谐声字是加了形符的假借字，那么带两个不同音位的字，如 p-和 ph-，甚至是 p-和 k-，怎么会互相借用而不发生词义混乱呢？所以，我们必须假设谐声关系是一种构词现象。上古汉语有以下几种语音交替：同部位辅音的清浊交替，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交替，元音交替，韵尾交替（不仅仅有所谓阴阳入对转，还有-n 和-ŋ-的交替，-k 和-t 的交替等等），此外，前缀 N-、m-、s-、s̱-（见下文说明）、ʔ-之间也经常发生交替。中缀-l-和-r-的交替，带-j-和不带-j-的交替更加常见。这种构词手段的具体内容还远远没有弄清楚，本文只是指出它们的存在，并用来解释谐声关系而已。

有些中古帮组和见组字出现互谐现象，如“膚—壚、駮—交”等等。我认为这些字的词根是 l-或 r-，p-或 k-是前加成分，可以互相交替。但是由于已经假设端组声母不跟流音结合成复辅音，所以谐声或同组词族中不可能出现 T-跟 K-或 P-发生关系。本文论证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如果在同一谐声系列或同一词族中出现 T-跟-K-（P-）的关系，那么这种 T-一定有其他的来源。李方桂（1976）把跟见组谐声的章组拟作 *Krj-，包拟古（1979）把跟见组谐声的端组拟作 *K-l-，实际上都应以此假设为前提。

九、一般都认为佤语、崩龙语、布朗语属南亚语，和汉藏语无亲属关系。笔者则认为，不论从基本词汇、还是从语音类型、音系结构、形态对应来看，它们跟汉藏语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二

上古汉语跟藏语（指7世纪后的书面藏语，下同）在类型上非常接近。既然上古汉语有 *Cl-和 C-l-两种类型的复辅音，那么原始藏语是否也同样有这两种类型呢？

藏文字母　和下加字母　都转写为j，而且前面都可以带g-。为了避免转写的混乱，碰到前者加g-的情况，普遍的写法是在当中加一短横。如"穿"写作gjon而"左"则写作g-jon。但是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语音区别，藏学专家们尚有很多争论。M. Walleser (1926：7) 认为g-j-为-g-加上j-，gj-则为腭化的g-。但是不管真实的情况怎样，这两者之间有区别是毋庸置疑的。藏语的下加字母还有-l-和-r-，它们跟-j-都属于流音。既然存在g-j-和gj-的对立，我们自然会产生这么一个设想：也许还有g-l-和gl-的对立以及g-r-和gr-的对立。

构拟 l：

原始藏语		**藏　语**
*k-l-	>	gt-
*kh-l-	>	th-
*g-l-	>	gd-

例如"谈"藏语gtam。根据构拟l，它的原始藏语为 *k-lam，跟上古汉语的 *g-lam>dam对应。像藏语gtam和汉语dam之类的对应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刚才已经作过。另一种则认为汉语词根是dam，藏语的词根是tam，g-是前缀（见龚煌城1978：14. 例59)。要排除第二种解释，只需证明"谈"的上古汉语是 *g-lam而不是dam即可。因为在g-lam和gtam的对比中，我们只能认为gtam中的t是l塞化的结果，不能有其他的解释。这样就 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构拟l。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证明构拟l。上文已经说过，上古汉语的 *K-l-，常常跟 *Kl- *Kr-互谐，如唐 *g-laŋ—庚 *kraŋ，妒 *k-laʔ—户 *glaʔ，这是一种声母交替现象。在同族词中，这种交替更常见，如蛛 *k-loŋ—虹 *gloŋ；渎 *g-lok—江 *kroŋ。原始藏语当然也存在这种交替。只要这些带gt-、gd-之类的藏语词汇在汉语、藏语中存在Kl-、K-l-、Kr、K-r-，甚或K-之

类的同源词或同族词，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藏语的词根是 t-、d-的可能，从而证明了构拟 l。不过 gT-不一定全来自 *K-l-。

下面是证明构拟 l 的部分材料。

例1. 藏语 gtam，意思是会话、言谈，跟汉语“谈”的同源关系甚明。在从“炎”得声的谐声系列中，虽有几个喉音字，如“炎”于廉切，但是因为云母的上古来源比较复杂，仅据这几个字尚难以否定“谈”为 dam 的构拟。不过异形词方面的材料却能帮我们的大忙。跟“谈”同声符的“啖”，又作“噉”，“啗”，后二字的声符“敢”、“臽”都是喉牙音，自然不能把它们拟作 *dam，惟一的可能是 *g-lam。“谈”又作“谭”，“谭”的声符“覃”《说文》认为是从“鹹”省声。我们暂且不管许慎此说是否正确，但是至少可以肯定许慎或许慎所根据的古代某种注音认为“覃”跟“鹹” *gr-之间在声音上是十分接近的，如果“覃”的上古音是 *d-，我们就难以解释它跟“鹹” *gr-之间的关系了。

例2. 藏语 gtugs，这个词有这么几个义项。①控诉、告状。汉语的同源词为“告” *klugs（可比较泰文“告” klāu），《史记·佞倖传》：“有人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此是 Kl-和 K-l-交替例。②到达。汉语的同源词为“造” skhluks（参看下文构拟8）。《仪礼·士丧礼》：“造于西阶下”注：“造，至也”。此义也可对应“周” *k-lju>tɕju，《广雅·释诂一》“周，至也”。“周”的 k-lj-形式可以从下面材料得到证明。《左传》公孙周《史记》周作纠。同族词关系：“雕” *k-lu—“刻” khluuk，景颇语 krok（雕刻），佤语 glok（雕刻）。此义还可对应“到” *k-lews，“到”从“刀”得声。《说文》认为“羔”（k-）从“照”省声，这种说法不一定都有人同意，但是至少可以肯定，汉代人认为从“刀”得声的“照”跟“羔”是声音很接近的。因此可见，“照”上古音为 *k-ljĕus，“到”上古音 *k-leus。③触。《说文》“告”字条注云：“牛触人，角箸横木，所以告人也”，可见“告”在古代也许还有一“触”义。此义还可比

较“角”字 *krok，《诗·卷耳》正义引韩诗说云：“四升曰角，角，触也”。

例3. 藏语 gduŋ (-ma)，梁、栋材。汉语同源词为“栋”。跟“栋”同声符的“蝀”为“虹”之同族词。“虹”上古音 *gloŋ，可见“蝀”应拟为 *k-loŋ，因而“栋”为 *k-loŋs>toŋ。

例4. 藏语 gduŋ(-ba)，痛苦。汉语同源词显然为“痛” *kh-loŋs > *thoŋs，可比较缅文的 klaŋ 痛。

同声符字“通” *kh-loŋ>thoŋ 在缅文中为 klaŋ(精通)，khloŋ(松通)。还可比较“通”的同族词“共” *gloŋs（《后汉书·来历传》：“属通谏何言”，李贤注“通犹共也”），“空” *khloŋ（《汉书·张骞传》：“然骞凿空”集注引苏林曰：“空，通也”）。

同声符字“桶” *kh-loŋʔ>thoŋʔ，可比较缅文的 khloŋ（铁桶）。

gduŋ 的汉语同源词也可为“恸”，“恸”从“东”得声。从例3知，“恸”应拟为 *g-loŋs。

例5. 藏语 gdeŋ (-du)，决定。gdeŋ (-thob-pa)，得定解，使安心（其中 thob-pa，获得）。此字在汉语中的同源词当为“定”。“定”从“正”得声。“正月”古汉越语借词作 gieng，以舌根音开首。佤语的“正”为 krēŋ。所以从“正”得声之“定”只能是 *g-leŋs，而不是 *deŋs。又“正”当从“丁”得声，以“丁”为声符之“停”，景颇语作 khriŋ，由此也可证明“停”的上古音为 *g-leŋ。“停”跟“定”的关系密切，“定”多了一个后缀-s。

例6. 藏语 gdeŋ (-du) 又解释作“真实”，汉语的同源词当为“真”。“真”中古章母字，跟舌根音谐声：“镇”，口茎切。所以“真”的上古音该为 *k-ljin。请注意，以“真”为声符的谐声系列中，有-n 和-ŋ 的交替，“镇”即以-ŋ 收尾，“真”在汉语和藏语中的韵尾即属此种交替。

例7. 藏语 gdud (-pa)，鞠躬，汉语的同源词为“匔”，*glŭk，

《说文》"曲脊也"。字又作"鞠",《论语·乡党》:"鞠躬如也"邢昺疏:"鞠,曲敛也"。可见这里的gdud来自*g-lud。藏、汉之间的韵尾不同,可能属于-k与-d交替。

例8. 藏语gdug毒,汉语的同源词为"毒"。《说文》毒,"厚也。"在这个意义上的同族词有"厚"gloʔ,"笃"*k-luk(>tuk),可比较和"笃"同声符的"篤"中古k-。同族词还有"稠"*g-lǔk,可比较例2的"周"。"稠"白语ku,傈僳语kulu。

例9. 藏语thog< *kh-log雷电,可比较同族词glog电。

构拟2:

原始藏语		藏语
*p-l-	>	bt-
*ph-l-	>	th-
*b-l-	>	bd-

对这个构拟的证明方法跟上面相同,只是材料比较少。

例10. 藏语btog拔,汉语的同源词为"拔"*brot,又有*blot一读。包拟古(1979:115)曾作过如下的比较:

雷布查语		原始汉语
aplòp	杂草	茇 *p(l)op(草根)
tsóm a-plòp	梳落的头发	胈 *p(l)òp(肤上细毛)

后一字实际上也可对"髮"*plǒp>plǒt。从这些比较材料来看,"拔"声字原来可能收-p,在圆唇主元音的异化下,汉语*blop > * blot,藏语*p-lop> *p-log>btog。

例11. 藏语bdar(-ba)< *b-lar磨、研,汉语的同源词当为"磨"*mblal,m-为鼻冠音前缀。藏语的"磨、研"还作gtag(-pa)< *k-lag,ɦthag(-pa)< *Nkh-lag(这种音变见下文构拟6),N-为鼻冠音前缀。跟这两个藏语形式对应的汉语同源词当为"研"。

"研"在《广韵》仅有疑母先韵霰韵二读。温州话则有疑母先韵、山韵二读，对应的上古汉语为 *Nklen（> *ŋlen）与 *Nkren（> *ŋren），带中缀-r-的形式可比较景颇语的 karaŋ< *k-raŋ（磨）。

例12. 藏语 bda（-bja）< *b-la 催、追。汉语的同源词可定为"迫" *prak。

例13. 藏语 btaŋ（-ba）< *p-laŋ 释放，汉语的同源词为"放" plăŋ。武鸣壮语 la：ŋ、龙州壮语 pju：ŋ、独龙语 laŋ、仡佬语 vl（< *bla）。可比较同声符字"房"在黎语中为 ploŋ。

三

包拟古的公式 *K-l->T-，仅仅限于跟舌根音谐声的端组字，实际上这个公式所适用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

在某些谐声系列中，喻母字与浊的和送气的端组、知组、章组谐声，而很少与不送气的端、知、章三组字谐声，更不与舌根音、唇音谐声。这些谐声系列中各种声母的上古音包拟古构拟如下：

A 类音节	B 类音节
*l->d-	*l->j-
*hl-（即清的 *l-）>th-	*hl->ç-

但是这种构拟会碰到以下几个问题：

1. 在这些谐声系列中所出现的中古声母实际上不限于中古的以、定、透、书四母，而且还有澄、彻、邪、心、船、禅、昌、晓等母，甚至有些谐声系列还有端母、知母和章母出现，如果都照上面的类型进行构拟，那么这些中古声母的上古形式又是什么呢？

2. 跟以母谐声的端组字，其同族词或亲属语中的同源词常常带舌根音或唇音。

本节的例子将证明，以下三种情况的端组都有 *K-l-、*P-l-的来源：①跟舌根音、唇音互谐者；②同族词或同源词带舌根音、唇音者；③跟以母互谐者。我们所以不把这些端组字拟作 *Tl-，是由于已假设上古流音不跟舌尖音组成复辅音。

在举例说明以前，我们先来讨论知、章两组的上古拟音。

中古跟舌根音谐声的章组李方桂拟作 *Krj-，但是这个拟音不能解释章组跟二等见组 *Kr-的谐声例子为什么这样少，上古只差一个 j 介音的两个声母应该是大量谐声的。前文已经提到，*Kr-、*Kl-型的复辅音到中古变作 *K-；*K-r-、*K-l-型的复辅音到中古变作舌齿音，根据这条规则，章组中古属舌齿音，上古音自然该拟作 *K-rj-。但是这种拟音还是不行，因为章组并不跟来母 *K-r-谐声，跟以母的关系倒是非常密切。章组跟以母谐声自不待言，异读通假亦不少，如“粥”之六切又余六切，等等。故我把章组的上古音改拟作 *K-lj-。同理，我把跟唇音发生关系的章组拟作 *P-lj-。

跟舌根音、唇音发生关系的知组自然也有复辅音的来源。知组跟以母近，跟来母远，故所带的流音也为 *-l-。知、端关系最密切，且互补，端组只出现在包氏的 A 类音节（汉、藏都不带 j 介音的音节），知组出现在 B 类音节，j 介音后来产生。为此，这部分的知组应拟作 *K-lv̲，*P-lv̲。

包拟古认为中古的部分晓母字来自 skh-，我并不同意这种拟音，因为 *skh-是变作中古 tsh-的。但是包氏之说有很正确的一面：这些晓母字带有一个跟藏缅语 s-相对应的前缀。这个前缀是什么还很难断定，我倾向于是 x（可比较羌语的情况）。在问题弄清楚以前，我暂时把它记作s̲，表示它是跟藏缅语s-相对应的某种前缀。书母带有相同前缀：*s̲k-lj->ɕ 或带有前缀 s-：*sk-lj->ɕ。但是，晓、书两母的来源比较复杂，拟另文讨论。

于是，我认为中古的端、知、章三组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应

该有如下的来源：

构拟3：

上古 中古 端组	上古 中古 章组	上古 中古 知组
*k-l->t-	k-lj->tɕ-	k-l⊻>ʈ-
*kh-l->th-	kh-lj->tɕh-	kh-l⊻>ʈh-
*g-l->d-	g-lj>dʑ-（禅）	g-l⊻>ɖ-

下面举一些例子说明：

例14. 短，上古汉语 *k-lon（> *ton>tuan）。仫佬语 hɣən < * hlən。越南语 lun 和 chun < *klun。景颇语 katun < *k-tun < *k-lun。布努语 luŋ。宗地、枫香苗语 loŋ。藏语 thuŋ< *kh-luŋ。“旋”，《广韵》与专切，“短也”，上古 *lon，当为根词。还可比较“短”的同族词“侏” *k-ljo（> *tɕjo>tɕju。同声符字“蛛”跟“蝳”同义，例8已证明“毒”为 *g-luk）。“短”从“豆”得声。“豆”的同族词“荅” *k-lop（> *top>təp，可比较声符“合” *klop），两者仅仅有韵尾交替。跟“短”同声符的“頭”为 *g-lo（> *do>dəu），可比较“頭”的仫佬语 kɣo< *klo，毛难语 ko，黎语 go，仡佬语 klo，普米语 gho。“頭”和“元” *Nglŏn 跟“豆”与“短”有平行的韵尾交替。

例15. 肠，上古汉语 *g-lăŋ。佤语 krauŋ、全州瑶语 glaŋ、仫佬语 khɣa:i< *khla:i，拉珈语 kja:i<kla:i。与“肠”同声符的“汤”，上古汉语 *kh-laŋ，全州瑶语 klan，藏语 thaŋ< *kh-laŋ。“汤”的同族词“羹” *kraŋ。

例16. 脱，上古汉语 *kh-lot（> *thot>thuat）、藏语 glod（松脱），缅文 klwat（解脱、脱落），景颇语 kalok< *k-lok（树皮脱了），lot（逃脱），原始苗语 *G-lwat（逃脱，声母采取王辅世先生构拟、韵母与“八”“辣”同），佤语 ghluik（滑脱），龙州壮语

kjo:t< *klo:t（逃脱），仡佬语 klu。

例17. 途，上古汉语 *g-la（> *da），全州瑶语 kla（路），青岩苗语 ka（路）、佤语 kraʔ（路），汉语同族词：路 *g-raks、鲁（《广雅·释诂三》"道也"）g-raʔ。

同声符字"荼"* g-lǎ> *ɖja，同族词为"檟"*kra（《尔雅·释木》"苦荼"）。荼 *g-la> *da，《类篇》有异读"后五切"，说明古代某方言曾读 glaʔ。

同声符字"稌 *g-la（> *da，《说文》："稻也"），可比较泰文的 kla（秧）。汉语同族词有"秔"*kraŋ（《说文》："稻属"）、"稼"*kra（《说文》"禾之秀实为稼"）。

同声符字"涂抹"之"涂"*g-la（> *da）可比较佤语 kraiʔ（抹搽）。

例18. "张"，上古汉语 *k-lǎŋ（>ʈiaŋ），对应于藏语的 gdaŋ < *g-laŋ（张开）。《白虎通·三纲六纪》"纲者张也，"《诗·棫樸》笺"张之为纲"，"张"、"纲"互为声训。声符"长"*g-lǎŋ（>ɖjaŋ），在佤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laŋ，一种是 glaŋ，所以其中的 g-是前缀无疑。"长"在上古汉语中的词根形式也为 laŋ，即"羕"，同族词"延"*lan。独龙语"长"为 mɹǎŋ，其中 m 可能是前缀。缅文"长大、延搁"kran。侗台语的"长"有 lāi、ɣāi 等形式，韵母为-ai，这跟例15"肠"的侗台语韵尾-ai，正相平行。

例19. 读，上古汉语 *g-lok（> *dok）。对应于藏语的 klog（读）。

同声符字"渎"上古汉语 *g-lok（> *dok），《说文》"沟也"，与"沟"klo，"谷"klok、"浍"*glops 为同族词，可比较缅文 khlok（溪谷）。

例20. "肘"，上古汉语 *k-lǔ，对应于藏语 khru、gru（肘）。

例21. "燈"，上古汉语 *k-lɯŋ，对应于藏语 gliŋ（-me）（灯、火炬）。声符"登"上古汉语 *k-lɯŋ，对应于缅文 khroŋ（升腾，缅

文-o-跟汉语-ɯ-的对应关系可比较"刻"khlɯk、缅文krok)、景颇语luŋ(登)、泰文khɯn(登),藏文steŋ< *skleŋ(上升,音变规则见构拟5。)

同声符字"憕*g-lǔɯŋ,又读*k-lǔɯŋ,《说文》"平也",佤语"平"作kreŋ。

例22. "滴",上古汉语*k-lek> *tek,藏语gtig< *k-lig(滴),景颇语katheʔ< *k-theʔ< *k-lek(滴)。

例23. "杜",上古汉语*g-laʔ(> *daʔ)有这么几个义项:①《方言·三》"根也"。"根"在格曼僜语读kɹa、达让僜语xaɹai、错那门巴语rA、武鸣壮语ra:k、龙州壮语la:k、泰文rāk,锦屏侗语ɦa、佤语riah。②"杜造"即"假造","杜"跟"假"kraʔ为同族词。此义在文献中出现甚迟,但是我以为在口语中一定很早就已存在。③道路,《管子·度地》:"杜曲则捣毁",注"杜犹衝也"。此义和例17的"途、路、鲁"为同族词。

声符"土"*kh-laʔ< *thaʔ有这么几个义项。①根,即"杜"之同族词,《诗·鸱鸮》:"彻彼桑土"。②土地、处所、居住(《诗·緜》"自土沮漆"毛传"土,居也"),可比较景颇语的ka(地)。汉语同族词有"所"*sk-rǎʔ(见下文构拟8)、"处"kh-ljǎs,"居"klǎ,③度量,《周礼·土方氏》:"以土地相宅"郑玄注:"土地犹度地",同族词有"度"*g-laks(> *daks),"格"*krak(《文选·芜城赋》注引《苍颉》:"格,量度也"),"量"*g-rǎŋ。可比较藏语sgrang(计算,s-为前缀)。缅文khraŋ,khlaŋ(度理)。④泥土。景颇语ka(泥土)。藏语的同源词sa看起来难以比较,但从象雄语slas看来,藏语声母的更古老形式决不只是*s-。又《庄子·让王》"其土苴以治天下"《释文》"土",敕雅反*kh-lǎʔ,又下贾反* graʔ。

24. 鐵,上古汉语*kh-lik(> *thit)。此词张琨(1972)已作过比较,他的汉藏语形式拟作*qhleks,跟我的上古形式很近。这里我只补充一点,"鐵"从"㦸"得声。"㦸"《说文》"大也,从大

戜声，读若诗䣆䣆大猷”。所引诗今本《诗经》作“秩秩”。毛传“秩秩，进知也”，误。“秩秩大猷”对上文“奕奕寝庙”，当训“大”。“䣆”、“秩”皆直一切，上古汉语 *g-lik（>ȡjit）。同族词有“祁”*grjǐ，缅文中的同源词为 kri（大）。

例25. 跳，上古汉语 *kh-leus，汉越语“跳、挑、祧”都为 khieu，这说明它们在传入越南的年代，某些汉语方言还保持 *kh-的形式。佤语“跳”ghrauh。

同声符字“桃”，全州瑶语 kla、吉伟苗语 qwa、先进苗语 tl̥ua、复员苗语 ʁlei、高坡苗语 tl̥a，按王辅世构拟的声母系统，原始苗语应为 Gl-。原始苗瑶语拟作 *g-law（包拟古1979例206）。

例26. 田，上古汉语 *g-liŋ> *din。古代音乐家田连又通作成连。“成”禅母，跟上文讨论过的“停、正”共声符，所以应拟作 *g-ljeŋ，可比较同声符字“城”，对应于藏语的 gieŋ（墙）。如果把“田”拟成 *den 或 *len 就难以解释跟“成”的假借关系。《释名·释地》“田，填也，五谷填满其中也”。“填”从“真”得声，上文已经说过，“真”的上古音为 *g-ljin，对应于藏语的 gdeŋ（-du）< *g-leŋ（真实）。“填”对应于雷布查语的 grjeŋ（充满、填塞）。“田”的本义可对应于藏语的 ʑiŋ（田地）和 gljiŋ（岛、大陆、地区），缅文的 kraɲ < *krin（陆地，缅文 aɲ < *l̥n，见龚煌城1978），“田”的错那门巴语 leŋ、墨脱门巴语 ʔareŋ，达让僜语 khalian，格曼僜语 akuŋ。说明汉语 *g-liŋ 中的 g-可能为前缀。藏语的“地”gʑi 为“田”之同族词。

以唇塞音开头的 *P-l-例子较少，其变化规则跟舌根音开首的复辅音同。

构拟4：

上古中古端组	上古中古章组	上古中古知组
*p-l->t-	*p-lj->tɕ-	p-lV̲>ȶ-
*ph-l->th-	*ph-lj->tɕh-	ph-lV̲>ȶh-

*b-l->d-　　　　*b-lj>bʑ-（禅）　b-l$\underline{V}$>d_e-

例27. 丑，上古汉语 *ph-lŭʔ，布依语 piu（地支名）。

例28. 魄，有两读，一普伯切，上古汉语 phrak。二他各切，上古汉语 *ph-lak> *thak。声符“白”*brak，可说明同族词“的”（《说文》“明也”，《广雅·释器》“白也”）*p-leuk> *teuk。“的”这个形式还可从同族词“標”plĕw 得到印证（可比较佤语的“飘”pliau）《荀子·劝学》“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杨倞注：“的，正鹄也”。

有一些帮组跟端、知组谐声、互读的例子，都可用上面的音变加以解释：

骋丑郢切 *ph-lĕŋ	甹普丁切 *phleŋ
甓之石切 *p-ljek	辟芳避切 *phlĕk
乏直立切 *b-lŭp	乏房法切 *blŏp

四

在进一步作历史比较以前，我们必须先来讨论藏语 sT-、mT-和 ɦT-在原始藏语中的形式。

构拟5：

原始藏语		**藏　语**
*skl	>	st-
*sgl-	>	sd-

但是反过来，st-、sd-是不是全来自 *skl-、*sgl-则不敢断定。下面让我们加以证明。

藏语 s-有以下的配合关系：

skr-	+	skj-	+	skl-	-
sgr-	+	sgj-	+	sgl-	-

这种配合关系给我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藏语音系中没有 skl-、sgl-？我们如果把 st-、sd-放进去，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缺。于是，我们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证明藏语 st-、sd-的同族词或亲属语中对应的同源词带有舌根音成分，实际上就已经证明了我们的构拟，因为本文第一部分即已说明，如果在同族词、同源词中出现 T-跟 K-的关系，那么这个 T-原来一定不是 T-。跟 K-发生关系的 sT-中，-T-既然原来不是 T-，那又是什么呢？它决不会是简单的 K-，因为 sk-、sg-在藏语中已经存在，于是我们只能从藏语音系的空缺中找到 skl-和 sgl-作为它们的来源。

例29. 藏语 sdod＞ *sglod，义为坐、住。这个词还有一个同族词 ɦkhod，义同。ɦ-来自鼻冠音前缀，它跟 s-前缀的交替现象在藏语中是很普遍的。第二个成分 kh-跟 sdod 的-d-对应，这正说明-d-是由带舌根音的成分变来的。崩龙语的“坐”为 kɔi，越南语为 ŋoi，显然来自带前缀的形式 N-goi，韵尾-i 跟藏语-d 的对应是规则的。根据下文构拟8，汉语的“坐”可以拟作 *sglolʔ，它跟“跪”* glŏlʔ 的关系非常密切，只不过多了一个 s-前缀。古人席地而坐。双膝跪地，臀部靠在脚跟上谓之坐；在表示尊敬的场合，耸身，臀部离开脚跟，则谓跪。跪可言坐，坐不可言跪。《礼·曲礼》：“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孔颖达疏：“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不通名坐也。”因为是挪移先生的用物，一定要毕恭毕敬，所以此处之坐实指跪而言。《左传·昭公二七年》：“执羞者坐行而入。”坐行即跪行，屁股坐在脚跟上是不能行走的。《吕氏春秋·报更》：“坐拜之谒”，坐拜即跪拜，既示敬意，当然不能坐着而拜。

例30. 藏语 sdeb＜ *sgleb，sdebs＜ *sglebs，义为编织、联接、聘接。景颇语 khap，接受、接上；kathep＜ *kh-lep，傍接（音变规则见下文）。缅文 khlup 缔结、缝纫，cap 接合、连接。越南语 ghep 连接。佤语 rɛp 接、迎接。

从汉语古代文献注音看，“接”有舌根音成分。《汉书·贾谊传》：“窃恐陛下接王淮南”孟康注：“接音挟”。《仪礼·乡射礼》：

"兼挟乘矢"和《仪礼·大射》:"挟乘矢",郑玄都注作"古文挟皆作接"。可见在郑玄以前,"接""挟"通假。"挟"上古汉语 *glep。又《周礼·廪人》:"大祭祀则共其接盛"郑玄注:"接读为一扱再祭之扱。"扱"" 上古汉语 *skhrep。"接"与"结"的关系甚明,"结"上古汉语 *klip>kit,"接"字多一前缀 s-,可能是"结"的完成体。

例31. 藏语stag< *sklag,义为老虎,对应于汉语的"虎" *s̠klaʔ(> *haʔ),s-为动物名称前缀,可比较缅文kla,门巴语khaila,彝语 la。汉语"虎"的同族词有"泽" *g-lăk (可比较同声符字"择" *g-làk— "揀 *kranʔ)。《广雅·释草》:"虎兰,泽兰也"。"泽"古文作"臭",讹作"皋",故又曰"皋兰"。虎皮称"皋比",《左传·庄公十年》:"蒙皋比而先犯之",注"皋比虎皮,可见"皋"为"泽"之误。又楚国称虎为"於菟",*ʔa g-la,"於"为词头。

例32. 藏语 stugs< *sklugs,义为厚,对应于汉语的"笃"。例8已证明"笃"为 *k-luk。

例33. 藏语 stoŋ< *skloŋ,义为空,对应于汉语的"空" *khloŋ。

例34. 藏语 sdig< *sglig,义为罪恶,对应于汉语的"疾" *sglĭg (> *dzit)。《左传·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谓之疾日。"注"恶也"。"疾"又与"忌"属同一词族,"忌" *glŭs。

同声符字"雉" *g-lĭʔ (>dji),对应于全州瑶语 gli,

声符"矢s̠k-ljĭ,又写作"屎",土龙语 khli,景颇语 khji。

构拟6:

原始藏语		藏 语
*Nkl	>	ɦt-
*Ngl-	>	ɦd-

在证明了构拟1、构拟5以后，构拟6的证明就比较简单了。因为有许多词同时存在 st-和 ɦt-的形式(前缀 s-和 N-的交替)，或 gt-和 ɦt-的形式。既然证明了 st-来自 *skl-，gt-来自 *k-l-，那么 ɦt-也当然只能来自 *Nkl-了。

例35. 藏语 ɦthug（-pa）< *Nkhlug，义为厚。另一形式 stug（-po）已证明来自 *sklug。

例36. 藏语 ɦdug< *Nglug，义为坐，显然跟 sdod、ɦkhod 属于同词族。

例37. 藏语 ɦdi< *Ngli，近指代词，对应于汉语的“此” *skhlěʔ（同声符字“訾”中古 g-）或“斯” *sk-lě（从“其” *glɯ̆k得声）。这两个汉字的构拟见下文，汉语 s-前缀跟藏语 N-前缀对应。

例 38. 藏语 ɦdar< *Nglar，义为手抖，对应于汉语的“战” *k-ljans（可比较同声符字“觯”的异体“觗觝”，声符都带舌根音成分。）

例39. 藏语 ɦdud< *Nglud，义为鞠躬。同义词 gdud< *g-lud。

例40. 藏语 ɦthag< *Nkhlag，可比较 gtag< *k-lag，磨，见例11。

构拟7：

原始藏语		藏语
*mpl	>	mt-
*mbl-	>	md-

证明这条构拟的材料不多，但是下面一条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例41. 藏语 mda< *mbla，义为箭。此词错那门巴语为 blᴀ，景颇语为 pala，不带鼻冠音前缀。缅文 mra，塞音成分已经失去。

五

上古汉语 C-l-、C-r-、和 Cl-、Cr-两种类型的复辅音，如果加

上 s-前缀，将有下面的演变公式。

构拟8：

*skl->ts-	*skhl->tsh-	*sgl->dz-
*sk-l->s-	*skh-l->s-	*sg-l->z-
*skr->tʂ-	*skhr->tʂh-	*sgr->dʐ-
*sk-r->-ʂ	*skh-r->ʂ-	*sg-r->ʐ-

我所以把部分精母字拟作 *skl-，是考虑到它们跟藏语 st-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不是 *sk-所能解释的，例如：

上古汉语	**藏　语**
接 *sklěp> *tsěp	sgleb>sdeb
疾 *sglǐg> *dzit	*sglig>sdig
坐 *sglolʔ> *dzolʔ	*sglod>sdod

包拟古(1979)已注意到有些齿音跟舌根塞音谐声的例子，如他的例51“糁”，例53“岁”，等等。他认为是 *sk->s-，但是这种构拟会跟 *sk->ts-发生冲突。有些中古汉语的 s-跟藏语 st-对应，包拟古(1979)认为汉语这些 s-来自上古的 *st-，但是这种构拟会跟 *st->ts-发生冲突。只有把这些心母字拟作 *sk-l-，才能解释上面的谐声现象，才能把它们跟藏语的 st-< *skl-联系起来。下面是几个比较可靠的例子。

例42. “收”，从“丩” *krju 得声，故可拟作 *s̠-klju (> *ɕǔ)，可对应藏语的 sgrug (收集、采摘)。

例43. “说”，s̠k-ljot，可比较“脱” *kh-lot。藏语 sgrog-pa (宣，说)，sgron (告、说)。

例44. “关” *kron，“櫦”《广韵》数还切，“关门机”，俗作“閂” *sk-ron (> *ʂon)，s-前缀。泰文 klon (门閂)。

例45. “渗” *sk-rǐms (> *ʂ-)，“浸” sklǐms (> *ts-)。比较藏语 stim< *sklim (渗透)，ɦthim< *Nkhlim (溶入水中)，越南

语 ŋəm< *Nkəm（浸、渗）。

同声符字“祲”sklǐms（> *ts-），《周礼·保章氏》“祲象”郑玄注：“谓日旁之气”。藏语 ɦkhjims<Nkhjims，日晕。

还有许多咝音跟同部位塞擦音发生关系的谐声字和同族字，我都认为是 *skl->ts-跟 *sk-l->s-的交替。

此 *skhlěʔ-斯 skh-lě，比较藏语 ɦdi< *Ngli（这）。

蠶 *sglom（>dz-）—糣 *sk-lomʔ（>s-）—鬵 sg-lǔm（>z-）—簪 skrǔm（>tʂ-）—穇 glǔm（>g-）。可比较藏语 sdom< *sglom（包拟古1979例19）。

利用上面的演变公式，我们可以解释许多以往难以解释的谐声、同源和词族关系的例子。

例46. “筭”即“算”字。《说文》：“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误也”，其说殊为牵强。实际上此字从“弄”得声。“弄”*g-roŋs，跟“巷”*groŋs 形成一对同源异式词。“筭”的词根形式应为 *g-roŋs，跟“弄”同音，对应的藏语同源词为 graŋs（数），-aŋ 和-oŋ 的交替在藏语中常见，如 graŋ（冷）又作 groŋ。“筭”的词根形式前加 s-即成 *sg-roŋs，对应于藏语的 sgroŋs（计数）。但是“筭”在中古为 suan，根据构拟8，上古音应拟作 *sk-lons（> *sons）。中缀 -l-和-r-交替，已在上文交代过，缅文“数目、预算”klon，也以-l-为中缀。词根辅音 g-在前缀 s-的同化下，常常变作 k-。韵尾-n 和 -ŋ 的交替可从雷布查语的形式得到说明。雷布查语的“计数、算”为 froŋ< *sgroŋ，过去式则作 frón< *sgrón（声母变化可比较藏语的 skraŋ“肿”和雷布查语的 froŋ“发炎”）。我们设想，上古汉语的“筭”一定另有以-ŋ 收尾的形式，只不过没有流传下来。

例47. “蒜”跟“筭”同音，也可拟作 *sk-lons。古代的蒜不是今天的大蒜。《大戴礼·夏小正》：“十二月纳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古今注》：“蒜，卵蒜也，俗人谓之小蒜。”陶贞白云：“小蒜名薍子”。“薍”上古 *g-rons，（可比较藏语的“乱”gloŋ），段玉裁以为即《夏小正》“卵”字，蒜以根状名，其说殆是。

"卵"上古 *g-ronʔ，藏语丸形物也谓 goŋ。野蒜在苗语各方言中的读音如下：

先进、	石门、	青岩、	高坡、	宗地、	复员
tl̥au	dlo	ʔlɔŋ	tl̥oŋ	l̥oŋ	ʁloŋ

韵母跟"肿""种"二词相同，故原始苗语的韵母可拟作 *-oŋ；按照王辅世的声母构拟，这里的声母在原始苗语中作 *Gl-。所以蒜的原始苗语为 *Gloŋ，这跟"亂"或"卵"的上古汉语形式是相当一致的。我们可以设想，"亂"是"蒜"的词根形式，"蒜"比"亂"多了前缀 s-。在语音形式方面，"蒜"和"亂"的关系跟"筭"和"弄"的关系是完全平行的。

例48．"象"，邪母，根据构拟8，上古音应为 *sg-lăŋs（>z-）。藏语"象"为 glaŋ，跟汉语的形式比较少了一个表动物名称的前缀 s-。同声符字"潒"，定母，可拟作 *g-laŋs（>d-），跟"象"的词根同音。《说文》"潒瀁"和《吴都赋》《海赋》的"沆瀁"为同源异式词，"沆"的上古音 *glaŋs，对"潒"的拟音 *g-laŋs 是一个证明。

例49．"松"，邪母，按照构拟8可拟作 *sg-lŏŋ，这个拟音可以解释声符"公" *klŏŋ。藏语的对应同源词可能为 sgron-ɕiŋ（油松）。

例50．"蘇"，从"鱼"得声。"鱼"一般都拟作 *ŋa，这个构拟不能解释从它得声的"蘇""鲁"二字。我认为"鱼"上古应为 *Nklă> *ŋlă。有这么几个理由：①金文"鱼"又作"𩵋"，"虍"头为声符，表示"鱼"的词根跟"虎"的词根同音，都是 *kla。②南亚语的"鱼" ka 可能是同源词或借词。③上古汉语、藏缅语的 *kl- 或 *kr-常常跟侗台、苗瑶的 Pl-或 Pr-对应，如"鼠"缅文 kwrak，汉语 *h-ljaʔ，原始苗语则为 *bra。"鱼"的情况也应该如此，上古汉语 *Nklă 跟侗台语的 *pla 或苗瑶语的 *mpla 对应。④最重要的证据当然是谐声材料本身。从"鱼"得声之"鲁"通"嘏" *klaʔ，金文"屯鲁"即"纯嘏"。又《广雅·释诂》"鲁、道也"，与"途" *g-la

属同一词族。可见“鲁”的上古音为 *g-raʔ。《易·中孚》“豚鱼吉”，闻一多（1941:62）认为“豚鱼”当读为“屯鲁”，很有道理。“鱼”的上古音如拟为 *ŋja，就难以解释这种假借现象。古代“蘇”通“胥”（姑蘇—姑胥），“胥”从“疋”得声，“疋”中古有五下切（< *Nkraʔ）和踈举切（< *sk-răʔ）二读，说明词根为 *kraʔ。“蘇”为一类植物的通称，如“紫蘇、白蘇”等等。这类植物可能包括苧麻、芝麻在内，它们的外形、果实都是非常相似的。“苧”上古 *g-lăʔ，达让僜语“麻”为 ta kla，仡佬语“蘇麻”为 ŋklau，龙州壮语“芝麻”为 ŋa< *ŋkla（?），ŋ-跟汉语“蘇”*skl-a 中的 s-同为表植物名称的前缀。

例51.“相”，对应于藏语的 staŋs（形相、态度、时式）。上文已经讨论过，藏语的 st-，可能来自 *skl-，所以“相”的上古音依据构拟8只能拟作 *sk-lăŋs。这个拟音可以得到以下的证明。①“相”的基本义为视，如《诗·相鼠》“相鼠有皮”。“视”义之词大都有舌根音的成分，如“看”*khlans，“监”*kram，“睹”*k-laʔ > *taʔ（比较同声符字“煮”*k-ljaʔ，缅文 klak），瞰 khlams。这些字显然构成一个词族。跟“相”最接近的是“胥”，两者阴阳对转。《诗·緜》“聿来胥宇”中为视义。“胥”从“疋”得声，上例说过，“疋”有词根形式 *kraʔ，从-r-和-l-交替的角度考虑，也许还有 *klaʔ的形式，那是“股”的读音。金文“疋”象股形。由此看来“胥”上古为 *sk-lă，s-为动词前缀，跟“相”的形式 *sk-lăŋs 相比少了韵尾。②“相”与“助”为同族词。“助”的上古音为 *sgrăs，这个构拟可从同声符字的词族比较得到证明：徂 *sgla—假 *kraʔ。粗 *skhla—鲁 g-raʔ，且 *skhlăʔ—姑 kla，租 *skla—假 *kraʔ。“助”义还有同族词“亮”，《书·尧典》“亮采惠畴”，《史记·五帝纪》“亮采”作“相事”。“亮”上古 *g-răŋs，可比较仫佬语的“亮”kɣaːŋ<klaŋ。③“相”的同族词“互”上古 *glas。④同声符字“想”*sk-lăŋʔ，缅文 khlaŋ（想、欲）。由上面的材料可以得出结论，

"相"的词根形式为 *k-lăŋ，s-为前缀。

构拟9：

*spl->ts-　　*sphl->tsh-　　*sbl->dz

*sp-l->s-　　*sph-l->s-　　*sb-l->z-

*spr->tʂ-　　*sphr->tʂh-　　*sbr->dʐ-

*sp-r->ʂ-　　*sph-r->ʂ-　　*sb-r->ʐ-

这方面可供比较的材料很少，下面的例子看来是可靠的。

例52. "眨" *sprap>tʂap，从"乏" blăp 得声，s-为动词前缀。"眨"的傣语作 phɛp，泰文作 phrip。

例53. "自"，《说文》"鼻也"。"鼻"上古 *blĭts，"自"上古 *sblĭts> *dzĭts，比"鼻"多了一个表身体部位名称的前缀 s-。

在上古汉语中，鼻冠音前缀是跟 s-前缀同样重要的，可能有两种：*m-和 *N（ŋ?），跟藏语的鼻冠音前缀 m-和 ɦ（< *ɴ）对应。在这个问题弄清楚以前，我们很难得出确定的构拟。在这里我仅仅指出这么一个事实，中古汉语的许多泥、疑、日母字，上古是 *NCl-、*NC-l-、*NC-r-之类（其中的 C 为 P 和 K，N 为 m-和 ŋ?）。

例54. "弩"在各种侗台语中也有 na 的形式，但是如跟藏语的 mda< *mbla 比较，上古汉语也许是 *mb-la> *na。

例55. "𣪘"，𣪘《广韵》："古候切，说文曰乳也。"又奴豆切有"𣪘"字，"乳也"，实为一字。《说文》子部"𣪘"段注："左传楚人谓乳𣪘，其音乃苟切，今本左传作穀，汉书作穀，或作𣪘或作𣪘，皆非也。"如果把"𣪘"的泥母一读拟作 *noks，就不可能解释古候切的读音以及跟"穀"的谐声关系。所以这个泥母音，上古是 *mk-loks> *noks，m 为前缀。见母读音为 *kloks，词根跟"穀" *klok 的形式相同。

六

看来，上面所讨论的两种类型复辅音声母，不只出现在上古汉语和原始藏语，在其他亲属语中也是存在的。举景颇语为例。景颇语存在复辅音 *Kl-、*Pl-、*Kr-、*Pr-，对应于藏语同类复辅音。但是我们还发现一些 ka-T-的例子，其他亲属语中对应的同源词是带有舌根音声母的，如：

景颇语		藏语	
ka-thep	傍接	sdeb< *sgleb	接
ka-thoŋ	村	groŋ	村庄
ka-theʔ	滴	gtig< *k-lig	滴
katut	接触	gtugs< *k-lugs	触
		上古汉语	
kadun	短	*k-lonʔ	短
kalai	兑	*g-lots	兑
katham	砍	*khlom	砍

这些材料很容易使我们得出结论，景颇语的 Kl-、Pl-对应于藏语的 Kl-和 Pl-，景颇语的 ka-T-对应于藏语的 gT-。虽然会出现一些交叉对应的例子，如“村”，但这是不奇怪的，上文汉、藏对比中也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景颇语的材料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似乎说明 k-l-之类的复辅音是结合得较松的，所以在起首塞音后面会产生出一个短元音 a 来。

藏语只出现 gT-，而没有 kT-。这是因为 k-l-的起首清辅音在-l-的同化下发生浊化。令人感兴趣的是汉语也有这种平行关系。跟以母字谐声的舌尖塞音中，绝大部分是定母字，端母字很少，这说明汉语的 *k-l-中的 k-也被浊化了。

在侗台语中，有许多 t-、n-实际上也来自 *C-l-和 *NC-l-，这

个问题将另文专门讨论。在汉藏系各语中，承认 *Cl-和 *C-l-两类复辅音的存在，不仅大大开拓了历史比较的视野，而且这种语音类型的相似性以及构词形态的语音对应关系，对于确定语言亲属关系来说，也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本文资料来源**］

本文的各民族语资料除了民族语言研究所编的各种语言简志以外，还有：格西曲札藏文辞典

Jäschke, H. A.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陈孺牲：模范缅华大辞典

岳相昆等：汉景辞典

何成等：越汉辞典

颜其香等：佤汉简明词典

孙宏开等：门巴珞巴 僜人语言

王辅世：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

邓方贵等：从瑶语论证上古汉语复辅音问题。

白保罗：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a Glossary of Words.

包拟古：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邢公畹：侗傣族语言概论

颜其香：崩龙语概况

参考文献：

包拟古（1979）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eiden E. J. Brill. 1980

白保罗（1944）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44. 1944.

龚煌城（1978）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奥德里古尔（1954）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êtnamien. Journal Asiatique.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1980年商务本。

——（1976）几个上古声母问题，1980年商务《上古音研究》收有此文。

梅祖麟（1970）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V. 30.

罗常培（1931）知彻澄娘音值考。史语集刊3. 1. 121—157（1931）

张琨（1972）Sino-Tibetan ‘iron’：*qhleks. Journal of the Amerjcan Oriental Society.

潘悟云（1984）：非喻四归定说，《温州师专学报》1984—1

蒲立本（1973）Some new hypothesi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62）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Part 2. Asia Major.

Walleser，Max（1926）Zur Ausprache des Sanscritund Tibetischen Heidelberg.

闻一多（1941）周易义证类纂，载《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三联书店，1982。

郑张尚芳《上古音表解》（油印本）。

1983年11月完稿。

（《语言研究集刊）（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上古汉语的S-头

郑张尚芳

高本汉给上古汉语拟音时把“史数、需”等字拟为 sl-、sn-，已经注意到这类字是 s-和响音声母的结合。李方桂、张琨、雅洪托夫、蒲立本、包拟古、白保罗、白一平、杨福绵等位先生对 s-头都有所讨论，多从谐声和汉藏语比较立论。本文准备再以通假、异读、转注指同源字变形孳乳分化结合谐声、汉藏语比较，进一步说明：

(1) 上古汉语确实存在 s-头。(2) s-头后接声母的语音变化。(3) s-头与 h-头的关系。(4) s-头的功能。

一、

先分析一个例子 拟音依拙说三等韵作短元音，一二四等韵作长元音。

“蘇”字《广韵》为“素姑切”，心模开一，上古鱼部，王力拟为 *sa。但据《说文》，“蘇”从“穌声”，而“穌”从“鱼声”，“鱼”古音为 *nga，那么声母有可能是 *sng-（如果联系“鲁”也从“鱼声”，还有可能是 *sngl-，这里先不提这个-l-垫音问题）。高本汉在《汉文典》里将“穌、鱼、鲁”分列不同的三组，李方桂也未提及这个字-ng-的有无问题，好像对 sng-都不敢作肯定论断。

但“蘇”字常与疑母字通假，它有 ng-母读法是无可怀疑的。《诗·女曰鸡鸣》：“琴瑟在御”阜阳汉简诗经作“琴瑟在蘇”。这一假借例已足以说明：

(1) “蘇”应拟为 *sngaa，这样才能通“御”*nga，通假与谐声互相证明，证明谐声确是能够反映声母语音结构的。

(1) “蘇”*sngaa 既可读为“御”*nga，可见它前面的 s-还是一个可以游离的成分（或者说粘附成分），加不加是相对自由的。

“蘇”字具有 sng-、ng-两种声母形式，还有以下所列别的证据：

1. 蘇通禦：《商君书·赏刑》：“万乘之国不敢蘇其兵中原”。
2. 蘇通寤：《楚辞·橘颂》：“蘇世独立”注：“蘇，寤也”。
3. 蘇通迕（逆）：《荀子·议兵》：顺刃者生，蘇刃者死”。
4. 蘇即蕃：《方言》三：“蘇亦荏也”郭璞注：“今江东人呼荏为蕃，音鱼”。藏文“蘇”（紫蘇）作 snja 或 rnja，“鱼”音 nja。泰文“芝麻”ngaa（来源于蘇麻，参考仡佬语“蘇麻”ngklau，ngk 对应泰文 ng，au 对应泰文 a；德昂语“蘇子”a′ nga/l′ nga）。

同类例从通假、谐声、异读看，还有：

5.《易·蒙》“利御寇”；帛本作“利所寇”。所 *sngra～御 *nga。“所”字又常通“许”*hnga，应有-ng-，藏文“赞许”sngag。
6. “御”*nga 从“卸”*sngjaa 声，“卸”从“午”*ngaa 声。“午”作干支时，泰文、佤语都为 s′ nga，布依语为 sa^4，“午”相当藏文 snga-pa“早上”。
7. “䛺”*sngjaa《说文》从“吾”*ngaa 声而“读若写”。《集韵》又“五故切”*ngaa。
8. “疋”*sngra 借为“雅”*ngraa，又作“疏”*sngra 和“胥”*snga的声符。藏文“蔬”为 sngo。
9. “朔”*sngraag 从“屰”*ngrag 声，金文“朔方”又作“驭*nga方”。藏文“初始”说 snga，与“朔”对应（“过去”也说 snga，与“素”对应）。
10. “索”*sngaag 与“蔬”通，《荀子·王制》：“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与“蘇”通：《淮南·修务》“蘇援世事”注“蘇犹索”。藏文“搜索”作 sngog-pa。
11. “产”*sngreen（所简切）从“彦”*ngren 声。

上面例子足以证明 sng-结构的存在，s-具有附着性质，而 s-与藏文同源词中的 s-头正相对应。

二、

有些学者给他所构想的s-头设计了一系列由之引发的语音变化，如：使后面的辅音清化、擦化或喉塞化，使舌根辅音舌尖化或舌面化等等，其中有些所设想的变化由于没有跟“心”母相关的证据，而显得虚拟成分过多而未能取信。因此，李方桂先生在《几个上古声母问题》中放弃原来对照三系拟skj、skhj、sgj、sngj、sthj的设想，而把“s-词头来的字”限于“《切韵》齿音字”，这是很适当的、谨严的做法。本文遵循这一做法，将s-头限于精组字：心邪精清从，庄组字：庄初崇生。其变化规律有四项：

（一）鼻流音声母冠s-中古为“心（生）”母，如：

心～明〔*sm～*m〕

12. “丧”《说文》“亡声”，义相因，丧*smaang～亡*mang（独龙语“遗失”a′ mǎng，“忘记”a′ mlang）

13. “小、渺”“杪、秒”皆音义相因，小杪*smeu～渺秒*meu。

14. “戌”*smid与“灭”med相谐。比较泰文干支“戌”set[7]，克慕语s′ met，佤语met。上古s-、h-头后面的-m-，除部分收喉韵尾字外一般中古变-w-，因此*smid戌→swjit。

心～泥〔*sn～*n〕

15. “襄”*snang与“囊囔”*naang相谐声。“襄”有助义，独龙语相助为s′ nang。《玉篇》“蠰，乃郎、思亮二切，齧桑虫”。

16. “绥”*snul与“馁”*nuul同谐“妥”*nhol声。退军为“绥”，气“馁”亦却。藏文nur，snur亦为退让，挪移义。

17. “羞”*snu与“忸”*nug音义相因，“羞”与“朒”nug“脜”nu、nju音义亦相因（“朒”为食肉，而“羞”为使食肉）

18. “思”*snɯ与“农”*nuung同谐囟声（“浓、侬〔硇〕”皆

"女交切" *nruu)。藏文"思想" snang，泰文"脑、智" snoong。"颙鳃" *snɯɯ 与"而" *njɯ、"耐" *nɯɯ 同源、音义相因。比较泰文"脸" hnaa³，缅文"鼻子" hnaa ←藏文"鼻子" sna。请注意藏文"鼻梁" gdong（与泰文"鼻梁" ʔdang 相对应）即兼有"脸、前面"义，故鼻与脸颊语义相因一点不奇怪，白保罗先生却对谢飞将藏文 sna 同原始台语 hna 相比较加以非议，未免狭隘了。

心～日〔*sn/snj～ *nj〕

19. "襄" *snang 为"解衣耕"，"攘" *njang 为"揎袂出臂"，音义相因；"襄"为"除也"，"禳" *njang 为"祀除疠殃也"，音义又相因。"镶"作"兵器"义有"息羊切" *snang，"女良切" *nang，"汝阳切" *njang 三读。
20. "絮" *snja 从"如" *nja 声，《周礼·弓人》郑众注："帤，读为襦有衣絮之絮"，"帤袽"（女余切）*na 与"絮"通假。
21. "需" *snjo 转注为"濡" *njo。《易》"需"卦，帛本作"襦" *njo。藏文"浸泡" snjug 与"需（濡）"本义相应。
22. "娀" *snjung 从"戎" *njung 声而读如嵩，《淮南子·地形》"有娀在不周之北"高注："娀读如嵩高之嵩"。
23. 《说文》"甤"（儒佳切）*njul，读若"绥" *snul，跟"桵"有"儒佳切" *njul、"息遗切" *snjul 两读一样。
24. "荽"息遗切 *snjul，藏文"胡荽" go-snjod，蒲立本提出"胡荽"来自波斯（《博物志》说张骞得于西域），原名 gosniz，因此"荽"有声母 sn-是可以肯定的。

流音声母"来、以"的拟音李方桂作 l、r，许思莱、雅洪托夫、包拟古、梅祖麟都认为应作 r、l。二等带 r 介音的字主要与来母相交替，因此来母作 r、以母作 l 是对的参《方言》1981.215 梅祖麟文。以母冠 s-中古为心母，来母冠 s-中古为生母，例如：

心～以〔*sl～ *l〕

25. “赐”*slegs 是“易”*leeg 的转注字，又与“锡”*sleeg 通假。比较泰文“交换、互易”lɛɛk[8]，藏文赏赐 legs-so。

26. “修”*slu 从“攸”*lu 声。《周礼·鬯人》郑玄注：“修”*slu 读曰“卣”*lu。“秀”*slu 与“诱莠”*lu 谐声。藏文“诱”slu-ba。

27. “雖”*slul 谐“唯”*lul，并通用。《谷梁传》桓十四年：“以为唯未易灾之馀而尝可也”。

28. “屧”（苏协切）*sleeb 从“枼”*leb 声，“履中荐”与“扁薄”义亦相因。比较藏文“皮垫”sle-mo、“扁平”leb-mo。

29. “枲”（胥里切）*slɯ 与“台怡”*lɯ 相谐声。藏文“麻”so-ma。

30. “薮”*slo 通“逾”*lo。《仪礼·聘礼》“秉有五薮”注：“古文薮作逾”。

还有 *sl 对 *r 的，如：

31. “飒”*slɯɯb 从“立”*rɯb 声。

32. “筭”*sloons 当从“弄”*roongs 声，藏文“计算”（命令式）为 sgrongs。

反之也有 *sr 对 *l 如《淮南·氾论》“黄衰微”高注“衰”*srul 读绳维之“维”*lul。

生～来〔*sr～*r〕

33. “率”*srud 又音律 *rud，“膟”*rud 从“率”声。《史记》“其罚百率”，音刷 *srood，通锊 *rod。

34. “数”*sro，与“屡”*ro 同谐声，音义相因。

35. “啬”*srɯg 当从“来”*rɯɯ，*mrɯɯg（麦）得声。义亦相因，“啬夫”管的就是来麦之事。

36. “使”*srɯ 从“吏”*rɯ 声，音义相因，与“史”*srɯ 同源。“使”通“李、理”*rɯ（行李、行理）。

37. “娄薮”的“薮”《集韵》“陇主切”*ro，此见《东方朔

传》,《说文》作"樢㽀","㽀"字《集韵》有"爽主" *sro "耸取" *slo 二读。此亦反映"须"音 *slo,藏文"胡须" a'ra。

38. "𪇰䴡" *sree 从"丽" *ree 声。《说文》"楕"(所绠切)sreng 读若"骊" *ree。

39. "杀" *srad 潮州畲话作 lat 阴入。藏文"杀戮" gsad,"煞尾" slad。

(二)在清鼻音流音送气声母"mh 抚,ngh 哭,nh 帑,lh 胎,rh 宠"(皆拙拟)之前冠 s-时中古变"清(初)"母:

清(初)~明〔*smh~ *m〕

40. "訬吵"《广韵》皆"亡沼切" *mleu,"吵"又"初教切" *smhreu,云:"声也,本音眇"。

清~泥〔*snh~ *n〕

41. "次" *snhis 从"二" *njis 声,音义相因。藏文"二" gnjis。

42. "千" *snhiin 从"人" *njin 声(比较"年" *niin 从"千声")。侗语"千" $njən^2$、美孚黎语 $ngen^2$,越文 nghin。

清(初)~疑〔*sngh~ *ng〕

43. "縓謜"(此缘切)*snghon 从"原" *ngon 声,《说文》:"一染谓之縓"。"原"藏文说 ngo(原始的、原来的),"顾元"(头)藏文也说 ngo(颜面)。

44. "楚" *snghra 从"疋"(*sngra 或 *ngraa)声。

清~来、以〔*slh *srh~ *r,*l〕

45. "清" *slheng 与"泠"字 *reeng 音义相因(《广韵》"泠,清泠水也"。藏文"清" seng-po(清洁、淡薄)。又"青" *srheeng从"生" *sreng 声,音义相因。卢舍依语 hring(新鲜、绿)hringʔ(生育)。参考白一平《上古 *sr-的发展》,语言研究总第四期。

(三)塞音声母冠 s-中古为精(庄),从(崇)、清(初)母,

各依清、浊、送气相应变化。例如：（标目中以“精”赅“清从”，以“庄”赅“初崇”，以“见”赅“溪群匣”，以“端”赅“透定”，以“帮”赅“滂並”，如清母“佥”skhlam 归精～见组）

精（庄）～**见**〔*sk、*skr～ *k〕

46. “井”*skeng 与“邢形”*geeng 相谐，“邢”古只作“井”。
47. “浃”skleeb（子协切）从“夹”*kreeb 声。
48. “稷”skluɰg 通“棘”*kruɰg，郑玄《书赞》：“我先师棘下生孔安国”，“棘下”即“稷下”。
49. “岑”*sgruɰm（锄针切）从“今”声 *kruɰm，通“琴”*gruɰm（三等乙类字跟二等字一样有-r-介音）。《水经注》云“楚人谓冢为琴”。梁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鲖阳”引《皇览》曰：“县有葛陂乡，城东北有楚武王冢，民谓之楚王岑”。又“黔”（徂感切）sgluɰuɰm 从“今”声。
50. “笈”有“其立切”*gruɰb，“楚洽切”skhruɰuɰb 二读。
51. “做”（臧祚切）的最早语源可能与甲文“古朕事”（前8.14. 2）的“古”*kaa 有关而来自 *skaa。
52. “造”*sguuʔ 从“告”*kuugs 声。藏文“宣告”sgrog-pa。
53. “穧”*sgluls（秦醉切）从“冀”*kruɰls 声。

精～端〔*st～ *t〕

54. “钻”*stoon，《方言》“钻谓之‘鍴’*toon”。
55. “载”*stuɰuɰs“戴”*tuɰuɰs 同谐声而音义相因。
56. “邨”*sthuun 是“屯”*duun 的转注字，同出一源。

精～帮〔*sp－p〕

57. “匠”*sbjangs 从“匚”*pang，音义相因。包拟古对藏文“操练、锤炼、熟练”sbjong-ba（未来式 sbjang-ba）。
58. “罪”*sbuul 从“非”*pul 声，音义相因。藏文“恶运、不幸”bjur。
59. “自”*sblids 转注为“鼻”*blids。又转为“眉”（许介切）*

hriids，“䫇”（许介、虚器二切）*hrids，都含流音介音。“眉䫇”与“呬”*hrids 实一字，“呬”是“四”（本象鼻息）的转注字，“四”假借为数字读 *shlids，但独龙为 a′ bli，藏文为 bzji←blji，原始苗瑶语为 plei，说明“四”的语根未擦化前也是 *pli，与“自”相近。

（四）擦音 h、ɦ 冠 s-中古为“心”母与“邪”母，与“晓匣云”母相交替（匣母来自上古的 g、ɦ 二母）。

从汉藏比较和汉语内部语源、通谐关系看，有一部分 h、ɦ 擦音声母可能更早原是塞音，受 s-影响而擦化了。以下以“匣”赅“晓云”。

心～匣〔*sh～*ɦ〕

60. “歲”*shwads 原从“戉”（转注字为“钺”）*ɦwads 得声，与“越”ɦwads 音义相因。梅祖麟对藏文 skyod-pa（移动、行进、时间的逾越）。作“䜟哕”（呼会切）hwaads 声符。“歲”闽语读 hue[5]，可见语根很早已为 hw-母。
61. “亘宣”*shwan 谐“喧”（吅、諠同源）*hwan、“桓”*ɦwaan，《尔雅》释言“宣，缓 *ɦwan 也”。《经义述闻》“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条云借“和”*ɦwaal 为“宣”。
62. “损”*shuun 从“员”*ɦon，*ɦun 声。藏文 skjon（缺损）。
63. “霰”*shleens 或体“霓”从“见”*keens、*geens 声。藏文 ser-ba（雹）
64. “雪”*shwed 与“慧”*ɦweeds 同谐声。藏文 *sad（霜、寒冻）。
65. “趿”*shlɯb（苏合切）从“及”*grɯb 声。藏文 skrab-pa（踏）。
66. “恤卹”*shwlig 从“血”*hwiig 声。阿昌语“血”sui。
67. “囟”*shlɯn 通“𦞤 *hrɯ，《说苑·辨物》：“三年𩔰合，而后能言”，《大戴礼·本命》作：“三年𦞤合而后能言”。

邪～匣〔*sɦ～ɦ*〕

68. "彗"（转注为"篲"）*sɦweds 与"慧"*ɦweeds 相谐。藏文"帚"zed（"彗"又读徐醉切 *sɦwids）。

69. "穗"*sɦwids 从"惠"*ɦwiids 声，藏文"青穗"srus 略近。

70. "旋"*sɦwan 通"还"*ɦwraan、*gwraan，音义相关。

71. "旬"*sɦwlin 古文从"匀"*ɦwlin 声，与"均"*kwlin 同谐声。《礼记·内则》郑注"旬"当为均，声之误也"。又《诗·江汉》郑注："旬当作营 *ɦwleng。"（注意中古喻四不都来自古 l 母，重纽 i、ɛ 元音各韵中谐声与 kw 组相关的大都从 ɦwl-母来）。《孙膑兵法》旋 sh-作筍 sh-。

邪母也与 kl 型、*klj 型（章组）带 l 的复声母交替，或与单 l 交替，这类邪母来自 *sɦl-（也有的来自 lj）。其中 klj 型主要是书母 *hlj和船母 *ɦlj：

书←晓 《说文》"豕 *hljil，读与豨 * hlɯl 同"｜獸"* hljus 来自"嘼"*hlus｜"聲 *hljeng 馨 *hleng 同声，《礼记·祭义》郑注"羶 *hljen当为馨"｜升堅 *hljɯng 兴 *hrɯng 同源｜舒 *hlja（方国名）甲文为"虎 *hlaa 方"。

船←匣云 "袕"食聿 *ɦljud，胡决 *ɦwliid 二切，"抭"（于笔切）*ɦwlud从穴 *ɦwliid 声｜莍（于笔切）*ɦlud 从"述"（食聿切）*ɦljud 声｜"鞨"食列 *ɦljad、胡葛 *ɦlaad 二切。

邪～船书〔sɦl～ *ɦlj *hlj〕

72. 《春秋经》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来聘"，"術"*ɦljud《公羊传》作"遂"*sɦljuds。

73. 《春秋元命苞》："'徐'*sɦla 之为言'舒'hlja。"《左传》哀公十四年"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史记·鲁周公世家》作"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于徐州"。

邪～见匣等〔*sɦl～ *k、*ɦ〕

74. “随隋” *sɦloi 相转注。“隋”本音 *hloi（隳堕），《释文》，刘昌宗读“相规反” *shloi，（隋又音“他果切” *hl'ooi，“徒果切” *ɦl'ooi。l' r' 表重读并与塞音结合较紧的流音，也可分别写成 ll，rr）。

75. “俗” *sɦlog 从“谷” *klog、*log 声。藏文“规矩” lugs。

76. “松” *sɦlong 从“公” *klong 声，藏文“油松” sgron，泰文 son。（藏文“松” som 则当对“杉” *srɯm）。

邪～以等〔*sɦl～l〕

77. “似” *sɦlɯ 为“以” *lɯ 的转注字。“耜” *sɦlɯ 或作“梩”从“里” *rɯ，“枱” *lɯ。

78. “夕” *sɦljag 与“夜” *ljags 同源，“夕”古即月字，梅祖麟、蒲立本对藏文 zla（月）。苗语 l̥a。“夕”失去-ɦ-则变“昔” *sljag《庄子·天运》“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

79. “泅” *sɦlu “游” *lu：同源。“囚” *sɦlu 通“由” *lu:《水经注·沔水》引《吴记》秦始皇改槜李为“囚卷，亦曰由卷”。

80. “涎” *sɦlan 从“延” *lan 声。李方桂对藏文“液” zlan。

81. “颂” *sɦlong 从“公” *klong 通“容” *long，“诵” *sɦlong 从“甬” *long 声，藏文“告、说” sgron。

以下讨论几种音变的例。

（1）脱去 h ɦ 而与 s-交替：

82. 《左传》哀公二年：“吴洩庸如蔡纳聘”，“洩” *sled 哀公二十六年石经宋本作“舌” *ɦljed（今本误作“后”）脱去-ɦ-，故读心母不读邪母。

83. 《诗·采苹》“于以湘之”，“湘” *slang 借为“鬺鬺” *hljang 字（式羊切），与“亨” *hrang 亦同源。此-h-脱去，或与 s 交替，藏文 slang（锅）。

(2) s-后流音如为 ɦr 则为“俟”母，为重读的 ɦl' ɦr' 则为“从崇”母，为 l' 则为“精母”。

84. “漦” *sɦrɯ 从“𠩺”（许其切）*hrɯ 声，与釐 *rɯ 同声。“俟” *sɦrɯ 从“矣” *ɦrɯ 声。借为地名读“郎才切” rɯɯ，“土来切” rhɯɯ。

85. “事” sɦr'ɯ 从“吏” *rɯ、“史” *srɯ（甲金文“吏史使”通）《诗·雨无正》，“三事大夫”《逸周书·大匡》作“三吏大夫”。“卿事”即“卿士”、通“士” *sɦr'ɯ。《毛公鼎》“参有司”即《诗·十月之交》“三有事”，通“司” *slɯ（“司”的同音字“丝”也是 *slɯ，朝鲜借为 sir，西传转为 silk）。

86. “寂” *sɦl'juug（也可作 sɦl'ɯɯug）从叔 *hljug 声。

87. “旌” *sl'eng 从“生” *sreng 声，或作“旍”，从“令” *reeng 声。

88. “迹” *sl'jaag 从“亦” ljaag 声，“亦”（臂）对藏文 lag（手）。

89. “子” *sl'ɯ 与“李” *rɯ 谐声，与“汓”（泅）*sɦlu 谐声，（游 *lu 同）“子”与“巳” *sɦlɯ 同源，甲文干支“巳”作“子”。

90. “酒” *sl'u 是“酉” *lu 的转注字。泰文“酒” hlau，干支“酉” lau。藏文 ru-ma（发酵）（酒字朝鲜借作 sur，比较丝 sir）。

(3) 汉语通谐现象中有的应排除声母前部的一些成分，不然易误拟，如

91. 《诗·维天之命》：“假似溢我，我其收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引作“何以恤我”，《说文》引作“誐以谧我”。“溢 *lig（夷质切，是“益” *ʔleg的转注字）：恤（辛聿切）*shwlig：谧（弥毕切）mlig”相通。《庄子·齐物论》“老洫况逼切 *hwrɯg”古本作“老溢”。

92. “瑟”*srig 从“必”*plig（秘 *prig）声。有人因而拟 *spr-，《淮南子·说林》明说：“头虱与空木之瑟，名同实异也”。不必加-p-。

93. “犀”*sli 从“尾”*mlɯi 声（缅文“尾”mrii：）。有人因而拟 *sml-，但“犀”与“师”*sri 通，《公羊传》文公十六年“盟于犀丘”《谷梁》作“师丘”，汉“硕人”诗铭镜“瓠犀”作“会师”。而且犀与遲 *ɦl'i 谐声，不必加-m-。藏文 bse。

三、

此外，次浊母前除 s-外还有 h-头，与缅文泰文清鼻流音的 h-头相当。有好些学者认为 h-头也是由 s-头转化来的（次浊声母前，除 h-头外，还有 ʔ-头、ɦ-头，另详）。下面先举些 h-头例：

晓～明〔*hm～ *m〕

94. “勖”*hmog 从“冒”*muugs 声，通懋 *moogs。

95. “烕”*hmed 与“灭”*med 同根。

96. “昏”*hmɯn 从“民”*min 声，缅文 hmun（阴暗）、藏文 mun。

97. “焜”*hmɯi 从“尾”*mlɯi 声，藏文 me（火）缅文 mii：（火）。

98. “荒”*hmaamg 从“亡”*mang 声。

99. “釁”*hmrɯn《国语·齐语》作“亹”（三亹三浩之），亹又“文远切”*mlɯn，“衅”金文“釁寿”借为“眉寿”，眉 *mril，藏文作 smin。

*hm 中的 m 中古大多数变为-w-，成为 hw 声母字。

晓～泥日〔*hn～ *n *nj〕

100. “漢”“ *hnaan 与“難”同声，“灘”是 *nhaan。《鄂君节》“漢灘”通谐。

101. “藃”（火各切）*hnaag，（又丑略切 *nhag）从“若” *njag 声。

晓～疑日〔*hng～ *ng *ngj〕

102. “浒” *hngaa “许” *hnga 从 “午” *ngaa 声，“许” 包拟古对藏文 sngag（赞许）。

103. “鬩” *hngeeg 从 “兒” *ngje 声。

104. “虺” *hngul 从 “兀” *nguud 声。泰文 “蛇” nguu。

105. “獻” *hngans 从 “鬳” *ngans 声，通 “仪” *ngal。又读 “素何切” *sngaal。

晓～来以〔*hr、*hl～ *r、*l〕

106. “僖” *hrɯ 通 “釐” *rɯ（僖王），“嫠” *hrɯ 与 “釐” *rɯ 相谐。

107. “僖” *hlɯɯ 从 “台” *lɯ 声，与 “怡” *lɯ 义相因。

108. “唏” *hril《方言》十三注作 “灵几反” *ril。

109. “虎” *hlaa 与 “盧” *raa 同声符，又通 “虜” *raa。

h 在-j 前变书母

书～日泥〔*hnj～ *nj、*n〕

110. “恕” *hnja 从 “如” *nja 声。

111. “手” *hnju 与 “杽扭” *nu 相谐。“手指” 傣语说 niu[4]，泰文 niu[4]，缅文 hnjouh。

书～疑〔*hngj～ *ng〕

112. “势” *hngjeds 与 “藝” *ngeds 同谐声。

113. “烧” *hngjeu 从 “尧” *ngeeu 声。

书～以〔*hlj～ *l〕（亦有书母对来母的，如圣 *hljeng：灵 *reeng）

114. “舒” *hlja 从 “余” *la 声。“余” 泰文 raa（我们），藏文 rang（自己）。

115. “尸” *hlji “夷” *li 相通。

116. “说”*hljod “悦”*lod 相通。

117. “输”*hljo 从“俞”*lo 声，通“渝”*lo。“喻”泰文 ruu^4（知晓），“窬”泰文 ruu^2（孔）。

s-头转化为 h-头是语言中常见变化，如藏文 sna→缅文 hna（鼻），普标语干支“戌”读 huat（据陈其光）。因此汉语 hngaʔ“许”可能来自藏文 sngag，“婚”hmɯn 可能来自藏文 smjan（古词，结亲）。但有的则是别的前缀擦化，如泰文 ha←hnga“五”来于藏文 lnga，“六”hok←hrok 来自藏文 drug、缅文 khrok，汉语“浒”*hngaa 对藏文 dngo（河边），“货”*hngool 也对藏文 dngos-po，“鼠”*hlja 则对藏文 bra。（一如古苗瑶语“八”hrjat 来自藏文 brgjad）。

因此像下面例子可有两种解释。

118. “伸”*hljin 读如“信”*shljin，或 *slin，s-h-直接交替。

119. 郑玄《礼记》注“鲜当为獻”。獻 *hngan 对 shngan，或 sngan。

四、

初步看来，s-头有两种功能，一是构词词头，二是表使动态的词头。

（一）构词词头是用以分化同一语根孳生的词，常形成一个词族，如：

120. “𪊲”*ngad（议罪）→辥 *sngad（罪）。

121. “櫱”*ngaad（伐木餘）→劈 sngad（断）。

122. “额”*ngraag→颡 *sngaang。

123. “兒”*ngje→壻 *sngees。

124. “來”*rɯɯ（“麥”mrɯɯg）→嗇穡 *srɯg。

125. “戉”*ɦwad→歲 *shwads。毛公鼎“用歲（戉）用政（征）。”（年岁义则可比泰文“岁”khwap）。

126. “老”*ruu→“叟”sru,(“嫂”*slu,藏文 sru-mo)

127. “林”*rɯm→“森”srɯm。“淋”rɯm→“渗”srɯms。

128. “隆”*rung→“嵩”*slung。

129. “廊”*rang→“厢”*slang,亮谅*rang→相*slang(尔雅释诂)

130. “欄攔”*raan→“栅”*sraan。

131. “育”*lug→“息”*slɯg,泰文 luuk(子)。

132. “牢”*ruu、“收”*hlju→“囚”*sɦlu,比较游→泅。

133. “嗂傜”*leu→笑*sleu,凌乐壮语笑 liau[1](《庄子·逍遥游》“犹然笑之”,崔注“笑貌”)。“夭”*ʔreu 声。

134. “尸”*hlji→“死”*shlji~*sli。《汉书陈汤传》“求谷吉等死”注:“死,尸也”。

135. “二”*njis→“次”*snhis“七”*snhid,“七”独龙语 snjit,白保罗以为来自原始的“五加二”。

(二)使动词头常用于动词,或形容词,前面已经举过的

136. 寤*ngaa 迕*ngaa→苏*sngaa 是使醒,使迎。

137. “移”*lal→“徙”*slal~*slel。表使移。

138. “还”*ɦwraan→“旋”*sɦwan,表使还。

139. “食”*ɦljɯg→饲*sɦljɯgs,表使食。船母加 s-正变邪母。藏文“食物”“吃饱”rgjags,又干粮 brgjags,对汉语“糒”*brɯgs。

140. “顺”*ɦljun→“驯”*sɦljun,表使顺伏。藏文 srun。泰文“教训”soon。训*hlun 也是同源词。

141. “濡”*njo→需*snjo,表使濡。

(三)h-头也有类似作用,如构词词头:

142. “虐”*ngaug→“谑”*hngaug。

143. “孟”*mraang→“兄”*hmrang。

144. “墨”*mɯɯg→“黑”*hmlɯɯg。墨原指烟墨。

145. “荛”*ngjeu→ “烧”*hngjeu。

使动词头如：

146. “引缜”*lin→ “伸”*hljin，正与藏文 ring（长）→sring（伸长）相对应。缅文亦变 h-，作 hra N。

147. “豫”*la→ “舒”hlja。

148. “踰”*lo→ “输”hljo。

149. “闻”muɯn→ “薰”*hmuɯn，藏文 mnam→snom。

附　记：本文拟音系统请参考拙作《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88年第1期）。但-i 尾改为早期大部分来自-l。

参考文献

白保罗　（班尼迪）

1972　汉藏语概论，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6　再论汉藏语系，美国东方学会杂志，96. 2期

包拟古　1969　藏文“衣褶”与汉语“卒”字及*st-假设，史语所集刊39本下册，庆祝李方桂先生六五岁论文集

1973　汉藏语s-复辅音声母在汉语中的某些反映形式，中国语言学报（JCL），1. 3期

高本汉　1940　汉文典 BMFEA 12，1957 BMFEA 29

1933　汉语词类　张世禄译　商务

黄　绮　1962—64　论声母分合（《扬雄方音辨》问题之一），河北大学学报1962第3期，63第4期，64第5期

柯蔚南　东汉音注的声母系统　李玉译　音韵学研究通讯第4期（1983）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　商务印书馆

林语堂　1933　语言学论丛　上海开明书店

陆志韦　1947　古音说略　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十

梅祖麟　1971　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s-声字，清华学报新九卷1—2期

1979　汉藏语的“岁、月、止、属”等字，清华学报十二卷1－2期
1981　古代楚方言中“夕（柰）”字的词义和语源，方言1981年第三期
蒲立本　1962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Asja Major 新9．1期
许思莱　1974　上古汉语中的R和L母，中国语言学报（JCL）2．2期
雅洪托夫
1960　上古汉语中的复辅音
1976　上古汉语里的l和r声母皆见《汉语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杨福绵　1982　汉语系和原始汉语（一）上古汉语和原始闽语，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
虞万里　1988　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中国音韵学研究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
张琨，张谢蓓蒂
1976　汉语 *s-鼻音声母，BIHP　47期
竺家宁　1981　古汉语复声母研究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汉语、瑶语复辅音同源例证*

赵秉璇

（一）

现代汉藏语系诸语言里，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复辅音声母，从语言发生学的关系看，现代汉语里也应该有复辅音声母的痕迹，山西晋语反语骈词里的双音节嵌l词或为可循之迹象。这种双音节嵌l词的语音结构都是[k-l-]，并且有一个相对应的单音节词。双音节嵌l词和相对的单音词，不仅语义、语法功能完全相同，语音形式也有密切的联系，嵌l词的第一个音节和相对的单音词的声母相同，嵌l词的第二个音节和相对的单音词的韵母、声调相同，嵌l词的两个音节相切即为与其相对的单音词的音，构成了反语骈词。我们发现山西晋语里的反语骈词有一部分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相对应，在意义上，嵌l词与其相对的单音词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相同或相近；在语音上，嵌l词去掉第一个音节所带的元音和促音韵尾，其复辅音形式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完全相同，嵌l词第二个音节的韵母及与其相对的单音词的韵母，同广西全州瑶语复辅音词的韵母的对应变化，也都符合汉藏语系韵母的演变规律。汉语太原方言反语骈词里双音节嵌l词第二个音节的声调及与其相对的单音词的声调有一部分同广西全州瑶语复辅音词的声调相对应，完全相同，即

---

* 作者在研究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及反语骈词里的双音节嵌l词同瑶语复辅音词的对应关系时曾得到王均先生的指导和鼓励，本文初稿胡双宝先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本文参考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和山西方言志，不及一一备录，一并致以谢意。

太原方言的平声对全州瑶语的平声（1、2调），上声对上声（3、4调），去声对去声（5、6调），入声对入声（7、8调）。但也有一部分不完全相同，我们借用陈其光、李永燧二位先生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在汉苗瑶基础语时代，声调还没有形成或者未完全形成。可以认为，汉语苗瑶语产生声调的规律是一致的，但汉语和苗瑶语分开后，声调的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语音条件，如复辅音声母及各种韵尾的存在和消失，已有所不同，所以部分同源字的声调不同类”。因此，在下面的例子里，有一部分复辅音词在声、韵、调的对应中，缺一项对应。但是它们的复辅音形式确实是相同的。山西晋语同广西全州瑶语在地理位置上相距数千里，这样有规律的对应关系，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是语言发生学上的联系，说明汉语和瑶语的复辅音是同源的。本文所用的汉语资料，是作者多年来搜集的山西晋语里的反语骈词，以太原方言为主，兼及其他方言；本文所用的瑶语资料系中央民族学院邓方贵、盘承乾二位先生和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瑶族研究生赵建伟先生所提供的广西全州瑶语复辅音词，属瑶语标敏方言，兼及汉藏语系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本文上古汉语的拟音根据严学窘先生的《周秦古音结构体系》。

（二）

全州瑶语　pla²　扒拉

太原方言　pəʔ₂ laʔ₂——paʔ₂　薄腊——拨

上古汉语　*plat

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 pla²，意义同汉语“扒拉”，语音形式同太原方言反语骈词里的嵌 l 词薄腊 pəʔ laʔ 相对应，词义同嵌 l 词相对的单音词拨 paʔ 相对应。“拨”的上古原始形式应为 * plat。苗瑶语的塞音韵尾-t，有一部分演变为喉塞音-ʔ，有的消失塞音韵尾演变为开口元音。如“翅”，连南瑶语为 dɔt，宁远瑶语 daʔ，养蒿苗语为 ta。从原始汉语 plat 到太原方言的 pəʔ laʔ，再到全

州瑶语 pla 的变化正符合这一塞音韵尾演变的规律。

全州瑶语　plai⁴露出

太原方言　pəʔ꜀ ᶜlai—ᶜpai　薄来——摆

上古汉语　*plad 摆

广西全州瑶语 plai⁴（露出），同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 pəʔ꜀ ᶜlai—ᶜpai "薄来——摆"语音形式相同，词义在某种意义上相同。太原方言里的 pəʔ꜀ ᶜlai 薄来和 pai 摆，都有露出的意思，如："裤带薄来出来了"。就是裤带露出来的意思。又如："东西摆扎出来了"，这里的"摆"也有"露出"的意思。

全州瑶语　plau⁵奔跑

太原言言　phəʔ꜀ ᶜlau——ᶜphau　扑涝——跑

上古汉语　*blog 跑

全州瑶语的 plau⁵（奔跑）同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 phəʔ꜀ ᶜlau——ᶜphau"扑涝——跑"相对应。跑，並母平声二等，並母上古为 *b，但今音变为仄声，其声母也相应变为吐气音 ph。

全州瑶语　plin⁴拌合

太原方言　pəʔ꜀ læ̃꜄——pæ̃꜄ 薄烂——拌

上古汉语　*plan 拌

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 pəʔ꜀ læ̃꜄——Pæ̃꜄"薄烂——拌"，同广西全州瑶语的 plin⁴（拌合），词义和语音形式均相对应。全州瑶语中是齐齿呼，在太原方言中变成了开口呼，这种齐齿呼和开口呼相变换的例子在苗瑶语中也常见，"田"，养蒿苗语里为齐齿呼 li；在青岩苗语里变成了开口呼 lɑn。

全州瑶语　plan²爬

太原方言　pəʔ꜁꜀ la—꜀pa 薄拉——爬

上古汉语 *blag

爬，並母二等，古为浊音声母，今音平声应为吐气音，但在今太原方言白话音里古浊音平声不吐气，是为古浊声的残留。反语骈词 pəʔ꜁꜀ la——꜀pa "薄拉——爬"，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 plan

(爬)相对应。全州瑶语为鼻音收尾，太原方言却是元音收尾。这种鼻尾和开尾相互对换的语言现象，在苗瑶语中也常见，“痛”，龙胜瑶语为鼻音收尾 mun，石门苗语却是元音收尾 mo，这是音韵学上所说的阴阳对转现象。

全州瑶语　plɛ^{1}　摊开

榆次方言　pəʔ꜀lɔ——꜀pɔ　薄捞——刨

上古汉语　*blog 刨

榆次方言反语骈词 pəʔ꜀lɔ——꜀pɔ“薄捞——刨”，其中“薄捞”和“刨”都有“摊开”的意思。如：

鸡儿把堆的麦子“薄捞”开了。

鸡儿把堆的麦子“刨”开了。

这里“薄捞”和“刨”都当摊开讲，正好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 plɛ^{1}(摊开)相对应。全州瑶语为前元音，榆次方言为后元音，这种前元音和后元音互相转换的例子在苗瑶语中常见，“角”吉伟苗语为 ce，石门苗语为 ku。

全州瑶语　plɔŋ^{2}　量词：一“棵”菜

太原方言　phəʔ꜀ləŋ——꜀phəŋ 泼棱——蓬

上古汉语　*bluŋ　蓬

蓬，表示丛生花草的量词，今太原话中已经不用，凡是普通话中称为“蓬”的，太原话中都是“泼棱”。如：“一泼棱”白菜，一“泼棱”马兰花。“泼棱”phəʔ꜀ləŋ 恰好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 plɔŋ^{2}相对应。都是丛生花草的量词，语音形式相近。蓬，並母平声，在今北方话中变成了吐气清音。

全州瑶语　kla^{5}　老鼠

平遥方言　꜀ku ʐʌʔ꜀　孤儿

寿阳方言　xɔ꜄ təʔ꜀　耗子

壶关方言　kəʔ꜀la　圪拉

太原方言　꜂lau su꜄　老鼠

上古汉语 *glak 鮥

山西晋语里的四种不同异称，都是从汉语里古老的词“鮥”演变来的。《说文》：“鮥，鼠出胡地皮可作裘，从鼠各声”。《集韵》：“鮥，曷各切，音涸”。《玉篇》：“鮥，卢各切，音洛”。曷各切属古匣母宕摄开口一等铎韵，严学宭先生指出：“中古匣母一、二、四等来自上古 *g。”卢各切属来母，鮥的读音，匣母和来母交替，又有各、格、胳、骼[g]，洛、络、骆、路[l]互谐，说明其上古的原始形式是复辅音 *glak。

今山西的平遥、清徐、忻州、文水等地把鼠叫作“孤[ku]儿”，是上古汉语“鮥”的复辅音 *glak 消失后置辅音[l]以后形成的。与“鮥”同音的“涸”声符为“固”，“鮥”的声符为“各”，上古铎部，今音有变作[u]的，如暮、幕等，说明中古时期已演变为 *gak，到后来又演变为山西话中的“孤儿”。

今山西的寿阳、朔县、襄垣、怀仁等地，把鼠叫做“耗子”，是“鮥”的复辅音 *glak 失落后置辅音[l]，中古时期匣母一、二、四等由 *g 演变为 *h 以后形成的。铎韵在现代音中有一部分演变为[au]，如凿、鹤等，为此可推断后来又演变为山西话中“耗子”的“耗”。

今山西的临县、壶关、陵川、洪洞、左权、沁县等地，把鼠叫做 kəʔ la，正好和广西全州瑶语“老鼠”的语音形式 kla 相对应，有力地说明了“鮥”的上古原始形式是复辅音 *glak。“圪拉——鮥”，kəʔ la——ku(ka)，构成了反语骈词。

“老鼠”就是“鮥(洛)鼠”。《玉篇》：“鮥，卢各切，音洛”。属古来母，则是“鮥”的复辅音 *glak 失落前置辅音后残留的后置辅音边音的遗迹。铎韵有一部分字在现代音中读[au]，如落、烙、酪等。“老鼠”的“老”[lau]即来源于此。在傣语中演变为 lu，在仡佬语中演变为 lɑ。

上述“鮥”的演变情况如下：

*hak—— *haʔ——xa——xɔ 耗子

*glak—— *gak—— *gaʔ——ka——ku 孤儿 反语骈词

*gəg lag—— *gəʔ laʔ——kəʔ laʔ——kəʔ la 圪拉

*lag—— *laʔ——la——lau 老鼠

全州瑶语 kla^{2} 高梁

太原方言 kəʔ꜀ ᶜlæ——ᶜkæ 圪榄——杆（高梁杆儿）

上古汉语 *klan 杆

今太原方言把高梁杆儿叫做“茇圪榄”，广西全州瑶语把高梁叫做 kla^{2}，两者相对应，语音形式基本相同，不过在全州瑶语中失落了鼻音韵尾，在太原方言中变成了鼻化音。

全州瑶语 klin^{5} 滚

太原方言 kuəʔ꜀ ᶜluŋ——ᶜkuŋ 骨拢——滚

上古汉语 *klwən

广西全州瑶语的 klin^{5}（滚），同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 kuəʔ꜀ ꜀luŋ——꜀kuŋ“骨拢——滚”相对应，词义完全相同，语音形式基本相同。齐齿呼与合口呼相转换，在苗瑶语中也有先例，“去”，睦边瑶语为齐齿呼 miŋ^{2}，吉伟苗语为合口呼 muŋ^{4}。

全州瑶语 khlɔŋ^{1} 孔（空心）

太原方言 khuəʔ꜀ ꜀luŋ——꜀khuŋ 窟窿——孔

上古汉语 *khluŋ 孔

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 khlɔŋ（空心），同太原方言的反语骈词 khuəʔ꜀ ꜀luŋ—꜀khuŋ“窟窿——孔”相对应，语音形式和词义完全相同。这是人们最早发现的汉藏语系少数民族复辅音词同汉语反语骈词相对应的例子，不过人们所发现的不是瑶语，而是傣语的 kloŋ。常被用来作为上古汉语复辅音存在的例子，可惜当时只发现这一条。

全州瑶语 kla^{3} 道路

清徐方言　kəʔ꜆　꜀lɑ　　圪垃(街道)

苏州方言　ka　(白读)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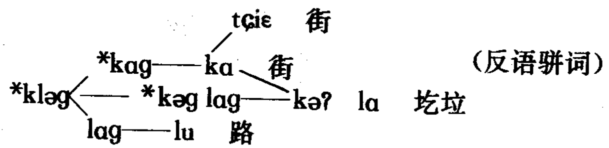
上古汉语　*klag　　街

今山西清徐把街道叫做圪垃 kəʔ꜆　꜀la，当地有一首民谣："东圪垃儿东，西圪垃儿西，西圪垃儿出来个好婆姨，搽的红红(胭脂)打的眉。"民谣中的"东圪垃儿"、"西圪垃儿"即是"东街上""西街上"。今吴区苏州话的白读音把"街"叫作 ka，正好同清徐话的圪垃相配合，构成反语骈词"圪垃——街"kəʔ la——ka。《说文》："街，四通道也"。街，也是道路。这样，清徐方言的嵌 l 词 kəʔ la，正好同广西全州瑶语的 kla^3(道路)相对应。

街，开口二等，上古汉语的"街" *klag，正好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 kla 相对应，上古"街"、"路"同音、同义、同源。

复辅音 *klag 失落后置辅音 l，变为 ka，即苏州话的白读音，莲花畲语"道路"也是 ka^3。在汉语的普通话及多数方言中又变为舌面音 tɕiɛ。复辅音失落前置辅音 k-，变为 lu，即汉语的"路"，在门巴话中变为 lem 或 lam。复辅音音节分化后，变为清徐话中的嵌 l 词"圪拉"kəʔ lɑ。

演变情况如下：



全州瑶语　$klən^7$　刮

太原方言　kuəʔ꜆ laʔ꜆——kuaʔ꜆　骨腊——刮

上古汉语　*klwɑt

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 $klən^7$(刮)同太原方言的反语骈词 kuəʔ꜆ laʔ꜆——kuaʔ꜆"骨腊——刮"相对应。"刮"为辖韵入声，在古汉语和太原方言反语骈词里的嵌 l 词以及与其相对的单音词中都带有塞

音韵尾，但在全州瑶语中却转变为鼻音收尾，这种塞音韵尾和鼻音韵尾相转换的例子在汉藏语系中还不多见，“黑暗”在傣语中是mɔk，在水语中是mon；“大雾”在列普查语中是muk，在侗语中是mun，都是塞音韵尾和鼻音韵尾互相转换的例子。“刮”在全州瑶语中虽然变为鼻音韵尾，但它的声调仍未变化，还是阴入调。

全州瑶语　klɔ^{1}角

榆次方言　kəʔ꜆꜀lɔ——꜀tɕiɔ（新文读）圪捞——角

上古汉语　*kluk 角

角，见母二等觉韵，古为舌根音k-，今长沙方言的白读音仍为ko，太原方言反语骈词中嵌l词的第一个音节也保留了古舌根音；于是构成了反语骈词kəʔ　lɔ——ko“圪捞——角”。正好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klɔ^1（角）相对应。洪迈《容斋三笔》中指出：“角为砣落。”罗常培、王均先生也指出：“角为角落”。今长沙方言的文读音和榆次方言的白读音也还是入声字，在全州瑶语、榆次方言的新文读音和长沙方言的白读音中都失落了塞音韵尾，同时也失落了后置辅音。

全州瑶语　kləi^3　土坷垃

太原方言　khəʔ꜆ laʔ꜆——khaʔ꜆　坷垃——垎

上古汉语　*g̊lak　垎

垎，土质干而板结。《齐民要术·耕田》：“凡下田停水处，燥则坚垎”。太原方言把土质坚硬叫“铁垎”，坚硬的土块叫khəʔ　laʔ坷垃，khəʔ　laʔ——khaʔ“坷垃——垎”，构成了反语骈词，其中的嵌l词khəʔ ləʔ“坷垃”正好同广西全州瑶语的kləi^{3}相对应，都是指坚硬的土块，俗称“土坷垃”。垎，匣母二等陌韵，古音声母为*g，今太原方言里保留了古塞音韵尾，但已变为闭塞喉音，全州瑶语中则失落了塞音韵尾。

全州瑶语　klan^1　热

榆次方言　kəʔ꜆　꜀læ——꜀tɕie圪拦——□（煮沸）

上古汉语 *klan□

广西全州瑶语把“热水”的“热”叫 klan^{1}，榆次方言把水煮沸叫 kəʔ læ 圪拦，开水叫 tɕie 水。kəʔ læ 和 tɕie 相配，构成了反语骈词，表示开水的 tɕie，这个方言词我们还未找到它的本字，舌面音 tɕ，是从舌根音变来的，我们可以推断，古音有个表示“开水”的复辅音词 *klan，正好同广西全州瑶语的 klan 相对应，不过在今天榆次方言中失落了鼻音韵尾。

全州瑶语　kləi^{2}　拱起

太原方言　khəʔ꜆　꜀liau——꜀tɕhiau 刻撩——翘

上古汉语　*gljog　翘

太原方言把“拱起”叫“刻撩”，也就是“翘起”的意思，可知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 khə　liau——tɕhiau“刻撩——翘”，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 kləi^{2}（拱起）在词义上相对应。翘，群母平声，古音应为舌根浊塞音 g，今音变为舌面清擦音吐气音，但今厦门话读 khiau，保留了古音。太原方言反语骈词中的嵌 l 词刻撩 khəʔ　laiu 也保留了古音，其语音形式正好同广西全州瑶语的 kləi^{2}相对应。

全州瑶语　klwo^{2}　搅

榆次方言　kəʔ꜆꜂lɔ——꜂tɕiɔ 圪老——搅

上古汉语　*klog 搅

搅，见母开口二等，见母古音为 k，今客家方言保留了古音，“搅”读为 kau，今榆次方言反语骈词里的双音节嵌 l 词 kəʔ　lɔ 第一个音节仍然保留了古音，正好同广西全州瑶语的 klwo^{2}（搅）相对应，不过韵母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我们在错那门巴话中也找到了例证，“搅”为 kroʔ，也是复辅音形式，同榆次方言的 kəʔ　lɔ 更为接近。

全州瑶语　gli^{1}　卷曲

太原方言　kuəʔ꜆ lyɛ꜅——tɕyɛ꜅　骨联——卷

上古汉语　*kljan 卷

卷曲，全州瑶语为 gli^{1}，武鸣壮语为 kljan^{3}，都同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 kuəʔ lyɛ——tɕyɛ“骨联——卷”相对应。卷，厦门话为

kuan。"卷"属古见母，见母古为舌根音，今音变为舌面音。在全州瑶语、太原方言嵌l词及厦门话中都保留了古音的舌根音。全州瑶语中失落了鼻音韵尾，太原方言的反语骈词中也失落了鼻音韵尾。

全州瑶语　kli¹　腋下

太原方言　kəʔ꜀　꜀li——圪离间(腋下)

上古汉语　*klak 胳

《广雅·释亲》:"胳，谓之腋"。腋下，广西全州瑶语叫kli¹，太原方言叫keʔ li tɕie(圪离间)。我们可以推断古代汉语有一个表示"腋下"的复辅音词*klak，就是"胳"，不过它在现代音中分化为太原方言的kəʔ li(圪离间)，韵母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分化和变化，正好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kli¹相对应。"胳"在粤方言中和客家方言中分化为kala，也是"腋下"的意思。现代瑶语和汉语的多数方言已经失落了塞音韵尾-k，齐齿呼和开口呼转换的例子在苗瑶语中也有，已见前述。

全州瑶语　klin²　圆

太原方言　xuəʔ꜀　꜀luæ̃——꜀xuæ̃忽栾——环

上古汉语　*glwan 环

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xuəʔ　luæ̃——xuæ̃"忽栾——环"，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词klin²(圆)相对应。环为匣母二等字，古声母应为*gl-。全州瑶语为齐齿呼，太原方言为合口乎，这种齐齿呼和合口呼互换的例子，在苗瑶语中亦常见。"肥"，全州瑶语为klin，是齐齿呼，宁远瑶语却是tɕun，为合口呼，"圆"在屏边瑶语中也是合口呼klun²，并且带有复辅音声母。汉语中"环"、"圝 luan"都有圆的意思。失落前置辅音后，变为养蒿苗语的len(圆)、通什黎语的lun(圆)，变为汉语的luan。

演变情况如下：

*kluan —— xuan —— xuæ̃　　环

反语骈词

*glwan- *kəg luan —— xuəg luan —— xuəʔ　luæ̃　　忽栾

kluan —— luan　　栾

(三)

通过上述汉语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同广西全州瑶语复辅音词相对应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太原方言反语骈词里的双音节嵌 l 词与广西全州瑶语的复辅音是同源的,太原方言反语骈词里的双音节嵌 l 词是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残留遗迹。从中可以窥视出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演变的规律:(一)复辅音失落前置辅音,(二)复辅音失落后置辅音,(三)复辅音两个辅音之间产生增音现象,插入了元音和塞音,发生了音节分化,构成了双音节“嵌 l 词”。

我们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是毫无疑义的。据此,我们再讨论一下近百年来学者们关于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理论、假设、构拟是否正确。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和王均先生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中,对构拟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提出了三条重要的证据:(一)现代汉语方言里的反语骈词,(二)汉藏语系同系属语言的比较,(三)汉字的谐声交替现象。因为现代汉语方言里没有复辅音而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中有复辅音,因此(一)和(三)都要在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中得到印证才能有说服力。这不是仅仅依靠汉字的谐声交替现象,而是在现代汉语方言和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中找到了活的语言根据,为合理地解决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问题,从理论上奠定了基础。从太原方言反语骈词与广西全州瑶语复辅音词相对应的同源关系来看,罗王二位先生的理论无疑是正确的。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汉语词族》中提出了关于上古汉语复辅音的著名假说：

A　各　klak：洛　lak

B　各　kak：洛　klak

C　各　klak：洛　glak

在这三种假说中，高氏赞成C式的说法，后来他在《汉字韵读》中广泛地采用了这一原则去构拟汉语上古音。但由于汉字谐声系统太庞杂，许多问题不能解决，又不得不放弃C式的说法。后来音韵学家对此多有批评。董同和先生在《上古音表稿》中认为A式比较合宜。但后来他在《汉语音韵学》中又说："至于我们古语中究竟是哪一种型式，或者是不是三种型式都有，就现有材料，则又无法决定"。[①]陆志韦先生在《古音说略》中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单知道'各'跟'路'的上古音都是喉牙音加上来母……'各'跟'路'尽可以同是从 kl 变出来的……我主张凡是 l 通 k、k'、g的声的上古音全得含混的作 kl"[②]我们认为陆志韦先生的论述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从山西晋语反语骈词同广西全州瑶语复辅音词的对应关系中找到了证据。

上述山西晋语反语骈词同广西全州瑶语复辅音词同源对应关系中，有四个同声符"各"有关系的词，列表如下：

北京音	古　音	词　义	山西晋语	全州瑶语
胳　kɤ	*klak	腋　下	kəʔ　li	kli[1]
垎　xɤ	*glak	坚硬的土块	khəʔ　laʔ	kləi[3]
貉　xɤ	*glak	老　鼠	kəʔ　la	kla[5]
路(街) lu	*klak	道路、街道	kəʔ　la	kla[3]

① 董同和：《汉语音韵学》第300页

② 《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第280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四个同声符"各"有关的词，在今广西全州瑶语中都是复辅音 kl-，在今山西晋语反语骈词的嵌 l 词中，第一个音节的声母是 k-或 kh-，第二个音节的声母都是 l。属见母的古音声母是 kl-，今音变为 k-，属古匣母的古音声母是 gl-，今音变为 x-。关于"路"需要特别说明一下，"路"、"街"，上古同源，都是复辅音 kla，失落后置辅音变为"街"[ka——tɕiɛ]，失落前置辅音变为"路"[lu]，复辅音音节分化变为山西晋语中的圪拉[kəʔ lɑ]。这充分说明了高本汉关于 C 式的假设是可信的，陆志韦先生的进一步论证是正确的。

苏联汉学家雅洪托夫在《上古汉语中的复辅音》里提出了："二等汉字中有 l 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与其它语言的比较中得到证实，在那些语言中同汉语的 l 相对应的有 l 或 r"。[①]他举的例子虽然在汉藏语系其它语言里得到了证实，但是汉字的例子却是间接的。没有在汉语方言里得到印证。这里我们可以补证雅洪托夫的理论，看下面二等字的例子：

汉字	上古音	山西晋语		全州瑶语
爬	*blag.	phəʔ	lɑ	plan
摆	*plag	pəʔ	lai	plai
刨	*blog	pəʔ	lɔ	plɛ
刮	*klwat	kuəʔ	laʔ	klən
搅	*klog	kəʔ	lɔ	klwo
环	*glwan	xuəʔ	luæ̃	klin
挌	*glak	khəʔ	laʔ	kləi

这些二等字在汉语上古音和广西全州瑶语中都是塞音＋边音的复辅音形式，在山西晋语反语骈词的嵌 l 词中也是塞音＋边音

① 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4期第23页

的形式。雅洪托夫的观点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他所提出的"所有的中古二等字在上古都带有 l 的复辅音"，[①]这一观点是可靠的。

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指出："讨论声母的时候已经提起二等韵里在上古时代应当有一个使舌尖音卷舌化的介音 r，而不认为二等韵的元音与一等韵有任何不同。这个介音不但可以在舌尖音声母后出现，也可在唇音、舌根音声母后出现，并且也可以在三等介音 j 的前面出现"。[①]李先生根据这一理论，把二等字都构拟为带 r 的复辅音，这在我们上面论述雅洪托夫关于二等字的观点时已列举了七个二等字的例子，足以说明李先生的构拟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们再举两个二等字的例子：

李方桂的构拟		山西晋语	全州瑶语
角	*kruk	kəʔ lɔ	klɔ¹
路	*glag	kəʔ lɑ	kla³

路、街同源已见前述，李先生将"路"构拟为复辅音 gl-是十分精辟的，李先生关于 r"也可以在三等介音 j 的前面出现"的论述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举出两个三等字的例子：

	北京音	上古音	山西晋语	全州瑶语
翘	tɕhiau	*gljɔg	khəʔ liau	kləi
卷	tɕyan	*kljan	kuəʔ lyɛ	gli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李方桂先生关于上古介音 j 的构拟不仅总结了前人关于上古汉语复辅音研究的成果，又补前人之不足，皆可在山西晋语反语骈词同广西全州瑶语的同源对应中得到印证。

---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22页

对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主要认为现代汉语方言没有复辅音的残留遗迹，又没有成批的资料来同汉藏语系亲属语言作对应的历史比较。本文汉语、瑶语复辅音同源对应比较研究，虽然仅有二十一条词，但都是属于稳定的基本词汇，足以说明对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持否定态度是不客观的。

关于苗瑶语族的系属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我们认为属汉藏语系，本文所作的汉语、瑶语复辅音同源的对应比较研究，就是有力的证据。

参考文献

高本汉：《汉语词类》（张世禄译本）

赵元任：《高本汉的谐声说》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

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

董同和：《汉语音韵学》、《上古音韵表稿》

王　力：《汉语语音史》

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

陆志韦：《古音说略》

张世禄、杨剑桥：《论上古汉语带 r 复辅音声母》

严学宭：《周秦古音结构体系》

邢公畹：《语言论集》

周祖谟：《汉代竹书与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考订》

孙宏开、陆绍尊、张济川、欧阳觉亚：《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

侯精一：《平遥方言志》

邓方贵、盘承乾：《从瑶语论证上古汉语复辅音问题》

董为光：《汉语侗台语语源联系举例》

盘承乾：《论苗瑶语辅音韵尾的演变问题》

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复辅音》

陈其光、李永燧：《汉语、苗瑶语同源例证》

亚努士·赫迈莱夫斯基：《上古汉语的双音词问题》

卢诒常：《瑶语勉语标敏方言的构词变调和构形变调》

王辅世：《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

赵秉璇：《晋中话"嵌l词"汇释》、《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太原方言里的复辅音遗迹》

（第20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1987年；《晋中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上古汉语带舌尖流音的复声母

竺家宁

一、前　言

本文所指的流音包括 l、r 两个。就单声母而言，上古有 l（来母）、r（喻四）[①]的对立，它们前头可以接许多不同的辅音，构成复辅音声母（以下简称复声母）。形声字里大量反映了这类痕迹。

由形声字找带 l 的复声母，高本汉曾提出三种可能性[②]：

A	各 klak	洛 lak
B	各 kak	洛 klak（glak）
C	各 klak	洛 glak

哪一式比较合适，各家有不同的见解。实际上，造形声字的不止一个人，各人对“音近”的认定不同，也就不会只循一种方式构造形声字。我们透过形声字拟测古读，当然也不能单用某一种方式[③]，只能依个别的声系加以衡量，就合乎音理的情况下判断复声母的形式。

雅洪托夫（Yakhontov）1960年讨论复声母的文章[④]，认为二等字有介音 l，那么，唇、舌、牙、齿、喉的二等字就形成了各种辅音加上 l 的复声母。李方桂认为二等字的介音是 r[⑤]，这样，也使得二等字具有了各种辅音加上 r 的复声母。l 和 r 性质上都是流音，不论怎么看，二等字都是带舌尖流音的复声母。

---

① 李方桂上古喻四的拟音是 r，见《上古音研究》，页10～11。
② 见高本汉《汉语词类》第103～104页。
③ 丁邦新《论上古音中带 l 的复声母》一文有相同的看法。
④ Yakhontov, “Consonant Combination in Archaic Chinese”.
⑤ 见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页11、17.

下面先列出上古的单声母系统，作为本文拟构复声母的基础：（斜线后是所变成的中古声母）

p/帮、非　p′/滂、敷　b′/並、奉

m/明、微　m̥/晓母的一部分字

ts/精、庄　ts′/清、初　dz′/从、崇　s/心、生　t/端、知、章　t′/透、彻、昌　d′/定、澄、船、禅　ḍ/邪　n/泥、娘、日

l/来　r/喻四

k/见　k′/溪　g′/群　g/匣、喻三　ŋ/疑　x/晓　ʔ/影

浊塞音在上古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到了中古只有一套浊塞音，因此送气不送气都无区别。

下面的复声母例证，以形声字为主，各字都标明其复声母的音读；形声字以外的例证作为参考，只在必要时注明其上古单声母的音读（如僻字或相关字不明显时），主要在表明不同单声母字间接触的情形，至于其间何者属复声母，是何种形式的复声母，有待日后进一步的探讨，尤其是汉藏语言对应的证据更完备充分的时候，才有可能作细部的、全面的音值拟测。目前所能确定的，是这些证据所归属的复声母大类。

二、双唇塞音和流音的接触

我们先看看形声字的例子：

1. 聿 r/ø（馀律切）　筆 pl/p（鄙密切）　律 l/l（吕恤切）

丁邦新先生“聿”拟为 br-①，使得跟“筆”pl/发音更接近，但 r 与 pl 都具有舌尖流音成份，加上类似的韵母，仍然可以相谐。

2. 虍 xl/x（荒乌切）　盧 l/l（落胡切）　膚 pl/p（甫无切）

“虍”xl-又作一群舌根声母的声符：虚 k′（去鱼切）　處 sk′（昌据切），因为它们都有舌根成分的声母和类似的韵母。

3. 乐 l/l（卢各切）　脈 pr/p（北角切）　泺 p′l/p′（匹各切）

① 见丁氏《论上古音中带 l 的复声母》一文。

“脈”为二等字，依李方桂的系统，有介音 r，因此能以 l 声母的字为声符。

4. 䜌 l/l（落官切） 變 pl/p（彼眷切） 㜻 p′ l/p′（芳万切）

5. 禀 pl/p（笔锦切） 廩凜 l/l（力稔切）

6. 录 l/l（卢谷切） 剥 pr/p（北角切）

上面四例都应用了高本汉的 A 式拟音，如果依 C 式拟音，会跟声系中的其他字不相谐，例如从“录”声还有“觮 kr”，“瘃 tl”，因此“录”拟作 l 要比 bl 合适。

7. 仑 l/l（力迍切） 轮 p′ l/p′（府文切）

丁邦新先生依高本汉 C 式把“仑”拟为 gl-，因为声系中还有见母的“纶、睔”二字”但是在这里和 p′ l 就不谐了。

8. 翏 l/l（落萧切） 膠 kr/k（古肴切） 僇 p′ r/p′（匹交切）

9. 品 p′ /p′（丕饮切） 臨 bl/l（力寻切）

10. 风 p/p（方戎切） 岚 bl/l（卢含切）

这两例应用了高本汉的 B 式拟音，若用 C 式，则声系中还有“砦 ŋ-”（鱼金切，上古可能有 b-词头），就不好解释。“风”上古也可能具有 pl-m 的型式，《广雅》：“风师谓之飞廉”，《离骚》王逸注：“飞廉，风伯也”。下面第18、31例，以及今日朝鲜音读，都可作为“风”字念 pl-m 的旁证。

11. 甫 p/p（方矩切） 牖 br/ø（与久切，《说文》小徐本作“甫”声）

12. 童 d′ l/d′（徒红切） 龙（力钟切）䶬 b′ l/b′（薄红切）庞 b′ r/b′（薄江切）

形声字以外的复声母痕迹包括一字两读、读若、音训、联绵词：

13. 《类篇》“禀，力锦切，又笔锦切”

14. 《中庸》“既廪称事。《释文》：“廪，彼锦切，又力锦切”。

15. 《玉篇》“庞，步公切，又力容切”。

16. 《经典译文》〈小雅〉车攻：四牡庞庞。音鹿同反，徐邈音扶公反，《诗集传》音“鹿同反”。

17. 《广韵》“駹，薄红切，又音龙”。

18. 《说文》：“芃，读若娄”，《玉篇》：负弓切。《集韵》：符风切。

19. 《玉篇》：“泺，力谷，力各二切，又音粕”，《广韵》：匹各切。《左传》〈桓十八〉：公会齐侯于泺。《释文》：“泺，卢笃切，又力角反，《说文》匹沃切”。段注《说文》：玄应曰凡陂池山东名为泺，匹博切……按泺，泊古今字。

20. 《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郭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说文》聿字下：吴谓之不律，秦谓之笔”。《玉篇》：笔，不律也。

21. 《说文》声训：“樊，樊也。”

22. 《说文》声训：“隆，丰大也；。

23. 《说文》声训：“仳，㩜裂也。”

24. 《说文》声训：“例，比也。”

25. 《说文》声训：“犖，驳牛角也。”

26. 《说文》声训：“滥，氾也。”

27. 《说文》声训：“瀾，潘也。”

28. 《说文》剥之重文“𠠱”，一从录声，一从卜声。

29. 《释名》声训：“哺，露也。”

30. 《毛诗》〈小旻〉声训：“冯，陵也。”

31. 联绵词中，《方言》五：㮎篰，陈楚宋魏之间谓之㮎篰，又谓之豆筥。郭注：盛㮎器笼也。又《尔雅》〈释虫〉：果臝蒲卢。注：即细腰蜂也。又“风曰孛缆”见《鸡林类事》、“薄为勃卢”见《方言杂录》、“蓬为勃卢”（周上）、“槃为勃阑”（同上），都可能是PL-型复声母遗留之痕迹。

除了汉语本身的证据外，同族语言也提供了大量的复声母讯息：

32. “蝇”字清·徐灏《说文注笺》云古音“黽”在蒸部（-ŋ）[①]，清桂馥《说文义证》认为黽亦声。则“蝇”字上古很可能有唇音成分 br（>喻四），福州方言“蝇”念〔siŋ〕，那么，“蝇”原本可能还有 s-词头。古藏语（WT）“蝇”字正是念 sbraŋ[②]。

33. “八”字藏语 brgyad，古汉语 pret[③]。

34. “百”字藏语 brgya，古汉语雅洪托夫拟作 plak[④]。依本文看法，“百”字古汉语应是 pr-。

35. “胞”字藏语 phru（子宫），古汉语 pru[⑤]。

36. “驳”字缅文 prok（有斑点），古汉语 preuk。

37. “白”字缅文 pra，古汉语 brak。

38. “銮”字泰语 phruan（家畜颈铃），古汉语 bruan。

39. “鼻”字全州瑶语 bli，古汉语为 blits[⑥]。这里还得考虑“自”的问题，也许古汉语不是带 l 的复声母，暂附列于此，还需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潘悟云《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提出上古复声母有 Cr-、Cl-和 C-r-、C-l-两种类型：(C=k-、p-)

Cr-、Cl-（C 发音较强）>中古 C（唇、牙、喉音）

C-r-、C-l-（r、l 发音较强）>中古舌、齿音

潘氏提出古藏语（WT）“穿”gjon、“左”g-jon 正有两种类型的对立，M. Walleser 认为前者在发音上为颚化的 g-，后者为 g-加上 j-[⑦]。这样的系统在解释上的确有很多方便。不过，在他的 k-l-和 p-l-两组拟构中，p-l-的例证似嫌不足，只提出了两条：

“丑”字布依语 piu，因而拟订上古汉语 ph-lu。piu 是否即

① 见《说文诂林》页6073。
② 参考白保罗《上古汉语的声母》一文，第50页。
③ 见潘悟云《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
④ 见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
⑤ 第35—39条见潘悟云《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同个声母问题》。
⑥ “鼻”字杨福绵“Traces of Proto-Chinese Bilabial Prefixes in Archaic and Modern Chinese”一文，拟为 b'-kiəd/b'ji
⑦ 见潘氏文页16。

“丑”字恐怕还待考察。

“魄”有普伯切、他各切二读，因而拟订上古为 ph-lɑk。

只依据这两条，就建立上古 pl-与 p-l-的对立，说服力似嫌不足。本文认为上古只有一套 pl-。

三、舌尖塞音和流音的接触

潘悟云先生不认为上古有 TL-型的复声母，他说：

不论从藏缅语音系的比较来看，或者从谐声材料来看，流音在上古汉语仅仅跟唇塞音和舌根塞音组成复辅音声母①。

白保罗《汉藏语概要》所拟的藏缅母语（TB）虽然没有 TL-型复声母，现代藏语还是有 TL-的，例如 tram-pa（hard）、tron（diligence）等②。至于谐声材料及汉语本身的其他证据舌尖塞音和 l、r 的接触更多于唇音和 l、r 的接触。因此，否定上古汉语有 TL-的说法仍有待商榷。

潘氏取消了 TL-，便加重了 kl-、pl-的负担，许多的中古声母都必须说成由 kl-、pl-演变而成，于是就得有 kl-、pl-和 k-l-、p-l-的对立，然而这样的对立在现代汉藏语言中并非普遍的现象。上古汉语恐怕也很难如是拟定。

下面是舌尖塞音和流音在谐声材料中接触的情形：

1. 来 l/l（落哀切）　⿰齿来 tr/ʈ（卓皆切）⿰讠来 t′r/ʈ′（丑知切）

2. 了 l/l（卢鸟切）　钌 tl/t（都了切）

3. 录 l/l（卢谷切）　⿸疒录 tr/ʈ（陟玉切）

4. 虑 l/l（良倨切）　摅 t′r/ʈ（丑居切）

5. 童 d′l/d′（徒红切）龙 l/l（力钟切）宠 t′r/ʈ′（丑陇切）栊 d′r/ɖ′（直陇切，又来公切）

6. 连 l/l（力延切）　链 t′r/ʈ（丑延切）

7. 联 l/l（力延切）　⿰犭联 t′r/ʈ（丑人切）

---

① 见潘氏文页12。
② 见白保罗“Sino-Tibetan：A Conspectus 页42”。

8. 翏 l/l（落萧切）　瘳 t′r/ȶ′（丑鸠切）

9. 劳 l/l（鲁刀切）　哰 t′r/ȶ′（敕交切）

10. 夌 l/l（力膺切）　庱 t′r/ȶ′（丑升切）

11. 林 l/l（力寻切）　郴 t′r/ȶ′（丑林切）

12. 豐 l/l（卢启切）　體 t′l/t′（他礼切）

13. 丽 l/l（吕支切）　彲 t′r/t′（丑知切）

14. 赖 l/l（落盖切）　獭 t′l/t′（他达切）

15. 立 l/l（力入切）　雴 t′r/ȶ′（丑人切）

16. 兑 d′/d′（杜外切）　锐 dl/l（郎外切）

17. 垂 d′j/ȶ（是为切）　陲 dl/l（力追切）

18. 橐 t′/t′（他各切）　㰁 dl/l（卢各切）

19. 隹 t/tɕ（职追切）　雒 dl/l（力轨切）

20. 㐱 t/tɕ（章忍切）　髟 dl/l（力珍切）

21. 勺 t/tɕ（之若切）　杓 dl/l（力吊切）

22. 習 d/z（似入切）　摺 dl/l（卢合切）

23. 炎 d′/d′（徒甘切）　覝 dl/l（力盐切）

24. 贪 t′/t′（他含切）　㑣 dl/l（郎绀切）

25. 同 d′/d′（徒红切）　祠 dl/l（卢红切）

26. 豆 d′/d′（田侯切）　剅 dl/l（落侯切）

27. 乇 t/ȶ（陟格切）　馲 dl/l（卢各切）

28. 虿 t′/ȶ（丑犗切）　厉 dl/l（虿省声，力制切）

29. 門 d′/ȶ′（直刃切）　闁 dl/l（門省声，良刃切）

30. 列 l/l（良薛切）　裂 d′r/ȡ′（直例切）

31. 利 l/l（力至切）　莉 d′r/ȡ′（直尼切）

除了形声以外的其他证据例如：

32.《类篇》："象，敞尒切，又辇尒切。"

33.《类篇》："惰，徒卧切，又卢卧切。"

34.《类篇》："虿，丑迈切，又落盖切。"

由这一条看，第28例的"虿"字可能是TL-型复声母。

35.《广韵》:“离，丑知切，又吕支切”。《玉篇》:“离，丑支切，又力支切”。

36.《方言》四:“襱，郭注：音銅”,《玉篇》:“襱，除龙切，又力公切”

37.《说文》“伦”字大徐田屯切，小徐力辰切。

38.《汉书》〈地理志〉:“张掖郡骊靬县”注:“李奇曰骊音迟”。《史记》、《汉书》“黎明”多作“迟明”。

39.《说文》“谚”字宋大字本，平津馆本均“陟侯切”，小徐“勒兜切”。《孟子》〈离娄〉赵注：“离朱即离娄也。”

40.《诗经》〈氓〉:“体无咎言”,《礼》〈坊记〉引作“履无咎言”。

41.《春秋》〈哀二年〉:《左传》《谷梁》“战于铁”,《公羊》作“于栗”。

42.《说文》:“吏，治人者也。”吏与治为音训。

43.《说文》:“璪（l），玉英华罗列秩秩（d′）。”

44.《说文》:“理，治玉也。”

45.《说文》:“誃（d′），离别也。”

46.《说文》:“露（l），润泽（d′）也。”

47.《说文》:“婪，贪也。”

48.《说文》:“勴（l），推（t′）也。”

49.《说文》:“耆（l），读若甚（d′/禅母）。”

50.《说文》:“婪，读若潭。”

51.《说文》:“坴（l），读若逐（d′）。”

52.《说文》:“醵（d′），读若庐（l）。”

53.《说文》:“滕”重文“凌”，一从朕（d′）声，一从夌（l）声。”

54.《毛诗》〈七月〉音训：“萚（t′），落也。”

55.《释名》:“读，录也。”

56.《释名》:“酪（l），泽（d′）也。”

57.《释名》:“锥(t/照三),利也。”

58.《释名》:“埒(l),脱(d′,t′)也。”

59.“六”藏语 drug,梅祖麟拟作:上古汉语 d-rjəkw/中古音 ljuk①。

60. 林语堂曾举出古籍中的联绵词:团为突栾、螳曰突郎,顶为滴顸,铎为突落②,这些都很可能是 TL-型复声母的遗迹。

61.“漦”,《说文》:从来声。《经籍纂诂》郃字下引《晋书音义》:漦音郃,在始平(案地名),一音来。”《史记》〈周本纪〉:“其母有郃氏女”,《正义》“郃一作漦”。

62.“髑”台语 *ʔdluok,古汉语 *dlug,后演为“髑髅”。(见邢公畹《原始汉台语复声母的演替系列》)

由这些舌尖塞音和 l 的接触看来,要否定 TL-型复声母恐怕是很困难的。周法高先生的系统里,也拟出了 tl、tr、t'l、t'r、dl、dr 等类型的复声母③,丁邦新先生的上古声母也有 tl(>章母)、t'l(>昌母)、dl(>来母、喻四)的拟构④。上古汉语有 TL-型复声母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四、舌根塞音和流音的接触

这一类的例证远超过前面两类。是各种复声母拟构中最早被提出来,证据最确凿的一类。

下面先由形声字的证据来看:

1. 龙 l/l(力钟切)　龚 kl/k(九容切)　𢍰 ʔr/ʔ(於角切)
2. 娄 l/l(力朱切)　屦 kl/k(九遇切)　窭 gl/g′(其矩切)
3. 仑 l/l(力迍切)　纶 kr/k(古顽切)　睔 kl/k(古困切)
4. 䜌 l/l(落官切)　桊 kl/k(居愿切)　彎 ʔr/ʔ(乌关切)

---

① 见梅祖麟《内部拟构汉语三例》。
② 见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
③ 见周法高《论上古音和切韵音》一文。
④ 丁邦新《论上古音中带 l 的复声母》。

5. 翏 l/l（落萧切） 膠 kr/k（古肴切） 樛 kl/k（居虯切）

6. 夌 l/l（力膺切） 棱 kl/k（纪力切）

7. 林 l/l（力寻切） 禁 kl/k（居吟切）

8. 吕 l/l（力举切） 莒 kl/k（居许切）

9. 录 l/l（卢谷切） 觮 kr/k（古岳切）

10. 里 l/l（良士切） 悝 k′l/k′（苦回切）

11. 立 l/l（力入切） 泣 k′l/k′（去急切）

12. 角 gl/l（卢谷切，又古岳切） 捔 k′r/k′（苦角切）

13. 隻 ʔ/ʔ，g/ɣ（蔓缚切，又胡麦切） 礭 gl/l（力摘切）

14. 位 gj/ɣ（于愧切） 莅 gl/l（力至切）①

15. 凶 xl/x（许容切） 巄 gl/l，ŋr/ŋ（卢红切，又五红切）

这一条都是"舌根音+流音"的复声母。

16. 虍 xl/l（荒乌切） 虏 gl/l（郎古切） 慮 gl/l（良倨切） 處 sk′/tɕ′（昌据切）

17. 可 k′/k′（枯我切） 砢 gl/l（来可切）

18. 降 kr/k（古巷切） 隆 gl/l（从生，降声。力中切）

19. 乎 g/ɣ（户吴切） 枰 gl/l（落胡切）

20. 工 k/k（古红切） 屸 gl/l（卢红切）

21. 蛬 k/k（居悚切） 龔 gl/l（力冬切）

22. 皐 k/k（古劳切） 顥（顤）gl/l（卢皓切，《玉篇》公老切） 瘄 grj/ø（馀昭切）

23. 京 k/k（举卿切） 凉 gl/l（吕张切） 谅 gl/l（力让切）

24. 兼 k/k（古甜切） 廉 gl/l（力盐切）

25. 柬 k/k（古限切） 阑 gl/l（落干切） 練 gl/l（郎甸切）

26. 果 k/k（古火切） 裸 gl/l（郎果切）

27. 咼 k′/k′（苦緺切） 腡 gl/l（落戈切）

28. 久 k/k（举有切） 羑 grj/ø（与久切） 畞 gl/l（力救切）

---

① "位"字《说文》从人立，会意。"立"也可能是声符，则它们的古音关系是 g：gl。

29. 究 k/k（居祐切） 㳽 gl/l（力救切）

30. 咎 k/k（古劳切） 绺 gl/l（力久切）

31. 谷 k/k，grj/ø，gl/l（古禄切、余蜀切、卢谷切） 容grj/ø（馀封切） 裕grj/ø（羊戍切）

32. 各 k/k（古落切） 路 gl/l（洛故切） 洛 gl/l（卢各切）

33. 鬲 gl/l（郎击切） 隔 kr/k（古核切）

34. 翕 xl/x（许及切） 搕 gl/l（卢合切）

35. 困 k′/k′（去伦切） 䐃 gl/l（力准切）

36. 监 kr/k（古衔切） 盐 grj/ø（余廉切） 蓝 gl/l（鲁甘切）

37. 㱿 k′/k′（绮戟切） 蟟 gl/l（离灼切）

38. 毄 k′/k′（苦击切） 䍦 gl/l（郎击切）

39. 漻 gl/l（落萧切） 㺒 kr/k（古巧切）

40. 翏 gl/l（落萧切） 獿 gr/g（ɣ）（下巧切）

璆 g′l/g′（巨鸠切）

"獿"为匣母二等字，由 gr 变 g，喻四上古也有念 gr 的，后世变ø，由于喻四只出现在三等韵，因此它们的演化并不冲突。

41. 敫 grj/ø（以灼切） 邀 ʔ/ʔ（於霄切） 激 k/k（古历切）

42. 㫐 ʔ/ʔ（乌皎切） 尯 grj/ø（弋照切）

43. 益 ʔ/ʔ（伊昔切） 溢 grj/ø（夷质切）

44. 肙 ʔ/ʔ（乌县切） 捐 grj/ø（与专切）

45. 荧 g/ɣ（户扃切） 营 grj/ø（余倾切，从宫荧省声）

46. 惠 g/ɣ（胡桂切） 穗 grj/ø（馀制切）

47. 号 g/ɣ（胡到切） 鄂 grj/ø（以沼切）

48. 公 k/k（古红切） 颂 grj/ø（馀封切）

"颂"字又似用切（d/z），可能在上古有 d、r（<grj）的异读，二者同为舌尖浊辅音。

49. 顷 k′/k′（去营切） 颖 grj/ø（馀顷切）

50. 臽 k′/k′（苦感切，音同坎，小阱名也） 阎 grj/ø（余

廉切）

51. 示 g′/g′（巨支切）　沶 grj/ø（与之切）

52. 贵 k/k（居胃切）　遗 grj/ø（以追切）

53. 盍 g/ɣ（胡腊切）　搕 grj/ø（以赡切）

54. 矞 g/ø（馀律切）　橘 k/k（居聿切）

55. 巂 g/ɣ（户圭切）　蠵 grj/ø（悦吹切）

56. 穴 g/ɣ（胡决切）　鴪 grj/ø（馀律切）

57. 医 ʔ/ʔ（於计切）　贀 grj/ø（以睡切）

58. 今 l/l（郎定切）　龄 g′l/g′l（巨巾切、又郎丁切）

除了形声字以外，舌根塞音和流音的接触还广泛的见于其他语料中：

59. 《类篇》："睔，古本切，又鲁本切"

60. 《类篇》："矢，力结切，又诘结切"

61. 《类篇》："謚，於赐切，又羊至切"

62. 《类篇》："与，羊茹切，又王遇切"

63. 《类篇》："敫，吉吊切，又以灼切"

64. 《类篇》："炎，于凡切，又以瞻切"

65. 《类篇》："荧，乎萌切（g-），又维倾切"

66. 《类篇》："谷，古禄切，又俞玉切"

上面六例都是舌根塞音和喻母（r-）接触的例子。这种一字两读很可能是 gr-复声母分化的遗迹。

67. 《仪礼》〈士丧礼〉：牢中旁寸著组系。注："牢读为缕（於求切）"

68. 《仪礼》〈既夕〉："槀车"注："今文槀为潦"。

69. 《春秋》〈宣公八年〉《左传》："嬴（r-）氏死"《公羊》、《谷梁》作"熊（g>ɣ）氏。"又"敬嬴"，《公》、《谷》作"顷熊"。

70. 《经典释文》〈毛诗音义〉："璆，沈旋音与彪反（r-），又举彪反（k-）"。

71. 《经典释文》〈毛诗音义〉："鬻，由六反（r-），又居六反

(k-)。"《说文》音训："鬻（r-），健（k-）也"。

72.《经典释文》〈周易音义〉："位（g/喻三），郑玄音涖（力至切"。

73.《经典释文》〈孟子音义〉："鬲，音隔（k-），又音历（l-）"。《广韵》："鬲，古核切，又郎击切"。

74.《经典释文》〈仪礼音义〉："卷，刘昌宗居晚反（k-），陆德明力转反（l-）。

75.《说文》"滥"字下引《诗》"觱沸滥泉"。"沸"字下引《诗》"毕沸滥泉"。今〈小雅采菽〉、〈大雅瞻卬〉均作"槛泉"。《文选》〈答宾戏〉李贤注：韦昭曰"滥（l-）音槛（k-）。"

76.《史记》〈殷本纪〉：炮烙之法。《索隐》"烙"一音"阁"。《汉书》〈谷永传〉作"炮格"。《荀子》〈议兵〉：为炮烙刑。杨注：烙，古责反。《晋书音义》卷三："炮烙"注："烙，公百切"。

77.《玉篇》："濂，里兼切（l-），又含鉴切（g-）"。

78.《玉篇》："闍，吉了切（k-），又力求切（l-）"。

79.《玉篇》："僇，力救切（l-），又居幼切（k-）"。

80.《玉篇》："蟉，力幽切（l-），又巨纠切（g'-）"。

81.《广韵》："嫪，郎到切"，《汉书》〈五行志〉颜注："居虯切"。

82.《广韵》："鹨，居幽切，又力救切"。

83.《诗》〈大雅皇矣〉：以遏徂旅。《孟子》〈梁惠王〉引作："以遏徂莒"。

84.《玉篇》："昆，古逊切，又卢本切。"

85.《玉篇》："纶，古还切，又力旬切"。

86.《汉书》〈古今人表〉：黄帝乐官泠沦。服虔曰："沦音鳏"《广韵》："沦，力迍切"。

87.《说文》："趧"字下："趧娄，四夷之舞"《周礼》〈春宫大宗伯〉作"鞮鞻"，郑注："鞻读为屦"，曲礼亦作"鞮屦"。《周礼释文》："鞻，九具、力具二切。"

88.《尔雅》〈释兽〉郭注::“貗，其禹切，《释文》力于切”。

89.《礼记》〈内则〉：“濡鱼卵酱”郑注：“卵读为鲲”。《说文》段注：“卵之古音读如管”。

90.《史记》〈匈奴传〉：“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集解》服虔曰：“谷音鹿”。

91.《左传》昭十一年：“楚子城陈蔡不羹”孔疏：“羹臛之字，音亦为郎”《左传释文》：“羹旧音郎”。

92.《史记》〈司马相如传宜春赋〉：深山之谾谾兮。《集解》徐广曰：“谾，音力工切”《索隐》：“谾，古江反”晋灼注：“谾，古硥字”。

93.《玉篇》：“觻，卢谷切，今作角”。李济翁《资暇录》：“《汉书》四皓，其一号角里先生，角音禄”。《集韵》“角、觻”二字同有“卢谷切”、“讫岳切”二读，

94.《说文》音训：“窌（k），窖（k）也”。

95.《说文》音训：“牿（l），牛马牢（l）也。”

96.《说文》音训：“倞（l），强（g′）也。”

97.《说文》音训：“齺（l），齿见（k）貌。”

98.《说文》音训：“诒（r），相欺（k′）诒也。”

99.《说文》音训：“老（l），考（k′）也。”

100.《说文》音训：“举（k），对举也，一曰舆（r）也。”

101.《说文》音训：“履（l），足所依（?）也。”

102.《说文》音训：“舁（r），共举（k）也。”

103.《说文》音训：“恔（k），憭（l）也。”

104.《说文》音训：“乎（g），语之馀（r）也。”

105.《说文》音训：“阬（k′），阆（l）也。”

106.《说文》：“鬑（l）读若慊（k′）。”

107.《说文》：“楢（r），读若糗（k′）。”

108.《说文》：“绾（?）读若卵（l）”。又段注“卵”字：“卵之古音读如管。”

109. 《说文》："轎（k）读若搕（r）。"

110. 《说文》："蠊（l），读若嗛（k′）。"

111. 《说文》"球"之重文"璆"，一从求声，一从翏声。

112. 《说文》"爤"之重文"燗"，一从蘭声，一从閒声。

113. 《说文》"搹"之重文"扼"，一从鬲声（l-），一从戹（ʔ-）声。

114. 《说文》"娄"之重文"寠"，后者从臼声（g′-）。"

115. 《说文》"馗"之重文"逵"，一从九声（k-），一从坴声（l-）。

116. 《说文》"羸"之重文"祼"，一从羸声（l），一从果声（k-）。

117. 《说文》"鬻"之重文"饰"，一从侃声（k′-），一从衍声（r-）。

118. 《说文》"愆"之重文"諐"，声符同上条。

119. 《说文》"鹆"之重文"雊"，一从谷声（k-），一从臾声（r-）。

120. 《说文》"松"之重文"寀"，一从公声（k-），一从容声（r-）。

121. 《说文》"颂"之重文"额"，声符同上条。

122. 《说文》"系"之重文"䌇"，一从/声（r-，《说文》余制切，即"系"字上面的一撇），一从毄声（k-）。

123. 《说文》"唐"之重文"啺"，一从庚声（k-），一从昜声（r-）。

124. 《释名》音训："尻（k′），廖（l）也。"

125. 《释名》音训："勒（l），刻（k′）也。"

126. 《释名》音训："来（l），哀（ʔ）也。"

127. 《释名》音训："领（l），颈（k）也。"

128. 《释名》音训："乱，浑（g/ɣ）也。"

129. 《释名》音训："廪（l），矜（k）也。"矜又有同源词

“怜”。

130.《释名》音训：“裘（g′）溲，犹屡（l）数。”

131.《释名》音训：“舆（r），举（k）也。”

132.《释名》音训：“谥（?），曳（r）也。”

133.《释名》音训：“旞（r），猶滑（g）也。”

134.《毛诗》〈关雎〉音训：“流，求也。”

135.《毛诗》〈驺虞〉音训：“葭（k），芦（l）也。”

136.《毛诗》〈溱洧〉音训：“蕑（k），蘭（l）也。”

137.《毛诗》〈天保〉音训：“谷，禄也。”

138.《说文》大徐本“铬、鮥、辂、輅”四字读来母，而《玉篇》：“铬，古额切”，“辂，柯额切”、“輅、何格切”，《尔雅释文》〈释鱼〉郭注：“鮥，音格”。

同族语言方面，也有许多牙喉音加流音的复声母：

139.“量”字藏语′grang-ba。

140.“凉”字藏语 grang-ba。

141.“蓝”字暹逻语 khraam。

142.“烙”字暹逻语 khlook。

143.“巷”字藏语是 grong（住宅、村落）。

144.“洽”字藏语′grub-pa（筹备完成）。

145.“胃”字藏语 grod-pa（胃，肚子）。

146.“友”字藏语 grogs（朋友，同伴）①。

147.“甲”字藏语 khrab②。

148.“江”字藏语 kluŋ，泰语 kloŋ③。

149.“角”字藏语 gru。

150.“间”字缅语 kra（中间，空间）。

151.“隔”字缅语 khra（隔开）。

---

① 以上八例见梅祖麟《内部拟构汉语三例》。
② 见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页46.
③ 见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

152. “监”字缅语 krap（监督、督察）。

153. “篮”字缅语 khraŋ（篮、篓）。

154. “吕”字藏语 gra-ma（鱼骨）。

155. “雇”字藏语 glas（雇用）。

156. “㸿”字藏语 glaŋ（牛、象）。

157. “谷”字缅语 khlok（溪谷）。

158. “告”字泰语 klau。

159. “狗”字全州瑶语 klu。

160. “空”字全州瑶语 khlɔŋ①，此字与下条“孔”字当系同源词。

161. “孔”字暹逻语 klong（一卷，一圆筒），林语堂又举出“孔曰窟笼”（《宋景文笔记》）、“孔为屈笼”（《江南志书》太仓州“䅸语为者字”条），“孔窿，穴也”（《广韵》董韵“宠”字下。)②

162. 联绵词的证据，如“角为砬落”（《古今图书集成》〈方言什录〉之三）、“圈为窟孪”（同上）、“云曰屈林”（孙穆《鸡林类事》，《图书集成》〈方言汇考〉引）、“锢为锢锴”（《说文》)③“桑虫曰果蠃”）见《尔雅》)。

163. “楼兰”在 kharashti 文的记载中，称为 kroraimna，以“楼”译 kr-④。

164. “笠”字武鸣壮语 klo:p，古汉语李方桂拟为 *gljəp。

165. “绀”《说文》：“帛深青而阳赤色”，泰语 klam（紫红）。(上条与此条见邢公畹《原始汉台语复声母的演替系列》)。

五、舌尖塞擦音和流音的接触

上古除了塞音和流音有接触外，塞擦音也和流音接触，也就

---

① 第151—162条见潘悟云《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
② 见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
③ 见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
④ 这个例子是高本汉提出的，见董同和《汉语音韵学》页300引。

是说，上古音里应该存在着TSL-型的复声母。下面先列出形声的证据：

1. 佥 ts′l/ts′（七廉切）脸 l/l（力减切）敛 l/l（力验切）

“佥”字的古读最难确定，除了作来母字的声符外，它也作舌根声母字的声符，如“检（k）、臉（kr）、劍（k）、俭（g′）、验（ŋ）、险（x）”等；另外还作其它声母字的声符，如“鋑（m）、颔（d′）、佥（s）、罶（ts）”等。

丁邦新先生把“佥”拟为skl-，杨福绵拟为ʔsk′l-，高本汉拟为k′s-，上古“佥”也许有个舌根的成份，但形式很难决定，这里暂且标为ts′l-。

2. 龙 l/l（力钟切）　　𪏑 tsl/ts（子朗切）

3. 令 l/l（郎定切）　　䍅 tsl/ts（子盈切）

4. 子 ts/ts（即里切）　　李 dzl/l（良士切）

5. 焦 ts/ts（即消切）　　樵 dzl/l（卢鸟切）

6. 刅 ts′/tʃ（初良切）　　梁 dzl/l（吕张切）

7. 巢 dz′/dʒ′（鉏交切）　　摷 dzl/l（落萧切）

形声字以外的证据，例如：

8.《经典释文》〈尚书〉“巢”字徐邈吕交反，陆德明仕交反。《类篇》：“巢，力交切，又庄交切”。

9.《类篇》：“羡，才线切，又龙眷切”。

10.《说文》音训：“佽（ts′），便利（l）也。”

11.《说文》音训：“嫪（ts′），娄（l）也。”

12.《说文》音训：“勦（ts），劳（l）也。”

13.《释名》音训：“柳（l），聚（dz′）也。”

14.《毛诗》〈车攻〉音训“佽（ts′），利（l）也。”此条可与第10条相印证。

六、鼻音和流音的接触

这一类最常见的，就是明母和来母的接触。下面先列出形声的

例证。

1. 䜌 l/l（落官切）　蠻 mr/m（莫还切）

2. 翏 l/l（落萧切）　谬 ml/m（靡幼切）

3. 夌 l/l（力膺切）　蕄 ml/m（武亘切）

4. 里 l/l（良士切）　埋 mr/m（莫皆切）

5. 貍 l/l（里之切）　薶 mr/m（莫皆切）

6. 坴 l/l（力竹切）　睦 ml/m（莫六切）

7. 龙 mr/m（莫江切）　垄 l/l（力踵切）

8. 蛎 l/l（力制切）　迈 mr/m（蛎省声，莫话切）

9. 冥 ml/m（莫经切）　䵩 l/l（郎丁切）

10. 亡 ml/m（武方切）　良 l/l（吕张切）

11. 文 ml/m（无分切）　吝 l/l（良刃切）

12. 卯 ml/m（莫饱切）　聊 l/l（洛萧切）

形声字以外的证据，例如：

13.《诗经》〈鲁颂泮水〉："薄采其茆"《释文》"茆音卯，徐音柳。"

14.《周礼》〈春官乐师释文〉："旄旧音毛，刘音来，沈音貍，或音茅。"《类篇》："旄，陵之切，又谟支切"。

15.《集韵》："䜌，谟还切，又卢丸切"。此条可参考下面第29、54条。

16.《类篇》："䍡，卢谷切，又莫笔切"

17.《诗经》〈召南小星〉：惟参与昴。《释文》："昴音卯"。朱熹《诗集传》：力久切。参看第12条。

18.《说文》水部："垄读若陇"，亡江切。许慎读来母，大徐读明母。土部重出此字，力踵切，小徐亡弄切。参看第7条与下条。

19.《周礼》〈春官巾车〉：駹车雚蔽，郑注："故书駹作龙，杜子春云龙（l-）读为駹（m-，莫江切，黑马白面）。"《秋官大人》：用駹可也。郑注："故书駹作龙，郑司农云龙读为駹。"〈考工记玉人〉：上公用龙。先郑注："龙读为龙"。《易》〈说卦〉：震为龙。

《释文》："虞翻、干宝龙作尨"《史记》〈匈奴传〉：东方尽赤骓。《艺文类聚》〈兽部〉引作"青尨。"《释文》、《集韵》"尨又音莫江切。"

20. 章太炎《文始》来字下："古音来盖如麦"。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篇》"麦"字下："《说文》麦从来从夕，案与来为一字，许君分为二字误也。来象麦形，此从夕，象自天下降，示天降之谊。"苗夔《说文声订》"麦"字如下："当补来亦声。"

21. 古字命、令无别。吴大徵《说文古籀补》。林义光《文源》"命"字注皆已证之。朱骏声《通训定声》、王筠《说文句读》均谓："命，令亦声"（《说文》：命从口从令。）《周礼》〈春官太卜〉，以邦事掌龟之八命。《释文》："命本作令"。《春秋》〈僖九年左传〉："令不及鲁"《释文》："令又作命"。《庄子》〈田子方〉："先君之令，王其无它"《释文》："令本或作命。"

22. 甲骨文"狼"字从犬亡声，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篇》："良，亡音相近，故改良为亡"。参看第10条。

23. 《易》〈夬爻辞〉：苋陆。《释文》引蜀才本"陆"作"睦"。此条可与上面第6条对照。

24.《周礼》〈天官缝人〉：衣翣柳之材。郑注："故书翣柳作接槚。"

25.《周礼》〈夏官〉：戎右赞牛耳，桃茢。郑注："故书茢为灭。"

26.《尔雅》〈释训〉：凡曲者为罶。《释文》："罶本作罚"。又《释器》：嫠妇之笱谓之罶。《释文》："罶，字书作罚"。参看第12、17条。

27.《史记》〈律书〉：北至于留。小司马《索隐》："留，即昴也。"参考上条。

28.《史记》〈宋微子世家〉："元公卒，子景公头曼立"《汉书》〈古今人表第七等〉作宋景公兜栾。

29.《国策》〈魏策〉："栾水齧其墓"晋孔衍《春秋后语》作"蛮水"。参考第1、15条。

30.《墨子》〈耕柱〉："子墨子谓骆滑氂曰"《公输篇》作"臣之弟子禽滑釐"，《列子》〈杨朱篇〉作"禽骨釐闻之曰"，《汉书》〈儒林传序〉作"如田子方、殷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又〈古今人表第四等〉有〈禽滑釐〉。

31.《庄子》〈则阳〉："灵公夺而里之"《释文》："一本作夺而埋之"。参考第4条。

32.《方言》四："络头，帞（m-，莫白切）头也。自关以西，秦晋之郊曰络头，南楚江湘之间曰帞头。"

联绵词往往也反映了上古 ml-复声母，例如：

33.《诗》〈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说文》："蠕，螟蠕，桑虫也。"

34. 郭璞注《尔雅》〈释诂〉："茀离即弥离，弥离犹蒙茏耳。"《释名》〈释言语〉："詈，历也，以恶言相弥历也。"

35.《说文》："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也。"

36.《说文》："既，既（m-）娄，微视也"。

37.《释名》〈释车〉："轮，纶也。言弥纶也，周匝之言也。"

38.《释名》〈释兵〉："盾……以缝编版，谓之木络。"

39.《释名》〈释形体〉："膜，幕也，幕络一体也。"《释床帐》："幕，幕络也，在表之称也。"

40.《史记》〈司马相如传〉："恐后世靡丽。"《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损益篇〉："损靡丽以散施。"《汉书》〈佞幸传〉、〈董贤传〉："为人美丽自喜。"《荀子》〈非相篇〉："莫不美丽姚冶。"《汉书》〈外戚传〉、〈李夫人传〉："实妙丽善舞。"《后汉书》〈文苑传杜笃论都赋〉："曼丽之容"。《新唐书》〈李华传〉："华文辞绵丽"。曹子建〈车渠椀赋〉："何明丽之可悦。"以上的"靡丽"、"美丽"、"妙丽"、"曼丽"、"绵丽"、"明丽"实同一词。

41.《庄子》〈则阳〉："治民焉，勿灭裂。"郭象注："卤莽灭裂，轻脱末略。"

42.《庄子》〈齐物论〉："罔两问影曰"，《文选》〈班固幽通

赋〉："恐魍魉之责影兮。"《说文》："蛧蜽，山川之精物也。"

43.《类篇》："孟浪，不精要貌。"《庄子》〈齐物论〉："夫子以为孟浪之言。"《释文》："向云：孟浪音漫澜，无所趣舍之谓。"《文选》〈吴都赋〉注："孟浪犹莫络也。"

44.《广雅》〈释诂〉："绵联，连也。"《释名》："輞，罔也。……輮，绵也，绵连其外也。"

45.《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披荒榛之蒙茏。"向注："林密貌。"《文选》〈左思蜀都赋〉："蹴蹈蒙笼。"又扬雄〈甘泉赋〉："纷蒙笼以棍成。"《释名》〈释疾病〉："聋，笼也，如在蒙笼之内，听不察也。"

46. 唐李峤诗："朦胧烟雾晓"，又李后主词："朦胧淡月云来去。"

47.《广韵》："䁅䁁，日无色。"又"忚愣，人惭。"《玉篇》作"䤚醨"。

48.《广韵》："漭，漭浪，大野。"

音训资料也呈现了明母与来母的接触：

49.《说文》："厲（l），庑（m）也。"

50.《说文》："阳（r），高明（m）也。"《毛诗》〈七月〉："阳，明也。"《毛诗》〈既醉〉："朗（l），明（m）也。"《尔雅》〈释言〉："明，朗也。"《说文》："朗，明也。"

51.《释名》："幕（m），络（l）也。"

52.《毛诗》〈小星〉："昴（m），留（l）也。"参看第26条。

53.《毛诗》〈烈文〉："靡（m），累（l）也。"

此外，还有读若、重文的证据：

54.《说文》："㝠（l）读若蛮（m）。"参考第1、15、29条。

55.《说文》："塗（m）读若陇（l）。"参考第7、18、19条。

56.《说文》："劢（m）读若厉（l）。"

57.《说文》："璊"之重文"玧"，一从㒼（m）声，一从允（r）声。《说文》音训："盈（r），满（m）器也。""满（m），盈

(r) 溢也。”可作旁证。

其他证据还有：

58.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有甲乙二本，甲本“绣呵缪 (m-) 呵”，乙本作“萧呵漻 (l-) 呵”，而河上公本、王弼本作“寂兮寥 (l-) 兮”。

59. “马”字上古音 mr- (属二等韵)，今缅文音 mraŋ。

60. 泰语“昆虫”音 ma-lɛːŋ 或 mɛːŋ (原始台语 mlɛːŋ 或 mrɛːŋ)，汉语的对应词有“螟蛉”、“䖟 mraŋ”、“蝇 ɣəŋ”。①

除了明母和流音的接触外，还有疑母和流音的接触，也就是 ŋl-型的复声母。形声字反映的例证有：

1. 鱼 ŋl/ŋ (语居切)　　鲁 l/l (郎古切)

2. 立 l/l (力入切)　　砬 ŋl/ŋ (鱼及切)

3. 亂 l/l (郎段切) 虇 ŋr/ŋ (五患切)

其他例证包括：

4. 乐‘五教切’又卢各切。

5. 㓞，鱼乙切，又良辪切。㓞 (ŋ)、㓞 (列，l) 从之得声。

6. 巃，五东切，又卢红切。

7. 《说文》：“颣 (l) 读若䂣 (ŋ)。”

8. 《说文》音训：“莪 (ŋ)，萝 (l) 也。”

9. 《说文》音训：“蛾 (ŋ)，罗 (l) 也。”

10. 《释名》音训：“雅 (ŋ)，雒 (l) 也。”

七、擦音和流音的接触

此类包含 sl、xl 两型复声母。我们先看看 sl 的痕迹：

1. 吏 l/l (力置切) 使 sr/s (疏吏切)

史 sr/s (疏士切)、吏二字为同源词，亦反映其原始声母带有 s 和舌尖流音成分。《左传》：“行李之往来”，其中的“行李”就是

① 见邢公畹《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

“行使”，也留下了“使”字和来母相关的证据。

2. 宋 sl/s（苏统切） 揼 sl/s（桑感切） 浨 l/l（卢感切）

3. 帅 sr/ʃ（所类切）蟀 sr/ʃ（所律切） 膟 l/l（力遂切）

4. 娄 l/l（力朱切） 数 sr/ʃ（所矩切）

5. 䜌 l/l（落官切） 孿 sr/ʃ（所眷切）

6. 林 l/l（力寻切） 罧 sl/s（斯甚切）

7. 了 l/l（卢鸟切） 䲢 sl/s（先鸟切）

8. 丽 l/l（吕支切） 釃 sr/ʃ（所宜切）

9. 立 l/l（力入切） 飒 sl/s（苏合切）

10. 龙 l/l（力钟切） 泷 sr/ʃ（所江切）

11. 舂 sd/ɕ（书容切） 䉶 sr/ʃ（色绛切）①

12. 尗 sd/ɕ（式竹切） 戚 st′/ts′（仓历切） 摵 sr/ʃ（所六切）②

13.《类篇》：“率，所类切，又力遂切。”

14.《说文》音训：“络，絮也。”

15.《释名》音训：“疏，寥也。”

16.《释名》音训：“林，森也。”

17.《毛诗》《宾之初筵》音训：“屡，数也。”

至于 xl 的痕迹，例如：

1. 翏 l/l（落萧切） 嘐 xr/x（许交切）

2. 里 l/l（良士切） 蓫 xl/x（许竹切）

3. 惀 l/l（卢本切） 𦅗 xl/x（虚本切）

4. 鹿 l/l（卢谷切） 䴪 xl/x（许玉切）

5. 乐 l/l（卢各切） 䣶 xr/x（许角切）

6. 兇 xl/x（许容切） 巃 l/l（卢红切）

以上的拟音采用了高本汉的 A 式，某些例子也可能是 C 式，

---

① “舂”为审母三等字。在拙著《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中拟为 sd-。
② “戚”为清母字，拙著《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中，部分 ts′ 源自上古 st′。

如“翏、恝”有可能是gl/l，因为从“翏”k-声的还有“膠”k-字，《说文》段注“卵”字下：“古卵读如管”，又许慎“绾读若卵”。“乐，㟁”有可能是gl/l，因为“乐”还有“五教切”ŋ-一读，“㟁”有“五东切”ŋ-一读。

7.《释名》：音训“老（l），朽（x）也。”

八、带舌尖流音复声母的演化规律

若以上述的形声资料为主，上古带流音的复声母和中古声母的对应关系如下：

1. PL-型

pl/p　　p′l/p′　　bl/l　　b′l/b′

2. TL-型

tl/t　　t′l/t′　　dl/l′　　d′l/d′

3. KL-型

kl/k　　k′l/k′　　gl/l　　g′l/g′

4. TSL-型

tsl/ts　　ts′l/ts′　　dzl/l　　dz′l/dz′

5. NL-型（N表鼻音）

ml/m　　ŋl/ŋ

6. FL-（F表擦音）

sl/s　　xl/x

我们可以归纳出两条演化规律：

（1）不送气浊塞音、塞擦音+l>l

（2）其他+l>其他

换句话说，第1条是失落首一成分，第2条是失落l成分。

为什么不送气浊塞音比较容易失落，而其他塞音则否呢？从中外语史上看，浊塞音原本就比清塞音不稳定，往往容易失落或清化，而不送气浊塞音的出气强度又逊于送气浊塞音，因此，它到中古就全部消失了。

至于 r 的分布范围,除了喻四之外,所有二等韵和知,庄系字都带有 r①。到了中古音里,这个 r 全部消失了。

也有一些复声母不变单声母，而走向复音节化，造成了联绵词，像“孛缆”、“不律”、“突郎”、“突落”、“窟笼”、“屈林”皆是。

也有一些复声母的两个辅音成份,在不同的方言中保留下来,于是，就形成了一字两读。

九、结　　论

本文提出了六种带舌尖流音的复声母类型,分别举出形声、音训、读若、重文、假借、异文、联绵词、一字两读、同族语言的例证。并对此类复声母的系统性及演化规律作了描述。

所引的例证，仅可能在韵母方面近似或相关，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声母的问题较不致脱离事实太远。若引例太泛,便有可能把原本语音截然无关的字牵合在一起，而误拟出复声母形式了。

本文的拟音为什么把流音 l、r 视为复声母的后一成分?而不作“流音+其他辅音”的形式?藏文不是也有 rd-、rg-的形式吗?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意张世禄先生的论点:第一、藏语有 rgy-＜ *gry-的移位音变。第二、藏语 *r 和元音之间会产生一个塞音，如马字 rta＜ *ra。由以上两点，藏文 rd-、rg-形式非上古本有。第三、联绵词有的来自带 r 的复声母,其中大多为来母在其他辅音之后,例如“傀儡”。虽也有来母置前者，却非最早形式，例如“蝼蛄”源于“果蠃”。

由于笔者能力的限制，本文必然还有某些例证或观点值得斟酌,甚且不免于谬误,敬请同好先进给予指正。复声母研究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亟需声韵学者集思广益,相互切磋,共同投入,为振兴古汉语研究、发扬中国文化而努力。

---

① 这里采用李方桂的系统。

参考书目

丁福保：　《说文解字诂林》，商务印书馆，1976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新九卷一、二合期，1971

高本汉撰、张世禄译：　《汉语词类》，联贯出版社，1976［商务1937］

丁邦新：　《论上古音中带l的复声母》，《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联经出版社，1978

潘悟云：　《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语言研究集刊》一辑，1987

梅祖麟：　《内部拟构汉语三例》，《中国语文》第三期，1988

林语堂：　《古有复辅音说》，《语言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店，1933

周法高：　《论上古音和切韵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三卷二期，1970

邢公畹：　《原始汉台语复声母的演替系列》，《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

董同和：　《汉语音韵学》，文史哲出版社，1989

竺家宁：　《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81

桥本万太郎撰、余志鸿译：　《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雅洪托夫：　《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汉语史论集》，同上，1960

杨福绵：　"Traces of Proto-Chinese Bilabial Prefixes in Archaic and Modern Chinese" 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1979

Paul K. Benedict："Árchaic Chinese Initials"，Wang Li Memorial Volume，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1987

"Sino-Tibetan：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中正大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90年）

关于复辅音问题

何九盈

以前，我认为远古汉语有可能存在复辅音。现在，我认为不是“有可能”，而是“肯定有”。因为不仅某些谐声资料证明远古汉语曾经有过复辅音，就是周秦文献中某些联绵字、又音、异文、假借也须要追索复辅音的历史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但我又不赞同上古汉语(指《诗经》时代，包括战国时期在内)仍然存在复辅音。我认为在上古汉语中留下了许多远古汉语复声母的遗迹，但复辅音声母作为一个系统已经消失。我们既不可把“遗迹”当作系统来看待，也不应该无视这些“遗迹”，以为汉语中从来就不曾有过复辅音。

在古代经济非常落后，交通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语言的演变非常缓慢。因此，复辅音的消失必然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如果上古汉语还存在完整的、成套的复声母系统，岂能在《切韵》音系中消失得那么彻底，了无痕迹?！而上古汉语中确实能找到复辅音消失的遗迹。根据这些遗迹再加上有关语种的资料可能重建远古汉语的复声母系统，并追索上古某些单体声母的来源，根据这些遗迹也可以推断复声母消失的规律。

据现有研究的成果，我们设想远古汉语的复辅音以二合结构为主，它的消失规律大概有以下三种：

一、一分为二。即一个二合复声母分化为两个单声母，也就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单音节联绵体。如：

pl-——pjəljwət　　(不律)①

① 本文关于复辅音构拟原属假设性，音标的左上角本应标出＊号，为减少排印的麻烦，＊号一律省去。

kl-——kwailwai　　（果赢）

xt-——xwantɔ　　（驩兜）

bd-——bjɤkdɤ　　（复陶）

不律、果赢、驩兜、复陶均为举例性质。这些联绵词均不构成双声关系，如果我们知道它们是由复声母演变而来，就会明白，它们之所以联绵在一起，是因为在远古时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二、合二为一。二合辅音在一定的条件下演变为一个新的单体辅音。如上古的照$_{三}$系本书拟为ȶ，ȶ‘，ȡ，ɕ，ʑ，ȵ，但根据谐声和其他一些资料，照$_{三}$在远古时期应该读舌根音。李方桂的构拟是：

krj-，khrj-，grj-，hrj-，ngrj-

（1980：91）

其中的grj-包括跟舌根音谐声的喻、禅以及床$_{三}$。关于构拟的细节在此不能详加讨论，我只不过要把这套复辅音由上古推到远古。也就是说，在远古照$_{三}$是复辅音，而且是以舌根音为主体的复辅音。这些舌根音经过舌面化的演变过程，变为上古的ȶ，ȶ‘，ȡ，ʑ，ȵ。这是就主流而言，在当时那么复杂的方言中，krj-的演变不可能只有一种途径。

三、一存一亡。这是二合结构复辅音变为单体辅音的重要方式。表现为两个辅音在某一方言中有一个脱落，有一个保存；或前者脱落，或后者脱落。所谓存亡是相对的。如：

kl-　卵（卢管切）lwan

（读如管）kwan

纶（力迍切）ljwən

（古顽切）kɪwən

角（卢谷切）lwɔk

（古岳切）kɪɔk

gl-　镠（渠幽切）gjɤ

（力幽切）ljɤ

ml- 卯（莫饱切） mɪɤ

（古同丣） ljɤ

sm- 糸（莫狄切） miæk

（新兹切） sjə

sɣ- 亘（须缘切） sjwan

（胡官切） ɣwan

从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来看，kl-式复辅音脱落的大都是l，某些方言中的个别词则脱落的是k，留下来的是l。如“裹”字的声母从上古至今均为k-，而笔者的方言中却读lo（湖南安仁方言），潮州方言有两读：kò，lo（《汉语方音字汇》40页）。文献资料也有例子，《周礼·春官·龟人》：“东龟曰果属。”注：“杜子春读果为蠃。”《释文·周礼音义》：“果，鲁火反。”如果不承认远古有kl-式的复声母，这种现象就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

研究复辅音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弄清汉语语音史的真实面貌，弄清远古汉语和汉藏语系其他语种的关系，但复辅音问题与词汇学、训诂学、文字学以及古汉语语法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梅祖麟曾谈到：“高名凯（1957：294—296）看到‘之’和‘其’上古都用作规定词，曾疑心这两个字同出一源，但因不能解决照₌系声母读舌根音的历史音韵问题，没有继续研讨。”（1983）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某些历史语法问题需要从复辅音中找答案。喻世长在讨论以z起头的复辅音时说：“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复辅音第一成分z，在某些词里，可能是一个语法前加成分，表示以z起头的字是和名词相对待的动词。”（1984）这样的假设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严学宭对探讨复辅音的意义也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说：“须知有了复辅音声母的构拟，不仅可以解释谐声系统的种种异常谐声现象，还可以说明古汉语中的音变，特别是许多稀奇古怪的又音以及形体、训诂等的许多疑难问题，而且便于寻找汉藏语系的同源词，组成对应关系，建立原始型。”（1984）下面我就列举一些与复辅音有关的词汇、训诂等问题加以论证，希望能引起读

者的兴趣。

一、复辅音与联绵词

仅举三组例子为证：

稹椒　　迟曲　　郤曲

《说文》："稹，稹椒。"段注："按稹椒字或作枳椇，或作枳句，成作枝拘。其入声则为迟曲，稹椒与迟曲皆双声字也。"（275页）又稽字下注："稹椒谓之双声。"（275页）《说文》："迟，曲行也。"段注："迟曲双声。迟通作枳。《明堂位》注：'枳椇，谓曲桡之。'《庄子》：'吾行郤曲。'郤曲即迟曲，异部假借也。"（73页）段玉裁认为"稹椒"、"枝拘"均双声字，又说"迟通作枳"，话虽不错，却未提供任何音理上的根据。齐佩瑢和蒋礼鸿用"音转"或"音近"来加以解释。齐说："诘诎……转为郤曲（《庄子》），迟曲（《广雅》）；曲木曰枳枸（《毛传》），枝拘（《淮南》），枳椇（《礼记》），稹椒，稽椒（《说文》）。"（《训诂学概论》29页）蒋说："稽句即稹椒。稽与稹音近。……支苟即稹椒。"（《义府续貂》49页）

稹（职雉切）、枳（诸氏切）、枝支（章移切）均属章母字，它们怎么能与舌根音椒椇（俱雨切，读如苟）、迟郤（绮戟切）等构成双声关系呢？按照李方桂的构拟，支枝稹枳的声母是krj-，我个人设想，在稹椇、枝拘、支苟这种联绵词中，稹枝支已不是复声母，也没有按通常的演变规律变成为ȶ，而是后置辅音（或称为介音）r脱落，变为kj-这种形式。今厦门话"支枝"的白读为ki，潮州话枝读ki，建瓯话枝的白读也是ki（均见《汉语方言字汇》）。可见，段玉裁判断"稹椒"为双声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要从音理上找出根据，才可明其所以然。至于"音转"、"音近"这些笼统的提法；只给人以雾中观花，隔靴搔痒之感。

侏愚　　梼杌　　倜傀　　拘愚

蒋礼鸿说："梼杌者，侏愚之转。"侏愚又作"诛愚"（《商君

书》)，又作“朱愚”(《庄子》)，又作“倜傫”(《集韵》)。蒋先生说：“梼、锏与朱、侏、诛，杌与愚，古皆为双声，故株愚转为梼杌。……倜傫亦即侏愚、梼杌。”(《义府续貂》8页)蒋先生指出梼、锏(倜)、朱为双声关系，这是很正确的，但更为重要的一点蒋先生未涉及到，梼与杌是否为双声呢？朱与愚是否为双声呢？这些不同写法的联绵字(上下二字之间)在声母方面是否毫无关系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复声母说起。朱侏(章俱切)为章母字，诛(陟输切)为知母字，梼有直由切(澄母)和徒刀切(定母)二音，倜(他历切)为透母字，锏(徒刀切)为定母字。愚、杌、傫均疑母字。这里牵涉到照$_三$与端系(知澄上古归端定)与舌根音的关系问题。当我们把这些关系揭示清楚之后，就可以发现：这些不同写法的联绵字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变化。同一联绵词尽管意义未变，而语音变了，作为语音载体的用字也随之而变。联绵词的不同写法往往隐藏着音变的秘密，破译这些秘密，有助于了解古声母演变的历史。拿“侏愚”和“梼杌”来说，就反映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音变，虽然它们共存于先秦时代，但历史发展有先后之别。“侏愚”产生于上古前期或者更早，侏和愚为旁纽关系。侏在远古时代为复声母字，它的声母为krj-，当它和“愚”构成联绵关系时，r介音已脱落，所以，“侏愚”的读音形式是：kjwɔŋjwɔ。这里，我还补充一条蒋先生没有谈到的材料。《楚辞·九叹·忧苦》：“偓促谈于廊庙兮。”王逸注：“偓促，拘愚之貌。”拘愚即侏愚，拘侏同为舌根音，故得通假，这也是“侏愚”为旁纽关系的一个证据。

梅祖麟在讨论“之”“其”“底”的关系时，曾经谈到：

> “之”字上古早期的声母是krjəg，上古晚期变成tjəg，理由之一是非如此设想才能解释“底”的来源。(1983，《中国语言学报》)

梅先生这个“设想”很值得重视。尽管音变的历史时代还可

以斟酌，但 krjəg 变 tjəg 的历程、轨迹，应该符合事实。这个“设想”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照$_三$和端组的关系问题。照$_三$有一部分字的读音与端组相近，以至有人主张章组归端，这种归并法未免太简单，不可取。

现在我们拿梅先生的设想来说明“朱”的音变，同样是可行的。

krjwɔ>kjwɔ>tjwɔ

这三个音代表“朱”字在远古、上古早期、上古晚期的读音，由舌根音变为颚化的舌尖前塞音。这也有文献材料为证，如“讙兜”又作“讙朱”。现代汉语的“蔸”就是古代的“株”。厦门话读“株”为 tu（白读）。可以设想，上古的“侏愚”既可读为 kjwɔ ŋjwɔ，又可读为 tjwɔ ŋjwɔ。从共时系统来说，这是方言之别。侏愚既可读为 tjwɔ ŋjwɔ，于是就可写作梼杌、倜傫。就构拟细节而言，如果不用 tj-这个拟音，也可用本书构拟的章母读音，写作 ȶj-，同样可与倜（th-），梼（cl-）构成通假关系。

娄务　　　　瞉瞀　　　　怐愗

《说文》：“娄，一曰娄务，愚也。”段注：“务读如瞀。娄务即子部之瞉瞀。”（624 页）桂复《义证》：“按《玉篇》：‘怐愗，愚貌。’《楚辞·九辩》：‘直怐愗以自苦。’怐愗即娄务。”（1092 页）又作沟瞀、谷瞀。

这里要解释的是娄（落侯切）与瞉怐（古候切）、沟（古侯切）的关系。

在复辅音时代，怐娄同音，其形式为：klɔ。后来在有的方言中，后辅音 l 脱落，成为 lɔ（娄）；有的方言中的前辅音 k 脱落，成为 kɔ（沟、怐），于是有娄务、怐愗之别。

二、复辅音与同源词

王力先生说：“同源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且必须以先秦古音为依据。”（《同源字典》12 页）这

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王先生不赞同先秦有复辅音，这样一来，他观察同源词的时候，视野就会受到限制，把一些本来存在同源关系的词排除在同源词之外。如：

䢼（郭）、墉、城

《说文》："墉，城垣也。从土庸声。䢼，古文墉。"段注："此云古文墉者，盖古读如庸，秦以后读如郭。"（688 页）段玉裁由于不了解墉与䢼的语音关系，这条注就很不得要领。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仅指出"庸墉古今字。䢼在篆为郭，在古为庸。……庸之古文本作䢼。"庸与䢼的语源关系，一字也未提及。沈兼士以此为义通换用之例。（1986：251 页）

《说文》："城，以盛民也。从土成，成亦声。𩫨，籀文城，从䢼。"籀文城字从䢼，䢼墉又原本同是一个词，三字同源不成问题。但按王先生构拟的先秦音系，䢼（见，k）、墉（喻四，ʎ）、城（禅，ʑ）三字难以构成同源关系，读音相差很远。而采用李方桂的构拟，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上文已经介绍，李方桂构拟的 grj-，包括喻四和禅母，那么墉与城的声母相同，都是舌根音，与䢼同类。这样，我们就可以沟通三字在语音上的同源关系了。

頯、肫、頔

《说文》"頯，权也。"段注："权者今之颧字。"（416 页）

《说文》："肫，面颧也。"段注："肫，《史》《汉》作準，高祖'隆準'①。服虔曰：準音拙。……按準者假借字，肫其正字。其入声则音拙，《广雅》作頔，是也。"（167 页）

《广雅·释亲》："颧頄，頔也。"王念孙《疏证》："颧頄为頬出页之頔。《急就篇》颜师古注云：頔，两頬之权也。"（203 页）

頯、肫、頔同义，都是颧骨的意思。但它们是否同源呢？

頯：渠追切；肫：章伦切；頔：古忽切，又朱劣切。頯、頔都是舌根音，如果知道肫的声母原本为 krj-，也是舌根音，就可以确

① 準的释义有分歧。

认三字为同源关系。颵字的两个读音更富有启发性。古忽切与渠追切为旁纽，章伦切与朱劣切为双声，而古忽切与朱劣切又同出一源。

三、复辅音与异文

古书中有的异文似乎语音关系很疏远，难以贯通，其中往往就有复声母的问题。如：

提弥明　示眯明　祁弥明

《左传》宣公二年的提弥明，《史记·晋世家》作示眯明，《公羊传》作祁弥明。提（杜奚切）、示（神至切）、祁（渠脂切）的发音部位差别较大。示字在《类篇》中有翘夷切[①]，与祁为双声，但作为姓氏的示，《类篇》音市之切。在李方桂的构拟系统中，不论神至切还是市之切，声母都是grj-，读为舌根音，与祁同类。这同一名字的三种不同写法，当以《晋世家》的示眯明为正。《左传》成书虽然早于《晋世家》，但《晋世家》有可能是根据晋国史料写成，示眯明本晋国人，晋史对他的名字不会写成别字。《左传》是"传"鲁之《春秋》的，将示弥明误写作提弥明，可能鲁之方言"提""示"音近。《史记》索隐"提音市移切"（1674页），《类篇》提字音常支切，又市之切，证之以谐声（提，从手是声。"是"亦禅母字），我们可以肯定，提字在远古的声母与"示"同，也是grj-。提是支部字，示、祁是脂部字。现在将三字在春秋时的读音构拟如下：

示：gjæi　　祁：gjæi　　提：gjæ（示祁声母已由远古的grj->gj-。r已脱落。）

从颂　　从容

《战国策·赵策三》："世以鲍焦无从容而死者，皆非也。"《史记·鲁仲连世家》作"从颂"。《索隐》："从颂者，从容也。"《汉

---

① 《广韵》与"祇"同音，巨支切。

书·儒林传》："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师古曰："颂读与容同。"《说文》："颂，皃也。从页公声。额，籀文。"颂字有两读：余封切，又似用切。容亦余封切。颂以舌根音"公"为声符，原来也是复声母，其形式为grj-，后来分化为邪母和喻四两读。喻四一读，与"容"同音，在上古为gj-。

立 位

《周礼·春官·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郑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位(于愧切)、立(力入切)古为复声母ɣl-。上古有的方言脱落l-，读ɣ-，有的方言脱落ɣ-，读l-，随着意义的专指分为"位""立"二形。

四、复辅音与又音

又音情况很复杂，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异读字反映了复辅音的历史演变。

羹：古行切，又卢当切。kl-

鏐：渠幽切，又力幽切。gl-

跂：章移切，又居企切。krj-

臭：尺救切，又许救切。khrj-

仇：市流切，又巨鸠切。grj-

匋：读与缶同，又徒刀切。pd-

（杨树达曾证明金文之鼍叔即经传之鲍叔）

五、复辅音与读若

- 自读若鼻。bdz-。①

潒读若荡。zd-。

（潒有似两、待郎二切。见《类篇》）

---

① 李方桂："鼻字原与自字通，是否自字是*sbjidh>dzji?"（91页）

枪读若屯。tl

（枪有株伦，龙春二切。见《类篇》）

磬读若莩。khph-。

舀读若鞮。stj-。

酉读若导，读若沾，一曰读若誓。zdj-或 zthj-。

（读若材料均引自《说文》。构拟参阅喻世长，1984）

六、复辅音与声训

《毛》传："昴，留也。" ml-。

《说文》："考，老也。" khl-。

《说文》："戌，威也。" sm-。

《说文》："及，逮也。" gd-。

七、复辅音与假借字

先秦两汉文献中有大量假借字。多数假借字的语音关系是可以说清的；有些假借字的语音关系还不能充分而又圆满地加以解释；有少数假借字还没有被发现。后种两情况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运用复辅音的知识来研究假借，或者说是由于复辅音问题未能彻底解决，有些假借字的谜底我们还无法猜得出来。请看下列例子。

裹：古火切

羸羸攍：以成切

如果只用单体辅音来观察，这两个反切的声母无论如何也不能构成通假关系。但用复辅音来观察，我们可以证明裹羸双声。

裹原本为复声母 kl-，经演变前后辅音各自独立为 k-、l-。羸，《说文》"从贝羸（郎果切）声。"可证古书中常见的"羸粮"实际上就是"裹粮"。

《诗·大雅·公刘》："乃裹餱粮。"《文子·上德》："无裹粮之资而饥。"《列子·说符》："裹粮就学者成徒。"《庄子·胠箧》："羸

粮而趋之。"《释文》："赢，裹也。"《战国策·楚策一》："于是赢粮潜行。"《荀子·议兵》"赢三日之粮。"赢粮也写作"羸粮"(《六臣注文选·过秦论》)。李方桂说："大体上看来，我暂认喻母四等是上古时代的舌尖前音，因为它常跟舌尖前塞音互谐。如果我们看这类字很古的借字或译音，也许可以得到一点线索。古代台语 Tai Language (Li，1945，340 页) 用 *r-来代替酉 jiǒu 字的声母，汉代用乌弋山离去译 Alexandria 就是说用弋 jiək 去译第二音节 lek，因此可以推测喻四等很近 r 或 l。"(1980：13 页) 赢的声符本来就是来母的𣎆 (lwai)，与裹 (lwai) 同音，我们说赢借为裹，理由是充分的。

攍（擴）是赢的后起字。赢由于长期借作裹，于是人们误以赢字原本就具有裹缠、担负义，为了与赢的其他意义相别，又加上意符手，造出了一个攍字。《方言》七："攍（本亦作擴、赢）、膂、贺、儋也。齐楚陈宋之间曰攍，燕之外郊、越之垂瓯、吴之外鄙谓之膂。"贺是何（荷）的假借字，膂和攍一样都是裹的假借字。郭璞注："担者用膂力，因名云。"这是望文生训。

赢的声母在先秦时代一定还有舌根音一读。理由是：裹虽可读 l-，但当以读 k-为主，赢既然常借作裹，有的方言就可能将赢读作 k-；另外，上古喻四等字也有跟舌根音发生关系的，李方桂的构拟是：grj-，r 与 l 相近，g 与 k 相近，大既赢与裹一样，既有 l-声母，又有 g-声母；还有一个证据，《类篇》赢及为一字。《说文》："及，秦人市买多得为及。古乎切。"《类篇》将及作为赢的异体字，说明赢当有舌根音一读。

赢是裹的假借字，古人已经不晓，误以为二者是同义词。于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训诂学家对借作裹的赢，在释义上似乎也有分歧。《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以及《淮南子·修务》注均释赢为"裹也"，《方言》七释为"儋（担）也"，《荀子》杨倞注释为"负担"。古人外出旅行，往往自备干粮，要将干粮包裹好并背着或提着行

走，故裹、负、提义实相因，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新《辞海》将这一意义的赢字解为“装足”（863 页），这就完全错了。

纯：徒浑切，又朱闰切

稛：苦本切

纯是个多音字，《类篇》收的反切有十个之多。在稛束这个意义上，《类篇》就有徒浑、杜本、朱闰三切。《说文》：“纯，丝也。常伦切。”段注：“此纯之本义也。……《诗》之‘纯束’读如屯，《国语》之‘稛’，《左传》之‘麇’，皆其字也。”（643 页）所谓《诗》之“纯束”，指《召南》的“白毛纯束。”《国语》之“稛”，指《齐语》的“稛载而归。”《左传》之“麇”，指哀公二年的“（赵）罗无勇，麇之。”十三经注疏本作“麇”，《广韵》十八吻引《左传》作“麇”，邱粉切。麇、麇都是稛异体字。《说文·禾部》：“稛，絭束也。”段注指出“纯束”之“纯”即“稛”与“麇”，可谓非常精辟。他的本意就是“纯”假借为“稛”。不过，段玉裁没有揭示语音上的根据。纯稛均文部字，而声母相差较远，为什么说“皆其字也”？

这里又涉及到照$_{三}$与舌根音和舌尖音的关系问题。就是说“纯束”的“纯”原来不是徒浑切，应读舌根音，是复声母。《类篇》的朱闰切值得注意。由朱闰切推知其复声母为 krj-，由 krj-再变为 kj-，再变为 dj-（徒浑切）。《诗经》时代纯读 kjwən，稛读 khwən。这就是纯假借为稛的原因。《经典释文·诗经音义》音“纯”为徒本反、徒尊反，这已是汉魏时代的注音，kj-已变为 dj-。

尻：苦刀切	窍：苦吊切
州：职流切	醜：昌九切
涿：竹角切	豚：丁木切

这三组字都是肛门的古称，其间的假借关系古人已经谈到，而音理上的根据还须论证。

《说文》：“尻，脾也。”段也：“尻今俗云沟子是也，脾俗云屁股是也。析言是二，统言是一。”（400 页）

《说文》："窍，空也。"（344 页）窍的本义是空（孔），引申为肛门，与尻同义。州、醜、涿都是尻的假借字，豚是后起字。

《尔雅·释畜》："白州，驠。"郭注："州，竅"。《山海经·北山经》："伦山有兽焉，其州在尾上。"《说文》："驠，马白州也。"朱骏声注："州者尻之借字。或曰，涿字之转注，亦通，俗作豚。"《礼记·内则》："鳖去醜。"郑注："醜谓鳖窍也。"《广雅·释亲》王念孙《疏证》："臀、尻、州、豚、臀，五者异名而同实。……醜与州声近而义同，豚与州声亦相近。"（205 页）

州与醜借为尻，还是因为照$_三$古读同舌根音。州的复声母是 krj-，醜的复声母是 khrj-。至于涿借作尻，时代较晚些，说明 krj-已演变为 tj-。这种演变在上古已经完成。《国语·楚语下》有个"豛"字，星宿名，意为龙尾，《广韵》音都豆切，字亦作豝。《玉篇》有"豚"字，释为"尻也"，《广韵》释为"尾下窍也。"其俗体作"启"，都谷切。豛的本义为龙尾，引申为动物的尾下窍，豚、豝、启都是它的变体，涿（属端母）是豚的假借。请看下面这个故事：

先主与刘璋会涪时，（张）裕为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欲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三国志·蜀书》1021 页）

在这个故事中，借涿为豚，借潞为露。"诸毛绕涿"意为屁股眼周围都是毛，"潞涿"意为光着屁股眼。彼此都以对方的嘴巴为戏谑，而以仁德著称的刘备竟然怀恨在心，终于找碴儿把张裕给杀了。

重建复辅音的意义我就说到这里。复辅音的研究只几十年的历史，还存在一些重大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如：

一、复辅音产生和消失的确切时代；

二、究意有多少复辅音，除二合复辅音之外是否还有三合、四

合复辅音；

三、各家对复辅音的构拟，从原则到细节都不统一，缺乏完善的条例、规则、理论体系。

这些问题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彻底解决。上古韵部的研究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才达到“几如日丽中天”（江有诰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王国维语）的境界。声母问题，尤其是复辅音问题，情形要复杂得多，我们应当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鼓励各种探索，使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不断前进。

（选自《上古音》，1991，商务印书馆）

附录一

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综述

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简称复声母，是上世纪末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首先提出来的。他发现了古汉语的来纽字与其它声纽字的谐音交替现象，在《汉字研究导论》（1876）中提出了多种可能的解释，其中有一种是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假设。后来这种假设逐步被中外学者接受。经过本世纪以来的深入研究，关于上古汉语复声母的理论和构拟逐步臻于完备，认为上古汉语有复声母的学者越来越多。

本世纪中对上古汉语复声母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24——1948年为第一阶段，1949——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9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一）

本世纪初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在巴黎出版了《中日汉字分析字典》（1923）。序言中根据艾约瑟的假设，提出了"各"、"络"互谐是古汉语复声母的遗迹的著名理论。赵元任将该书序言中的一部分翻译为汉语，称作《高本汉的谐声说》（1927）。

我国学者林语堂比高本汉晚一年，也根据艾约瑟的假设，发表了《古有复辅音说》（1924）。从古今俗语中的联绵词、古代典籍中的异文又读、汉字的谐声现象、同语系的语言等方面论证并构拟了〔kl-〕、〔pl-〕、〔tl-〕等复声母，较高本汉的谐声说更为全面一些，是中国人研究古汉语复声母之始。诚如后来（1960）徐德庵所说："伊、高二人只就一部分形声字的现象立论，没有寻找其它佐证，林语堂则于形声现象之外，又增加了三方面的证据。"

吴其昌《来纽明纽复辅音通转考》（1932），列举古代典籍中的例词384条，"以证古时来纽明纽之为一音，……此二纽在古时为复辅音。"

刘文炳（耀黎）在《马首农言·序》（1932）中认为山西晋语中的反语骈词是古复声母之遗迹，指出“巷谓之合朗，棒谓之不朗，疾雷谓之忽雷，是古时言简而音重所发见之复辅音今日尚在口中者。”

高本汉《汉语词类》（1933）出版，再次提出关于“各”、“洛”互谐的理论，并作了充补，分为A，B，C三类，他赞成C类的说法，即“各”〔klak〕，“洛”〔glak〕。该书后来由张世禄翻译为汉语，于1937年出版。

魏建功《古音系研究》（1935）中也注意到了古汉语复声母，认为“来纽可视为复声之遗迹，而古复声遗迹不特来纽一母也。”其后论述了连绵语“二合格”，也为探索复声母之重要资料。

陈独秀为补证高本汉、林语堂的不足，发表了《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1937），用方言俗语中的联绵词，汉字的谐声现象，古代典籍中的又音异读，同语系语言比较以及当代汉语方言等资料，较为全面地论证并构拟了上古汉语的塞音边音复声母和鼻冠浊塞复声母。

上古汉语复音声母的研究，逐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也出现了否定观点的论著。唐兰《论古无复声母，凡来母古读如泥母》（1937），以近代中国语无复辅音，汉字谐声系统的复杂性，同语系语言的比较只是单文孤证为理由，批评了高本汉、林语堂的理论。为以后的研究者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成了以后研究者的主攻方向。

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1944）批评并修正了高本汉的理论。关于“各”，“洛”互谐，赞成A式说法，即“各”〔klak〕，“洛”〔lak〕。

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出版，在《上古声母的几个特殊问题》中，以《广韵》中“鼻音能转同部位或是邻近部位的破裂音跟破裂摩擦音”大量证据，构拟了鼻冠塞音复声母：明母〔mp-〕、〔mb-〕，泥母〔nt-〕、〔nd-〕，疑母〔ŋk-〕、〔ŋg-〕。同时还以“《切韵》‘力卢’二类

跟其它49类的十之八九相通转"为证据，讨论了高本汉提出的"各"和"路"互谐的理论，肯定了C式的可能性，指出"含混作kl"，并同暹罗语作了比较，肯定了上古汉语有kl，ŋl，tl，sl，pl(ml)等复声母。

综观这一阶段的研究，因中间有一段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论著不多。前期的研究只是比较笼统的、概括的研究，未能作深入的讨论，持否定观点的学者提出的问题，还不能圆满解决。但后期陆志韦的研究，较为深入，基本上理顺了汉字复杂的谐声系统，具有较强的说服服力。

（二）

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出版，在《中国原始语言的推测》一节中，论述了上古汉语无复声母，批驳了艾约瑟、高本汉的谐声说，进一步发挥了他1937年的观点。主要理由是"现代中国方言里没有复辅音的痕迹，在〈切韵〉系统的反切上字里也看不出复辅音的现象"，"从反切的方法来说，决不允许有复辅音的"。

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1950)中，用古今俗语里的反语骈词、汉语方言、汉字的谐声交替现象、汉藏语系同系属语言，生动地说明了上古汉语复辅音的存在。接着又在《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文的迫切需要》(1951)中重述了这一观点。后来又在他和王均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1957)中专列一节《复辅音》，将上述观点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从而奠定了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的理论基础。

波兰汉学家赫迈莱夫斯基《上古汉语里的双音词问题》(1956)，提出了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词因复辅音音节分化而成为双音词，即音节分化构词的理论，为方言和古籍中的双音联绵词由复辅音声母分化而来，提供了理论根据，使汉语方言中残留复辅音声母的遗迹成为可能。

岑麒祥在《语言学史概要》(1958)中，客观地公允地评述了

前一阶段的复声母研究，指出“不仅仅是复辅音的有无问题，并且有古今音和方音的问题”，“在汉语历史语言学没有很好地建立以前也很难得到完满的解答。”

朱星在《古汉语概论》(1959) 中和徐德庵在《论汉语古有复辅音说的片面性》(1960) 中，批驳了高本汉的谐声说。徐氏针对林语堂的观点，进行批判，并冠之以“片面性”。认为林氏的观点“有的牵强附会，有的单文孤证，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王立达《太原方言词汇的几个特点和若干虚词的用法》(1961)，列举了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 11 条，称作“嵌 l 的词”，为探索上古汉语复声母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严学宭《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1962)，从大量的汉字谐声，古联绵词，一字数音，读若，方言异声，金文初文，通假，声训等方面所暴露出来的复辅音声母迹象，连系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不仅证明了上古汉语复声母的存在，还构拟了各种类型复声母的框架。

这一阶段因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学术研究被迫中断，发表的研究汉语复声母的论著不多。从发表的论著来看，否定观点的比肯定观点的还要多。

这一阶段在台湾地区和国外，对上古汉语复声母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

台湾地区 60 年代研究的著作较少，重要的有下列几篇：

方师铎《中国上古音里的复声母问题》(1962) 是台湾早期介绍复声母学说的文章，扼要的把林语堂、高本汉、陆志韦、董同和、唐兰五位学者的观点作了引述，对台湾地区复声母研究工作有启发之功。

包拟古《藏语 sdud 与汉语“卒”字的关系以及 st 声母的拟定》(1969) 引用藏语 sdud (意为“衣褶”) 认为与汉语“卒”字有同源关系，进而推论上古汉语有 st 型的复声母，后来经过“音素易位”而变成后世的 ts 声母。这篇论文使台湾学术界开始注意

复声母的问题。

周法高《论上古音》(1969) 是香港地区首先触及复声母问题的论著。其第四节论声母部分拟订了 zd-，st-，tr-，dr-，nr-，tsr-，dzr-，sr-等型复声母，但未论及其他型式的复声母。文末有“上古音拟音字表”，也拟订了一些复声母。

七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显著的增加了。具代表性的，包括：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 是高本汉之后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认为上古二等韵都有 r 介音，因此二等字都是复声母。除了带 l 的复声母之外，李氏又拟订了一群带 s-的复声母，这是本文最大的特色。

李方桂《几个上古声母问题》(1976) 对早先所拟订的 s-词头作了一些修正。原来拟订的一群庞大的带 s-的舌根声母，加以缩小范围，带 s-的舌根音只限于中古的齿头音字。

周法高《论上古音和切韵音》(1970) 也是一篇探索复声母的重要著作，他特别重视形声字的材料，并把复声母分成五类讨论。一是来母和其他声母的结合，二是心、审（山）母和其他声母的结合，三是喻（以）母、邪母的古读，四是喉牙音和舌齿音、唇音的关系，五是鼻音和非鼻音的谐声。

杜其容《部分叠韵连绵词的形成与带 l 复声母之关系》(1970) 认为某些叠韵连绵词是由古代的复声母演变而成。原本的某个复声母的单词，由于语言的节缩与同化作用，逐渐丢失其中一部分，或把原有的复声母音素都保留下来，不过成了另一种形式。因而造成后世一字两读，或叠韵连绵词的现象。

辛勉《评西门华德的藏汉语词的比较》(1978) 针对西门华德 1930 年的《藏汉语词的比较》一文所选的 338 对藏汉语词进行讨论。他举出五点具体的问题，其中的第一项“古藏语一个辅音等于古汉语同部位的好几个辅音”，和第三项“古藏语首发复辅音 r-和 l-移列在声母的后面”，所列举的对应例往往是后世单声母的汉字和复声母的古藏语相对应，如“躯”古藏语 sku，“胶”rgyag 等。

丁邦新《论上古音中带l的复声母》(1978) 分五部分，头一部分评述旧说。第二部分专从谐声字讨论，认为造形声字的人，用哪一种方式来表现复声母并无成规，现在我们用形声字来逆测语言中的情形，自然也不能用某一种方式束缚。第三部分讨论了与拟测原则相关的问题。第四部分拟测上古各韵部带l的复声母，列成字音表。第五部分以读若、方言、同族语的资料为旁证，并列出带l复声母的演化情形。

梅祖麟《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S-声字》(1971)，这是和罗杰瑞联名发表的。他们依据建阳、建瓯、邵武、永安等方言把l-读成S-，认为这个S-的来源是上古的Cl-型复声母。

许世瑛《诗集传叶韵之声母有与广韵相异者考》(1974) 列出14条朱熹叶韵的反切，认为其中6条有可能是上古复声母的遗迹。

陈新雄《郦道元水经注里所见的语言现象》(1978) 就六世纪的《水经注》中隐含的复声母证据提出讨论，共得8条，认为是上古音的残留，保存在方俗语言中。

龙宇纯《上古清唇鼻音声母说检讨》(1978) 认为明母与晓母谐声不可能是个双唇清鼻音，而是牵涉到晓母合口成分而近似明母，另一个假设是：凡与晓母互谐的明母字本是个复声母hm-。

张琨《汉语、苗瑶语、藏缅语中〈鼻音＋塞音〉的声母结构》(1976) 分成三个阶段表明〈鼻音＋塞音〉复声母的演化过程：原始汉语、谐声时代、中古音。又用同族语言的资料相印证。

张琨《汉语〈S＋鼻音〉的复声母》(1976) 和上一篇论文是同年在台湾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六条假设，头两条是前文提过的〈鼻音＋塞音〉复声母，后四条是新提出的S-Ng (g表任何塞音) 型复声母。他用藏语作比较，获得很多的启发。

海外地区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的重要著作有：

高本汉《汉文典》(1940) 拟订了一些复声母，例如："史"Sl-、"娄"gl-、"需"Sn-、"监"Kl-、"变"Pl-等。但是没有描述其他

系统。后来的《修订汉文典》(1957) 情况差不多。至于《中国声韵学大纲》(1954) 和《汉语词类》(1933) 则对复声母的结构型式与存在范围作了讨论。高氏是国外学者中研究复声母最早、贡献最大的学者。

蒲立本《上古音的声母系统》(1962) 也是早期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的重要著作。他在文中评述了雅洪托夫的一些观点，并主张二等字上古为带有 l 成分的复声母。

白保罗《汉藏语概要》(1972) 有四十多页专论汉语，他认为上古复声母中，有些其实是个词头。他又认为历史上，周民族属汉藏系，商民族非汉藏系，因此，汉藏语的成分只构成汉语的表层，而底层另有不同的来源。后来他又发表《再论汉藏语言》(1976) 拟订出原始汉藏语的辅音系统。又把上古的复声母和词头加以区分，例如 Sn-、SK-不同于 S-n-、S-K-。此外，他也拟订了几种 CCC-结构的复声母，例如"数" S-gljug、"缪" m-Kljog。

包拟古《释名研究》(1954)分三部分讨论汉代的复声母：一、舌根音与 l 的接触。二、l 与非舌根声母的接触。三、含有鼻音成分的复声母。其研究着重在一组一组声训字的分析，所得的结果较为零碎，不能构成一个体系。不过，对于音训的处理，比早期只知作双声叠韵的分类，显然是更进一步的。后来包氏又发表《反映在汉语中的汉藏语 S-复声母》(1973)，大量的运用同族语言印证上古音的复声母。

富励士《高本汉上古声母说商榷》(1964、1967) 有关复声母的部分特别着重带 l 的讨论上，他拟了一个舌面边音 (喻四) 和舌尖边音相对。这些边音前面的成分往往是词头，他举出了一些边音前面的舌头音有"致使"的意义，这和藏语的情形相吻合。他后来写成的《论汉语言》(1973) 第六、七两章专论复声母，较有系统的叙述了复声母，并把舌尖鼻音的复声母分成腭化与非腭化两类。但富氏对 S-型复声母却未提及。

柯蔚南《说文读若声母考》(1978) 统计 820 个读若资料，分

作五类体例，并依发音部位顺序分别讨论。其所拟复声母主要为带l（r）和带S-两大类。至于有些读若不易解释其声音关系，柯氏认为是方言造成的。他的最大贡献是把复声母作了断代的描述，而不是像前人一样笼统的包含了上下千年的语音系统。

薛斯勒《上古汉语的词头》(1974）和《上古汉语的R与L》(1974）两篇文章都对复声母进行了讨论。尤其后者提出不少新的看法。他认为喻四上古为l，并以藏语、藏缅语来证明。他又认为四等字上古有l介音，和二等字的r介音相对称。这样就造成了上古音中大量带l（或r）的复声母。

杨福绵《古汉语的S-词头》(1976）以及他一系列的复声母研究都把重心放在S-型复声母上。其研究材料主要为谐声字、汉语同源词、汉藏语同源词、现代方言。在《古汉语*S-KL-复声母与藏缅语的对应》(1977）一文中，大量罗列了同族语言对应的例子，共有112组。这样的比较，不但为上古汉语复声母找到了有力的证据，也为汉藏语言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

从70年代末以来至今的十余年中，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空前发展，新的研究资料，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出现，特别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建立，每次音韵学研讨会上都有从不同角度，用新的资料和方法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的论文发表，持否定观点的学者提出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考古资料的发现和利用。考古发掘迅速发展，出土资料相当丰富，铭文和简牍中的大批通假字，为构拟古音，探索上古汉语复声母，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资料。

周祖谟《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1984)，对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土的竹书和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帛书中的七种材料，进行了爬梳整理，考订出古声类有三组、七种复辅音声母：pl、ml、tl、sl、sm、kl、xm。

刘宝俊《〈秦汉帛书音系〉概述》(1986)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通假字进行了整理分析，得出秦汉帛书音系有四种类型复声母：与边音 *-l-构成的复辅音，以 S-为前缀的复辅音，*X-与鼻音构成的复辅音，鼻冠塞音声母。认为帛书音系的复声母正处在一个逐渐消失衰亡的过程中。

古汉语联绵词的重新整理与研究。汉语古籍中的联绵词的研究，由来已久。学者们认为古汉语中的联绵词与复声母有某些联系，程瑶田的《果裸转语记》，王国维的《联绵字谱》都触及复声母的问题，可惜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近年来对古汉语联绵词的重新整理与研究，为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董为光《汉语"异声联绵词"初探》(1986)将"声母不同的联绵词"称为"异声联绵词"，从"结构特征"、"语源联系"并同亲属语言比较进行研究，认为"异声联绵声母格式是复辅音声母组合的继承和发展"。

曾运乾《古语声后考》(1986年何泽翰整理)对84条"古语声后"作了诠释。声后之说源于陆德明《释文》，曾文中列举的"声后"都属古来母字，是"国语复辅音之证。"

汉语方言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汉语方言调查的开展，各种方言资料的发表和各地方言志的出版，为探索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由于现代汉语方言有无复声母的遗迹，是上古有无复声母问题争论的焦点，于是汉语方言中可供探索研究复声母的资料更显得珍贵。

赵秉璇《晋中话'嵌 l 词'汇释》(1979)，记录并诠释山西晋语中的"嵌 l 词"88条，以后又补遗增加到102条(1989)。由于这一类词的第2个音节都是边音作声母，被认为是古有后置辅音为边音的复声母遗迹，该文发表以来为许多研究复声母的论著所引用。

董树人《晋中话'嵌 l 词'与北京话对应词的比较》(1983)，列举北京话中的"嵌 l 词"34条，反映了由上古汉语复声母的双音节

词衍变而来的“嵌 l”连绵词在两个不同的方言中的不同语音表现形式。

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1980) 中所列举的“分音词”，梁玉璋《福州方言的“切脚词”》(1982)，栗治国《伊盟方言的“分音词”》(1991) 等，也都是由方言探索古代汉语复声母的珍贵资料。此外，赵秉璇《太原方言里的反语骈词》(1984)、《晋中话反语骈词集释》(1990)，研究山西晋语中的“嵌 l 词”与其相对应的音义相合的单音词的关系，也为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提供了资料。

汉字谐声系统研究的新发展。利用汉字谐声交替的现象研究上古汉语的复声母，始于艾约瑟、高本汉，但有的学者认为“汉字谐声系统里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岑麒祥 1958)，“谐声偏旁在声母方面变化多端”(王力 1957)，这样用谐声交替来构拟复声母较为困难。但近年来学者们在拟测复声母时不是孤立地运用汉字的谐声交替现象，而是与其它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理顺了“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汉字谐声系统。

喻世长《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1984)，“借助《切韵》读音，研究古代谐声字中主谐字和被谐字之间”“语音的相似和差异”，找出“声母互谐关系，”拟测出了“第一类复辅音十二个，按其结构性质分为 XM、MP、PL、ML 四个类型”。“第二类复辅音二十一个，按其结构性质分为 ST、SD (包括 SN、SL)，ZT、ZD 四个类型。”

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86 叶蜚声等译)，利用汉字的谐声交替现象，结合切韵音系的等呼，并与同系属语言进行比较，构拟了“任何辅音与其后的 l 的组合，”指出“二等字中有 l 音”、“所有的中古二等字在上古都有带 l 的复辅音声母”。同时利用“清擦音和响辅音的交替”，构拟了“S 与其后的响辅音组合。”

汉语同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汉语与同系属语言的比较

研究，是音韵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成为发展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的一条大路。马学良指出："汉藏语系语言，对于研究汉语特别是古汉语有重要的证发作用，""对古汉语声母的拟测，参照亲属语言也是有启发的。"（1983）严学窘更进一步指出："从现代汉语方言和有亲属关系的汉藏语系各语言的比较，""以完成上古、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并创拟原始汉语"（1980）。

邢公畹《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1983），根据李方桂《汉台语考》的资料，"扩而充之"，构拟出汉语和侗台语带 l 复辅音声母的同源词演替系列两种型式。

邓方贵、盘承乾《从瑶语论证上古汉语复辅音问题》（1984），根据广西全州瑶语标敏方言的复辅音声母 pl、phl、bl 和 Kl、Khl、gl 与汉语的一部分帮、滂、並和见、溪、群以及澄母进行比较研究，证明了"汉语和瑶语一样，古时候都存在辅复音声母"，很有说服力。

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1984）根据苗语的材料，构拟了一套上古汉语鼻流音声母：mh 抚、nh 帑、rh 宠、lh 胎等，还有前面带 s-、h-‘〔ɦ〕-、‘〔ʔ〕-冠音的各一套。

赵秉璇《太原方言里的复辅音遗迹》(1986)、《汉语、瑶语复辅音同源例证》(1987)、《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俗语'今证》(1989)、《陈独秀〈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今证》(1991)，以山西晋语太原方言反语骈词中的双音节 l 词，与瑶语标敏方言复声母词的同源对应比较，论述了上古汉语塞音边音复声母 kl、tl、pl 的存在。

潘悟云《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1987)，以汉语、藏语比较研究(兼及其它汉藏语系语言)54 例，讨论了汉语、藏语同源的 *Cl 和 C-l-两种类型的复辅音声母。

曹翠云《苗语和汉语语音变化的共同点》(1991)，发现汉语和苗瑶语交错使用一个复辅音，并据此论述了汉语和苗瑶语相对应的复辅音声母 kl、tl 等。同时还发现古明母在闽语某些方言中 m-

与 b-交替使用，连系苗语湘西和川滇方言，论述了上古汉语的鼻冠浊塞复声母。

从外族语言的汉语借词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尚玉河《‘风曰缆孛’和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1981)，从朝鲜语中的汉语借词论证了上古汉语中有复声母，并论及了它们的四种演变方式。

个别词语复声母形式的研究。张永言《语源札记三则》(1983)，论证了“貔”“这个词的声母当原为 pl/p‘l，念作 p-/p‘-或 l 乃是后来复辅音离散的结果。”同时还论证了“‘焚轮’和‘穨’是所谓一语之转：声母为 b‘l>d‘-”。

李格非《释‘艻’‘棘’》(1984)以丰富的资料说明上古“艻”、“棘”同音，“见、来两母替代，”“源于复辅音(Kl)”。

严学宭、尉迟治平《说“有”“无”》(1985)，以丰富的资料从语音、语义和文字诸方面，对汉语“有”“无”的关系进行研究，将“有”“无”的语源构拟为三合复辅音声母。

个别古声母来源于复声母的研究。杨剑桥《论端、知、照三系声母的上古来源》(1986)，以汉字谐声关系、汉藏语系比较、现代汉语方言，论证了中古汉语照三系来源于复辅音声母 *Klj、*K‘j、*glj-，而端、知系也有一部分来源于 *Kl、*K‘l、*gl-。

潘悟云《中古汉语擦音的上古来源》(1990)，运用谐声关系、古文异读、汉藏比较等方法构拟了中古擦音声母心、邪、书、船、山、晓六母来源于上古汉语的三合或四合复辅音声母。

个别类型复辅音声母的研究。张永言《关于上古汉语的送气流音声母》(1984)，以汉字的谐声关系为主，辅之以古书异文，古字通假，为上古汉语构拟了一套送气流音声母〔mh〕、〔nh〕、〔lh〕等。

严学宭、尉迟治平《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其流变》(1986)，以汉语古代典籍中的异文、读若、直音、又音、联绵词同《说文》谐声对照，并联系域外对音和汉语方言，以大量的丰富的材料，论证了上古汉语中存在的鼻—塞复辅音声母，其

结构形式为 N-D，即鼻冠音和同部位的浊塞音组成。

张世禄、杨剑桥《论上古带 r 复辅音声母》(1986)，从汉字谐声系统和汉藏系语言比较，论证了上古汉语带 r 复声母的各种组合类型，以及它们的四种演变规律。

笪远毅《古汉语复辅音声母〔ml-〕考》(1978)，从声训、代语（方言之间的同义词）、异名、谐声、又音、传说及亲属语言等方面，论证并构拟了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ml-〕。此外，作者还有用同样方法进行研究的《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kl-〕考》(1988)。

郑张尚芳《上古汉语的 S-头》(1990)，以汉字的通假、异读、转注及谐声，结合汉藏语比较，构拟了 S-为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 15 种，同时还构拟了以 h-为前置辅音复辅音声母 6 种。

上古汉语复声母体系的构拟。严学宭《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1981)，从《说文》谐声、古籍联绵词对比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语言同类型的模式，以及《集韵》的又音和大量的“转注”，构拟了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全部框架，二合复声母八组，三合复声母六组，四合复声母一组。作者在《周秦古音结构体系》(1984) 中将其具体化。

席嘉《〈上古音研究〉索引》(1989)，将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构拟上古音的例字，按笔划顺序排列整理出来，文后还有整理出来的《上古音研究》声母演变表，从中可以看出李氏构拟上古汉语复声母的全部面貌。

音韵学专著中的评述。1979 年以来，出版了不少音韵学专著，在这些通论性的著作中，大都对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述。有三种情况：(一) 认为上古汉语确有复辅音声母，但尚需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方孝岳 (1979)，邵荣芬 (1979)，李思敬 (1985)，李新魁 (1986)，李葆瑞 (1988)，严学宭 (1990)。(二) 作为一桩悬案存疑。如任铭善 (1984)。(三) 否认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主要依据是现代汉语方言中没有复声母的基础（痕迹）。如王力 (1985) 等。

此外，在一些概述音韵学研究的论文中，也提到了上古汉语复声母的研究。如李新魁（1980），张世禄（1981），崇冈（1982），严学宭（1980、1986、1990），吴文祺（1982、1983），冯蒸（1987），唐作藩、杨耐思（1989）。都当作一个问题，专门进行了评述，并指出是音韵学研究的攻坚任务。

关于上古汉语是否有复辅音声母的辩论。任何学术都是在争鸣、辩论中成长发展的，关于上古汉语复声母的假设也是这样。假设是通向真理的桥梁，真理愈辩愈明，这已成为学术发展的通例。上古汉语复声母问题是在争鸣、辩论中发展完善的。1980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首次（武汉）学术讨论会上专门进行讨论，两种意见展开争论；1988年第5次（桑植）年会上又有过交锋。通过争论促进了上古音研究。讨论后有关争论的或主张有复辅音声母的论著发表了不少。

对上古汉语复声母持否定观点的学者提出的问题，有的是对整个复声母的存在提出异议，有的则是针对某一构拟材料提出质疑。这些都推动了复声母研究的发展。经过十余年的研究，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中。

王健庵《‘来纽’源于‘重言’说——兼论带1的复声母问题》(1979)，认为“这种带l的复声母（或称复辅音）的假说，一直没有得到大家承认，只能作为一个待考的问题留到今天。”主要理由是“这种复声母假说，不仅不能圆满解释‘来纽’跟许多不同‘纽’的字的纠葛，而且也不合汉语的习惯和历史事实。”

徐通锵《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l词’》(1981)，认为“上古究竟有没有带〔l〕的复辅音，本身就是一个疑案，”“嵌l词”不是上古带〔l〕的复辅音的遗迹。主要理由是：找不到与“嵌l词”相应的单音节语素和某些“来”母字有谐声关系。

刘又辛《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1984)，从三方面来质疑：关于方言资料，认为“如果上古音果然有复辅音声母存在，那么在

汉语方言中不可能消失的这样干净”，所以“从汉语方言材料看来，很难从这方面说明上古复辅音的存在。”关于亲属语言证据，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汉语跟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很不容易找到成批的、可靠的对应材料来做历史比较研究。”关于谐声声符，认为“这一类谐声声符有一大批，如果按照复辅音说的原则办理，就得把这些声母拟为kml-、kbsl-之类复音群。但是这样一来，不是脱离汉语的实际情况更远了吗？”

王力《汉语语音史》(1985)，认为“从谐声系统看，似乎有复辅音，但是，现代汉语为什么没有复辅音的痕迹。”指出“高本汉所承认的谐声偏旁，应拟测为复辅音，而高氏撇开不讲的……不胜枚举。上古音的声母系统，能这样杂乱无章吗？所以我不能接受高本汉上古复辅音的拟测。”

张生汉《反语骈词与复辅音》(1989)，认为反语骈词不是上古汉语单音词里复辅音声母简化的结果。主要理由是反语骈词中与双音词相对应的单音词，在《说文》的谐声字中没有反映出来。

这一阶段，中国大陆的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方兴未艾；台港地区和海外的研究也有了重大发展。

在这个阶段台湾方面的复声母研究主要是竺家宁的一连串论文，从1981—1991年共有15篇相关的文章。下面分别介绍其主要几篇的观点。

竺家宁《古汉语复声母研究》(1981)为760页的专著，开头先叙述过去的研究情形，包括了中西学者的贡献。其次讨论了复声母研究的依据和音值拟订的基础。然后把上古复声母分成四大类型：带l(r)的，带S-的，带喉塞音的、带舌尖塞音的。最后描述了复声母的结构与系统，并探讨其演化与消失。《经典释文与复声母》(1985)探索了《经典释文》音切中所遗留的复声母痕迹。《说文音训所反映的复声母》(1991)由《说文》音训资料中观察复声母的情形。对于西方学者复声母研究的评介方面，竺氏有《蒲立本复声母学说评述》(1986)、《白保罗复声母学说评述》

(1970) 两篇，以及《释名复声母研究》(1979)、《反映在汉语里的汉藏 S-复声母》(1991) 两篇译著。开拓了这方面研究的视野。至于《上古汉语带舌尖塞音的复声母》(1984)、《上古汉语带舌尖流音的复声母》(1984)、《上古汉语带喉塞音的复声母》(1983)、《上古汉语"塞音+流音"的复声母》(1990) 诸篇都是在《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修正和补充。

其他有关复声母研究的学者还包括：

金钟赞《高本汉复声母拟音法之商榷》(1989) 为 191 页之专著，他反对复声母中浊音先消失的观点，认为除带 r、l 的以外，复声母的消失乃受元音之影响，与元音距离远的辅音，不论清浊，必先消失。

梅祖麟《之、其同源说及其相关的几个上古声母问题》(1981) 认为上古有 krj-复声母，后来循两种途径变成 Trj-(>Tj-)和 kj-两种声母。krj-转为 Tj-的时代约在五六世纪时。"之"tjəg"其"gjəg 两字为同源词，皆来自 krjəg 型式。

梅祖麟《上古汉语 S-前缀的构词功用》(1986) 认为汉语的 S-词头有使动化与名谓化两种功能，与藏语相同。例如"顺 d-：驯 sd-/z"为使动化，"帚 t-：掃 st-"为名谓化。此外，也有方向化的功能，例如"聽 th-：聖 sth-。"

云惟利《从新造形声字说到复音声母问题》(1991) 从《宋元以来俗字谱》中的一千多个俗体字分析，认为其中形声字与声符的语音关系未必相合，因而推论上古也有方言，形声字所从的声旁不同音是很自然的。因此，依据形声字探索复声母未必合适。

海外地区研究复声母的专著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杨福绵《原始汉语的双唇音词头》拟订了 p-、p'-、b'、mb 四种双唇音词头，并分别说明了它们的词头功能。引据的资料包含形声字、联绵词、同源词、现代方言、同族语言。

包拟古《上古汉语 l、r 介音的证据》(1979) 第一节论二等字的 r 介音，证明相对应的藏文也是带 r 的。第二节论带 l 的复声母，

如Kl、Pl之类。第三节论Kr-与Kl的合并。第四节论上古的l-声母。第五节论K-l-复声母演化为中古t-的情况。第六节论p-l-复声母演化为中古t-的情形。

白保罗《上古汉语词头s-与藏缅语、卡伦语的对应》(1981)探索了汉藏各语言的S-词头的功能，并为上古汉语拟订了SK/t-、Sg/i-、SK'/t'-、Sg'/d'-等类型的复声母。白氏另一篇论文《上古汉语的声母》除了S-词头外，也讨论了r-、m-b-、g-、d-以及喉塞音词头。此外，还拟订了几种带s-和带喉塞音的三合复声母。

沙加尔《藏缅语 *MLIY 的汉语同源词》(1985)考订了“里”字以及从里得声的一群字的声母关系，认为和藏缅语的“mliy”一词（土地、乡里之义）同源。

根据我们迄今所掌握的资料所做出的统计，自艾约瑟提出汉语古有复声母的假设以来，共发表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的论文190余篇，其中包括附论50余篇，否定观点的10余篇。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许多中外著名学者都对上古汉语复声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丰富了汉语上古音研究的内容，也推动了古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发展；中外学者同力合作，在汉语音韵学研究史上写出了光辉的一页。

附录二

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文献索引

(1874—1991)

本篇目索引辑录上世纪末艾约瑟提出古汉语复声母假说以来，国内外期刊，论文集和学术会议上发表的部分肯定或否定上古汉语复声母的论文篇目(酌收部分书目)，外文篇目一律译为汉语，按论文发表的先后顺序排列，本文集收入的不录。

文字产生之初的汉语状况

艾约瑟　第2届远东会议论文　伦敦，1874

汉字研究导论

艾约瑟　London：Trübner and Co，1876

中日汉字分析字典·序

高本汉　巴黎，1923；赵元任译　高本汉的谐声说　国学论丛1卷2期　1927年

古汉语的前头及词源

马伯乐　社会语言学文集23，巴黎　1930

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

高本汉著　赵元任译　史语所集刊1本3分册　1930年

来纽明母古复辅音通转考

吴其昌　清华学报7卷1期　1932年

汉语词类

高本汉著　张世禄译　商务印书馆　1937年

论古无复声母，凡来母字皆读如泥母

唐兰　清华学报12卷2期　1937年

古汉语中的SN-复辅音

陈达味　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14期　1937年

流音在印支语系复声母消失中的影响

闻宥　英国皇家亚州学会会刊华北分卷69期　1938年

汉文典

高本汉　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12　斯德哥尔摩　1940

上古音韵表稿

董同和　中研院史语所单刊甲种之21　1944年

古音说略

陆志韦　燕京学报专号20　1947年　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　中华书局　1985年

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　北京大学　1950年　语文出版社　1989年

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学纲要

高本汉　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22　斯德哥尔摩　1954　张洪年译　中国声韵学大纲　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72年　聂鸿音译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济南齐鲁书社　1987年

中国语音韵论

藤堂明保　江南书院　1957年

修订汉文典

高本汉　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29　斯德哥尔摩　1957

论汉语古有复辅音说的片面性

徐德庵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版）　1960年第2期

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

严学窘　江汉学报　1962年第6期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

蒲立本　亚细亚专刊9　伦敦　1962年

中国上古音里的复声母问题

方师铎　东海学报4卷1期　1962年

复音互用发微

王广庆　中华丛书　1963年

高本汉上古声母说商榷

富励士　通报51期　1964　53期　1967

上古汉语复声母的问题

尾崎雄二郎　立命馆文学264期　1967

共同汉藏语的复辅音音变规律

施立策　MS26　1967

原始粤语复辅音的超音段证据

约翰·W·麦依科　第1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耶鲁大学,1968)论文

藏语"衣褶"与汉语"卒"字及复辅音 st-的构拟

包拟古　史语所集刊39本下册　庆祝李方桂65岁论文集　1969年

原始粤语的辅音与复辅音

余霭芹　第3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康内尔大学，1970）论文

部分叠韵连绵词的形成与带 l 复声母之关系

杜其容　香港联合书院学报7期　1970年

现代汉语方言与原始汉语所反映的词头 kə

杨福绵　第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安阿伯，1972）论文　王希哲译　晋中师专学报　1989年第1期

汉藏语中带 s-的复声母在汉语中的某些反映形式

包拟古　第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安阿伯，1972）论文　冯蒸译　潘悟云校　音韵学研究通讯第11期　1987年

汉藏语的"铁"：qhleks

张琨　美国东方学杂志第92卷　1972年

现代汉语诸方言与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声母 kl-

杨福绵　第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圣地亚哥，1973）论文

上古汉语的 R 与 L

薛斯勒　中国语言学报（美国）2.2　1974

汉语的 s-词头

白保罗　第7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亚特兰大，1974）论文

再论汉语的 s-词头

白保罗　第8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加利福尼亚，1975）论文

苗瑶语藏缅语汉语的鼻冠浊塞声母

张谢蓓蒂　张琨　史语所集刊47本　1976　王辅世译　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　中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　1980年

古汉语的 *s-词头与 *sk-、*skl-复声母

杨福绵　第9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哥本哈根，1976）论文

古汉语 *s-、*sl-复声母与藏缅语的对应

杨福绵　第10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华盛顿，1977）论文
《说文》读若声母考
柯蔚南　中国语言学报（美国）1．6　1978
原始汉语的 *sk-与藏缅语的诸对应音
杨福绵　第11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塔克森，1978）论文
郦道元《水经注》所见的语言现象
陈新雄　中国学术年刊第2期　1978年
复辅音岐化考述
史宗周　中国文字论丛　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　1978年
上古汉语 l、r 介音的证据
包拟古　第12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巴黎，1978）论文
藏语复辅音的汉字标注
李方桂　第12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巴黎，1979）论文
来纽源于重言说—试论带 l 的复声母
王建庵　安徽大学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3期
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80年
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
赵秉璇　山西省语言学会1980年年会论文
“风曰孛缆”和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
尚玉河　语言学论丛第8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
上古汉语词头 *s-与藏缅语、卡伦语的对应
白保罗　第14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根西维尔，1981）论文
古汉语复声母研究
竺家宁　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　1981年
从瑶语论证上古汉语复辅音问题
邓方贵　盘承乾　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北京，1982）论文
民族语文论丛第1集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1984年
古汉语复声母研究提要
竺家宁　华学月刊125期　1982年
上古汉语带喉塞音的复声母
竺家宁　韩国汉城柝国大学论文集　1983年

跟见系字谐声的照$_{三}$系字

梅祖麟　第 15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北京，1982）论文。中国语言学报第 1 期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上古汉语 *sr-的发展

白一平　语言研究第 4 期　1983 年

以齿音和牙音疑母构成的复辅音初步探讨

孙常叙　中国语言学会第 2 届学术研讨会（合肥，1983）论文

上古汉语带舌尖塞音的复声母

竺家宁　中国学术年刊第 6 期　1984 年

上古复声母：粤方言一个半音节的字所提供的佐证

陈洁雯　方言　1984 年第 4 期

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

刘又辛　音韵学研究第 1 辑　中华书局　1984 年

关于“风曰孛缆”和复辅音——与尚玉河同志商榷

金永哲　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 年第 4 期

上古介音 r 与来纽

施向东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 3 届学术研讨会（桂林，1984）论文

齐鲁燕卫带 r 复辅音的失落

杨剑桥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 3 届学术研讨会（桂林，1984）论文

非喻$_{四}$归定说

潘悟云　温州师专学报　1984 年第 1 期

现代汉语与原始汉语中的复声母

杨福绵　汉藏语言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语言学系太平洋语组　1985

藏缅语 *MLIY 的汉语同源词

沙加尔　东亚语言学 14 卷 2 期　1985

原始汉语中的前缀 *s-和复辅音 *st-

杨福绵　第 18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曼谷，1985）论文

上古音系研究

余迺永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经典释文与复声母

竺家宁　孔孟月刊 23 卷 11 期　1985 年

章、昌、禅母古读考

潘悟云　温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蒲立本复声母说评述

竺家宁　淡江大学学报第24期　1986年

有趣的复声母

竺家宁　国文天地第12期　1986年

古音的化石

竺家宁　国文天地第14期　1986年

上古汉语 *s-前缀的构词功用

梅祖麟　中研院第2届国际汉学会议（1986）论文

髑髅——头新证

赵秉璇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4届学术研讨会（重庆，1986）论文

太原方言里的复辅音遗迹

赵秉璇　第19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哥伦布，1986）论文　晋中论坛　1986年第5期

漫谈复辅音

亦鸣　语文导报　1986年第12期

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其流变

严学宭　尉迟治平　音韵学研究第2辑　中华书局　1986年

论端、知、照$_三$系声母的上古来源

杨剑桥　语言研究第10期　1986年

上古汉语里的l和r声母

雅洪托夫著　石汝杰译　音韵学研究通讯第11期　1987年

评刘又辛《复辅音说质疑》兼论严学宭的复声母系统

竺家宁　师大国文学报第16期　1987年

古汉语复辅音声母〔ml-〕考

笪远毅　语言研究集刊（1）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年

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

郑张尚芳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1期

上古音构拟小议

郑张尚芳　语言学论丛第14辑　商务印书馆　1987年

上古汉语没有复辅音

曾光平　中国语言学会第4届学术研讨会（广州，1987）论文
古汉语复辅音声母〔kl-〕考
笪远毅　镇江师专学报　1988年第4期
释“库伦”——兼论上古汉语的复辅音问题
章也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8年第5期
汉藏语系“风”字的读音：兼论上古汉语“风”的构拟
张玉来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9年第1期
反语骈词与复辅音
张生汉　古汉语研究第2辑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年
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俗语”今证
赵秉璇　第22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夏威夷，1989）论文　唐山师专、唐山教育学院学报　1990年第3、4期
高本汉复声母之商榷
金钟赞　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1989年
白保罗复声母学说评述
竺家宁　中国学术年刊第11期　1990年
上古汉语〈塞音＋流音〉的复声母
竺家宁　中国声韵学国际研讨会（香港，1990）论文
从鼠的异名看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
赵秉璇　第23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阿林顿，1990）论文
两种“古有复辅音”证据的商榷
丁启阵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90年第2期
中古汉语擦音的上古来源
潘悟云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
汉藏语前缀对上古汉语声母和介音的影响
施向东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6届学术研讨会（北京，1990）论文
平南闽南话的特征及其声母的古音痕迹。
李玉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6届学术研讨会（北京，1990）论文
来母字与疏母字叠韵为训说—谈上古汉语 *sl-复辅音声母
贺德扬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6届学术研讨会（北京，1990）论文
《说文》音训中反映的复声母
竺家宁　第9届声韵学研讨会（1991）论文　音韵论丛　学生书局

1991 年

从新造形声字说到复音声母问题

云惟利　第 9 届声韵学研讨会（1991 年）论文

反映在汉语里的汉藏 s-复声母

包拟古著　竺家宁译　中国学术年刊第 12 期　1991 年

上古声母系统及演变规律

郑张尚芳　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语言研究　1991 年增刊

陈独秀《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今证

赵秉璇　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语言研究　1991 年增刊

汉藏语和南岛语的“米”同源试证

吴叠彬　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语言研究　1991 年增刊

古汉语复辅音在印欧语词汇的印证

张聪东　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语言研究　1991 年增刊

后　记

我们，海峡两岸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的同好，合作编选了这本论文集，是为了增进两岸音韵学工作者的友好合作，共同宏扬中华文化。

早在数年前，同好董树人先生就和我们其中的一位约定选编一本《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因董先生出国讲学未能着手，两年后董先生归来，担任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的编辑，建议我们合编这本论文集。经过一年来的书信往来磋商，这本论文集终于编成了。

海外有些著名学者的论文未能收入，只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译文；大陆和台港澳学者的一些很有见地的论复声母的文章未能收入，只是因为文集的篇幅有限，只好割爱。敬请谅解。

感谢严学窘先生在病榻上为文集写了序言，感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同意出版这本排版难度较大的论文集，感谢音韵学界同好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感谢北京图书馆复制组帮助复制了一批研究复声母的论文，感谢启功先生为文集题写了书名。

编者　1991.11.12